巴尔扎克
中短篇小说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Éditions Gallim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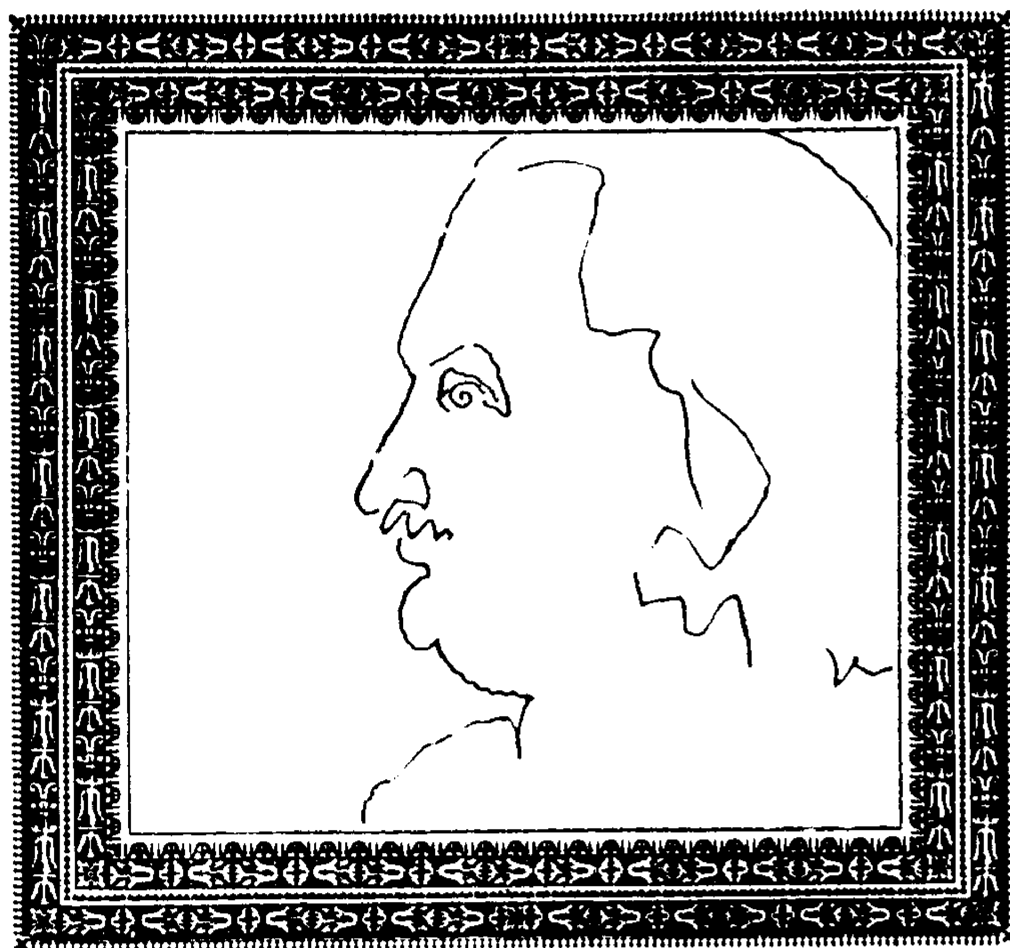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Baerzhak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字数436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1 $\frac{7}{8}$　插页14
1989年9月北京第1版　　199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1734-7/I·1485　定价25.80元



作　者　像

作者画像：张守义作

译本序

一

如果把巴尔扎克(1799—1850)的《人间喜剧》比作气势宏伟的大厦，那么，那一系列遐迩闻名的长篇（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古物陈列室》、《贝姨》、《农民》，等等），就仿佛是巨大的柱石支撑着这座辉煌的建筑，体现出雄浑的主调；而中短篇小说，则有如一道旁门、一扇彩窗、一角飞檐、一方雕饰。如果将《人间喜剧》比作气象万千的美景，那么，其中的长篇就如奇峰幽谷，密林静湖；而中短篇则象是一座亭榭，一棵古树，一块怪石，一株异草。前者令人叹为观止，后者亦使人击节赞赏。

巴尔扎克擅长把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与对现实的精细体察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艺术开掘，在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描绘中融进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意识，从而形成了他博大深邃而又精微质朴的独特风格。中短篇小说受到篇幅制约，巴尔扎克又不以构思巧妙见长，但在这个领域里，他依然发挥了他的优势，自觉地将艺术的概括依附于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思考

和理解，使作品同样反映了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并蕴蓄着耐人寻味的思想力量。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中短篇则显得更加自由多样，不拘一格，展示了作家多方面的才华。

为了使读者对作家的创作特色能有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力图选择在思想或风格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入选的小说，均完成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是巴尔扎克跃登文坛、创作力旺盛时期的作品。

二

“我们当诉讼代理人的，只看见同样的卑鄙心理翻来覆去地重演，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洗心革面；我们的事务所等于一个没法清除的阴沟。哼，我执行业务的期间，什么事都见过了！我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那些女儿理都没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父亲的偷盗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来杀死丈夫，使他们发疯或者变成白痴，为的要跟情人消消停停过一辈子。我也看到一些女人有心教儿子吃喝嫖赌，促短寿命，好让她的私生子多得一份家私。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

我常把《夏倍上校》里但尔维律师的这番道白，比作是《人间喜剧》的“节目单”或“说明书”，它所罗列的丑行败德，尽管

只是“喜剧”很小的一部分，但已十分怵目惊心，足以使人品略巴尔扎克揭示社会罪恶、尤其是金钱罪恶的非凡本领。

《夏倍上校》本身，就是一幕令人不寒而栗的惨剧。“死”而复生的夏倍上校与已经改嫁贵族的妻子之间的冲突，最终是围绕财产展开的。被误传为阵亡的夏倍落到了一贫如洗、衣不蔽体的狼狈境地，而鲸吞其全部“遗产”的伯爵夫人不但见死不救、分文不给，反而要求夏倍“用切实的方式”承认自己是欺世盗名的“小丑”、“骗子”，否则就以强力把他投入疯人院。金钱扭曲了灵魂，毒化了情感，极端的利己主义和贪得无厌的财产占有欲，使伯爵夫人人性泯灭，冷酷残忍，不择手段地逼夫成疯，把正直高尚的夏倍上校变成了若痴若呆的“第七室第一百六十四号”。战场上能征善战、死里逃生的英雄，却无法逃脱金钱编织的人伦网。

人是尊严的。精神的屈辱给人造成的痛苦时常更甚于肉体的折磨，对人格的侮辱往往要比剥夺物质财富更加令人无法忍受。夏倍上校精神的崩溃，不仅在于他遭到了无情的掠夺，而更在于他被要求自己贬损自己的人格、甚至自己否定自己的存在。巴尔扎克独具慧眼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① 的悲剧。

对摧残人性的社会的尖锐批判，和小说构成中的戏剧性因素，使《夏倍上校》在巴尔扎克的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人间喜剧》里被改编成戏剧和电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

毫无疑问，揭露黑暗，展示丑恶，鞭笞物化的灵魂，控诉人性的毁灭，是巴尔扎克创作的基本趋向。这一明显的基调，使作家遭受了“不道德”的责难，甚至泰纳也认为他对“人类的丑处”有着“明目张胆的偏爱”。实际上，作家也在尽力寻找着善良，寻找着光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对照”(《〈人间喜剧〉前言》)。因而，在他的画廊里，我们看到了纯情痴心的少女，替天行道的神甫，良心圣洁的贵族，品德高尚的医生，探求真理的智者，富有献身精神的共和英雄，等等，等等。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道德理想。

在《无神论者望弥撒》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层劳动者。挑水夫布尔雅一贫如洗，但为了成就大学生德斯普兰的事业，他默默地、不希冀任何回报地奉献了自己仅有的一切。与恶浊的社会氛围相对映，布尔雅的崇高精神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假如真有天堂的话，除了他还有什么人能上天堂呢?”也许我们可以责备巴尔扎克把道德的完美归之于宗教信仰的力量；但是，作家竟把这个普通劳动者的灵魂请进了先贤祠，使之与法兰西历史上的伟人们为伍，这难道不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事实吗?

三

巴尔扎克总是以那么一种微妙复杂、难以尽言的笔调来抒写贵族的命运，几分同情，几分怨恼，几分敬重，几分调侃。历史的裁断与道德的评价相交叉，使作家于清醒中流露出惶

惑，但又未失却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

我们在这里读到的几个以贵族为主人公的短篇，几乎都是围绕爱情婚姻故事展开的。尽管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情感的纠葛与阶级的处境紧密相连，却使一幕幕悲剧都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蕴含着较深的思想内容。

《苏镇舞会》发表于七月革命前夕的一八二九年，尚属巴尔扎克的试笔之作，但作家对复辟时期贵族尴尬地位的描写，已可谓入木三分。老贵族德·封丹纳伯爵对王室忠心耿耿，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十分实际。他让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与资产者新贵联姻，为的是弥补自己财力的空虚，表现出他对江河日下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三女爱米莉虽是最年轻的一个，但其观念之陈腐既甚于兄姐，也甚于老父。决不屈尊下嫁的门阀之见酿成了她的婚姻悲剧，使她失去了爱情的幸福，也失去了她所追求的虚荣。而审时度势，善于顺应潮流，且有务实精神的贵族后裔马克西米利安，却成了政治舞台和经济生活中的佼佼者。巴尔扎克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嘲弄是辛辣的，对社会情势的把握是准确的。

《被遗弃的女人》(1832)的情调偏于哀婉。这篇小说创作于《高老头》之前，情节却是《高老头》的后续。鲍赛昂夫人在巴黎和诺曼底乡间的两次悲剧性“风流韵事”，既是对封建门第婚姻的控诉，也透露了贵族妇女不得不让位于资产者妇女的历史趋势。

人们以为，巴尔扎克擅长描写三十岁女性的成熟美，鲍赛昂夫人正是这类感情深沉、光采照人的典型之一。“巴黎女

后”的地位，使她具有高雅而傲慢的气度；不幸的婚姻，隐秘的痛苦，使她变得孤傲而内向；在婚外的恋情中，她又显得那么纯真而执著。小说以平庸卑俗的乡间贵族生活场景开篇，以加斯东男爵无法忍受乏味的婚姻而悲愤自尽结尾，渲染了加斯东与鲍赛昂夫人情感之炽热、之诚挚，从而更突出了鲍赛昂夫人对爱情、对人生、对社会的绝望。

鲍赛昂夫人两次遭到情人的遗弃，而两个情人的婚姻都是只有巨额陪嫁却没有爱情的婚姻。如果说，在《被遗弃的女人》中，巴尔扎克对封建的婚姻关系和金钱的诱惑力量同时展开了批判的话；那么，在两年后创作的《高老头》里，作家则把重心转向了后者。金钱的力量不仅夺走了鲍赛昂夫人的情人、迫使她含泪离开繁华的巴黎，而且把一批但斐纳式的资产阶级女性推上了舞台充任主角。巴尔扎克不无遗憾地写出了这一历史的变异。

《家族复仇》(1830)的题材，似乎应属于梅里美或斯丹达尔，但巴尔扎克写来也自成风格。家族世仇，是封建残余；科西嘉人的慓悍性格，更强化了仇恨的残忍性和顽固性。一对年轻人以爱情的力量冲破家仇的阻隔，向封建意识进行了大胆的挑战。但青年夫妇敢于逃离家庭的藩笼，却无力摆脱经济拮据的缠绕，虽同心同德拼力工作，最终仍双双死于贫困。腐朽的传统观念与严酷的社会现实，这双重的罪恶制造了一出十九世纪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一箭双雕，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冥顽不化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力量同时展开了批判。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巴托洛梅奥是拿破仑麾下的忠臣，而他女儿用来反对他的武器恰恰是拿破仑的《法典》。忠于拿破仑事业者未必能真正接受拿破仑的法律；而按照资产阶级法律行事的，却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求得生存的权利。作家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

四

对资产阶级的揭露和批判，在《人间喜剧》中占据核心地位。这里选择的若干篇什，如同全豹之一斑，能使我们从多方面认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者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作家思索、探析的轨迹。

《猫打球商店》创作于一八二九年，发表于一八三〇年四月，原名《光荣与不幸》。一八三〇年出版的两卷集《私人生活场景》，第一篇小说是《家族复仇》；到《人间喜剧》正式出版时，本文移至《私人生活场景》之首。

这是巴尔扎克最早描写资产阶级经营活动和家庭生活的作品，其间的形象与后来面目可憎的资产者大相径庭。勤劳、节俭、狡诈、守旧，苛刻而不失敦厚，注重实利却尚未泯灭人情，表现了七月革命前作家对老式工商业者的温和态度。

发生在这个家庭中的婚姻悲剧，体现着新旧社会交替时期情感生活、道德观念的复杂性。画家的闯入，给这个保守而乏味的家庭带来了生机，也带来了某种诗意；少女的一见钟情，意味着对新的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一种向往。画家的才

情，给少女以“光荣”，更为她准备了“不幸”。前者的浪漫与后者的狭隘，前者的才华与后者的无知，前者的虚荣与后者的纯朴……正是这些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小家庭的毁灭和奥古斯婷的早逝。“在幽谷里开放的寻常而朴素的花朵，如果移植到和天空太接近的地方，移到有暴风雨和炎热的阳光的地方，也许就要死亡。”巴尔扎克颇有深意地强调了跟上时代潮流的必要，也含蓄地批评了实业资产者对艺术的愚昧。

还值得注意的是，巴尔扎克在这篇小说里已显露了他作为“风俗画家”描绘景物的出色本领。摇摇欲坠的老宅，怪模怪样的“猫打球”招牌，又窄又长的木窗，光线幽暗的店堂……自然而然地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封闭过时的“规定情景”。

《高布赛克》是巴尔扎克的名篇。它最早发表于一八三〇年三月六日的《时髦》杂志上，题名为《高利贷者》，同年收入集子时改名《行为不端的危险》。此时作品的主题与作家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重心在于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同时也并非无情地批判了资产者的金钱欲。但在一八三五年作过重大修改的稿本中，镜头的焦点就完全对准了高利贷者高布赛克，篇名也相继改为《高布赛克老爹》和《高布赛克》。一个嗜金成癖、残忍冷酷、至死不悟的吸血鬼形象便带着满身的铜臭味进入了《人间喜剧》的画廊。

高布赛克是社会舞台上的强者，人们“命运的主宰”，“无人知晓的国王”。因为“生活”就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黄金”就是“目前社会的灵性”，因此，金钱便可化为权力，拥有财富的高利贷者便能轻而易举地控制整个社会。时势造英

雄，金钱法则的确立，社会风气的毒化，才为高布赛克们提供了大显神通的用武之地。无论塑造什么样的形象，巴尔扎克总喜欢用犀利的目光透视人物背后的社会。

高布赛克是一个卑鄙的胜利者，物化的灵魂，“黄金的化身”。除了金钱的力量，他不相信任何原则，没有任何信仰，也没有任何是非道德观念。“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实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了人间的一切力量。”在鲸吞雷斯托伯爵财产的过程中，他胸有成竹，干得得心应手，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也展露了他的卑劣灵魂。他就象是一只布好了蛛网的老蜘蛛，从容不迫地等待着落入网中的猎物。惟其如此，就越发显出其力量的可怕。

但是，和他的后来者相比，高布赛克还只是个原始积累型的资产者。他只靠单一的赊放高利贷方式搜刮财富，而不懂得资本周转的重要作用；在生活方式上，“只有进，没有出”，过着难以想象的穷酸的日子。因此，在他的遗物里，从贵重的金银财宝，到腐败的臭鱼烂虾，应有尽有，令人咋舌。贪婪和吝啬成了人物的本能，聚敛财富就是生存的唯一目的，高布赛克在毁灭他人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灵魂，毁灭了自己的幸福。巴尔扎克对金钱拜物教的批判和嘲讽是不留余地的。《高布赛克》的创作和修改，表明作家对资产者“唯钱是亲”本质的认识在步步深入。

就个人好恶而言，在《人间喜剧》众多的作品中，我并不十分喜欢眼前的这篇《纽沁根银行》，就象与巴黎喧闹的交易所相比，我更偏爱卢森堡公园一样。然而，要想真正了解巴黎的

全貌又不能不进入交易所，同样，要想真正认识巴尔扎克，真正认识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也不能不读一读这篇“描写当代怪现状的杂录”。

巴尔扎克的小说素以对社会经济状况的精确描写著称。他相信经济的制约作用，喜欢从对财富的占有中去寻找人物行动的依据，也擅长大量运用经济数字来说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风云多变的金融市场为题材的《纽沁根银行》，极其鲜明地显示了这种经济学的特点。这也是巴尔扎克开掘深入，并能常有预见的长处之一。

纽沁根是《人间喜剧》中的一个重要形象，他属于法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银行家之列。一八〇四年，他即开始染指证券市场，但不过是尔尔之辈；一八一五年拿破仑垮台后，他名声大振，纽沁根银行已在银行界高踞首位；到了波旁王朝末期，人们已不得不承认他是“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七月革命之后，他不仅拥有巨额财产，而且被册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获得了荣誉团大勋章。“在当代，纽沁根银行的崛起算得上一大奇闻。”奇则奇，然而却是事实。由萌芽到发展，由经济而政治，金融家势力的不断蔓延扩张，并在法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纽沁根的发迹艺术地体现了这一历史趋势。

“金钱的世界从此狼烟四起了。银行家征服别人，牺牲千万人的性命，谋的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士卒就是许多顾客的个人利益，他运筹谋划，设置埋伏，调兵遣将，攻城夺地。”在这场残酷的争夺战中，纽沁根韬略在胸，胆识过人，诡计多端，

无仁无义，既洞察经济行情，又善观政治风向，因而能从容自如地成为角逐中的胜利者。

巴尔扎克一方面揭示了金融家得势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又尖锐地指出了这一胜利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他无所不能。金融界这头巨象能把议员卖给政府，把希腊卖给土耳其。"在金融市场上，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假象，散布谣言，在假倒闭中渔利，使多少人一夜之间便倾家荡产。

在这幅"巴黎生活场景"中，巴尔扎克不仅继续表现了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经济优势，而且进一步写出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倾轧争斗。贵族子弟博德诺的穷困，银行家阿尔德里热的潦倒，商业资本家葛朗台的破产，……都直接间接地与纽沁根相关。他三次倒帐清理的阴谋，更不知波及多少商号企业。其掠夺的规模、狡诈的程度，影响的范围，都是高布赛克、葛朗台之辈所望尘莫及的。

《纽沁根银行》构思于三十年代初，创作于一八三七年，发表于一八三八年，距离一八四八年革命还有整整十年。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史来看，银行业大规模发展，以致成为左右经济命脉的巨大力量，大约是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巴尔扎克以艺术的图画敏锐地预示了这一历史前景，并明确指出："不久你们就能看见，贵族老爷、朝中权贵、部长大臣黑压压一大片涌来搞投机活动，他们的爪子比我们还会捞，他们的主意比我们的还要弯弯绕……"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尔扎克的这一天才预见性："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还不

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三世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①

在论及资产者形象的这一部分里，把《红房子旅馆》放在最后来讨论，我想是符合巴尔扎克的思路的，尽管它发表于较早的一八三一年八月。因为，按照作家的意图，《风俗研究》旨在"种种效应中来描绘社会"，而《哲理研究》则是要"考察其原因"（参看达文的《〈哲理研究〉导言》）。《红房子旅馆》是和《驴皮记》等名著一起首批收入《哲理小说和故事》里的一个重要短篇。它对资本的本质和社会道德沦丧的深层思考，确实达到了哲理的高度。

一个谋财害命的故事，平常之极；一段靠杀人越货发迹的历史，也并不典型。但独具慧眼的巴尔扎克，却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力，对这个平凡的题材作了不平凡的开掘。

巴黎屈指可数的银行家泰伊番发迹的秘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滩血"，他的任何幸福都是"罪恶的果实"。而且，正如律师所说："如果都去追寻我们家产的来源，我们都将落到什么地步？"这就形象地告诉人们，对于这些体面的资产者来说，只能承认现状，却不能追究历史。不论他们是否亲自动手杀过人、抢过钱，但只要掀起过去的一角，就会使他们统统失去"立足之地"。资本就是赃物，资产者就是杀人犯，小说留下的客观结论多么尖利，多么惊人！

精彩的一笔，是"良心裁判所"的辩论。落墨不多，却大大

① 拉法格：《忆马克思》，《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6页。

深化了主题，余味无穷。

"良心裁判所"荟萃了"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聚集了"一切社会舆论、道德实践的代表"，其中有成熟的政治家，纯真的年轻人，深谙《法典》的律师、法官、公证人，还有英国的外交官和清教徒，恰似上流社会的缩影。在他们围绕"我"是否应和泰伊番的女儿结婚这个"高级伦理学和哲学问题"展开讨论时，由于同根相连但又想装扮成正义的化身，既不愿赤裸裸地为杀人罪行辩护，又不愿否认非法掠夺财富的合理性，于是，在两难的窘境中迸发出一句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妙语。小说的最后一句是："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其含义是：谁让你自寻烦恼，非要证实泰伊番就是那个谋财害命的杀人犯呢，否则，你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那份罪恶的财产了吗？

这是对社会的裁决、对社会良心的裁决。如果说泰伊番自责而亡还有着道德批判的痕迹的话，那么"良心裁判所"的批判则深入到社会心理的深层，揭示出罪恶社会的痼疾难除，从而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得到了升华。

《红房子旅馆》，以"叙述中的叙述"，取得了出色的戏剧性效果。全篇以"我"为叙述者，中间插入德国商人讲述的"恐怖故事"；故事的听众之一正是故事的主角泰伊番，而"我"在听故事时始终注意着泰伊番的表情动作；"我"由于发现了泰伊番的反常而穷追不舍，最终证实了他的预感，却使自己落到了尴尬的处境……巧妙的结构，使小说妙趣横生，更使人物的微妙心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第二部分的对话，处处与人

物身分相吻，句句是微言大意，充分表现了巴尔扎克用语言描写人物的天才。

五

“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这一称谓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但是，如果我们依此便把作家紧紧地规范于现实主义圈内，以为他的创作只有单一的再现风格，那就大谬不然了。正象许多文学巨匠一样，巴尔扎克的笔底是多姿多态的，他从不作茧自缚、将自己的创作定于一尊。

巴尔扎克长于观察，也富于幻想。一位缺乏想象力的作家，是无法构筑起这样宏大的艺术殿堂和勾画出数以千计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因此，在读到象《长寿药水》、《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等小说时，使我们感到惊讶的，并不是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竟能写出情节如此荒诞、色采如此奇异的作品，而是巴尔扎克将浪漫风格与哲学思考结合得如此巧妙的卓越才能。这也是他“出于浪漫、而又异于浪漫”的独到之处。《人间喜剧》的作者，把这一类作品统统归入《哲理研究》，恐怕不是偶然的。

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永生的渴望，似乎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弱点。《长寿药水》(1830 年 10 月)中，唐璜父子对“死而复生”的追求，本无可谴责。

但是，通过父子两代“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的怪诞故事，一个人间恶魔的形象清晰地突现在人们的眼前。

巴尔扎克从民间传说中“借”来了浪荡公子唐璜的形象，又受到德国一篇名为《不道德药水》的启示，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唐璜。色情狂的特征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为所欲为，无所不在的特点，使形象具有了某种象征性。“对唐璜来说，宇宙就是他自己！”“人身上存在着恶的原则，使这些可怕的形象永垂不朽，今后世世代代还会产生这一类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似乎想告诉人们，唐璜虽然没有获得长寿，但在人世间，总的原则却是“长寿”的。

但是，唐璜又有他复杂的一面，作家把他比作是“莫里哀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曼弗莱德和麦图林的梅莫特”。在他的身上，我们又看到了怀疑、反叛的精神。“他嘲弄一切。他的存在就是对人、对事物、对建制、对观念的一种讽刺。”特别是最后，教会利用他的“半死不活”大作欺骗宣传，而堂璜却咬碎了神甫的头颅的情节，对宗教的批判是严峻的。

但作者五年后写出的《改邪归正的梅莫特》，虽仍继续着同一主题，但作家对宗教的态度却有所变化。

小说形象借自爱尔兰作家麦图林的《漫游的梅莫特》。这个恶魔附体的故事与《长寿药水》有异曲同工之妙。隐藏在恶的原则背后的，都是无边的享乐主义。

但是，巴尔扎克把这一主题又深化了。

一方面，恶魔的力量更加神通广大了，为所欲为、无所不在的特点发展到了极致，黑夜可以变成白昼，闺房里的秘密可以被直接送到舞台上去表演……出卖灵魂后的出纳员“感到自己已判若两人，……他的脑子发达了，五官也扩展了。他看

尘世的事物，仿佛置身在奇妙的高度，整个世界都被他的思想囊括。”恶的原则，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权力”，整个社会都掌握在这种权力之中。恶的灵魂，还在不断蔓延，出纳员、投机家、建筑商、铁器商……把人人都搞得“晕头转向”。

另一方面，巴尔扎克又极有见地地指出，“随着无限的魔力而来的便是虚无”。“过去认为等于一切的东西，如今等于没有。无边的欲望的诗篇往往被占有者扼杀，获得的事物难得同梦想结合。全能的梅莫特心里埋藏着的正是这种乐极生悲的感觉。”也许这里包含着改恶从善的寓意，但人们不是也可从中领悟人生的哲理吗。

小说中曾被恶魔附体的人物，一个个都以皈依宗教、改邪归正而终。巴尔扎克退让了。但是巴尔扎克自己并非笃信宗教的教徒。他始终认为是人创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人。可以说，正因为巴尔扎克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恶的力量，他才越来越重视宗教抑恶扬善的作用。当然，巴尔扎克关于宗教的这一观点，一直是引起颇多争议的。

六

又是一篇“哲理研究”。

这是一篇“小小的杰作”，——马克思这样说，并把它推荐给对巴尔扎克深有研究的恩格斯。

我们谈的是发表于1831年8月的《玄妙的杰作》，曾用名《艺术家》。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过多的思想，搅乱了艺术家的心灵；绝对的探求，扼杀了艺术品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形而上学的破产。

老画家的追求是崇高、执著的，他的侃侃之谈中包含着不少真知灼见，他对色彩的偏爱也无可厚非——按照他的理论，运用他的技巧，不是创造出了许多真正的杰作、不是使波尔比斯的名画又锦上添花了吗？不幸的是，他把这一切都推到了极端。理想变成了幻觉，色彩超越了界限，对形象生命力的探索导致了形象本身的消失，十年狂热努力的结果却是"一无所有"。本来是行进在真理的路上，但超越了真理的尺度，便陷入了谬误。真理的报复是残酷的，绝对化酿成了灭顶之灾。"小小的杰作"，闪烁着耀眼的辩证法光芒。

"艺术的使命不是摹仿自然，而是表现自然！你不是一个卑微的摹仿者，而是一个诗人！……"老画家这段长篇宏论，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艺术见解，甚至有人认为是巴尔扎克的"美学宣言"。

探讨巴尔扎克的美学观点，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我想从这些议论的研读中，指出两点常常被人误解的思想还是必要的。一，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作家，但决不是卑微的摹仿论者。他重视观察，重视对现实的描绘，但更重视把握"事物和生命的精神、灵魂和特征"，为此，他也曾强调"直觉"和"第二视力"对一个伟大作家的重要意义。二，巴尔扎克重视思想内容，历史感极强，但他决非不重视形式在艺术中的作用。"美，这是严酷的，满含困难，不能轻易得到的事物，……"不是在美的王国里"长久搏斗"过的人，能发出如此深沉的慨

叹吗？

注意巴尔扎克艺术思想中的这两个方面，我想对阅读他的作品是不无裨益的。

黄晋凯

一九八八年元月于京郊。

目 次

猫打球商店

献给玛丽·德·蒙托小姐

在圣德尼街的中部，靠近小狮街角，不久前有一所珍贵的店面房屋。这一类珍贵的房屋，可以让史家当作描写昔日巴黎的蓝本。这所老宅摇摇欲坠的墙壁上，好象涂满了象形文字：许多并行的小裂痕，使粉墙上显露出一条条横向的或斜向的木料，在房屋的正面形成一个个X形和V形；在街头闲逛的人除了把它们叫做象形文字以外，还能有什么叫法呢？即使是最轻便的车辆驶过，这每一根木头便都在榫槽里摇晃。这所古老可敬的建筑物的屋顶呈三角形，这种式样在巴黎已经快要找不到了。因受风吹雨淋而变形的屋顶，向街道上前突三尺，一方面保护了门前台阶不受雨淋，另一方面遮掩着阁楼的墙壁及其没有护栏的天窗。这最高一层是一块块木板修成，好象盖屋顶的青石板那样，一块压一块地钉在一起，无疑是想减轻这座不牢固的房子的负担。

三月里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一个年轻人紧紧地裹着大衣，站在这所老宅对面一家商店的屋檐下，怀着考古学家的热情细细端详着这所老屋。这所十六世纪平民阶级的遗物，确

有不少地方值得这位观察家研究。每层楼都有它的特点：二层楼有四扇又长又窄的窗户，彼此靠得很近，窗子下部装有木方格，目的是使室内光线模糊，这样，狡猾的店主就能利用这光线使布匹显出顾客所需要的颜色。对房屋的这一主要部分，年轻人好象非常蔑视，他的视线并不在那里停留。三层楼的软百叶已经卷起，使人能看到窗户，透过大块的波希米亚玻璃①，可以看见窗后挂着橙黄色的罗纱小窗帘，但这并不使年轻人更感兴趣。他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在四层楼那平凡的十字窗上。窗框很粗糙，尽可以陈列在工艺馆里，作为法国细木工初期产品的标本。窗上装着小块玻璃，玻璃的绿颜色那么深，如果不是那年轻人有极好的眼力，他根本无法看出窗内挂着蓝色方格布窗帘，掩护着内室的神秘，挡住了爱偷看的人的视线。有时候，这位观察者，也许因为瞧不出什么结果，也许是这座房子和整个地区的一片寂静使他感到腻烦，便将视线转到房屋的下部。当他重新瞧见楼下店面时，一个不由自主的微笑就浮上他的嘴角；这里的确有些相当可笑的东西。一根巨大的木梁，横架在四根柱子上，柱子仿佛被这座破房子压弯了一样，木梁上厚厚地漆过一层又一层，好象一个年老的公爵夫人脸颊上的胭脂。在这根宽阔而颜色堆叠得象浮雕的木梁正中，有幅古画，画着一只正在打网球的猫。引起年轻人发笑的就是这幅古画。但是应当说：当代最有才华的画家，也创作不出比这更滑稽的画来。猫的一只前爪握着一只和自己身量

① 波希米亚最早从威尼斯人学会烧玻璃；波希米亚玻璃表示玻璃古老及质地坚固。

一样大小的网球拍，后脚站起来，正在瞄准一位穿绣花衣服的绅士向它打过来的大球。画的内容、颜色、陪衬，一切都安排得使人相信绘画者有意跟店主和行人开玩笑。年深日久使这幅幼稚的图画变了样，有些地方因剥落模糊显得更加可笑，使一些细心的过路人为之迷惑不解。例如有斑点的猫尾巴剥落得和猫身分离，而我们祖先的猫，尾巴粗大多毛，翘得又高，足以使人误认为是一个旁观者。图画的右边，一片碧青色局部地掩饰住腐朽的木头，在这片背景上行人能看到店主的名字：纪尧姆，左边还有舍弗赖先生的继承者的字样。字母是依照老式书法，把U写作V，把V写作U的。阳光和雨水把字母上薄薄的一层金粉吞蚀了大半。这幅图画和两旁的文字，构成了猫打球商店的招牌。这类招牌的起源虽然在许多巴黎商人看来十分古怪，但是图画里的景象，过去是实有其事的，这是用死的图画描绘了活的景象。我们聪明的祖先正是借助这些活物吸引了许多顾客跑进他们的商店。于是“织布猪”、“绿毛猴”等等，都成了关在笼里的动物，它们的聪明灵巧，使过路人赞叹不止；而对它们的训练工作，又证明了十五世纪实业家的无比耐心。这一类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较之目前圣德尼街某些商店悬挂的《天神像》、《诚实之神像》、《降福图》、《圣约翰断头图》等等，更能招徕主顾，使幸运的店主更快地致富。有人以为世界一天比一天聪明，现代的滑头商人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为了灭灭他们的威风，有必要请他们注意一下上述事实。不过这年轻人站在那里当然不是为了欣赏那只猫，这幅画只要仔细看上一会儿，就可以有很深的印象。这年轻人本

身也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他身披一件仿照古式打褶的大衣，大衣下面露出一双时髦的鞋子，脚上的白色丝袜使那双鞋子在巴黎的泥泞之中显得更加突出，袜上的斑斑污泥则证明他已经等得很不耐烦。看起来他好象是从婚礼或者舞会上回来的，因为这么大清早，他手上拿着白手套，而且他那松散的深色头发作圆圈形垂在肩上，说明他的发式是时下流行的"嘉哈嘉拉式"①，这种发式是受了大卫②派绘画以及本世纪初人们对希腊、罗马式的狂热崇拜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除了几个晚起的菜贩向市场奔去的声音以外，这条本来非常热闹的街道，那时候是异常寂静，这种寂静的奇异效果，只有此刻在空寂无人的巴黎游荡过的人才能领会得到。在这种时刻，巴黎的喧闹声在暂时平静过后，又慢慢复活起来，好象远远传来了海水的巨响。这个不寻常的青年，若叫猫打球商店的商人看到，会觉得十分古怪，正如猫打球商店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目中也很古怪一样。他那白得耀眼的领带，使他愁闷的脸显得比实际上更为苍白。他那黑眼睛所发出的光芒，有时晦暗，有时明亮，正和他面部的古怪轮廓，以及他在微笑中紧闭着的嘴唇，搭配得非常调和，他那由于极度不快而紧皱的前额，有点不祥的征兆。前额岂不是人身上最能使人预见未来的吗？当这个陌生人的前额表达激动的情绪时，皱纹深陷，使人望而生

① 嘉哈嘉拉（188—217），罗马暴君，曾杀死自己的兄弟和二万多人，自己也遇刺而死；其发浓密而卷曲，象黑人的头发一样。

② 大卫（1748—1825），拿破仑的首席画师，古典画派的领袖。提倡仿古，喜绘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

畏；但当他那易于波动的感情恢复平静的时候，前额却显出一种明朗的韵致，使他的容貌十分吸引人。快乐、悲哀、爱恋、愤怒、轻蔑，在面容上显现出来，竟挟有这样大的感染力，连心肠最冷酷的人也会被打动。当年轻人正等待得万分厌烦的时候，阁楼上的天窗突然打开，年轻人竟没有注意到窗口探出三个圆乎乎的、白中透红的快活面孔，也是最常见的面孔，好象某些高大建筑物上所雕塑的商神像那样。这三个面孔，装在天窗框里，令人想起云端里伴随上帝的那些胖天使的脑袋。这是店里的三个学徒。他们贪婪地呼吸街上的空气，说明阁楼里是如何的闷热发臭。显得最快活的一个学徒将呆站在那里的年轻人指给另外两个人看，随后便从窗口消失了。他再度在窗口出现时，手里拿着一个喷水器。大家显出恶作剧的神气，望着这个在马路上闲逛的人，随后把一阵淡白色的细雨向他头上洒去，水的香味证明三个学徒的脸颊刚修剃过。接着，三个人立刻缩进阁楼，踮起脚尖来欣赏被捉弄者的愤怒。然而年轻人只是满不在乎地抖了抖大衣，他抬头仰望天窗，脸上露出极端不屑的神气，使三个学徒见了不得不收敛笑容。这时候，四层楼上一扇粗笨的十字窗被一只白净纤细的手沿着窗槽推了上去（这种吊窗的S形旋转窗钩常常钩不住笨重的玻璃窗扇，猝不及防地让窗子落下来），于是等待已久的年轻人终于获得了酬报。一个容貌清新如水中白花的年轻姑娘在窗口出现，她头上披着一条打褶的纱头巾，显得无比的纯洁。她的脖子和双肩，虽然裹在棕色的织物里，但由于睡眠时的翻动，一部分皮肤仍然露了出来。她的表情十分自然，没有丝毫

做作的成分来损害面部的天真质朴和双眼的宁静安详。她那双眼睛，正是天才画师拉斐尔早就在其杰作中传诸不朽的眼睛。她与拉斐尔笔下那些已变得家喻户晓的处女一样娴静、优雅。从睡眠中苏醒过来的面颊，洋溢着青春和生命，和古旧而粗陋的、有着黑色护栏的窗户构成鲜明的对照。象日间的花朵在清晨还未舒展因夜寒而卷缩的花瓣那样，年轻姑娘还没有完全睡醒，她的蓝眼睛起先漫无目的地眺望邻近的屋顶和天空，然后习惯性地低下头来眺望阴暗的街道。她的视线和她的崇拜者的视线一接触，爱美的心便使她羞于在衣衫不整时被人瞧见，她赶紧向后退缩，窗上破旧的窗钩旋转了，十字窗迅速落下，落得那么快，使得我们今天为我们祖先的这种幼稚的发明，取了一个可恶的绰号①。于是幻象消失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片乌云突然遮住了最明亮的晨星。

这些小事情发生的时候，猫打球商店玻璃窗上沉重的护窗板，象变戏法一样已经卸了下来，一个看上去和招牌同样高龄的老仆人把有敲门槌的古旧的门折进商店的内墙，又用颤抖的手将一块方形的、用黄丝线绣着*纪尧姆——舍弗赖先生的继承者*字样的绒布系在门上。对于许多过路人来说，要猜出纪尧姆先生经营什么生意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从保护商店外部的粗大铁栏杆间望进去，很难看清楚那些象穿过大西洋的鲨鱼一样多的、用棕色帆布包着的大包裹。猫打球商店哥特式

① 吊窗绰号“断头机窗”，因为窗子由嵌槽中落下，象断头机的铡刀。

的门面从外表看来很简朴，然而纪尧姆先生是巴黎所有呢绒商人中货色最多、关系最广、商业信誉最佳的人。如果同业中有些商号和政府订了买卖契约而呢绒数量不足时，无论订货数量多大，他总有办法向同业供应。这个精明的商人懂得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最高利润，却不必象那些人一样去钻门路或行使贿赂。如果有些同业付给他的是一些很有信用但期限较远的票据，他就叫他们到他的公证人那里去贴现，这对于他仍然是一举两得的事，因此在圣德尼街的商人间流传着一句话："老天爷保佑你不要遇见纪尧姆先生的公证人！"由此可见那种贴现是不上算的。老仆人刚走开，纪尧姆先生就象奇迹一般出现，站在猫打球商店的台阶上。他看看圣德尼街，看看四邻的商店，看看天气，好象长途旅行的归客，在勒阿弗尔港下船时重新看见法兰西一样。待他看明白在他睡眠时一切都没有变动之后，才发现了站在那里的陌生青年。这青年也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观察他，好象生物学家韩堡在美洲仔细观察他所看见的第一条电鳗①。纪尧姆先生穿着宽大的黑天鹅绒裤子，杂色袜子和方头银扣的鞋。裹着他那微驼的身躯的暗绿色方领绒上装，下摆和垂尾也都呈方形，钮子是白色的金属制品，用旧以后变成了红色。他的灰头发梳得那么服帖、整齐，使他的黄脑盖看起来好象犁过的田。两只仿佛用钻子钻得凹进去的绿色小眼睛，在没有眉毛而略呈红色的眉弓下面闪闪发光。忧患在他的前额留下无数皱纹，象他衣服上的皱

① 韩堡(1769—1859)，普鲁士著名生物学家，旅行家。电鳗是北美洲的一种河鱼。

褶一样多。他苍白的脸表现出他有耐心，有商业智慧和生意人所特有的狡猾的贪婪。那时候，还有不少这类老式家庭，虽然生活在新时代，却象保持优秀传统一样，保留着过去的习俗和那些具有行业特征的衣饰，活象是居维埃①考古时发掘出来的一些太古时代的老古董。纪尧姆家族的这位家长就是著名的守旧派之一；人们时常见他怀念过去由商人领袖兼任的巴黎市长，而且总是用几十年前的旧名称来称呼商务法庭的判决书。早起也是这类老传统之一。他是全家第一个早起的人，他毫不含糊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他的三个徒弟，如果他们迟到，就责骂他们一顿。三个年轻学徒最害怕的是星期一早晨，老商人一声不响地盯着他们，要从他们的面孔和一举一动中找出他们星期日胡作非为的证据和痕迹来。此刻老呢绒商人却丝毫不注意他的学徒，他正在捉摸那个穿着丝袜、披着大衣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很关心地时而注视他的招牌，时而注视他的店堂内部。天色更亮了，可以看见店里用铁丝网围着的办公桌，四周挂有古旧的绿色丝质帷幕，桌上放着巨大的帐册，那是本店前途的不出声的权威发言人。那个好奇的陌生青年似乎对这个地方非常爱慕，好象想要描下侧面饭厅的图样。饭厅从开在天花板上的一个玻璃天窗取光。一家人集合在饭厅吃饭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地望见店门口发生的每一件最细小的事。一个曾经在“限价时代”②生活过的商人，认为一个陌生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自然史教授。

② 法国大革命初期，国民议会政府执政期间，曾因通货贬值而采取限价政策，被称为“限价时代”。

人这么爱慕他的住宅是很可疑的。纪尧姆先生因此很自然地想到，这个愁容满面的年轻人必定在猫打球商店的银柜上转念头。最年长的那个学徒，暗中欣赏了一阵店主人和陌生青年用眼睛进行的格斗以后，看见那青年正在偷看四楼的窗户，便大着胆子站到纪尧姆先生站立的石阶上。他向街心跨进两步，抬头望去，恍惚瞥见奥古斯婷·纪尧姆小姐慌忙从窗口缩了进去。老呢绒商人对徒弟的这种敏感很不高兴，愤怒地瞪了他一眼。然而，陌生青年在老商人和钟情的学徒心中所引起的恐惧突然平息了。因为这时年轻人招呼了一部向邻近地区驶去的出租马车，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匆匆忙忙踏了上去。他这一走使另两个学徒心上也落下一块石头，瞧见他们恶作剧的对象还站在那里，他们心里也有些不安。

"好了，诸位先生，你们抄着手在那儿干什么？"纪尧姆先生向他的三个徒弟吆喝。"他妈的！从前我在舍弗赖先生那里，这工夫我已经检查了好几匹布了。"

"大概是从前天亮得特别早，"二徒弟嘀咕了一句，他是负责这一部分工作的。

老商人忍不住微笑起来。他的三个徒弟中，除了最年长的一个外，其他两个的父亲是卢维耶和色当地方富有的手工工场的老板，虽则他们把儿子交给纪尧姆先生当学徒，只求儿子们到自立门户的时候能挣得十万法郎，可是纪尧姆先生认为他的责任是用老式的专制办法将他们严格管教，驱使他们象黑奴一样干活。这种专制办法在我们今天的新式大商店里是绝对没有的，现代商店的职员到三十岁便想发财了。三个

学徒所完成的工作，足够使十个爱享乐、乱花钱的现代伙计忙得要死。没有任何声音来打乱这家颇有气派的商店的平静，似乎所有的门窗关节都经常用油润滑，而每一件家具都非常干净，表明屋主人治家很严和极端节省。午餐时，分给学徒们的奶酪，不知是什么时候的陈货，他们宁肯不吃。最调皮的一个学徒，开玩笑地把最初买进奶酪的日期写在原封未动的奶酪上。诸如此类的恶作剧，有时会引起纪尧姆两个女儿中较年轻的一个发笑，她就是刚才在窗口上出现、使陌生青年着迷的那个美丽少女。虽然三个学徒，连资格最老的一个在内，都要付很贵的食宿费，但在进餐时，没有一个人胆敢在吃完正菜以后，仍然坐在东家的餐桌上，等候吃末一道点心。每当纪尧姆太太说要拌沙拉① 的时候，几个学徒一想到她怎样吝惜地亲手倒出一点点沙拉油，就浑身长起了鸡皮疙瘩。他们休想在外边过一夜晚，除非他们老早就为这一越轨行为预备好一些无可反驳的正当理由。每星期日，三个学徒轮流由两个陪伴纪尧姆全家到圣勒教堂去望弥撒和参加晚祷。纪尧姆的两个女儿维吉妮小姐和奥古斯婷小姐很朴素地穿上花布衣裳，在母亲尖利的眼光监督下，各挽着一个艺徒的臂膀在前面走，后面跟着纪尧姆夫妇。受纪尧姆太太的影响，纪尧姆先生已习惯于拿着两本黑羊皮包装的厚厚的弥撒经书。二徒弟是没有薪水的。至于最年长的那个徒弟，由于他始终如一而且小心谨慎地干了十二年，已经初步掌握了店里的机密，可以得到八

① 沙拉是一种冷餐菜。

百法郎作为他艰苦劳动的报酬。有时在家庭的喜庆节日，他还可以得到一些礼物。这些礼物只是由于出自纪尧姆太太干枯而皱瘪的手才有了价值，例如一些网眼钱袋，纪尧姆太太小心地在里面塞满了棉花，使钱袋上的镂空图案显现出来；又如一些式样很难看的背吊带；或者几双厚重的丝袜①，等等。也有时，不过次数很少，这位"首相"能够参与家庭的娱乐，如一起到乡下避暑，或者等新戏上演了几个月以后，才下定决心租一个包厢，一齐去看巴黎早已无人过问的剧目。除此以外，传统的师徒间的尊卑界限，还在三个学徒和老呢绒商人之间极其严格地存在着，使学徒们觉得似乎偷一匹布比破坏这些例规更容易些。这种陋习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可笑，然而这些老派商店正是培养良好习俗和道德的学校。老板把徒弟当作养子，徒弟们的衣服是老板娘替他们收拾、缀补和翻新的。老板不仅仅在徒弟的德行和知识技能方面对他们的父母负责，如果一个徒弟病了，老板要象慈母般看护他；病势危急的时候，老板还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来延请最著名的大夫为他医治。如果徒弟中有品性高尚而遭遇不幸的，这些老商人为爱惜自己培养起来的才能，会毫不踌躇地将他们女儿的终身幸福托付给他，而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将自己的财产信托给他了。纪尧姆就是这种老派人物之一，虽然他保存了这种人物的一切可笑之处，却也保存了这种人物的一切优点。因此他的大徒弟约瑟夫·勒巴，一个贫苦的孤儿，在纪尧姆心目中就是他的

---

① 厚重的丝袜比较结实，说明纪尧姆太太讲求实惠。

长女维吉妮未来的夫婿。然而约瑟夫一点也没有他师傅的那种“长幼有序”的思想，他的师傅哪怕是天塌下来也不会先嫁次女的，不幸的徒弟却一心一意地爱上了次女奥古斯婷小姐。要理解这分爱情为什么会秘密发展起来，必须进一步说明老呢绒商人的专制家庭的内部情况。

纪尧姆有两个女儿。长女维吉妮小姐长得和她的母亲一模一样。纪尧姆太太是本店老主人舍弗赖先生的女儿，她经常笔直地坐在柜台旁的长凳上，以致不止一次听见一些路人开玩笑地打赌说，她是用木桩插在那里的。她那瘦长脸上透露出一种笃信宗教的神情。她既无风韵，态度也毫不可亲，经常在她那近六十岁的头上戴着一顶式样永远不变的软帽，而且象寡妇的帽子一样垂着花边。街坊四邻都管她叫“看门的修女”。她话语简短，举动有点象打旗语的人那样急剧而不连贯。她那明亮得象猫眼的眼睛似乎因自己貌丑而怨恨所有的人。维吉妮小姐和她的妹妹一样在母亲的专制管教下长大，她已经二十八岁。她的青春减少了因和母亲相象而不时在脸上露出的那种俗气，然而母亲的严厉管教使她具备的两种美德，抵得过她的一切缺点：她温柔，很有耐心。奥古斯婷小姐刚刚十八岁，长得既不象父亲也不象母亲。有的女孩似乎与父母在生理上毫无联系，教人真要相信假正经的谚语所说“小孩是上帝给的”。奥古斯婷小姐就是这样的人。她身材矮小，说得更确切点：她长得娇小玲珑。她是一个文雅、天真的可爱的小东西。如果一个社交场中的老手批评她的缺点，最多不过是说她有些小家子气的动作，或者风度有点平庸，举止有些

局促而已。她的沉默而娴静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易捉摸的忧郁，那是所有过分软弱、不敢违抗母亲意志的年轻姑娘都有的。姊妹俩老是穿得很朴素，她们只能以保持高度的洁净来满足女子爱美的天性。这种洁净对她们非常适合，而且同闪闪发亮的柜台、一尘不染的货架(老仆人不容它们有尘土)，以及她们周围一切的古朴气氛非常调和。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她们不得不从辛勤工作中去找寻幸福的因子。直到现在为止，她们使母亲非常满意，纪尧姆太太经常在暗中赞美两个女儿性格的完美。由此不难想象她们所受教育的结果。她们长大以后是预备经商的，惯常听到的只是些生意经，只读过语法、簿记、一点犹太史和勒拉瓜[1]所著的法国史，所看的书都得经过母亲同意，因此她们的思想并不很开通；她们很懂得怎样持家，熟悉物价，体会得到积累金钱的困难，她们很节省，对于商人赚钱的本领怀有很大的敬意。虽然她们的父亲很有钱，她们仍然精于缝纫和刺绣。她们的母亲经常说要教会她们烹饪，目的是使她们懂得怎样吩咐准备饭菜，而且能够很内行地责备厨娘，她们对于人世的享乐茫然无知，她们父母所过的生活就是她们的典范，她们很少张望一下这所老宅子以外的世界，在她们母亲的眼中，这所老宅就是整个宇宙。家庭喜庆节日的宴会，对于她们就是未来人间的全部快乐。遇到这种时候，三楼的大客厅就要招待戴着钻戒的罗甘太太，她是舍弗赖家的亲戚，纪尧姆太太的堂妹，比纪尧姆太太年轻十五岁；还有年轻的拉布丹，财政部的副处长；赛查·皮罗托先生，

① 勒拉瓜(？—1685)，教士和教育家。

有钱的脂粉商，他的太太赛查夫人；卡缪索先生，布尔东奈街最有钱的丝织品商，还有他的岳父卡陶先生；此外还有两三个老银行家和一些德行高尚的太太们。节日的准备工作在纪尧姆太太母女三人单调的生活中是一种变化，她们把包扎着的银餐具、瓷器、蜡烛和水晶餐具等解开来，来来去去地忙碌着，象修道女们要迎接主教一样。到了晚上，三个人把节日的装饰和用具拭净、收拾和还原之后，都感觉很疲乏，两个女儿服侍母亲睡觉，纪尧姆太太对她们说："孩子们，我们今天什么事都没干呀！"有时在这庄严的聚会中，"看门的修女"准许她们跳舞，而把纸牌和骰子移到自己的卧室里去玩，这个恩典是最意想不到的幸福之一，使她们快活得好象在嘉年华节① 时期，纪尧姆先生带领她们去参加两三次盛大的舞会一样。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位忠诚老实的呢绒商每年要举办一次盛大宴会，为此他是一文钱也不节省的。被邀请的人无论多么有钱和有身分，都不敢不来，因为即使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几家商店也要求助于纪尧姆先生的巨大信用、财产和丰富的经验。可惜这位颇有名望的商人的两个女儿，并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充分利用社交给年轻人带来的方便。她们在这些载入家中"流水簿"的聚会里，佩带的首饰之寒酸足以使她们脸红。她们跳舞的姿势毫不出色；而且在母亲的监视下，她们在谈话中只能用"是的"和"不是"来回答她们的舞伴。她们还要遵守猫打球商店的老规矩：必须在晚上十一点钟回到家里，而那时正好

① 嘉年华节，天主教的狂欢节，始自三王来朝节，结束于封斋节，在这期间有化装游行等狂欢活动。

是宴会和舞会开始热闹的时候！因此她们的娱乐表面上似乎和她们父亲的资财颇为相称，但时常由于家训和习惯，使这些娱乐变得索然寡味。至于她们的日常生活，一句话就可以描绘出来：纪尧姆太太要她们在大清早就把衣服穿得齐齐整整，要她们每天在同一钟点下楼，要她们每天在一定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就象在修道院里那么有规律。然而奥古斯婷天生心气高贵，能够体会到这种生活的空虚。有时她抬起蔚蓝的秀眼，似乎在向这幽暗的楼梯和潮湿的店堂提出询问。她在探测了这修道院式的寂静之后，似乎远远地倾听着充满热情的生活的模糊启示，这种生活认为情感高于一切。这时，她脸泛红晕，停止做活计，手中的白罗纱跌落在光滑的橡木柜台上；不多一会儿，她母亲就会用即使在最柔和的声调中也显得尖厉的嗓音问："奥古斯婷，我的宝贝！你在想些什么呀？"也许《杜格拉斯的伯爵希波利特》和《柯曼治伯爵》[1]这两部小说促进了这个少女思想的早熟。这两本小说是奥古斯婷在一个新近被纪尧姆太太辞退的厨娘的衣柜里找到的。在去年冬天的长夜里，奥古斯婷如饥似渴地暗中把它们念完了。因此奥古斯婷那模糊的追求异性的表情、温柔的嗓音、茉莉花色的皮肤，以及蓝色的眼睛，在可怜的约瑟夫·勒巴的心中，燃烧起一种既猛烈又带有敬意的爱情。可是奥古斯婷由于一种容易理解的任性，对这个孤儿一点意思也没有。也许，这是因为她不知道他爱着她的缘故。另一方面，这个大学徒长长的腿、褐

① 《杜格拉斯的伯爵希波利特》和《柯曼治伯爵的回忆录》，分别是德·欧诺瓦夫人和坦森夫人所写的两部爱情小说。

色的头发、肥大的双手和强健有力的脖子，却在维吉妮小姐的心中变成了暗暗倾慕的对象。维吉妮小姐虽则有五万埃居①的陪嫁，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向她求婚。这两种阴差阳错的爱情，在寂静幽暗的柜台旁边产生，就象紫罗兰在树林深处开花一样，再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在辛勤的劳作和宗教式的幽静中，这些青年男女迫切需要排遣，因此经常用眼睛默默无言地相互注视，这种注视或迟或早必然激发起爱情。看惯一张脸儿，就会不知不觉地在那里找出品格上的优点，而终于抹煞了一切缺点。

“从我的大徒弟的态度上看来，我的两个女儿不必等待多久，就可以在一个合适的未婚夫前面跪下来！”纪尧姆先生在读着拿破仑将征兵年龄提前的第一道命令时，勾起自己的心事，不由得这么想着。

自从这一天以后，老商人很担忧长女的青春日渐消逝，他想起自己从前娶舍弗赖小姐的时候，处境也和约瑟夫·勒巴及维吉妮今日的情景相仿。他想，他受过舍弗赖先生的恩惠，如果能够在同样的情形下将这种恩惠施在这个孤儿身上，既嫁了女儿，又报了恩，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另一方面，约瑟夫·勒巴却在考虑自己和奥古斯婷结合的障碍：他今年已经三十三岁，比奥古斯婷大了十五岁！而且他太聪明了，不会猜不出纪尧姆先生的意图，他深知纪尧姆先生有一条严酷的原则：次女决不会比长女早出嫁。可怜的学徒，他心地

① 埃居，法国古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一般情况下是指一枚值三利勿尔（或三法郎）的埃居。

的高尚，正比得上他双腿的修长和胸膛的深厚，只能在沉默中忍受痛苦。

这就是当时这个小小国度里的情形；这所处在圣德尼街中部的老宅子，十足象拉特哈普修道院①的一所分院。然而为了把表面上所发生的事情和内心的情绪同样正确地加以说明，我们必须回溯到几个月以前。有一天黄昏时分，有一个年轻人从阴暗的猫打球商店前面经过，店里的景象使他停下脚步，在那里欣赏了一阵这种能够吸引世界上任何画家停下脚步的景象：那时店堂里还没有点灯，周围很黑暗，形成一幅图画的幽暗背景；背景深处可以看见商人家的饭厅，饭厅里面一盏光辉灿烂的灯，放射着那种使荷兰派绘画增加不少美感的黄色光线。白色的台布、银餐具和水晶用具在光与影的鲜明对照下构成美丽的陪衬。家长的脸儿、他妻子的脸儿、学徒的脸儿、奥古斯婷秀丽的外貌，以及立在她身边两步远的肥头大耳的女佣，构成了一组奇特的群像！这些脑袋是这么有特色，每个人的表情是这么坦率，使人很容易猜测到这个家庭和平、寂静和简朴的生活。这种出人意料的景象，即使写真能手也不容易画出来。这个过路人是一位年轻画家，七年前曾得到“绘画大奖金”②留学罗马，新近归国。他的心灵充满诗意，他的眼睛饱看了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③的杰作，在这个艺术

---

① 拉特哈普修道院设立于一一四〇年，院中教规非常严厉。

② 指“罗马大奖金”，分建筑、塑造、绘画、雕刻、音乐五种，获奖者可以留学罗马三年，以资深造。

③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和诗人。

有极高成就的伟大国度住了这么长一段时期以后，他现在所渴求的是真实的景物，无论是对是错，这确是他当时的心情。在长期沉醉于意大利的狂热激情之后，现在他心灵上所要求的是那些羞怯而沉默的处女，不幸在罗马时他只能从绘画中找到这样的形象。猫打球商店的真实景象在他心中燃烧起热情，使他从欣赏整个景物转化为对景中主角的深深崇拜：奥古斯婷便是这位主角。当时她好象在沉思，没有吃东西；由于灯的位置，灯光完全投射到她的脸上，她的上半身似乎在一个火环中移动，这火环使她的头部轮廓特别清晰，而且近乎神奇地照耀着她。青年画家不由自主地把她比作一位贬落人间的仙女，正在回忆着天堂。一种几乎从未感受过的情感，一种清澈而热烈的爱情充满了他的心。他一动也不动地呆立在那里，似乎被他思想的重压压垮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从幸福中挣扎出来，回到家里，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第二天，他跑进自己的画室，把昨天那种即使回忆起来也足以使他发狂的景象画在画布上，直到完成以后才跑出来。但是他仍然不满足，当他还没有把他所崇拜的女子忠实地绘成肖像时，他的幸福是不完整的。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在猫打球商店附近徘徊，有一两次他还大胆地化了装跑进店里，想从更近的距离来观察那个被纪尧姆太太的翅膀保护着的迷人的小东西。整整八个月，他沉溺在恋爱和绘画中，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见不到他；他也忘却了社交、诗歌、戏剧、音乐和他最宝贵的生活习惯。一天早晨，吉罗德① 冲破了那些艺术家惯用的种种避客的借口见

① 吉罗德（1767—1824），法国历史画家，属大卫画派。

到了他，问了他下面一句话，把他从梦中惊醒：

"这次沙龙你拿什么作品出来？"

青年画家拉住朋友的手，领他走进画室，揭开一小幅油画和一幅人像给他看。吉罗德缓慢而又贪婪地欣赏了这两幅杰作以后，跳起来搂着他的朋友亲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激动的情绪，不能用言语表达，只能让对方在内心里感觉出来。

"你在恋爱吗？"吉罗德问。

他们都知道提香、拉斐尔和达芬奇①所绘的最优美的人像都是感情冲动时的作品。在不同的条件下，激情的确产生了一切杰作。青年画家点了点头，代替了一切回答。

"你真幸福，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又能够在这里谈恋爱！不过我并不赞成你把这两幅作品拿到沙龙去展览，"大画家继续说。"你瞧，这两幅画在那里是不会引起赞赏的。这一类真实的色彩和非凡的功力还没能受到赏识，一般人还不习惯于欣赏这类高深的作品。我们画的那些画，朋友，不过是些壁炉前面的防热围屏，不过是些屏风。做做诗，翻译翻译希腊、罗马的作品岂不更好！这些东西比我们可怜的绘画更容易获得荣誉。"

青年画家并没有接受这善意的忠告，两幅画终于拿出去展览了。那幅室景在绘画上引起了革命：它使风俗画②大量

① 提香（1488—1576）和达芬奇（1452—1519），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② 风俗画，指反映日常生活的绘画。

产生，每次展览会上数量之多，竟使人以为是用机器制造的。至于那幅人像，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把这幅栩栩如生的绘画深深印入脑际；观众——作为一个整体，有时眼光还很准确——为人像留下了桂冠，吉罗德亲手将桂冠挂在画上。无数的人群包围着两幅画，简直象某些太太们所说的，把人也挤死了。一些投机家和贵族把这两幅画的价钱极力抬高，而且用双拿破仑金币来做计价单位①；青年画家固执地拒绝出售，也不肯让人家制造复本。有人想出高价来把这两幅画制成雕版；然而商人也好，业余收藏家也好，都碰了钉子。这件事情虽则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然而从性质上来说，本不会传到圣德尼街那个小小的"隐遁地"②来。可巧有一次公证人的太太罗甘夫人来访问纪尧姆太太的时候，和她所钟爱的奥古斯婷谈起了画展，并且解释了一番画展的目的。罗甘太太的长舌自然引起了奥古斯婷参观画展的愿望，奥古斯婷鼓起勇气暗中哀求罗甘太太陪她到卢浮宫去。罗甘太太和纪尧姆太太谈判的结果，终于得到同意把奥古斯婷从她那刻板的活计中解放两小时左右。于是奥古斯婷穿过拥挤的人群，一直走到那幅挂着桂冠的绘画前面。当她认出画中人就是她自己的时候，一个寒噤使她象一片枫叶那么浑身颤抖起来。她害怕

① 拿破仑金币，雕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每个值二十法郎；双拿破仑金币，每个值四十法郎。原文直译是："用双拿破仑金币铺满了这两幅画"，意思是高价收购，不用法郎而用金币做计算单位。

② 原文是 Thébaïde，古埃及的一部分，又称上埃及。相传最早的一些基督教隐修士曾在那里的沙漠地带隐修；这里是指仿佛与世隔绝的猫打球商店。

了，向周围张望，想与被人群冲散的罗甘太太聚在一起。突然间，她的充满恐怖的眼睛看见了青年画家充满激情的脸。她蓦地想起这就是时常在她家附近徘徊的那个散步者，由于好奇，她常常注意他，以为他是一个新搬来的邻居。

“您瞧，这就是爱情给我的灵感，”青年画家凑近羞怯的姑娘耳边说，她听了这句话竟吓呆了。

她鼓起超人的勇气，装作匆匆忙忙要寻找罗甘太太的样子。罗甘太太还在人群中挣扎，想走到绘画跟前去。

“您要被挤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奥古斯婷喊道，“我们走吧！”

然而在沙龙里有时两个女子是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走动的，人群迫使她们身不由己地行走，奥古斯婷和罗甘太太被推到离第二幅画几步开外的地方。命运竟使她们两人都很容易地走到那帧新派的天才杰作前面。公证人太太发出的一声惊呼被人群的喧嚣嘈杂声所淹没了；至于奥古斯婷，她一见到这帧美妙的图景便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她看见那个如醉似痴的青年画家站在她的前面两步远，一种几乎不可解释的情感使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暗示不可声张。青年画家点头作答，表示他已懂得奥古斯婷的意思：罗甘太太是他们的障碍。这幕短短的哑剧象是一团炭火投到可怜的少女身上，她觉得自己犯了罪，觉得自己和画家之间已经私订了盟约。沙龙里的使人窒息的热气，往来不断的盛装艳服的人群，以及使奥古斯婷晕眩的绚烂色彩，无数活的或图画中的人脸，四面八方的金色画框，使奥古斯婷有一种喝醉了酒的感觉，这感觉增加

了她的恐惧。如果不是在这些混乱的感觉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从她的内心深处升起，使她全身充满活力的话，也许她早已昏迷过去了。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已经被这个魔鬼控制住，讲道者雷鸣般的话语早就向她预言过魔鬼设下的陷阱。对于她，这片刻是疯狂的片刻。她发觉这个年轻人脸上露出幸福和爱情的光辉，而且一直伴送着她到罗甘太太的马车旁边。受着一种全新的冲动，处在一种使她暴露本性的陶醉状态下，奥古斯婷顺从了她内心的强有力的呼唤，对那青年画家望了几眼，而且丝毫不掩饰她自己心乱如麻的状态。她的粉红色的双颊，从来没有和她雪白的皮肤构成更鲜明的对照。画家这时才看清楚了她在最美丽和最纯洁时的状态。奥古斯婷感到又惊又喜，因为她想起了由于她来参观，才产生了他的幸福，而他却是人人谈论的英雄，他的天才使猫打球商店的平凡景象永垂不朽。她被人爱上了！这是无可置疑的。当她离开画家以后，这句简短的话还在她心里响着："您瞧，这就是爱情给我的灵感。"愈来愈剧烈的心跳使她感觉痛苦，因为奔腾的热血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她假装头痛得很厉害，借以避免回答罗甘太太所提出的关于那两幅画的问题。然而，回到家里，罗甘太太免不了把猫打球商店被人绘成一幅名画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纪尧姆太太说了；奥古斯婷听见她母亲说也要到沙龙里去看看自己的店铺时，直吓得四肢一个劲儿发抖。她只好一再说自己头痛，才得到允许回房睡觉。

"头痛！这就是赶热闹的结果！"纪尧姆先生高声说，"画里画着我们每天在街上看见的东西，这有什么意思？不要跟我

提起这些画家，如同你们那些作家一样，都是些饿死鬼。他们到底闹些什么鬼把戏，要把我的铺子放在他们的画里去糟蹋？”

“这样一来，倒可以使我们多卖几尺布啦，”约瑟夫·勒巴说。

虽然有这么一点好处，可是艺术和思想依然在这个生意法庭上再度被判处死刑。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奥古斯婷从这些谈论中是得不到什么希望的。到了夜间，她才开始第一次作恋爱的默想。这一天的经过，宛如一场梦，她爱把这场梦在思想上重温一遍。她开始体会到恐惧、希望、愧疚，一切感情上的波动的滋味，这些情感足使她的单纯而羞怯的心灵从中得到慰藉。她发觉这所阴暗的屋子多么空虚，而在她的心中却有多么丰富的宝藏！做一个有天才的人的妻子，分享他的荣誉！这样一个念头，对于一个在这种家庭的怀抱里长大的女孩子，还能不在她心中起重大的破坏作用吗？对于一个一直在平庸的教养下成长、渴望过豪华生活的少女，这种念头还能不唤起她心中的一切希望吗？一线阳光射进了这所监狱。奥古斯婷突然恋爱了。在她心中，多少感情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以致她什么都没有考虑就屈服了。在十八岁的年龄，爱情哪有不在一个少女的眼睛和外部世界之间放上它的三棱镜的！她没有力量预见到一个钟情的少女和一个富于幻想的男子的结合，会产生什么强烈的冲突；她只以为自己是命定了要使他享受幸福的，一点也不觉得在她和他之间有些什么不调和。对于她，现在就是整个将来。第二天，她的父亲和母亲参

观沙龙回来，哭丧着脸，说明有些不如意：首先，那两幅画被画家撤走了，他们扑了一个空；其次，纪尧姆太太失落了她的羊毛披肩。奥古斯婷去过沙龙之后两幅画就失踪的消息，在奥古斯婷的心目中，正是青年画家温柔体贴的流露，这种温柔体贴是妇女们即使单靠本能也体会得出的。

那天早上，站在猫打球商店对面，被学徒们喷水的青年，就是年轻画家泰奥多尔·德·索迈尔维；他响亮的名声早已使奥古斯婷把他的名字记在心上。当时他刚从舞会归来，站在猫打球商店对面等待奥古斯婷出现，而他那天真的女友却并不知道他等在那里。这是沙龙事件之后，他们仅有的第四次会面。青年画家放浪的性格和纪尧姆严格的家规完全矛盾，由此而产生的障碍，使画家对奥古斯婷的热爱更为强烈，这是很容易想见的。怎样才能接近坐在柜台里、夹在维吉妮小姐和纪尧姆太太这样两个女人中间的少女呢？她母亲从来不离开她，怎样才能和她通信呢？泰奥多尔象一切情人那样，善于在幻想中为自己增加一些不幸，他设想几个学徒中有一个是他的情敌，而其余两个是帮助他的情敌的。即使他逃过了这些阿耳戈斯[①]的监视，他仍然无法逃过老商人或纪尧姆太太的严厉的眼睛。到处都是障碍，到处都是失望！大凡囚徒争取自由，恋人要达到恋爱的目的，都会运用激动的理智作最后挣扎，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来，但当时青年画家的恋情

---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轮番有五十只眼睁着，另五十只眼休息。

过分强烈，竟使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于是泰奥多尔就象一个疯子一样在附近地区徘徊，好象这样走动会使他想出什么巧计来似的。在用尽了心机之后，他居然想出了用金钱收买那个肥头胖耳的女仆的办法。因此在纪尧姆先生和泰奥多尔互相注视好一会儿的那个不凑巧的早晨之后，半个月中，青年画家已经时不时地和奥古斯婷交换过几封信了。这时两个年轻人已经约好要在白天的一定时间以及星期日在圣勒教堂望弥撒和做晚祷的时候会面。奥古斯婷已经把家里所有亲友的名单送给了她亲爱的泰奥多尔，让他从这里找找门路，看看是否可能从这些专心一意想着金钱和商业，把真正的恋爱视为一种可怕的投机，视为闻所未闻的投机事业的人们中间，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与此同时，猫打球商店里的一切习惯都一如既往。虽然奥古斯婷有时心不在焉；虽然她有时违反家规，上楼回自己房间，把一盆花放在某个位置上给青年画家作暗号；虽然她有时叹气，有时沉思，可是谁都没有发觉，连她的母亲也没有发觉，这种现象会使熟悉这个家庭的特点的人觉得惊奇，因为在这所房屋内，一种染有诗意的思想会和里面的人和物产生强烈的对比，这屋子里没有一个人的动作和视线不被大家观察和分析。然而这次出现的奇怪现象却再自然也没有了：这只挂着猫打球旗帜的安静的船只，在巴黎这种狂涛巨浪的海面航行，必然要碰到那些可以称之为"春分、秋分的暴风雨"的季节性风浪的袭击，这些暴风雨就是所谓"年度总盘点"。半个月以来，店里五个"船员"加上纪尧姆太太与维吉妮小姐一齐埋头于这个巨大工程中：搬动一大包一

大包的货物，稽查布匹丈数，以确定剩余布匹到底值多少钱；仔细地察看系在货包上的卡片，查明进货日期；确定现行价格，等等。纪尧姆先生始终站着，手里拿着一把尺，羽毛笔插在耳后，宛如一个指挥操作的船长。楼板上开着一个小孔，纪尧姆先生尖锐的嗓音透过小孔，向着下面货栈深处送去一大堆谜语式的商业行话："多少 H-N-Z？""拿去了。""Q-X 剩多少？""两码尺。""什么价钱？""五一五一三。""把所有的J-J、所有的M-P、和剩下的V-D-O，送到三A去。"其他许多同样莫名其妙的语言也在柜台间嗡嗡响着，活象近代诗的诗句，为浪漫主义者互相传诵，以维持对自己一派某个诗人的热情。到晚上，纪尧姆关上大门，同他的大徒弟及妻子一起清算债务，重新上帐，给拖欠的人写催款单以及开出发票。三个人共同筹办这项巨大的工程，工作的结果记在一张泰里耶纸① 上，证实纪尧姆店里有多少现金、多少货物、多少有价证券和票据；证实猫打球商店不欠别人一分钱，反而拥有十万或二十万法郎的债权；证实资本增加了；证实田庄要增加，房产要修理，或者年金要加倍。因此就产生用加倍的努力来重新积攒金钱的必要，而这些勇气十足的蚂蚁从来不曾在脑子里问问自己："这有什么用呀？"幸运的奥古斯婷就是趁这每年一度大乱的机会，才躲过了她的阿耳戈斯们尖利的眼睛。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年度总盘点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在资产总值项下，加上了

① 法国掌玺大臣泰里耶命人制造的一种公文纸，用于文件、证书之类，规格是：0.44m × 0.34m。

足够的圈圈，以致兴高采烈的纪尧姆暂时取消了全年必须遵守的关于餐末甜食的禁令。狡黠的呢绒商人搓着双手，准许他的徒弟们一直留在餐桌旁边。每个"船员"刚喝完一杯家常酒，外边已经响起马车的车轮滚动声了。他们全家都到杂剧院去看歌舞《灰姑娘》①；至于两个较年轻的学徒，每人得到一块值六法郎的埃居，并且准许他们随意到任何地方去，只要半夜以前回来就行。

虽然这一天是这么奢侈放浪，第二天，即星期日的早上，老呢绒商人仍然在六点钟就起来修刮胡子。他穿上他向来感到满意的栗色的有华贵光泽的礼服，把金环挂在他肥大的丝质短裤两侧。将近七点钟的时候，全家还在睡觉，他就朝一个和二楼货栈相连接的小房间走去。房间的光线从一个装有粗大铁栏杆的十字窗透进来，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四方的院子，四面被乌黑的墙垣围着，看上去很象一口井。老商人亲自把他非常熟悉、钉着铁皮的护窗板打开，把玻璃窗沿着窗槽向上推了半截。院子里的冷空气涌进来，使闷热而且散发着办公室特有气味的小房间变得凉爽了。老商人仍然站着，一只手放在褪了色的羊皮交椅的肮脏扶手上，似乎在踌躇要不要坐下去。他以一种感动的神情，从开在墙上的小窗口凝视着那张有两个斜台面的写字台，他妻子的座位就安置在他的对面。他静静地观看那些编有号码的纸夹，那些细麻绳，那些常用的物件，那些在呢绒上烙商标的铁印，以及那只银箱，都是些年代

① 指根据佩罗童话《灰姑娘》改编的一出歌舞杂剧。

久远记不清来历的东西，面对着它们，仿佛面对着已故舍弗赖先生的幽灵。他把一张高脚凳向前移，这张凳以黑皮作垫，里面填塞的鬃毛早已从四角钻出来，但还没有掉落，当时已故的舍弗赖先生就叫他坐在这张凳上。他用一只哆嗦的手，把它搁到以前舍弗赖先生搁手的地方；然后，在一种难以描绘的激动心情支配下，他拉了拉通往约瑟夫·勒巴床头的唤人铃。当他发出了这个决定性的信号以后，过去的回忆大概使这位老人心情很沉重，他拿起早已送来的三、四张汇票，看了半天，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看进去，这时候，约瑟夫·勒巴匆匆忙忙走了进来。

“请坐在这儿，”纪尧姆指着高脚凳对徒弟说。

由于老呢绒商人从未让他的徒弟当面坐下，约瑟夫·勒巴禁不住战栗起来。

“你认为这些票据怎样？”

“这些票据是不会兑现的。”

“为什么？”

“因为我前天已经知道艾蒂安公司用黄金来结帐了。”

“噢！噢！”老商人嚷起来，“不是病得很重，是不会让人家看见胆汁的。我们来谈些别的吧，约瑟夫，年终盘点已经结束了。”

“是的，先生，而且利润的优厚是从未有过的。”

“不要用这些新名词，什么‘利润’，就说‘收入’得了，约瑟夫。你知道吗，我的孩子，我们取得这些成绩，你也有一分功劳！因此，我不想光付给你工资了，纪尧姆太太叫我送你

一份股份。嗯，约瑟夫！‘纪尧姆和勒巴’岂不是很响亮的合伙名字吗？要使署名更完整一点，还可以加上‘公司’字样哩。”

眼泪涌上约瑟夫·勒巴的眼睛，约瑟夫极力抑制着。

“呀！纪尧姆先生！您待我这么好，我怎么配呢？我不过尽了我的责任罢了。您肯收容我这样一个穷苦的孤儿，已经是莫大的恩……”

约瑟夫用右手衣袖揩拭左手衣袖的袖口，低着头，不敢朝老商人望一眼。纪尧姆微笑着，心里想：这个谦逊的青年正象自己从前一样，必须加以鼓励才能够把事情说清楚。

“不过，”维吉妮的父亲接着说，“你的确有点配不上这恩典，约瑟夫！你信任我，不象我那么信任你。（约瑟夫猛然抬起头来）你知道银箱的秘密。两年以来我把全盘生意都告诉你。我让你为我们的货物跑外埠。总之，我一点事情也不瞒你。而你呢？……你在打主意结婚，可是从来没有对我漏过一句口风。（约瑟夫·勒巴脸红起来）嗳呀！”纪尧姆高声说，“你居然想骗过我这个老狐狸？我！你可是亲眼看见我猜准了勒科克的破产的！”

“先生，您怎么能够，”约瑟夫·勒巴一面回答，一面仔细观察他的店东，正如店东观察他一样仔细，“您怎么知道我在恋爱？”

“我什么都知道，饭桶！”可敬而又狡猾的老商人一面拧着约瑟夫的耳朵，一面说。“我饶恕你，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做过。”

“您会答应我吗？”

“不止答应，而且还有五万埃居的陪嫁，我还要在遗嘱上留给你同样的数目；你算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在新的合伙基础上前进。我们还要做大批生意，孩子！”老商人叫喊着，站了起来，挥动着臂膀。“你懂吗，我的女婿？做生意就是一切！那些怀疑做买卖有什么乐趣的人都是傻瓜。到处找生意做；在商场中称雄；象在赌台上一样苦苦地等待艾蒂安公司破产；看着王家卫队穿着我们出产的呢绒走过；伸出一只脚把邻人绊倒——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而不是阴损人；出品比别人便宜；努力于自己所创办的事业，使它由开创到壮大，由不稳定到成功；象保安部大臣一样熟悉每家商店的内情以免上当；在倒风中毫不动摇；在一切实业城市里都有书信来往的朋友；约瑟夫，这岂不是一场永恒的赌博吗？可这就是生活，生活！我将在这扰扰攘攘中死去，象舍弗赖老头一样，而且乐于这样做。”

纪尧姆老头兴奋地说着，好象在作即兴演讲，在热情洋溢中他竟没有注意到他未来的女婿哭得泪流满面。

“嗯，约瑟夫，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啦？”

“啊！我非常、非常爱她，纪尧姆先生，以致我没有勇气，我想……”

“吓，孩子，”受到感动的商人说，“你想不到你自己多么有福气，他妈的！她也爱你呢。我知道的，我！”

于是他眨巴着他那两只绿色的小眼睛，望着他的大徒弟。

“奥古斯婷小姐！奥古斯婷小姐！”约瑟夫·勒巴在狂热中喊了出来。

他正要飞奔出房门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被一只钢铁般的手臂抓住，惊愕的店东猛力把他拉了回来。

"奥古斯婷到底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纪尧姆问，那声音顿时使可怜的约瑟夫·勒巴冷了半截。

"我爱的不……是……她吗?"学徒嗫嚅着说。

纪尧姆对于自己的错觉感到非常狼狈，他重新坐了下来，把尖尖的脑袋捧在手中，默想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约瑟夫·勒巴羞惭而失望，仍然站着。

"约瑟夫，"老商人用冷酷而威严的口气重新开口，"我对你说的是维吉妮。爱情是不能定做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向来不乱说话，让我们忘记刚才的一切吧。我绝对不会让奥古斯婷比维吉妮早出嫁的。你的股息将是百分之十。"

然而约瑟夫·勒巴受了爱情的鼓动，突然有了勇气和口才，合拢着双手，用热烈而充满感情的声调向纪尧姆诉说了十五分钟，竟使当时的情势有了变化。如果谈的是生意经，老商人有他自己的主意，会马上作出一个决定来；然而这一次离开生意经十万八千里，正如老商人自己所说的：是在情感的海洋上，没有指南针，只好在奇异的事件面前束手无策地随意漂流。由于他天性善良，他竟有些让步了。

"呃，活见鬼！约瑟夫，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两个孩子年龄相差十岁！从前舍弗赖小姐不算漂亮，可是她现在并没有要埋怨我的地方。学我的样子吧。不要哭，你是笨蛋吗?有什么办法呢?也许结果会圆满的，我们等着瞧吧。什么事情都有办法好想的。我们这些男子并不个个都是塞拉东

式① 的丈夫，你听见我的话了吗？纪尧姆太太是虔诚的，而且……好了好了，他妈的！我的孩子，今天早上去做弥撒的时候，你挽着奥古斯婷的臂膀吧。”

这就是纪尧姆信口说出的一段话。那结尾一句使在恋爱中的约瑟夫·勒巴极为兴奋。他紧握他的未来岳父的手，用一种含糊的、心照不宣的神气对他说：一切事情都有办法弄好的，然后离开那烟雾腾腾的房间，这时他早已打好主意要把维吉妮小姐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

“纪尧姆太太会怎样想呢？”

这个顾虑使老商人剩下一个人在房间里时感觉极端烦恼。

早餐的时候，老呢绒商人还没来得及将自己的烦恼告诉纪尧姆太太和维吉妮，因此她们都用调皮的眼色看着坐立不安的约瑟夫·勒巴。勒巴规规矩矩的模样获得了他未来的岳母的欢心。这位老太太这样高兴，以致她微笑着注视纪尧姆先生，而且还开了几个在这类淳朴的家庭里从不可记忆的时候起就准许开的小玩笑：她故意不相信维吉妮和约瑟夫一样高矮，要求他们比一比高度，这种预备性② 的稚气行动，使纪尧姆先生额上平添了几朵愁云，而他又表现出过分重视礼仪，竟命令奥古斯婷在去教堂时主动挽着约瑟夫·勒巴的臂膀。纪尧姆太太很惊奇她的丈夫能够考虑这么周到，问她的丈夫

① 塞拉东，法国作家杜尔菲(1567—1625)所著小说《阿丝特蕾》的男主角，是一个爱情十分专一的男子。

② 从比身材起，很容易谈到婚姻问题上去，例如可以说：“你们真是一对”等等，所以是“预备性”的。

点头表示赞许。于是全家就依照这样的排列从店里向圣勒教堂出发，这一行列的排列方式是丝毫不会引起邻人们作任何恶意猜测的。

“您不觉得吗，奥古斯婷小姐，”勒巴战栗着说，“象纪尧姆先生那样信用卓著的商人，他的太太是应该比令堂享受得更好一些的，象戴戴钻戒啦，出门坐自备车子啦，您认为怎样？首先，我自己，如果我结了婚，我情愿多辛苦一点，也要看到我的妻子幸福。我决不让她坐柜台。您看在呢绒业中，妇女已经不象从前那么必需了。不过纪尧姆先生这样做当然有他的理由，何况这又很配他太太的胃口。一个女人只要能够帮忙记记帐，写写信，在门市零售，接受定货，管管家，使自己不致于闲得无聊，那就够了。到了晚上七点钟，商店一关门，我就要享受享受，我要去看戏或者到其他交际场所去。可是您并没有听我说呀！”

“我在听啊，约瑟夫先生。您认为绘画怎么样？这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

“是的，我认识一个油漆粉刷房屋①的师傅卢杜阿先生，他是很有钱的。”

这样闲谈着，全家就到了圣勒教堂。一到了那里，纪尧姆太太就恢复行使职权，第一次叫奥古斯婷坐近自己；叫维吉妮坐在第四张椅子上，在勒巴的旁边。一直到讲经的时候，奥古斯婷和泰奥多尔之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泰奥多尔站在一

① peinture 在法文中，既可作绘画解，又可作油漆粉刷解，因此产生这样的误会。

根柱子后面，正在热切地向他的“圣母”祈祷。但到了举扬圣体的时候，纪尧姆太太瞥见——可惜太迟了点——她的女儿奥古斯婷倒拿着弥撒经本。纪尧姆太太正要狠狠地责骂女儿一顿，却主意一变，她将面网① 重新放下来，中止朗读经文，顺着她女儿脉脉含情的眼睛所注视的方向望过去。多亏她的老式眼镜，她望见了那个青年画家，身上打扮得那么时髦，活象一个休假的骑兵队长，而不象是本区的一个商人。要想象当时纪尧姆太太的愤激心情是很困难的。纪尧姆太太一向以她的女儿有完善的教养而自傲，而她竟发觉奥古斯婷的心中有着私情，由于她自己过分严谨和无知，她夸大了这种私情的危险性。纪尧姆太太认为她的女儿已经坏透了。

“请您② 把您的弥撒经本拿好，小姐。”纪尧姆太太说，声音虽低，却愤怒得发抖。

她猛地把那泄漏秘密的经本从奥古斯婷手中抢过来，按照文字的上下放正了。

“除了经文以外，请您不要瞧别的地方，”她补充说，“不然的话，我就要找您算帐！弥撒以后，您父亲和我要跟您谈话。”

对于可怜的奥古斯婷，这些话宛如一声霹雳。她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她一边忍受痛苦，一边担心在教堂里出乖露丑，在这双重打击之下，她仍然拿出勇气隐藏自己的苦恼。然而她手中的弥撒经本在颤动，她翻过的每页经文上，都洒落着

① 参加弥撒时，有些妇女是戴着头纱或面网的。

② 法国的习惯，关系亲密的人（如家庭内部或朋友之间）都以“你”相称，但愤怒时或态度严肃时，会突然用“您”这一表示疏远或客气的称呼。

她的眼泪，足见她的情绪激动之烈。至于青年画家，看见纪尧姆太太向他投射冒出火来的眼光，就明白自己的爱情已经陷入险境，马上走出教堂，怒火中烧，决心不顾一切地干一下。

“请您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小姐！”到家后纪尧姆太太对她的女儿说；“我们会叫您的，您自己千万不要跑出房间。”

起先，夫妻两人的会谈秘不透风。维吉妮除了用各种温柔的话劝解她妹妹以外，还殷勤地偷偷溜到母亲卧室外面偷听里面的争吵。她头一回从四楼下到三楼的时候，正好听见她父亲高声说：

“太太，你难道想要你女儿的命吗？”

“可怜的孩子，”维吉妮回去对泪痕满脸的妹妹说，“爸爸帮着你说话呢！”

“他们要怎样对付泰奥多尔呢？”天真的奥古斯婷问。

充满着好奇心的维吉妮于是又走下楼来，这一次她逗留的时间比较长，她知道了勒巴已爱上了奥古斯婷。好象命中注定一样，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一个平素非常安静的家庭竟变成了地狱。纪尧姆先生把奥古斯婷爱上一个陌生人的事告诉了约瑟夫·勒巴，使他异常失望。勒巴本来已经通知他的朋友向维吉妮小姐求婚，现在觉得自己的希望全部落空了。维吉妮小姐觉得约瑟夫好象间接拒绝了她，突然偏头痛起来。纪尧姆夫妇在商量中由于意见不一致——这是他们平生第三次——而引起的不和，显得十分严重。最后，到了下午四点钟，奥古斯婷面色苍白，颤抖着，红着眼睛，象被告一样出现在她的父母面前。可怜的孩子把她极为简短的恋爱史很天

真地讲述出来。她父亲先说了一番话，答应心平气和地听她谈，使她放心了不少，因此她就鼓起相当的勇气在她父母面前把她亲爱的泰奥多尔·德·索迈尔维的名字讲了出来，而且狡猾地把作为贵族标志的“德”字说得特别响。在讲述自己的爱情的时候，她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因此就大着胆子用一种天真的坚决气概宣布她爱上了德·索迈尔维先生，而且曾经给他写过信，又噙着眼泪加上一句：

“如果要我嫁给第二个人，那就是要我一生受苦。”

“可是，奥古斯婷，什么叫画家，你难道不懂吗？”她的母亲惊骇地喊道。

“纪尧姆太太！”老商人喝住了他的妻子。“奥古斯婷，”他说，“这些画家通常都是些饿死鬼。他们挥霍得太厉害，不能不经常干坏事。我卖过衣料给已故的约瑟夫·凡尔奈先生，已故的勒坎先生和已故的诺韦尔先生。啊！这个诺韦尔先生和圣乔治骑士先生，尤其是菲利多先生，① 他们对可怜的舍弗赖老爹耍过多少花招呀！这都是些坏蛋，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家伙嘴里都说得天花乱坠，而且都有一套礼数。哼！我永远也不让你的那个森马……索马……”

“德·索迈尔维，爸爸！”

“好，就算是德·索迈尔维吧。他绝对不会对你客气到象从前圣乔治骑士先生对我一样。当我拿到一份对他不利的商

① 以上提到的都是法国艺术家的名字：凡尔奈（1714--1789），著名风景画家；勒坎（1729--1778），著名悲剧演员；诺韦尔（1729—1810），舞蹈编导；圣乔治骑士（1745—1799），提琴家，又是击剑家；菲利多（1726—1795），作曲家。

务法庭判决书那天，圣乔治骑士先生对我可客气了。所以，这就是过去的高等人士。”

“爸爸，泰奥多尔先生是个贵族，而且他写信告诉过我说他很有钱。他的父亲在大革命前叫作德·索迈尔维骑士。”

听了这几句话，纪尧姆先生就望着他的凶神恶煞般的太太；她正闷着一肚子的气，用脚尖敲击地板，阴沉沉地一句话也不说，而且她愤怒的眼光也避免朝奥古斯婷身上射去，似乎想将这一严重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给纪尧姆先生，因为他没有听从她的意见。不过，她虽然装出很冷静的样子，当她看见纪尧姆先生对这一毫无商业气味的祸事采取这么温和的态度时，却忍不住叫了起来：

“老实说，先生，您太放纵您的女儿们了……不过……”

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来的声音突然打断了纪尧姆太太的谴责，使老商人松了一口气。不到一分钟，罗甘太太已经走进来，望着这场家庭纠纷的三个主角。

“我什么都知道了，我的堂姐，”她带着保护人的神气说。

罗甘太太有一个缺点：她以为一个巴黎公证人的老婆就可以到处指手画脚。

“我什么都知道了，”她又重复一句，“我是乘挪亚方舟来的，就象那只嘴里含着橄榄枝的鸽子①。这段比喻是我从《基

① 《旧约·创世记》记载：洪水泛滥时，上帝命挪亚率领全家造方舟避难。方舟在水上漂流了几昼夜之后，水位渐渐下降，挪亚便放出一只鸽子去探测。鸽子衔着一根橄榄枝飞回来，证明已有陆地露出水面。这里罗甘太太自命为“鸽子”，是以排难解纷的使者自居。

督教真谛》① 里看来的，”她转身朝着纪尧姆太太，“我这样比方也讨你的欢喜吧，我的堂姐。”她向奥古斯婷微微一笑，“你知道这位德·索迈尔维先生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吗？今天早上，他把用大艺术家的手笔给我画的肖像送给了我，这幅画像起码要值六千法郎。”

说到这里，她轻轻地拍拍纪尧姆先生的胳臂。老商人不由得高高地撅起了嘴唇，这是他特有的动作。

“我同德·索迈尔维先生很熟，”鸽子继续说，“最近半个月，他每晚到我家里作客，大家都喜欢他。他把一切痛苦都告诉了我，而且请我为他作说客。今天早上我听说他爱上了奥古斯婷，他会娶她的。呀！堂姐，不要这样摇头拒绝吧！要晓得他就要被封为男爵了，皇上刚刚在沙龙里亲自封他为荣誉勋位团骑士。罗甘已被聘作他的公证人，知道他的财产状况。德·索迈尔维先生有地产，享有一万二千利勿尔② 的年金。你们知道吗？做他那种人的岳父是可以得到相当地位的，比方做一个区长之类，你们不是亲眼看到杜蓬先生被封为伯爵和上议员，只因为他以区长资格祝贺皇上进入维也纳吗？啊！这门亲事一定能成功。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我喜欢。他对奥古斯婷的所作所为，只有从小说里才看得见。奥古斯婷，我的小宝贝，你会幸福的，谁都要羡慕你呢！我家里晚会的客人中，有一个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她是疯狂地崇拜德·索迈

① 《基督教真谛》，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名著。

② 利勿尔，法国古币名，后为法郎所代替。一万二千利勿尔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尔维先生的。有些嚼舌头的人说她是为了他才到我家里来，好象一个过去的公爵夫人不应该到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上等市民舍弗赖家里来似的。——奥古斯婷，”罗甘太太略为停顿之后接着说，“我看见过那画像了。天啊！多么美！你知道王上也要看这幅画了吗？王上笑着对副帅说，如果各国的君王到他的宫廷来的时候，宫廷里的贵妇都这样美，欧洲的和平就可以维持下去了。这岂不是最佳妙的赞美之词吗？”

这一天开始时的暴风雨，结果就象大自然中的暴风雨一样，最后带来了平静和晴朗的天气。罗甘太太吹得天花乱坠，纪尧姆夫妇的心肠虽硬，却经不起罗甘太太不断的和全面的进攻，终于让罗甘太太命中了某一处要害。在这个奇异的时代，商界和金融界流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习气，喜欢和一些大官僚攀亲，这种风气使拿破仑的许多将军大得其利。纪尧姆先生与众不同，他坚决反对这种可鄙的风气。他最赞赏的公理是：一个女子如果要幸福，必须与同一阶层的男人结婚；一个向上爬的人迟早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爱情很难抵得住家务的烦恼，必须一方具有极坚强的品质，夫妻才能幸福；夫妻间首要的是彼此理解，因此夫妻的一方不能比他方懂得更多的东西；一个懂得希腊文的丈夫配上一个懂得拉丁文的妻子就有饿死的危险。他自己创造了这类格言。他把这一类婚姻比作从前丝和羊毛混合起来的一种织物，结果羊毛总是被丝割断。可是，任何一个人都有虚荣心，纪尧姆先生虽然是猫打球商店的精明强干的舵手，终于也在罗甘太太的花言巧语进攻之下屈服了。严厉的纪尧姆太太更是头一个表示她认为

她女儿的恋爱从某些方面看来，确有正当理由可以不受前述格言的限制，而且她还认为可以在家里接待德·索迈尔维先生，以便严格地观察他一下。

老商人去找约瑟夫·勒巴，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下午六点半钟，饭厅的玻璃屋顶下面聚集了几对男女：一对是罗甘先生和夫人；一对是青年画家和标致的奥古斯婷；一对是很驯服地接受自己命运的约瑟夫·勒巴和偏头痛已经止住的维吉妮小姐。整个饭厅由于画家的在场而显得更加光辉。纪尧姆夫妇从中看出两个女儿的终身都有了着落，而且猫打球商店的前途也交在了有才干的人手中。晚餐将近终了，上末一道点心的时候，他们的快乐更达到了顶点，因为泰奥多尔把那幅著名的室景赠送给他们；那幅画绘出了老店的内景，在这里他们曾经度过多少幸福的日子，而这幅图画就是他们上次到沙龙去看而未看到的。

“这可真是太不敢当了！”纪尧姆高声说，“人家为着这东西肯出三万法郎哩！”

“看哪，我帽子上的花边也画出来了！”纪尧姆太太说。

“还有这些摊开的呢绒，简直象真的一样，”勒巴也插上一句，“好象可以用手去拿起来。”

“服饰和衣料画起来总是很好看的，”画家回答，“如果我们这些现代画家在描绘衣饰方面能够达到古典画家的成就，那就是天大的幸事。”

“您对服饰和衣料感兴趣吗？”纪尧姆先生嚷起来，“好呀！来握握手，年轻的朋友！既然您看得起做买卖的，我们就能够

谈得拢了。何况做买卖的有什么地方该受人轻视呢？我们这个世界还是从做买卖开始的呢！亚当不是为一个苹果把伊甸乐园卖掉了吗？说起来这还不是一桩很上算的买卖哩！”

老商人乘着酒兴，一边说，一边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他很慷慨地开了香槟酒，让大家喝，他自己也灌了好几杯。青年画家被爱情迷糊了眼睛，竟觉得他未来的岳父母非常可爱。因此他也说些趣味高雅的笑话来讨他们欢喜，结果大家对画家的印象都很好。到了深夜，照纪尧姆先生的说法，“摆满富丽堂皇的家具”的客厅里已经人去楼空，纪尧姆太太忙着从桌子走向壁炉，从烛台走向灯架，匆匆忙忙地到处把蜡烛吹灭。纪尧姆先生把奥古斯婷拉到自己身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向她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亲爱的孩子，既然你愿意，就嫁给你的索迈尔维吧；我让你用你幸福的资本来作一次冒险。至于我，在好好的一块布上东涂西抹就能赚三万法郎，这三万法郎是骗不了我的。来得快的钱，去得也快。今晚上我不是听见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后生说：钱之所以是圆的，为的就是滚动吗？对于浪费的人，钱固然是圆的；可是，对于节俭的人，钱是扁平的，是可以一块一块地摞起来的。我的孩子，这漂亮后生不是说要送你马车和钻戒吗？他有钱，他把钱花在你身上，bene sit①！这与我不相干。可是我不愿意把我给你的钱，那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浪费在漂亮的大马车和不三不四的装饰品上。凡是乱花钱的人，永远不会富有。靠你那一万埃

① 拉丁文：但愿如此，很好。

居的嫁妆，那是不够把整个巴黎买下来的。你如果想等我以后再给你几十万法郎，他妈的，那算是白等，我要使你等待的时间愈长愈好！所以我刚才把你的未婚夫拉到一边，我说服他在结婚以后采取夫妻财产分理制，象我这种曾经使勒科克破产的人办这一点事情还不容易吗！我要监督他写下契约，把答应送给你的东西都写上。好了，就这样吧，我的孩子，我在等着做外祖父咧！我要在目前就照顾我的孙儿孙女咧！你必须向我发誓，以后凡是牵涉到金钱的事情，如果没征求我的意见，你绝不可签名；如果我跟着舍弗赖老爹到天上去得太早，你必须发誓先来征求你姐夫勒巴的意见，孩子，答应我！”

“爸爸，我向您发誓，一定照您的话去做。”

听见女儿用温柔的嗓音说出这几句话，老人在她的双颊上各亲了一个吻。这天晚上，两对恋人睡得几乎和纪尧姆夫妇一样甜蜜。

这个值得纪念的星期日过去以后几个月，有一天，圣勒教堂里有两场迥然不同的婚礼在同时举行。一是奥古斯婷和泰奥多尔，他们浑身放射着幸福的光辉，眼中充满爱情，打扮得漂亮时髦，一辆华丽的马车在等待他们。维吉妮和家里人一起乘坐一辆体面的出租马车来，她挽着父亲的胳膊，打扮得很朴素，谦逊地跟在她妹妹的后面，好象是配合这场面的不可缺少的影子。纪尧姆先生费尽了气力才得到教堂的同意，使维吉妮比奥古斯婷先举行婚礼，可是他看见教堂里上上下下的僧侣总是向最时髦漂亮的新娘说话时，又感到非常

气愤。他听见几个邻人特别赞美维吉妮的见识，说她的婚姻基础最牢固，而且忠于这一地区的传统。出于嫉妒，他们讥讽奥古斯婷，因为她嫁给一个画家，而且这画家又是贵族；他们带着恐惧的口吻说，如果纪尧姆这一家有向上爬的野心，那么呢绒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一个做扇子买卖的老商人还说：奥古斯婷过不了多少日子就要被这个"败家子"的丈夫弄穷了。纪尧姆老头听了，不由得 in petto① 称赞自己在夫妻财产契约问题上的小心谨慎。晚间，举行了一场豪华的舞会，随后又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宴，这种丰盛的晚宴在我们这一代已经逐渐罕见了。舞会和晚宴都在鸽子街纪尧姆夫妇的公馆里举行。宴会完毕以后，纪尧姆夫妇就住在公馆里，勒巴先生和夫人乘着他们的出租马车仍旧回到圣德尼街的老宅子里，继续主持猫打球商店的店务；至于陶醉在幸福中的画家，一直把他亲爱的奥古斯婷用臂膀拥抱着，他们的双人马车刚在三兄弟街停下，他就急匆匆地将她抱起来，一直把她抱进他那被艺术所美化了的房间。泰奥多尔热烈的爱情吞噬了这一对新婚夫妇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光，他们头上蔚蓝色的天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点点乌云。对于这对恋人，再也没有比生活更轻松愉快的事情了。每天，泰奥多尔总想出一些令人快活的新花样；他通过那种懒洋洋的休息，使他们的心灵升华到陶醉的境界，仿佛忘却了肉体的结合，他喜欢这样使激情不断变化多样。在幸福中的奥古斯婷

① 意大利文：暗中。

没有思索的能力．只顺着幸福漂流；她沉溺于婚姻所带来的、被准许的神圣爱情中，她还以为做得不够；她的天真质朴，使她不懂得半推半就的艺术，也不会象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姐那样撒娇，用巧妙的任性行为来驾驭丈夫；她爱得太强烈了，以致从不算计将来，也想象不到这样甜蜜的生活有一天会终止。她认为自己就代表丈夫的一切快乐，她觉得很幸福，她相信这种不可磨灭的爱情将永远是她最美丽的珠宝，就象她对丈夫的忠心和服从将是一种永恒的魅力一样。总之，爱情的幸福使她出落得更加美丽，于是就使她产生一种骄傲的思想，以为自己永远控制得住一个象德·索迈尔维那样容易燃起热情的男子。因此她作了妇人，除了给她带来爱情的知识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其他的知识。生活在这幸福之中，她依然是那个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圣德尼街的无知少女，从来不考虑在她现在的生活环境里应该学习些什么礼貌、什么知识和怎样的谈吐。她的话语是爱情的话语，尽管她在言语中表现出一种机智和细腻，可是她的谈吐只是一般妇女深深钟情时的谈吐。有时奥古斯婷偶尔露出一些和泰奥多尔趣味不同的意见时，泰奥多尔就取笑她，就象我们取笑一个初学我国语言的外国人说错了话一般；可是，如果这种错误坚持不改的话，最后就会使人厌倦。因此，无论爱情如何炽热，在这个可爱的年头很快就要过去的时候，一天早上，索迈尔维突然觉得他需要回到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上去。而且他的太太也怀孕了。于是他就重新和朋友们来往。当年轻的母亲辛辛苦苦地抚养第一个孩子的第一年，他大概也还努力工作；然而，有时他也回到社

巴

交界里散散心。他最愿意去的是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家，这位公爵夫人终于把这位著名的艺术家招引到她家里了。当奥古斯婷身体恢复，已经不受乳儿的羁绊而能够出外走动的时候，泰奥多尔受虚荣心的驱使，想将他美丽的太太带到交际场中，使人羡慕，使人嫉妒。于是在各家客厅里走动，依靠丈夫的名声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惹起妇女们的嫉妒，又成为奥古斯婷新的愉快生活；不过，这已经是她的婚姻幸福的回光返照。她已经开始伤害她丈夫的虚荣心了：不管如何努力，她时常暴露出她的无知、言语的粗鄙和思想的狭隘。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中，索迈尔维的性格屈服在爱情最初的热情下面，一度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现在随着占有的人儿已经不那么青春年少，又慢慢地回到老路上去。诗歌、绘画和令人陶醉的幻想在高尚的心灵中享有无上的权威。在这两年中，这些需要在泰奥多尔的雄心中并非没有得到满足，只不过是找到了新的养料而已。等到画家走遍了爱的原野，象儿童一样贪婪地采摘了无数的玫瑰花和矢车菊，以致他的双手都拿不下时，情形就不同了。有时画家把他的最佳作品的草图给他太太欣赏，他的太太只喊了一声："这真美！"活象是纪尧姆老头所能讲的。这种毫无热诚的赞美，并非出自内心的感受，却只是出于对爱人的信心。奥古斯婷认为爱人的注视胜过最美的绘画。她体验过的最崇高的东西，便是崇高的爱情。最后，泰奥多尔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而残酷的现实，就是他的妻子对诗情画意并不敏感，她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她不了解他的豪放的性格，她和他的趣味不同，她不能和他一起快活，一起悲哀；她脚踏实

地在现实世界里行走，而他却昂首于青天之外。普通的人是不能体会到泰奥多尔这种重又产生的痛苦的：由于他和奥古斯婷被最亲密的感情结合着，不得不时时抑制他所最珍惜的思想的发展，不得不将灵感迫使他创造的形象化为乌有。对于他，这种痛苦更加残酷，因为夫妻爱情的基本法则命令他们永远彼此不相瞒，永远使他们所想的和所爱的混为一体，如水乳交融一般。违背了自然的意志不能不受惩罚，正如生存的需要是一种社会的自然一样，自然是无法改变的。索迈尔维于是躲进了他和平幽静的画室。他希望他的妻子多和一般艺术家接触，认为这样也许可以培养她，使潜伏在她心灵中的高级智慧的胚芽能够发展起来。有几位高明的思想家认为这种胚芽是先天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的。可是奥古斯婷过于虔信宗教，画家们的谈吐使她感到恐惧。泰奥多尔第一次宴请许多画家时，她听见一个年轻的画家用孩子气的轻佻口吻说了一句俏皮话："可是，太太，您所说的天堂不会比拉斐尔的《耶稣变容图》更美吧？而我把这幅画都看厌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句玩笑，没有任何反宗教的意味。

奥古斯婷分辨不出那种口吻，便对这个风趣的小团体采取了小心提防的态度，画家们都感觉出她妨碍了他们。受到妨碍的艺术家们是无情的，他们或者躲开，或者肆意嘲弄。纪尧姆太太除有其他种种可笑之处外，还有就是过分强调她自认为是已婚妇女应有的那种尊严。奥古斯婷在这方面虽说时常嘲笑她母亲，然而自己也免不了受母亲的影响，有些地方显得过分古板。这些正经女人难免会有的过度的贞洁感，便被

画家们用作铅笔讽刺画的资料；这是些谑而不虐的嘲讽，泰奥多尔不能因此而发怒。即使这些玩笑更凶狠一点，也不过是朋友们对他的报复行为。可是他是个极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不能没有反应。因此在不知不觉间他对妻子冷淡起来，而且冷淡的程度只会逐渐加深。要达到婚姻的幸福，必须攀登一座高山，山上狭窄的平地紧挨着背面陡而滑的高坡，目前泰奥多尔的爱情正从峭岩上滑跌下来。他认为自己对妻子所采取的古怪态度是对的，因为这是她不能领会他的心情的结果；他认为，对于她不能理解的某些思想和在市民阶层良心法庭上难以辩解的行为，可以问心无愧地对她隐瞒。于是奥古斯婷只好默默地忍受凄凉的痛苦。这些不暴露在外的情感在他们夫妇之间垂下一道日益加厚的帷幕。虽然泰奥多尔对他的妻子并不缺少关切和殷勤，可是以前他是将自己精神上的财富和最优美的言语举动全部献给奥古斯婷的，现在却留给外人了，奥古斯婷看到这种景象就禁不住发起抖来。不久，她不得不相信外界那种认为男子的爱情不能持久的论调。她并不埋怨，只是她的态度等于谴责。结婚三年以后，这个年轻而漂亮的少妇，过去坐在华丽的马车里那样神采奕奕，生活在光荣和富有的圈子里，曾经引起过多少无知的、不能正确估价生活状况的人的妒羡，现在却落在绝顶的凄凉和痛苦中；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她呆呆地沉思，把过去和现在作比较；不幸向她展示了人生经验的最初几课。她决定勇敢地坚守妻子的本分，希望这样高尚的行为迟早可以使丈夫回心转意。可惜结果并非如此。有时索迈尔维工作劳累，从画室中走出来休息，奥古

斯婷来不及藏起手中的活计，让索迈尔维看见她很小家子气地在缀补夫家和她自己的衣服。她很慷慨地把自己的金钱供给她的丈夫任意挥霍，从来不发怨言，可是她却竭力为她亲爱的泰奥多尔保存财产，她自己总是非常俭省，在治理家务中也尽量节约。可惜这种作风同艺术家们大大咧咧的性格丝毫不能相容：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生涯终了的时候，已经充分地享受了人生，以致他们从来不去追查使得他们倾家荡产的原因。他们的蜜月的灿烂光辉黯淡下去，逐渐使他们处于无边的黑暗之中。这颜色一步步黯淡下去的全过程，自然也无需多叙了。哀愁中的奥古斯婷听见她的丈夫用热烈的口吻谈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已为时很久，一天晚上，一位女友给了她一些既似好心又象恶意的忠告，告诉她，索迈尔维和这位闻名宫廷的美妇人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奥古斯婷只有二十一岁，充满着青春和艳丽的光辉，丈夫却为了一个年已三十六岁的妇人背叛了她。置身于上流社会及其宴会中，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自觉不幸到了极点，所有的宴会在她心目中只是一片荒凉；她真不懂以前她怎么能够使人崇拜她和忌妒她。她脸上的表情变了：忧郁使她有了一种忍耐的温柔和哀怨的苍白。不久她就被最俊俏的男子们所追求，但她始终贞洁自守。倒是她丈夫有时露出几句轻蔑她的话，使她失望到了极点。命中注定的一线光芒使她慢慢地觉悟到：她所受的庸俗教育，使她和丈夫之间缺少共同语言，阻碍了他们两个心灵的完全结合。她爱泰奥多尔，她不怪他，她只怪她自己。她流下无数血泪，她后悔莫及地承认人世间有质地不同的心灵的错误结合，正

如有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生活习惯的人的错误结合一样。想起新婚时的幸福生活，她更意识到逝去的幸福是何等重大。她在内心说服自己：在这段时期中能够收获这许多欢愉，这就等于整个的一生，以后的日子就只能用不幸来抵偿了。然而她爱得太真诚，她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她勇敢地在二十一岁的年龄重新开始学习，希望提高自己的心灵，至少要配得上她所敬爱的心灵。

"虽然我不是诗人，"她想，"至少我要懂得诗歌。"

就象所有恋爱中的妇女都具有极大的决心和毅力一样，德·索迈尔维太太也抱定决心，运用全部精力来改变自己的性格、举动和生活习惯。她贪婪地念了许多书，鼓起勇气来学习，然而种种努力的结果，只不过减轻了她的无知的程度。潇洒的风度和优雅的谈吐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从摇篮时期起就开始教育培养出来的。她能够理解和欣赏音乐，可是不能够很有韵味地唱一支歌。她看得懂文学，也理解诗歌的美，可是要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修养，则为时已经太晚，她的不听指挥的记忆力不许她这样做。她在交际场中能够愉快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可是她自己说不出一句出色的话来。她的宗教观念和童年所沾染的偏见，妨碍她的智慧彻底解放。最后，泰奥多尔的心中还对她有极深的成见，这是她所不能战胜的。每逢有人赞美他的太太时，这位艺术家总是讥笑这些人，他这样做是有一定根据的：他在太太面前有极大的威力，以致奥古斯婷看见他或者单独和他在一起，就浑身哆嗦起来。她愈想讨好她的丈夫，就愈加手忙脚乱，她感到自己的聪明和学识都在

这种心理状态中化为乌有了。甚至奥古斯婷对丈夫的忠实也使她不忠实的丈夫讨厌，他硬说她的贞洁是缺乏感情的表现，仿佛要鼓励她去犯过失。奥古斯婷为了讨他欢喜，不得不放弃理智，屈从于丈夫那些放浪而疯狂的举动，尽量设法满足丈夫由虚荣心而产生的自私；然而她的牺牲得不到报偿。也许他们两人错过了心灵能够相互了解的时机。有一天，奥古斯婷脆弱的心灵受到极严重的打击，使他们双方的感情似乎要从此破裂。她一个人躲起来。然后她很自然地想到：回娘家去找安慰和讨主意。

于是一天清晨，她朝着那所消磨了她的童年的、平凡寂静而且外表滑稽可笑的老宅子走去。重又看见那扇十字窗，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有一天她不就是从这个窗口里送给他第一个飞吻吗？而今他在她的生命里所给她的光荣正和痛苦一样多。老宅子里一切都没有改变，呢绒生意正在欣欣向荣。奥古斯婷的姐姐在古老的柜台上占据着往日她母亲的位置。忧愁的少妇碰到了她的姐夫，他耳朵后面夹着羽毛笔，忙得连奥古斯婷的话也没有好好地听。周围正在进行伟大的总盘点工作，因此他对奥古斯婷道了一个歉就走开了。维吉妮用相当冷淡的态度接待她的妹妹，因为声势显赫、坐着华贵马车的奥古斯婷从来只是顺道来看她的姐姐，维吉妮对她有点怀恨在心。这一次看见奥古斯婷大清早就到来，谨慎的勒巴夫人认为一定是为了钱的缘故，说话就特别小心起来，奥古斯婷猜到她的用意，不由得微笑了几次。画家的夫人觉得除了帽子上的花边以外，她的姐姐完全和她母亲一模一样，确乎是能保持

猫打球商店的古老荣誉的继承人。午餐的时候，奥古斯婷发觉有些老规矩改变了：学徒们不必在吃餐末甜食的时候离开餐桌，他们可以继续留下，而且参加饭后的闲谈；菜肴非常丰富，证明这家人家的享用很富足，可是并不奢华。这些改变都应该归功于约瑟夫·勒巴的通达情理。奥古斯婷又看见一些法兰西剧院的包厢戏票，她想起来的确每隔些日子就在这所剧院里遇见她的姐姐。勒巴太太的肩上披着一条华贵的开司米披肩，这条披肩质地精美，说明她的丈夫是怎样慷慨地照顾她。总之，这一对夫妇是随着时代前进了。奥古斯婷在店里消磨了大半天光阴，她觉得这对搭配得非常适当的夫妇正在享受平等的幸福，这种幸福虽然没有高度的欢愉，可是也不受暴风雨的袭击，她深深地感动了。维吉妮夫妇把生活当作经营企业，首要的任务是把买卖作好。她的丈夫对她并没有很热烈的爱情，她就用尽方法使他产生爱情。因此在不知不觉间约瑟夫·勒巴也对维吉妮产生了敬爱，这种幸福由于孕育时间很长，所以也最能持久。在奥古斯婷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苦情的时候，她的姐姐根据圣德尼街的道德观念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奥古斯婷不得不耐心听着。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约瑟夫·勒巴说，“最要紧的是给妹妹一些有用的主意。”

于是精明的约瑟夫就冗长地对奥古斯婷分析，法律上和道德上有些什么根据可以帮助她脱离苦境；他简直把一项项的理由编了号，依照效用的大小把它们分类，就象为质量不同的商品分类一样，然后他把各种方法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权衡

它们的利害轻重，最后强调只有采取最激烈的办法，才对奥古斯婷有好处。然而奥古斯婷心中还潜藏着对丈夫的爱情，她一听到约瑟夫·勒巴说起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时候，潜伏着的爱情就以全部力量抬起头来，使她无法接受约瑟夫的意见。她向他们道过谢，就告辞回家，比未去请教他们以前更加拿不定主意。于是她又大着胆子到鸽子街她父母所住的古老公馆去，想将自己的痛苦告诉他们，她好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乱投药石，连老太婆的偏方也想尝试一下。两个老人用非常真挚的热爱接待奥古斯婷，使她深受感动。这一访问给他们带来了消闲解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份财宝。四年以来，他们好象一些没有目的地、也没有指南针的航海者一样在生活中前进。他们总是坐在火炉旁边，相互叙述限价时代的艰难，以及他们从前怎样购进呢绒，他们怎样避免破产，而勒科克又是怎样破产的；尤其是最末一件事更为他们所津津乐道，因为这是纪尧姆老爹的马朗戈战役①。等到他们讲完了这些古老的诉讼案以后，他们又重温旧梦，谈到最赚钱的那几次总盘点，以及圣德尼街的掌故，等等。下午两点钟，纪尧姆老爹跑到猫打球商店去视察一下；在归途中，他在每一家商店前面停下来，这些商店以前都是他的竞争者，现在却换了一些年轻的店主，他们都想拉拢老商人给他们一些带投机性的贴现，纪尧姆依照自己的习惯，总是不会断然加以拒绝。两匹诺曼底的良马在公馆的马厩里几乎要胖死，因为纪尧姆太太

① 马朗戈是意大利的一个小村，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曾在此大破奥军。这里的意思是说：勒科克的破产是纪尧姆的大胜利。

只是在星期日才使用马匹拉她到教堂去参加大礼弥撒。这对可敬的夫妇每星期宴请宾客三次。由于她女婿索迈尔维的力量，纪尧姆老爹已被任命为军队服装谘询委员会的委员。纪尧姆太太自从看见丈夫做了这么大的官，就决心要炫耀一下：他们每一个房间里都堆满了金的和银的装饰品，到处摆设着的都是些俗气而值钱的家具，使一个即使是很简单的房间看起来也象一所圣堂。在整个公馆里，每一件零碎东西都体现出节俭和浪费的斗争，好象纪尧姆先生连购买一只烛台也要存一笔钱进去似的。屋子里陈列的东西这么多，可以比得上一个百货商场，同时也说明了纪尧姆夫妇生活的悠闲。在这个商场中，索迈尔维的那幅著名绘画占据了最高贵的地位，纪尧姆夫妇每天要戴上眼镜把它瞧个十遍二十遍，这幅画保存着他们过去忙碌而有趣的生活景象，是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在这所公馆和所有的房间里，散发着衰老和庸俗的气息，纪尧姆夫妇好象远离了人群和人生所不可少的那些思想活动，搁浅在黄金的礁石上，这一景象使奥古斯婷极为惊异；她现在所看到的是这幅画的第二部，前半部是在约瑟夫·勒巴那里所看到的，这就是忙忙碌碌然而毫无作为的人生图景，机械地和本能地生活着，象海狸①一样。于是奥古斯婷对自己的痛苦感到莫名的骄傲，因为这些痛苦的来源是十八个月的幸福，这些幸福在她看来抵得上一千个空虚的人生，她最怕这种空虚的人生。然而她在父母面前并没有流露出这种刻薄的思想，

① 海狸产于欧洲和北美洲，善于凭本能用泥土和木头建造一间同小屋模样的巢穴。

而是将自己所获得的新的风韵和娇媚尽量在双亲面前施展出来，使他们很愿意倾听她诉说家庭的苦情。老人总是喜欢人家把心事告诉他们的。纪尧姆太太觉得奥古斯婷所过的是一种神话式的生活，她于是盘根究底地把一切生活细节都查问清楚。她曾经一再开始读拉翁唐男爵的《北美游记》①，可是一直没有看完，现在她觉得女儿所说的事情比那本书里描写的加拿大野人的生活更加稀奇。

"怎么，我的孩子，你的丈夫和一些裸体女人一起关上房门躲在房间里，而你竟然这么天真地相信他在绘画吗？"

老祖母喊出这几句话之后，就把眼镜放在活计上，抖动了一下她的围裙，合拢着双手，把手搁在被她心爱的脚炉垫得高高的膝盖上。

"妈，所有的画家都需要有模特儿的。"

"他向你求婚的时候，倒把这些事情瞒得紧紧的。如果我早知道，我绝对不让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干这种职业的人。宗教是禁止这些卑鄙行为的，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你说他在晚上几点钟回家呀？"

"大概在一点钟或者两点钟……"

一对老夫妇异常惊愕地我看着你，你看着我。

"难道他赌钱吗？"纪尧姆先生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赌徒才这么晚回家。"

---

① 拉翁唐男爵（1666—1715），法国军人，于一六八三至一六九一年游历加拿大，写了一本《北美游记》，一七〇三年在海牙出版，并一再重印。

奥古斯婷撅了撅嘴，否定了她父亲的恶意猜测。

“你每天晚上一定等得很苦吧，”纪尧姆太太说，“不，你一定先睡了，是吗？等他赌输了钱回来，这个恶魔一定会把你吵醒的。”

“不，妈，有时他回来的时候非常快活。在天气好的时候，他时常向我提议：叫我从床上爬起来，和他一起到树林里去。”

“到树林里去，在这种时候？难道你住的地方这么狭小，他的卧房，他的大小客厅，他还嫌不够，非要跑到……？这个坏蛋向你提出这些建议一定是想叫你受寒。他想把你扔掉咧！有谁看见过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晚上象狼精①那样到处乱跑吗？”

“妈，那你是不懂，他需要刺激来发展他的天才，他最爱那些景象……”

“干仗？我正要和他干仗②呢！”纪尧姆太太打断她女儿的话头叫嚷起来，“对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够客客气气？首先，我就不喜欢他单喝清水，这是不卫生的。为什么他看见女人吃东西就觉得讨厌呢？多怪的脾气！简直是一个疯子。你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事。一个汉子不可能一声不响就离开家里，一直过了十天才回来。他对你说是到迪耶

① 中国民间传说中有狐狸精，法国有狼精(Loup—garou)，不过狐狸精是狐狸变人，狼精却是人变狼。

② 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法文scène，本义是舞台、舞台艺术，亦有景象、场次之意，民间常用此词表示“吵架”、“干仗”（类似汉语中的俏皮话：“唱了一台好戏”）。奥古斯婷提到“景象”，纪尧姆太太接口把 scène 一词用在“吵架”的涵义上。

普[1]海边去画海？海有什么好画的？他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奥古斯婷正想开口为她丈夫辩护，纪尧姆太太做了一个禁止她开口的手势，旧习惯的残余使奥古斯婷不得不服从，纪尧姆太太用冷酷的口吻高声说：

“够了，够了，不要再对我提起这家伙了。他除了到教堂偷看你和同你结婚之外，从来也不踏进教堂一步。不信宗教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你看纪尧姆有什么事情瞒过我吗？他会接连三天不对我说一句话，后来却又象一只独眼喜鹊那样，吱哩喳啦地废话连篇吗？”

“我亲爱的妈妈，请你不要过分严格地批评那些高超的人。如果他们的想法都和其他的人一样，那么他们就不能被称为天才了。”

“好呀，让这些天才躲在家里不要结婚吧。怎么！一个天才使他的妻子痛苦，难道因为他有天才，就应该认为这也是一件好事吗？天才，天才！象他那样整天说黑道白，专门打断人家的话头，在家吆五喝六，永远不让你知道拿什么主意好，强迫妻子跟着他，他喜则喜，他悲则悲，这些都算有天才么？”

“可是，妈，这些想象力的真正意义是……”

“什么叫这些想象力？”纪尧姆太太再一次打断她女儿的话头。“他倒真会胡思乱想哩！一个人没问过医生，就突然间象疯子般只吃蔬菜，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出于宗教信仰，吃素还有点好处，可是他象一个新教徒，一点宗教信仰也

---

① 迪耶普，法国塞纳滨海省的城市，面对英伦海峡，是避暑胜地。

没有。有谁看见过象他那样爱马甚于爱自己的邻人的？有谁象他那样把头发烫得弯弯的象个异教徒？有谁把塑像藏在纱罗下面？有谁象他那样白天关上窗门，点着灯来工作？哼！让我说，如果他不是出奇的不道德，他真够格关进疯人院里。去请教洛罗先生吧，他是圣絮尔皮斯教堂的神甫，问问他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他一定会告诉你，说你丈夫的行为不象一个基督徒……。”

“呀！妈！你难道相信……”

“是的，我相信！你爱过他，你看不见这一切。可是我，在他结婚初期，我记得在爱丽舍田园大道① 遇见过他，他骑着马。你猜怎么着？他一忽儿飞快地放马奔驰，一忽儿勒紧了马儿慢慢地走，我当时就想：‘这是个没有主意的人！’”

“呀！”纪尧姆先生搓着两只手高声说，“你和这古怪的家伙结婚时，我教你采用夫妻财产分理制，我做得可真对呀！”

当奥古斯婷不小心地把丈夫使她受的真正委屈说出来时，两个老人都气愤得说不出话来。不多一会儿，纪尧姆太太就提到离婚两个字。听到离婚，闲着没事的商人象突然间觉醒起来。一来他很爱他的女儿，二来打官司可以使他的无聊生活增加刺激，纪尧姆老爹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他带头提出离婚要求，布置行动步骤，几乎要出庭辩护；他主动提出为他的女儿负担一切诉讼费用，他自告奋勇要去找法官，找

---

① 爱丽舍田园大道（又译香榭丽舍大道），巴黎著名的散步、驰马的场所，爱丽舍宫的所在地。

诉讼代理人，请律师，他简直要撼天动地。德·索迈尔维夫人害怕死了，她连忙拒绝了父亲的建议，说她自己情愿忍受十倍的不幸，也不想离开她的丈夫，随后她就绝口不谈自己的烦恼了。两个老人尽量安慰她，想用各种爱抚来抵偿她所受的委屈，然而丝毫没有用处，奥古斯婷辞别她的双亲，她觉得要使智慧平庸的人正确地判断那些高超的人是不可能的事。她现在懂得了一个女人应该瞒住自己的不幸，连父母也不要告诉，因为这些不幸是很难得到同情的。上层社会的风暴和痛苦，只有那些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高贵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在一切事情上，只有和我们同等的人才能评判我们。

可怜的奥古斯婷回到冷清清的家里，痛苦地思前想后。学习对于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学习也未能挽回丈夫的心。她找到了这些如火的心灵的秘密，可是她却没有这种本领；她费尽气力分担他们的痛苦，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快乐。她早已厌恶社交，在她看来，社交在激情面前十分卑下和渺小。无论如何，她的一生是白过了。一天晚上，一个突如其来的思想向她袭来，宛如一道自天而降的光芒照射着她阴沉的痛苦。这种思想只有在象她那样纯洁而善良的心灵里才会产生：她决心去会见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目的并不是要向她讨回丈夫的心，而是想向她学习勾引她丈夫的技巧；同时也想使这位骄傲的时髦女人对其男友的子女的母亲产生同情；她想感化她，使她帮助自己获得未来的幸福，正如造成自己现在的不幸一样。于是有一天，羞怯的奥古斯婷居然鼓起一阵非凡的勇气，乘上马车，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出发，想直入这位

时髦女人的小客厅，在下午两点钟以前，公爵夫人是不见客的。德·索迈尔维夫人还未见过圣日耳曼区那些古老而豪华的巨邸。当她走过富丽堂皇的接待室，登上宽阔的楼梯，进入在严冬中仍然摆设着鲜花，布置得气象万千的大客厅时，奥古斯婷的心痛苦地抽紧了；客厅的装饰表现出女主人是自小在富贵丛中长大，或者过惯贵族生活的人。奥古斯婷妒忌这种她自己从来梦想不到的风雅和华丽的布置，她感到气魄雄伟的气氛，她明白了为什么这所房屋对她丈夫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当她走进公爵夫人的小套间时，她不单妒忌，而且感到绝望，里面的家具和所陈设的毡绒和布帛的奢华，使她敬佩不已。在这里，凌乱也成为一种美，豪华的气象好象对金钱表示轻蔑。一种好闻而不刺鼻的香气散布在这温馨的环境中。从窗外望出去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花园里绿树成荫，窗外的景致和房间里其余的陈设配合得非常协调。这里一切都非常诱人，丝毫没有市侩的气味。奥古斯婷坐在那里候见的客厅，更是女主人全部天才的代表作。奥古斯婷想从房间里散乱的物品中猜出她情敌的性格，然而无论凌乱或者整齐，其中总有些无法捉摸的东西。对于天真的奥古斯婷来说，这都是密码。她所能够肯定的，就是以女性而论，公爵夫人是一位高超的人物。于是奥古斯婷产生了一种悲痛的心理。

“唉！难道对于一个艺术家，”她想，“一颗单纯而充满爱情的心真的不能使他满足吗？难道为了使这些强大的心灵保持平衡，真的必须把它们和同样强大的女性心灵结合起来吗？如果我也和这个迷人的美人鱼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最

低限度在我们斗争的时候，我们的武器可以相等呀！[①]”

“我不见客！”

这句冷酷而简短的话，是隔壁小客厅里公爵夫人低声说出的，被奥古斯婷听见了，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可是这位太太就在外面，”贴身女佣回答。

“你真是疯了，那就请她进来吧。”公爵夫人的嗓音变得柔和了，改用了亲切而有礼貌的口吻。显然，她希望人家听见她这句话。

奥古斯婷很羞怯地向前走去。她瞧见在这间别致的小客厅深处，公爵夫人娇慵地躺在一张绿天鹅绒的无背长沙发上，一大幅黄色里子的白纱罗打着柔软的皱褶，在长沙发周围环绕成半圆形，她就躺在这个半圆形的中心。镀金的铜饰装点得十分艺术，在她头顶上形成一个华盖，公爵夫人在下面休息，看起来象是一尊古代雕像。深色的天鹅绒使她诱人的程度有增无减。一道朦胧的光线不象是光，而象是她的容光的反映，烘托着她的美。几朵罕见的鲜花在最名贵的塞夫勒瓷花瓶[②]里昂着头，发散着清香。惊异的奥古斯婷望着这些景象，轻轻地移步向前，她走得那么轻，以致公爵夫人不曾留意她已到来，使她得以窥见公爵夫人向旁边一个人使的眼色，这个人奥古斯婷还未看见，眼色的意思好象是：“留在这儿，你可以看见一个标致的女人，也可以使我在接见她时不致于过分沉闷。”

---

① 据希腊神话，海妖赛壬姊妹人首鱼身，美貌善歌，舟子循声前往，即触礁而亡。

② 塞夫勒，凡尔赛附近一地名，所产瓷器最为有名。

一看见奥古斯婷，公爵夫人就站起来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太太，我怎么能够有福气使您光临舍下？”她很娇媚地微笑着说。

“何必这么虚伪？”奥古斯婷心里想；但她嘴里没说什么，只是把头低了下来。

奥古斯婷默不作声是迫不得已的，她看见房间里有一个多余的第三者。这第三者是军队中一个最年轻、打扮最入时、身体最健美的上校。他的半平民式的服装使他潇洒的风度更突出地显现出来。他的脸充满了青春活力，而且极富于表情，黑玉般乌黑的唇髭尖尖地向两旁翘起，下颏长满了浓密的短须，两颊的髯须很小心地梳理过，加上一头蓬松而浓密的黑发，使他显得更加神采焕发。他在摆弄一条马鞭，露出轻松自在的神气，同他脸上洋洋得意的表情以及着意的修饰十分协调；穿在扣眼上的缎带① 漫不经心地打着结，他对于自己的漂亮，仿佛比对于自己的军人气概更感到自豪。奥古斯婷看见公爵夫人向那军官瞟了一眼，公爵夫人懂得了她的全部恳求。

“那么，再见吧，哀格勒蒙。我们在布洛涅森林② 再见。”

这几句话从美人鱼嘴里说出来，好象他们在奥古斯婷来到以前早已约好了似的；她同时还用威胁的眼光盯着青年军官，因为青年军官正在用钦羡的眼光注视那朵朴素的花儿，她

---

① 荣誉勋位勋章的获得者一般并不佩带勋章，只在左襟扣眼上结一段红色小缎带，作为表记．此种勋章于一八〇二年由拿破仑创立，用以奖励有卓著军功者。

② 布洛涅森林，巴黎著名的公园，是散步、骑马的场所。

和骄傲的公爵夫人正好构成鲜明的对照。那位花花公子于是一言不发地鞠了一躬，用长靴的后跟转了一个身，风度潇洒地走出了小客厅。这时候，奥古斯婷窥见她的情敌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眼光注视着走出去的漂亮军官，这种转瞬即逝的表情，任何女子都是熟悉的。奥古斯婷非常悲痛地想，这一次一定是白来了，这个虚伪做作的公爵夫人过分喜欢恭维，她的心一定是缺少同情和怜悯的。

"夫人，"奥古斯婷哽咽着说，"我此刻在您这儿的行为，您一定会觉得古怪；可是绝望使人作出疯狂的举动，也会取得别人的谅解。为什么泰奥多尔特别喜欢您这里，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为什么您能够使他这么崇拜您，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唉！我只要自我反省一下，就能够找到非常充分的理由。可是我热爱我的丈夫，太太。两年的眼泪并没有从我的心坎上洗去他的面影，虽然我已经失去了他的心。绝望使我疯狂，我竟起了和您较量一下的念头。现在我到您这儿来，就是要向您请教：我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战胜您本人。呀，夫人！"奥古斯婷热切地握住她情敌的手，公爵夫人则任凭她握着。"如果您能够帮助我赢回德·索迈尔维的——我不敢说是爱情，就说是他的友情吧，我将用千百倍的热诚为您向上天祈求幸福，象我过去为自己祈求幸福一样。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您身上。啊！请告诉我，您到底怎样得以获得他的欢心，使他忘记了我们结婚初期的那些……日子……"

说到这里，一阵控制不住的呜咽使奥古斯婷停了下来。她对自己的软弱感到又羞又恨，赶快用手帕掩住脸儿，眼泪把手

帕都浸湿了。

“您难道是一个小孩子吗？我亲爱的小美人儿！”公爵夫人说。眼前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景象把她迷惑住了，这个也许是全巴黎最贞洁的人儿对她的恭维感动了她，她把少妇的手帕拿过来，亲自为她揩拭眼泪，同时带着优雅的怜悯表情，嘴里喃喃地发出一些含糊的单音节的话来抚慰她。沉默了一分钟以后，那个时髦女人用自己的显得特别高贵和富有权威的双手，握住了可怜的奥古斯婷的两只标致的手，用温柔而亲切的口吻对她说：

“我给您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劝您不要这样哭泣：因为眼泪会使人变丑。对于这些会使人生病的各种忧虑，我们必须善于控制，因为爱情不会长久停留在痛苦的床上的。最初，淡淡的哀愁确能增加一种妩媚；可是，它最终会加深脸上的皱纹，毁灭一切容貌中最可爱的容貌。而且我们的专制魔王为了满足自尊心，也希望他们的奴隶经常露出快活的模样。”

“啊！夫人，关键并不是我感觉不出这一点。眼见一个以前充满爱情和欢乐的光辉的脸儿，一旦变得平板、晦暗、冷淡，怎能不感到痛苦万分呢？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控制我自己的心。”

“那就更糟了，亲爱的美人儿。但是，我相信我已经知道了您的全部心事。首先，您必须弄清楚一点：如果您的丈夫对您不忠实，我并不是他的同谋。我要他到我的客厅里来，我得承认，是出于自尊心的缘故：他是个著名的艺术家，而且不到任何人家里去。我已经太爱您了，我不愿将他为我所做的种种傻事全部告诉您。我只告诉您一件，因为这一件也许能够

帮助您使他回心转意，也可以帮助我惩罚他对我的狂妄态度。他迟早总会连累我的。亲爱的，我对上流社会太熟悉了，我可不愿意无条件地跟随一个那样有才能的人。您该明白：让这些人来追求我们是好的，可是如果和他们结婚，那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些女人，应该崇拜天才，应该把他们当作一出戏那样欣赏，可是千万不要和他们共同生活！呸！和天才一起生活，就等于不坐在包厢里欣赏那种人的歌剧，却跑到后台去看那布景的机关。可是对您来讲，不幸已经成为事实，我的可怜的孩子。那么，您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他的专横。"

"啊，夫人！在走进这房间，在看见您以前，我就发现了一些我从未意想到的技巧。"

"那么，您有空就来看我吧，过不了多少日子，您就能掌握这门学问虽小却相当重要的科学了。对于愚笨的人，外表就是生命的一半；而许多有天才的人，从这一方面来说，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天才，都是些笨伯。我敢打赌，您对于泰奥多尔，一定是百依百顺的，对么？"

"夫人，难道对于自己所爱的人，还能有办法拒绝他的要求吗？"

"可怜的孩子，我简直要佩服您的天真和不懂事了。要知道如果我们爱上一个男子，特别是这男子是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越爱得深，就越发不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热爱的程度。因为凡是爱得深的人，总是受制于对方，总是或迟或早要被对方所遗弃。谁要占上风，谁就应该……"

“怎么，夫人，难道一个人应当隐瞒欺骗，用心机，使巧计，虚伪做作，戴上假面具，而且还要永远这样做吗？啊！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活下去呀！难道您能够……”

她犹豫不决，说不下去了，公爵夫人微微一笑。

“亲爱的，”公爵夫人很严肃地说，“婚姻的幸福从来就是一种投机事业，一桩必须特别小心的买卖。如果我和您谈的是‘婚姻’，而您对我说的是‘爱情’，那我们用不着多久就谈不下去了。我告诉您吧，”她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继续说，“我曾经和当代的几个大人物接近，这些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凡是结了婚的，所娶的妻子都是毫不足道的女人。呃！就是这些女人统治着他们，象国王统治着我们一样，而且即使这些女人的丈夫不爱她们，至少也尊敬她们。我相当喜欢打听秘密，特别喜欢打听那些和我们有关的秘密，为的是想从这里找出谜底来。我的天使，这些平凡的女人有一种才干，她们善于分析丈夫的性格，她们不象您那样被丈夫的天才所吓倒，她们很乖巧地找出丈夫所欠缺的品质；也许她们本身具有这些品质，也许她们假装具有这些品质，她们把这些品质尽量在丈夫眼前显示出来，结果慑服了她们的丈夫。您必须懂得：这些似乎很高超的心灵，总有一线空隙可以供我们利用。只要下定收服他们的决心，始终不离开这个目标，将我们的一切行动、思想和风情都放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就能够收服这些狂放的心灵，而正因为这些天才的心思是变幻不定的，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影响他们。”

“噢，天呀！”少妇惊骇地叫起来，“原来这就是人生。这是

一场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还要经常占上风，采取攻势，"公爵夫人笑着接下去说，"我们的能力是虚假的。因此永远不要让一个男子看不起您；如果我们跌倒了，那就要用很卑鄙的手段才能爬起来。到这里来，"她加上一句，"我给您一个可以牵住您丈夫鼻子的方法。"

她微笑着站起来，带领这个学习驭夫术的天真的小学生穿过她小小的迷宫，到了一个可以通向客厅的暗梯旁边。公爵夫人一面打开门上的暗锁，一面站定，用一种无可比拟的精明和优雅的眼光朝奥古斯婷望着。

"瞧！我丈夫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很爱我，可是除非得到我的允许，他不敢从这道门里跑进来。他是惯于指挥千军万马的人，能够勇敢地冲锋陷阵，但在我面前……他害怕。"

奥古斯婷叹了一口气。她们到了一间布置华丽的画廊里，公爵夫人把画家太太带到泰奥多尔以前画的纪尧姆小姐的画像面前。看见自己的画像，奥古斯婷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

"我早知道它不在家里了，"她说，"可是……在这里！"

"亲爱的，我逼他把这幅画送来，无非是想看看一个天才到底能够愚蠢到什么地步。或迟或早我会把这幅画还给您的，因为我从未料到我能欣幸地既有临本，又有真迹。我们继续谈我们的，我会叫人把画送到您的马车里去。如果得到这件法宝，您还不能天长地久地控制住您的丈夫，那么您就不成其为一个女人，而且您受的委屈也是活该的了。"

奥古斯婷拿起公爵夫人的手亲吻，公爵夫人很亲热地把

她紧紧抱住，吻她，态度愈是亲热，第二天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这次会见对于一个不象奥古斯婷那样有坚强道德观念的女人，可能从此就使她断送了天真和纯洁；可是对于奥古斯婷，公爵夫人教导的秘诀可能很有用，同时也很有害，因为这些上流社会的虚伪哲学，与约瑟夫·勒巴的狭隘的理智，以及纪尧姆太太的庸俗见解一样，对奥古斯婷都已不适用了。这就是在人生中犯了最轻微的错误而陷入尴尬情形时所产生的奇特结果！奥古斯婷这时候好象阿尔卑斯山①上遇着雪崩的牧人，如果他稍有迟疑，或者听听同伴的呼救声，他就难免一死。在这种严重关头，心灵或者粉碎，或者硬化起来。

德·索迈尔维夫人回到自己家里，情绪的激动是无法描写的。她同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谈话的结果，在她的心里唤起许多互相矛盾的思想。她象寓言里的羊，当狼不在时，就充满了勇气。她给自己训话，定下非常完善的行动计划；她想出千百种撒娇献媚的策略；她要雄辩滔滔地对她丈夫说话；可是只有在远离丈夫的时候，她才能恢复女子固有的口才。而一想到丈夫的坚定明朗的目光，她就哆嗦起来了。她向仆人询问先生在不在家的时候，几乎声音也发不出来。知道他不回家吃晚饭，她觉得说不出的快活。她好象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在上诉，只要能够拖延一些时间，不管这时间多短，对于她就好象是整个一生。她把画像放在自己卧室里，然后提心吊胆地等待她的丈夫。她明确预感到，这一次的尝试将决定

① 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的山脉，其顶峰白山在法国境内，海拔4807公尺。

她的整个未来，以致她听见任何声音都会战栗，连室内座钟走动的声音似乎也因为向她报告时刻而增加她的恐怖。为了消磨时间，她想出种种花招。她加意修饰，将自己打扮成和画像里的模样一式一样。她懂得丈夫不安定的性格，便用灯光将房间照得格外明亮，她知道丈夫回家时一定会被好奇心驱使到她房间里来。午夜的钟声响了，突然听到马车夫的吆喝声，大门开了。画家的马车在寂静的院子里的石板路上滚动。

"房间里这么亮是什么意思？"泰奥多尔走进他太太的房间时，用快活的声调问。

奥古斯婷乖巧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跳上去搂住丈夫的脖子，把画像指给他看。画家顿时象一块石头似地呆住了，他的眼睛一忽儿望着奥古斯婷，一忽儿望着足以说明一切的画像。吓得半死的奥古斯婷偷偷地窥视她丈夫的前额，这个前额正在逐渐变化，变得非常可怕，一条条的皱纹多起来，象云层般凑拢；当她的丈夫用冒火的眼光和阴沉的声音质问她时，她觉得自己的血液已经在血管里凝固了。

"你从哪里找到这幅画的？"

"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还给我的。"

"是你向她讨的吗？"

"我根本不知道这幅画在她家里。"

这个天使温柔的声音，或者说富有魔力的悦耳的声音，也许可以感动一些杀人的生番，却不能感动一个虚荣心受到损害而恼火万分的艺术家。

"她就是这号人！"画家大发雷霆地叫嚷。"我要报复，"他

一面说一面大踏步走来走去,“我要使她丢尽脸面:我要画她,把她画成梅莎莉夜里从克劳德①的宫殿跑出来的样子。”

“泰奥多尔!……”奥古斯婷用半死不活的声音说。

“我要杀死她。”

“我的天!”

“她爱上了骑兵上校这小子,因为他骑马骑得好……”

“泰奥多尔!”

“呸! 不要管我!”画家用一种近乎吼叫的声音对妻子说。

这个丑恶的场面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因为到了后来,画家在盛怒中的言语行动,在一个不象奥古斯婷那样年轻的妇女看来,一定会以为他疯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纪尧姆太太突然来找她女儿,发觉她的女儿脸色苍白,双眼红肿,头发散乱,手里拿着一条浸透了泪水的手帕,呆呆地望着散落在地板上的撕得稀烂的一幅画的碎片,和被敲成一片片的一只巨大的金色画框的残骸。悲痛得几乎失去知觉的奥古斯婷,只用绝望的手势指了指地板上那堆凌乱的东西。

“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猫打球商店的王太后高声说,“画是画得真象,这是事实;可是我知道马路边有一个专门替人家画像的人,每画一幅只要五十个埃居。”

“唉! 妈!”

“可怜的孩子,你舍不得花钱吗? 你做得对!”纪尧姆太太

① 梅莎莉(15—48),罗马皇帝克劳德一世的第三个妻子,以奢侈放荡著名,终至被杀。

根本误解了奥古斯婷望她一眼的意思。“算了，孩子，世界上只有母亲最爱你。我的宝贝，我一切都猜出来了；把你的委屈告诉我吧，让我来安慰你。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这个男人是疯子吗？你的贴身侍女把许多事情都告诉我了……他真是一个恶魔！”

奥古斯婷把一只手指按在苍白的嘴唇上，好象哀求她的母亲不要再说下去。经过这可怕的一夜，她的不幸遭遇已经使她产生一种耐心忍受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其效果而言，是超出于人类精力之外的，这是妇女独有的一种天赋，只有母亲们和在恋爱中的女子才能产生这种力量。

在蒙马特尔①公墓有一个圆柱形的墓碑，上面记载着德·索迈尔维夫人在二十七岁时亡故。这个女子生前的一个朋友，从这几行简单的碑铭中看到一出悲剧的最后一幕。每年十一月二日这个庄严的日子，这个朋友从这座新的大理石碑前面经过，心里总要自问：是不是只有那些比奥古斯婷更坚强的女子，才能受得住天才的强有力的拥抱。

“在幽谷里开放的寻常而朴素的花朵，”他想，“如果被移植到和天空太接近的地方，移到有暴风雨和炎热的阳光的地方，也许就要死亡。”

一八二九年十月，马伏利耶。

郑永慧 译

① 蒙马特尔，巴黎的一个区。

苏镇舞会

献给亨利·德·巴尔扎克

——他的哥哥奥诺雷

德·封丹纳伯爵是普瓦图①地方阀阅世家之一的家长，在旺代党人②和共和政府开战期间，曾经机智而又勇敢地为波旁王室效过力。在当代历史上的这段动乱时期，对这些保王党的领袖人物构成威胁的种种危险，伯爵都一一逃过了，此后他常用愉快的口吻说："我也是为王室而战死的人呀！"这句开玩笑的话倒也不算太夸大，在事变流血的日子，伯爵是曾经倒在死人堆里的。这个忠心耿耿的旺代党人由于财产被共和政府没收而家道败落，然而他始终拒绝拿破仑皇帝给他的高官厚禄。他对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坚守不渝，因此在他认为择偶时机已到的时候，也不加考虑地遵从这些家教。他拒绝了一个在革命时期起家的暴发户的优厚嫁妆，娶了一个穷困

① 普瓦图，法国西部旧行省，原包括旺代、双塞夫勒和维埃纳三省地区。

② 法国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后，许多贵族以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为首，集结在法国西部旺代一带，号称旺代党人。一七九三年三月，旺代党人举兵叛乱，战事延续了两年，卒告失败。普罗旺斯伯爵逃往英国。

的德·凯嘉鲁埃小姐，这位小姐的家族是布列塔尼地方最古老的阀阅门第之一。

德·封丹纳伯爵有一个子女众多、负担沉重的家庭，第一次复辟时期[①]的到来，于他是很意外的一件事。虽然他并不想去谋求赏赐，却拗不过妻子的意思，终于离开他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开支的采邑，到巴黎来了。他旧日的伙伴，一个个都在贪婪地钻营宪法上所赋予的地位和荣誉，这种情形很伤了他的心。他正想回归家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内阁的公文，一个相当出名的部长宣布将他晋级为少将，因为法令规定所有前旺代党军队里的军官，都可以将路易十八即位以前的二十年，算入自己的军龄。几天以后，未经他的请求，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和圣路易十字勋章[②]又自动地赏赐给他。这些接连而来的恩宠，动摇了他回乡的决心。他认为这些恩宠是王上还记得他的缘故，因此，本来他只是每星期日带领全家到杜伊勒里宫[③]御花园的将军室里，等亲王们到圣堂去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喊"吾王万岁"；现在认为这样做不够了，他请求王上赐他特别觐见。他的请求很快就获准，但接见时没有什么特别。宫廷里济济一堂都是些多年的臣仆，头上戴着扑粉的假发，从高处望下来，就象铺了一条雪白的地毯一样。他

① 从一八一四年四月拿破仑退位，路易十八登基，到一八一五年三月拿破仑建立"百日皇朝"，史称第一次复辟时期。

② 圣路易十字勋章，军功勋章，获得者须信仰天主教。一六九三年根据卢森堡元帅的建议，由路易十四创立。

③ 杜伊勒里宫，巴黎旧王宫，大革命时代中央政府所在地，帝国时代皇帝的居所；一八七一年被焚。其花园至今尚存。

在那里遇见了好些旧日的同僚，他们对他相当冷淡；只有那些亲王显得“可爱无比”——这个形容词是他受宠若惊时脱口而出的，因为有一位他以为仅仅知道他的名字而并不相识的风度翩翩的亲王跑过来和他握手，称赞他是最地道的旺代党人。尽管他得到这个光荣，那些高贵的亲王们却谁也没想起问问他的损失有多少，也不提起他慷慨解囊捐助给旺代党军队的大量金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稍微晚了一点——战争的费用是要归他自己负担的。到觐见将近结束时，他认为可以用暗示的语气提一提自己目前所处的窘境，其实许多贵族都有类似的处境。王上哈哈大笑起来，一切要聪明的谈话都使王上觉得有趣；王上用一句王室的玩笑话来回敬他，语气很婉转，然而这种温和的语气比愤怒的责骂更为可怕。一个心腹宠臣马上走近来，用一句巧妙而又有礼貌的话向这位斤斤计较金钱的旺代党人暗示：现在还不是和主子算帐的时候，这里有些帐单比伯爵的拖延得更久，大概可以当作大革命的史料了。伯爵小心翼翼地从可敬的人群里退出来，离开那些恭恭敬敬地在王族面前围成半圆形的朝臣，颇费了一些气力整理好拴在瘦长的双腿间的佩剑，穿过杜伊勒里宫前院，踏上他停在王宫外面的马车。伯爵也是一个脾气固执的老贵族，还忘不了同盟之战①和巷战②的日子，因此他一上马车就不

① 同盟之战，又名三个亨利之战，是十六世纪时亨利·德·吉斯、亨利·德·纳瓦尔同法王亨利三世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天主教徒同新教徒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瓦卢瓦、波旁、洛林三个家族争夺王位之战。

② 巷战，这里是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同盟党徒反对亨利三世的巷战，当时巴黎街上筑起了街垒。

顾一切地高声抱怨宫廷里的变化。

"以前，"他说，"谁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和王上谈论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贵族们可以随意请求王上赏赐恩典和金钱；如今向王上讨回自己服役期间垫出的金钱，就非出乖露丑不可！呸！圣路易十字勋章和少将的级位，真抵不过我为了王室而花掉的三十万利勿尔。我要到王上的办公室去，当面再谈个清楚。"

这一场接见象一盆凉水将伯爵的满腔热情浇了下去，以后伯爵一再请求觐见，始终没有回音。更使伯爵心灰意冷的是，他眼看以前拿破仑皇朝的新贵现在又爬上若干重要的职位，这些职位过去是保留给阀阅门第的贵族的。

"一切都完了，"一天早晨他说，"肯定地，王上向来是个新派人物。如果没有那位坚持先朝旧制和爱护忠心臣仆的御弟①，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制度继续下去，法兰西的王位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他们的所谓立宪制度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一种，永远不能适合法国国情。路易十八和伯尼奥首相②早在流亡时期就把一切事情都搞糟了。"

伯爵灰心失望，高姿态地放弃了一切补偿损失的要求，准备回归家园。这时候，三月二十日的事变③来了，预示着新的

① 御弟，指未来的查理十世，法国宫廷中称他为"先生"。

② 伯尼奥（1761—1835），路易十八的首相，著有《回忆录》。

③ 指"百日事变"：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仑从其流放地举兵，直捣巴黎，三月十九日路易十八被迫逃到根特。拿破仑复位后做了一百天皇帝，在滑铁卢一役败北，再度逊位。路易十八重新返国，是谓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风暴要吞没那位合法的王上及其拥护者。宽宏大量的人是不在落雨天解雇他的仆人的，德·封丹纳也象这些宽宏大量的人一样，放弃了回乡的计划，把他的采邑抵押出去，借了一笔款子，跟着王上逃亡，丝毫没有考虑这一次逃亡的结果是不是会比上一次效忠来得有利。不过，他早已看出，那些陪同王上逃亡的人，比那些在国内拿着武器反对共和政府的勇士，更得王上的宠爱。也许这一次他希望到国外走一遭会比在国内进行冒着生命危险的活动捞到更多的实惠。这一次他作宠臣的盘算倒没有水中捞月似地完全落空，依照我国最聪敏最俏皮的外交家的说法，他成了追随王上逃亡根特的"五百个"忠臣之一，也是追随王上回朝复位的"五万个"忠臣之一。在这短短一段逃亡时期，德·封丹纳先生很幸运地受到路易十八的任用，因此他有不少机会向王上证明，他政治上光明磊落，对王上又忠心耿耿。一天晚上，王上闲着没事，想起了德·封丹纳先生在杜伊勒里宫中说过的话。老旺代党人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用相当巧妙的词句将自己的经历叙述了一遍，以便让这位记忆力极强的王上，在适当的时刻能回想起来。这位小心谨慎的老贵族，曾经用很高明的手法润色了几件公文，使擅长文学的路易十八对他巧妙的文笔极为欣赏。这点小小的特长，使德·封丹纳先生也成为王上时常记着的最忠心的臣仆之一。路易十八第二次复位以后，伯爵被封为特命全权钦差大臣，到各省去审问这次事变中的贰臣。他倒没有怎样滥用职权。任务完毕以后，这位大法官高踞在议院的交椅上，变成了下议员，说话的时候少，听人说话的时候多，自己以前

反对宪政的政见有了显著的改变。后来不知道是些什么机缘，使他愈来愈受王上的恩宠，有一天狡猾的王上召见他，看到他进来时就说："我的朋友封丹纳，我不想封你做什么总长或者大臣。如果你我受到'任用'，由于我们的政见，我们两人都是保不住职位的。议会政府有这么一点好处，它省掉了我们从前亲自罢免阁员的麻烦。我们的议会是一所旅馆，公共舆论时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旅客。不过，我总知道应该怎样安置我的忠臣的。"

这一段略带讥讽的话是序幕，跟着来的是一纸公文，授权德·封丹纳先生掌管王家的特别禁地。德·封丹纳心领神会地听了王上那番含讥带讽的谈话以后，每逢要设立什么委员会，如果委员的官俸优厚，王上总要提到德·封丹纳的名字。德·封丹纳很乖巧地一点也不宣扬王上赐给他的恩典，还会用很高妙的手法来维持王上对他的宠爱：正如喜爱那些写得很好的短简和信函一样，路易十八也喜欢闲谈。每逢王宫里闲谈的时候，德·封丹纳总是娓娓动听地述说当时充斥政界和外交界的逸闻秘事。所有政界里的琐碎新闻，都能讨得王上欢喜。这位喜欢说俏皮话的君主，将政界称作他的"辖区"。

德·封丹纳伯爵先生的机智、乖巧和健全的判断力，使他全家老小都能共沐王恩，就象他自己为讨得欢心而对王上说的那样，家中每个人，不管年纪多轻，都象一条蚕一样吞食着国家预算的桑叶。由于王上的恩典，他的长子在终身职的司法界得到很高的职位。次子在第一次复辟以前还只是个上

尉，第二次复辟以后立刻晋升为团长；趁着一八一五年的混乱①，他调到王家卫队，往返调了几次，结果特洛卡德罗战役②之后就成了王家卫队的中将指挥官。幼子最初被任命为专区区长，不久升为巴黎市政府某一部门的首脑和行政法院审查官，地位稳固，不受内阁变动的影响。这些不惹眼的恩典，象伯爵身受的恩典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象雨点那样落到他们身上。虽则父子四人个个都兼了相当多的挂名差使，领着干薪，以致他们的进项比得上任何官运亨通的大臣，却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嫉妒。在实行宪政的初期，很少人捉摸得着国家预算里的那些太平区域，只有狡黠的宠臣能够在这里攫取到等于已取消的修道院管区③的肥缺。德·封丹纳伯爵先生早先是以从未读过大宪章④自傲的，而且对于那些贪婪钻营的朝臣表示愤怒，现在他也赶紧表白自己和王上一样，完全了解代议制度的精神和策略。不过，虽然他的三个儿子都有稳固的前程，虽然有四个官职加起来的优厚收入，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德·封丹纳先生一时还未能轻而易举地恢复他的全部家业。三个儿子固然有了充分的功名、王恩和才干，然而他还

---

① 指拿破仑的百日事变。

② 特洛卡德罗是西班牙加蒂克斯海湾的一个要塞，一八二三年为法军占领。法西战争是路易十八朝的最后一件大事。

③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教会富有地产。法国君主要赐恩给幸臣，就赏他一个修道院管区。

④ 路易十八第二次复位以后，恢复了他自己在一八一四年钦定的宪法（称为大宪章），推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有三个女儿。他害怕过多的要求会引起王上的厌烦，因此只向王上提起这三个待嫁的处女中的第一个。王上本着好事做到底的精神，开口作伐，把德·封丹纳的长女许配给税务局长普拉纳·德·博德里。王上说这句话虽然不花一文本钱，但是这句话的价值抵得上万贯家财。有一天晚上王上心情不快，听说伯爵还有第二个女儿，便微微一笑，把她许配给一个出身微贱、然而新近被封为男爵的有钱而且有才干的年轻法官。过了一年，老旺代党人又向王上提起他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王上用他那尖细的声音回答：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Natio①。几天之后，王上写了一首他自称为"讽喻诗"的四行诗，赠给他的"朋友封丹纳"，嘲笑他那么凑巧，正好生了三个女儿，成了"三位一体"的形式。如果史家的话可信，王上还是从这三个仙女名字构成一体上找到这句俏皮话的。

"但愿陛下能将这首'讽喻诗'改为'贺婚诗'，"伯爵说，想把事情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就算我找到诗韵，我也找不到理由，"王上粗暴地回答。人家拿他的诗来开玩笑，即使是最轻的玩笑，他也不能容忍。

从这一天起，君臣间的关系就不象以前那么良好了。国

① 拉丁文："我爱柏拉图，我更爱我的国家。"出自阿莫纽斯的《亚里斯多德传》，路易十八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事情很重要，然而也要这件事情符合国家的利益才行。

王们喜欢跟人闹别扭，其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伯爵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象所有排行最幼的孩子一样，被所有的人宠坏了。这位爱女的婚姻是最难缔结的，因此王上的冷淡态度，就更增加了德·封丹纳的烦恼。要明白这些困难，必须将伯爵的家庭内部情况加以说明。伯爵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公馆里，开支向公家报销。爱米莉在伯爵的采邑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吃得好，穿得好，享尽了童年的幸福；她的每一句话，她的姐姐、哥哥、母亲，甚至父亲，都当作圣旨奉行。所有的亲戚都溺爱她。她达到懂事的年龄时，正是家庭最走运的时候，因此她继续享受人生的幸福。巴黎的富贵荣华，在她的眼中是当然的享受，就象童年时代父亲的采邑中有茂盛的花果和乡间一切设备供她享受一样。从小时候起，她的一切愉快的意愿从来没有得不到满足，到了十四岁，她投身于社交界的漩涡时，也同样看到人人对她俯首帖耳。在幸福里生长，她逐渐养成享受的习惯：讲究的服饰，金碧辉煌的沙龙，富丽堂皇的车马，正和那些真心的恭维，或假意的奉承，以及宫廷的盛会和荣华一样，对她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和大多数被宠坏的孩子相同，她用暴君的态度对待宠爱她的人，用娇媚的态度对待冷淡她的人。她的缺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展，她的双亲不久就要为着这种有害的教育而自食其果。德·封丹纳先生位居显要，每次举行宴会，总能招引许多青年男子到来，而爱米莉到了十九岁年龄，还不想从这些青年中挑出一个夫婿。她的年纪虽轻，而在社交界，却能毫无拘束地享受一个妇女所能享受的最大限度的思想自由。她象帝王一

样，没有一个朋友，但是到处都成为恭维的对象，对于这种恭维，即使一个品质比她好的人，恐怕也难以抵挡。她的眼波一转，就能在一颗最冷淡的心中唤起爱情，因此，任何一个男人，即使是个老头子，也没有勇气来反对她的意见。和她的姐姐们比较，她的父母花了更多的心血来培养她，她的绘画相当不错，能说意大利语和英语，钢琴弹得无比的好；她的歌喉受过许多名师训练，使她唱起歌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既聪明又具有文学修养，好象为了证明马斯卡里尔①的话："高贵的人一生下来就懂得一切。"她能够毫无困难地谈论意大利派、荷兰派、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信口开河地批评古今文学作品，而且用尖酸刻薄的语句突出一部作品的缺点。对她倾倒的人群，信服她的每一句简单的话，就如土耳其人信服苏丹的圣旨一样。她在浅薄的人们中炫耀自己；对于学问高深的人们——她的狡黠本性使她能认出他们——她就尽量施展她的无限娇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逃过他们对她的深入观察。她的迷人的外表象一层漆一样遮掩着一颗无忧无虑的心，遮掩着少女们常有的那种以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了解她们的卓越心灵的成见，遮掩着由于家庭出身和自身的美丽而产生的骄傲。她的心灵还未受到爱情的激烈情绪的侵袭，因此她将青春的热情全部倾注在对身分和门第的热爱上，对平民阶级表现出极端的轻蔑。她对新封的贵族也非常不逊，竭尽心力使她的父母能和巴黎圣日耳曼区那些著名的家族并驾

① 马斯卡里尔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喜剧中常见的机智狡猾的仆人。

齐驱。

爱米莉的这些思想感情并没有逃过德·封丹纳先生善于观察的眼睛，他的两个长女结婚时，德·封丹纳便受够了爱米莉的冷嘲热讽。这位老贵族把长女嫁给税务局长，次女嫁给新近才晋封为男爵的官员。税务局长虽然也享有一些继承下来的贵族领地，但是姓名前面并没有作为贵族标志的那个“德”字，有那么多人拥戴王上正是为了这个“德”字；新封的男爵也太新了，使人忘不了他的父亲曾经做过木柴买卖。讲究逻辑的人见这样做都感到惊奇。德·封丹纳已经六十岁，通常达到这个年龄的人是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的，老贵族的思想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在这个现代的巴比伦——巴黎——的结果，在巴黎住久了，一切外省人都会丧失他们生硬的性格；德·封丹纳伯爵这种新的政治观念也是得到王上宠爱，听从王上的忠告所致。带点哲学家气质的路易十八，曾经以改变老贵族的头脑自娱，十九世纪和王政革新时代要求具有这些新思想。路易十八想消灭政党间的分歧，将所有的政党结合成一个，就象拿破仑熔化了许多事物和人一样。路易十八的聪明也许不亚于拿破仑，他采取了和拿破仑方向相反的措施：拿破仑拼命拉拢波旁王朝的贵族和教会，这位波旁王朝末代皇帝则急切地要满足平民阶级和包括教士在内的拿破仑皇朝的拥护者的要求。德·封丹纳在获悉路易十八的思想以后，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温和派① 的一个最有势力和最明智的领袖，一心一意希望各个政党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结合起来。他宣扬立宪政府的各种代价很高的原

则，而且全力支持那个政治平衡计策，使他的主人能够在动荡的政局中统治法兰西。当时政局纷扰，即使资格最老的政治家也猜不出议会选举结果，也许德·封丹纳先生私下希望能够趁着内阁变动的机会，进入贵族院当议员。目前他最坚定的原则之一就是除了贵族院议员之外，再也不承认其他贵族，因为贵族院议员是唯一享有特权的贵族。

"一个没有特权的贵族，"他说，"就象一个没有工具的把柄。"

他既疏远拉法夷特，也疏远拉布尔多内②派，他热心地促成各派的和解，这项工作的成功，可使法国出现一个新的时代和光明的前途。他对那些时常和他来往的贵族世家进行说服工作，告诉他们：以后向军界和行政界发展的机会很少了。他劝说母亲们让子女选择独立的职业或者投入工业，言词之间使他们意会到：依照宪法的规定，军职和高级行政官的职位迟早要归贵族院议员的子弟享有。照他的意思，人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行政权，他们有选举权，可以担任普通官职，尤其是财政部门，将要象过去一样，永远是平民出身的杰出人物的地盘。德·封丹纳的这些新思想，和由此产生的为其长、

① 路易十八时代政党分为三派：极右派以路易十八的弟弟，即未来的查理十世为领袖，主张恢复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加强国王的专制权力；立宪派或温和派的主要成员是上层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流亡贵族和拿破仑皇朝的遗老，主张切实推行君主立宪制度。自由派以拉法夷特将军(1757—1834)为首，包括一切反对波旁王朝，主张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及拿破仑的拥护者等等。

② 拉布尔多内(1767—1839)，当时法国的内政大臣，极右派代表人物。

次两女所缔结的明智的婚姻，在家中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贵族世家出身的伯爵夫人，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对于长、次两女的幸福而富有的亲事，她曾经一度加以反对，然而当晚上两夫妻睡在一个枕头上的时候，他们就秘密地谈起心事。德·封丹纳先生通过精确的计算，很冷静地向她指出：他们在巴黎居住，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固然是对过去逃亡在旺代的苦难时期的一种补偿，然而家庭的开支和三个儿子的费用占去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长、次两女能够缔结这样富有的亲事，真是天赐的幸运，不能坐失良机。她们不是早晚会有六万、八万或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吗？没有嫁妆的女孩子能够这么有利地嫁出去是少有的事情。而且现在也该是节省的时候了，省下钱才能够重振家业，扩大自己的采邑。听了这些动听的理由，伯爵夫人让步了，所有的母亲处在她的地位大概也都会让步的。不过她加上一项声明：不幸她已在爱米莉心中培养起高傲的情绪，至少得将爱米莉称心如意地嫁出去。

因此，本来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却在家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伯爵夫人和爱米莉用冷淡的礼貌接待两位新女婿。在这个家庭中，她们蔑视的对象正在日益增加：老二中将指挥官娶了一个有钱的银行家的女儿蒙日诺小姐；老大法院院长很聪明地娶了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盐商的女儿；老三的思想更加平民化，娶了布尔日地方税务局长的独生女儿格罗斯泰特小姐。三位嫂子和两位姐夫进入了政界豪门，周旋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沙龙之间，觉得这种生活既迷人又对他们本身大有好处，因此他们一致同意以高傲的爱米莉为中心结成一个小

朝廷。然而这个以利益和自尊心为基础的结合是很不牢固的，年轻的女王免不了时常在她的王国内惹起革命。在礼貌所容许的范围内，经常发生一些争执，使家庭中每个人都养成了冷嘲热讽的脾气，虽然对外还保持一团和气，在家中有时感情就变得不很融洽。中将指挥官夫人自从丈夫被封为男爵以后，就自以为其贵族身分和她婆婆的门第不相上下；有了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就自以为有权利学她的小姑爱米莉一样傲慢无礼。她时常讥讽地祝愿爱米莉嫁个好夫婿，但同时又简短地加上一句：某某贵族院议员的女儿嫁给平民某先生了呢！爱米莉的长嫂子爵夫人则喜欢以财富和情趣来压倒爱米莉，这从她的衣着、用具及车马上都看得出来。爱米莉有时说出自己的心愿，各位嫂子和两位姐夫总流露出轻蔑和冷笑的态度，使爱米莉怒不可遏，即使用一大堆讽刺的话来回敬他们，也平息不了她的怒气。一家之主的伯爵，感觉到王上对他那种心照不宣而又不大牢固的友谊又有几分冷淡的时候，眼见他的爱女虽然受到姐姐们的藐视嘲弄，却从来未将眼光放低，就不由得更加浑身哆嗦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当家中小小的争执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时候，德·封丹纳先生正指望王上对自己的恩宠能够逐渐恢复，谁知这位能够在暴风雨中把着舵稳步前进的英明君王却倒了下来，患病逝世①。伯爵感到自己前途未卜，就竭尽全力，将所有具备入选资格的青年人拉到爱女身边。有谁如果尝过

① 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去世。其弟查理十世继位。

将一个骄傲而又想入非非的女儿嫁出去的艰难滋味，也许能够了解这位可怜的老伯爵的煞费苦心。伯爵努力的结果如果能够满足爱女的心愿，那将是他在巴黎的十年生涯中最后完成的一件光辉事业。他的家庭成员侵入政府各部之中，使他这一家比得上奥地利王室：这个王室到处联姻，大有侵入全欧之势。为着女儿的幸福，伯爵不厌其烦地拉来一个个求婚者；无奈这位傲慢的少女总是用各种有趣的方法宣布她的裁决，批评她的爱慕者的短长。爱米莉仿佛是《一千零一日》① 中那位又有钱又美丽的公主，有权在世界各国的王子中挑选丈夫。她拒绝各个求婚者的理由一个比一个滑稽：这个腿太粗，或者是八字脚，那个是近视眼；这个叫杜朗②，那个又有点跛；差不多所有的人在她眼中都显得太胖。拒绝了两三个求婚者之后，她变得更活泼、更动人、更快活了，她投入冬季的交际活动，周旋于舞会之间，用尖利的眼睛端详当代的名人，以引诱人家向她求爱自娱，却又总是拒绝人家。

她充分具备着天赋的条件，可以充当赛莉梅娜③ 的角色。爱米莉·德·封丹纳身材修长，体态轻盈，走起路来有时端庄稳重，有时活泼佻㑊，完全随她的心意。她脖子稍长，使她能很可爱地作出轻蔑和傲慢的样子。她有各式各样的头部神态

① 《一千零一日》，波斯故事集，由法国的东方学者贝蒂·德·拉克瓦译成法文。

② 杜朗是法国最普通的姓，爱米莉嫌太俗。

③ 赛莉梅娜，莫里哀所著五幕诗体喜剧《恨世者》中的女主角：年轻、貌美、聪明而尖刻。

和女性的姿势，可以使她的微笑或含而不露的话语具有不同的意义，或使人感觉愉快，或使人感觉冷酷。深色的美发和浓密而极度弯曲的眉毛使她的脸有一种高傲的神态，镜子和卖弄风情更使她学会了或牢牢地盯着你，或温柔地注视你，或闭拢嘴唇，或嘴角微微下弯，或冷笑，或温和地微笑等方式，使那种高傲或者更加令人畏惧，或者有所减弱。当爱米莉想抓住一颗心的时候，她那清脆的声音非常悦耳；如果她想使一个轻狂放肆的青年闭嘴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干脆而简短。她那白净的面皮和晶莹如玉的前额宛如一池清澈的湖水，时而微风吹来，水面起着皱纹，时而风止波平，又恢复了愉快的恬静。不止一个被她蔑视的青年责备她在演戏；她为自己辩护的方法则是施展技巧，使恶意攻击的人们不得不爱慕她，不得不甘心忍受她的娇媚的轻蔑。她接受一个有才能的男子的敬礼，采取高傲的神态；接待同等身分的人，采取一种侮辱性的礼貌，使同等身分的人觉得自己好象低了一级；对于那些低一级而妄想和她平起平坐的人，她表露出无限的轻蔑。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比她更高明。在她所到之处，她好象不是和人家招呼应答，而是在接受人家的敬礼。即使在一个公主的家中，她的态度和神气也使她坐着的那张交椅变成了王后的宝座。

德·封丹纳先生终于发觉了他最心爱的女儿在全家的疼爱中被宠坏到什么地步，可惜已为时太晚。社交界对爱米莉的崇拜——可是不久也就对她进行报复——使她更加骄傲，更加自信。众口一词的恭维和赞美，更加助长了她自私的天性；

宠坏的孩子象皇帝一样，总是喜欢捉弄所有接近他的人们。目前，她的青春魅力和过人的聪明使许多人看不到她的缺点，这些缺点在一个女子身上就尤为可恶，女子只能通过忠诚和克己才能讨人喜爱。然而什么也逃不过慈父的眼睛：德·封丹纳先生时常将一些谜样的人生真谛告诉女儿，可惜一点效用也没有！要改正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性格是一桩非常艰巨的工作，德·封丹纳先生受够了女儿的桀骜不驯和好讥讽的脾气，无法将这一工作坚持下去。他只好时常给她一些充满慈爱和善意的忠告。然而他痛苦地发觉：他最温柔的语句在女儿的心上也是一滑而过，仿佛她的心是大理石造的。父亲的眼睛张开得太迟了，以致他过了好久才发觉女儿很少爱抚他，每次爱抚总带着勉强让步的神气，就象一些儿童对母亲显露出这样的脸色："赶快亲亲我，好让我去玩。"但是不管怎么说，爱米莉总还肯给自己双亲一点柔情。但是她常常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躲藏起来，很少露面；她埋怨太多的人和她分享了父母的爱；她对什么都忌妒，甚至忌妒她的哥嫂和姐姐们。这个古怪的姑娘费了很大的劲为自己制造孤独、冷清的环境，接着又憎恨这种自找的烦恼和寂静凄凉。根据她二十岁少女的经验，她把一切都归罪于命运，她不知道幸福的首要真谛是在我们自身，却向外界的事物追求幸福。她情愿逃到天涯海角，也不愿缔结象她两个姐姐那样的婚姻；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却狠命地妒忌她们能够这样富有和幸福地结了婚。她的双亲吃尽了她的苦头，以致有时她的母亲竟以为她有些疯狂。这个错觉是有理由的：一般出身于阀阅世家的青年女子，

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本身又长得很美，暗中就产生了自傲自怜的情绪。她们总以为母亲上了四、五十岁年纪，再也不能同情她们年轻的心，再也不能了解她们丰富的幻想。她们凭着想象，以为大部分母亲都妒忌女儿，都和女儿争艳斗胜，她们强迫女儿穿上老式服装，有意使女儿在社交场中不为人注意或不能压倒她们。女儿们因此就时常暗暗流泪，默默地反抗所谓母亲的专横。在这种由幻想产生而弄假成真的哀怨中，女儿为自己制造了人生的憧憬，预卜自己有无限美好的将来；她们把梦幻当作现实，在长期的幽思默想中，暗中决定将来她们的爱情只能够献给具备这种或那种长处的男子；她们在想象中描画了一个意中人，她们未来的夫婿无论如何一定要和这个意中人相似。只有在体验了人生，经过了与年俱增的严肃的思考，看惯了社会和它的平凡生活，看惯了许多不幸的例子以后，她们的理想才会失掉美丽的颜色，然后，在人生旅途中，有朝一日她们突然惊奇地发现：没有梦幻中充满诗意的婚姻，她们也能得到幸福。循着这样一个过程，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凭着她那靠不住的智慧，定出了理想爱人的条件，由此也产生了她的看不起人和讥讽人的作风。

“我要他年轻，而且出身于旧贵族，”爱米莉想，“还得是贵族院议员，或者一个贵族院议员的长子。如果在长野跑马场①赛马的日子里，我不能够象许多亲王一样，身披迎风飘扬的天

① 长野原是一个著名的修道院。修道院早毁，原址改作跑马场。

蓝色外套，乘坐刻着贵族家徽的马车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宽广的路面上奔驰，那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而且父亲说过，贵族院议员将来是法国最高的荣誉。我要他是个军人，可是我保留随时叫他辞职的权利，我要他得过武功勋章，兵士见了我们就要举枪致敬。”

但是如果这位理想的爱人不是非常温柔体贴，不是仪表堂堂，不是聪明过人，而且不是身材瘦削的话，即使具备了前面所说的稀有的优点，也是不符合标准的。身材瘦削是一种风韵，不管这种风韵如何不能持久——尤其在宴会过多的代议制政府里——，但这一条绝无修改的余地。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有一种理想的标准尺寸。一个青年男子如果一眼望去不符合这个尺寸，他便休想使爱米莉望他第二眼。

“喔！我的天！您看这位先生多胖呀！”这就是爱米莉表示极端蔑视的一句话。

依照她的见解，身体肥胖的人是没有情感的，是坏丈夫，是不配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在东方，“丰腴”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美，然而爱米莉却认为女人肥胖是一种不幸，男子肥胖则简直是一种罪恶。这些荒唐的见解由于表达方式轻松愉快，还颇能逗人开心。但是伯爵已感觉到他的女儿定出的条件将来必然要成为笑柄，有些乖觉而且刻薄的妇女，早已看出其可笑之处了。他害怕女儿的古怪见解会使她得罪人。他一想到这个无情的交际场可能已经开始嘲笑他那位一直在舞台上作滑稽表演而不下台的女儿，就浑身发抖。许多被她拒绝的男角，怀着满肚子不高兴，正在等待一有风吹草动就来施行报复。那

些无所谓的闲人却开始厌倦起来：英雄崇拜从来是人类一种不能持久的情绪。老旺代党人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进入交际场，进入宫廷、客厅或登上舞台，要很巧妙地选择最适当的时机；而更难的是：要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退出去。因此在查理十世登基以后的头一个冬天，他和三个儿子和女婿加倍努力，使巴黎各省议员家中最优秀的未婚青年聚集到他公馆的客厅中来。豪华的集会，富丽的餐厅，充满着香菰香味的晚宴，和当时内阁大臣们为拉拢选票而宴请议员们的著名宴会可以媲美。

这位可敬的下议院议员因此被当代人士指为败坏议院官箴的为首者之一，当时的下议院似乎正因宴会过多而患着消化不良症。奇怪的是，伯爵以嫁出女儿为目的而举办的宴会却使他保持着官运亨通的地位，一部分自由派人士就讥讽地说：也许他所得到的秘密利益，比他用去的香菰的代价还多一倍。这一派人在下议院里人数不多，只好多说些话来补足人少的弱点，他们的攻击丝毫没有达到目的。一般而论，这个老贵族的操守是非常高尚可敬的。当时狡猾的报章用讽喻诗来攻击三百个温和派的议员，攻击内阁官员，攻击替他们奔走划策的人们，攻击喜欢吃喝的人们，攻击维莱勒① 内阁的当然拥护者，但是却没有一首是攻击德·封丹纳先生的。德·封丹纳先生仿佛在打一个大战役，在这过程中，他曾经几次出动全部兵力。战役结束之后，他想，这许多未婚青年的集会，对于

① 维莱勒(1773—1854)，法国复辟时代的首相。

他的女儿再也不是一场幻梦了吧！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尽了父亲责任的满足。他既然用尽了一切方法，他就希望任性的爱米莉在许多向她求爱的青年中，至少碰到一个她看得上眼的。他已经竭尽心力，没有能力再继续下去，而且他对女儿的所作所为也感到了厌倦，因此在临近复活节的一天早上，他认为那天下议院不十分需要他出席，就决心留在家里，听听女儿的意见。正当他的贴身男仆象艺术家一样在他的黄脑盖上将粉扑成三角形，再加上一些下垂的鸽毛来补充他那令人尊敬的头发的时候，他带着内心的激动，命令他的男仆去通知那位骄傲的小姐马上来会见她的家长。

"约瑟夫，"梳妆完毕以后他对男仆说，"把这块布拿掉，把窗帘拉起来，把沙发搬搬好，把壁炉前的地毯抖一抖，再放平整，到处都揩揩干净。唔，把窗子打开，让我的书房透透气吧。"

伯爵不停地下命令，约瑟夫忙得气也透不过来，他猜到了主人的心意，便着手整理房间，使这间在整个公馆里一向最被忽略的房间添上一丝生气。他终于使那些帐单、纸夹、书籍、家具在这间管理王家禁地的"司令部"里有了一些整齐的气象。他将杂乱无章的东西整理得有了一些秩序，而且模仿时装商店的摆设方法，把耀眼的和颜色悦目的东西放在显著的位置，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然后他对着乱纸堆停下来，废纸到处都是，连地毯上也有，他摇了摇头走了出去。

可怜的老官僚并不满意男仆的工作，坐进他那张有扶手

的大交椅之前，他很不放心地向周围望了一眼，象侦察敌人似地检查了自己身上的便袍，掸去一些鼻烟粒；很仔细地揩了揩鼻子；把铲子和火钳搬动了一下，拨旺了炉火；把鞋后跟提了提；他的发束夹在他的背心衣领和便袍的衣领之间，他将发束甩在颈后，恢复了自然下垂的位置。然后他拿起扫帚，扫了扫火炉的灰烬。最后又环顾四周一下，才坐了下来。对于他的忠告，他的女儿惯常是用又风趣又放肆的批评来打岔的，他希望这一次把书房收拾得齐齐整整，使他的女儿无法再来那一套。在这种场合，他不愿意做父亲的尊严受到损害。他优雅地嗅了一撮鼻烟，咳了两三声，仿佛就要提出唱名表决似的。他听见了女儿的轻快的脚步声。她哼着il Barbiere① 的曲调走进来了。

“爸爸，早。这么大清早有什么事叫我呀？”

这句话从她嘴里冲出来，好象她唱歌的尾声似的。她亲了亲伯爵，带着一个轻佻女人自信一举一动都可得人宠爱的神态，而丝毫没有那种骨肉之间的温情。

“我亲爱的孩子，”德·封丹纳先生很严肃地说，“我叫你来是想和你正正经经地谈一谈你的将来。现在正是你必须选择一个丈夫以保证你的终身幸福的时候……”

“我的好爸爸，”爱米莉用最温柔可爱的声音打断父亲的话，“关于我的婚姻问题，我们之间订立的停战协定似乎还没有失效吧！”

---

① 意大利文：理发师。

"爱米莉，今天不要再拿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来开玩笑了。好些日子以来，我亲爱的孩子，那些真正爱你的人都集中精力想帮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如果你用轻率的态度来对待不单是我一个人所给予你的爱护和关怀，那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了。"

听了这几句话，爱米莉狡猾地瞥了一瞥父亲书房里的摆设，然后走过去拿了一张看来很少有客人坐过的椅子，放在火炉的另一边，面对着她的父亲，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可惜装得过分严肃，使人不能不看出隐藏在一本正经下面的嘲讽的痕迹。她抱着胳膊，把手臂压在雪白的短披肩上，无情地压皱了蜂窝似的纱绉。她笑着偷看了一眼愁容满面的老父亲，打破了沉默：

"亲爱的爸爸，我从来没听您说过可以穿着便袍传达政府的命令呀！"她微笑着说，"不过，没关系，百姓不应该挑剔。请您把您的法律草案和正式推荐的名单公布出来吧！"

"和你谈这个对于我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傻孩子！听着，爱米莉，我的人格是我的子女财产的一部分，我不愿意损害我的人格再去招募一队队的舞伴来，让你每到春天就把他们赶走。你自己虽然不知道，但是事实上你早已是我们和某些人家闹意见的原因。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更好地了解你自己和我们处境的困难。你已经二十二岁了，我的女儿，早在三年前你就应该结婚了。你的哥哥姐姐都富有而且幸福地结了婚。这些结婚费用，和你使母亲平日在家中所撑起的场面，已经花去了我们大部分的收入，以致我只能勉强给你十万法郎做嫁妆。

从今天起，我要开始照顾你母亲的将来，不应该为子女将她牺牲。爱米莉，一旦家庭中少了我，我不愿意德·封丹纳夫人依靠别人，仰人鼻息。她应该继续过舒适的生活，这是我对她过去跟着我过苦难日子的报答，只可惜报答得太迟了。因此，你必须知道，你的嫁妆微薄，和你的心高气傲是不相称的。而且我只为你一个人作这样的牺牲，其他几个孩子是没有的，他们已经很慷慨地一致同意，决不要求和父母最疼爱的女儿享受同样待遇。"

"在他们的地位，他们还想！"爱米莉摇动着头，冷嘲地说。

"我的女儿，千万不要贬低那些爱您的人。须知只有穷人才会慷慨，有钱人会经常找出一些理由来向亲戚讨回两万法郎的。好了，不要赌气了，我的孩子，我们正经地谈吧。在这许多未婚青年中，你没有注意到德·玛奈维尔先生吗？"

"啊！他把'赌'说成'肚'①，他以为自己的脚小，时常望着自己的脚，他还有些自鸣得意咧！而且他的头发是金栗色，我不喜欢金栗色头发的男子。"

"那么，德·博德诺先生呢？"

"他不是贵族，长得又丑，又胖。虽然他的头发是淡棕色的，然而最好还是这两位先生同意将他们的财宝合起来，头一个将他的身体和姓氏给第二个，而第二个仍然保持他头发的颜色，那么……也许……"

"你对于德·拉斯蒂涅先生又有什么话来反对呢？"

---

① 原文：他把jeu念成zeu。

“德·纽沁根太太已经将他培养成了一个银行家！”她狡猾而含有深意地说。

“那么我们的亲戚德·波唐杜埃子爵呢？”

“他跳舞跳得很糟糕，而且没有钱。何况，爸爸，这些人都没有爵位，而我至少要象母亲一样，做个伯爵夫人。”

“那么整个冬季你一个人也没有看中吗？”

“一个也没有，爸爸。”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人呢？”

“要一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儿子。”

“我的女儿，你疯了！”德·封丹纳先生一面说，一面站起来。

突然间，他举目仰视，好象要从一种宗教思想中吸取忍耐的新力量，然后用慈祥的眼光望了女儿一眼，女儿感动了。他拿起女儿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用温柔的口气对她说：

“上帝是我的证人，你这可怜的迷途的羔羊！对于你，我已经本着良心尽了为父的责任，你听见吗？我是本着良心而且为了爱你，我的爱米莉。是的，上帝知道的，这个冬天我把不少青年带到你身边，这些人的身分、地位、品行和人格我都很清楚，他们都配得上你。我的孩子，我的责任已经完了。从今天起，我让你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又喜又忧地总算把我最沉重的为父的责任卸除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长久地听到我这个可惜太不严厉的声音；不过我希望你记着：婚姻的幸福并不完全建筑在显赫的身分和财产上，却建筑在互相崇敬上。这种幸福的本质是谦逊和朴实的。好吧，我的女儿，随便你挑什

么人做我的女婿，我都会表示同意；不过，如果你将来不幸福，你要记着不能埋怨你的父亲。你如果要我帮助你，为你奔走，我是不会拒绝的；只是有一条，你的选择要严肃而且带决定性，我不愿意再一次损害我满头白发的尊严。”

父亲对她真挚的爱，和用庄严口吻说出的一番恳切动人的话，使爱米莉小姐大为感动。她掩藏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跳起来坐到伯爵的膝上。伯爵刚刚坐下来，浑身还在因刚才的激动而哆嗦。爱米莉异常温柔地抚爱他，哄他，使老头子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直到爱米莉认为父亲已经从刚才痛苦的情感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她才低声对他说：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我亲爱的爸爸。您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来接待您最疼爱的女儿，也许您想不到她会这么想入非非和这么不听话吧。不过，父亲，嫁给一个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难道真的这么困难吗？您不是说过他们是一打一打地产生出来的吗？您至少不会拒绝给我一些忠告吧？”

“我不会拒绝的，可怜的孩子，我不会。我常常要向你警告：你要当心！须知贵族院的制度在我们政府里是一种太新的制度，因此这些贵族院议员不能一下子就有大笔的财产。那些有钱的希望更加富有，而我们贵族院议员中最有钱的那一位，其富有的程度还不及英国上议员中最穷的贵族的一半。因此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就需要到处为他们的儿子找寻有钱的媳妇。他们这种缔结金钱婚姻的需要可能要延续两个世纪以上。也许在你等待奇遇的过程中，这种寻觅会消耗掉你的青春，不过你的魅力，我是说，你的魅力很可能会使奇迹发生，因

为在我们这个世纪，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出于爱情而结婚。当经验在象你这样青春焕发的相貌后躲藏着，就可以希望产生奇迹了。你不是能够看一眼就可以从一个人身体的肥瘦来判断他的好坏吗？这倒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本领哩！因此我不必再向象你这样聪明的人述说这件事情的一切困难了。我确信：你不会看见一个陌生人的脸带着奉承的表情就认为他富于良知；也不会看见他长得漂亮就认为他富有道德。最后，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所有贵族院议员的儿子都应该有特殊的气质和高贵的举止。虽然现在上层阶级没有什么标志，但对于你，这些贵族青年也许有一种什么'特别的东西'，使你能够看出他们的身分。何况你控制自己的感情，就象一个良好的骑师，是不会马失前蹄的。我的女儿，祝你好运！"

"你嘲笑我哩，爸爸！好吧，我向你宣布：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夫人，我宁可终老在德·孔代小姐的修道院里。"

她从父亲的臂膀里挣脱出来，为自己能够自主而感到骄傲，嘴里哼着轻快的曲调，走了出去。

凑巧那一天家中正为着家庭的某一纪念日而设宴庆祝。餐末吃点心的时候，爱米莉的大姐，税务局长普拉纳太太提高声音说：一个年轻而富有的美国人疯狂地爱上了她的小妹爱米莉，想攀这门亲事，而且提出了非常吸引人的条件。

"他是个银行家吧，我想，"爱米莉随随便便地说，"我不喜欢金融界人士。"

"可是，爱米莉，"德·魏兰讷男爵，爱米莉的二姐夫接着

说，“您既不喜欢司法界人士，又拒绝那些没有贵族头衔的财主，真使我弄不明白您到底要在哪一个等级里挑选丈夫。”

“特别是，爱米莉，你还有那种以瘦为美的观念，”中将指挥官也加上一句。

“要什么样的，我自己知道，你们别管。”爱米莉回答。

“我的妹妹需要高贵的姓氏，标致的青年，光辉的前程，”男爵夫人说，“再加上十万利勿尔年金的收入，打个比方说，就象德·玛赛先生那种人！”

“我亲爱的姐姐，”爱米莉说，“我知道我不会象我所见到的许多人一样非常愚蠢地结婚的。现在，为着避免对这些问题的争执，我宣布：有谁如果再提起我的婚姻问题，我就认为他是存心和我捣蛋。”

爱米莉有一个舅公，是个海军中将，最近因为赔偿法案①的颁布增加了二万多年金的收入，年纪上了七十岁，很溺爱他的外孙女儿，只有他敢对外孙女当面说实话，为着打断这场尖刻的舌战，他嚷了起来：

“不要挖苦我可怜的爱米莉呀！你们没看见她在等待波尔多公爵② 长大成年吗？”

老头子的打诨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当心我要嫁给您，老鬼！”爱米莉也回了一句，不过这句话让笑声淹没了。

“孩子们，”伯爵夫人开口了，想减轻爱米莉说话的顶撞劲

① 查理十世登基以后，以十亿巨款赔偿贵族们在革命时期的损失。

② 波尔多公爵（1820—1883），查理十世的孙儿，当时只有七、八岁。

儿，“爱米莉也象你们几个一样，总要征求母亲的意见的。”

“呀，我的天！关于我的终身大事，我只顺从我个人的心愿，”德·封丹纳小姐一字一板地说。

所有的视线都立刻集中到一家之长的伯爵身上来。似乎每个人都怀着好奇心，想看看伯爵用什么方法来应付才能保持他的尊严。老贵族不单在社会上享有极大的声誉，而且他比许多父亲更为幸福，他受到整个家庭的崇敬，家里每一个人都了解他的坚定不移的品格，这些品格是伯爵为全家人创造幸福的基础。因此伯爵受到全家深深的尊敬，就象英国家庭和欧洲大陆某些豪门贵族对家长的尊敬一样。当时出现一阵异常的沉默。饭桌上所有人的眼睛，都来回在赌气而傲慢的女儿和面容严厉的伯爵夫妇身上打转。

“我已经让我的女儿爱米莉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就是伯爵用深沉的声音作出的回答。

所有的亲戚和同桌吃饭的人，这时都用好奇和怜悯的眼光望着德·封丹纳小姐。伯爵的回答，好象正式宣布对于这个全家公认无可救药的性格，父亲的慈爱已经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女婿们窃窃私议，三个哥哥和他们的妻子交换讥讽的微笑。从那一天起，每个人对这位傲慢少女的婚姻都不再过问了。只有那位年老的舅公，秉着水手的脾气，是唯一伴着她到处走动、忍受她的怪脾气、而且敢和她争吵的人。

议院表决预算以后，美好的季节来临了。伯爵的家庭是典型的英国式贵族家庭，非但插足于一切行政部门，而且在下议院里还占了十个议席，每年这时候他们都象一窝鸟一般，飞

向优美的风景区欧尔奈、安东尼、沙特奈等地去消夏。有钱的税务局长最近为他的太太在这种风景区买了一所乡村别墅，他太太只在议院开会期间才住在巴黎。美丽的爱米莉虽然蔑视平民阶级，却还没有达到对富裕平民所提供的享受也加以蔑视的程度。她跟着姐姐到她的富丽堂皇的别墅去，主要原因倒不是她舍不得离开都已到那里去的家人，实在是因为社会的风尚迫使每个有点身分的女人在夏天不得不离开巴黎。苏镇[①] 葱绿的原野，是社会风尚和公共舆论所公认的最佳避暑胜地。

苏镇的乡村舞会，每周一次，由于规模盛大，俨然成为一种制度，在塞纳省一带享有盛名。然而塞纳省以外的人士是否得知却很可怀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向读者作个详细的交代。苏镇四郊号称风景优美，但也可能十分平常，只不过由于巴黎小市民的愚蠢才这样有名罢了。这些人整天窝在屋子里，一旦跑到郊外，便对博斯平原[②] 赞美起来。至于欧尔奈地方富有诗意的浓荫密林，安东尼地方的小丘，和别弗尔地方的峡谷，由于住着几位游历过许多地方的艺术家、一些喜欢挑剔的外国人和许多不乏风韵的标致女人，使人不能不认为巴黎人挑选这些地方是很正确的。但是苏镇对巴黎人却另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这就是每逢星期日举行的苏镇舞会。在一所风景幽美的花园中，有一个巨大的凉亭，四面敞开，上头是又薄又阔的圆屋顶，有很雅致的廊柱支撑，下边是一间舞厅。这就是

① 苏镇，当时离巴黎十公里的一个小镇。

② 博斯平原，属巴黎盆地，位于埃唐普与奥尔良森林之间。

乡间的音乐和舞蹈之宫。每年这个季节，附近最会摆架子的别墅主人也很少不来这里露一两次面，他们或者前呼后拥，大队人马而来，或者乘坐漂亮的轻车疾驰而过，给安步当车的行人扬了一脸的灰尘。每个星期天，苏镇舞会吸引了成群的律师帮办、医学院学生和在巴黎商店内部潮湿空气中养成白净面皮的青年们，因为他们希望在这里与上流社会的妇女相遇，希望自己被她们看见，也希望在这里看到象法官一样狡猾的年轻的乡下姑娘，这个希望倒多半不会落空。舞厅乐队的位置是在这圆形大厅的中心，许多小市民的婚姻就在乐队的音乐声中孕育出来。如果屋顶能讲话，它会说出多少恋爱故事来呀！当时巴黎近郊也有两三处舞会，但总比不上苏镇舞会来得吸引人，原因就是这里有各色人等的混杂，而且凉亭、美景和引人入胜的花园更是不可否认的优点。爱米莉头一个表示愿意化装为平民百姓参加这个快乐的乡村舞会，她认为这样做一定非常有趣。大家对她的意见都感到惊奇，然而“微服出游”不正是大人先生们最有意趣的享受吗？德·封丹纳小姐很得意地想象那些小市民的一举一动；她预感到自己迷人的眼睛和动人的微笑，将在许多小市民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她预先讪笑那些自命不凡的跳舞女郎，而且削尖了几枝铅笔，准备画一些速写来充实她的讽刺画画册。好不容易，星期日盼来了。住在普拉纳家里的一群人早早吃了晚餐，全体步行去参加舞会，他们认为自己是降低了身分去为舞会增光的，因此不愿意暴露身分。五月季节以其最美好的黄昏为这次贵族的出游助兴。德·封丹纳小姐到了凉亭以后，

很惊奇地发觉有些看上去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物在跳四人舞。她看见这边那边有许多年轻人，仿佛是将一个月节省下来的钱留在今天炫耀一下；她看出有几对快乐忘形的男女显然没有夫妻关系。各种新鲜景象摭拾即是，不必她去细心找寻。她很惊奇地发现，穿着棉布衣服和穿着软缎衣服的两种人同样欢欣愉快；而且小市民们轻快合拍地跳着舞，有时比贵族们跳得更好。大部分人的衣着都简朴得体。在舞会上代表当地土皇帝的农民，很有礼貌地聚在他们的角落里。以致爱米莉小姐要相当费劲地去研究组成舞会的各种成分，才能找到讥笑的对象。然而她来不及发动她的冷嘲热讽，也没有余暇去倾听那些漫画家们最喜欢搜集的精彩谈吐，傲气凌人的她，在这片广大的原野里突然发现了一朵色彩艳丽的鲜花（比喻笔法目前正在流行，让我们也来一个比喻吧），使她顿时产生耳目一新之感。有时我们心不在焉地注视一件袍子，一幅帷幔，一张白纸，竟不能立时看出上面有一块污渍或者一小块特别光亮的地方；后来，这些地方突然跳进我们的眼帘，就象它们只在我们看见的那一刻才出现一样。和这种情形相仿，德·封丹纳小姐突然在一个青年的身上，发现了她梦想已久的最完美的身材和面貌。

她坐在那些环绕着舞厅的粗糙的椅子上，故意坐在她家里那群人的一端，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站起来或向前走动。就象在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随着移动的图画和大厅中的人群活动一样。她肆无忌惮地拿着单眼镜，对准一个在她前面两步远的男子细细端详，好象在批评或者赞美一尊半身像、一幅风俗

画。整个大厅是一幅巨大的活动的图画，她的视线掠过画面，突然被眼前一个男子吸引住了，仿佛有人故意将这个男子安置在图画的一角光线特别明亮的地方，使他占据图画的近景部分，和其余的画中人比例极不相称似的。

这个陌生男子独自带着梦幻的神情，轻轻倚在大厅中一根支撑着屋顶的廊柱上，抱着胳膊，斜侧着身子在那里呆着，好象让画家为他画像似的。他外表漂亮，神情高傲，然而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的地方。他的头部微微向右倾，显出四分之三的面部，象亚历山大，象拜伦，或者象其他伟大人物一样，可是丝毫看不出他做出这种姿势是想招惹人家注意。他凝视着一个正在跳舞的女郎，视线追随着她的动作，透露出某种深厚的感情。他那修长的身材和从容的气度使人想起阿波罗①的标准体格。美丽的深色头发在高高的前额上天然地卷曲着。德·封丹纳小姐一眼就看出他穿的是质地优良的内衣，崭新的山羊皮手套显然也是上等制品，纤瘦的双足很合适地套在爱尔兰皮的长靴里。他一点也不象时髦的浮华少年那样浑身挂满不三不四的装饰品，只是在他的剪裁合适的背心上缀着一根黑飘带，上面系着他的单眼镜。眼界很高的爱米莉从未见过一个男子的双眼象他一样被那么长而且弯的睫毛荫蔽着。男性的橄榄色的面孔，带着忧郁和激情。他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微笑，嘴角似乎随时要向上提起。但是这种表情与其说来自他内心的欢愉，不如说是一种哀愁的风韵。在这个脑袋里，

①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也是诗歌、艺术、占卜之神。此处象征美男子。

有对将来的无限憧憬，在这个人身上，有许许多多不平凡的地方，谁看见他都会说："这是一个俊俏青年，或者，一个美男子！"而且渴望与他结识。看见这个陌生人，最犀利的观察家也会情不自禁地将他当作一位才智之士，不知被什么重大利益所驱使，才跑来参加这个乡村节日。

爱米莉仅仅注视了一会儿，就得出了这一系列印象，在这短短的过程中，这位得天独厚的男子，经受了严格的分析研究后，已成为爱米莉暗暗崇拜的对象。爱米莉并没有这样想："他必定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她却想："啊！他如果是贵族该多好！他大概是贵族……"她没有继续想就猛地站起来，向那根柱子走去，她的哥哥中将指挥官跟着她。她表面上装作在看那些快乐的四人舞，实际上是运用女人们擅长的技巧，眼睛瞟着这边，把年轻人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她向年轻人走过去，陌生男子很有礼貌地让过他们兄妹俩，走开去靠在另外一根柱子上。这点礼貌很伤了爱米莉的自尊心，象当面被人侮辱那样难过。爱米莉于是抬高声音放肆地和她的哥哥说笑起来，她的头部作出种种姿态，不停地运用手势，毫无必要地大笑起来，目的不是为了取悦她的哥哥，而是想吸引那位沉着的陌生男子的注意。这些小技一点也没有用。德·封丹纳小姐于是顺着年轻人的视线望过去，才找到了青年男子对她毫不在意的原因。

在她面前跳着四对舞的人群中，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女郎，有点象吉罗德那幅《苏格兰行吟诗人莪相① 迎接法国战士图》

① 莪相，三世纪苏格兰传说中的行吟诗人。

里面的苏格兰女神。爱米莉认为她就是近来住在邻村的一位著名的英国贵妇。女郎的跳舞对手是一个十五岁的青年，红红的双手，南京布裤子，蓝上装，白鞋，这足以证明，她对跳舞的嗜好使她不怎么挑剔舞伴。她轻快的步伐使人忘记了她孱弱的外表，不过一层淡淡的红晕已经在她苍白的两腮上显现出来，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德·封丹纳小姐走近四人舞人群，想等待对舞重新开始，女郎跳回原地时细细地看看她。这时陌生男子忽然走上前来，弯下身子，用又温柔又带点命令的口吻对那位标致的跳舞女郎说起话来，爱米莉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克拉拉，好孩子，不要再跳了。”

克拉拉生气地稍微撅了一下嘴唇，低下头表示服从，然后微微地笑了。对舞跳过之后，青年男子象个恋人那么小心地把羊毛披肩披在年轻姑娘的肩上，找一处避风的地方，让她坐下。过了一忽儿，德·封丹纳小姐看见他们站起来，兜着圆形的大厅散步，好象要离去的样子，她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要看看花园的景致，跟着他们走过去。她的哥哥狡黠地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陪着她漫无目的地到处溜跶。爱米莉终于瞧见了这漂亮的一对登上一部华丽的双人马车，旁边有一个骑着马、穿着制服的男仆侍候着。青年人把马缰摆齐以后，从坐位的高处漫无目的地向人群望了一眼，他瞧见了爱米莉，这是爱米莉头一次接触他的视线。接着他又回过头来望了她两次，使爱米莉心里感到了一点满足。年轻姑娘也跟着他回过头来两次，是因为妒忌吗？

“我想你现在把花园看够了吧，”爱米莉的哥哥对她说，“我们可以回去跳舞了。”

“好吧，”她回答，“你看她是不是英国贵族杜德莱夫人的亲戚？”

“杜德莱夫人可能有一个男亲戚，”德·封丹纳男爵说，“但不会是一个年轻的女亲戚。”

第二天，德·封丹纳小姐表示要骑马出外兜圈子，她说，这对于她的健康非常有益。从此以后，她在不知不觉间使年老的舅公和哥哥们养成了每天早晨陪她出外骑一会儿马的习惯。

她特别欢喜在杜德莱夫人所住的村庄附近盘桓。然而她始终没有找到那个陌生男子，虽然她天天骑着马到处寻找，好象有希望一下子就找到他似的。她又去参加了好几次舞会，但是在那里再也看不到那位天外飞来的英国青年，他的到来好象专门为了占据和美化她的梦境。对于一个少女的初恋，障碍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刺激，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个性倔强，愈困难就会愈固执地去寻找，然而到了后来，她也一度感到绝望，几乎想放弃了。事实上即使她在沙特奈村附近再兜些日子，也不会碰见那位不相识的男子，因为她听见被人唤作克拉拉的年轻姑娘既不是英国人，那个所谓外国人的青年男子也不住在沙特奈鲜花盛开、芳香四溢的树林中。一天黄昏，爱米莉和她舅公骑马出游。在这些晴朗的日子里，舅公的痛风症好久不发作了。他们在路上遇见了杜德莱夫人。这位出名的外国贵妇坐着四轮敞篷马车，她旁边的男子是德·

旺德奈斯先生。爱米莉认出了他们两个，于是以前她的一切设想和假定都在片刻之间毁灭了，象梦幻般毁灭了。她象一个在期待中受了欺骗的女子那样愤怒，迅速地掉转马头，让她的爱尔兰小马飞快地向前奔驰，她的舅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追上她。

"我大概是太老了，所以不了解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心情，"老舅公一面纵马奔驰，一面想，"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的一代不同。我的外孙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现在又慢了下来，让她的马一步一步走着，象骑着马的警察在巴黎街道上巡逻一样。也许她想捉弄一下这个老实的小市民吧？这个行人看来好象一个吟诗作赋的诗人，他的手上不是拿了一本小册子吗！呀！我的天！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他不就是我们到处寻找的那个青年男子吗？"

想到这里，老水手立刻控制住坐骑，使自己一声不响地走近外孙女儿。爱米莉的这位舅公德·凯嘉鲁埃伯爵经历过一七七一年以来的那些充满了风流韵事的岁月，是个风月场中的老手，因此他立时就猜出来：爱米莉在极端偶然的机会中遇见了苏镇舞会上的那个陌生男子。德·凯嘉鲁埃伯爵虽然老眼昏花，可是他的一双灰色眼珠仍然从外孙女的镇静外表下，看出她正因意外的奇遇而格外激动。爱米莉锐利的双眼呆呆地凝视着在她前面平静地走着的那个陌生男子。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他！"海军中将想，"她要象一条海盗船尾随着一只商船那样地跟着他。然后又得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开去，又要绝望地猜想她所爱的人到底是谁，是个侯爵呢，

还是个平民？这些年轻人到底少不了一个象我这样的老家伙……”

突然间他出其不意地将马儿一夹，迫使外孙女的马儿跑开去，他很快地从外孙女和青年男子中间窜过，来势猛烈，使那个青年不得不纵身跳到路旁草地斜坡上闪避。他立即勒紧了马，吆喝着：

“您难道不会躲开点吗？”

“呀！对不起，先生，”年轻人回答，“您差点儿把我掀倒，想不到我倒要向您道歉。”

“怎么样？朋友，说下去呀！”海军中将尖刻地说，声音里带着冷笑，含有侮辱的意味。

同时，德·凯嘉鲁埃伯爵举起马鞭来，象要鞭打马儿似的，将马鞭在青年的肩膀上点了一下，又说：

“自由的小市民是讲道理的，讲道理的人应该是聪明人。”

青年人从斜坡爬上来的时候，正好听见这句讥讽的话，他叉起双臂，用很激动的声音说：

“先生，看见您这满头白发，我真不能相信您还要找些决斗的事来寻开心。”

“白发？”海军中将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嚷道，“你这是一派胡言，我的头发不过是灰色的罢了。”

这样开始的一场口角，几秒钟后，就越来越凶，竟使年轻人按捺不住地发作起来。德·凯嘉鲁埃伯爵看见他的外孙女从远处掉过马头，脸上带着不安的神情，向他们走来，就赶紧将自己的姓名告诉对方，关照这位陌生人在回马过来的年轻

姑娘面前不要声张，因为她是受他保护的。青年人听了这番话，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随即将自己的一张名片交给老水手，告诉他自己就住在舍夫勒兹的一所乡间别墅里。他用手指点那所别墅给伯爵看，然后就迅速走开了。

“我的外孙女儿，你差点儿伤着这个可怜的老百姓了，”伯爵一边说，一边赶紧向爱米莉迎上去。“你简直不懂得怎样控制你的马儿。害得我留在这里降低身分去为你弥补过失。如果你自己留在这儿，哪怕你折断了他的胳膊，只要你瞟他一眼，或者说一句你不生气时所说的动听话，就什么都好办了。”

“我亲爱的舅公，闯祸的是您的马儿，不是我的马儿呀！我相信您真的不能再骑马了，您已经不象去年骑得那么好。不过与其在这儿说废话……”

“废话？天晓得！难道得罪了你的舅公不算一回事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上前去看看这个青年是不是受了伤吗？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舅公，您看！”

“没有的事，他在跑咧。哼，我刚才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呀！舅公.您一向如此。”

“站住！我的外孙女儿，”伯爵抓住爱米莉坐骑的络头，使马儿停了下来。“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巴结这些店员，他能够被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或者被我——美丽的母鸡号战舰的司令官——撞倒在地，还算他有福气咧！”

“您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平民呢，我亲爱的舅公？依我看，他的举止是很高贵的。”

“如今谁的举止不高贵呀，我的外孙女儿！”

“不，舅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上流社会人士在交际场中所养成的仪容和举止的，我敢和您打赌，这个青年一定是个贵族。”

“你仔细观察他的时间还不够呢。”

“不过，这不是我头一次看见他呀。”

“你也不是头一次要找他，”海军中将笑着顶了她一句。

爱米莉脸红起来。伯爵让她窘了一会才接着说：

“爱米莉，你知道我爱你象爱我的孩子一样，正是因为家庭中只有你一个人具有高贵出身应有的高傲气质。天晓得！我的外孙女儿，谁能相信到如今高贵的原则会变得这么罕见呀？好吧，让我做你的心腹吧。我亲爱的，我看出来你对这位青年贵族不是没有意思的。嘘！如果我们偷偷摸摸地干，家里人会讥笑我们的，你当然懂得这个意思。因此，让我来帮助你吧，孩子！我们两人保守秘密，我答应你，我要将他带到我们的客厅里来。”

“什么时候呀，舅公？”

“明天。”

“我亲爱的舅公，不要我承担什么义务吧？”

“一点也不要，而且你可以轰炸他，火烧他，或者当他是一艘古式的大船，让他呆在那里，睬也不睬他，假如你喜欢这样做的话。他不是头一个到这里来受这种待遇的人，是吗？”

“舅公，您心眼真好！”

伯爵一回到家里，就戴上眼镜，悄悄从口袋里抽出那张名

片来，只见那上面写着：“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桑蒂耶路”。

“放心好了，我亲爱的外孙女儿，”他对爱米莉说，“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捕鱼叉向他投去；他属于我们这些古老门第之一；如果他现在不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他迟早总要是的。”

“您从什么地方知道这许多事情呀？”

“这是我的秘密。”

“那么您连他的姓名也知道了？”

伯爵一声不响地点了点灰白的头。他的头象老橡树的树干，四周几片枯叶被秋天的寒风卷着飘扬。瞧见伯爵点头，爱米莉就跑过来施展她那永远有新鲜魅力的娇媚。她学会了拍老海军的马屁，她象孩童似地撒娇，极力抚爱他，用温柔的话语向他哀求，甚至于吻他，想使他说出这件重要的秘密来。平时老头子是惯于和他的外孙女儿要这类小把戏来消磨时间的，而且常常为此要付出给她买一条项链或放弃自己在意大利歌剧院的包厢之类代价。这一次他却故意让她不断地抚爱，不断地哀求。开玩笑的时间拖得太长了点，爱米莉一度生气，把抚爱变为咒骂，而且赌起气来。后来，她为好奇心所征服，又过来重新哀求。老海军要起外交手腕，要她郑重其事地答应下面几件事，诸如从今以后不许过分放肆，要温柔一些；不许任性；不过分浪费金钱；最要紧的是一切事情都要告诉他，不许对他保守秘密。讲好了条件，他在爱米莉雪白的前额上亲了一个吻，表示签订了条约，这才把爱米莉带到客厅的一个

角落里，让她坐在自己的膝头上，拿出那张名片，用两个拇指遮盖着，然后把“隆格维尔”这个姓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露出来，坚决拒绝让她多看一个字。这么一来，德·封丹纳小姐内心的爱情更加炽热，几乎整夜沉溺在美丽的梦境里，这些美丽的梦境曾经使她产生许多希望。她一直在追求奇遇，现在奇遇来了，她认为自己理想中富有而幸福的美满姻缘已经不是渺茫的幻景了。她象所有年轻人一样，对于恋爱和婚姻的危险茫然无知，对于恋爱和婚姻骗人的外表却十分热中。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她的感情只是一时冲动而产生的爱情么？这一类的感情冲动，可以说是一种既甜蜜又痛苦的错误，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掌握自己未来幸福的少女们，将使她们一生受到不幸的影响。第二天早上，爱米莉还没睡醒，她的舅公已经跑到舍夫勒兹去了。在一所漂亮别墅的庭院里，他认出那位昨天被他故意侮辱的青年，他带着那种经历过两个朝代的老头子的亲昵的礼貌，向那青年走过去。

“呀！我亲爱的先生，谁想到我到了七十三岁的年纪，还要和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儿子或者孙子闹意见呀？我是海军中将，先生 这岂不是可以向您说明，我把决斗看成象抽一支雪茄烟一样吗？在我年轻的时候，两个青年一定要相互看见了血才能变成好朋友①。我是个水手，昨天我往船上装了太多的酒，所以才撞到您身上来。请握握我的手！我情愿受一个隆格维尔家族的人一百次白眼，而不愿使他的家庭遭受最轻

① “见了血才成为好朋友”，类似中国的“不打不相识”。“见血”指决斗。

微的痛苦①。”

青年人虽然极力用冷淡的态度对待德·凯嘉鲁埃伯爵，但是过了不久，也被伯爵真诚友好的态度所打动了，于是让伯爵握了握他的手。

“请您不要客气，骑上马儿吧，”伯爵说，“如果您没有其他要紧的事，请跟着我走，今天我来是特地请您到普拉纳别墅吃晚餐，我的外甥女婿德·封丹纳伯爵是一个值得结识的朋友。呀！我还想介绍您认识五个巴黎美人，以补赎我昨天对您的无礼。哈，哈！年轻人，您的眉头舒展开了。我喜欢年轻人，我喜欢他们得到幸福。他们的幸福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快乐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浪漫史和决斗都不缺少，那时候多么快活呀！而现在你们这班青年，样样事情都要考虑，都有顾虑，好象我们没有经过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似的。”

“先生，难道我们做得不对吗？十六世纪只给欧洲带来宗教自由，而十九世纪将给欧洲带来政治自由……”

“呀！不要谈政治。你瞧，我是一个大傻瓜，我不阻止年轻人去当革命党，只要他们肯让王上保留随时取缔他们聚众闹事的自由。”

他们到了树丛中，前面有一株细小的枫树，伯爵勒住马，拿出手枪，在十五步外开枪击中了树身。

“亲爱的，您看，我是不怕决斗的，”伯爵半正经、半开玩笑

---

① “使家庭遭受痛苦”，是指决斗的结果“不死必伤”而言。换言之：老人家不愿决斗。可是“不愿决斗”将被视为“怯懦”，必致被人轻视，因此加以解释。

地望着隆格维尔先生说。

"我也不怕，"青年回答，很快地在手枪里装上子弹，瞄准伯爵打过的枪洞，一枪打去，击中了伯爵枪靶的近旁。

"呀！这真是所谓上流青年了，"伯爵兴奋地叫起来。

散步过程中，伯爵早已把青年视为自己的外孙女婿，便借着各种机会来查问他各方面的知识。在伯爵的心目中，对这些知识了解得尽善尽美，才成其为一个完美的贵族。

"您欠债吗？"伯爵在提出许多问题之后，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不欠，先生。"

"什么！供给您消费的东西，您都付清帐了吗？"

"正是这样，先生；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信用，失去人家的尊敬。"

"那么最低限度您总有几个情妇吧？啊！您脸红了，我的朋友？……习俗真是变得厉害。年轻人被那些法律观念、康德哲学和自由思想坑害了。您没有吉玛①，没有杜黛②，没有债主，也不懂得家徽学③，这样，我的年轻朋友，您就不够'上流'。要知道：有谁如果不在青春时代干下些荒唐事，他就要在年老的时候去干。我之所以在七十岁时还有八万利勿尔年金的入息，正是因为我在三十岁时把我的本钱都吃掉了的缘故……

① 吉玛(1743—1816)，巴黎著名女舞蹈家。

② 杜黛(1752—1820)，巴黎名交际花。

③ 贵族阶级在盾牌或用具上绘制图案或狮子之类的动物，作为家徽，代表自己的身分和职位。后来关于这类家徽的规则和考据等成为一种专门学识。

哦！和我的太太一同花的，每分钱都用得很体面。不过，您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妨碍您到普拉纳别墅来作客。您已经答应来了，我等着您。"

"多么古怪的小老头儿呀！"年轻的隆格维尔想，"精力充沛，活泼快乐，虽然看起来象个好人，我还是不信任他。"

第二天，近四点钟的样子，正当人们散在客厅里或在弹子房的时候，仆人进来通报："德·隆格维尔先生来了。"大家听说这是德·凯嘉鲁埃老伯爵顶中意的青年，所有的人，连打弹子正在紧张关头的人，都奔过来了，一方面想看看德·封丹纳小姐的态度，另方面也想观察一下，这位人中凤凰到底为什么能在许多情敌当中得到最高评价。隆格维尔先生的衣着入时而简朴，态度潇洒自然，举止彬彬有礼，声音温和而动人心弦，使整个家庭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置身于税务局长的富丽堂皇的住宅中，丝毫没有局促不安的样子。虽然他的谈吐是一个豪门子弟的谈吐，可是大家很容易看出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见多识广，学问很有根底。

海军中将谈到造船问题的时候，曾经引起一场小小的争论，隆格维尔在争论中很内行地运用适当的术语，以致一位太太说，他好象是从综合理工学院① 毕业出来的。

"太太，"他回答说，"我认为可以把进过这所学校当作一种荣誉的头衔。"

虽然大家都很诚恳地挽留他吃晚餐，他还是很有礼貌然

① 综合理工学院，巴黎著名学校之一，创于一七九四年，属陆军部，培养炮兵、工兵、开矿、交通工程等技术人材。

而也很坚决地拒绝了，他只用一句话来回答那些太太，他说他是他妹妹的希波克拉底①，妹妹体弱多病，需人看顾。

"先生，您大概是个医生吧？"爱米莉的一个嫂嫂带着讥讽的口吻问。

"隆格维尔先生是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德·封丹纳小姐很善意地回答，她知悉舞会上的那位年轻姑娘是隆格维尔的妹妹时，满心喜悦，脸泛红光。

"可是，亲爱的妹妹，医生也可能先在综合理工学院读过书呀，是吗，隆格维尔先生？"

"太太，绝对可能，"年轻人回答。

所有的眼睛立时都望着爱米莉。爱米莉带着不安的好奇心注视着这位风流潇洒的青年。直到他微笑着说出下面几句话时，爱米莉才松了一口气：

"太太，我没有当医生的光荣，而且我为着保持自己的独立，甚至放弃了进桥梁公路工程局做事的机会。"

"您做得对，"德·凯嘉鲁埃伯爵说，"可是为什么您认为做医生很光荣呢？我的年轻朋友呀，象您这样一个人……"

"伯爵先生，我对于一切有用的职业都无限地尊敬。"

"我同意。不过我以为您尊敬这些职业，就象一个年轻人尊敬老寡妇一样。"

隆格维尔先生的访问既不太长也不太短，当他看见自己获得了所有人的好感，而且引起了他们对他的好奇心时，他就

①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6—353或356），古希腊名医。

告退了。

“这是个精明的家伙，”德·凯嘉鲁埃伯爵送走了隆格维尔，回到客厅里说。

德·封丹纳小姐是唯一事先知道这次访问的人，因此她着意地修饰，以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可惜隆格维尔并没有象她设想中那样注意她，使她有些伤心。家里人很惊奇地发觉她始终保持沉默，平时有新的客人到来的时候，她总是大肆卖弄风情，风趣的言谈滔滔不绝，而且尽量运用她迷人的眼波和姿态。这一次也许是年轻人悦耳的声音和翩翩的风度使她着了迷，使她真正产生了爱情，因此才有了转变，她完全除去了装假和矫揉造作，变得纯朴而自然，使她出落得更加美丽。几个女眷认为这是更进一步献媚的办法，她们认为爱米莉看中了这个青年，因此不肯一下子展露自己的长处，要等到他对她也有意思的时候，才突然将自己的长处显示出来，使他眼花缭乱。家里每个人都渴望知道这个任性的姑娘对这位陌生客人作何感想。晚餐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出隆格维尔先生的一个长处，而且都认为是自己独自发现的，只有德·封丹纳小姐一言不发地沉默了好久。后来她的舅公说了一句稍带讥讽的话，才打破了她的沉默。她也用讥讽的口吻说：这种天下无双的完美一定掩藏着某种重大的缺点，对于这么机灵的人，单看一眼是不能下判断的；她又说：这样讨每个人喜欢的人，最后不会讨得任何人的喜欢；一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爱米莉象所有在恋爱中的少女一样，想欺骗那些包围着她的阿耳戈斯，将自己的爱情隐藏在内心深处。然而过了

半个月光景，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里，已经人人知道这件小小的家庭秘密了。隆格维尔先生第三次来访，爱米莉认为大部分是为着她的缘故，这个发现使她惊喜欲狂，以至于再仔细考虑考虑时自己都感到不敢相信了。不过她的自尊心仍然受了伤害：她是惯于使自己成为中心人物的，可是这一次她不得不承认有一种力量在吸引她，使她不由自主地失去主宰。她试图抵抗，但总无法将这个俊俏后生的面影逐出心坎。不久她又产生了新的顾虑：隆格维尔先生有两种长处，这两种长处是和大家的好奇心、尤其是德·封丹纳小姐的好奇心相抵触的，那就是他说话非常谨慎，而且出人意表地谦逊。爱米莉在谈话中运用巧计，设下圈套，想使这个青年人详细说出自己的身世，他总能象要保守秘密的外交家那么乖觉地避开。她谈到绘画，隆格维尔先生应答起来很内行。她弹奏乐曲，年轻人又能用行动来证明他钢琴弹得很好。一天晚上，他用自己美妙的歌喉和爱米莉配合着唱了一首西马罗沙①所作的最优美的二重唱，把所有在场的人都迷住了。可是问他是不是音乐家时，他又用巧妙的说笑和打诨应付过去，使那些精于捉摸人的太太无法猜出他到底属于社会上哪一阶层。不管老舅公怎样勇敢地要钩住这条船，隆格维尔总能灵巧地躲开去，以便保留那秘密的魅力。由于普拉纳别墅里任何好奇心都不超出礼貌所允许的范围，因此他就更容易始终保持着别墅里“标致的陌生客人”的身分。爱米莉被这种保留弄得很苦恼，于是她希望从他

① 西马罗沙(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

妹妹那边去打听这些秘密，以为效果一定会比从哥哥这边打听好。克拉拉·隆格维尔小姐到此时为止一直隐藏在幕后，爱米莉在舅公的协助下，极力把这个人物拉出场来。她的舅公熟谙这类事儿犹如他熟谙指挥船只那样。不久，别墅里的全体仕女都表示很想结识这位可爱的姑娘，并且请她来散散心。有人提议举办一个不拘客套的舞会，大家都同意了。太太们都认为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嘴里套出一些口风来，并不是一桩没有希望的事。

好奇心和怀疑给德·封丹纳小姐的心上添了一层薄薄的暗影；然而即使如此，她的整个心坎仍然充满了光明，她享受着生存的幸福，由于另外一个人的存在，生命对于她有了新的意义。她开始注意处好社会关系。也许是幸福使人变好，也许是她没有工夫再去折磨他人，她不象从前那么尖酸刻薄，变得温柔宽厚多了。

她的性格的转变使家里人又惊奇又快乐。也许她的自私自利性格真的蜕变成为爱情了吧？等待她那位怕难为情而暗暗爱慕她的恋人的到来，对于她是无边的快乐。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说过一句充满激情的话，然而她知道她被爱上了，她多么高兴地在年轻的陌生人面前炫耀她的多方面才能呀！她发觉对方也在细细地观察自己，于是她极力克服由于所受的教育在自己身上滋长起来的一切缺点。这岂不是她对爱情的首次敬意，然而对她自己却是一次严厉的指责么？

她想讨对方喜欢，对方也为她着迷；她爱别人，别人也将她奉若神明。家里人知道她那高傲的性格是她的护身符，索

性给她相当的自由，使她能够充分享受那一点一滴的、使初恋变得迷人而热烈的稚气的幸福。不止一次，年轻人和德·封丹纳小姐两人单独在花园的小径上散步，花园被大自然装饰得象一个去参加舞会的姑娘。不止一次，他们无固定话题地随便闲谈，那些最没有意义的语句，正是蕴藏着最丰富的感情的语句。他们时常在一起欣赏落日的景色。他们一起采摘小白菊，将花瓣一片一片地撕下来。① 他们合唱热情的歌曲，佩尔戈莱兹② 和罗西尼③ 的名曲做了传达他们内心秘密的忠实媒介。

舞会的日子到了。通报的仆人固执地把作为贵族标志的那个“德”字，加在隆格维尔兄妹姓氏前面。克拉拉和她哥哥成为舞会的中心人物。德·封丹纳小姐生平第一次带着愉快的心情，看着一个年轻姑娘受人欢迎。她真诚地给克拉拉许多温柔抚爱，而且对她体贴周到。这些女子间的柔情平常只是在要激起男子的妒忌时才做出来的。但爱米莉有一个目的，她想探出一些秘密。然而隆格维尔小姐是个女子，她比哥哥更细心、更聪明，她一点也不露出小心谨慎的神气，而能将谈话从金钱地位这些题目上支开，她做得那么迷人，以致引起德·封丹纳小姐的妒羡，替她起了个绰号：美人鱼。爱米莉虽

① 法国青年男女往往把小白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撕下来，撕一片，念一遍下列的句子，周而复始，一直撕到最后一片，看停在哪一句上，以预卜自己的爱情前途。那些句子是：“她（或他）爱我”，“少许”，“很多”，“热烈地”，“如癫似狂”，“一点都不”。

② 佩尔戈莱兹（1710—1736），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③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然有计划地引诱克拉拉讲话，事实上倒是克拉拉在查问她；爱米莉想评断克拉拉，结果反让她评断了自己；更使爱米莉气恼的是，她时常让克拉拉狡猾地套出口风，使她在谈话中透露出自己的性格。克拉拉天真而又谦逊的态度，的确使人绝对不会怀疑她有任何恶意。有一次德·封丹纳小姐被克拉拉所挑动，很不谨慎地说出了一些反对平民阶级的话，事后自己懊恼不已。

“小姐，”美丽的克拉拉对她说，“我时常听见马克西米利安说起您，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一直非常想认识您，而想认识您不正是爱您吗？”

“我亲爱的克拉拉，我对那些非贵族阶级说了这样的话，真怕得罪了您。”

“哦！放心吧。今天这一类的讨论是没有目标的。至于我，这些牵涉不到我，我和这个问题没关系。”

不论这句回答傲慢到什么程度，德·封丹纳小姐却因此而深感愉快；因为她象所有在热恋中的人一样，以解释卜卦的方法去解释这句回答，专从符合自己愿望的角度去想。因此她再回去跳舞的时候更加快活了，她凝视着隆格维尔，觉得他风流潇洒的外表似乎更超过她理想中的情人。一想到他是个贵族，她就更加心满意足，黑色的眼珠发着闪光，以所爱的人儿就在身旁的全部愉快跳着舞。一对恋人从来未曾达到现在这样心心相印的程度，在四组舞的规矩使他们碰到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他们觉得手指尖儿在发抖。

一对恋人在乡间的节日和欢乐中到达了初秋的日子。他

们让自己在人生最甜蜜的情感之流中轻轻飘浮，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小事故来加强爱情。这些小事故人人都想象得出，因为恋爱在某些方面总是相似的。他们两人相互观察着，正象恋人们所能相互观察的那样。

"根底浅薄的爱情这么快就变成自由恋爱的婚姻，这是从来没有的呀！"老舅公这么说。他象一个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只昆虫一样，注视着这对青年男女。

这句话惊醒了德·封丹纳夫妇。老旺代党人再不象他过去所答应的那样，对于他女儿的婚姻不加过问了。他到巴黎去了解情况，得不到什么结果。于是他委托巴黎市政府的一个官员去调查隆格维尔家庭的情况。在调查出结果以前，这个神秘的谜使他很觉不安，他认为应该关照他的女儿，叫她谨慎行事。

对于父亲的这一忠告，女儿是用满含讥讽的假意服从来接受的。

"我亲爱的爱米莉，如果你爱他，最低限度请你不要对他说出来！"

"爸爸，我的确爱他，不过，我要等您批准的时候才告诉他。"

"可是，爱米莉，想一想，你对他的家庭、他的职业还一点也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愿意这样。爸爸，您曾经希望我早点结婚，您给了我选择的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可挽回地决定我的选择了，您还要什么呢？"

“我还要知道，我亲爱的孩子，你所选中的那一位，到底是不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儿子，”可敬的老贵族讽刺地回答。

爱米莉沉默了一分钟。后来她抬起了头，望着她的父亲，不安地对他说：

“难道隆格维尔家族……？”

“已经绝了后代了。罗斯登-灵堡老公爵于一七九三年死在断头台上，他就是隆格维尔家族最后一支的末一个后裔。”

“可是，爸爸，也有许多高贵的家族是私生子的后代。法国历史上有无数亲王在他们的贵族家徽上加了一道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斜条。”

“你的观念大大地改变了，”老贵族微笑着说。

第二天是封丹纳全家在普拉纳别墅的最后一天。被父亲的忠告严重地扰乱了心情的爱米莉，焦急地等待隆格维尔照平时习惯到来，以便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解释。晚餐以后，她独自一人到花园里散步，朝着他们惯常在那里互诉心曲的树丛走去，她知道隆格维尔会到那里找她。她一面快步走着，一面考虑用什么方法可以不失身分地骗出这项重要的秘密来。这可是一桩相当困难的事情！直到目前为止，她并没有直接承认过她对这位陌生人的爱情。象马克西米利安一样，她也在暗中享受初恋的甜蜜滋味，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矜持的人，似乎两个人都怕承认自己的爱。

克拉拉曾经将自己对爱米莉性格上的怀疑告诉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这些怀疑相当有根据，这使他时而被自己年

轻而澎湃的热情所控制，时而又想冷静地认识和考验一下他寄托以自己幸福的女人。他的爱情并没有迷惑住他的眼睛，他看出了爱米莉被成见所腐蚀的性格；可是他想首先知道爱米莉是否爱他，然后才来想法子破除她的成见，他不愿意将自己的爱情和生命来作冒险。因此他始终不说出自己的心情，但可惜他的目光、他的态度，和他最细微的举动都将他的爱情暴露出来了。在德·封丹纳小姐这边，一般少女所具有的自尊心在她身上尤其强烈，因为她有由于家庭出身和自身美貌而产生的那种愚蠢的虚荣，这种自尊心阻止她坦白说出自己的爱情，而爱情的日益滋长，却又时时使她想说出来。这样，一对恋人虽然都不曾说出自己秘密的动机，而双方都本能地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候，年轻的心灵是喜欢含糊不清的状态的。正由于他们两个都迟迟不开口，他们好象将这个等待变成一场残酷的游戏。一个想知道另一个是不是爱他，而这一点必须他高傲的情人肯承认才行；另一个却在等待他随时打破这个过分尊重别人的沉默。

爱米莉坐在一条粗陋的长凳上，想着三个月来欢乐的日子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她父亲的疑心是她最后的恐惧；然而她作了两三次思考之后，就以一个缺乏经验的少女的心情，断定这些恐惧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她确信自己不会犯错误。整个夏季，她在马克西米利安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动作、任何言语可以证明他的出身或职业是低下的；相反，他的谈吐却显示出他是个掌管国家最高利益的人。“而且，”她想，“一个办公室职员、一个银行家或者一个商人绝不会有这么多的闲暇，

能够整整一季度逗留在乡下的田野和树林中追求我，自由自在地消磨日子，正象一生无忧无虑的贵族一样。”正想得入味的时候，一阵树叶的响声告诉她马克西米利安已经来了一些时候，大概正在带着仰慕的心情偷看她。

“您知道这样惊动人家很不好吗？”她微微笑着对他说。

“特别是当年轻姑娘在想心事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意味深长地回答。

“为什么我不能够有我的心事？您不是也有您自己的心事么！”

“那么您真的在想心事喽？”他笑着说。

“不，我在想您的心事，我的心事我自己很清楚。”

“可是，”年轻人抓住德·封丹纳小姐的胳膊，挟在自己的胳膊下面，轻轻喊道，“也许我的心事就是您的心事，而您的心事也正是我的心事呀！”

他们走了几步，正好停在一丛树下面，树丛被落日的余晖照耀着，象裹上了一朵红棕色的云。自然的美景使这一时刻添上了庄重的气氛。马克西米利安突然而亲密的动作，尤其是她的胳膊感觉到的、他沸腾的心的剧烈跳动，使爱米莉格外激动，这种激动往往是一些最简单和最无意识的偶然事件所引起的。上流社会的青年女子平时在矜持中生活，一旦感情爆发出来，过去的矜持就会使爆发的力量更加猛烈，这是她们遇见一个热情的恋人时所能遭遇的最大危险。爱米莉和马克西米利安的眼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道出许多平时不敢说出口来的事情。陶醉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很容易就忘记了那些

自尊心和矜持的信条，也忘记了那些互不信任的冷静的考虑。

开头，他们只是紧紧地握着手来表达彼此间愉快的心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先生，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又慢慢地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德·封丹纳小姐战栗着，用激动的声音开口说。“我希望您明白，这个问题是我在家庭中所处的尴尬地位使我不得不提出来的。”

爱米莉结结巴巴地说出这句话之后，接着是一阵对爱米莉来说十分可怕的寂静。在沉默中，平素这么高傲的一个姑娘，竟不敢接触她的恋人的明亮的眼光；她暗中觉得她自己要说的下半截话非常卑鄙：

“您是贵族吗？”

说完了这半截话，她恨不得立刻钻到地底下去。

“小姐，”隆格维尔变了脸色，带着一种十分尊严的表情郑重地说道，“我保证直截了当地回答您的问题，可是我要求您首先诚实地回答我向您提出的问题。”

他放开少女的胳膊，年轻姑娘立刻感觉自己好象孤独一人留在世上。他对她说：

“您查问我的出身，到底是什么用意？”

她冷了半截，象木头似的呆在那里，半晌不说话。

“小姐，”马克西米利安继续说，“如果我们相互不理解，就不要继续下去了吧！我爱你，”他用深沉而动情的声音加上这句话，使少女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幸福的感叹，“那么，”他听到那一声感叹，脸上也露出了欢愉的神色，他接着说，“为什

么还要问我是不是贵族呢?"

爱米莉的内心深处好象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如果他不是贵族,他会这么说话吗?"

她温和地重新抬起头来,好象要从年轻人的眼光中吸取新生命,她伸出胳膊给他,似乎表示和他言归于好。

"您以为我把官职爵位看得很重要吗?"她带着促狭的狡黠说。

"我没有什么头衔可以献给我的妻子,"他一半快活、一半严肃地回答。"可是我要娶的妻子既是贵族出身,而且她的有钱的父亲又使她过惯了富贵幸福的生活,我是知道为了这个选择我应该承担些什么义务的。所谓爱情能够满足一切,"他快活地加上一句,"只是对于情侣而言;至于夫妇,除了以苍穹为屋顶和以绿茵为地毯之外,还需要更多一些东西。"

爱米莉心里想:"他很有钱。至于头衔,可能是他想试试我!一定是人家在搬弄是非,说我偏爱贵族,说我非要嫁给一个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不可,一定是我那几个假装正经的姐姐和嫂子在捉弄我。"

"先生,我向您保证,"她提高了声音说,"我过去对于人生和社会有过一些很不正确的想法;可是到了今天,"她一面说,一面故意用一种可以使他发狂的眼光睇视着他,"我已经懂得,对一个女人来说,真正的财富在哪里。"

"我应当相信您在讲真心话,"他温和而郑重地回答,"我亲爱的爱米莉,如果您重视物质享受,那么,在今年冬天,也可能在两个月之内,我将会为我可以献给您的东西而感到骄傲。

这就是我藏在这里的唯一的心事，”他指着他的心坎，“因为这件事情的成功与否，牵涉到我的幸福，我不敢说：‘我们的幸福’……。”

“喔，说吧！说吧！”

他们回到客厅去的时候，两人放慢了脚步，一路上喁喁密语。德·封丹纳小姐觉得她的恋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可爱，这么风趣。刚才的一段谈话，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她已经获得这位使一切女性羡慕的男子的心，因此他的修长身材，他的潇洒风度，在她看来更富于吸引力了。他们两人唱了一支意大利二重唱，表情那样丰富，以致满座都热烈地为他们鼓掌。他们分离时相互道别的口气好象在订立盟约，其中隐藏着他们的幸福。总之，在爱米莉来说，这一天似乎成了一根链条，把她和陌生男子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刚才他们表白心情的时候，隆格维尔所显示出的力量和威严，似乎使德·封丹纳小姐对他产生了敬意，没有这点敬意，真正的爱情就不可能存在。当她独自和父亲留在客厅的时候，她的父亲向她走过来，亲切地握着她的双手，询问她对于隆格维尔先生的家庭和财产状况是不是已经打听出一些眉目。

“是的，我亲爱的父亲，”她回答，“我比我过去所希望的更加幸福。总之，隆格维尔先生是我愿意嫁的唯一的人。”

“很好，爱米莉，”伯爵说，“我知道还剩下些什么事让我去办。”

“您会碰到什么障碍吗？”爱米莉有点着急起来。

“亲爱的孩子，谁也不知道这个青年男子的底细；不过，

除非他是个坏蛋，否则你既然爱他，我就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

“坏蛋?”爱米莉说，“我绝对放心。我的舅公是我们的介绍人，可以为他担保。亲爱的舅公，请您说一句，他是个水老鼠、海贼，还是个海盗?”

“我早知道要弄到这地步的，”老海军从瞌睡中醒过来喊道。

他朝客厅里张望，用他常讲的一句话来形容，爱米莉已经象桅尖闪光[1]那样不见了。

“好吧，舅舅，”德·封丹纳先生接着说，“关于这个青年的一切，您既然知道，怎么能够不告诉我们呢？您应该看得出我们的心事呀！隆格维尔先生是贵胄吗?”

“我对于他是既不认识夏娃，也不认识亚当[2]，”德·凯嘉鲁埃伯爵嚷道，“这个傻女孩子把她的心思告诉我，我就用我自己特有的方法把她的圣普乐[3]给她带来。我只晓得这个小伙子是个神枪手，精于狩猎，打弹子打得出神入化，是下棋和掷骰子的能手，他的剑术和骑术和从前的圣乔治骑士[4]一样好。他对于我们葡萄产地的知识异常广博。他的数学象一本数学题解那么准确，他的绘画、唱歌和跳舞都是第一流。我的

---

① 航海时，桅尖往往发出闪光。这里是“非常迅速”的意思。

② 根据《圣经》传说，亚当是人类之父，夏娃是人类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③ 圣普乐，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1761)的男主人公。

④ 圣乔治骑士，见本书第36页注①。

天，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啦？如果这样还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贵族，我倒要请你们给我找出一个象他这样多才多艺的平民来！找出一个象他这样过着贵族化生活的人来！他做什么事情吗？他毫无身分地上办公室吗？他在你们称作什么司长、局长的那些暴发户面前打躬作揖吗？他挺起胸膛走路。他是一个男子汉。还有，我刚才在背心口袋里又找到了他给我的名片，他递给我的时候还以为我要割断他的喉咙哩，这个可怜的天真的孩子！现代的青年是不太狡猾的喏，这就是他的名片。”

“桑蒂耶路五号，”德·封丹纳先生一面念名片，一面竭力回忆他所得到的关于这个年轻的陌生人的情报。“真是见鬼！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地址是帕尔马、韦布律斯特之流住的地方呀，他们主要的买卖是洋纱、棉布和印花布的批发生意。哦，对了，下议员隆格维尔在这家公司里是有股份的，一点不错。不过我知道隆格维尔只有一个三十二岁的儿子，他一点也不象我们这位陌生客人，而且隆格维尔给了他儿子五万利勿尔年金，想使他讨一个部长的女儿作媳妇；他也象其余的人一样，抱着晋封为贵族院议员的野心。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个马克西米利安呀！他有女儿吗？这个克拉拉又是谁？任何阴谋家都可以自称姓隆格维尔呀！这家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公司不是因为在墨西哥或印度投机失败而几乎要倒闭吗？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你自言自语的好象在舞台上独白，你好象只把我算作零，”老海军突然说。“你难道不知道，只要他是贵族，我的船

舱里就有不少钱袋①可以补救他没有财产的缺点吗？”

“至于这一层，只要他是隆格维尔的儿子，他就什么也不需要了。不过，”德·封丹纳先生把头向左右摇动，“他的父亲并没有用金钱来捐官买爵。在大革命以前他是个检察官，第一次复辟以后，他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德’字，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捞回了一半财产。”

“好呀！那些父亲被吊死的人②真是幸福！”老海军快活地说。

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过了以后三四天，十一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寒冷的早霜正在清洗巴黎的林荫道，德·封丹纳小姐穿了一件她自己首创的新式皮大衣，和她的两位嫂嫂一同出游。这两位嫂嫂以前曾经被她肆意讽刺过。三个女人出游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试坐一部漂亮的新车，和炫耀她们为冬季时装创造的新款式服装，主要的还是为了去看一种女用披肩，她们听一个朋友说，在和平大街转角的一家大布店里有售。三个女人走进店堂以后，爱米莉的嫂嫂男爵夫人扯了扯爱米莉的衣袖，将坐在柜台里面的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指给她看。隆格维尔正在用熟练的商人手势，把一枚金币交给一个内衣女商人，而且好象正和她商谈什么。这个标致的陌生客人手里拿着几种样品，使人无法再对他可敬的职业有任何怀

① “我的船舱里就有不少钱袋”，意思是说：“我有财产可以给他”。老海军三句不离本行，所以提起“船舱”。

② “那些父亲被吊死的人”，指保王党的后裔。法国大革命时，这些保王党逃的逃，被吊死的被吊死，财产被没收。上句“而且捞回了一半财产”，指查理十世登基后，以十亿法郎赔偿他们的损失一事。

疑 爱米莉立时浑身冰冷地战栗着，可是没有被人察觉。上流社会的礼节使她不动声色地藏过了内心的疯狂愤怒，她回答她嫂嫂的一句："我早知道了!"音调无可比拟地抑扬得体，使当代最优秀的女伶也会妒羡不已。她朝柜台走过去。隆格维尔抬起头，把布样放进衣袋，极其镇静地向德·封丹纳小姐致了敬礼，向她走过来，用一种穿透心坎的眼光注视着她。

"小姐，"隆格维尔回身向跟着他走过来、惶惑不安的女商人说，"我再派人去清算帐款，这是本店的手续。不过，"他把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交给那个青年女子，凑到她的耳边说，"拿着，这是我个人给您的。"他转身又向爱米莉说，"小姐，我希望您原谅我。这些生意上的事情真逼得人没有办法，您的好心肠不会怪我吧。"

"先生，我以为这跟我毫无关系。"德·封丹纳小姐回答，眼睛望着隆格维尔，神情安定，带着讥讽的毫不在乎的表情，好象她是第一次看见他。

"您这话当真吗?"马克西米利安的声音断断续续，问道。

爱米莉以无可比拟的无礼扭过身去。这短短的一问一答是用低沉的声音说的，两个充满好奇心的嫂嫂并没有听见。三个女人买了披肩之后，又坐上了马车。爱米莉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她不由自主地向这间可恨的商店投过最后的一瞥。她看见马克西米利安在店堂里站着，交叉着双臂，露出战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幸打击的神气。他们的视线接触了，两个人的眼光都表示绝对不肯让步。两个人都想残酷无情地伤害对方的心，那颗自己所爱的心。转瞬间，两人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那

么远，好象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格陵兰一样。虚荣心不是有一种气息可以使一切都干枯吗？目前德·封丹纳小姐心里的剧烈斗争，是一个年轻姑娘所从未经历过的，她正在收获自己种下的苦果，而且是异常的丰收，从来傲慢与偏见未曾在人的心中撒下这么多痛苦的种子。她的脸庞本来是鲜艳润滑的，现在却显出了一条条黄色的纹路，一粒粒红色的斑点，雪白的双颊有时突然间变成青绿色。为了在嫂子们面前隐藏她内心的纷乱，她笑着对她们品评某个行人或者某种可笑的装束，然而这是不自然的痉挛的笑。如果她的嫂子们趁机讥讽她，向她施行报复，倒也罢了，可是嫂子们却可怜她和同情她，保持着沉默，这就更加伤了她的心。她运用自己的全部机智将她们卷入闲谈，在谈话中她用奇谈怪论来发泄自己的愤怒，用下流的讥讽和刻毒的言语来咒骂一切商人。回到家里，她突然发起寒热来。起初病势很凶，一个月以后，经过亲属的看护和医生的悉心诊治，总算如全家所愿，她逐渐痊愈了。人人都希望这一次相当深刻的教训能够改变她的性格，然而爱米莉在痊愈以后又不知不觉地恢复了过去的习惯，重新回到社交界来。她声称认错了人没有什么可耻。她说：如果她象父亲那样在下议院里有点势力的话，她要建议颁布一项法令，命令一切商人，尤其是棉布商人，要象贝里①的绵羊一样，在额头上打下烙印，一直到三代为止。她认为贵族们应该穿上路易十五时代宫廷侍臣们穿起来非常好看的那种法国古式服装，而

---

① 贝里，法国古时的一个省，位于法国中部。

且只有贵族有权这样穿着。听了她的话，似乎一个商人与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之间外表上毫无区别，乃是王国的一大灾难。其他诸如此类的戏谑，每遇到什么偶然事件牵涉到这一问题时，她就滔滔不绝地说出来。那些真正爱她的人从这类冷嘲热讽中领会出凄凉的意味。显然，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仍然统治着这颗不可解释的心。有时她的性情突然柔顺起来，就象她在那段不长的恋爱时期里的样子，有时她又暴躁得使人不能忍受。她的痛苦是一桩公开的秘密，家里人都知道使她发脾气的根源，都原谅她在性格上这种忽晴忽雨的变化。只有德·凯嘉鲁埃伯爵能够稍微控制她，因为他把金钱供她尽量挥霍，这是安慰巴黎少女的最有效的方法。德·封丹纳小姐第一次参加舞会，是在那不勒斯王国①驻法大使的公馆。当她和舞会的几个主要人物一齐跳四对舞的时候，她瞥见隆格维尔就在几步之外，正向她的舞伴点头招呼。

“这个青年是您的朋友吗?”她用轻蔑的态度问她的男伴。

“他是我的弟弟。”他回答。

爱米莉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啊!”他用热烈的口气接着说，“他真是世界上心地最高尚的人……”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爱米莉突然打断他。

“不知道，小姐。对于人人挂在嘴上的名字——也许我应

---

① 那不勒斯王国，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一八六〇年并入意大利。

该说人人记在心上的名字，我居然没有记住，我承认这是一种罪过。不过我有一个还站得住的理由，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我刚从德国回来。我的大使从德国回到巴黎休假，今天晚上叫我陪伴他可爱的太太来参加舞会，您看，她就在那边角落里。”

“倒是地道的悲剧面孔。”爱米莉端详了大使夫人之后说。

“可这还是她在舞会上的面孔呢，”青年笑着说。“我必须陪她跳舞，因此我要从您这里得到一些补偿。”

德·封丹纳小姐弯腰致谢。

“我真想不到，”健谈的大使馆秘书继续说，“会在这里遇见我的弟弟。我从维也纳到这里的时候，正得到他卧病在床的消息。我本来想先去探望他，再来参加舞会，可是在政界服务，我们并不是时常有空闲去享受天伦之乐的。我的‘女主人’不容许我去探望可怜的马克西米利安。”

“令弟不象您这样在外交界服务吗？”爱米莉问。

“不，”大使馆秘书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弟弟为我作了自我牺牲！他和我妹妹克拉拉放弃了我父亲的财产，使父亲能够凑成一份长子世袭财产给我。我父亲也象其他拥护内阁的下议员一样，渴望得到贵族院议员的爵位。他已经十分有把握了呢！”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音。“我弟弟凑了一些资金参加一家银行的投资；我知道最近他跟巴西做成了一笔买卖，可以使他变成百万富翁。我曾经利用我在外交界的关系助了他一臂之力，您看我该多么高兴！我正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巴西公使馆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可以使他不再双眉紧锁。您

觉得他怎样？”

“依我看，令弟的神情不象是在操心银钱交易的人。”

年轻的外交官向他的舞伴投过探测的一瞥，她表面上很平静。

“怎么！”他微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姐居然能够从一个人无言的额角上看出别人在恋爱吗？”

“令弟在谈恋爱吗？”她问道，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动作，露出渴望知道详情的神情来。

“是的。他象母亲一般照看着我的妹妹克拉拉，是克拉拉写信告诉我，说他今年夏天疯狂地爱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以后我就听不到关于他恋爱的消息了。您相信吗？这个可怜的孩子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跑去很快地把各种事情办妥，以便在下午四点钟以前赶到他的爱人居住的乡下去。就这样，他把我送给他的一匹可爱的纯种马给骑坏了。我说话太多，小姐，请原谅我，因为我刚从德国回来。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听见过地道的法国话，我渴望看看法国人的面貌，我看饱了德国人，我的爱国狂竟使我有时想对着一座巴黎来的烛台说话！可是今天我在一个外交官的公馆里这样失礼地大讲特讲，倒是您的过错，小姐。不是您将我的弟弟指给我看的吗？一讲到他，我的话就说个没完了。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他是多么善良，多么慷慨。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隆格维尔采邑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呢！”

德·封丹纳小姐之所以得到这些重要的消息，是当她知道对方是她所鄙弃的恋人的哥哥时，她立刻很乖巧地查问起

的舞伴，而她的舞伴对她丝毫不起疑心的缘故。

“您以前真的能够眼看您弟弟做洋纱棉布买卖而不感到心里难过吗？”爱米莉在跳完了组舞的第三段以后这样问。

“您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外交官反问她，“谢天谢地！我虽然说话很多，可是我已经掌握了说话的艺术，只说我要说的话，象我所认识的许多见习外交官一样。”

“这是您告诉我的，我向您保证。”

大使馆秘书很惊奇地望着德·封丹纳小姐，心里起了疑云，他用探索的眼光望望他的弟弟，望望他的舞伴，他猜出了一切。他合拢双手，眼睛朝天花板望着，笑着说：

“我真是一个傻瓜！您是舞会上最漂亮的小姐，我的弟弟不停地偷看您。他带着病来跳舞，而您假装没有看见他。请您成全他的幸福吧，”他一面说，一面陪伴她回到她舅公那边去，“我不忌妒，不过，以后每次称您为弟妇时，我心里多少总会有点激动的……。”

然而一对恋人本身却坚持着不肯让步。近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大家在宽阔的阳台上吃夜宵，为着便利大家挑选熟人坐在一起，桌子好象酒馆里那样摆法。恋人们是经常有巧遇的，凑巧德·封丹纳小姐的邻桌坐满了贵宾，马克西米利安也是这些贵宾之一。爱米莉很留神地倾听邻桌的谈话，具有隆格维尔那种风度和面貌的男女青年坐在一起的时候，话题总是牵涉到男女爱情上面的。隆格维尔谈话的对手是一位那不勒斯公爵夫人。她的眼睛明亮发光，洁白的皮肤象软缎般柔滑。马克西米利安装出和她很亲密的样子，尤其仿了德·封

丹纳小姐的心，因为她刚才对这位恋人表示的柔情，比过去增加了十倍。

"对呀，先生，在我们的国家里，真正的爱情是肯牺牲一切的，"公爵夫人很娇媚地说。

"你们比法国女子更加懂得爱情，"马克西米利安一面说，一面将他火热的眼睛望着爱米莉，"法国女子都是爱慕虚荣的。"

"先生，"爱米莉很快地说，"诽谤祖国是最坏的行为，爱国心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有的。"

"小姐，您难道相信一个巴黎女子肯跟着她的爱人到任何地方去吗？"公爵夫人微微冷笑地说。

"呀！让我们说得清楚一点，太太。一个巴黎女子可以跟着她的爱人跑到沙漠地带，搭上一个帐篷住在那里，可是不会跟他坐在商店的柜台里面。"

爱米莉说完以后还加上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就这样，爱米莉自幼所受的可悲的教育，使她第二次断送了自己刚刚露头的幸福，而且使她终生不幸。马克西米利安外表上的冷淡态度，和另一个女人的讥笑，使爱米莉不由自主地又说出了这一类尖酸刻薄的话来，这已经成为她戒不掉的恶习。

"小姐，"吃完了东西，女士们离桌起身时声音嘈杂，隆格维尔趁机对爱米莉低声说，"永远不会再有别的男子象我这样热诚地祝愿您幸福，在我将要离开您以前，请您允许我向您提出这个保证。再过几天，我就要动身到意大利去了。"

"大概是带着一位公爵夫人动身吧？"

“不，小姐，不过很可能带着的是致命的重病。”

“这难道不是一场幻梦么？”爱米莉不安地望了他一眼。

“不，”他说，“有的创伤是永远不能复原的。”

“您不会动身的，”爱米莉微笑着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一定走！”马克西米利安很严肃地说。

“我预先通知您，到您回来的时候，我也许已经结婚了，”她娇媚地说。

“我也这样希望。”

“无礼的东西！”她叫起来，“居然这么狠心地报复！”

过了半个月，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和他的妹妹克拉拉，动身到温暖而充满诗意的意大利风景区去了，剩下德·封丹纳小姐被剧烈的悔恨咬啮着心灵。年轻的大使馆秘书参与了他弟弟的爱情纠纷，用很厉害的方法对爱米莉施行报复，把一对恋人决裂的原因公布出来。爱米莉过去对马克西米利安肆意地讥讽，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加倍奉还。他经常向达官要人们描绘爱米莉怎样憎恨商店的柜台，怎样以女将军的姿态组织十字军向银行家进攻，她的爱情怎样在洋纱买卖中烟消云散等等，使听的人都轻蔑地微笑起来。德·封丹纳伯爵迫不得已，只好运用自己的势力，给奥古斯特·隆格维尔弄了一个差使，将他派到俄罗斯去，以免他的女儿被这个年轻而危险的敌手弄成大家的笑柄。过了不久，内阁鉴于贵族院里议员们的意见动摇不定，不得不增加一批议院贵族以加强实力，于是吉罗丹·隆格维尔①就被晋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和子爵。德·

① 吉罗丹·隆格维尔，即奥古斯特和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

封丹纳也被晋封为贵族院议员，这是对于他过去在艰难日子里忠心耿耿效劳的报酬，同时也因为象他这样的姓氏在世袭的议院里已经相当缺少的缘故。

在这一段时期，爱米莉由于年岁增长，对于人生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她的行为和态度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她不象过去那样对她的舅公说些凶狠的话，而是经常用使人发笑的亲热态度替他拿着拐杖；她让他挽着臂膀行走，坐上他的车子，陪着他到处散步；她甚至于对舅公说，她喜欢他的烟斗的气味，她每天在烟雾腾腾中念他爱读的《每日新闻》给他听，狡猾的老海军经常故意把烟朝着她喷；她研究纸牌的打法，以便和她的舅公两人斗牌；最后，这位任性非凡的年轻姑娘竟能够耐心地倾听她舅公一次又一次唠叨他过去服役的战舰美丽的母鸡号和巴黎市号的历史、德·絮弗朗①的首次出征，以及阿布基尔之战②。老海军虽然经常夸口说他自己富于经验，十分熟悉自己的经纬度，不致被一只小小的战艇所俘虏③，然而一天早上，巴黎所有的沙龙都得到了德·封丹纳小姐和德·凯嘉鲁埃伯爵结婚的消息④。年轻的伯爵夫人不停地举行豪华的宴会以麻醉自己；不过在这些漩涡深处，她所找到的只是

---

① 德·絮弗朗（1726—1788），著名的海军将领，曾出征印度，打败了英军。

② 阿布基尔，埃及地名。一七九八年，英将纳尔逊败法军于此；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又在此打垮土耳其军。

③ “小小的战艇”指德·封丹纳小姐。老海军自夸有主张，最后却爱上了外孙女。

④ 依照拿破仑法典，这样的亲属结婚是许可的。

无比的空虚：富贵荣华掩饰不了她的虚空和不幸，她的内心仍是痛苦的；大多数时间她虽然强作欢笑，但是美丽的脸颊上仍然透露出暗中的凄凉来。对于她年老的丈夫，爱米莉却服侍得小心周到。时常，在乐队的愉快的乐声中，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一面走一面说："我不认识我自己了。我在婚姻的苦工船上熬过了二十年的苦役，居然能够在七十二岁[①]的年纪，登上美丽的爱米莉号船充当舵手！"

伯爵夫人的一举一动都是规行矩步的，使最会批评的人也觉得无懈可击。善于观察的人以为海军中将给自己保留着处置财产权，以便能够紧紧地抓住他的夫人；这是对舅公和外孙女两人的毫无根据的侮辱。两夫妻在外表上都很小心谨慎，以致特别喜欢打听他们的闺房秘密的青年人也无法猜出，到底老伯爵是以丈夫的身分还是以父亲的身分来对待他的夫人。只是大家时常听见老伯爵说：他收留外孙女象收留一个在海上遭难的人；又说：他以前从狂涛巨浪中救起他的敌人时，也从来未曾滥用过主人的权利。伯爵夫人虽然有红遍巴黎社交界的野心，虽然渴望着能够和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绍利厄公爵夫人、埃斯巴侯爵夫人、哀格勒蒙侯爵夫人、费罗伯爵夫人、蒙柯奈伯爵夫人、雷斯托伯爵夫人、德·冈夫人和德·图希小姐[②]等并驾齐驱，然而她始终拒绝德·波唐杜埃子爵对她的热恋和追求。

结婚两年以后，有一次爱米莉正在巴黎圣日耳曼区一个

---

① 这里，巴尔扎克忘了凯嘉鲁埃伯爵两年前就已经七十三岁了。

② 以上提到的人名，都是《人间喜剧》中著名的宫廷贵妇。

贵族世家家里作客，这个人家是把爱米莉视为遵守贵族传统的典范的。爱米莉听见仆人通报：德·隆格维尔子爵先生驾到。她当时坐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正和德·佩斯波利主教玩纸牌，因此没有人注意到她内心的激动。她回过头来，正好看见她从前的恋人青春焕发地走进来。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死了，他的哥哥受不住圣彼得堡的酷寒，也过世了，世袭的议院贵族的封号就落到马克西米利安的身上。他的财产比得上他的学识和才能。就在前一天，他那年轻锋利的口才还左右了议会。这时他出现在凄凉的伯爵夫人面前，他还没有结婚，具备着她以前的理想爱人的一切条件。凡有待嫁女儿的母亲，都千方百计地设法和他攀亲，大家从他的翩翩风度上断定他也具有高尚的品德；然而爱米莉对他认识得比谁都清楚，她知道德·隆格维尔子爵有坚定不移的品格，明智的女子会看出来这是幸福的保证。她朝海军中将望了一眼。照他惯常的说法，他还能够在船上支持好久呢！她不由得咒骂起自己儿时的错误来。

这时，德·佩斯波利主教很慈祥地对她说："太太，您把'心花皇帝'掉换出来①，我赢了。可是您不必后悔，赢来的钱我是留给那些小修道院的。"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巴黎。

郑永慧 译

① 纸牌有四种花样，心形是其中一种，法文"心花皇帝"也可作"心上的皇帝"解。这里一语双关，指爱米莉换错了牌，也笑她失去了理想的爱人。

家族复仇

献给米兰雕塑家皮蒂纳蒂

一八〇〇年，将近十月底，一个外邦人，由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陪伴，来到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前，在一所新近拆毁的房屋废墟旁，一待就是好半天。正是在这儿，如今开始兴建一溜边屋，要将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的宫殿同瓦卢瓦王族的卢浮宫连接起来①。他伫立在那儿，抱着手臂，耷拉着头，有时抬起来，瞧瞧执政府宫，又瞧瞧挨着他坐在石头上的妻子。尽管那个外邦女人看来一心只在那约莫九到十岁的小姑娘身上，手里抚弄着女孩乌黑的长发，但她丝毫没有放过她丈夫瞅她的眼光。同样的感情，但不是爱情，把这两个人联在一起，使他们的动作和思想都一样的骚动不安。贫困也许是最强有力的纽结。外邦人头发浓密，头颅硕大沉重，此类头像往往出现在卡拉什兄弟②的笔下。这样墨黑的头发却夹杂着

① 即将杜伊勒里宫同卢浮宫接通，此工程至第二帝国时期完成。

② 卡拉什兄弟，指意大利博洛尼亚的三位画家：吕多维柯·卡拉什（1555—1619）、阿戈斯丁诺·卡拉什（1557—1602）和阿尼巴勒·卡拉什（1560—1609），他们主张恢复后期文艺复兴传统，对十七世纪意大利绘画影响很大。

大量银丝。他的面容虽然高贵而傲岸，却有一股肃杀之气，使他的神采大为减色。尽管他孔武有力，腰板挺直，看来却已有六十开外。衣衫褴褛，表明他来自外邦。那女人早年十分俊俏、而今已经憔悴的脸上透着愁容，但她的丈夫一瞅她，她就竭力露出一丝笑容，装作安之若素。小姑娘一直站着，虽然被太阳晒黑的娇嫩的脸上，已明显地打上了疲劳的印记。她有意大利人的体态，弯弯的睫毛，黝黑的大眼睛，天生的高贵气质和真正的妩媚。这三个人不加丝毫掩饰，自然流露出深深的绝望，不止一个路人，对他们只看上一眼，便不由得不受感动；但巴黎人的情谊素来倏忽即逝，这点同情很快便告涸竭。外邦人一发觉有闲人注意他，便恶狠狠地怒目而视，这时连最大胆的行人也会加快脚步走开，犹如踩到了一条蛇。这个魁梧的外邦人这样游移了老半天，突然，他抹了抹前额，似乎要驱走脑里的思绪，抹平思考引起的皱褶，不用说，下了一个极大的决心。他对妻子女儿投去锐利的一瞥，从外套里掏出一把长匕首，递给妻子，用意大利语对她说：

"我去看看波拿巴兄弟是不是还记得我们。"

然后他迈着缓慢自信的步子，向宫殿的入口走去，不消说，在门口被一个执政府的卫兵挡住了。他同卫兵没争辩多久，卫兵见这陌生人十分固执，便对他端起刺刀，摆出最后通牒的姿态。凑巧这时换岗了，班长彬彬有礼地向外邦人指出警卫军官的所在地。

"请您禀报波拿巴，"意大利人① 对值勤的警卫连长说，"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想拜见他。"

这个军官白费气力地向巴托洛梅奥说明，事先未经书面请求接见，是见不到第一执政的，外邦人非要军人去禀告波拿巴不可。军官根据禁令条文，斥之再三，断然拒绝听从这个奇怪的觐见者。巴托洛梅奥蹙紧眉头，恶狠狠地瞥了军官一眼，似乎如果因这拒绝而可能发生不幸，就该由他负责；之后，他缄默不语，使劲把双臂抱在胸前，走到回廊底下，杜伊勒里宫的前庭和花园之间就用它作为通道。大凡强烈渴望一样东西的人，几乎总是赶巧碰上机会。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正坐在靠近杜伊勒里宫入口的一块房基石上，这时驶来了一辆车，从车上下来的是吕西安·波拿巴②，他当时是内政部长。

“啊！是吕西安！”外邦人喊着，“我碰到你真是运气。”

吕西安奔到拱门下的当儿，听见这句用科西嘉方言说的话便停住了脚步，他瞧着他的同乡，认出了他。巴托洛梅奥在他耳边刚刚说了一句话，他便把科西嘉人带走了。缪拉、拉纳、拉普③正在第一执政的办公室里。看到吕西安进来，后面跟着皮永博这样一个异样的人，谈话便戛然而止；吕西安拉着拿破仑的手，把他带到窗棂前。第一执政同他的兄弟交谈了几句，然后做了个手势，缪拉和拉纳遵命退出去了。拉普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想留下不走。波拿巴厉声质问他，这个副官

---

① 科西嘉岛曾属于意大利，故有不少居民讲意大利语，这里，作者把科西嘉人看作意大利人，故而前面称他为外邦人。

② 吕西安·波拿巴（1775—1840），拿破仑的弟弟。

③ 拉纳（1769—1809），曾协助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后成为法国元帅；拉普（1772—1821），拿破仑的部下，后成为路易十八的侍从长。

满脸不乐意地走了出去。第一执政听到拉普的脚步声就在隔壁客厅停住，便蓦然跟了出去，他看见拉普在隔开办公室和客厅的那堵墙旁边站着。

“你怎么老是不想弄明白我的意思？”第一执政说，“我要同我的老乡单独谈话。”

“这是一个科西嘉人，”副官回答，“我实在不相信这些家伙，不得不……”

第一执政禁不住微笑了，轻轻推了推他忠实的副官的肩头。

第一执政回来对皮永博说：

“怎么，可怜的巴托洛梅奥，你到这儿来做什么？”

“求你保护并给一个安居的地方，如果你是个真正的科西嘉人的话。”巴托洛梅奥回答，口气很生硬。

“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逼得你离乡背井呀？在老家，你最富，最……”

“我杀光了波尔塔家的人，”科西嘉人皱紧眉头，用深沉的声音接过来说。

第一执政惊愕地退了两步。

“你要出卖我吗？”巴托洛梅奥对波拿巴投射出阴沉的目光。“科西嘉还有四个皮永博家的人呢，你知道吗？”

吕西安抓住他老乡的臂膀，摇晃着。

“你到这儿，是为了来威胁法国的救星吗？”他气冲冲地说。

波拿巴对吕西安做了个手势，吕西安默不作声了。然后，

拿破仑瞧着皮永博，对他说：

“你为什么要杀光波尔塔家的人呢？”

“我们本已言归于好，”他回答，“是巴尔邦蒂家为我们调解的。就在我们举杯祝贺消除龃龉的第二天，因为我有事要到巴斯蒂亚，便同他们分手了。他们留在我家，放火烧了我的龙戈纳葡萄园，杀死了我的儿子格雷戈里奥。我的女儿吉讷弗拉和我的妻子侥幸逃脱；母女俩在当天早晨领了圣体，圣母保护了她们。等我回来，再也找不到家了，我用脚在灰烬里搜寻了一遍。突然之间，我碰到了格雷戈里奥的尸体，借着月光，我认出是他。我心里想：‘哦！是波尔塔家的人下的毒手！’我马上到丛林里去，在那儿聚集了几个我以前替他们出过力的人。波拿巴，你听清楚了吧？然后我们向波尔塔家的葡萄园进发。我们是早上五点到的，七点，他们都去见上帝了。吉阿科莫认为艾丽莎·瓦尼救出了一个孩子，小吕依吉；但我明明是在放火烧房之前，亲手把他绑在床上的。我同妻女离开了科西嘉岛，始终弄不清吕依吉·波尔塔是不是当真还活着。”

波拿巴好奇地瞧着巴托洛梅奥，他已不再惊讶。

“波尔塔家一共几口？”吕西安问。

“七口，”皮永博回答。“过去，他们也迫害过你们家呢。”

这句话在两兄弟身上丝毫唤不起仇恨的表情。

“啊！你们不再是科西嘉人了，”巴托洛梅奥带着绝望的意味嚷了起来。他以斥责的语气添上一句：“再见。从前我保护过你们家呢。”

波拿巴把胳膊肘支在壁炉台上，陷入了沉思。巴托洛梅

奥冲着他说：

"没有我，你母亲到不了马赛。"

"说实话，皮永博，"拿破仑回答，"我不能包庇你。我已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元首，我领导着共和国，我应该让人们遵守法律。"

"啊！啊！"巴托洛梅奥应道。

"不过我可以闭上眼睛，"波拿巴接着说。他自言自语地补上一句："家族复仇的陋习会长期阻碍法律在科西嘉的统治。然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它。"

半晌，波拿巴默默不语，吕西安示意皮永博什么也不要说。科西嘉人已经显出不以为然的神气，摇着头。

"你留在这儿吧，"第一执政接着对巴托洛梅奥说。"我们不会怠慢你的。我会叫人给你买下一套住宅，先让你有吃有住。再过一段时间，我们会设法替你安排。但是，再不要搞家族复仇了！这儿没有丛林。如果你要在这儿要刀弄枪的话，那就别指望得到赦免。这儿，法律保护一切公民，用不着自己去伸冤报仇。"

"他做了一个奇异国度的元首，"巴托洛梅奥抓住并握紧吕西安的手说，"可是，我身处逆境，你们还肯认我，从今以后，咱们就永远生死与共，凡是皮永博家的人，你们都可以支配。"

说完这几句，科西嘉人紧皱的额角舒展了，他满意地打量着周围。

"你们这儿真不错，"他微笑着说，似乎他想住在这里，"你

穿一身红，象个红衣主教。”

“你想不想发迹并在巴黎有一所官邸，现在就全看你了，”波拿巴一边打量着老乡，一边说，“我在自己周围不止一次观察过，想物色一个我可以信赖的、忠心耿耿的朋友。”

从皮永博宽阔的胸膛迸发出一声欢乐的感叹，他一边向第一执政伸出手去，一边说：

“你还不失科西嘉人本色！”

波拿巴微微一笑。他默默无言地瞅着这个人，皮永博可以说给他带来了故乡的气息，早先他在这个岛上，真是奇迹一般才逃过了“亲英派”① 的仇恨，如今他可能再也看不到故乡了。他向他的兄弟示意，于是吕西安把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带走了。吕西安关切地询问了自己家从前的保护人的经济情况。皮永博把内政部长带到窗口，将坐在一堆石头上的他的妻子和吉讷弗拉指给他看。

“我们从枫丹白露步行到这儿，”他说，“我们连一个子儿也没有。”

吕西安把自己的钱袋给了老乡，嘱咐他明天来找自己，他要想方设法保证皮永博一家有个好着落。皮永博在科西嘉拥有的一切财产，其价值还不足以使他阔气地在巴黎生活。

皮永博一家来到巴黎，已经度过了十五个春秋；但下面这个故事，要是没有以上这些场面的叙述，就不好理解。

---

① 指帕奥利领导的、借助英国人反对科西嘉岛归属法国的一派势力。

赛尔万是当时法国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第一个想到为那些想学画的女孩子开设一个画室。他四十来岁，品行端正，全身心投到艺术中，同一个没有产业的将军之女恋爱结婚。起先，母亲们亲自领着女儿到画师那里；及至她们了解了他的为人，又很赞赏他照料周到，便都放了心，最后让女儿自己去上学了。画家的原定计划是只接受有钱或有地位的人家的小姐，免得在画室的成分上受到指责；但那些想成为艺术家，实际上连绘画的必修课都没学过的女孩子，他也同样拒绝接受。渐渐地，他的谨慎，他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秘诀的过人本领，母亲们的信任（由于她们知道女儿的同伴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画家的性格、品行和婚姻使人产生的安全感，这些使他在各沙龙里获得了盛誉美名。一个少女表示出学习绘画或者素描的愿望，她的母亲为此请教别人时，人人都会这样回答：

"送她到赛尔万那儿去吧。"

赛尔万于是成了教女子绘画的专家，就象埃尔博是制帽专家，勒鲁瓦是时装专家，舍韦是食品专家① 一样。凡是在赛尔万那里学习过的年轻女子，都一致被公认为可以审定博物馆的藏画，画得出上乘的肖像，能临摹名画和绘制风俗画。就这样，这位艺术家使贵族阶级的一切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他虽然同巴黎的名门望族有联系，却是一个独立不羁的爱国者，他对所有人都保持这种轻松的、睿智的、有时是讥讽的口吻，保持

① 三人都是复辟时期巴黎的商人。

着画家所特有的自由判断。他谨慎小心到亲自安排女学生们学习的场所。他把他住室上面的顶楼入口堵死。这个隐秘处所象后宫一样神圣，必须爬上一道设在室内的楼梯，才能到达那里。画室占了整个顶楼，从比例来看，占地极大。那些爬上这离地面六十法尺高的地方的好奇者，本以为艺术家们给安置在檐槽般的阁楼里，见此情状总是大吃一惊。这类画室，都有大格玻璃窗，照得里面亮堂堂的，还备有大幅绿斜纹哔叽布，画家可借此来调节亮光。深灰色的墙壁上，到处是漫画和头像的轮廓，有用彩色画的，有用刀尖刻的。由此可以证明，出身名门贵胄的女子，脑子里有着同男子一样多的疯狂念头，虽然表达的方式不同。一只小火炉，连同它粗大的烟囱管，是这个画室不可短少的装饰。那烟囱弯弯曲曲，十分吓人，一直伸到屋顶上面。四面墙壁都有搁板，杂乱地放着石膏模型，大部分都盖上一层灰蒙蒙的尘土。搁板底下，这儿，一只尼俄柏①的脑袋悬挂在一根钉子上，露出痛苦的神态；那儿，一座维纳斯像微笑着，骤然映入眼帘，她向前伸出一只手，象穷人乞讨一样；然后是几座人体模型，都被烟熏黄了，看起来活象头一天才从棺材里挖出来的肢体；末了，是一些画幅、素描、木制模型、没有画布的框架和没有装上框架的画布，这些东西把这间不规则的房间拼凑成一间画室的模样，其特点是既有装饰，却又空荡荡，既贫穷，又富有，既有小心照料，又有马虎大意，两者

① 尼俄柏，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底比斯王后，她因有七子七女而十分骄傲，曾嘲笑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的母亲勒托只有一子一女。勒托大怒，命阿波罗将尼俄柏的子女一一射死，尼俄柏因痛苦而变成一尊石像。

奇怪地混合着。在这宽敞的大厅里，一切，甚至连人，看起来都变得小了。这里颇有歌剧院后台的气氛；屋里堆放着旧衣服、镀金的盔甲、破布、器械。但里面有着某种伟大的东西，正如思想一样：天才和死亡并存，狄安娜和阿波罗与头骨或骷髅作伴，美和凌乱相混，诗意和现实合而为一，斑斓的色彩隐藏于暗影之中，常常象是一幕静止不动、悄然无声的惨剧场面。艺术家的脑袋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呀！

这个故事开始时，七月的骄阳正照亮了画室，两道光柱穿过房间，直达尽里，宛如两条又宽又长的、半透明的金带，内中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尘埃。一打画架，高耸着尖尖的木杆，活象港口船舰上林立的桅樯。几个少女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姿势，服装也各各不同，使这个场景充满了生气。根据各自画架的需要而陈放的绿色斜纹哔叽布，投下浓重的黑影，产生各种各样的对比和强烈的明暗效果。这一群是画室里所有画面中最美的部分。

有一个金黄头发的少女，衣着朴素，待在远离她同伴的地方热诚地画着画，好似预见到了不幸；没有人注视她，也没有人同她说话：她最漂亮，最朴实，却最不富有。在这个画室里，地位和财产本来是应该忘却的，但她们却分成两大群，彼此隔开一段短短的距离，表明了两个集团，两种精神。这些少女，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周围都是颜料盒，她们随意玩弄着画笔，抑或理好画笔，在五颜六色的涂料板上调颜色，一边作画，一边说笑、唱歌，自然地流露出天性，表现出各自的性格。这个景象是男子们所不曾见识的：这一个，趾高气扬，傲

慢任性，一头乌发，一双纤手，眼里不时闪射出火焰；那一个，无忧无虑，快乐自在，嘴角挂着微笑，栗色头发，双手白皙纤细，轻佻、开朗，爱及时行乐，是那种法国式的处女；另一个，爱作遐想，忧思重重，脸色苍白，象凋敝的花儿般耷拉着头；她的邻座却相反，高高大大，懒散慵倦，养成穆斯林式的习惯，她眼睛很长，眼眸乌黑湿润，少言寡语，爱沉思默想，还偷偷觑看安提努斯① 的头像。她们中间有个少女，她眼风一扫，便把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她象西班牙戏剧里的 jocoso②，充满睿智，机锋毕露，惹得她们格格地笑个不停。她不时抬起脸来，脸上的表情十分活泼，绝不至于显得不漂亮；她左右着第一群女学生，她们包括银行家，公证人和商人的女儿，个个有钱，其他出身贵族的女孩子对她们投以种种犀利而又不易发现的轻蔑。贵族少女听命于一个国王办公室引见官的女儿，她长得瘦小，既愚蠢又倨傲，因父亲在宫廷中任职而得意洋洋。她总想显得对老师的指点领悟很快，画起画来似乎轻松自如。她使用长柄眼镜，总是细心打扮，姗姗来迟，还要请求她的同伴们低声说话。这第二群女学生中，也有身材窈窕，面貌不俗的；但这些少女的目光，只有一星半点的天真无邪。她们举止风雅，动作妩媚，而脸上却缺少直率。不难发现，她们所属的社会圈子，早就使彬彬有礼铸成她们的品性，滥享社会特权泯灭了她们的感情，发展了她们的利己主义。这济济一堂全都到齐时，还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满脸稚气的脑袋，一些纯洁迷人的童贞

---

① 安提努斯，古希腊美男子，亚德里安皇帝的嬖臣，死后被当作神灵供奉。

② 西班牙文：无忧少年。

女，一些嘴巴半闭半合，露出白玉般的牙齿，挂着圣洁的微笑的脸蛋。画室这时不象后宫，倒象一群天使坐在云端。

晌午了，赛尔万还没有出现。这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另一个画室里，为展览会完成一幅画。突然，这个小小议会的贵族党领袖阿美莉·蒂里翁小姐同她旁边的人作了一番长谈，使那个贵族圈子一片肃静；感到惊讶的银行党也寂然无声，竭力想猜出她们商议的主题；年轻的极端派的秘密不久就大白了。阿美莉站了起来，拿起离她几步远的一个画架，放到远离这群贵族少女的地方，靠近那面粗糙的板壁；板壁所隔开的是一间幽暗的内室，里面堆放着打碎的石膏像，画家弃置的画布，冬天用的劈柴之类。阿美莉的行动引起一阵惊讶的窃窃私语，但这丝毫拦不住这次搬迁。她把颜料盒和凳子迅速地推到画架旁边，统统挤到一幅普吕东[①]的画那里，这幅画是她缺席的同伴正在临摹的。这次政变发生后，右派小集团开始安静地绘画了，而左派小集团却长时间议论着。

"皮永博小姐会说什么呢？"一个少女问玛蒂尔德·罗甘小姐，她是第一群少女中最精明狡黠的。

"她这个人不爱说话，"她回答，"不过，即使再过五十年，她还会记得这场侮辱，就象是头一天发生的事情一样，她会狠狠地报复的。这个人，我可不愿同她干仗。"

"这些小姐挤占她的地方，打击她，太不地道了，"另外一个少女说，"尤其是前天，吉讷弗拉小姐还愁容满面，据说她的

---

① 普吕东（1758—1823），法国画家。

父亲刚刚辞了职。她们这样做会增加她的不幸，而她在“百日时期”待这些小姐可真不错。她从没说过一句伤害她们的话。相反，她避免谈论政治。可是，我们这些极端派的所作所为，看来更多的是出于嫉妒，而不是出于党派精神。”

“我想去把皮永博小姐的画架取来，放在我的画架旁边，”玛蒂尔德·罗甘说。她站了起来，但又有什么考虑，重新坐下说：“同吉讷弗拉小姐这样性格的人打交道，还不知她会怎样对待我们出于礼貌的行动呢，等着瞧好戏吧。”

“Ecco la，①”黑眼珠的少女懒洋洋地说。

果然，有人上楼梯的脚步声传到了大厅。“她来了！”这句话口口相传，一片死寂笼罩着画室。

要了解阿美莉·蒂里翁这种排挤行为的意义，就必须补充说明，这个场面发生在一八一五年七月末光景。曾有不少友谊经受住了第一次复辟的冲击，而波旁王室的第二次返回，却把它们搅乱了。一切国家在内战或宗教战争期间，都有过玷污历史的可悲场面，现在，几乎所有因观点不同而四分五裂的家庭又都重新搬演了其中的几幕。儿童、少女、老人都和政府一样患上了君主制狂热。龃龉溜进家家户户的屋顶之下，猜疑使最亲切的行动和最体己的话儿都染上阴暗的色彩。吉讷弗拉·皮永博崇敬拿破仑，她怎能恨他呢？皇帝是她的同乡，又是她父亲的恩人。拿破仑手下有一批人，曾经成功地协助他从厄尔巴岛返回，皮永博男爵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皮永博老男爵

① 意大利文：瞧，她来了。

是不会否认自己的政治信仰的，甚至巴不得公开承认，因而他留在巴黎，等于处在敌营之中。吉讷弗拉·皮永博由于并不隐瞒第二次复辟在她家里引起的忧伤烦恼，更是被划入了可疑者之列。她生平也许只流过一次泪，那是在听到波拿巴在贝莱罗丰号①上被俘和拉贝杜瓦耶②被捕的双重坏消息后，禁不住夺眶而出的。

组成贵族小圈子的那些女孩都属于巴黎最狂热的保王党家庭。现在已很难想象当年的过火言行和拿破仑党人引起的恐惧了。尽管阿美莉·蒂里翁的行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和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自然的仇恨的流露。吉讷弗拉·皮永博属于赛尔万头一批女学生，自她到画室之日起，她占据的位置就有人想夺去；贵族少女群不知不觉已包围着她：把她从几乎专属于她的位置上赶走，不仅是侮辱她，而且是刁难她；因为大凡艺术家，工作时总有自己所偏爱的位置。然而，政治上的恶感可能会因一点芥末小事就渗进这个画室右翼小集团的行为之中。吉讷弗拉·皮永博是赛尔万最优秀的学生，深受人们嫉妒：对这位爱徒的才能和人品，老师一概赞不绝口，拿她作为尺度，来衡量其他所有的人；总之，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少女对她周围的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她对这个小小的社会圈子，几乎如波拿巴对他的士兵那样享有极高的威望。

---

① "贝莱罗丰"号，英国战舰，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拿破仑在该舰上被俘。

② 拉贝杜瓦耶（1786—1815），法国军官，因曾在格勒诺布尔迎接从厄尔巴岛归来的拿破仑，于一八一五年八月初被波旁王朝逮捕枪决。

几天来，画室里的贵族决计要将这位王后赶下台；但是，还没有人敢疏远这个女拿破仑分子。刚才，蒂里翁小姐给以决定性的一击，为的是让她的伙伴同仇敌忾。在保王党圈子中，有两、三个女孩子真挚地爱着吉讷弗拉，因而在家里，几乎都在政治上受到呵斥，她们出于女性特有的敏感，决定对争吵不闻不问。吉讷弗拉一到，迎接她的是一片沉寂。在至今到赛尔万画室来就学的少女当中，她最漂亮，最高大，身材最美。她的举止带着高贵优雅的特色，令人肃然起敬。她的脸带着聪慧之气，光彩照人，流露出科西嘉人特有的活泼，而这种活泼丝毫不排斥宁静。她的长发、黑眼睛和黑睫毛表达着热情。她的嘴角虽说线条不够刚毅、嘴唇也厚了点，但刻写在上面的却是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强者所赋有的善良。出于造化的奇怪捉弄，她脸上的魅力可以说被大理石般的额头减弱了，她的天庭镌刻着一股近乎野性的傲气，散发出科西嘉的风尚色彩。她身上同故乡有联系的地方正在于此：她身体的其余部分，那种朴实，那种不加修饰的伦巴第式的美，是那样迷人，为了不使她难堪，就不要正视她。她是那样引人注目，以致她的老父出于谨慎，总是派人把她送到画室。这个富于诗情画意的女子，唯一的缺陷就来自那种得到广泛发展的美本身的威力：她有妇人的神态。她拒绝结婚，是出于对父母的爱，觉得他们的晚年需要自己。她对绘画的爱好，代替了通常激荡着女子的热情。

“小姐们，今天你们真是噤若寒蝉，”她在自己的伙伴中间走了两三步，这样说。她走近那个远离众人，在一边绘画的少女，“这个头画得很好，肌肤的颜色红了一点，但整个说来画得

好极了。"她用柔和抚爱的语调接着说，"你好，小洛尔。"

洛尔抬起头，感动地瞧着吉讷弗拉，两人的脸都显出喜悦的神情，流露出同等的友爱。一丝微笑牵动着这个意大利女子的嘴唇，她若有所思，缓步走向自己的位置，一面无精打采地瞧着一张张素描或画幅，一面向第一群少女中的每一个人问好，却没有发觉她的出现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好奇。她简直就象个王后出现在她的宫廷里面。她丝毫没有注意到笼罩在贵族少女之中的一片肃静，她一言不发地走过她们的地盘。她心事重重，坐到画架面前，打开颜料盒，拿起画刷，戴上褐色套袖，系好围裙，注视着她的画幅，察看她的调色板，但可以说，心里并没有想着自己所做的事。那群资产阶级少女个个都把头转向她，人人都急不可耐，蒂里翁阵营中的女孩子虽然表现得不象这么坦率，但她们的眼风仍然瞟着吉讷弗拉。

"她什么也没有发觉，"罗甘小姐说。

正在这时，吉讷弗拉收敛起沉思的态度，不再注视她的画幅，她把头转向那群贵族少女。她一眼就测出自己同她们之间相隔的距离，但仍保持着沉默。

"她没有想到人家有意要侮辱她，"玛蒂尔德说，"她的脸既不变白，也不泛红。要是她在新位置比在老位置舒服，那些小姐就会难受死了！"她高声对吉讷弗拉添上一句说："小姐，你在那儿太突出了。"

这个意大利女子假装没有听见，或许她是真没有听见；她陡然站了起来，慢悠悠地沿着那面分开黑洞洞的内室与画室的隔墙走去，好象在审查透进日光的窗格，一边郑重其事地登

上一张椅子，要把那幅截取亮光的绿色斜纹哔叽布再往高里系紧。站到这个高度，她就够到薄隔板的一条细裂缝，她的种种努力，真正目的就在这里，她往里窥视的目光，只能同吝啬鬼发现了阿拉丁①宝库时的目光相比；她猛然跳了下来，回到自己的位置，调整她的画幅，佯装不满意光线，把一张桌子推到板壁那边，桌上再放一张椅子，轻捷地爬上这脚手架，重又往裂罅里瞧。她只往内室投了一瞥，由于打开了一扇气窗，内室这时被照亮了，她看到的情景在她身上产生了强烈的感触，她不由得战栗起来。

"吉讷弗拉小姐，你要摔下来了！"洛尔喊了起来。

所有的女孩子都瞧着这个冒失鬼摇摇欲坠。她生怕她的伙伴挨近她，于是来了勇气，恢复了力气和平衡，在椅子上摇摇晃晃地转向洛尔，用激动的声音说：

"嗨！这比王位还要稳固呢！"

她急匆匆地拉下那块斜纹哔叽布，下到地上，将桌子和椅子推到远离板壁的地方，重新回到画架前，装模作样地寻找合适的光束，还在画上涂了几笔。她的心不在画上，她的目的是挨近那间幽暗的内室，她有意待在门旁。然后她一声不吭地开始在画板上调色。在这个位置上，一会儿她就更清晰地听到轻微的响声，前一天，这种响声强烈地引起了她的好奇，她少女的想象在广阔的领域里驰骋，作着各种猜测。她很容易就听出刚才看到的那个睡着的男子发出的均匀而有力的呼

① 阿拉丁，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和神灯》的主人公，他靠了神灯获得大宗财产。

吸声。她的好奇心已得到满足，而且超出了她的愿望，她感到身负重任。透过裂缝，她刚才看见了帝国的鹰徽，在一张看不真切的帆布床上，露出一个近卫军军官的脸孔。她一切都明白了：赛尔万窝藏着一个流亡者。现在她心里发颤，生怕她的同伴过来观看她的绘画，听到这个不幸的人的呼吸声或者三两下过于响亮的呼噜声，就象上一课传到她耳朵里的响声一样。她决意待在门旁，自恃灵活，以防万一。

"我最好就待在这儿，"她思忖道，"以防发生不测，让这个可怜的失去自由的人受到某个冒失举动的播弄。"

吉讷弗拉当初发现自己的画架被挪动，表面上装作无动于衷，秘密就在这里；她心里乐滋滋的，因为她既满足了好奇心，又表现得相当自然；再者，此时此刻，她另有所思，昏昏然顾不得去找挪动位置的理由。对少女也好，对所有的人也好，再没有比看到受攻击者不屑一顾，使得恶意、侮辱或者俏皮话落空时，更感到受辱的了。当仇敌高高在我们之上时，对他的仇恨似乎也就随之上升到同一高度。吉讷弗拉的行为，对她所有的同伴来说，是一个谜。友和敌都一样感到惊讶；因为人人都认为虽然她一身具备着各种优点，可就是不会原宥别人的侮辱。在画室的日常事件里，给吉讷弗拉表现这一性格缺陷的机会虽然极少，但足以表现其报复心和刚强个性的例子，仍然在她同伴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罗甘小姐左猜右想，终于在这个意大利女子的沉默之中，找出一种无法用言语赞颂的心灵的伟大；她那个小圈子，受到她的启发，已作出计划，要侮辱画室里的贵族。她们发出冷嘲

热讽的排炮，轰倒右翼小集团的骄矜，达到了目的。

赛尔万太太的到来，中止了这场自尊心的搏斗。精明总是伴随着恶毒，阿美莉正是这样注意到，并分析和品评了吉讷弗拉达到惊人程度的心事重重，这场言辞尖酸刻薄的争吵关系到她，她却没有听见。罗甘小姐和她的女伴对蒂里翁小姐一伙采取报复行动的结果，反而促使那些极端派少女去探究吉讷弗拉·迪·皮永博保持沉默的原因。美丽的意大利少女于是成了众目睽睽的中心，她的友与敌都窥测着她。这十五个少女，好奇，无所事事，加之狡狯与精明，一味追求刺探秘密，玩弄诡计，戳穿阴谋，从一个手势、一个眼风、一言半语，就能悟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发现真正的涵义；要对她们隐瞒最细小的冲动，最轻微的情感，那是难上加难的。因而吉讷弗拉·迪·皮永博的秘密，马上就有被披露的极大危险。在这些少女的内心，默默无言地搬演着一场戏，戏里的情感、思想和剧情进展，都通过近乎寓意的辞句、狡黠的眼色、手势、以至往往比言语更有深意的沉默表现出来；而这时赛尔万太太的出现，产生的效果就不啻是演戏时的幕间休息。赛尔万太太一走进画室，眼光就扫向吉讷弗拉挨近的那扇门。在当时的场合下，这目光是不会被放过的。即使一开始没有一个女学生注意到，蒂里翁小姐过一会儿也会回想起来，那时，赛尔万太太眼里的不信任、恐惧和神秘，那种有点象野兽的目光，便不解自明了。

“小姐们，”赛尔万太太说，“赛尔万先生今天不能来了。”

然后她恭维起每一个女孩子，她们也报以一连串女子特有的友爱表示，这既反映在声音和目光中，也反映在手势上。

她径直走到吉讷弗拉身旁，吉讷弗拉坐立不安，无法掩饰。意大利女子和画家的妻子相互点头致意，两人都缄默不语，一个在那里绘画，另一个在看绘画。军人的呼吸声清晰可闻，但赛尔万太太好象没有发觉；她深藏不露，吉讷弗拉几乎真以为她耳聋得厉害。那个陌生人在床上辗转反侧。意大利女子盯着赛尔万太太，而赛尔万太太不动声色地对她说道

"你这幅临摹同原作一样美。如果要我选择，我还真为难呢。"

"赛尔万先生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他的妻子，"吉讷弗拉思忖着。

她对少妇甜蜜地、表示不信地一笑，算作回答，然后哼起家乡的一支小曲，想盖过那个关在里面的人发出的响声。

听到这个勤奋用功的意大利女子唱歌，真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所有的女孩子都惊讶地看着她。后来，这一情况便为仇恨引起的种种仁慈设想作了证明。赛尔万太太不一会儿就走了，这堂绘画课没有发生别的事就告结束。吉讷弗拉让她的同伴先走，表示自己还要画很长时间；但她不知不觉流露出想要一个人单独留下来，随着女学生一个个准备离开，她看她们时那急不可耐的目光也就愈加掩饰不住。蒂里翁小姐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成为那个样样都比她强的少女的大敌；她出自仇恨的本能，看出她那对手假惺惺的用功，内中隐藏着一件秘密。她不止一次注意到吉讷弗拉倾听别人听不到的响声时那种聚精会神的样子。她终于在意大利女子的眼睛里抓住了一种表情，犹如一道亮光照亮了她。她最后一个走，到楼下赛尔

万太太那里，聊了一会儿；然后假装忘了拿提包，蹑手蹑脚地又上了楼，趕到画室，她看到吉讷弗拉爬上一个仓促搭成的脚手架，一心一意在凝视那个陌生的军人，竟然听不到她同伴发出的轻轻的脚步声。这也难怪，正象瓦尔特·司各特所形容的，阿美莉好象行走在蛋壳上；她快手快脚又回到画室门口，咳了几声。吉讷弗拉浑身一颤，转过头来，看到是她的仇人，便满脸通红，匆匆忙忙解下那块斜纹哔叽布，想掩盖自己的意图，她理好颜料盒就下楼了。她离开画室时，记忆里铭刻着一个男子的头像，象几天前她临摹的一幅吉罗德[1]的杰作恩底弥翁[2]的头像一样可爱。

"这样年轻就得流亡！他可能是谁呢？他又不是奈伊元帅。"

两天来，吉讷弗拉左思右想，这两三句话就是最概括的表达。隔了一天，她紧赶慢赶，想第一个到达画室，但蒂里翁小姐已经在那里了，她是坐车来的。吉讷弗拉和她的仇人很长时间都在你看着我，我观察着你；但两个人的脸彼此都捉摸不透。阿美莉已经看到那个不相识的男子迷人的头；但鹰徽和军服却放在通过裂缝看不到的地方，这既是侥幸，又是不幸。阿美莉于是左猜右想。这时赛尔万突然来了，比平时要早得多。

"吉讷弗拉小姐，"他朝画室扫了一眼，然后说，"你干嘛坐在那儿？那儿光线不好。往大家这边靠靠，把你的遮光布放

① 吉罗德(1767—1824)，法国画家，他的风格属新古典派，题材属浪漫派。

② 恩底弥翁，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牧童，宙斯使他永远沉睡，保持美貌。

低一点。”

说完，他挨着洛尔坐下，她的画是值得他耐心细致地修改的。

“怎么回事！”他嚷了起来，“这幅头像画得出色极了。你会成为第二个吉讷弗拉的。”

老师从这个画架走到那个画架，责备几句，说几句好话，开几个玩笑，而且象往常一样，叫人害怕的是他的玩笑，而不是斥责。意大利女子没有听从教师的指点，留在原位，执意不肯挪开。她拿了一张纸，开始用乌贼墨汁画速写，画的是那个可怜的隐匿者的头像。满怀激情创作出来的作品，总是带上某种特殊的印记。以真实的色彩表现自然或思维的形态这种本领，构成了天才，而激情往往与天才相等。因此，这时的吉讷弗拉，也许是留在记忆中的深刻印象所产生的直觉，也许是“需要”这个一切伟大事业之母，赋予了她一种超乎寻常的才能。在她以为是恐惧的一阵内心颤抖中，一个军官的头赫然落在纸上；心理学家在这颤抖中会看出灵感的勃发来。她不时向同伴偷偷瞥一眼，准备一旦她们冒冒失失闯过来，就马上把画稿藏起。尽管她小心提防，却没有发觉，她的仇人什么也没放过，躲在一个大画夹后面，用长柄眼镜对准了那幅神秘的画。蒂里翁小姐认出流亡者的脸庞，蓦地抬起了头，吉讷弗拉马上攥紧那张纸。

“小姐，干嘛你不听我的话，还待在那儿？”教师沉下脸来问吉讷弗拉。

女学生猛然把画架转过来，不让人看到她的水墨画，她指

着画，用激动的声音对老师说：

"难道您不是和我一样，觉得这儿光线更好一点么？难道我不该待在这儿么？"

赛尔万脸色煞白。由于没有什么能逃过仇恨的锐利眼睛，可以说，蒂里翁小姐在老师和女学生为之激动的事情中，也参与了自己的一分激动。

"你说得对，"赛尔万说。他强作笑容，又补上一句："你很快就会比我懂得更多了。"

半晌，老师注视着军官的头像。

"这是一幅杰作，堪与萨尔瓦托·罗沙①的画媲美。"他带着艺术家的激情，嚷道。

听到这声赞叹，所有的女孩子都站起来了，蒂里翁小姐以饿虎扑食的速度冲了过来。这时，流亡者被闹声惊醒，翻了个身。吉讷弗拉弄倒她的凳子，说着互不连贯的话，并且笑了起来；在她可怕的仇人看到之前，她已把肖像画折叠好，塞到画夹子里去了。画架被团团围住，赛尔万大声分析他心爱的门生这时画着的一幅临摹画怎么美，所有的人都被这一招骗过了，除了阿美莉，她站在同伴背后，看到那幅水墨画就放在画夹子里，她想打开它。吉讷弗拉一把抢过来，放在自己面前，一声不吭。于是两个少女默默地我看着你，你观察着我。

"好了，小姐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吧，"赛尔万说道，"要是你们想向皮永博小姐看齐，掌握同她一样多的技巧，那

---

① 萨尔瓦托·罗沙（1615—1673），意大利画家、诗人兼音乐家。

就不该老谈时装或者舞会，一味玩乐。”

等到所有的女孩子都回到自己的画架前，赛尔万便在吉讷弗拉身旁坐下。

“这个秘密被我发现而不是被别人发现，不是更好吗？”意大利女子低声说。

“是的，”画家回答，“你是爱国者；不过，即使你不是，我还是会把这事告诉你的。”

老师和学生彼此心领神会，吉讷弗拉大胆地问道：

“他是谁？”

“拉贝杜瓦耶的挚友，力促第七支队①同厄尔巴岛的精兵会合的，除了不幸的上校，就数他了。他是近卫军骑兵营长，从滑铁卢回来的。”

“怎么您没有烧掉他的军服、军帽，给他换上平民服装？”吉讷弗拉急促地说。

“服装今晚才能给我拿来。”

“您本该关闭几天画室。”

“他马上就要走。”

“他想找死不成？”少女说，“在混乱初期，还是让他留在您这儿。在法国，毕竟只有巴黎还能安然无恙地窝藏个把人。”她又问：“他是您的朋友吗？”

“不是。把他引荐给我的，除了他的不幸，没有别的。他是这样落在我手里的：我的岳父在这次战役中重新服役，他碰上了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机智灵活地把他救了出来，逃过了抓住

① 即拉贝杜瓦耶率领的团队。

拉贝杜瓦耶的那些家伙的魔爪。他当时想保护拉贝杜瓦耶，他简直是发疯了！”

“您竟这样说他？”吉讷弗拉惊诧地看了画家一眼。

画家沉默了一会，又接下去说：

“我的岳父受到严密监视，不能在家里留人。上星期他趁夜里把年轻人带到我这儿来。我本指望把他放在这个角落，能避人耳目，因为这是楼里唯一安全的地方。”

“要是我能对您有用，您就使唤我吧，”吉讷弗拉说，“我认识费尔特元帅①。”

“好吧！以后再说。”画家回答。

这段谈话延续的时间太长，不能不引起所有少女的注意。赛尔万离开吉讷弗拉，又到每个画架前转了一圈，课拖得很长，直拖到学生平时要回家的时间，他还在楼梯上。

“蒂里翁小姐，你忘了拿提包。”教师一边嚷着，一边追赶那个姑娘，原来她为了发泄仇恨，竟降低身分，操起密探的营生来了。

好奇的女学生回来取她的提包，一边对自己的迷糊表示惊讶。然而，在她看来，赛尔万的关心又一次证明存在一件秘密，其严重性是无可怀疑的了；她已经想象过一切可能的情况，正如韦尔托神甫②所说：“我的主意已定。”她咯噔咯噔地

---

① 费尔特元帅（1765—1818），一八〇七至一八一四年在拿破仑手下任陆军大臣，复辟时期投靠路易十八。

② 韦尔托神甫（1655—1735），法国史学家，这里引用的是他写作《马耳他史》时的一句话。

走下楼梯，把那扇对着赛尔万卧室的门拉得吱嘎吱嘎响，好让人以为她走了；而她又轻手轻脚上了楼，站在画室的门背后。画家和吉讷弗拉以为没有人了，他于是按约好的方式敲阁楼的门，门马上打开了，绞链生了锈，吱吱嘎嘎地响着。意大利女子看见走出一个高大矫健的年轻人，他的帝国军服教她怦然心动。军官的手臂吊着绷带，脸色苍白，表明他忍受着剧烈的痛楚。他看到一个陌生女人，不禁战栗起来。阿美莉什么都看不见，再待下去又感到恐惧；不过，她听到门打开的轧轧声也就够了，于是悄悄地离开了这儿。

"不用怕，"画家对军官说，"这位小姐是皇帝最忠实的朋友皮永博男爵之女。"

青年军官盯着她，之后，对吉讷弗拉的爱国主义不再有疑惑了。

"您受了伤？"她问。

"哦！没关系，小姐，伤口已经愈合了。"

正在这时，报贩尖利的叫喊声一直传到画室：

"看死刑判决……"

三个人都毛骨悚然。军官第一个听到一个名字，脸色变得煞白。

"拉贝杜瓦耶！"他说着，跌倒在凳子上。

三个人默默对视着。年轻人苍白的额头上沁出粒粒汗珠，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揪着自己的绺绺黑发，臂肘靠在吉讷弗拉的画架边上。

"归根结底，"他蓦地站起来说，"拉贝杜瓦耶和我，我们知

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我们明白胜利或是垮台后等待着我们的命运。他为自己的事业去就义，而我呢，却躲在……”

他向画室的门口冲去；但吉讷弗拉比他更敏捷，一个箭步挡住了他的去路。

“您能让皇帝东山再起吗？”她问道，“在他自己也站不稳脚跟的时候，您认为能扶起这个巨人吗？”

“你们要我干什么呢？”流亡者对这两个萍水相逢的朋友说，“我在世上没有一个亲人，拉贝杜瓦耶是我的保护人和朋友，我眼下是孑然一身；也许明天我就会被放逐或被判决；我的财产只有我的军饷，为了前来搭救和设法弄走拉贝杜瓦耶，我花光了最后一个埃居；对我来说，现在只有一死了。一个人决心赴死时，先得知道他的头卖给刽子手值什么价。刚才我想，一个正直人的生命，完全抵得上两个叛徒的生命，一匕首捅得是地方，可以名垂千古。”

这绝望的迸发，吓坏了画家和吉讷弗拉，她十分理解这个年轻人。这意大利女子欣赏着这美丽的头颅和这动听的声音，这声音只是由于语调的激烈才变得不那么柔和。然后，她象是要给这不幸的人所有的伤口都敷上药膏，便说：

“先生，要是您苦于无钱，请让我把自己的私蓄给您。我的父亲有钱，我是独生女，他爱我，我拿得稳他不会责备我的。您不要推让了：我们家的财产都得自皇帝，没有一个生丁不是他慷慨赠与的结果。赞助他的一个忠诚的士兵，难道不就是感恩的表示吗？请您就象我给您这笔款子一样，落落大方地接受下来吧。”她又用不屑的语气补充说：“这只不过是一点儿

钱罢了。至于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找到！”说到这儿，她傲然抬起头，眼里闪烁着不寻常的光辉。她接着说：“明天在十二支枪面前倒下去的那颗头颅却救了您的头。等这场风暴过去，如果他们还没忘记您，您可以到国外去找工作，如果忘记了，您就可以在法国军队里找事做。”

一个女子给人以安慰时，里面总有细到之处，带着某种母性的东西，既富有远见，又十分周密。平和而又充满希望的话语，再加上优雅的手势和发自内心的声音具有的说服力，尤其是女恩人又这样漂亮，一个年轻人是很难抗拒的。军官全身的感官都在汲取爱情。他苍白的双颊泛起微微的红晕，也稍稍冲淡了那使得双眼暗淡无光的忧郁，他用异样的声调说：

“您真是个善良的天使！”接着又喊道：“可是拉贝杜瓦耶呢，拉贝杜瓦耶！”

听见这一声叫喊，三人默默相视，心领神会。他们已不是二十分钟的萍水之情，而是二十载的至交了。

“亲爱的，”赛尔万说，“您能搭救他吗？”

“我可以替他报仇。”

吉讷弗拉不寒而栗：这陌生男子虽然很英俊，但刚看到他时，少女一点儿也没动心；困苦本没有什么丑恶，大凡女人心里总是怜贫恤苦的，在吉讷弗拉身上，怜悯之心抑制了其他的感情；但是，当听到一声复仇的呼喊，在这个流亡者身上遇到一颗意大利的心灵、对拿破仑的忠诚，以及科西嘉式的豪爽时，对她来说，感受就太强烈了；她怀着敬重之情注视着军官，心中激动异常。生平第一次，一个男子使她领略到如此炽

烈的感情。同一切女人一样，她乐于让这个陌生男子的心灵，和他美得出众的容貌以及匀称的身材完全和谐一致；作为艺术家，她很欣赏他的体态。事出偶然，她从好奇被引向怜悯，从怜悯又引出强烈的兴趣，从这种兴趣再达到如此深切的感受，以致她觉得再待下去就有危险了。

"明天见。"她说，一面对军官莞尔一笑，算是安慰。

这微笑有如晨曦一样映照在吉讷弗拉的脸上，年轻人见了，一时间忘了一切。

"明天，"他忧郁地回答，"明天，拉贝杜瓦耶……"

吉讷弗拉又转过身来，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瞧着他，似乎在对他说：

"不要激动，要谨慎小心。"

年轻人于是叫道：

"O Dio! che non vorrei vivere dopo averla veduta!"①

他说这句话的特殊音调使吉讷弗拉心旌摇摇。

"您是科西嘉人吗？"她一面大声问，一面回到他身旁，心房快乐得怦怦乱跳。

"我生在科西嘉，"他回答，"但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带到热那亚；一到服役年龄，我就入伍了。"

陌生男子的俊美，他对皇帝的热忱，他的受伤，他的不幸，甚至他的危险赋予他的异乎寻常的魅力，这一切都在吉讷弗

① 意大利文：噢，上帝！见到了她，谁还不想活着呢！

拉的眼前消失了，或者毋宁说，这一切都消融在一种单一的、新鲜的、美滋滋的感情里。这个流亡者是科西嘉人，他会讲可爱的科西嘉方言！半晌，少女动也不动，仿佛被一种有魔力的感触吸住了；她眼前有一幅活生生的图画，画上集中了人类的一切情感和偶然造成的鲜明色彩：赛尔万让军官坐在沙发上，先解开吊着他手臂的绷带，然后专心致志地撕开包扎用品，准备包扎伤口。吉讷弗拉看到马刀砍在年轻人前臂上的又长又宽的伤口，不禁战栗着，同情地喊出声来。陌生男子朝她抬起了头，露出微笑。赛尔万全神贯注地揭下纱布，抚摸着受伤的嫩肉，专注之中包含着某种激动人心的东西；那伤员的脸虽然苍白和呈现病态，但一看见少女，表达出的欢愉却多于痛苦。凡是艺术家，都会不由自主地欣赏这种感情的一正一反，欣赏白色的纱布，赤裸的臂膀同军官制服红蓝两色形成的对比。其时，画室笼罩着柔和的幽暗；薄暮的余晖照亮了流亡者的坐处，他高贵、苍白的面孔，他乌黑的头发，他的衣服，全都沐浴在光辉里。这样简单的效果，迷信的意大利女子却看作是个好兆头。陌生男子就象来自天堂的使者，让她听到了家乡的语言，使她沉浸在回忆童年的愉悦中。与此同时，她心里生出一种感情，象无邪的童年时代一样新鲜，一样纯洁。一时间她陷于沉思之中，堕入无限的联想里；接着，她觉得泄露了心事，脸羞得通红，同流亡者飞快地交换了一个柔和的眼色就溜走了，但他的形象却总留在她眼前。

第二天不是上课的日子，吉讷弗拉到画室来，囚禁在那里的年轻人得以待在他的女同乡身边；赛尔万有一幅画要画完，

给两个年轻人作了引见之后，便径自走了。两个年轻人不时用科西嘉方言交谈。可怜的士兵叙述他在远征莫斯科败退期间的苦难经历，渡过别列津纳河①时，他才十九岁，那些还能关心他这个孤儿的同伴全都丧命了，整团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他描述滑铁卢之役战火纷飞的大惨剧。他的声音，在意大利女子听来，象乐曲一样。吉讷弗拉在科西嘉长大，可以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不知道说谎，毫不掩饰地沉醉于自己的印象感受之中，并坦白承认，或者毋宁说，是让人看出这一点，而没有巴黎少女那种小器、做作的忸怩情态。这一天，她不止一次一只手拿着调色板，另一只手拿着画笔，愣在那儿，也不去蘸颜料；双眼盯着军官，嘴巴半闭半合，倾听着，一直保持着要画的姿势，却总也不画一笔。她在年轻人的眼里看到柔情蜜意，并不吃惊，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眼睛也变得温柔多情，尽管自己一心想保持严肃或平静。

后来，她全神贯注地画了好几个小时，连头也不抬，因为他就在那儿，挨着她，看着她绘画。当他第一次过来坐下，静静地端详她时，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用激动的声调对他说：

“看人作画你感到很有趣吧？”

就在这天，她知道了他叫吕依吉。分手前，两人约定，上课的日子，如果发生重大政治事件，吉讷弗拉就低声哼意大利曲子，给他通消息。

次日，蒂里翁小姐私下告诉她所有的伙伴，吉讷弗拉·

① 别列津纳河，第聂伯河的支流，流经白俄罗斯。一八一二年十一月拿破仑从莫斯科败退，在强渡该河时几乎全军覆没。

迪·皮永博被一个小伙子爱上了，每当上课的时候，他就待在画室那间黑黝黝的内室里。

“你是站在她一边的，”她对罗甘小姐说，“你好好观察观察她，就会看清她泡在这儿是干吗的。”

于是，众目睽睽，都观察着吉讷弗拉。听着她唱歌，窥测着她的目光。她自以为没有人注意她的时候，却有十二双眼睛毫不间断地落在她身上。这些姑娘事先经人打了招呼，完全懂得从意大利女子容光焕发的脸上掠过的激动，懂得她的手势，哼小调的特殊音调，以及聚精会神的样子；只有她一个人能透过板壁听到那隐隐约约的声音，但她倾听的模样全落在别人眼里。

一个星期快过去了，赛尔万的十五个学生当中，只有洛尔一个人顶住了想透过板壁的裂缝观察路易① 的欲望；她还出于偏爱，维护着漂亮的科西嘉少女。罗甘小姐想让她下课后留在楼梯上不走，好叫她当场看到吉讷弗拉和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在一起，以证实两人的亲昵关系；但她拒绝降低身分去干刺探别人的勾当，那是难以用好奇心来解释的，为此洛尔受到众人的非难。

不久，国王办公室引见官的女儿认为，画家的见解带着爱国主义或者波拿巴主义的色彩——在当时，这两者被看成一回事——因而到这样一个画家的画室里来不太相宜；于是她不再到赛尔万这儿来了。阿美莉虽然把吉讷弗拉抛到脑后，

① 科西嘉语“吕依吉”即法语的“路易”。

但她播下的恶意却结了果。所有其他的女孩子，有的是无意，有的是出于偶然，有的是多嘴，有的是假装正经，都把画室里发生的风流韵事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有一天，玛蒂尔德·罗甘不来了，下一课轮到另外一个女孩子；末了，留到最后的三四个小姐也都不再来了。吉讷弗拉和她的小朋友洛尔小姐，有两三天是这个走空了的画室里仅有的学生。意大利女子一点儿没有觉察她被大家抛弃的处境，甚至不去追究她的伙伴不来的原因。自从不久以前她想出了同路易秘密联络的方法以后，她把画室当作其乐无穷的、世上独一无二的隐居地，心里只想着那个军官和威胁着他的危险。这个少女，虽然真心实意地赞佩不愿背叛自己的政治信念的崇高品德，却仍然催促路易赶快归顺王权，为的是能把他留在法国。路易不想走出他的隐藏所，因此不愿归顺。如果说，激情只在传奇性的事件影响下产生和增长，那么，促使这两个人心心相印的情境还从来没有这样多过。因此，吉讷弗拉对路易的情谊，或路易对她的情谊，在一个月之内的进展，较之沙龙中上流人士在十年中结下的情谊还要深得多。不幸难道不是品格的试金石吗？所以吉讷弗拉一下子就很看重路易，了解了他，他俩很快就互相敬重了。吉讷弗拉比路易年长，她被一个已经长得这样魁伟，历尽艰险，既有少年人的魅力，又有男子汉的老练的这样一个小伙子追求着，心里感到挺甜蜜。而在路易那方面，他表面上受到一个二十五岁的少女保护，也觉得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这难道不是爱情的表征吗？甜蜜和自豪、力量和柔弱的合而为一，在吉讷弗拉身上产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因

而路易完全被她征服了。总之，他俩已经如胶似漆地相爱着，既不必加以否认，也用不着道破。

有一天，将近傍晚，吉讷弗拉听到了约定的信号：路易用一根别针敲着护墙板，声音小得简直象蜘蛛爬网，表示他要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她看了看画室，没看见小洛尔，便对信号作了回答；但路易一打开门，却看见那个女学生，赶忙缩了回去。吉讷弗拉吃了一惊，环顾四周，发现了洛尔，于是走到她的画架前，对她说：

"亲爱的，你待得真晚。我看这幅头像是画好了，只要在发辫上首画出反光就可以了。"

洛尔用激动的声调说：

"如果你肯给我修改这幅临摹像，那可太好了，我也就可以保存一点你的东西……"

"可以可以，"吉讷弗拉回答，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她打发走。她在画上稍稍加了几笔，一面接着说，"我想，你从家里到画室，要走很远的路吧。"

"噢！吉讷弗拉，我就要走了，永远离开这儿了。"少女神色忧郁地喊道。

"你要离开赛尔万先生？"意大利女子问，听了这些话，她没有任何激动的表示，而一个月以前就绝不会是这副样子。

"吉讷弗拉，莫非你没有发觉，这一阵子，这儿只有你我两人了？"

"不错，"吉讷弗拉回答，仿佛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这些小姐是生病了，结婚了，还是她们的父亲都在宫里任职了？"

“所有的人都离开赛尔万先生了。”洛尔回答。

“那为什么?”

“因为你，吉讷弗拉。”

“因为我!”科西嘉少女站起来，气势汹汹，神情高傲，眼睛闪闪放光。

“噢! 我的好吉讷弗拉，你不要生气，”洛尔痛苦地嚷道，“我的母亲也要我离开画室。所有这些小姐都说，你正在私下里谈情说爱，赛尔万先生为你作了安排，让一个爱你的年轻人待在那间黑暗的内室里。我从不相信这些诽谤，压根儿没有对我母亲说起。昨晚，罗甘太太在舞会上碰到我母亲，问她是不是还一直让我到这儿来。听到我母亲说是，她便把这些小姐的鬼话搬给我母亲听。妈妈好骂了我一顿，她咬定这些事我一定全都知道，我不对她讲，是辜负了母女之间应有的信任。噢，我亲爱的吉讷弗拉! 我一直以你为表率，再也不能做你的伙伴，真叫我气死了……”

“我们会在生活中殊途同归的：姑娘总要结婚……”吉讷弗拉说。

“那要等到有钱的时候。”洛尔回答。

“你来看我吧，我的父亲有产业……”

“吉讷弗拉，”洛尔感动地接着说，“罗甘太太和我母亲明天会到赛尔万先生那里兴师问罪，至少要让他预先知道。”

这个透露真比一个霹雳落在离吉讷弗拉两步远的地方，还要使她吃惊。

“这关她们什么事?”她天真地说。

“人人都觉得这事很要不得。妈妈说，这有伤风化……”

“你呢，洛尔，你怎么想的呢？”

少女瞧着吉讷弗拉，两人的思想相互交融，洛尔再也忍不住眼泪，扑在女友的肩上，拥抱着她。正在这时，赛尔万来了。

“吉讷弗拉小姐，”他兴奋地说，“我的画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正让人上胶。你们怎么啦？所有这些小姐好象都在度假，或者到乡下去了。”

洛尔拭干眼泪，向赛尔万打了招呼，然后抽身走了。

“最近几天，画室里人都走空了，”吉讷弗拉说，“这些小姐都不再来了。”

“是吗？……”

“噢！您不要笑，”吉讷弗拉接着说，“您听我说：我无意中损害了您的声誉。”

艺术家微笑着，打断他的女学生说：

“我的声誉？……可是，再过几天，我的画就要展出了。”

“不是说您的才能，”意大利女子说，“而是说您的品行。这些小姐张扬出去，说路易就躲在这儿，您促成了……我们的爱情……”

“小姐，她们说的倒也确有其事，”教师回答。他紧接着又说，“这些小姐的母亲都是假正经。要是她们来找我，一切都会解释清楚的。我何必去操这分心呢？人生实在太短促呀！”

画家把手举过头部，拧着手指关节，发出嘎嘎的响声。路易听到了部分谈话，马上跑了出来。

“您快要失去所有的学生了，”他嚷着说，“我要把您毁了。”

艺术家拉住路易和吉讷弗拉的手，把它们合在一起。

“孩子们，你们同意结婚吗？”他问他们俩，一片好心好意，真叫人感动。

他们俩都垂下眼睛，默不作声就表示认可了。

“那么，”赛尔万接下去说，“你们会幸福的，不是吗？还有什么能抵偿你们这样两个人的幸福呢！”

“我家有的是钱，”吉讷弗拉说，“让我将来赔偿你……”

“赔偿！”赛尔万叫了起来，“等到大家知道我受到几个蠢娘儿们的诽谤，家里藏着一个流亡者，巴黎所有的自由党人都会把他们的女儿送到我这儿来！那时，我或许还要欠你们的情分呢……”

路易攥住他保护人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末了，他用激动的嗓音说：

“我的一切幸福都是您给的呀。”

“祝你们幸福，我把你们结合在一起。”画家诙谐地用行圣礼的腔调说，一面把双手按在两个情人的头上。

画家这个玩笑使他们从感动中恢复过来。他们三人相视而笑。意大利女子用力握紧路易的手，动作的朴实活现出她故乡的风尚。

“哎呀，亲爱的孩子们，”赛尔万又说，“你们以为现在万事如意了吗？嗨！你们错了。”

两个情人惊异地注视着他。

“你们放心好了，你们的鬼把戏只教我一个人为难！赛尔万太太有点儿古板，说实话，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她同咱们一条心。”

“上帝！我忘了！”吉讷弗拉喊道，“明天，罗甘太太和洛尔的妈妈要来找你……”

“我有数！”画家打断她的话。

“不过您可以为自己申辩。”少女扬起头，傲然地接着说。

她转向路易，狡黠地瞧着他：

“路易先生对王朝政府总不该再有什么反感了吧？”见他微笑着，她便接下去说：“那好，明天早上，我就派人送一份申请书给陆军部一个最有影响的人物，这个人绝不会拒绝皮永博男爵之女的要求。咱们可以为路易营长争取到默默的宽恕，因为他们是不肯承认你的上校军衔的。”她对赛尔万添上一句：“您可以把真相告诉我这些大慈大悲的同伴们的母亲，让她们个个哑口无言。”

“你真是一个天使！”赛尔万喊了出来。

正当画室里这一幕在进行的时候，吉讷弗拉的父母不见她回家，十分焦急不安。

“都六点了，吉讷弗拉还没回来。”巴托洛梅奥嚷道。

“她从来没有这么晚还不回家。”皮永博的妻子回答。

两个老人面面相觑，满脸是异常焦虑的神情。巴托洛梅奥坐立不安，他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步履轻快，看不出他竟是个七十七岁的人。他体格健壮，自从来到巴黎，变化不大，他个儿虽高，身板依旧挺直。鬓发变白和稀疏了，露出宽

阔而隆起的脑门，由此可以想见他坚毅的性格。他那深深刻上皱纹的脸，现在丰满得多了，仍保持着苍白的颜色，令人敬畏。他的眉毛还没有全白，耸动起来依旧那样威严，他的眼睛迸射出奇异的火花，笼罩着激情狂飚。这颗头轮廓严峻，但人们感到巴托洛梅奥理当如此。只有他的妻子和女儿才了解他的善良温柔。那多年形成的庄严神态，在他任职时或在外人面前，是从不放下的。他习惯于锁住粗眉，蹙紧脸上的皱褶，作拿破仑式的凝视，使他待人接物显得冷冰冰的。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人人都畏惧他，他被人看成不好相与；这种名声的由来，是不难解释的。皮永博的生平、品行和忠心耿耿，对大多数官员都是一种批评。虽然，有些对别人说来有利可图的繁难任务，由于他谨慎小心都交给了他，但是，在他名下存入的公债至多不过三万利勿尔。倘使想一想帝国时期公债价贱，以及拿破仑对那些善于逢迎拍马的忠臣义仆何等慷慨大度，那就不难看出，皮永博男爵是个廉洁奉公的人；他得到男爵头衔，仅仅是因为拿破仑必须给他一个爵位，好把他派往外国宫廷。对于拿破仑以为用节节胜利便可加以制服的背叛者，巴托洛梅奥始终表露出一种不共戴天的仇恨。据说，在皇帝出发奔赴一八一四年那次赫赫有名的辉煌战役的前一天，正是他建议皇帝在法国甩掉三个人①，然后朝皇帝办公室门口跨了三步来表明他的用意。

波旁王室第二次复辟以后，巴托洛梅奥就不再佩戴荣誉

① 其中两人指塔莱朗、富歇；另一个可能是指陆军大臣费尔特，即克拉尔克将军。此三人后来均背叛拿破仑，投靠复辟王朝。——原编者注。

勋位勋章了。世间各类人中，至今还举不出一个比这些老共和党人更美的形象；他们是永不腐化堕落的帝国之友，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政府① 留下的活遗迹。说皮永博男爵得不到某些官员的欢心，他却有达吕、德鲁奥、卡尔诺② 一类人作朋友。至于滑铁卢战役以后剩下的那些政治家，他并不放在心上，就象对待烟卷里吐出的缕缕青烟那样。

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用皇帝的母亲从科西嘉的产业中拨给他的微薄款项，买下了波唐杜埃的旧府邸，里面的陈设，他没作一点改动。从前，他的住宿费用几乎一直是靠政府支付的，只是在枫丹白露的灾难性事件③ 之后，他才住到这幢房子里来。男爵和他妻子保留着朴实而高尚的人们的习惯，丝毫不作奢华的陈设布置：家具都是府邸里原有的。这幢住宅里的一些大房间有两层楼高，幽暗而四壁空空，镶嵌在老旧的、几乎成了暗黑色的金黄框架里的大镜子，还有路易十四时代的家具，这些同巴托洛梅奥和他妻子这两个老古董倒也十分调和相称。

在帝国时期和"百日时期"，科西嘉老人的官职待遇丰厚，家里颇有排场，与其说这是想光耀门庭，还不如说是为了不辱没他的职位。他和妻子淡泊度日，消停安逸，所以他们那点微

---

① 指拿破仑先后两次当政时建立的政府。

② 达吕(1767—1829)，拿破仑时期的官员，著作家；德鲁奥(1774—1847)，拿破仑的部下，曾陪伴他到厄尔巴岛；卡尔诺(1753—1823)军事家、几何学家，当过拿破仑的陆军大臣，"百日时期"的内政大臣。

③ 指一八一四年四月六日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宣布逊位。

薄的家产也就足够他们开支。他们的女儿吉讷弗拉对于他们胜过世间一切财富。因而，一八一四年五月，皮永博男爵离了职，便辞退家中仆役，出空马厩，这时吉讷弗拉也象她双亲一样，朴素、节俭，对奢华毫无留恋：她效法崇高伟大的心灵，在深厚的感情之中自得其乐，正如在孤独和绘画中寄托自己的幸福一样。再说，这三个人相亲相爱，在他们眼里，生活的外表也就无所谓了。尤其是在拿破仑第二次惊心动魄的垮台后，巴托洛梅奥和他妻子常常听吉讷弗拉弹钢琴或者唱歌，来度过美妙的夜晚。对他们来说，只要女儿在眼前，只要听见她的一言半语，就可以得到无穷的乐趣。他们惴惴不安地目随着她。她的脚步声不管怎么轻，一走到庭院，他们就听见了。三个人象情侣一般，好几个小时默然相对，此时无声胜有声，彼此更加理解对方的心灵。这种深厚的感情，两位老人的生活本身，激励着他们的一切思想。他们不是三个人，而是一个，就象是炉火喷出的三叉火舌一样。

有时，他们回顾拿破仑的恩情和他的不幸。有时，当前的政治压倒了两个老人日常关心的事情，他们也会谈论政治，而不致打破全家思想上的浑然一体：吉讷弗拉不也和他俩有着同样的政治热情吗？难道还有什么比他俩在独生女的心中藏入的那股热情更为自然的吗？直到那时，繁忙的公务占去了皮永博男爵的全部精力；到离职的时候，科西嘉人就需要把自己的精力再投到他最后仅存的感情之中；而且，除开把父母同女儿联系起来的种种纽带，也许还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说明他们彼此间的深情竟至这样狂热，那是这三个独行其事的

心灵自己也不知道的：他们全身心地相爱着，吉讷弗拉的整个心属于她父亲，就象皮永博的整个心属于她一样；末了，倘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恋确实更多是由于缺陷而不是优点的话，那么，吉讷弗拉与她父亲的一切激情就真是同声相应了。由此，也就产生出这三位一体生活中仅有的瑕疵。吉讷弗拉完全象巴托洛梅奥在青年时期那样，独断专行，报复心重，急躁易怒。科西嘉人也乐意让这些粗犷的性情在女儿心中日渐发展，恰如狮子教会幼狮扑食猎物一样。但是，要学会报复，可以说，只有在父母家才能做到，因此，吉讷弗拉丝毫不原谅她的父亲，他却不得不迁就她。在这些人为的口角中，皮永博看到的只是孩子脾气；而他的孩子却由此养成了左右父母的习惯。巴托洛梅奥喜欢挑起大吵大闹，这时，一个温馨的字，一个眼色，就足以使他们恼怒的心灵平静下来，而他们越是剑拔弩张，就越是接近于抱吻。

可是，近五年来，吉讷弗拉由于变得比她父亲更明事理，总是尽量避免这类场面。她的忠诚不渝，她的献身精神，凌驾于她一切思想之上的爱，还有她那令人赞叹的理智，早已平息了她的怒气；但吉讷弗拉同父母在生活中平起平坐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却并不因此就不那么严重。

这三个人来到巴黎以后所起的变化还有这样一点：皮永博和他的妻子没有受过教育，只好任凭吉讷弗拉随心所欲地学习。她由着女孩儿的性子，什么都学，学了就丢开，每个想法拣起又放下，交替不迭，一直到绘画成了她主导的激情；要是她母亲能引导她学习，启迪她的思想，使天禀臻于和谐，那

她就完美无缺了：她的缺陷来自科西嘉老人过去为了自己高兴而施给她的有害教育。

好半天，老人的脚步踩得拼花地板嘎吱作响，后来他拉了拉铃。一个仆人应声出现。

“你去接一下吉讷弗拉小姐，”他说。

“她没有车接送，我总感到心疚。”男爵夫人深有所感地说。

“她并不在意。”皮永博回答，一面瞧着妻子，她四十年来习惯于服从的角色，于是垂下了眼睛。

男爵夫人已是七旬老妪，高大，干瘪，苍白，满脸皱纹，活脱脱象施奈兹①在风俗画意大利场景中描绘的那些老妇人；她沉默寡言惯了，竟至被人看作是又一个项狄太太②。然而，她一句话，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能表明她的情感还保留着青年的活力和朝气。她的穿着不太高雅，往往显得俗气。平时她畏畏缩缩，埋在一张长靠背椅里，象一个苏丹母后，等候着或者欣赏着她的吉讷弗拉——她的骄傲和生命。女儿的美貌、服饰和妩媚仿佛都成了她自己的。吉讷弗拉感到幸福时，对她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她的鬓发已白，在她满布皱纹的白皙的前额之上，在凹陷的双颊两边，可以看见几绺白发。

---

① 施奈兹（1787—1870），法国画家，他的画多以意大利社会风俗为题材，风格介于古典派和浪漫派之间，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七年曾任罗马法国美术学院院长。

② 指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中的项狄太太。

“快半个月了，”她说，“吉讷弗拉天天都老晚才回家。”

“冉怎么这样慢吞吞地！”老人急不可耐，他把蓝外套的下摆一掖，抓起帽子戴在头上，拎起拐杖就出去了。

“别走远了。”他妻子朝他喊着。

这时，大门打开又关上，老母亲听见吉讷弗拉的脚步声在院子里响起来。巴托洛梅奥凯旋般地抱着在他怀里挣扎的女儿，突然重新出现。

“她在这儿，吉讷弗拉，吉讷弗蕾蒂娜，吉讷弗丽娜，吉讷弗罗拉，吉讷弗蕾塔，美丽的吉讷弗拉！”

“爸爸，你把我弄得痛死了。”

吉讷弗拉马上被恭恭敬敬地放到地上。她摇晃着头，姿态妩媚可爱，为的是让吓坏了的母亲放心，告诉她刚才只不过是一个花招。男爵夫人煞白的脸于是又有了血色，泛起快乐的神情。皮永博狠命搓着手，这是他确实快乐的征象；他在宫廷里，看着拿破仑对那些办事不力，或者犯了错误的将军、大臣们发火时，就是这副样子，久而久之他也养成了习惯。他脸上的肌肉一松弛下来，连脑门上细小的皱纹都显出善意。这两个老人这时的形象，恰如忍受了长期干旱的植物，一点儿水就使它们活过来了那样。

“开饭，开饭！”男爵喊着，一面把宽厚的手伸给吉讷弗拉，他管她叫 signora① 皮永贝莉娜，这是他表示快乐的另一征象。他的女儿报之以微笑。

① 意大利文：夫人。

“嗨，你知道吗，”皮永博一面离开餐桌，一面说，“你母亲提醒我，一个月以来，你在画室比平时要待得晚得多？看来绘画要比我们重要喽。”

“噢，爸爸！”

“吉讷弗拉一定在准备什么，要让我们吃一惊。”母亲说。

“你大概要拿回一幅你的作品给我吧？”科西嘉人拍着手说。

“是的，我在画室很忙。”她回答。

“吉讷弗拉，你怎么啦？脸都变白了！”她母亲对她说。

“不！”少女叫道，作了一个手势，表明她下了决心，“不！不能让人说吉讷弗拉·皮永博这辈子撒过一次谎。”

皮永博和他妻子听到这奇怪的喊声，都愕然地瞧着女儿。

“我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她用激动的嗓音补充说。

然后，她不敢正视双亲，垂下宽宽的眼皮，好象要掩盖眼里的火花。

“是个亲王吗？”她父亲讥讽地问她，那声调使母女俩胆战心惊。

“不是，爸爸，”她谦逊地回答，“这是一个没有财产的年轻人……”

“那他很漂亮喽？”

“他身世很不幸。”

“他是干什么的？”

“他是拉贝杜瓦耶的战友；是个流亡者，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是赛尔万把他藏起来了……”

“赛尔万是个正派人，他干得好，”皮永博嚷道，“而你呢，我的女儿，你爱上另一个男人，而不是你父亲，这可很不得体呀……”

“我并没有不爱你。”吉讷弗拉温柔地回答。

“我一直自夸，”她的父亲接过话头，“我的吉讷弗拉至死都会爱我，将来她只能从我和她妈妈这里得到照顾，她的心灵受到的抚爱，大概也不能同我们的抚爱相媲美……”

“我指责过您对拿破仑的狂热吗？”吉讷弗拉说，“难道您只爱我一个人吗？您不是成年累月出使国外？您不在，我不是也鼓足勇气熬过来了吗？生活中有种种使人无可奈何的情况，必须善于适应。”

“吉讷弗拉！”

“不，您爱我不是为我着想，您的指责泄露了令人不能忍受的自私自利。”

“你竟然指控你父亲的爱！”皮永博两眼都要冒出火来。

“爸爸，我永远不会指控您。”吉讷弗拉回答，她变得更加温柔，这却是她那瑟瑟发抖的母亲所没有料到的，“您自私自利有您的道理，正象我恋爱有我的道理。上天可以给我作证，从来还没有一个做女儿的对父母这样孝顺。别人认为是责任，我只从中看到幸福和爱。十五年来，我没有离开过你们羽翼的保护；让你们颐养天年，在我是无上的快乐。但是，我陶醉在恋爱之中，盼望在你们百年之后有个丈夫保护我，难道这竟是忘恩负义？”

“啊！吉讷弗拉，你居然同你父亲算起账来了。”老人的声

调阴森森的。

一时间没有人敢说话，寂静得怕人。临了，巴托洛梅奥打破沉默，用一种令人心碎的声音嚷道：

“噢！同我们在一起吧，留在你的老父身边吧！我不愿看到你爱上一个男人。吉讷弗拉，你不用等多久，就会自由的……”

“爸爸，您想想，我们不会离开您的，我们俩都会爱您，只要您答应，他会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那时您就会了解他了！我和他会双倍地孝敬您：因为他就是我，我就是整个的他。”

“噢，吉讷弗拉！吉讷弗拉！”科西嘉人攥紧拳头，“当初拿破仑让我习惯了嫁女的想法，给你介绍公爵和伯爵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结婚？”

“他们是奉命爱我，”少女说。“况且我不愿离开您，他们会把我带走的。”

“你说不想离开我们，”皮永博说，“但是你要结婚，就是要丢下我们老两口！孩子，我了解你，你会不再爱我们的。”

他的妻子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好象痴呆了一样；他瞧着她，补充说：

“艾丽莎，我们没有女儿了，她想结婚。”

老人举起双手，仿佛哀求上帝，然后坐了下来；他弯着腰，好象被痛苦压倒了。吉讷弗拉看到父亲心情激动，他想抑制自己的愤怒，这使她几乎心碎了；她本来等待着他发作，暴跳如雷，没有料到父亲反而以柔情相待。

“爸爸，”她用感人的声音说，“不，您永远不会被您的吉讷

弗拉抛弃。可是，您爱她，也要为她着想呀。您要知道，他是多么爱我！啊，他是不会叫我难受的！”

“她已经在作比较了，”皮永博变得疾言厉色，“不，想到这，我就受不了。要是他爱上你，你又值得他那样爱，那就等于杀了我；而如果他不爱你，那我定会把他刺死。”

皮永博双手哆嗦着，嘴唇哆嗦着，身体也哆嗦着，眼里象射出闪电；只有吉讷弗拉能顶得住他的目光，她的眼睛这时也炯炯发光，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皮永博接着说：

“噢！爱你！哪个男人配爱你？谁能象一个父亲那样爱你，这不已经象生活在天堂里一样了吗？还有谁配做你的丈夫呢？”

“他，”吉讷弗拉说，“我自认为还配不上他呢。”

“他？”皮永博机械地重复着。“他？谁？”

“我心上的人。”

“难道他更能了解你，达到崇拜你的程度吗？”

“可是，爸爸，”吉讷弗拉不耐烦地接过来说，“即使他不爱我，既然我爱他……”

“你竟然爱上了他？”皮永博嚷道。吉讷弗拉点了点头。“那么你爱他超过了爱我们？”

“这两种感情不能作比较。”她回答。

“一定有一种比另一种更强烈。”皮永博接过话头。

“我相信是这样。”吉讷弗拉说。

“你不能嫁给他。”科西嘉人的声音使大厅的玻璃窗都震

响起来。

“我一定要嫁给他。”吉讷弗拉沉静地反驳。

“上帝！上帝！”母亲喊着，“这会吵成什么样子呀？Sancta Virgina①！劝劝他们吧。”

大步来回走着的男爵，这时坐了下来；满脸严峻，冰冷，一派阴沉，他直盯着女儿，用柔和微弱的声音对她说：

“唉！吉讷弗拉！不行，你不能嫁给他。噢！今儿晚上你就不肯答应我吗？……让我相信你不会嫁给他吧。你愿意看到你父亲跪下来，满头白发趴在你面前吗？我要恳求你……”

“不坚持一下就答应别人，这可不合乎吉讷弗拉·皮永博的习惯，”她回答，“我是您的女儿啊。”

“她有道理，”男爵夫人说，“我们来到世上，都要结婚。”

“你居然这样怂恿她不服从。”男爵对妻子说。

这句话吓得她又变成木头人。

“拒绝接受一个不正确的命令，不等于不服从。”吉讷弗拉回答。

“孩子！从你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不会不正确！为什么你要说我不对呢？我体验到的反感难道不是来自上天的忠告吗？兴许我能使你免除一场不幸呢。”

“他不爱我才是不幸。”

“总是不离他！”

“是的，总是要提他，”她接着说，“他是我的生命，我的财

---

① 意大利文：圣母。

产，我的思维。即使服从您，他也始终在我的心里。不许我嫁给他，岂不是让我恨您吗？”

“你不爱我们了。”皮永博喊着。

“不！”吉讷弗拉摇着头。

“那么，就忘了他，还是照旧爱我们。等我们死了……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爸爸，您想叫我盼望您死吗？”吉讷弗拉嚷着说。

“我会比你活得更久！那些不尊敬父母的孩子是要骤然夭折的。”她的父亲嚷着，愤怒到了极点。

“那我就更有理由马上结婚，得到幸福！”她说。

这种镇静，加上有理有据，使皮永博方寸大乱，热血直往他头上冲，他满脸变得绯红。吉讷弗拉哆嗦着，象只鸟儿一样扑到父亲的膝上，胳臂挽着他的颈项，抚摸他的头发，感动地喊着说：

“噢！是呀，就让我先死吧！爸爸，我的好爸爸，您死了，我也活不了！”

“噢，我的吉讷弗拉，你疯了。”皮永博回答，在这种爱抚之下，他的满腔怒火宛如骄阳下的冰块，全然消融了。

“你们早该别吵了。”男爵夫人激动地说。

“可怜的妈妈！”

“啊！吉讷弗蕾塔！我美丽的吉讷弗拉！”

父亲同女儿逗着玩，好象在逗一个六岁的孩子，他拆散她波浪起伏的发辫，在膝盖上颠着她玩；他的爱抚的表现，带着一点疯癫。过了一会儿，他的女儿一边拥抱着他，一边嗔怪

他，想在说笑之中能获准让她的路易到家里来；但父亲也同样在说笑中予以拒绝。她赌气走开，又回转来，然后又赌气走开；那一晚末了，她终于把自己对路易的爱情，还有婚期不远的想法，铭刻在她父亲的心上，对此她也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她不再谈起自己的爱情，她到画室也是晚去早归；她对父亲从没有这样温存过，她表现出这样感激涕零，好象是感谢他默许了她的婚姻。每晚她都长时间地唱歌弹琴，不时嚷着说："这首抒情二重唱该有一个男声才好！"她是个意大利女子，不需要多讲了。过了一星期，她母亲对她做了个暗号，她便走过来，然后母亲在她耳边悄声说：

"我一步步引得你父亲同意接待他了。"

"噢，妈妈！您真成全了我的幸福！"

那一天，吉讷弗拉让路易挽着手臂，回到父亲的府邸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幸福。可怜的军官是第二次走出他的隐蔽所。吉讷弗拉在当时的陆军大臣费尔特公爵跟前积极斡旋，已经取得完全成功。路易刚被列入候补军官的名单。这是朝着更美满的前程迈出的一大步。年轻的营长经女友的点拨，知道到了男爵那里，有重重困难等待着他，他不敢承认害怕得不到男爵欢心。他不畏逆境，英勇善战，但一想到要去皮永博的客厅，却瑟缩发抖。吉讷弗拉感到他在颤抖，这种激动，就在于此行关系到他俩的幸福，在她看来，正是爱情的又一证明。

他们俩走到大门口时，她对他说：

"你的脸色怎么这样苍白！"

“噢，吉讷弗拉！但愿这只关系到我一个人的生命就好了。”

虽然妻子事先对他打过招呼，他知道吉讷弗拉所爱的人要正式登门拜访，巴托洛梅奥还是没有去迎接客人，他坐在他习惯坐的那张靠椅里，脑门透着严峻，冰冷逼人。

“爸爸，”吉讷弗拉说，“我给您引见一个人，想必您乐意认识：这是路易先生，一个曾在圣约翰山皇帝身边战斗过的士兵……”

皮永博男爵站起身来，偷偷瞥了路易一眼，用讥讽的口吻说：

“先生没有得过勋章？”

“我现在不再佩戴荣誉勋位勋章了。”路易胆怯地回答，他谦卑地一直站着。

吉讷弗拉被他父亲的傲慢无礼刺伤了，她把一张椅子拉上前来。军官的回答使拿破仑的老部下深感满意。皮永博太太瞅见丈夫的双眉恢复原状，想活跃谈话，便说：

“这位先生的长相同尼娜·波尔塔象得惊人。你不觉得这位先生有波尔塔一家的相貌吗？”

“那是理所当然的，”年轻人回答，皮永博亮闪闪的眼光落在他身上。“尼娜是我的姐姐……”

“你是吕依吉·波尔塔吗？”老人问。

“是的。”

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不得不靠在一张椅子上，瞅着他的妻子。艾丽莎·皮永博向他走过来；

然后两个老人一言不发，互相挽着手臂，走出了客厅，丢下他们的女儿在那儿惊惶莫名。惊呆了的吕依吉·波尔塔瞅着吉讷弗拉，她的脸色变得象一尊大理石雕像那样苍白，两眼盯着她父母走出去时经过的房门：在这缄默和退场之中有着某种庄严肃穆的东西，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恐惧的情感渗入了她的内心。她合着手，使劲互相顶着，嗓音激动得只有情人才能听清，说道：

“在一个词里包含着多少不幸呀！”

“看在我们爱情的份上，告诉我：我说了些什么呀？”吕依吉·波尔塔问。

“爸爸从来没有向我谈起我家悲惨的历史，”她回答，“我离开科西嘉岛时太小了，所以不知道。”

“我们两家大概有世仇吧？”吕依吉颤抖着问。

“是的。我盘问过妈妈，知道波尔塔家的人杀死了我的几个兄弟，烧了我家房子。我父亲又灭了你们一家。他以为在放火烧你家房子之前，已经把你绑在床柱上，你是怎么幸免于难的呢？”

“我不知道，”吕依吉回答。“我六岁时被带到热那亚一个叫柯洛纳的老人家里。我家的事他压根儿没告诉我。我只知道我是孤儿，没有财产。这个柯洛纳就算我的爸爸，我用他的姓一直用到入伍为止。因为我需要有身分证，证明我的来历，柯洛纳老人于是告诉我，虽然我很弱小，几乎还是个孩子，但已有了仇人。他让我只用吕依吉的姓，好逃过仇人的毒手。”

“你走吧，你走吧，吕依吉，”吉讷弗拉喊着，“不，我应该陪

你走。只要你在我父亲家里，你丝毫不用害怕；但你一走出我家，就得小心提防！你每走一步都会有危险。我父亲有两个科西嘉人听他使唤，威胁你生命的要不是他，就是这两个人。”

“吉讷弗拉，”他说，“这个冤仇还要在我们之间存在下去吗？”

少女忧郁地微笑着，垂下了头。她马上又傲然抬起头来说：

“噢，吕依吉，我们俩的感情要非常纯洁真挚，我才有力量走我要踏上的这条路。这关系到我们一辈子的幸福，是不是？”

吕依吉以微笑作答，捏紧了吉讷弗拉的手。少女明白，此时此刻只有真正的爱情才不屑于作那些俗气的保证。吕依吉的镇静自若和深思熟虑的表情，可以说表明了他感情的力量和持久。这一对情侣的命运于是这样决定了。吉讷弗拉已隐约看到所面临的残酷战斗；而抛弃路易的想法，这个也许曾经在她脑子里转悠过的念头，却全然消失了。她决计要永远属于他，便霍地拽着他，使劲把他拖到外边，一直把他送到赛尔万为他租下的简陋住房，方才分手。等她回到家里，早已成竹在胸，满脸泰然自若：一举一动看不到丝毫不安。她的父母正准备吃饭，她小心翼翼地、充满柔情地抬眼望着他们俩；她看到，她的老母亲哭泣过，眼皮都哭红了，一时间她心动神摇；但她藏起自己的激动。皮永博仿佛忍受着剧烈的、竭力压抑着的痛苦，不是一般表情所能反映的。仆人上饭上菜，却没有人

去碰一碰。怕进饮食是一种征象，反映了心灵的巨大危机。三个人都一声不响地起身离席。走到阴森森的庄严的大客厅，吉讷弗拉坐在父亲和母亲中间，皮永博想开口，但说不出话来；他想走几步，却浑身无力，他回来坐下，拉了拉铃。

“皮埃特罗，”他终于对仆人说，“你去生个火，我觉得冷。”

吉讷弗拉打了个寒噤，忧虑地望着父亲。他内心的斗争必定非常激烈，所以容颜大变。吉讷弗拉知道威胁着她的危险有多大，但她并没有胆颤；而巴托洛梅奥向他女儿偷偷瞥了几眼，看起来他这时怕的是他亲自培植的女儿的烈性子。他们两人之间，本来什么都是爱走极端的。因此，男爵夫人确信父女两人的感情有可能发生变化，她的脸越发显出恐惧。

“吉讷弗拉，你爱上了你家里的仇人。”皮永博不敢正视女儿，终于开口说。

“不错，”她回答。

“你在他和我们之间必得选择其一。我们的世仇是家庭的一部分。谁不同我一起复仇，就不是我家的人。”

“我的选择已定。”吉讷弗拉镇定地说。

女儿的镇静被巴托洛梅奥误解了。

“噢，亲爱的孩子！”老人眼眶里充满泪水，他生平第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流出了眼泪。

“我要作他的妻子。”吉讷弗拉骤然说。

巴托洛梅奥感到头晕目眩；但他恢复了镇定，反驳说：

“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结婚，我永远不会同意的。”

吉讷弗拉默默无言。男爵继续说：

“你想过吕依吉是杀害你几个兄弟的凶手的儿子吗？”

“犯下这罪孽的时候，他才六岁，他应当是无辜的。”她回答。

“波尔塔家的人会无辜？”巴托洛梅奥喊着说。

“我怎么会和你们一样有这种仇恨呢？”少女猛丁地说。“你们把我带大，不是一直让我相信波尔塔家的人就是妖魔吗？我怎么会想到，您杀死的人当中还有一个活着呢？您让世仇向我的情感让步，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波尔塔家的人会无辜？”皮永博说。“要是他的父亲那时在床上找到你，你就活不了，他会叫你碎尸万段。”

“那是可能的，”她回答，“但他的儿子给我的超过了生命。看到吕依吉就是幸福，否则，我就活不下去。吕依吉给我显示了感情的大千世界。我兴许看到过比他更俊的面孔，但是，没有一个能同样地迷住我；我兴许听到过……不，不，永远不会有比他更动听的嗓门了。吕依吉爱着我，他将做我的丈夫。”

“永远不会，”皮永博说。“吉讷弗拉，我宁愿看到你躺在棺材里。”

科西嘉老人站起来，在客厅里大步走着，时断时续地说出这样几句话，表明他的情绪十分激动。

“也许你以为我会回心转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想要一个波尔塔家的人做我的女婿。这就是我的判决。咱俩之间再也不要谈这件事了。我是巴托洛梅奥·迪·皮永博，吉

讷弗拉，你听明白了吗?"

"您话里有点什么秘而不宣的意思?"她冷冷地问。

"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把匕首，我不怕人世间的司法。我们这些科西嘉人，我们会向上帝作解释的。"

"那么，"她站起来说，"我是吉讷弗拉·迪·皮永博，我宣布，再过半年，我就是吕依吉·波尔塔的妻子。"停了一会儿，她在可怕的静寂中又添上一句："爸爸，您是一个暴君。"

巴托洛梅奥攥紧拳头，敲着壁炉台的大理石板，喃喃地说：

"啊！这儿是巴黎。"

他默不作声了，双手抱在胸前，头耷拉在胸脯上，整个晚上再没有说过一句话。少女表明自己的意志之后，装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镇定，开始弹琴和唱歌，悠闲自在，无所牵挂地弹奏着动人的乐曲，这样就战胜了她的父亲，他的额头一直没有舒展过。老人痛苦地经受着这无言的詈骂，采摘着他对女儿的教育的苦果。尊重是一道栅栏，既保护着父母，也保护着子女，使父母不用忧愁，使子女不用悔恨。

第二天，吉讷弗拉本想按平日上画室的时间出门，但大门对她关闭了；可是她马上心生一计，把父亲的严厉态度告知吕依吉·波尔塔。一个不识字的女仆把吉讷弗拉写的信交到青年军官手里。一连五天，两个情人就靠这种二十岁的年轻人都会耍的鬼花招互通音信。父女俩极少说话。两人内心都有怨恨，互不相让，傲岸地、默默地受着痛苦的煎熬。他们自己也发现，把彼此联系起来的爱的纽结是多么牢固，两人都想一

刀两断，然而办不到。巴托洛梅奥望着吉讷弗拉的时候，不再象从前那样，再没有一丝一毫甜蜜的意念涌现，使他严峻的面容开朗起来。少女每当瞧着她父亲的时候，总带着恶狠狠的意味，她天真无邪的额头上，常常带有责怪的神情；她沉浸在幸福的思念之中，然而有时悔恨又似乎使她双眼暗淡无光。不难看出，这一幸福既然造成了她双亲的不幸，那她就永远不会去安心享受。巴托洛梅奥也好，他女儿也好，他们固有的心地善良所导致的种种优柔寡断，都敌不过骄傲和科西嘉人特有的怨恨心。他们互相激怒，闭目不看未来。他们或许还在自诩，有朝一日，总有一方会让步的。

吉讷弗拉生日那天，她母亲看到父女这次闹翻，性质严重，正愁肠百结，一心考虑利用过生日的机会，让父女和解。三个人都聚在巴托洛梅奥的卧房里。吉讷弗拉看到母亲脸上流露的犹豫，便猜出这番意图了，她忧郁地微笑着。这时一个仆人通报，有两个公证人由几个证人陪着进屋来了。巴托洛梅奥定睛瞧着这些人，他们的脸冷若冰霜，咄咄逼人，象这个场景的三位主人公那样炽烈的心灵，都感到难以抵挡。老人不安地转向他的女儿，在她脸上看到一丝胜利的笑容，他猜到要有灾难临头了；但他装作粗野无礼的样子，有意一动不动，一面平静地、好奇地瞧着那两个公证人。老人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来客都坐下了。

“这位先生想必是皮永博男爵先生了？”年长的那位公证人问。

巴托洛梅奥躬了躬身。公证人的头做了个轻微的动作，

狡黠地瞧着少女，如同一个商务法警逮住一个债务人一样；他掏出鼻烟壶，打开来，取出一小撮烟末，一点点地吸着，一边斟酌词句，开始他的长篇讲话；他一面说，一面不时停顿一下（这是演说家的方式，下面的破折号并没有完全把这种味儿表达出来）。

"先生，"他说，"敝人是罗甘先生，令嫒皮永博小姐的公证人，我等——我的同事和敝人——到府上，——无非是秉公执法，——了结家庭纠纷，——看来——您和令嫒皮永博小姐之间——在——她——与吕依吉·波尔塔先生的婚姻问题上——起了纠葛。"

这些话说得文诌诌的，在罗甘先生看来，可能太漂亮了，对方不容易一下子明白，他便打住，一面带着经纪人所特有的表情，那种介乎谦卑和亲昵之间的态度，瞧着巴托洛梅奥。大凡公证人，都惯于对谈话对象装出关心备至的模样，最后形成一副怪脸，可扮可收，就象他们的白色祭袍①，可穿可脱。这副善意的假面具和他的鬼把戏，一眼就可以看穿，巴托洛梅奥不禁恼怒万分，他不得不调动全部理智，才没有把罗甘先生从窗口扔出去；连他的皱纹也带上了愤怒的表情，公证人瞧在眼里，思忖着："我的话产生了效果。"

"不过，"他用甜蜜蜜的声音接着说，"男爵先生，此类场合，在下首先无非是着重进行调解。——如蒙俯允，请听鄙人详述。——毋庸置疑，吉讷弗拉·皮永博小姐——今日已

---

① 指教皇或主教行圣礼时穿的白色祭袍。

到——法定年龄，——即令未得父母许可，——只要签订有效婚约①，即可举行婚礼。但，——通常——凡享有一定声望，——属于上流社会，——尚能保持门风之人家，——其家庭内部不和之隐情，设法不令外人知悉，实属必要。——再者，如不愿因诅咒年轻夫妇倒运而累及自身（因必然要累及自身！）——鄙人是说——通常——在此类有名望之家，——则不让此种婚约成立，——因此类婚约无异于——家庭分裂之佐证，——故而最终——只得解除。——先生，如女方欲订有效婚约证书，立意坚决，不容父亲——"他转向男爵夫人，加添说，"母亲存有令其俯首听命之希望。——则其父执意不允亦无济于事——此其一。——其次，父命在法律上亦属无效，故而大凡通达情理者，往往对子女训斥一番，然后任其自由……"

罗甘先生意识到，他可以照这样讲两个小时，却得不到回答，便住了嘴。看到他想劝其回心转意的人那副模样，他不由得感到异常不安。巴托洛梅奥的面容激变：条条紧锁的皱纹赋予他一种不可名状的凶狠神色，他朝公证人瞥了老虎般凶恶的一眼。男爵夫人一言不发，瑟缩在一边。吉讷弗拉镇静而坚决地等待着，她知道，公证人的声音比她的更有力量，看来她决计保持沉默。罗甘住嘴的当儿，这个场面变得异常可怕，以致那些陌生的证人都不寒而栗；说不定他们还从未碰到过这样的静默。两个公证人面面相觑，好象在互相询问，他俩

① 指成年子女未征得父母同意签订的婚约。

站起身来，一起走到窗前。

“你以前碰到过这般模样的主顾吗？”罗甘问他的同事。

“连个闷屁也不放，”年轻的那位回答，“换了我，干脆就宣读证书。我看这老家伙不好说话，他怒气冲冲，你想同他商量，什么结果也得不到……”

罗甘先生于是拿出一张有印花的纸，宣读了预先起草的条文，板着脸问巴托洛梅奥有什么要说的。

“难道在法国，法律要取消父亲的权力吗？”科西嘉人问。

“先生……”罗甘用甜蜜的声音说。

“要从父亲身边夺走他的女儿吗？”

“先生……”

“要剥夺一个老人最后的安慰吗？”

“先生，您的女儿属于您，只是……”

“要把他杀害吗？”

“先生，能让我说完吗？”

没有什么比一个公证人在情绪冲动的场合，对他所干预惯了的事情保持镇定自若、谆谆说理的态度更有威力的了。皮永博觉得他看到的一张张脸仿佛是从地狱逃出来的。当他的小个儿对手用平静而近乎美妙的声音讲出这要命的“能让我说完吗”时，他憋在心里的不动声色的狂怒达到了极点。壁炉上的一颗钉子挂着一柄狭长的匕首，他向它扑过去，再冲向他女儿。那个年轻一点的公证人和一个证人赶了过来，拦在他与吉讷弗拉中间；巴托洛梅奥猛然掀倒那两个调解人，脸涨得火一样红，闪闪发光的双眼比匕首的寒光还要吓人。吉讷弗

拉面对着父亲，带着胜利的神色盯着他，缓步向他走去，双膝跪下。

“不！不！我下不了手。”他一面说着，一面用力把匕首掷出去，一直插入护壁板内。

“那么给我开恩吧！给我开恩吧！”她说，“您不忍制我死命，又拒绝给我生命。噢，爸爸，我从未这样爱过您，把吕依吉给我吧！我跪着恳求您同意：女儿可以在父亲面前低声下气；给我吕依吉，否则我宁愿一死。”

狂怒窒息着她，使她说不下去，她发不出声音来；她痉挛地挣扎着，说明她处于生死关头。巴托洛梅奥将女儿一把推开。

“你逃走吧，”他说，“吕依吉·波尔塔的女人不能作皮永博家的人。我没有女儿了！我没有力气来诅咒你；但我要抛弃你，你没有父亲了。”他按紧心窝，用深沉的声音喊道：“我的吉讷弗拉·皮永博就埋葬在这儿。”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走吧，不幸的人，走吧，别再在我面前出现。”说完，他用胳臂挽着吉讷弗拉，默默无言地把她送出住宅。

“吕依吉，”吉讷弗拉一边走进军官那套简陋的房间，一边嚷着说，“我的吕依吉，我们除了爱情就一无所有了。”

“我们比人间的一切国王都要富有。”他回答。

“我的父母把我抛弃了。”她愁容满面地说。

“那我替他们爱你。”

“我们会幸福吗？”她在快乐之中带着恐惧。

“会永远幸福的。”他一面回答，一面把她搂在心窝上。

吉讷弗拉离家的第二天，她去恳求赛尔万太太给她一个落脚的地方，保护她一直到同吕依吉·波尔塔结婚的法定日期。社会总是给那些不遵从习俗的人带来忧伤烦恼，从这时开始，她初次尝到了这个滋味。赛尔万太太对吉讷弗拉的风流韵事给予她丈夫的损害非常恼火，冷冰冰地接待了这个离家出走的女子，彬彬有礼地对她说，不要指望她的支持。年轻的科西嘉少女生性高傲，便不再坚持，她和这种自私自利还没有打惯交道，感到非常惊愕，于是到离吕依吉住地最近的一家带家具出租的旅馆住下了。波尔塔家的儿子每天都来，整日在他未婚妻的脚下度过；这个被赶出家门的少女，父亲的斥责使她脑门上愁云密布；然而他的爱情是年轻人的爱情，他的话语又纯真无邪，这才驱散了她的愁云。他给她描绘的未来是这样美好，她终于露出笑容，但没有忘却双亲的严厉。

一天早上，旅馆的女仆给吉讷弗拉提来几只箱子，里面有布匹、衣服，年轻主妇持家的用品一应俱全；从这次馈赠中，她看出一个母亲有先见之明的好心，在一件件翻看这些礼物的时候，她找到一只钱袋，男爵夫人在里面放上了属于她女儿的一笔钱，还加上她自己的私蓄。钱里夹着一封信，母亲在信上给女儿出谋划策，说是放弃这倒霉的结婚计划，现在还为时未晚。信上说，为了使吉讷弗拉得到这微薄的接济，天知道要多么小心谨慎；她恳求吉讷弗拉，如果她以后撒手不管，千万不要误以为她心肠太硬，她只怕是爱莫能助了。她祝福吉讷弗拉，如果她坚持要结婚，她祝愿她在这招灾惹祸的婚姻中得到幸福，并叫她放心，她心里只有她这个宝贝女儿。就在这儿，

眼泪使信上的几个字都漫漶了。

“噢，妈妈！”吉讷弗拉感动得喊出声来。她真想投到母亲膝下，端详着她，呼吸到家里令人身心舒畅的空气。吕依吉进来的当儿，她已经要冲出去了；她瞧着他，血亲间的柔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眼泪也干了，她感到无力抛却这个身世不幸、情意绵绵的小伙子。她是这个高尚的人的唯一希望，她爱着他，却又要抛弃他，……这种行为不啻是一种背叛，年轻的心灵是断然作不出的。吉讷弗拉心胸博大，她把自己的痛苦埋入了心灵深处。

结婚的一天终于到了。吉讷弗拉四顾无人。吕依吉乘她穿戴的工夫，找签署结婚证书的证婚人去了。这些证婚人都是正直的人。有一个是以前的轻骑兵中士，在军队里曾受过吕依吉的恩惠，那在正派人心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他以出租马车为业，拥有几辆车。另一个是泥瓦业承包商，新婚夫妇要搬过去的那间新居，房东就是他。他们两个都有一个朋友陪着，然后四个人同吕依吉一道回来接新娘。这几位证婚人看不惯社会上那一套虚文浮礼，也不曾把给吕依吉帮忙看成非同小可的事情，他们穿着干净，并不奢华，从他们身上丝毫看不到婚礼行列那种欢乐的气氛。

吉讷弗拉为了同自己的财产相称，也打扮得非常俭朴；但她天生丽质，加之气派这样高贵，举止这样庄重，几位证婚人一看到她，什么话都咽下去了，只觉应该恭维她才是；他们恭恭敬敬地向她致意，她也欠身作答；他们一声不响地瞧着她，惟有赞美而已。这种矜持在他们中间投下冰冷的气氛。只有

在相互平等的人们当中才会爆发出欢乐。这也是凑巧：这对未婚夫妇的周围，一切都是这样阴郁、沉重，丝毫反映不出他俩的幸福。

教堂和区政府离旅馆不远。两个科西嘉人，后面跟着法律规定的四个证婚人，为着简单从事，摆脱社会生活中这一场面的繁文缛节，他们便安步当车。

在区政府的院子里，他们看到一溜车马，说明陪送的人很多。他们登上台阶，来到一个大厅，在那里有两对新婚夫妇，他们的幸福都指定在这一天，正不耐烦地等待着区长的到来。

吉讷弗拉挨着吕依吉坐在一条长凳的边上，几个证婚人伫立着，没有坐的地方。

两个新娘，穿戴得花团锦簇，一身白纱婚服，系满丝带，缀满花边、珠宝，戴着桔花编成的花环，亮晶晶的蓓蕾在面纱下颤动着；她们周围簇拥着欢天喜地的亲人，两人的母亲也在作陪，两个新娘既心满意足又惴惴不安地望着她们；人人的眼里都映照出新嫁娘的幸福，每张脸都仿佛在向她俩表示祝愿。父亲们，证人们，兄弟们，姐妹们，来来往往，有如一群蜜蜂在落日的余辉中飞舞。每个人都似乎懂得这一短暂时刻的价值：在人的一生中，心灵有一刻要处在往昔的夙愿和未来的许诺这两种希望之间。

看到这种场面，吉讷弗拉感到心房在膨胀，她挟紧吕依吉的臂膀，他对她望了一眼。泪水在年轻的科西嘉人的眼里滚动着，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懂得吉讷弗拉为他所牺牲的一切。这宝贵的眼泪使少女忘却了她是个弃儿。爱情在两个

情侣之间倾泻着光辉的宝藏，他们在这喧闹的场合只看到自己：他俩独处在这人群中，正如在生活中那样。他们的证婚人对仪式不感兴趣，安然地谈论着生意。

“荞麦价格十分昂贵。”那位中士对泥瓦业承包商说。

“按比例，它还不象石灰那样贵。”承包商回答。

他们绕着大厅走了一圈。

“这儿真耗时间！”泥瓦业承包商一面嚷着，一面把一只银质大怀表放进衣袋。

吕依吉和吉讷弗拉彼此紧靠着，仿佛要变成一个人似的。他俩被同样的感情联结在一起，一样的气色，一样的抑郁和沉默，面前是两场叽叽喳喳的婚礼，闹闹嚷嚷的四家人，钻石和鲜花令人眼花缭乱，他们的快乐不过转瞬即逝；但对处在这一场面中的他俩，一个诗人是会赞赏不已的。这些喧嚣的、光怪陆离的人群流露在外的一切快乐，吕依吉和吉讷弗拉都埋藏在心底里。一边是欢乐的大吵大嚷；另一边是愉悦的灵魂细腻的沉默；一是地，一是天。但颤抖着的吉讷弗拉还不能完全摆脱妇女的弱点。她象意大利女子那样迷信，试图从眼前这一对比中看到一个预兆，内心深处保持着一种恐惧感，如同她的爱情一样不可克服。

突然，一个穿制服的办事员推开双扇门，大家静了下来，他的声音象吠声一样回响着，叫着吕依吉·达·波尔塔先生和吉讷弗拉·迪·皮永博小姐的名字。这对未婚夫妇一时有点茫然失措。皮永博这个名字的声望引起了注意，在场的人本想看到豪华的婚礼场面。吉讷弗拉站了起来，因倨傲而睨

视着的双眼使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她让吕依吉挽着胳臂，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去，后面跟随着证婚人。一阵惊讶的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响，大家都交头接耳，这使吉讷弗拉意识到，人们在询问她双亲缺席的原因：父亲的诅咒看来仍在她身后紧追不舍。

"等一下亲人，"区长对那个马上要宣读结婚证书的职员说。

"父母表示反对。"秘书淡漠无情地回答。

"双方都这样?"区长又问。

"新郎是孤儿。"

"证婚人在哪儿?"

"在这儿。"秘书回答，一面指着那四个伫立不动，一言不发，抱着手臂，宛如雕像一般的证婚人。

"有没有抗议书?"区长问。

"有效证书手续都办妥了。"那职员回答，一面站起身把结婚证书所附的文件递给官员。

按照程序进行的这一问一答有点毫不容情，寥寥数语就包含着整篇故事。波尔塔家和皮永博家的世仇，惊心动魄的激情，都一一写在身分证的一页上，好比墓石上的几行字，有时甚至是一个词：罗伯斯比尔或者拿破仑，就刻写了一个民族的编年史。

吉讷弗拉颤抖着。她就象那只飞越重洋、只有挪亚方舟供它歇脚的鸽子，只能把目光停歇在吕依吉的眼里，因为她周围的一切都忧郁而冰冷。区长的神情透着不赞同和严厉，他

的办事员带着恶意的好奇望着这对夫妇，连一点儿喜庆的气氛都没有。正如人类生活一样，万事万物去掉了附属部分，从思维上来说虽然非常博大，但本身却很简单。这对夫妇回答了几句询问，区长喃喃地说了几句，他俩在登记簿上签了名，于是吕依吉和吉讷弗拉便算结合了。两个年轻的科西嘉人的结合，有着天才手笔写在《罗密欧与朱丽叶》①中的诗情画意；他俩穿过两道人墙，这群快乐的亲戚没有一个是他俩的亲人，这宗看来凄凄惨惨的婚事让这些人等得几乎不耐烦了。少女走到区政府的院子，站在天穹之下，从她胸臆中发出一声叹息。

“噢！终生的体贴照料、坚贞不渝的爱情，够不够报答我的吉讷弗拉的勇气和温存？”吕依吉对她说。

听到这句含着幸福的泪花说出的话，新娘忘却了内心的辛酸；她本来因为当众索取家庭拒绝同意的幸福而痛苦万分。

“别人干嘛硬要夹在我们中间？”她稚气地说，逗得吕依吉乐了。

快乐使这对新婚夫妇变得身轻如燕。她俩看不见天，看不见地，也看不见房屋，好象长上了翅膀那样，一直飞往教堂。他俩来到一个幽暗的小礼拜堂，在一个朴素的祭坛前，一个年老的教士为他们的结合举行了仪式。象在区政府里一样，他们被举行那两场婚礼的人们包围着，缤纷的色彩折磨着他们。教堂里挤满了亲戚朋友，萦回着马车、教堂执事、守门人和教

①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

士的嘈杂声。一个个祭坛都闪耀着教门里的奢华，装饰圣母雕像的桔花花环看来是新编的。到处是鲜花、香气，闪烁的蜡烛，绣金线的丝绒靠垫。上帝好象也参与了这一天的欢乐。那闪闪发光的柔软的白缎披带，对有些人来说是轻盈的，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却象铅块般沉重；教士正要把这个永恒结合的象征物举到吕依吉和吉讷弗拉的头上时，却找不到完成这个快乐的祝愿的两个小男孩，只得让两个证婚人来代替。教士匆匆地教导新婚夫妇如何对待生活中的坎坷与责任，说有朝一日他们也要拿这些话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对吉讷弗拉双亲的缺席作了旁敲侧击的责备；随后，他在上帝面前结合了他俩，正如区长在法律面前结合他俩一样，他做完弥撒就走了。

“愿上帝降福于他们！”韦尼奥在教堂的门廊下对泥瓦业承包商说。“从来还没有过这样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个姑娘的父母难道有毛病不成。我还没有见过比路易上校更勇敢的战士！要是人人的行动都象他一样，那么皇帝一定还会在位。”

老兵的祝福，这一天他们得到的仅有的一次祝福，象药膏一样敷在吉讷弗拉的心上。

他们握过手后就分别了，吕依吉真诚地向房东致谢。

“再见，朋友，”吕依吉对中士说，“谢谢你。”

“甘愿为你效劳，上校。灵魂、肉体、马匹和车辆，我的一切都属于你。”

“他多爱你呀！”吉讷弗拉说。

吕依吉径直把新娘带往新居，一会儿他们就来到那套俭朴的房间，门一关上，吕依吉就把妻子抱在怀里，嚷着说：

“噢！我的吉讷弗拉！现在你属于我了，这儿才是我们真正过节的地方。”他接着又说：“这儿，一切都对我们微笑。”

他俩一起在新居的三个房间里转了一圈。进门那间用作客厅和饭厅。右首那间是卧室，左首是一间大工作室，吕依吉给他的爱妻安排好了，里面放着她的画架、颜料盒、石膏像、模型、木头躯体模具、画幅、画夹，总而言之，艺术家的全部家什。

“以后我就在这儿工作啦。”她稚气地说。她对着糊壁纸和家具看了又看，不时回身感谢吕依吉，因为这小小的隐居所居然还有点豪华的东西：一只书柜放着吉讷弗拉喜爱的书籍，尽里头放着一架钢琴。她坐在一张沙发榻上，把吕依吉拉到身边，捏紧他的手，声气柔和地说：

“你的趣味很高雅。”

“你的话让我高兴死了。”他说。

“让我们样样都看一看。”吉讷弗拉提议，吕依吉布置这套房间时一直不让她知道秘密。

他俩于是走向新房，新房象处女一样洁白鲜艳。

“噢！走呀。”吕依吉笑着说。

“我想样样都看一看。”

当然，一切都听吉讷弗拉的。她察看了家具，象古董商察看一枚纪念章那样津津有味、细致无遗，她抚摸着丝织品，怀着新嫁娘摊开新郎给她的珍珠宝贝时那种率真的满足心情，全部浏览了一遍。

“我们一开始就得破产。”她半是快乐、半是忧愁地说。

“不错！欠我的那笔军饷都用在这上面了，”吕依吉回答，“我把它转让① 给了一个叫羊腿子的好人。”

“干吗要这样？”她接口说，责备的口气中隐含着暗暗的满意，“你以为我住在草棚子里就不那么幸福了吗？”她又说：“不过，这一切都很漂亮美观，而且是属于我们的。”

吕依吉满怀激情地端详着她，看得她垂下了眼睛，对他说：

“去看看其余的吧。”

这三个房间的上头就是顶层，有一间吕依吉专用的工作室、一间厨房和一间佣人房间。吉讷弗拉对她的小天地心满意足，虽然邻屋那堵宽阔的墙限制了她的视线，而且透进亮光的天井也很阴暗。两个恋人心里充满了欢乐，希望使未来变得那么美妙，他俩在这秘密的栖身之地，一味只愿看到迷人的图画。他俩蛰居在这幢大房子里，隐没在天垠的巴黎之中，正如蚌壳里的两颗珍珠沉没在深海之中一样：这儿对别人也许是一座监狱，而对他俩却是天堂。他俩结合的最初几天是属于爱情的。他们一时很难骤然投身于工作，还不能抵御激情的魅力。吕依吉在他妻子脚边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欣赏着她的发色、前额的造型、眼睛的柔媚，那拱动的眼白纯净洁白，眼珠慢悠悠地在眼白上滑动，表达出爱情如愿以偿的幸福。吉讷弗拉抚摸着吕依吉的长发，用她的话来说，对这个小伙子的

① 这笔拖欠的军饷不是以现金，而是以可以贴现的期票的形式偿付的，故而可以出让给他人。——原编者注。

bellà folgorante① 和面部线条的细巧百看不厌；她一直被他举止的雍容大度所吸引，同样她自己举止的妩媚也始终吸引着他。他们如同孩子，任什么也能玩耍一通，任什么都会把他们引回到爱情上来，只是在沉浸于虚无缥缈的幻想时他们才停止嬉戏。吉讷弗拉唱起一支曲子，能使他俩回味爱情的各种美妙的感受。随后，他们合着步子，正如他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一样，跑遍了原野，在花朵里，在苍穹上，在夕阳的浓烈色彩中，处处都重新发现了他们的爱情；甚至从变幻莫测、在空中搏击的云彩之上，他们都读到这爱情。每一天都与前一天毫不雷同，他们的爱情惟其真切，才与日俱增。没有几天，他们就相互经受了考验，本能地看出，他们的心灵属于那种蕴藏无限丰富，仿佛永远能提供新的享受的心灵。无休无止的交谈，说不完的话，长时间的静默，东方式的休憩，奔放的激情，这就是纯真的爱。吕依吉和吉讷弗拉懂得了爱情包含的一切。爱情难道不就象大海一样吗？凡夫俗子浮皮潦草或者匆匆一瞥，就妄称它单调，而某些得天独厚的人却一生都在赞赏它，不断发现时时变幻的现象，感到心旷神怡。

但有一天，年轻夫妇预感到要走出这人间乐园了，要活下去就必须工作。吉讷弗拉有临摹古画的专长，于是她就开始摹画，并在旧货商当中找到一批主顾。吕依吉也很努力找事做；但一个青年军官，他的一切才干只限于精通战略，在巴黎却很难找到工作。有一天，由于一无成效而心灰意懒，眼见生

① 意大利文：出众的俊美。

活的重担全都落在吉讷弗拉肩上，他心中十分痛苦。终于，他想到可以利用自己的书法，他的字写得很漂亮。他学习妻子的榜样，百折不挠地到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公证人和律师那里找活儿。他坦率的态度、困难的处境，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关心，因而他找到不少誊写的事，以致不得不找一些年轻人协助。不知不觉地，他大批承办起了誊写业务。他的誊写室的收入，和吉讷弗拉作画所得，终于使这对年轻夫妇生活不愁了，惟其是自己劳动得来的，所以颇感自豪。对他们来说，这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

光阴在忙于工作和爱情的欢乐之中飞逝而去。傍晚，辛勤工作过后，他俩幸福地重聚在吉讷弗拉的小房间里。音乐使他们消除疲劳，得到安慰。愁容从未爬上少妇的面庞，使之黯然失色，她从来不叫一声苦。对着吕依吉，她嘴角总是露出微笑，双眼炯炯放光。两人都珍惜占据他们心头的一个思想，这思想使他们在艰苦繁忙的工作中找到乐趣：吉讷弗拉想着自己是为吕依吉工作，而吕依吉则想着他是为吉讷弗拉工作。

有时，丈夫不在身边的时候，少妇想到，如果这爱情生活是在她父母跟前度过的话，那她的幸福就尽善尽美了，于是她坠入深切的惆怅之中，感受到悔恨的压力；阴惨惨的画面象皮影一样在她想象中掠过：她看到她的老父孑然一身，或者看到她母亲在夜晚哭泣，背着铁面无情的皮永博掉泪；这两个白发苍苍、抑郁寡欢的头像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觉得她只能在回想的奇异光辉下看到他们了。这种想法象预感一样纠缠着她。她送给丈夫一幅他一再想要的自画像，以此纪念结婚一

周年。年轻的女艺术家还从没有创作过这样出色的画。惟妙惟肖且不说，她那光彩照人的美貌，感情的纯真，爱情的幸福，都象魔术般地再现出来。一幅杰作问世了。

他们又舒适地过了一年。他们的生活可以用这几个字来叙述：他们是幸福的。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一八一九年初冬，画商们婉言提出，叫吉讷弗拉画一些别的东西，不要给他们临摹画了，因为随着竞争加剧，他们卖这些临摹画不再有利可图。波尔塔太太发现，以前没有练习画风俗画，为自己赢得一点声誉，是大大失算了，于是她下决心画肖像画；但她要同一批还不如她宽裕的艺术家竞争。不过，吕依吉和吉讷弗拉因为积蓄了一些钱，他们对未来并没有感到绝望。

这年冬末，吕依吉还一个劲儿地干活。他也有竞争者要对付：誊写价大大降低，他用不起人，只得花更多的时间工作，才能挣到同以前一样多的钱。他的妻子画好了几幅画，都不无价值；但画商连买名艺术家的作品都很勉强。吉讷弗拉廉价出售，仍然卖不出去。这对夫妇的景况有点儿不妙了；他们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爱情的财富使他们享用不尽，而在这无穷无尽的欢乐中，贫困有如骸骨一样矗立着，他们互相隐藏自己的不安。吉讷弗拉看到她的吕依吉吃苦受累，几乎要落下泪来，因而对他百般温存。同样，吕依吉对吉讷弗拉倾吐缠绵悱恻的情意时，却忧心如焚。他们想通过感情的激发来抵消他们的不幸，而他们的话语，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嬉戏，都带着一种疯狂的烙印。他们对未来感到恐惧。有一种激情，它

到第二天就要消失，或者被死亡所扼杀，或者被贫困所窒息；还有什么样的感情，它的力量能同这种激情的力量相比呢？他们相互谈到手头拮据时，便感到需要自欺欺人，怀着同样的热情去攫取最微小的希望。

有一夜，吉讷弗拉环顾四周，找不到吕依吉，她全身悚然，一骨碌爬了起来。窄小的天井黑幢幢的墙上映出微弱的亮光，她猜到她的丈夫在连夜工作。吕依吉一俟他妻子睡熟，便上楼到他的工作室。四点敲响了，吉讷弗拉重新躺下，假装睡着，吕依吉困倦不堪地回到房间，吉讷弗拉痛苦地注视着这张俊美的面庞，工作和忧虑已经在上面刻下了几许皱纹。

"为了我他才熬夜抄写的。"她哭泣着说。

一个念头止住了她的眼泪。她想到仿效吕依吉。当天，她到一个富有的版画商那里去，凭着买她画的一个画商埃利•玛古斯的介绍信，她得到了一件上色的活儿。白天她作画和管家务；等到夜晚来临，她就给版画上色。这两个人，一往情深，上床只是为了下床。两人都假装睡着，等一个下了床，另一个出于忠贞不渝也马上离开。有一夜，吕依吉累得发起寒热，他已不堪重压，积劳成疾了。他打开工作室的天窗，想呼吸一下清晨洁净的空气来缓解痛苦。他往下一瞧，看到吉讷弗拉的灯火投在墙上的亮光，不幸的人一切都明白了。他下了楼，轻手轻脚地走着，猝不及防地闯进妻子的画室，妻子正在给版画上色。

"噢！吉讷弗拉！"他喊道。

她在椅子上痉挛地一跳，满脸通红。

“你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我能睡得着吗？”她说。

“这样工作的权利只能属于我一个人。”

“当我知道每片面包几乎都要你付出一滴血时，我能优哉游哉吗？”少妇回答，不禁热泪盈眶，“如果我不和你共同努力，我宁可死去。我们之间，不管是欢乐还是苦难，难道不应该一切都共享吗？”

“她发冷呢，”吕依吉绝望地嚷了起来，“把披肩盖严你的胸脯，我的吉讷弗拉，夜里又潮又凉。”

他俩走到窗前，少妇把头靠在她心上人的胸脯上，他挽着她的腰，两人都沉浸在缄默之中，凝视着天空，晨曦慢慢照亮了天穹。灰色的云彩疾速地相继掠过，东方越来越明亮了。

“你看见吗，”吉讷弗拉说，“这是一个预兆：我们会幸福的。”

“是的，在天国，”吕依吉苦笑着回答。“噢，吉讷弗拉！你本应得到天底下的一切财富……”

“我有你的心就够了。”她用欢乐的声调说。

“啊！我死而无怨了。”他接过来说，把她搂得紧紧的。他吻遍这张秀丽的脸，它已开始失去青春的鲜艳，但表情依然这样温柔，这样甜蜜，他瞧着它总感到安慰。

“多么宁静呀！”吉讷弗拉说，“我的朋友，我觉得熬夜有很大乐趣。黑夜的庄严真有感染力，它让人肃然起敬，它引人坠入遐想；一切都沉睡着，而我在熬夜，这个想法里面有一种我说不出的力量。”

“啊！我的吉讷弗拉！并不是从今天开始，我才感到你的

心灵是多么细腻高贵！你看天亮了，你快去睡吧。”

“好的，”她回答，“但是我不能独个儿去睡。那一夜，当我发觉我的吕依吉撇开我去熬夜时，我是多么痛苦呀！”

这两个年轻人同不幸作斗争的勇气，在一段时期之内颇见成效；可是，那几乎总是使夫妻达到极乐境界的事儿，对他们却是不祥之兆：吉讷弗拉有了一个儿子，用民间的话来说，他象白昼一样美。母爱的感情使少妇力量倍增。吕依吉为贴补吉讷弗拉产褥期的费用而借了债。所以，开初她没有感到景况的拮据，夫妻俩都沉浸在抚养孩子的幸福之中。这是他们最后的幸福。正如两个游泳者合力破浪向前那样，两个科西嘉人最初勇敢地搏斗着；但往后他们不时陷入麻木之中，宛如死亡之前的沉睡。不久，他们不得不变卖首饰。穷困倏然显现，它并不丑陋难看，而是穿着朴素，几乎并不使人感到难以忍受；它的嗓门一点儿不吓人，它身后并没有拖带着绝望，也没有拖带着幽灵和破衣烂衫；不过它叫人再也别想那宽裕的日子和往昔的生活习惯；它一步步销蚀了人的傲气。然后，随之而来的是狰狞可怖的赤贫，对衣衫褴褛毫不在乎，把人类的一切感情都踩在脚下。小巴托洛梅奥出生后七到八个月，从给这个瘦弱的孩子喂奶的母亲身上，已很难认出她就是四壁空空的卧房唯一的装饰品，那张出色的肖像的原型了。严冬也不生火，吉讷弗拉发觉自己的面庞秀美的轮廓慢慢地毁坏了，双颊变得象陶瓷一样苍白，眼睛也泛白，似乎生命的源泉在她身上正在枯竭。看到自己的孩子瘦削下去，面孔苍白无色，这么小就遭罪吃苦，她心如刀绞，而吕依吉则再也没有

勇气对他的儿子露出笑容。

“我跑遍了巴黎，”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怎么敢向毫不相干的人乞怜呢？我在埃及时的老伙伴，那个饲养牲畜的韦尼奥在一桩密谋案中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而他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供给了我。至于我们的房东，一年来根本没有问我们要过房租。”

“不过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吉讷弗拉温柔地回答，装出平静的神色。

“每一天来临都多带来一层困难。”吕依吉惶惶然地说。

吕依吉拿走吉讷弗拉所有的画，还有那幅肖像，几件家里还用不着的家具，以贱价出卖了，所得的钱使一家人苟延残喘了一些日子。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吉讷弗拉表现出她性格的崇高和吃苦耐劳的幅度，她泰然自若地忍受着痛苦的磨难；她坚强有力的心灵支持着自己抗灾御难，她的手虽然有气无力，却仍然在奄奄一息的儿子身旁工作着，她以奇迹般的活力料理家务，一切都应付过来了。吕依吉看到她把他们蛰居的唯一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嘴角现出惊异的笑容，她瞧见时心里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

“我的朋友，我给你留着这块面包。”一天晚上，吕依吉筋疲力尽地回来，她对他说。

“那你自己呢？”

“我，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亲爱的吕依吉，我什么也不需要。”

促使他接受她留下不吃的食物的，与其说是她的话，还

不如说是她脸上的柔情蜜意。吕依吉搂着她，给她绝望的一吻，就象一七九三年那些一起登上断头台的人，临刑前的友好的抱吻一样。在这崇高的时刻，两人肝胆相照。不幸的吕依吉骤然明白了，他的妻子在忍饥挨饿，由此他也分担着吞噬她的寒热，他浑身颤抖，推说有件紧急的事出去了，因为他宁愿吞下最烈性的毒药，也不愿嚼下使他免于一死的家里最后一块面包。他踯躅在巴黎光彩夺目的车马中，在这辱没人的、处处辉耀的奢华中；他飞快地走过兑换商的店铺，金子在那里闪闪发光；临了，他决意出卖自己，作为替身去服兵役，希望以这一牺牲拯救吉讷弗拉，况且，他不在时，她可能会得到宽恕，回到巴托洛梅奥身边。他于是找到一个做这种寻替身生意的人，认出他是前帝国禁卫军军官，感到颇为幸运。

"我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他用缓慢而衰弱的声调说，"我的妻子饿得奄奄一息，对我却不发一声怨言，我想，她咽气时也会面带笑容的。"他苦笑着又添上一句："朋友，你行行好，先把我买下来吧，我很强壮，我已经过了应征的年龄，我……"

那个军官按吕依吉服兵役所能得到的款子，先预支了一部分给他。不幸的人抓到一把金币时，脸上堆起一个痉挛的笑容，他拚命朝自己家里奔去，气喘吁吁，不时喊叫着："噢，我的吉讷弗拉！吉讷弗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夜幕已开始降临。他悄悄地走进门来，生怕使他妻子过于激动，他离家时她已经衰弱无力了。落日的余辉从天窗射进来，落在吉讷弗拉的面庞上，她怀里抱着孩子，坐在一张椅子上睡着了。

“你醒醒，我的心肝。”他说着，没有发觉他孩子的姿势，孩子这时透着异乎寻常的光辉。

听到这唤声，可怜的母亲睁开眼睛，遇上吕依吉的目光，露出了笑容；但吕依吉发出了惊惶的叫声：当他用粗犷有力的手势把金币指给他妻子看时，他才发现她几乎疯了。

吉讷弗拉开始机械地笑着，突然用恐怖的声音嚷起来：“路易！孩子已经冰凉了。”她瞧着她的儿子，晕了过去，原来小巴托洛梅奥已经死了。吕依吉把妻子抱在怀里，却不能使她把孩子放下，她用不可思议的力气紧紧地抱着；他将她放倒在床上，然后出去求援。

“噢，上帝！”在楼梯上他遇到房东，对房东说，“我有钱，而我的孩子饿死了，他妈妈也奄奄一息，给我们帮帮忙吧！”

他象一个绝望的人回到妻子身边，让那个正直的泥瓦业承包商和几个邻居去打点照料，尽其所能来解救这一至今不为人知的贫困，那两个科西嘉人出于自尊，一直小心翼翼地把它掩盖起来。吕依吉把他的金币都扔到地板上，跪在他妻子躺着的床头边。

“爸爸！照顾照顾我的儿子吧，他用的是您的名字。”吉讷弗拉在狂乱中叫喊说。

“噢，我的天使！你平静一点，”吕依吉抱着她说，“好日子就在我们前头呢。”

这话语和这温存使她稍稍平静了些。

“噢，我的路易！”她接着说，一面用特别专注的神情望着他，“你好好听我说。我觉得我要死了。我死是在情理之中，

我太痛苦了，再说，象我这样得到无上的幸福，也本该付出代价。是的，我的吕依吉，你可以安心。我曾经这样幸福，要是叫我从头开始生活，我还会接受我们这一命运。我是一个坏母亲：我依恋你，胜过依恋我的孩子。”她又用深沉的声音添上说：“我的孩子。”两行眼泪从她快失去活力的眼里夺眶而出，她霍地抱紧了尸体，她再也不能使它温暖过来。她接着又说：“把我的长发交给我父亲，作为他的吉讷弗拉的纪念。你告诉他，我从没有归罪于他……”她的头倒在她丈夫的臂膀上。

“不，你不能死，”吕依吉嚷着，“医生马上就来。我们有面包。你父亲就会宽恕你。我们已经时来运转了。留下来同我们在一起吧，美丽的天使！”

然而这颗忠贞不贰的、充满爱情的心变冷了，吉讷弗拉本能地把眼睛转向她热爱的心上人，虽然她对什么都已毫无感觉：模糊的影像出现在她脑际，这时她的脑子已接近于失去人世的一切记忆了，她知道吕依吉就在那里，因为她一直在越来越有力地攥紧他冰凉的手，仿佛她以为自己要掉下悬崖，极力想驻留在上面。

“我的朋友，”末了她说，“你身上冰凉，我来让你暖和暖和。”

她想把丈夫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但这时她咽了气。两个医生，一个教士，还有几个邻居跨进门来，带来了一切必需的用品，想要救助这对夫妇，抚慰他们的痛苦。来人最初闹哄哄的；而进屋之后，房间里却笼罩着一片可怕的沉寂。

正当这一幕发生的时候，巴托洛梅奥和他妻子坐在古老

的靠椅里，每人分占大壁炉的一角，熊熊的炉火刚够把这府邸的大客厅烧热。挂钟指着子夜。很久以来，老夫妇就夜不能寐了。此时此刻，他们默默无言，象两个返老还童的老人，眼睁睁瞧着，却什么也看不见。客厅里空荡荡，但对他们说来却充满了回忆，一盏就要熄灭的灯微弱地照射着，要是没有炉里闪烁不定的火焰，他俩就处在一片漆黑之中了。他们的一个朋友刚刚离去，他拜访时坐的那张椅子就放在两个科西嘉人中间。皮永博朝这张椅子瞥了不止一眼，这几眼意味深长，象是连绵不断的悔恨，原来这张空椅子就是吉纳弗拉的椅子。艾丽莎·皮永博窥测着她丈夫苍白的脸上掠过的表情。虽然她已习惯于从他面部线条的剧烈变化中猜出这个科西嘉人的感情，但是，这时他的脸一会儿咄咄逼人，一会儿又忧郁惆怅，她怎么也猜不透这难以捉摸的心灵。

巴托洛梅奥是不是堕入了这张椅子唤起的强有力的回忆里呢？他是否看到这张椅子自从女儿走后，第一次被一个外人坐了，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呢？他宽恕的时刻，这一直白白等到如今的时刻，是不是已经敲响了呢？

这些想法一个接一个地激动着艾丽莎·皮永博的心。有一阵她丈夫的容貌变得这样可怕，她想到自己竟敢耍一个普通的花招，好找机会谈起吉纳弗拉，便簌簌地颤抖起来。这时，北风劲吹，把雪片刮落在百叶窗上，两个老人都听见了沙沙的响声。吉纳弗拉的母亲埋下头，不让丈夫看到她的眼泪。老人的胸膛忽地发出一声叹息，他的妻子注视着他，他显得衰颓不堪；三年来她第二次壮着胆子对他谈起女儿。

“吉讷弗拉大概会挨冻，”她轻声嚷道。皮永博打了个寒噤。她继续说：“她说不定会挨饿。”科西嘉老人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她有一个孩子，却没法抚养，她的奶水干枯了。”母亲用绝望的声调冲动地又说。

“让她回来吧！让她回来吧！”皮永博喊着，“噢，我亲爱的孩子！你战胜了我。”

母亲站起身来，好象要去找她的女儿。正在这时，门砰然打开了，一个面无人色的人陡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她死了！我们两家都在互相毁灭，瞧，这就是她留下的一切。”他一面说，一面把吉讷弗拉黑油油的长发撂在桌上。

两个老人浑身颤抖，仿佛受到雷电的袭击，一霎时，吕依吉已不在眼前。

“用不着我们朝他开枪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巴托洛梅奥望着地下，慢吞吞地嚷道。

一八三〇年一月于巴黎。

郑克鲁 译

被遗弃的女人

献给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①

她忠诚的仆人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一八三五年八月于巴黎

一八二二年初春，巴黎的医生把一个大病初愈的年轻人打发到下诺曼底来。他的病是由于过分用功，或者，也可能是由于过分放荡而引起的。病后的调养需要完全休息、素淡的饮食、清凉的空气和绝对避免感情冲动。贝森②丰饶的田野和外省淡泊的生活，对他的康复似乎颇为有利。他来到距离海滨两法里远的美丽的城市巴耶，住在一位表姐家里。表姐以长期蛰居僻壤的人所特有的那种热诚迎接他，因为一位亲戚或一位朋友的光临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

① 洛尔·德·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1784—1838)，拿破仑部将朱诺元帅的遗孀。她和巴尔扎克相识于一八二五年，并成为密友。巴尔扎克曾帮助她写作《回忆录》。她的回忆，以及她给巴尔扎克介绍的许多朋友，对作家认识帝国时期的历史大有裨益。

② 贝森，诺曼底一个富裕的牧区。

除了某些习俗之外，所有的小城都是大体相仿的。这位年轻的巴黎人名叫加斯东·德·纽埃尔。他在表姐圣塞韦尔夫人和组成她那个小圈子的人家中度过几个晚上之后，很快就结识了被这个封闭的小圈子视为全城代表的社会名流。加斯东·德·纽埃尔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同一种模式，在组成昔日法国的许多独立王国①的都会里，善于观察的人都能发现这类人物。

首先是这样一个家庭：其贵族门第在方圆五十法里之外便无人知晓，可在省内却被认为不容置疑，而且肯定属于最古老的世家。这类小范围内的王室家族，谁也料想不到，是倚仗联姻关系才和纳瓦兰家族、葛朗利厄家族沾上了边，又与卡迪央一家牵上了线，并攀上了布拉蒙-绍弗里家的。这类名门望族的家长通常总是一名果敢的猎人。此公缺乏教养，只知道以其显赫的姓氏欺压他人。他对专区区长勉强容忍，正如他勉强忍受捐税一样；他对十九世纪产生的新贵一概不予承认，而且指出内阁首相并非贵族，简直是政界的一桩怪事。他的妻子说话嗓门很大，语气斩钉截铁；她曾经拥有很多膜拜者，但从不贻误复活节领圣体的仪式。她不会教育女儿，总认为单凭姓氏她们就能永远相当富有。此外，夫妻两人对当代的奢侈一无所知，他们还保留着现在只有舞台上才穿戴的服装，对于银器、家具和马车，他们都偏爱老式的，对习俗和语言也是如此。这种古老的排场与外省的俭朴风气倒恰好能融为一体。总之，

---

① 指在封建领主统治下自主权颇大的古行省。

这是些贵族遗老，只是没有征收土地转移税的权利，也没有成群的猎犬和镶着饰带的服装而已。他们洋洋自得，一心效忠于他们只是远远望见过的王公。这个 incognito① 的古老家族还保持着古代立经挂毯② 上那些人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这个家族里，肯定还有一位当少将的叔伯或兄弟，佩带过红绶带，在宫里做过官，曾经跟随黎塞留元帅出征过汉诺威③。你在这里与这个人物相遇，就象见到了路易十五时代一本古老的小册子上脱落下来的一页。

和这个守旧的家庭相对立的，是一个更加富有，而贵族门第却没有那么古老的家族。夫妻俩每年冬天到巴黎去度过两个月，从那里带回转瞬即逝的时尚和昙花一现的热情。夫人很漂亮，但有点矫揉造作，总是赶不上时髦，可她还常常嘲笑左邻右舍的愚昧无知。她的银器是新式的。她有几个小厮、黑奴和一个贴身男仆。她的长子拥有世袭财产，有一辆轻便双轮马车，终日无所事事。次子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助理。父亲熟知内阁内幕，常爱讲点有关路易十八和凯拉夫人的轶闻④。他的钱都买了五厘利的公债，谈话中竭力回避苹果酒的价钱问题，但有时仍不免露馅，对于更正省内大户财产的数字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是省议会议员，身穿在巴黎定做的

---

① 意大利文：隐姓埋名。此处可译为不见经传。

② 一种经线垂直的古式挂毯。

③ 黎塞留元帅（1696—1788），路易十五时代的重要人物，曾多次率军出征。此处指欧洲七年战争期间黎塞留入侵德国汉诺威一事。

④ 凯拉伯爵夫人（1785—1852），路易十八的宠姬。

衣服，佩戴荣誉勋位十字勋章。总之，这位贵族对复辟王朝颇为了解，一心在议会里设法捞钱。不过，他的保王主义却不象与他分庭抗礼的家族那么纯正。他订阅《法兰西新闻》和《辩论报》，而对方只看《每日新闻》。

过去的代理主教、现在的主教大人，在这两大势力当中脚踩两只船。这两户人家在他面前表现出对宗教的尊敬，却不时让他想到杰出的拉封丹在《驮圣骨的驴子》这篇寓言结尾处所表现的寓意①。这位老好人是平民出身。

等而下之就是那些二流明星了，这是些年收入一万到一万二千利勿尔的贵族，有的当过舰长，有的曾是骑兵上尉，有的什么也不是。要是骑马在路上走，他们的位置应在手捧圣器的神甫和出巡的税务检查官之间。他们几乎都在侍卫队或火枪队里混过，而今却在自己的庄园里悠哉游哉地打发日子，对一次伐木或自己酿造的苹果酒的关注更甚于对君主政体的兴趣。不过，在两局惠斯特之间，或在掷骰子的时候，他们依据烂熟于心的家谱计算陪嫁、权衡婚姻之后，也会谈论一通宪章和自由党人。他们的夫人神气十足，坐在柳条轻便马车里摆出一副宫廷气派。她们以为披上披肩，戴上软帽，就是盛装华服了。她们一年买两顶帽子，可是都要经过反复盘算，通常是求人顺便从巴黎带回来。一般说来，她们品行端正，喜欢饶舌。

① 该寓言的结尾是这样两句诗：

人们并不是向无知的官吏致敬，

他们看重的只是他的官服。

在这群贵族人士主要成员周围，聚集着两三个出身高贵的老处女，她们已经解决了人类的不动产问题。她们自己似乎就封存在这些你看到她们的房子里，她们的面孔，服饰，也成了本宅、本城、本省的一部分。她们就是本宅、本城和本省的传统、记录和精神。她们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僵硬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她们懂得恰到好处地微笑或摇头，也会不时说上几句被人认为相当俏皮的话。

几个富有的资产者，由于他们的贵族观点，或是由于他们的财产，也钻进了这个小小的圣日耳曼区①。尽管他们已经上了四十岁，可那个圈子里的人谈起他们时还是说："这小家伙思想还端正！"于是选他们当了议员。一般说来，他们受到那几位老处女的庇护，但风言风语也不少。

最后还有两三个教士受到这个名流社会的接待，或因为他们有教士佩带的襟带，或因为他们较有风趣。贵族们在一起感到穷极无聊，才让个把资产者进入他们的沙龙，就象面包师往面团里放酵母一样。

堆砌在这些头脑里的全部智慧是一定数量的老观念，同时夹杂着每天晚上搅和在一起的某些新思想。表达这些观念的语句犹如小海湾里的海水，天天有潮涨潮落，总是那些同样的旋涡；谁今天听到了那空荡荡的回响，明天还能听到，一年以后还能听到，永远如此。他们对世间事物一成不变的裁决形成了一门传统学科，谁也休想再加进一点新精神。这些墨

---

① 喻指外省的贵族圈子。

守成规的人，他们的生活就是在习惯的圈子里打转。这些习惯正象他们对宗教、政治、道德、文学的见解一样，都是无法更动的。

要是一个外来者得以进入这个小圈子，每个人都会带点嘲弄地对他说：“你们巴黎社交界的那种光采，您在这里是找不到的！”每个人都非议左邻右舍的生活方式，尽力使人相信在这个圈子里他是个例外，他还曾徒劳无益地想要更新这种生活方式。不过，这些指摘只能是他们相互间的事，如果这位外来者随声附和几句，那他可就倒霉了，人家立即把他看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坏蛋，一个象所有的巴黎人一样腐化堕落的巴黎人。

在这个小小的社交界里，人们所属的党派阵营受到严密注意，生活中的每件事物都十分协调，一切都清清楚楚，贵族的身分和土地的价值都明码标出，就象每天报纸最后一版刊载的交易所行情一样。当加斯东·德·纽埃尔在这里露面时，他早被放在巴耶见解那具准确无误的天平上称量过了。他的表姐圣塞韦尔夫人已经宣布过他的财产数字，他可望得到的财产数字，炫耀过他的家谱，吹嘘过他的学识、他的彬彬有礼和谦逊。他受到了他所期待的欢迎，人们把他当作一位高尚的贵族来接待，但却不拘礼节，因为他才二十三岁。一些少女和几位母亲已经在向他暗送秋波。在奥日谷地，他有一万八千利弗尔的年收入，他父亲迟早要把玛奈维尔古堡及其属地留下给他。至于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政治前途，他的人品、才干，都是毫无问题的。他的土地肥沃，田租有保证，已开辟

出上好的种植园，修理费和捐税都由佃户承担，苹果树已有三十八年的历史。他的父亲正在与人商谈一笔交易，要买进和他的猎场毗连的二百阿尔邦森林，还打算整个筑起一道围墙。任何人世的荣耀，即使有希望当上内阁成员，也无法与这样的优势相抗衡。不知是出于狡黠，还是另有盘算，圣塞韦尔夫人从来没提到加斯东的哥哥，加斯东自己对此也讳莫如深。他哥哥得了肺病，看来不久就得被人埋葬、哀悼，乃至遗忘。加斯东·德·纽埃尔开始拿周围这些人士取乐。他在自己的画册上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他们瘦削、钩曲、布满皱纹的尊容，古怪可笑的装束和习惯动作。对此地方言里的诺曼底表达方式、对他们粗野不文的思想和性格，他也很感兴趣。但是，这种忙于在笼子里打转的松鼠似的生活，他过了一阵之后，就感到在这种类似修士在修道院深处所过的、一切都已事先定好的生活里，缺少对照反差，于是他陷入了危机，虽还不到烦闷或厌恶的程度，却已包含着烦闷和厌恶所产生的后果。植物被移植到一块截然不同的土地上，难免有一阵要出现萎缩和生长不良的现象；经过过渡阶段的轻微不适之后，对人来说，这种移植现象也就结束了。确实，如果没有什么力量把他拉出这个社会，他就会不知不觉地接受这一切习俗，适应这种已经征服了他、消耗着他的空虚生活。加斯东的肺部已经习惯这种空气。他打发着这种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的日子，已经准备承认这是一种呆板、单调的幸福。过去在巴黎，他曾十分热中于那种充满生气勃勃的行动、思想不断结出果实的生活，现在，他对这一切开始淡忘了。生活在这些活化石中间，他也即

将石化，而且要永远留在这里，象尤利西斯的伙伴① 一样，对自己那肥大的躯壳颇为满意。一天晚上，加斯东·德·纽埃尔在一间客厅里，坐在一位老妇人和当地教区的一位代理主教中间。客厅镶有灰色护壁板，墙上挂着几幅家人的肖像，地面上铺着白色大方砖，摆着四张牌桌，十六个人围着牌桌一面闲聊，一面玩惠斯特。加斯东·德·纽埃尔什么也不想，只是一味消化着美味的晚餐。这种美味的晚餐，就是外省一天的盼头。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觉得这里的习俗颇有道理了。他悟出这些人为什么能在破旧的桌布上继续玩着前一天用过的纸牌，也悟出了他们怎么能做到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而讲究穿着打扮。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单调运动里，在这种习以为常的平静里，在这种对于漂亮的东西完全无知的状态中，他揣测到了某种无以名之的哲理。总之，他几乎完全明白了奢华的无益。巴黎城，连同它的激情、风暴和享乐，在他心中已经如同童年的记忆一般了。有一位少女，见面之初，他曾觉得她脸相呆傻，举止缺乏风度，服饰令人生厌，表情十分可笑。但现在他却真诚地赞赏着她那通红的双手② 和谦逊腼腆的神态了。他算是完了。他原来从外省到了巴黎，现在又要从巴黎发烧一般的生活回到外省冰冷的生活中来。他听到的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卷十记载：奥德修一行来到埃亚依岛上，他的同伴喝了女神刻尔吉的药酒后都变成了猪，而且觉得这猪的躯壳也不错，不想再恢复人形。

② 在巴尔扎克笔下，血统高贵的人，其肤色总是十分白皙；两手通红则是血统不纯的表征。

话，没有一句能象在沉闷的歌剧伴奏中出现一句精彩的乐句那样，引起他的激动。

“您昨天不是去看过德·鲍赛昂夫人吗?”一位老太太问当地王族的家长。

“我是今天早上去的。”他答道，“我发现她很忧郁，很痛苦，我甚至没能让她答应明天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您是和德·尚皮涅勒夫人一起去的吗?”老太太露出一种惊讶的神情喊道。

“是和内人一起去的。”这位贵人平静地说，“鲍赛昂夫人娘家不是属于勃艮第家族吗？当然，这只是娘家。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姓氏就足以开脱一切了。我内人很喜欢子爵夫人，而且，这位可怜的贵妇人孤苦伶仃已经这么久了，以至……”

说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德·尚皮涅勒侯爵以平静冷漠的神情注视着周围的人。这些人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审视着他。但是，人们简直难以猜透，他所作的让步，究竟是由于同情德·鲍赛昂夫人的不幸呢，还是由于考虑到她的贵族门第；他是以接待她为荣呢，还是出于傲慢想迫使当地的贵族和他们的妻子去看她。

贵妇们面面相觑，似乎在相互磋商；于是，一片沉默突然笼罩了客厅，这种态度足以表明她们对此不敢苟同。

“这位德·鲍赛昂夫人，莫非是那位因和阿瞿达-潘托先生的风流韵事而闹得满城风雨的贵妇么?”加斯东问他身边的一位妇女。

“一点不错，正是她，”对方回答，“阿瞿达侯爵结婚之后，

她就到库尔塞勒来住了。这里的人谁都不接待她。况且，她很聪明，不会感觉不到她处境的尴尬，所以她也没打算见任何人。德·尚皮涅勒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到她家去过，但她只接待了德·尚皮涅勒先生，大概因为他们是亲戚吧！他们和鲍赛昂家族有联姻关系。老鲍赛昂侯爵娶了尚皮涅勒家长房的一位小姐。尽管德·鲍赛昂子爵夫人被认为是勃艮第家族的后裔，但是，您知道，我们这儿是不能接待一个和丈夫分居的女人的。我们很愚蠢，还抱着这些老观念不放。德·鲍赛昂先生是位风流文雅的男子，宫中的要人，他肯定是深明大义的，子爵夫人这样逃出来，就更是错上加错，她真是晕了头了……”

德·纽埃尔先生听着对方的话，早已心不在焉。他浮想联翩。奇遇正在向他的想象力微笑，心灵在孕育着朦胧的希望，种种无以名状的幸福、疑惧和事变的预感纷至沓来。但是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这海市蜃楼，这瞬息万变的景象提供依据，使那景象固定下来。在这种时刻，除了“浮想联翩”这个词以外，我们又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种奇遇的魅力呢？心飞神驰，一个个难以实现的计划产生出来，爱情的幸福在萌发。也许，这爱情的萌芽已包含着爱情的全部，正如种子包含着鲜花及其馨香和丰富的色彩一样。德·纽埃尔先生根本不知道在那桩轰动一时的变故之后，德·鲍赛昂夫人隐居到诺曼底来了。那种事，是大多数妇女既羡慕不已又嗤之以鼻的，特别是当青春和美貌的魅力足以为这种过错辩解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名声，无论由何而来，都具有难以理解的威望。对于女人来说，就象对于古代的家族一样，似乎罪恶的光荣可以消

除罪恶的耻辱。一个家庭可以因其成员被斩首而洋洋自得，同样，一个漂亮的少妇，也可以因她幸福的恋情或遭到可怕的遗弃而带来赫赫名声，从而更加迷人。她越是令人怜悯，就越能博得同情，只有对平庸的事情、平庸的情感和平庸的艳遇我们才会冷酷无情。能引人注目的时候，我们就显得高大了。难道不是必须高人一头才能受人瞩目吗？对于高大的事物，敬意总会在众人心中油然而生，而不会去过分追究变得高大的方法。这时，加斯东·德·纽埃尔感到自己正被推向德·鲍赛昂夫人，是由于上述原因的无形影响，或是由于好奇，由于需要为眼下的生活增添点情趣，总之，是由于一大串难以明言的理由，也许，以常用的命里注定一词来表达才最恰当。德·鲍赛昂子爵夫人蓦地以种种妩媚的神态出现在他的面前，简直就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在她的身旁，毫无疑问，会有恐惧、希望，也会有争斗、征服。她和加斯东天天在这低级趣味的沙龙里看到的女性肯定会形成鲜明对比。总之，这是一位真正的女性。在这个冷漠的圈子里，种种盘算代替了情感，礼貌只不过是义务，连最简单的见解都暗含着伤人的成分，言者有心，听者亦有意。在这里，他还不曾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女性。德·鲍赛昂夫人在他心中唤醒了年轻人的梦想，和他那曾一度沉睡、而现在却变得益发强烈的激情。这个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加斯东·德·纽埃尔变得神不守舍。他思索着用什么办法进入德·鲍赛昂夫人的家，当然，他一筹莫展。人家都说她非常聪明。虽然聪明的女人也会受到新奇事物的诱惑，但她们十分苛求，善于猜透一切。因此，想要得到她们的欢

心，必得下一番苦功，而且成败的机会各半。更何况子爵夫人不仅因不幸的遭际而变得孤傲，还有着姓氏赋予她的尊严。她的离群索居，在她和外界之间筑起的一道道围墙中，似乎还是最不高大的一道墙。因此，一个陌生人，无论出身如何高贵，要受到她家的接待，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天一早，德·纽埃尔先生就信步向库尔塞勒小楼走去，在小楼的围墙外转了好几圈。在他这种年龄，将幻想信以为真是很自然的。他在幻想的迷惑下，通过豁口或越过墙头向里张望，对着紧闭的百叶窗凝思，或向着敞开的百叶窗观看。他期待着一个罗曼蒂克的机缘，借此接近那位不相识的女人，他设想出偶然机遇的种种后果，而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事。接连好几个早晨，他都到这里来散步，但是一无所获。然而，每散一次步，这位超然世外的女人，这孤独隐居的爱情牺牲品，都在他的思想中变得更加高大，在他灵魂深处扎下了根。因此，沿着库尔塞勒的院墙漫步时，如果偶然听到一个园丁笨重的脚步声，加斯东的心就会因希望和快乐而猛烈地跳动起来。

他很想给德·鲍赛昂夫人写封信。但是，对一位不曾谋面，素昧平生的女人，能说些什么呢？而且加斯东对自己也缺乏信心。象所有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一样，他害怕以不予答理的形式来表示的可怕的轻蔑，其程度更甚于对死亡的恐惧。一想到他的第一篇爱情散文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他就不寒而栗。无数相互矛盾的念头在折磨着他。最后，他经过多方幻想，编织多种奇遇，绞尽脑汁，终于在人们所能设想的大量方案中，找到了一条妙计。这种种方案足以对最天真无邪的

女子证明，一个男人会怀着多么大的热情想着她。种种社会怪现象常常在一个女人和她的情人之间制造许多真正的障碍，其数量与东方诗人在他们那些美妙的神话故事里所描写的障碍一样多，而他们笔下的景象，哪怕是最荒诞不经的，也很少有过分夸张之处，所以，在现实世界里，也和在神话世界里一样，女人应当永远属于那个终于设法接近了她，并且把她从痛苦的处境中拯救出来的男人。最穷苦的游方僧爱上了一位哈里发① 的女儿，他们之间的距离，决不会比加斯东和德·鲍赛昂夫人之间的距离更大。对于德·纽埃尔先生在她周围掘起的壕沟，德·鲍赛昂夫人一无所知；德·纽埃尔先生的爱情，却因为需要超越的障碍很大而有增无减。任何遥远的事物都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这些障碍更赋予了他这位临时安排的情妇以这种独具的魅力。

他相信自己的灵感。他希望从他眼中迸发出的爱情火光能使他获得一切；他认为话语比任何热情的书信都更有说服力；他也寄希望于女人天生的好奇心理。有一天，他来到德·尚皮涅勒先生家里，想利用他实现自己的计划。他对这位绅士说，有人托他找德·鲍赛昂夫人办一件重要而微妙的事情，但不知她是否愿意读一个陌生人的书信，也不知她是否信任一个陌生人。因此，他请德·尚皮涅勒先生最近见到子爵夫人时，问问她肯不肯赏脸接见他。他一方面请求侯爵，如果此事遭到拒绝，千万要替他保密；另方面又非常巧妙地鼓动侯爵，

① 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伊斯兰国家对领袖的称呼。

要他尽一切可能向德·鲍赛昂夫人陈述理由，使他能够受到接见。难道他不是一个看重声誉又正大光明的人吗？趣味低下或者不正当的事他是干不出来的！这位高傲的绅士，由于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便完全被这爱情的巧计欺骗了。爱情能将老练的大使所具有的那种泰然自若、不露声色赋予一个年轻人。德·尚皮涅勒先生竭力想探究加斯东的秘密，但加斯东难以和盘托出，便用诺曼底式的语言来对付他的巧妙询问。尚皮涅勒先生具有法兰西骑士的风度，反过来还恭维他能严守秘密。

侯爵当即奔往库尔塞勒，上了年纪的人为漂亮女人效力都有这么个急迫劲儿。在德·鲍赛昂子爵夫人目前的处境中，收到这样的口信使她十分惊讶。她竭力回忆，也想不出有什么事能叫德·纽埃尔先生到她家来；不过，在审慎地询问了德·纽埃尔先生的社会地位后，她觉得接待他也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但起初，她还是拒绝了；尔后，她盘问德·尚皮涅勒先生，竭力想猜透他究竟知道不知道这次造访的动机，并和他商量该怎么办才合适。最后，她改变了主意。他们的商议，以及侯爵的被迫守口如瓶，都激发了她的好奇心。

德·尚皮涅勒先生不愿显得呆傻可笑，便装出深知个中秘密而又不肯透露的样子，说子爵夫人对这次拜访的目的，大概知道得清清楚楚。她倒是真心实意地想弄个明白，但却枉费心机。德·鲍赛昂夫人设想加斯东和这些人、那些人有什么联系，其实这些人加斯东根本不认识；她被很多荒唐的假设弄得晕头转向，她还自忖是不是过去曾见过这位德·纽埃尔

先生。最真诚或是最巧妙的情书恐怕都难以产生这种无字谜所产生的效果。为寻求谜底，德·鲍赛昂夫人可谓煞费苦心。

当加斯东得知他可以去见子爵夫人时，他一方面为这么快就能得到他热切期待的幸福而欣喜若狂，一方面又为不知该如何结束他的骗局而感到束手无策。"管它呢，见她去！"他一边更衣，一边想道，"见到她，这就是一切！"跨进库尔塞勒大门的时候，他还在指望碰巧冒出一个办法，解开他自己出的这道难题。有人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勇往直前，遇到危险，总能急中生智，找到战胜危险的力量，加斯东就是这种人。他精心打扮了一番。象所有的小青年一样，他以为一个带扣扣得好坏就会决定成败，而不知道青春年华时节，一切都是可爱和动人的。尤其是象德·鲍赛昂夫人这样出色的女性，吸引她们的只能是精神的魅力和品格的高尚。高尚的品格能满足她们的自尊心，向她们预示伟大的爱情，看上去似乎能满足她们心灵的要求；聪明才智能取悦她们，与她们细腻的天性相呼应，于是她们便以为被人理解了。一切女人，除了有人取悦、被人理解和为人钟爱之外，还有何奢望呢？不过，只有认真思索过人情世态的，才能领悟到，初次见面时不修边幅，不露锋芒才是真正的卖弄风情。可是，当我们圆滑到足以成为干练的政治家的时候，往往年事已高，无法利用我们的经验了。加斯东不相信精神的力量，而想借助于服饰来增添自己的魅力；德·鲍赛昂夫人同样本能地着意打扮，她边整理头发，边自言自语："我可不愿意让人觉得可怕。"

德·纽埃尔先生在精神、体态、举止方面都自有其天然纯

朴的特点，给那普普通通的姿势和思想平添了某种雅趣，使他能直言不讳，还能处处得到谅解。他颇有教养，目光敏锐，如同他敏感的心灵一样。他的神情也总是快活而多变，活泼的眼神里包含着热情与温柔，本质上善良的心地也正与此相符。走进库尔塞勒时他所抱的决心，是和他坦率的性格和热情的想象力完全一致的。他穿过辟成英国花园式的大庭院来到一间大厅，男仆请问了他的大名，去了一阵又返回来给他带路。虽然爱情使他胆大包天，此时此刻，他也无法抑制剧烈的心跳了。

“德·纽埃尔男爵到。”

加斯东慢慢地走进去，但仍保持了翩翩的风度。要知道，在只有一个女人的客厅里，要做到这一点，比在有二十个女人的客厅里更难。尽管天气已经转暖，壁炉里仍是火光熊熊。壁炉上一对多枝烛台上的蜡烛，投射出柔和的光芒。在壁炉的一角，他看见一位少妇坐在一把靠背很高的新式安乐椅上，座位很矮，可以任她的头摆出各种妩媚风雅的姿态，低垂、倾斜，懒洋洋地抬起头来，仿佛那是一个重担；她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矮椅使她可以或蹺着腿，或露出脚，或者把脚缩进长长的裙褶下面。子爵夫人想把她正在看的书放到小圆桌上，但因她同时扭过头来看德·纽埃尔先生，书没有放好，掉到桌子和椅子中间的空当里。对这一小小的意外她并不显得吃惊，她抬起身子，微微点点头，算是向年轻人还礼。但她的动作令人难以觉察，身体几乎没有离开那把她深深埋在里面的安乐椅，她俯下身子，向前凑凑，用力拨了一下炉火；然后，她又弯腰拾起一只手套，漫不经心地戴在左手上，同时还想找另一只，但

很快就收回目光，用右手指指一把椅子，象是请加斯东落座。这只手白皙、修长，近乎透明，没戴戒指，手指尖尖，粉红的指甲呈完美的椭圆形。这位素不相识的客人就坐之后，她向他扭过头来，优美的姿势里包含着探询的成分，其微妙细腻，实在难以形容。早年所受的教育和追求高雅趣味的习惯，使她秉性善良，举止优雅而利索，她刚才的一连串动作就是在顷刻之间迅速完成的，没有停顿，也不急促。一个美丽的女人，神情既关注又从容，再加她那上流社会的贵族风度，更使加斯东如醉如痴。流放到这诺曼底偏僻地区两个月以来，他一直生活在各种木偶一般的人物之中。德·鲍赛昂夫人与那些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对他来说，她不能不是梦中诗情的人格化。所以，这一形象的完美，简直无法与他过去赞赏过的任何一个女人相比。这间客厅和圣日耳曼区的客厅陈设完全相同，桌上零乱地放着许多珍贵的小摆设，还有许多书籍和鲜花。在这个女人面前，在这间客厅里，他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巴黎。他走在一块真正的巴黎地毯上，他重又见到了巴黎女郎的卓越典型，她体态娇弱，风度优雅，对打扮的效果如何漫不经心，而刻意追求效果恰恰害苦了许多外省妇女。

德·鲍赛昂子爵夫人一头金发，棕色眼珠，皮肤象所有金发女郎一样白皙。前额高雅地隆起，这是遭贬天使的额头，这天使以她的过失为荣，根本不想得到宽恕，她头发浓密，两个发环在额旁形成两道宽宽的曲线，上面高高地盘成一个辫结，使她的头更增加了几分端庄。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从那金色的螺形发髻中看到勃艮第家族的公爵桂冠；而从这位贵妇炯炯

有神的目光中，又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虎虎勇气；不过，这是一个坚强女性的勇气，只是用来对付轻蔑鄙视和胆大妄为的，对于柔情蜜意，她却满怀温情。白净的长脖子上长着小巧的脑袋，令人叹赏；面孔俊秀，芳唇微启，表情丰富，但仍保留着精细审慎的风格，一种类似狡黠与无礼的嘲讽意味。稍一动弹，她的前额就出现许多皱纹，她那双常常仰视天空的美丽的眼睛总是饱含着痛苦的表情。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她的不幸，想到她几乎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就不会不原谅她这两种女性的缺陷了。三年来，这个女人与世隔绝，独自居住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幽谷深处，伴随她的只有对光彩、欢乐、充满激情的青年时代的种种回忆。过去是日夜欢娱，备受尊崇，而今却只有可怕的空虚。在偌大一间寂静的客厅中见到这样一位女子，难道不是一幕令人肃然的景象么？略加思索，这一情景就更显得伟大庄严。这个女人的微笑说明她充分意识到自身的价值。既非母亲，又非妻子，被社会所摈弃，被人夺走了唯一能使她动心而不为此感到羞愧的男子，又不能从任何感情中汲取她虚弱的心灵所需要的帮助，她只能从自身获得力量，靠自己的生命力活着，她只剩下了一个遭遗弃的女人的指望：等待死亡，虽然还有不少美好的年华，她仍想尽快了结此生。自认为注定应享受幸福，却既没有得到幸福，又没有给人以幸福就要死去了么？……一个女人哪！这是怎样的痛苦！这些念头闪电般迅速地在德·纽埃尔先生的脑海里闪过，面对着能笼罩一位女性的最伟大的诗情，他真感到自惭形秽。美貌、不幸和高贵这三重光辉使他神魂颠倒，几乎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他

只顾赞赏子爵夫人，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德·鲍赛昂夫人，无疑并未因他这种惊呆的样子感到不悦，她动作轻柔而又庄重地向他伸过手来。然后，似乎为了表现女性的娇媚，她苍白的嘴唇上泛起一丝微笑。她对他说：

“先生，德·尚皮涅勒先生告诉我，您费心给我带来一个口信，这是哪位……”

听到这句可怕的话，加斯东越发感到自己处境的可笑、趣味的低级，以及对这样一位高贵而不幸的女人所用手段的卑劣。他脸红了，眼神慌乱，百感交集。但是，他突然镇定下来，年轻人善于在知错认错的感觉中汲取力量。他作了一个满含谦卑之情的手势，打断了德·鲍赛昂夫人的话，以激动的语气回答她道：

“夫人，看望您，我不配有这种福气；我卑鄙地欺骗了您。无论驱使我这样做的感情是多么伟大，也无法使人原谅我为到您的身旁所玩弄的可耻花招。不过，夫人，如果您能惠然听取我的陈述……”

子爵夫人以高傲和轻蔑的目光瞥了德·纽埃尔先生一眼，抬手抓住铃绳，拉响了铃。贴身男仆进来了。她威严地望着年轻人，对仆人说：

“雅克，掌灯送客。”

她傲慢地站起来，向加斯东施礼告别，然后弯下腰去拾起那本掉在地上的书。她的动作冷漠生硬，和刚才迎接他时动作的优美风雅恰成对比。德·纽埃尔先生离座起身，但却站着不动。德·鲍赛昂夫人又扫了他一眼，好象在说：“怎么，您

还不走吗?”

这一眼，饱含着直刺人心的嘲讽，使加斯东顿时象要昏厥的人一样，脸色煞白。几颗眼泪在眼眶里滚动，但没有落下来，羞愧和绝望之火将泪水烘干了。他颇为高傲地望了德·鲍赛昂夫人一眼，那眼神既表示顺从，也表示某种程度的自信：子爵夫人有权利惩罚他，但又何必这样做呢？随后，他走了出去。穿过前厅的时候，他的睿智和为爱情所激发的聪敏使他悟出他这种处境所面临的全部危险。

“如果我离开这所房子，”他自忖，“我就永远别想再回来了。对于子爵夫人来说，我将永远是一个傻瓜。一个女人不会猜测不到她所激起的情爱。而她正是一个女人！她那样粗暴地将我撵出来，也许她现在正情不自禁地感到有点懊悔呢！不过，一言既出，她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收回，我应当理解她的心思才对。”

想到这里，加斯东在石阶上停住了脚步，他惊呼一声，很快地转过身来说道：

“我忘了点儿东西！”

他又向客厅走去，仆人跟在他的后面。这个仆人对于男爵头衔和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一向满怀敬意，现在听到男爵说这句话时那自然的语气，就完全上了当。加斯东没等通报就轻轻走进了客厅。子爵夫人以为擅自闯进来的是贴身仆人，她抬起头，发现站在面前的却是德·纽埃尔先生。

“雅克已经掌灯送过我了。”他微笑着说。这微笑，半是风雅半是忧郁，使这句话完全失去了开玩笑的成分，而且那语气

定能打动对方的心。

德·鲍赛昂夫人一下子被解除了武装。

“好，请坐吧！”她说。

加斯东迫不及待地抓过一把椅子，幸福感使他目光熠熠，子爵夫人简直无法抵御这年轻人的目光，她低下头来看着书，心中玩味着那种永远新鲜的乐趣，一种对女性来说永不会消失的情感，那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使一个男子幸福的根源。再说，她的心思已被猜透。一个女人遇上一个男子，他了解她内心种种合乎逻辑的任性，理解她那些表面看来矛盾百出的思想变化，懂得她那时而表现为怯懦、时而表现为大胆的短暂的羞涩，实际上正是风情和纯真的奇妙结合，那么她对这个男子是会感激不尽的。

“夫人，”加斯东轻轻地喊道，“您知道我的过错，您却不知道我的罪孽。如果您知道我是怀着多么幸福的心情……”

“噢，当心！”说着，她以神秘的样子把一只手指举到鼻子那么高，轻轻地摸了摸鼻子；然后，另一只手又作出要去拉铃绳的样子。

这个漂亮的动作，这种妩媚的威胁，大概触动了她的哀愁，勾起了她对幸福往事的一次回忆。那时候，她可以要多迷人就有多么迷人，要多可爱就有多么可爱；幸福使她的许多非分之想都变得合情合理，使她最细微的举止都充满了魅力。她紧蹙双眉，显出额头上的皱纹；在柔和的烛光照耀下，她的面孔现出阴郁的表情。她用严肃却毫不冷漠的目光望着德·纽埃尔先生，以深深为自己话语中的涵义而激动的态度对他

说道：

“这一切都太可笑了！先生，确实有过那样的时光，我有权快活得发狂，我可以和您一起欢笑，无所疑惧地接待您。但是如今，我的生活已大大改变了，我不能再为所欲为，我必须三思而行。您前来访问我，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呢？是好奇吗？那么，我为这不可靠的片刻欢乐所付出的代价就太高了。您是不是已经热烈地爱上了一个备受诽谤而您又从未见过的女人呢？那么，您的感情就可能是建立在蔑视的基础上，建立在一个过失的基础上，偶然的因素已使这个过失臭名远扬。”

她气恼地把书扔到桌子上，以可怕的目光向加斯东瞥了一眼，接着说：

“怎么，我软弱过，难道社会就希望我永远软弱吗！这真是太可怕，太卑鄙了。您是为怜悯我而来的吗？要同情心灵的苦痛，您还嫌太年轻。先生，请记住，我宁可受到轻蔑，也不要人怜悯；我不愿接受任何人的同情。”

静默片刻。她朝他抬起头来，神情忧郁而温柔：

“好吧，先生。您看，无论是什么感情促使您糊里糊涂地跑到我这隐庐里来，您都伤害了我，您很年轻，还不至于完全没有善心，您会感觉到您的举动欠妥的。我原谅您，我现在和您谈这件事已经不那么严厉了。您不会再到这儿来了，对吗？我请求您，尽管我本可以命令您。要是您再来一次，那么，不论您我都无法阻止全城的人把您看作我的情人。如果是那样，您就在我的痛苦之上又增添了更大的痛苦。我想，这不是您的本意吧！”

她沉默了。她以真正尊严的目光注视着他，使他心乱如麻。

“我错了，夫人。”他用深深信服的口吻回答，“但是，在我这样的年龄，热情、轻率和对幸福的强烈需求，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现在，”他接着说，“我明白了我是不该设法来看您的。不过，我的欲望又是很自然的……”

他努力多用感情、少用理智来叙述自己迫不得已远居他乡的痛苦。他描绘了一个感情强烈但却缺乏爱情养料的年轻人的状况，使人想到他是值得被人温柔地爱恋的，只是还从未遇上一个年轻漂亮、充满情趣、感情细腻的女子，让他品尝到爱情的欢乐。他说明自己因何失去分寸，但并不想为之辩解。他恭维德·鲍赛昂夫人，向她剖明在他心目中，她正是为大多数青年所不断追求而又总是追求不到的理想情人。然后，他又说到他每天清晨环绕库尔塞勒漫步，谈到当他看到这所小楼时他所产生的种种飘忽不定的念头。现在，他总算进入了这座小楼。他的叙述，在这女子心中引起了难以言传的宽容之情。对于因自己而引起的荒唐事，女子心中总是能找到这种宽容之情的。在这冷漠孤独的生活里，他使她听到了热情的声音，给她带来了年轻人火热的灵感和显示出良好教养的精神魅力。以极其细腻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真实情感，会使人激动，德·鲍赛昂夫人已经很久很久没体验过这种激动的心情了，她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乐趣。她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德·纽埃尔先生表情丰富的面孔，暗自叹赏他心灵中崇高的自信。这颗心尚未被人生残酷的教训撕裂，也未被野心

或虚荣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算计吞噬。加斯东风华正茂，性格坚强，对自己的远大前程还不大在意。这样，两个人都产生了一连串对他们的宁静极其危险的念头，但是对方并不知晓，他们还竭力向对方隐瞒这些念头。德·纽埃尔先生发现子爵夫人是那种罕见的女性之一，她们总是成为自己完美无瑕和难以遏制的柔情的牺牲品。她们心中，一切都非常美好，感情无比丰富，美的本能和表达爱情的多种多样的方式相结合，净化了肉欲，并且几乎使肉欲成为圣洁的东西：这是女人令人叹赏的秘诀，是大自然极少提供的珍品。一旦她们允许别人进入她们的心中，人们就会发现她们那妩媚的姿色已经是最次要的魅力了。而子爵夫人呢，在倾听加斯东以真诚的语调向她叙述自己青春年华的厄运时，她就揣度出了腼腆给二十五岁的大孩子们所带来的痛苦。因为刻苦攻读使他们没有受到腐蚀，也使他们不曾与社交界人士接触。这些人会用他们那些头头是道的经验破坏年轻人的美德。在他身上，她找到了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个男子还没有家庭和财产的自私观念，也还没有只顾个人的感情。这种自私观念和只顾个人的感情一旦发作，最后便将忠诚、荣誉、克己、自尊这类情感扼杀净尽。这些品德是灵魂之花，它首先能以强烈而细致的激情丰富人生，又能使人们变得更加真诚正直。但是这些花朵总是过早地凋谢。加斯东和德·鲍赛昂夫人一旦被抛进感情的广阔天地，就在理论上走得很远，彼此探测心灵的深处，相互捕捉各种表情的真谛。这种考察，加斯东出于无心，而德·鲍赛昂夫人却并非无意。她利用自己先天或后天获得的乖巧，

在无损于自己的前提下发表一些言不由衷的看法，以了解德·纽埃尔先生的见地。她太聪颖、太妩媚了，而且对待这个她毫不戒备、以为从此不会再见面的年轻人也太随便了，以致她讲了一句风趣的话以后，加斯东不禁天真地喊了起来：

"啊，夫人，一个男人怎么能抛弃您呢？"

子爵夫人沉默下来。加斯东满脸通红，以为自己冒犯了她。其实，这个女人只是感到有些意外，自从遭受不幸以来，她第一次重新尝到深切的快感，德·纽埃尔先生发自肺腑的这一声叫喊所取得的进展，是最滑头的浪子运用计谋也难以取得的。年轻人坦率的判断说明，在他眼中她是无辜的，它谴责了社会，控诉了那个背弃她的男子，也为她来到这里独自生活作了辩护。她曾热切地盼望得到世人的谅解、真诚的同情、社会的尊重，但都遭到了残酷的拒绝；现在，她这些最隐秘的心愿都在这一声感叹中得到了满足。而发自内心的最甜蜜的恭维和女人们总是贪婪地加以品味的赞美之词，更增添了这声感叹的魅力。她总算找到了知己，得到了理解。德·纽埃尔先生自然而然地给了她一个从失败中又抖擞起来的机会。她看了挂钟一眼。

"噢，夫人！"加斯东喊起来，"请您不要惩罚我的冒昧吧！要是您只答应见我这一晚，那就请您赏脸不要缩短时间。"

她对这种恭维微微一笑，说：

"既然我们不应该再见面，现在多呆一会儿、少呆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要是我讨您喜欢，那将是一件不幸的事。"

“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他忧郁地答道。

“别对我说这话，”她严肃地说，“要不是我当前的处境，我会高高兴兴地接待您。我要直言不讳地跟您谈谈，您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愿意、也不应该再见到您了。您的心灵想必很崇高，不会意识不到，只要我被人怀疑再一次失节，所有的人就会把我看作是一个卑贱、庸俗的女人，和其他女人一模一样。白璧无瑕的生活将会突出我的品格。由于婚姻，我成了法律的受害者；由于爱情，我成了男人的受害者。我太高傲了，不能不努力以特殊的身分继续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我不保持现在的地位，我就理所当然地要承受横加于我的一切责难，我自己也会丧失自尊。从属于一个我不爱的男人，这样崇高的社会道德我可没有。尽管法律有明文规定，我仍然打碎了婚姻的约束。这是错误，这是罪过，您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过，对我来说，那种状况无异于死亡。我要生活。要是我有孩子，也许我还能找到力量忍受那门当户对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可在十八岁的时候，我们这些可怜的姑娘根本不知道别人要我们干什么。我违犯了社会法则，社会惩处了我，我们之间是公平合理的。我寻求过幸福，难道追求幸福不也是我们的自然法则吗？那时候，我年轻漂亮，……我以为遇上的这个男子确实象他表现的那么热情。我曾一度被热恋过！……”

停顿片刻，她又说：

“我以为，一个男人永远不会抛弃象我那种处境的女人。但是我被抛弃了，也许是我不讨人喜欢。是的，我大概违背了某种自然法则：可能我太痴情，太忠诚，或要求太高，我自己也

不清楚。厄运使我清醒了。在当了长期的原告之后，我不得不甘心充当唯一的罪人。我作出自我牺牲宽恕了那个我本以为应当受到指控的人。我不够机敏，没能把他留住；命运狠狠地惩罚了我的笨拙。我只知道爱。当一个人在恋爱时，又怎能想到自己呢？因此，在我本该成为君主的时候，我却当了奴隶。以后，真正了解我的人会责备我，但也会尊敬我。我的痛苦教导我不能再冒被遗弃的风险。那是女人一生中最可怕的危机，我真不明白，在经受了危机发生后第一周的苦难之后，我怎么竟然还活着。必须度过三年的独处生活，才能象我现在这样有力量来谈论这一痛苦。极度的痛苦通常总是以死亡告终，可是，先生，我的结局却是没有坟墓的极度痛苦。噢，我受了多少苦啊！”

子爵夫人抬起美丽的双眼望着墙上的突饰，她大概常把不愿让外人听到的心事对它诉说。当女子不敢正视她们的谈话对象时，墙上的突饰就成了最温柔、最顺从、最贴心的知音。内室小客厅的突饰，难道不是个没有神甫的告解座式的构件吗？此时此刻，德·鲍赛昂夫人表情丰富，姿色迷人，如果不嫌用词过艳的话，简直可以说是娇媚风流。她既正确地评价了自己，又在她和爱情之间筑起高高的障碍，这样，她就刺激了这个男人的各种情感：她越抬高目标，就越是让人清楚地看到这个目标。最后，她收敛了由于痛苦的回忆而显得过分动情的目光，低下头来看着加斯东。

“现在，您该承认我应当保持冷漠和孤独了吧？”她平静地对他说。

这位女子，无论是在理智上还是在爱情上都那样崇高，德·纽埃尔先生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跪倒在她的脚下。但他担心那样做会在她面前显得愚蠢可笑，便抑制住自己的冲动和想法。他既担心不能成功地表达这些冲动和思想，又害怕遭受无情的拒绝或嘲弄，这种忧虑足以使最炽热的心灵冷却下来。感情冲动的时候，强压下去的结果会引起深沉的痛苦。凡是常常不得不把自己的欲望强咽下去的胆怯者或野心家，都体验过这种痛苦。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打破了沉默，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夫人，请允许我将我有生以来最激动的心情表露出来吧，我要向您坦白您使我感受到的一切。您使我的心灵变得崇高了！我感到心中有一种愿望，那就是要把我的一生用来使您忘却您的哀愁，用来爱您，以报复那些仇恨过您或伤害过您的人。当然，这心迹的吐露太突然，今天还无以证明，我应当……"

"够了，先生，"德·鲍赛昂夫人说，"我们两人都走得太远了。刚才我的本意是想向您解释一下，我不得不拒绝您的来访，是出于什么令人伤心的原因，以免这种拒绝显得太冷酷无情，而决不想招来恭维。卖弄风情只适合于幸运的女人。相信我，让我们还是彼此如同路人吧！以后您就会明白，既然某种关系有一天必然要崩溃，那么就决不应该让这种关系形成。"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皱起眉头，立即恢复了当初那副贞洁的形象。

"一个女人如果不能在她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追随她所钟

爱的男子，”她又说，“那该是多么痛苦啊！如果这个男子真的爱她，这种痛苦在他心中不是也会引起可怕的反响吗？那岂不是双重的不幸？”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她微笑着站起来，意思是客人也该离座了，她说：

“您上库尔塞勒来的时候，大概没想到会在这里听见一番说教吧！”

这时，加斯东感到自己和这个不寻常的女人之间的距离比刚和她接触时更远了。他认为这段甜蜜时刻的魅力只不过是这位一心想显露才智的女主人卖弄风情的结果。于是他冷淡地向子爵夫人行过礼，灰心丧气地走了出去。在路上，男爵竭力想找到这个象弹簧一样又软又硬的女人的真正性格。可是他亲眼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各种微妙变化，使他实在难以对她作出准确的判断，随后，她的各种声调仍在他耳边回响，她的举止、神态、眼神，在回忆中更增添了魅力，使他越想越爱了。在他面前，子爵夫人的美貌重又在黑暗中大放光芒，刚才获得的印象又一一浮现出来，向他显示出当初不曾注意到的女性的妩媚和才情，从而使他再一次受到诱惑。他浮想联翩，致使原来最清醒的思想也发生了冲突、拼搏，一时间将灵魂抛进了疯狂的深渊。只有年轻人才能揭示和理解这类狂热的抒情诗的奥秘。在这种诗里，心灵会同时受到最正确和最疯狂的念头的袭击，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将使它向最后击中心灵的念头让步，这可能是充满希望、也可能是陷入绝望的念头。二十三岁的男子几乎总是为自卑感所控制，少女的羞涩、惶惑会

使他心神不安；他总担心不能好好地表白他的爱情；他只看见困难重重，为此而恐惧万分；他为不能取悦对方而战栗；如果他不是爱得这么深，也许倒会变得大胆些；他愈感到幸福的价值，就愈不相信情人会轻易赐给他幸福；也许是他过分沉湎于自己的欢乐，又总在担心没有给人以欢乐；如果不幸他的偶像十分威严，他就只好偷偷地、远远地欣赏她；要是别人没有猜透他的心思，那么他的爱情就会化为泡影。这种在年轻的心灵中早熟的爱情，往往会留下闪光的幻觉。哪个男子没有几个这类纯真的回忆呢？这类回忆常常是越到后来就越温馨，甚至给人带来完美幸福的图像。这类回忆就象在如花的年龄夭折的孩子，父母只见过他们的微笑。因此，德·纽埃尔先生从库尔塞勒回来的时候，简直受尽了种种极端的决心的折磨。德·鲍赛昂夫人已经成了他生存的先决条件，他宁可死去也不能没有她而活着。他还很年轻，对于一个完美无缺的女性向幼稚而热忱的心灵施加的无情诱惑，他不可能不动心。他不得不度过暴风雨般的一夜。在这样的长夜里，年轻人从幸福到自杀，又从自杀到幸福，享尽一生的幸福，然后精疲力竭地入睡。这是些决定命运的长夜，可能发生的最大不幸，是一觉醒来成了旷达之士。太真切的爱情使他难以成眠，德·纽埃尔先生爬起来，开始写信，信写了一封又一封，可是没有一封令他满意，他又把这些信统统烧掉了。

第二天，他又围着库尔塞勒的小围墙漫步，不过是在夜色降临时分，因为他害怕被子爵夫人发现。此时，他所屈从的感情具有某种极其神秘的性质，只有年轻人，或者处于同样境遇

的人，才能理解个中的无言乐趣及其稀奇古怪之处。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相当幸福、在生活中只讲求实际的人来说，只会使他们耸耸肩膀而已。经过几番恼人的迟疑之后，加斯东终于给德·鲍赛昂夫人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看作是恋人们特有的漂亮而空洞的词句模式，能与之相比的是孩子们为父母的生日偷偷画的图画，除了接受者之外，这是谁都讨厌的礼物。信的内容如下：

夫人，

您对我的心、我的灵魂、我的生活具有那么大的威力，以致今天我的命运已完全为您所掌握。请不要把我的信付之一炬，请您发发善心将它看完。当您发现这第一句话并非庸俗、利己的表白，而只是陈述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事实时，也许您就会原谅我说的这句话了。我的请求是谦卑的，我的自卑感使我十分克制，您的决定对我的生命具有极大的影响，这一切也许会使您受到感动。在我这样的年龄，夫人，我只知道爱，只是心中满怀着对她的爱慕之情，却完全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取悦、引诱--个女人。您让我体会到的极大快乐，把我无可抗拒地吸引到您的身旁。我是以全部利己之心来思念您的。对我们来说哪里有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温暖，这种利己之心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我认为我配不上您。是的，象我这样年轻、无知、羞怯的人，我觉得我所能给予您的幸福，还不及我在看见您、听到您的声音时所感受到的幸福的千分之一。对我来说，您是这世界上唯一的女人。我不能想象没有您该怎样生活。我已决定离开法国，到印度、非洲或别的什么地方去；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冒险，直至在某种明知不可能成功的事业中将这生命断送。我不是必须用某种无尽期的事情来战胜这无限的爱情吗？但是，只要

您愿意给我一线希望，不必让我属于您，只要能得到您的友情，我就留下来。请您允许我在您身边度过几个小时，就象上次我意外得到的机会一样，哪怕按您的要求只是难得的几次也行。我知道，一句过分热情的话就可能断送我的这一幸福，但就是这样脆弱的幸福也足以使我热血沸腾。我请求您接受这样一笔仅仅对我有利的交易，这是否过高估计了您的慷慨大度呢？您为这个社会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您一定能让社会明白，对您来说，我什么也算不上。您太聪明、太高傲了！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为了让您相信在我的谦恭的要求里没有隐藏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现在真希望能够剖开我的心给您看看。假如我能指望让您分享埋藏在我心中的深情厚意的话，我就不会一面告诉您我的爱情是无限的，一面又恳求您赐我以友谊了。只要我能在您身边，您愿意我成为什么样的角色都可以，如果您拒绝我，您当然有权那样做，我不会有任何怨言，我就远走他乡。万一将来有别的女人由于某种原因进入我的生活，那您就是做对了；但是，如果我因忠实于我的爱情而死去，也许您会感到惋惜！我真希望引起您的惋惜之情，这将减轻我的痛苦，也可彻底剖明我那未被理解的心灵……

加斯东·德·纽埃尔在猜测德·鲍赛昂夫人会如何接过他的第一封哀的美敦书时，简直备受煎熬。要想理解这一点，除非十分了解人在年轻时遭受的任何一种巨大不幸；除非曾经骑上生有白色双翼的喀迈拉①。只是在热切的想象面前，这

① 喀迈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龙尾的喷火怪物，但作者在这儿显然是指生有白色双翼的飞马珀伽索斯。英雄柏勒洛丰在雅典娜帮助下制服了这匹飞马，并骑着它射死了喀迈拉。此处的描写喻指征服一个高傲的女人，犹如征服神马一样困难。

神兽才肯献出自己雌性的臀部。他好象看到子爵夫人冷酷讥诮的样子，象那些不再相信爱情的人那样嘲弄着爱情。他真想把信取回来，他觉得这封信写得荒唐可笑。现在，他头脑中闪过一千零一个想法，比起信上那些生硬的句子，那些该诅咒的、雕琢、造作、自命不凡的句子，肯定要高明得多、感人得多；好在这些句子标点很乱，字也写得歪歪扭扭。他努力不去思考，不去感受；但他还是思考着，感受着，痛苦着。要是他到了三十岁，他一定来个自我麻醉；可这个还很天真的年轻人既不知道鸦片的效力，也不懂得高度文明的种种办法。他身边也没有一个巴黎的那种好友，他们总会及时地对你说：PÆTE, NON DOLET!① 同时递给你一瓶香槟酒，或是拖着你去狂饮，以减轻你因为犹豫狐疑而产生的苦恼。多么了不起的朋友啊！你有钱的时候他们总是破产；你要找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去洗矿泉浴了；你向他们要一个路易的时候，他们总是刚在赌场里输掉了最后一个路易，可还总有一匹劣马要卖给你。不过他们毕竟是世界上最好的小伙子，他们随时准备和你一起出发沿着陡坡往下滑，以此来消耗时间、精力和生命！

德·纽埃尔先生终于从雅克手里收到了一封信。信写在一方小羊皮纸上，印有勃艮第家族纹章的蜡封散发着香气，似乎能使人闻到那个美人的香艳。

---

① 拉丁文：帕厄图斯，这不疼。按：帕厄图斯（公元42年卒）为罗马帝国时期的人，曾卷入反对克罗狄乌斯皇帝的阴谋，阴谋败露后，他受到死刑的威胁，他的妻子为激励他自杀，先将匕首插入自己胸膛，并说："帕厄图斯，这不疼！"然后将匕首递给他。

他立刻跑回屋里把自己关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她的信。

先生，由于我好心好意不让您遭到无情的拒绝，也由于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对我总有诱惑力，您便因此而严厉地惩罚我。我信赖年轻人的高贵品德，您却欺骗了我。我那天和您谈话，即使说不上完全开诚布公，——如果完全开诚布公，那大概也是十分可笑的——但我至少是坦率的，而且，为了让一个年轻人了解我冷漠的原因，我把我的处境告诉了您。您越是引起我的兴趣，您给我造成的痛苦就越强烈。我本性温柔善良，但环境使我变坏了。您的信，换一个女人一定会连看都不看就把它烧掉，可我，我不仅读了，还给您写回信。我的说理将向您证明，即使我无意中使人产生了感情，即使我对这种感情的表露并非无动于衷，但我决不会与人分享这一感情。我的行为会更有力地向您证明，我心里确是这么想的。其次，您说我对您的生活具有极大的影响，我已打算为了您的利益而运用这种影响，现在我就希望施加一次——仅仅一次——这种影响，以便撕下遮住您双眼的帷布。

先生，我马上就三十岁了，而您才二十二岁①。您到了我这个年纪会有什么想法，您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您轻率地信誓旦旦，说不定到那时就成了您沉重的包袱。今天您会义无反顾地为我献上整个生命，您甚至会为稍纵即逝的快乐而去死，这些我都可以相信。但是，到了三十岁时，人生的经验会使您失去每天为我作出牺牲的力量，而我呢，也会为接受这些牺牲而感到深受屈辱。终有一天，一切、甚至天性本身都会命令您离开我。我曾对您说过，我情

---

① 上文说加斯东二十三岁。

愿死，也不愿被遗弃。您看，厄运使我学会了算计。我这是在思考，我没有任何热情。您这是逼着我对您说，我一点都不爱您，我不应当、不能够、也不愿意爱您。女人听任不加思考的感情冲动的时期，在我已经过去了。我再也不能成为您追求的情妇了。先生，对我的慰藉来自上帝，而非来自男人。何况，借助于受骗的爱情这凄惨的烛光，我对人心看得很透，决不会接受您所要求和给予的友情。您上了自己内心冲动的当，您更多地寄希望于我的软弱，而并非您自己的力量。这一切都是本能的反应。我原谅您这种孩子式的诡计，您恐怕连这种诡计的同谋都还算不上。凭着这短暂的爱情，考虑到您的一生，也考虑到我的宁静，我命令您留在国内，不要为一个必定要熄灭的幻想而耽误体面美好的一生。现在，您也许会责备我的回信太无情无义；但是，日后您实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充分培育了一个男子汉应有的各种感情时，您就会赞赏我的答复了。到那时，您会高兴地与一位老妇重逢，她的友情对您肯定是甜蜜而珍贵的。她虽经历爱情的波折，阅尽人生的沧桑，但她并不曾颓废下去，崇高的思想和宗教观念使她洁身自好，圣洁如故。永别了，先生；听我的话吧，您要想到，您的成功会给我孤寂的生活带来欢乐；象人们思念远在他方的人那样思念我就行了。

读完这封信以后，加斯东·德·纽埃尔写了这样几句：

夫人，我要是接受您的安排，不再爱您，而去作一个凡夫俗子，那我也就只配有这种命运了，您说是吗？不，我不听您的，我发誓要永远忠于您，直至死亡。噢，把我的生命拿走吧，除非您担心在您一生中再增加一次悔恨……

德·纽埃尔先生的仆人从库尔塞勒回来时，主人问他：

“你把我的字条交给谁了?”

“交给子爵夫人本人了,她正坐在车上,动身……”

“进城来吗?”

“我想不是,先生。子爵夫人的马车套的是驿马。”

“啊,她走了!”男爵说。

“是的,先生。”仆人回答。

加斯东当即打点行装,尾随德·鲍赛昂夫人而去。她把他一直领到日内瓦,而不知道他跟随在后。一路上,他思绪万千,而萦绕在他脑海里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她为什么要走呢?”围绕着这个问题生出无数假设,他自然从中选择了他最得意的一个:“如果子爵夫人愿意爱我,象她这样聪明的女人无疑更喜欢瑞士。在瑞士,谁也不认识我们,而在法国,她可能碰上很多包打听。”

一个女人如果精明到注意选择适合于她的地点,某些热情奔放的男子可能不大喜欢她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些高雅之士。不过目前还没有什么能证明加斯东的假设是正确的。

子爵夫人在日内瓦湖畔租下一栋小屋。待她安顿下来之后,一个美丽的黄昏,夜幕降临的时刻,加斯东登门拜访了。雅克不愧是贵族的贴身仆人,他见到德·纽埃尔先生毫不惊讶,以无所不知的神态去给他通报。听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年轻人,德·鲍赛昂夫人手里的书掉到了地上。正当她惊魂未定时,加斯东从容地走到她的面前,用她听起来颇为甜美的声音说道:

“给您拉车的马,我一站一站地接着租用,这叫我多么高

兴啊！"

她就这样服从了自己心中秘密的愿望！在这样的幸福面前不作出让步的女人，到哪里去找呢？有一个和巴黎女郎的气质恰好相反的天仙般的意大利女郎，——阿尔卑斯山这边①的人听了她的话一定觉得她极不道德——她在读法国小说时曾说："这些可怜的情人，为了一个上午就可以安排好的事，竟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我真不明白是为什么。"讲故事的人不是也可以效法这个好心的意大利女郎，不要叫听众和他描写的对象等得太焦急吗？这里面当然有不少动人的风情可以描绘。譬如德·鲍赛昂夫人温和地一再推迟给加斯东以幸福，为的是能象古代的处女一样，失身时也保持体面，也可能是为了享受初恋的那种纯真的乐趣，让初恋在力量和程度上达到最高峰。象德·纽埃尔先生这样年龄的男子，最容易被这类反复无常的爱情游戏所哄骗；而女人们则非常热中于这类游戏，还要设法延长这类游戏，或是为了确立她们的地位，或是为了更长久地享用她们的权力，因为她们本能地揣测到，她们的权力很快就要缩小。不过，这种小小的闺房外交会议记录，虽说不象伦敦会议②记录那么冗长繁琐，但在这个真实的爱情故事里无足轻重，完全可以一笔带过。

德·鲍赛昂夫人和德·纽埃尔先生在日内瓦湖畔子爵夫人租下的别墅里住了三年。他们离群索居，不去拜访任何人，

① 阿尔卑斯山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阿尔卑斯山这边，即指法国。

② 指一八三一年，奥、法、英、普、俄等国为在比利时和荷兰之间建立持久和平而召开的伦敦会议。

也没引起别人的议论；他们泛舟湖上，起床很晚，总之，象我们每个人梦寐以求的那样幸福。这所小小的住宅很简朴，绿色的百叶窗，环绕着宽阔的阳台，阳台上张着顶篷，是一所情侣们真正的"金屋"；屋内有白色的长沙发，踏上去毫无声响的地毯，色泽鲜艳的帐幔，这里的一切无不闪耀着快乐的光辉。从各个窗口望出去，日内瓦湖的景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极目远眺，是起伏的群山和气象万千的浮云，它们色彩不同，瞬息万变，头上，是美丽的天空；前面，是一带长长的湖面，任性的湖水变化无穷。景物仿佛为他们而陷入沉思幻想，一切都在对他们微笑。

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召唤德·纽埃尔先生返回法国，因为他的哥哥和父亲已相继去世。他必须离开日内瓦。两个情人已经买下了这所房子。他们真想砸碎群山，打开闸门，放尽湖水，把一切都带走。德·鲍赛昂夫人跟随德·纽埃尔先生回到法国。她变卖了自己的产业，在玛奈维尔附近购置了一大片和加斯东的土地相毗连的地产，他们就在那里一起住下来。德·纽埃尔先生心甘情愿地把玛奈维尔地产的使用收益权让给母亲，交换条件是给他以继续当单身汉的自由。德·鲍赛昂夫人的地产在一座小城附近，处于奥日河谷最优美的地带。在这里，两个情侣在他们和社会之间筑起堵堵高墙，任何社会观念、任何人都无法逾越，他们又恢复了在瑞士所过的美好的日子。整整九年，他们所体味的幸福是勿庸赘述的。对那些能够理解任何形式的诗歌和祷文的人，这段奇遇的结局大概会让他们揣测到这对情侣所享受的幸福。

可是，德·鲍赛昂夫人的丈夫，德·鲍赛昂侯爵先生（他的父亲和长兄均已去世①）身体却非常健康。如果确切知道我们的死会成全别人的幸福，那真是没有什么比这个因素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活下去了。德·鲍赛昂先生是个固执而爱嘲弄的人，象所有享用终身年金的人一样，他从每天早上起床时精神饱满这一点上，又比别人多得了一分快乐。此外，他还是个风月老手，行事有条不紊，彬彬有礼，老谋深算，能够平静地向一个女人倾诉爱情，就象仆人说"夫人，请用餐吧"一样。

这段有关德·鲍赛昂侯爵的传略小注，旨在使诸君明白，侯爵夫人是不可能嫁给德·纽埃尔先生的。

九年的幸福生活，这恐怕是一个女人能够签订的最甜蜜的合同了。德·纽埃尔先生和德·鲍赛昂夫人从这段艳史开始以来，一直处于一种既正常又暧昧、不尴不尬的境况之中，九年之后，他们依然如此。致命的危机终于到来了。人们对这场危机很难有一个概念，却能以数学般的准确标出其发展的一个个阶段。

加斯东的母亲，德·纽埃尔伯爵夫人从不愿见德·鲍赛昂夫人。她是个生硬古板、品行端正的女人，她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成全了老德·纽埃尔先生的幸福。德·鲍赛昂夫人明白，这位体面的老寡妇必定是她的敌人，她会设法把加斯东从这种不道德和反宗教的生活里强拉出去。侯爵夫人本想卖掉土地，回到日内瓦去。但这不啻是对德·纽埃尔先生的怀疑，

① 由于父亲和长兄的去世，鲍赛昂子爵便承袭了侯爵的封号。

她不能这样做。此外，他又恰巧对瓦勒卢阿①土地的开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那里开垦了许多种植园，想整治那儿的土地。女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丈夫、甚至自己的情人享有这种机械性的乐趣，她要一走，不就剥夺了他的这一乐趣吗？这一带来了一位德·拉罗迪耶尔小姐，二十二岁，相当富有，年金有四万利勿尔。每次加斯东有事到玛奈维尔去都会遇到这位女继承人。这些人物就象一个数学命题中的各个数字一样，一一排列在那里。一个月以来，德·鲍赛昂夫人竭力想解开这道可怕的难题。一天早上，她写了一封信交给加斯东。下面这封信对这道可怕的难题作出了解释。

我亲爱的天使，我们心心相印地生活在一起，什么也不能使我们分离，我们的爱抚常常代替我们的语言，而我们的语言同样是我们的爱抚。在这样的时候给你写信，难道不是违情悖理的吗？但是，不，我心爱的人，有些事情，女人是不能当着她情人的面说的；一想到这些事，她就难以启齿，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才智，甚至周身的血液都会向心脏回流。这样待在你身边使我万分痛苦；而我却经常是这样的。我觉得我的心应当对你完全诚实，什么想法都不该瞒着你，哪怕是转瞬即逝的想法。我太喜欢无拘无束，这于我的天性很相宜，我不能再这样为难、不自在下去。因此，我要把我的苦恼告诉你。是的，这确实是一种苦恼。你在听我说吗？别再用得，得，得……这类我喜欢——你的一切我都喜欢——的放肆腔调来叫我住口。因为亲爱的天赐的夫君，让我告诉你，从前，在忧伤的重压下我几乎痛不欲生，你却抹去了我所有忧伤的回忆。只有

① 这是个虚构的地名，从巴耶附近的巴勒卢阿变化而来。

你才使我感受到爱情。只有你青春年华的率真，你伟大心灵的纯洁，才能满足一个苛求的女人心灵上的渴求。朋友，当我想到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九年里，你从未引起我的嫉妒心，我就常常高兴得心跳不已。你所有的心灵之花，你所有的思念，都献给了我。我们的天空中不曾有过一丝乌云。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牺牲，只是一味听从心灵的呼唤。我享受到了一个女人所能享受的无边的幸福。泪水沾湿了这页信笺，这泪水是否能向你表明我对你的全部感激之情呢！我真想跪下来给你写这封信。可是，这种幸福倒使我体验到一种比遭受遗弃更为可怕的痛苦。亲爱的，女人的心是有很深的皱褶的。直至今日，正象我不知道我的爱情有多深一样，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有多深。一想到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幸，相比之下，能落到我们头上的最大的痛苦，都很容易忍受了。如果这种不幸是由我们造成的，那不是要叫我们痛苦死了吗？……这就是压迫着我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引出了一个更加令人心情沉重的思想，它会使爱情失去光彩，会扼杀爱情，使爱情变成一种玷污人生的耻辱。你三十岁，我已经四十①。这样的年龄差别，难道不会使一个热恋中的女人产生许许多多的恐怖念头吗？你为我抛弃了人世的一切，开始时你可能是不自觉的，后来便充分意识到你为我作出的种种牺牲。你也许已经考虑到你的仕途，考虑到缔结一门必定会给你增加财富的婚姻，这婚姻将允许你公开承认你的幸福、你的子女，能够把你的财产一代代传下去，能使你重新在社交界抛头露面，并光彩地占据你的一席地位。但是，你可能已经强压下了这些想法，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愉快地为我放弃了一个女财产继承人、一份家财和一个美好的前程。出于年轻人的慷慨之

① 此处年龄又不准确。按前文推断，如果鲍赛昂夫人四十岁，那么加斯东应为三十二或三十三岁。

情，你可能愿意恪守誓言，其实这誓言只是在上帝面前才将我们连结在一起。我过去的痛苦浮现在你眼前，你把我从不幸中拯救出来，可能正是这种不幸保护了我。你是由于怜悯我才爱我！这个想法，比担心误了你一生更使我感到可怕。那些能用匕首刺死他们的情妇的人实在是慈悲为怀，只要他们动手的时候他们的情妇还是幸福的、无辜的；还沉溺在幻想的光彩里……是的，比起几天来隐隐折磨着我的这两种想法，死亡确实是上策。昨天，你那么温柔地问我："你怎么啦？"你的声音使我颤抖。我以为，按你的习惯，你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我等待着你吐出肺腑之言，我以为已经猜透了你出于理智的盘算，已经有了正确的预感。因而，我回想起你的某些习惯性的关注，我觉得从中看到了某种做作的成分。男人通过这种做作，泄露出他们感到忠诚已成为难忍的负担。此刻，我为自己的幸福已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体会到大自然出售给我们的都是爱情的珍品。事实上，命运不是已经把我们分开了吗？你一定想过："迟早我得离开可怜的克莱尔①，为什么不及时离开她呢？"这句话已经写在你目光的深处。我曾远远地躲开你哭泣。流泪竟也要躲着你！这是十年来哀愁第一次使我流泪，我太高傲，不愿让你看到我的泪水；但是我丝毫没有责备你的意思。是的，你是对的。我不应该过于自私，把你光辉而漫长的一生和我那即将衰老的生命紧紧拴在一起……可是，要是我猜错了呢？……要是我把你爱情的忧郁当成是理智的思考了呢？……啊，我的天使！别让我捉摸不定，惩罚你这好嫉妒的妻子吧！但要让她重新意识到她的爱情和你的爱情，因为这个女人的整个身心已陷入了这种感情，这种使一切都变得圣洁的感情。自从你母亲到来以后，自从你在你母亲那里看到了德·拉罗迪耶尔小姐以后，我就为各种不光彩

① 鲍赛昂夫人的名字。

的猜疑所折磨。叫我痛苦好了，但千万不要欺骗我。我希望什么都知道，你母亲对你说了什么，你想了什么！如果你在我和某件事情之间犹豫徬徨的话，我还给你自由……那时我将向你隐瞒我的命运，我可以不在你的面前哭泣，只是，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了。……啊！我写不下去了，我的心都碎了……

…………

我郁闷地发了一阵呆。朋友，你这样善良，这样坦率，我没有什么值得自豪之处来和你抗衡。你既不会伤害我，也不会欺骗我。可是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无论这会多么残酷。你需要我鼓励你说出真情吗？好吧，我的心肝，一种妇人之见会给我以安慰的。我不是曾经占有过一个年轻腼腆、风流倜傥、英俊文雅的你吗？这是任何别的女人都再也见不到而我却甜蜜地享受过的加斯东……不，你再也不会象曾经爱我那样，象现在爱我这样去爱别人了；是的，我是不会有情敌的。我们的爱情构成我的全部思想，当我想到我们的爱情，我的回忆里就不会掺杂上苦味。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能以孩子气的媚态、年轻人的殷勤、内在的风情、外在的风度和对快感的迅速领悟，总之，以青春恋情的一切迷人之处去诱惑一个女人了，啊，你已经是一个男子汉！现在，你会盘算一切，会听天由命。你也会忧心忡忡，惴惴不安，野心勃勃，前顾后盼。这一切，将使她看不到你那永不消逝的微笑；而在我的眼里，这微笑却总是使你的嘴唇更加漂亮。对于我，你的声音总是那么温柔；但将来，它有时也会变得忧伤。见到我时，你的眼睛总是闪耀着天使般的光芒，但对于她，却常常黯淡无光。而且，那个女人不可能象我这样爱你，也就永远不会象我这样讨你喜欢。她不会象我这样经常关心自己的仪容，也不会象我这样经常琢磨你的幸福，在这方面，我从来不缺少智慧。是的，我见识过的那个男人、那颗心、那颗灵魂，

再也不会存在了。我将把这一切埋藏在记忆里，以便继续享用；我会靠过去美好的时日幸福地生活，这种日子，除了我们自己，是无人知晓的。

我亲爱的宝贝，如果你根本没想到过要自由，如果我的爱情并没有使你感到沉重，如果我的担忧纯属臆想，如果我仍然是你的夏娃，是你在世界上唯一的女人，那么，你一读完这封信，就来吧！快快跑来吧！啊，我相信，在那一瞬间，我会比九年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我责备自己胡乱猜疑，经受了这些猜疑引起的无谓的痛苦之后，我们的爱情每增加一天，是的，仅仅是一天，就将等于整个幸福的一生。你说话呀，坦率地说呀！别欺骗我，那可是罪过。说呀，你要自由吗？你考虑过男子汉的生活吗？你后悔吗？如果是我使你后悔，那我就会为此而死！我对你说过，我爱得很深，与其我幸福，不如你幸福；与其我活着，不如你活着。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就抛开我们九年幸福生活的丰富回忆吧，以免影响你的决定。可是，你说话呀！我服从你，就象服从上帝一样。如果你抛弃了我，上帝就是唯一能安慰我的了。

当德·鲍赛昂夫人知道这封信已经到了德·纽埃尔先生手上的时候，她全身瘫软，思绪万千，坠入了茫茫的冥想，象是昏昏欲睡的样子。的确，她所遭受的痛苦之强烈，是和女人的力量不相称的，也只有女人才会尝到这种痛苦的滋味。在不幸的侯爵夫人等待决定命运的时候，德·纽埃尔先生读着她的信，按照年轻人遇到这类变故时所常用的说法，是感到十分为难。他这时已几乎屈从于母亲的旨意和德·拉罗迪耶尔小姐的吸引力。这位年轻女子毫无可取之处，身体僵直象棵白杨，肤色有红有白，依照待嫁闺女应遵守的规矩，她很少开口。不

过，每年四万利勿尔的地产收入已经替她说够了。真挚的母爱帮助老德·纽埃尔夫人想方设法把儿子拖回到道德的路上。她向他指出，他能被德·拉罗迪耶尔小姐选中实在是荣幸，因为向她求婚的富家子弟简直数不胜数；是认真考虑自己前途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总有一天他能得到八万利勿尔的不动产年息；财产能安慰一切；如果德·鲍赛昂夫人的确是为他好而爱他，她就应当第一个鼓励他结婚。总之，凡是女人能够影响一个男人理智的一切手段，这位好心的母亲都没忘记用上。就这样，她使儿子产生了动摇。过一种体面的、符合世俗观念的生活，对加斯东是有吸引力的；德·鲍赛昂夫人的信来到的时候，他的爱情正在和这种诱惑进行争斗；这封信决定了战斗的胜负。他决定离开侯爵夫人，结婚。

"人生在世，总得堂堂正正地做人啊！"他思忖。

随后，他设想这个决定会给他的情妇带来怎样的痛苦。男子汉的虚荣和情人的良心使他更夸大了这种痛苦，他真诚地动了恻隐之心。他突然领会到这巨大的不幸，认为应当仁至义尽地减轻这一致命的创伤。他希望能将德·鲍赛昂夫人引入冷静的状态，并且由她出面要求他缔结这一残酷的婚姻；为此，就得让她逐步适应分手纯属必然的思想，让德·拉罗迪耶尔小姐经常象幽灵一样在他们之间游荡，先得放弃这位小姐，然后再设法使人强迫他娶她。为了实现这个极富同情心的计划，他甚至寄希望于侯爵夫人的高贵和自尊，寄希望于她崇高的美德。因而为了消除她的怀疑，他给她回了信。回信！对于一个既有真正爱情的直觉、又有最细腻的女性感知能力

的女人来说，这封回信就是一纸判决。因此，当雅克进来，走向德·鲍赛昂夫人，给她递上一张摺成三角形的纸头的时候，可怜的女人象一只被逮住的燕子似的浑身发抖。一股莫名的寒气从头到脚袭上全身，就象是裹上了一块冰冷的殓尸布。他没有跑来跪倒在她面前，他没有脸色苍白、泪汪汪、情切切地到这儿来，事情已经一清二楚了。但是，痴情的女人心中总是怀着希望的！真不知道要刺多少刀才能把她们杀死，她们始终爱着，流着血，直至最后一刀。

“夫人需要什么吗？”雅克退出时温和地问道。

“不需要。”她说。

“可怜的人！”她抹去一滴眼泪，心想，“他，一个仆人，也猜出了我的心思！”

她读起信来：*我最亲爱的，你自己制造了许多幻觉*……读到这几个字，侯爵夫人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心中一个隐秘的声音在对她大喊：“他撒谎！”爱情使她怀着急于知道下文的心情，一目十行地读完了第一页。在这一页的下端，她看到这样几个字：*什么都还没有决定*……她哆嗦着急切地翻过这一页，清楚地看到了贯串这些艰涩隐晦的句子的基本精神；在这封信里，她再也找不到爱情的冲动了。她把信揉皱，撕碎，搓成一团，还咬了几口，便扔进火里，大声喊道：

“噢，无耻之尤！他占有我，却不再爱我了……”

说完，她半死不活地扑倒在长沙发上。

德·纽埃尔先生写完信后就出门了。他回来的时候，看到雅克站在门口。雅克交给他一封信，说：

"侯爵夫人不在古堡了。"

德·纽埃尔先生一惊，拆开信封读信：

> 夫人，我要是接受您的安排，不再爱您，而去作一个凡夫俗子，那我也就只配有这种命运了，您说是吗？不，我不听您的，我发誓要永远忠于您，直至死亡。噢，把我的生命拿走吧，除非您担心在您一生中再增加一次悔恨……

这是侯爵夫人动身去日内瓦时他给她写的短笺。克莱尔·德·勃艮第在底下加了一句：先生，您自由了。

德·纽埃尔先生回到玛奈维尔他母亲那里。二十天以后，他娶了斯泰法妮·德·拉罗迪耶尔小姐。

假如这个平平常常的真实故事就此结束，那简直就是骗人了。谁没有几个比这更有趣的故事可以讲述呢？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很有名，可惜这是真有其事；再则，有些人领略过无边的爱情的高尚乐趣，但又亲手毁灭了，或是因残酷的命运而失去了这种爱情。这个故事著名的结尾以及这结尾在他们心中唤起的记忆，可能使这篇小说免遭批评。实际上德·鲍赛昂侯爵夫人和德·纽埃尔先生分手的时候，根本没有离开她的瓦勒卢阿古堡。由于许多只能深埋在女人心中的原因，而且每个女人都能捉摸出她自己独有的理由，克莱尔在德·纽埃尔先生完婚之后仍然继续住在古堡里。她深居简出，除了贴身女仆和雅克之外，连她的家仆都从来没见过她。她要求家里绝对安静。除了到瓦勒卢阿的小教堂去以外，从不走出房门。每天清晨，附近一位神甫来到这座小教堂为她做

弥撒。结婚以后没几天，德·纽埃尔伯爵①在夫妻生活上就陷入了一种麻木冷淡的状态。这种情形，既可以叫人以为他们是幸福的，也可以使人认为他们很不幸。他母亲逢人便说：

"我的儿子非常幸福。"

加斯东·德·纽埃尔夫人，象许多少妇一样，有点枯燥乏味，温和，耐心，婚后一个月，她就怀孕了。这一切，都符合老套套。德·纽埃尔先生待她很好，只是离开侯爵夫人两个月之后，他竟变得神情恍惚，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

"他从来都是严肃庄重的。"他母亲说。

七个月不冷不热的幸福生活过后，发生了几件事。表面上看来无足轻重，却包含着思想的巨大变化，表明心灵的极度混乱，三言两语是难以讲清的，只好听凭人们随心所欲地去理解。有一天，德·纽埃尔先生在玛奈维尔和瓦勒卢阿地面上打猎。回来的时候他走过德·鲍赛昂夫人的花园。他让人去找雅克，他等着；男仆来了，纽埃尔先生问他：

"侯爵夫人一直爱吃野味吗？"

雅克作了肯定的回答，加斯东就塞给他一大笔钱，还说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理由，为的是请雅克帮个小忙：将他的猎物留给侯爵夫人。对于雅克来说，既然纽埃尔先生不希望侯爵夫人知道野味的来历，那么女主人吃的鹧鸪究竟是她的守林人还是德·纽埃尔先生打来的，也就根本无关紧要了。

"这是在她的地里打的。"伯爵说。

一连数日，雅克都参与了这个并无恶意的骗局。德·

① 德·纽埃尔已经承袭了伯爵的封号。

纽埃尔先生天一亮就去打猎，吃晚饭时才回家，总是空手而归。整整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加斯东胆大起来，他写了封长信给侯爵夫人，设法送到她手上。这封信原封未动给退了回来。侯爵夫人的亲随把信还给他的时候，天色已晚。此时伯爵在客厅里，好象正在听他妻子在钢琴上敲打埃罗尔德①的随想曲，他突然冲出客厅，象一个男子飞赴约会似的向侯爵夫人家奔去。他从十分熟悉的一个豁口跳进花园，慢慢地穿过小径，不时停下脚步，好象要极力抑制怦怦的心跳；他走近古堡，倾听里面的动静，他断定用人们都在吃饭，便径直向德·鲍赛昂夫人的住房走去。侯爵夫人从不离开她的卧室，德·纽埃尔先生悄悄地走到卧室门口，借助两支蜡烛的光亮，看见侯爵夫人消瘦、苍白，坐在一张大沙发椅上，低着头，垂着手，眼睛盯着一件东西，却似乎视而不见。这是一种充分表现出来的痛苦。这种神态里还有着一丝渺茫的希望，只是谁也不知道克莱尔·德·勃艮第正注视着坟墓呢，还是注视着过去。也许是因为德·纽埃尔先生的眼泪在黑暗中闪光，也许是因为他的呼吸发出了轻微的声响，也许是因为他身不由己地哆嗦了一下，也许是因为他的出现不能不产生一种感应现象，这种现象在平时正是光荣、幸福和真正爱情的明证；总之，德·鲍赛昂夫人慢慢地朝门口转过脸来，看见了她昔日的情人。伯爵向前挪了几步。

"先生，如果您再往前走，"侯爵夫人脸色煞白，大声嚷道，"我就从这扇窗口跳下去。"

① 埃罗尔德(1791—1833)，法国作曲家。

她跳过去抓住窗户的插销，拉开插销，一只脚踏在十字窗的外窗台上，手扶窗框，向加斯东转过头来。

“你滚出去！滚出去！”她喊道，“否则我立即跳下去。”

听着这惊心动魄的叫喊，又听到仆人们的骚动，德·纽埃尔先生象个坏人似的溜走了。

回到家里，伯爵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叫他的贴身仆人给德·鲍赛昂夫人送去，嘱咐他要让侯爵夫人知道这关系到他的生死问题。信使出发后，德·纽埃尔先生回到客厅，看到他妻子继续在照着谱子弹那首随想曲。他坐下来等候回信。一个小时之后，随想曲弹完了，夫妻两人各在壁炉一侧，相对无语，仆人从瓦勒卢阿回来，把原封未动的信还给主人。德·纽埃尔先生走进与客厅相连的一间小屋，拿起他打猎回来时放在那里的猎枪，自杀了。

这个急转直下的致人于死命的结局，与法国年轻人的所有习惯大相径庭，但却是合情合理的。

凡是认真地观察过，或是甜蜜地体验过一对男女美满结合所产生的各种现象的人，都能完全理解这一自杀行为。一个女人不会自己成熟，不会在一天之内就能顺应爱情无法预料的变化。快感象是一朵奇葩，需要最精心的培育。只有经过长期耕耘，达到情投意合，才能揭示出这种快感的一切源泉，才能产生温柔微妙的乐趣。我们都迷恋此种欢乐，把它看作那个诚心诚意给我们欢乐的人儿所固有的素质。这种令人叹赏的融洽，这种可说是宗教信仰一般的情感，以及认为在我们所爱的人身边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或过度的幸福的

坚定信念，就是长期、持续的爱情的部分秘密。在一个具有女性天赋的女人身边，爱情从来不会变成习以为常的东西。她那令人倾倒的温情善于化作丰富多采的形式。她既聪明又痴情。她在自然中加进了那么多人为的妙计，或者说她在人为的妙计中也加进了那么多自然成分，这就使她无论在记忆里还是在现实中都极富于魅力。与她相比，一切女人都会黯然失色。只有担心失去这么广博、这么多采的爱情的人，或者已经失去过它的人，才会认识它的全部价值。但是，如果一个男子在感受过这种爱情之后，却为了缔结一桩冷冰冰的婚姻而抛弃了它，如果他曾希望在妻子身上获得同样的幸福，而这位妻子却以隐藏在夫妻生活暗处的某些事实向他证明，他再也不可能得到那样的幸福；如果他的嘴唇上还留有圣洁爱情的甘味，而为了社会上的一种怪观念，就致命地伤害了自己真正的妻子，——那他就只有一死，要不然就得有一套自私、冷酷的世俗哲学，而这是令痴情的人厌恶的哲学。

至于德·鲍赛昂夫人，她肯定没有想到，在九年的时间里，她向她情人慷慨地奉献自己的爱情之后，他竟会绝望到轻生的地步。也许她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是痛苦的。再说，她完全有权拒绝那种最可耻的、与另一个人分享的爱情。这种分享，一个妻子由于重要的社会原因可以容忍，但是一个情妇对之却深恶痛绝，因为爱情存在的全部理由就在于它的纯洁性。

一八三二年九月于昂古莱姆

黄晋凯 译

高布赛克

献给巴尔苏·德·邦荷恩男爵①

我们在只应该发展 viris② 的年龄，就已经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原旺多姆中学的全体学生中，在文坛上重逢的，大概只有我们两人。你致力于写作有关德国哲学的美妙著作时，我们曾经相见。当时我正在创作的作品，就是这一部。现在我将它献给你，说明我们两人都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别人将你的名字写到这本书上感到快乐，你在这里看到你的名字，也一定和那个人感受到同样的快乐吧？

你的中学老同学

德·巴尔扎克

一八二九年到一八三〇年间冬天的一个晚上，深夜一点

---

① 巴尔苏·德·邦荷恩（1801—1855），巴尔扎克在旺多姆中学就读时的同学，曾在军界服务，复员后致力于哲学研究，于一八三六年发表《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史》。

② 拉丁文：体力。

钟，在葛朗利厄子爵夫人的客厅里，还有两个客人没有走。一个眉清目秀的青年听到时钟敲响就告辞了。当他的车马声从院子里传来的时候，子爵夫人看见客厅里只剩下她哥哥和一个好朋友正在结束他们的牌戏，便朝她女儿走过去。她女儿站在壁炉前，好象端详着一只无釉瓷透明花纹灯罩，其实是倾听那部四轮马车的声音，那种凝神静听的样子，不能不使她的母亲担心。

“卡米叶，如果你以后还象今晚那样，跟雷斯托伯爵这么亲热，我只好不再让他上这里来了。好孩子，你听我说，如果你相信我疼爱你的话，就让我在生活中指引你吧。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儿家，对未来，对过去，对某些人情世故，都不会捉摸透的。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雷斯托先生有一个好挥霍的母亲，几百万家当她都会花光。她是一个出身微贱的女人，高里奥家的姑娘，早就声名狼藉。她从前对自己的父亲是那样不孝，实在不配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年轻的伯爵热爱她，供养她，他的孝心的确值得大家称赞，他对弟弟妹妹照顾得尤其周到。”

“这种行为不管怎样令人钦佩，”子爵夫人满脸精明的神气，接下去说，“只要他母亲在世一天，所有好人家都会害怕把女儿的前途和幸福托付给雷斯托这孩子的。”

“您和葛朗利厄小姐的谈话，我听到了几句，我真想插句嘴，”那好朋友高声说。

“我赢了，伯爵，”他和对手说，“少陪了，我要去给令甥女帮忙。”

“您那诉讼代理人的耳朵真灵啊，”子爵夫人高声说，“但

维尔老朋友，我对卡米叶低声说话，您怎么能听得见呢？”

“我会看你们的眼色。”但维尔一边说，一边坐在壁炉角边的一把安乐椅上。

那舅父也走过来坐在外甥女身边，葛朗利厄夫人就在她女儿和但维尔中间的一把矮椅上坐下。

“子爵夫人，现在我想给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会使您对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财产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

“讲故事吗！”卡米叶叫了起来。“先生，您快讲吧。”

但维尔向葛朗利厄夫人递了一个眼色，让她明白这个故事是会使她感兴趣的。

论家当和门第的古老，葛朗利厄子爵夫人是圣日耳曼区最显要的贵妇之一；一个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对她讲话这样随便，在她的公馆里面举止行动这样不拘礼节，看来虽不很自然，可也很容易解释清楚。葛朗利厄夫人是跟王室一起回到法国的，她在巴黎住了下来，开始单靠路易十八从国家元首年俸里拨出的补助金过活，手头非常拮据。那诉讼代理人凑巧在共和国当年拍卖葛朗利厄公馆的手续上发现了些破绽，便认为这座公馆应该归还子爵夫人。他把这个案件包揽下来，并且获得胜诉。这回胜利壮了他的胆，他又和一所不知什么救济院打官司，那所救济院终于把利斯内森林退还给子爵夫人。随后，他又帮子爵夫人收回了奥尔良运河的几份股票和拿破仑拨给公共机关使用的几处相当巨大的房产。仗着这个青年诉讼代理人的才干，葛朗利厄夫人的家业恢复了旧观，当赔偿法颁布的时候，她又得到一笔很大的款项，现在她每年有六万

法郎进款。但维尔律师为人正直、博学、谦虚、随和，他成了这个人家的好朋友。他给葛朗利厄子爵夫人帮的这些忙，虽然使圣日耳曼区最显赫的门第都敬重他并且托他办事，但他并不是一个野心家，对别人的好意不存什么非分之想。子爵夫人劝他把事务所顶出去，投身司法界，靠子爵夫人的提拔，他定会一帆风顺，官运亨通，可是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除了晚上偶尔到葛朗利厄公馆消遣之外，他到交际场中应酬，也只是想维持他的社会关系。他为葛朗利厄夫人效劳，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施展，觉得十分庆幸；不然的话，他的事务所也许就门可罗雀了。但维尔其实并没有诉讼代理人的气质。

自从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成了子爵夫人公馆的座上客，但维尔又发觉了卡米叶对这个年轻人颇有好感以来，他便时常出入葛朗利厄夫人公馆，有如最近才被接受进入这个贵族区社交场的一个昂丹大道的公子哥儿。几天以前，他在一次舞会上凑巧站在卡米叶身边，他指着那年轻伯爵对卡米叶说：

"可惜这孩子没有两三百万家财，是不是？"

"您说这是一种不幸么？我可不这样想，"她答道，"雷斯托先生又能干，又有学问，并且得到他所追随的那个部长的器重。我相信他一定会出人头地。小伙子一朝当了权，他要有多少家财就有多少。"

"不错，可是如果他现在就很富有呢？"

"如果他现在就很富有的话，"卡米叶红着脸说，"这里的小姐们就都抢着要嫁给他了。"她指着跳四对舞的人群，补了

一句。

“那个时候，”诉讼代理人答道，“葛朗利厄小姐就不是他垂青的唯一女子了。这就是您脸红的原因吧！您对他有点意思，是不是？您怎么不说话啦？”

卡米叶突然站了起来。

“她爱上他了，”但维尔想道。

从这一天起，卡米叶发现那诉讼代理人对她钟情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表示赞同，便对他显出异乎寻常的殷勤。在这之前，但维尔每次给她家里帮忙，她虽然都知道，可是她对但维尔只存着敬意，没有真正的友谊，只有礼貌，没有感情；她的行动举止、说话时的口气，都使但维尔时时刻刻感觉到贵族社会的礼法在他们之间设下的鸿沟。受恩莫忘，但儿女们往往不肯认这笔账。

“这场恋爱，”但维尔过了一会说，“使我想起我生平仅有的一段传奇般的遭遇。

“听到一个诉讼代理人讲他生平的艳史，”他接着说，“您就已经笑起来啦！可是我象大家一样，也有过我的二十五岁，而在那个年纪，我已经看见过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了。我首先要给您讲一个您不可能见识的人物。那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那没有血色的、灰白的脸，您的脑海里能够对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吗？我倒想请法兰西学院允许我把它叫做月白色的脸；它同褪了色的镀金器皿相似。我讲的这个高利贷者，他那平直的、深灰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部同塔莱朗一样，毫无表情，看上去象是用青铜铸成似的。两只小眼黄得象黄鼠狼

的眼睛，差不多没有睫毛，怕见阳光；可是一顶旧鸭舌帽的遮簷替他把阳光挡住了。他的尖鼻子顶端有很多痘斑，您会把它比作一个小螺丝钻。他的嘴唇很薄，象炼金术士或伦勃朗、梅兹①所画的矮小老人的那种嘴巴。这人讲话时声音很低，语调柔和，从来不发脾气。他的年纪很难确定：也不知他是未老先衰呢，还是保养得法、青春常在。屋子里从写字台上的绿绒直到床前的地毯，一切都是洁净、破旧的，很象老处女冷冰冰的闺房，她们一天到晚都在揩拭她们的家具。冬天，炉子里的柴火老是埋在一堆灰烬下面，只冒烟，没有火焰。从早晨下床的时候起，直到晚上咳嗽发作时为止，他的行动都和时钟一样有条不紊。他有几分象一个机器人，睡眠就等于上弦。一个甲虫在纸上爬行，你拨它一下，它便停下来装死；同样，这个人在讲话当中听到有车辆经过，就住口不做声，免得提高嗓门。他模仿封特奈尔②，节省有伤元气的动作，把人类感情都集中到自我上面。所以他的生活和古代计时的沙漏里的黄沙一样，不声不响地度过。吃了他的亏的人有时乱嚷乱叫，大吵大闹；跟着便寂然无声，好象是一间刚宰了一只鸭子的厨房。到了晚上，这个钞票人便变成了凡夫俗子，他的金银财宝就化作一颗人心。他一天的工作如果使他感到满意，他就搓着两手，脸上凹凸不平的皱纹泛起一丝笑意，因为他的肌肉无声的颤动，带出一种可以同皮袜子③的皮笑肉不笑相比的感

① 梅兹（1629—1667），荷兰画家。

② 封特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

③ 皮袜子，美国小说家库柏（1789—1851）的《皮袜子故事集》的主人公。

觉，是无法用别的语言来加以形容的。再说，即使在他感到万分高兴的时候，他的谈话还是使用单音节的词，举止行动也始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就是我住在砂岩街的时候偶然碰上的邻居，当时我还不过是一名二等帮办，一个快要修完三年级的法科学生。我们住的这所房屋没有院子，又潮湿又阴暗。各个寓所只有从街上透进来的光线。房舍的布局象一座修道院，全部隔成大小相等的屋子，一条过道就是唯一的出口，只有气窗给过道透进一些亮光，说明这所房子往日是属于一座修道院的。看见这所房子凄凉的外貌，一个富贵人家的子弟还没有踏进我邻居的屋子，他的快乐心情就烟消云散了。我的邻居和他的房子彼此很相象，正如牡蛎象它附着的岩石一样。

“就社交方面来说，唯一同他来往的人就是我；他来向我借火，借书，借报纸，晚上他允许我走进他的小屋，碰上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便聊聊天。这些信任的表示是我同他作了四年邻居和我循规蹈矩的行为带来的结果。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我的行为跟他非常相似。他有亲人么？有朋友么？他富有呢？还是贫穷呢？谁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在他的屋里看见过银钱。他的家财一定是存放在法兰西银行的地窖里面。他迈着那象牝鹿一般枯瘦的腿在巴黎东奔西跑，亲自拿着期票去兑现。他这种小心谨慎也使他吃过一次亏。有一天，他身上偶然带着些钱；不知怎的，一个双拿破仑金币①

① 双拿破仑金币值四十法郎。

从他裤子的小口袋掉了出来。一个房客跟在他后面上楼梯，把金币捡起来还给他。

"'这个金币不是我的，'他做了一个吃惊的手势答道，'我会有金币么！我有钱的话，还会象现在这样过日子么？'

"早上，他在一只铁皮炉子上亲自煮咖啡，那只炉子老是放在壁炉的黑暗角落里；一家烤肉店给他把饭送到家里。我们的看门老婆子每天在一定的时间上来给他收拾屋子。再说，这个人的名字叫高布赛克①，象这样凑巧的事情，斯特恩②就会说是前生注定的了。后来我承办他的事务，才知道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大概七十六岁。他一七四〇年左右诞生在安特卫普③近郊，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荷兰人，他的名字叫做若望-埃斯泰·冯·高布赛克。你们一定知道，一个叫做荷兰美女的女子的暗杀事件曾经如何轰动整个巴黎。当我同这个旧邻居偶然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既没有表示一点关切，也没有表示丝毫惊异，只是对我说：

"'她是我的外甥孙女。'

"他的独一无二的继承人，他姐姐的外孙女的死，只引起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在法庭的审讯中得知那个荷兰美女果然叫做莎拉·冯·高布赛克。当我问他怎么这样奇怪，他外甥孙女的姓竟同他的一样，他微笑着答道：

"'我们这个家族，女子是从来不结婚的。'

---

① 高布赛克有一口吞下去的意思。

② 斯特恩(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

③ 安特卫普，比利时的港口城市。

“他的家族四代都是女子，这个古怪的人从来一个也不愿意会见。他对他的继承人深恶痛绝，他无论如何不能想象，在他死后，他的家当有一天会不属于他，而归别人所有。他刚满十岁，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船上当一名小水手，开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去，在那里漂流了二十年。因此他那个半黄不黄的前额的皱纹中就埋藏着种种秘密：有可怕的事故，有突如其来的恐怖，有意想不到的巧遇，有悲欢离合的航海故事，有无穷无尽的欢乐。他捱过饿，爱情受过蹂躏，家当遭过风险，失而复得，他的性命有过多少次陷于绝境，也许因为他能当机立断，又庆生还，他使用的手段极其毒辣，只是出于急不暇择，才得到别人的原谅。他认识西默兹海军上将，认识德·拉利先生、德·凯嘉鲁埃先生、德·埃斯坦先生、德·絮弗朗法官、德·波唐杜埃先生、康华里勋爵、哈斯丁勋爵、蒂普-萨依勃的父亲和蒂普-萨依勃本人。[①] 那个在德里国王玛阿达齐-辛迪阿朝上做过官并且对于建立玛哈塔王朝有过很大功劳的萨瓦人[②]，曾和他做过买卖。他跟维克托·休士[③] 以及好几个出名的海盗有过来往，因为他在圣托马斯[④] 岛住过很久。为了发

---

① 以上提到的，除西默兹、凯嘉鲁埃、波唐杜埃是《人间喜剧》中虚构的人物外，其他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德·拉利-托朗达（1702—1766），曾任法国驻印度殖民地长官；德·埃斯坦（1729—1794），法国海军少将；德·絮弗朗（1726—1788），法国地中海舰队大法官；康华里勋爵（1738—1805），曾任印度驻军司令及总督；哈斯丁勋爵（1754—1826），曾任印度总督；蒂普-萨依勃（1750—1799），印度迈索尔邦最后一个苏丹。

② 指布瓦涅伯爵（1741—1830）。

③ 维克托·休士（1770—1826），法国驻圭亚那专员、总督。

④ 圣托马斯岛，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

财，他什么事情都干过，还曾试图探明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著名的野人部落的黄金。此外，美洲独立战争中的各个事件，没有一件同他没有关系。他不曾跟任何人谈过印度或美洲，跟我谈到的时候也不多。当他谈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他就仿佛说走了嘴似的，显得有点后悔。假如人道精神、社交精神是一种宗教的话，他就可以算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虽然有意考查他的思想感情，可是惭愧得很，我应当承认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心还是莫测高深的。我有时心里想，他究竟是男性还是女性呢？如果所有放高利贷的人都象他的话，我相信他们全是没有性别的。他是否始终信奉他母亲信奉的宗教，把基督教徒看作他的俎上肉呢？还是他改奉了天主教、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或路德的新教呢？我对他的宗教见解始终毫无所知。我觉得他只是对宗教淡漠，并非缺乏信心。

"这个人已经成为金钱的化身，吃过他亏的人，也就是他称之为主顾的，不知是故意说反话呢，还是存心嘲笑，管他叫高布赛克老爹。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他屋里，他坐在自己的安乐椅上，象一尊塑像，动也不动，两只眼睛瞅着壁炉的架子，仿佛瞧着架子上面他放债的账目。一盏冒烟的灯，灯座从前是绿色的，投出微弱的光，没有给这张脸增添一点色彩，反而更衬托出脸的苍白。他一声不响地瞧着我，指着正等我去坐的那把椅子，让我坐下。'这家伙在想什么呢？'我心里想，'他知道世界上有上帝、有情感、有女人、有幸福吗？'我可怜他，象可怜一个病人一样。可是我也十分明白，虽然他有几百万现金存放在法兰西银行，他的脑子里很可能想占有整个地球呢！

他曾走遍这个地球，探寻过它，估计过它的分量，计算过它的价值，开发过它的资源。

“‘您好，高布赛克老爹，’我对他说。

“他扭过头来望着我，他那又粗又黑的眉毛稍稍凑近了一下；对他来说，这种特殊的变化就等于南方人最欢畅的微笑了。

“‘您今天无精打采，和那天有人跑来通知您有一个书商吃倒账的时候一样，您很佩服这个书商的手段高明，虽然您吃了他的亏。’

“‘吃过他的亏？’他露出惊讶的神气说。

“‘他为了签订一个破产者与债权人之间的契约，不是曾用一家破产商号盖章的期票偿还您的债务么？等到这个商号复业的时候，他不是要您按照契约规定的折扣兑收期票么？’

“‘他很狡猾，’他答道，‘可是结果还是进了我的圈套。’

“‘您有期票要退吗？今天不是月底了吗？’

“我和他提到金钱，这还是头一次。他似笑非笑地抬起眼睛望着我；然后用一种温柔的声音对我说话，音调就象一个不会吹笛子的学生吹出的笛声。

“‘我寻开心，’他对我说。

“‘您有时候也寻开心么？’

“‘你以为只有出版了诗集的才是诗人么？’他耸耸肩膀向我问道，一面用怜悯的目光望着我。

“‘这个脑袋里面也有诗情哩！’我想道，因为我当时对他的生活依然一无所知。

"'有什么人的生活能够象我的生活这样出色吗?'他继续说,眼睛闪闪发亮。'你还年轻,你有你那个年纪的一套想法,你在你的炉火里面看见女人的面孔;我呢,在我的炉火里面只看见几块木炭。你什么都相信;我呢,我什么都不信。你尽管抱着幻想不放好了,如果能够做到的话。我现在要给你讲一讲人生的失意事。不管你是在旅途中,或是和你老婆一道待在炉火旁边,你总会活到这样一把年纪,那时候生活便只是我们在自己喜欢的某种环境中所遵循的一种习惯。那时候,能够把我们的才能使用到现实上面就是幸福。除了这两条规律,一切都是空话。我的原则象大家的原则一样有过变化,每到一个纬度我不得不改变一次。欧洲人钦佩的行为,要受到亚洲人的惩罚。某种行为在巴黎是一种恶习,过了亚速尔群岛便是非做不可的事。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只有一些因地制宜的公约。一个人被迫投入形形色色的社会模式以后,信念和道德对他说来就成了一些毫无价值的字眼。我们身上只剩下自然赋予我们的唯一真实情感:图存求生的本能。在你们欧洲社会里,这种本能叫做个人利害。如果你的阅历同我一样丰富的话,你就会懂得只有一种有形的东西具有相当实在的价值,值得我们操心。这种东西……就是金钱。金钱代表了人间一切的力量。我走过不少地方,到处都看见平原或高山:平原使人感到厌倦,高山使人感到疲乏;因此,地点是毫无意义的。讲到风俗,人到处都一样:到处都有穷人和富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到哪儿都避免不了;因此,剥削别人总比被人剥削好些;到处都看见筋骨强壮的人辛勤劳动,面无血色

的人自寻烦恼；到处都是声色情欲，因为到处都是官能消耗，最后只剩下一种情感，就是虚荣心！虚荣心，说来说去还不是自我？虚荣心要有大量金钱才能得到满足。我们刁钻古怪的念头需要有空闲，需要有物质手段，或需要细心照顾。一点不错，黄金里面什么都有，不过还没有显出来罢了。事实上，它什么都可以给你。每天晚上打牌，琢磨着自己能不能赢几个铜子，只有疯子或病人才觉得这是一种乐趣。只有傻瓜才会浪费时间去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某某太太是一个人睡在长沙发上呢，还是有人陪着她？她的血多呢，还是淋巴液多？她是欲火旺盛呢，还是有德行？只有受骗的人才会费心制订一些政治原则来控制变幻莫测的时局，以为替他们的同类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只有幼稚的人才喜欢谈论戏子，转述他们风趣的语句；只有幼稚的人才会每天散步，他们散步的空间不过比野兽的笼子稍微大些；只有幼稚的人才喜欢为了别人穿衣，为了别人吃饭；只有这种人才因为自己比邻人早三天买到一匹马或一辆马车而洋洋得意。这几句话不是说明了你们巴黎人的生活吗？我们看生活，要比他们站得高些。幸福要么是强烈的感情，它会损耗生命；要么是有条不紊的事务，会把人生变成一部英国机器，准时运转。在这两种幸福之上，还有所谓高尚的好奇，想窥探自然的奥秘，或者模仿自然的效果。用两句话来说，不就是科学或艺术，情欲或宁静吗？我本来在宁静中生活，可是你们的社会利欲使各种各样的人类激情都耀武扬威地在我面前经过。再说，我没有你们那种对科学的求知欲，这种求知欲是使人类永远处于失败地位的一场

斗争，不过我用窥测推动人类的种种动机来代替你们那种求知欲。一句话，我毫不费力就控制了社会，社会却奈何我不得。'

"'你听我讲吧，'他又说，'等我把今天早晨发生的事情讲给你听，你就会猜到我的乐趣了。'

"他站起来，走过去上了门闩，拉上那幅用旧壁毯改做的窗帘，铜环在窗帘横杆上发出吱吱的声音。他又走回来坐下。

"'今天早晨，'他对我说，'我只有两张期票要兑，别的期票我都在昨天当作现金给了我的主顾了。我可赚了！因为在贴现的时候，我扣掉两法郎作为去兑款时雇用一部四轮马车的车费。我是什么都不管的，我只缴纳七法郎的税，可是一个主顾却要我为了六法郎的贴现走遍巴黎，那不是很可笑么？今天早晨这两张期票，第一张价值一千法郎，是一个身穿镂金背心、鼻架眼镜、乘坐英国马拉的二轮轻马车等等的公子哥儿拿来给我的。开这张期票的是巴黎一位最俏丽的妇人，她的丈夫是富有的业主，一位伯爵。伯爵夫人为什么要开出这张期票呢？这张期票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实际上却非常可靠；因为这些可怜的妇人害怕退票会在夫妇之间引起风波，她们宁愿拿自己作为抵押也不敢不付款。我很想知道这张期票的秘密价值，是不懂事，不小心呢，还是出于爱情或者善心？第二张期票，数目相等，署名：法妮·马尔沃，是一个快要破产的布商拿来的。一个人只要能够在法兰西银行借到一点款子，他就不会上我的门。他从我的房门走近我的办公桌，刚迈了

头一步，就可以看出他已经陷于绝境，他正在面临倒盘，特别是各家银行都不肯贷款给他了。因此我看到的都是被债主围猎逼得走投无路的牝鹿。那伯爵夫人住在海尔德街，法妮住在蒙马特尔街。今天早晨我从这里出门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转过多少念头啊！如果这两个妇人拿不出钱来的话，她们招待我就会比招待亲生父母还要恭敬。伯爵夫人为这一千法郎，什么丑态作不出来呢？她要装出一副亲密的样子，用对那个在期票后面画押的人讲话的那种娇声娇气对我讲话，对我说出多少甜言蜜语，也许她还要哀求我，而我呢……'

"说到这里，那老头儿用他的冷冰冰的目光盯着我。

"'而我呢，毫不容情！'他又说，'我要象一个报仇雪恨的人走到那里，我的出现要使她感到悔恨。这些臆测的话不必提了。我到了那里。"伯爵夫人还没有起床。"一个贴身侍女对我说。"她什么时候会客呢？""中午。""伯爵夫人生病了么？""不是的，先生；她昨天晚上参加了一个舞会，早上三点才回家。""我叫高布赛克，请你把我的名字告诉伯爵夫人，我中午再来。"

"'我说完就走了，把我的脚印留在覆盖着楼梯的地毯上。我喜欢用脚下的污泥弄脏有钱人的地毯，倒不是因为我下作，而是想让他们尝尝"匮乏"的利爪。我到了蒙马特尔街，找到一间外表寒酸的房子，我推开一扇旧大门，看见一个终年不见阳光的阴暗的院子。门房的屋子黑洞洞的，玻璃窗仿佛一件穿得太久的棉大衣袖子，满是油污，黯然无光，到处有裂缝。"法妮·马尔沃小姐在家吗？""她出门了。如果您是来兑期票的，

钱就在这儿。""我回头再来。"

"'她既然把钱留在看门人那里，我倒想认识认识这个姑娘；我想她一定长得很漂亮。整个上午我浏览着沿马路画摊上的木刻。随后，十二点整，我就走进伯爵夫人卧室前面的客厅。"太太刚刚按铃叫我，我看她不一定会客。"那贴身侍女对我说。"我等一会儿。"我一面回答，一面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

"'百叶窗打开了，那贴身侍女跑过来对我说："请进来吧，先生。"

"'她的声音很温柔，我一听就猜到她的女主人一定拿不出钱来。我走进去。眼前的那个妇人，她是多么俏丽啊！她急急忙忙拿起一条羊毛披肩搭在赤裸的双肩上，裹得紧紧的，两个肩膀的轮廓隐隐约约看得出来。她穿一件便装，镶着雪一样白的绉边，看样子她每年要付二千法郎左右给洗细布衣服的女人。她的黑头发象安的列斯群岛的女子那样，用一条马德拉斯绸巾漫不经心地束起来，大个大个发卷露在外面。她的卧榻乱七八糟，不用说这是睡眠不宁的结果。画家一定愿出代价，只要准许他在这个场面中间待一会儿。幔帐张挂得撩人心绪，幔帐底下，一只枕头掖在蓝绸被子里面，齿形花边衬着浅蓝底子，特别显着鲜艳，枕上保留着的一些捉摸不定的形态使人想入非非。雕成狮足的桃花心木床脚下，铺着一张宽大的熊皮，女主人舞罢疲乏，不经意地把一双白缎鞋扔在上面，闪闪有光。一张椅子上放着一件弄皱了的长袍，袖子垂到地面。一股微风就可以吹走的长袜，在安乐椅的脚上绕了几

圈。白色袜带随便扔在聊天的长椅上。一把珍贵的扇子打开了一半，在壁炉上闪闪发光。衣橱的抽屉依然开着。鲜花、钻石、手套、花束、腰带，到处乱放。我嗅到一股香水的微香。一切都是奢侈和紊乱，不谐和的美。可是蹲伏在底下的贫困之神已经抬起头来，让伯爵夫人或那个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人感到它的尖牙利齿。伯爵夫人那张疲乏的脸和这个到处都是歌残舞罢的衣物的房间十分相似。这些横七竖八的废物连我见了都可怜；它们前一天夜里穿戴在一个人身上，曾经引得人眼花缭乱。这些被后悔的心情毁掉了的爱情的残迹，这个放荡、奢侈和喧嚣的生活的形象，泄露了坦塔罗斯怎样不遗余力想抓住那正在逝去的快乐。那少妇脸上泛起红晕，衬托出皮肤的白嫩，但她的线条却仿佛显得粗糙，眼睛底下现出来的黑圈似乎比平常更加触目。不过天生的精力在她身上似乎很强，这些疯狂的痕迹并没有减损她的姿色。她的眼睛还炯炯有光。她同列奥纳多·达芬奇（我作过绘画的买卖）笔下的希罗底亚①一样，真是生气勃勃，精力饱满；她的身段和脸蛋不带一点儿俗气；她使人见而生爱，而且似乎比爱情还要强烈。我喜欢她。我的心很久没有跳过了。我的账已经收回来了！我愿意花一千法郎买得这种感觉，使我忆起我的青春。“先生，您能通融一下，再等几天吗？”她一边说，一边指着一把椅子请我坐下。“我将等到明天中午，夫人，那个时候我才有权利退票。”我回答，一面把拿出来给她看的期票重新叠好。我

① 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是意大利画家贝纳提诺·吕依尼（1480—1522）画的莎乐美（希罗底亚的女儿）。

心想：这是你的奢侈、你的地位、你的幸福、你所享受的特权的现世报。有钱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财产，发明了法庭、法官以至断头台，这是无知的人烧毁自己的一种蜡烛。但是你们，尽管睡觉的时候上是绫罗下是绸缎，微笑的后面却隐藏着悔恨和咬牙切齿，还有那神怪的狮子的血盆大嘴，它们会朝你们心上狠咬一口。"退票！您真要这样做么？您难道对我这样不客气吗？"她瞧着我嚷道。"即使法国国王欠了我的钱，夫人，他不还给我的话，我也要控告他，而且比控告别的债务人还要快些。"

"'这时我们听到有人轻轻敲着房门。"我不见客。"那少妇盛气凌人地说。"阿娜斯塔齐，可我很想见你啊。""现在不能见，亲爱的。"她答道，口气没有刚才严峻，可是也并不温和。"你开什么玩笑！你正在跟人说话。"一个人一边走进来一边说，这是伯爵无疑了。

"'伯爵夫人瞧了瞧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变成了我的奴隶。从前我还年轻的时候，我大概傻得可以，不会退票。一七六三年，在本地治里①，我放过了一个妇人，上了她的大当。我这是活该，我为什么相信她呢？"先生来干什么？"伯爵向我问道。我瞧见那妇人从头到脚浑身直打哆嗦，脖子上白皙细嫩的皮肤变得粗糙了，用一句家常话说，起了鸡皮疙瘩。我呢，我在笑，没有一条肌肉抖颤。"这位先生是个买卖人。"她说。伯爵这时把身子背着我，我把期票拿出来，露出一半在

① 本地治里是印度一城市。

口袋外面。那少妇看见我这种铁石心肠的举动，便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颗钻石。“拿去，走吧！”她说。

“‘我拿了钻石，把期票还给她，对她点一点头就出来了。我估计，这颗钻石的确值一千二百法郎左右。我看见院子里奴仆如云，他们正在刷制服、擦皮靴，或者在揩拭华贵的马车。“这就是这些家伙上我家里来的原因了，”我心想，“这就是使他们干净的手脚盗窃大量金钱，出卖祖国的原因。那王公大人，或那个假装王公大人的人，不愿意步行，恐怕玷污衣履，却索性在泥淖里洗一个澡！”就在这时候，大门打开了，进来的四轮马车上，坐着那个送期票给我的青年。“先生，”我等他下了车，对他说，“这是两百法郎，请您转交伯爵夫人。请您告诉她，她上午给我的那件抵押品，可以在一星期内赎回。”

“‘他拿了那两百法郎，含讥带讽地微微一笑，仿佛在说：嘿！她把款子付清了。真的，好得很！我从这张脸上的表情看见了伯爵夫人的前途。这个金黄头发、冷酷无情、翩翩年少的先生，这个没心没肝的赌徒，将使自己倾家荡产，使她倾家荡产，使她的丈夫倾家荡产，使孩子们不名一文，把他们的妆奁散尽。他在各个客厅里造成的损失，比一排大炮在一团军队里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

“‘我走到蒙马特尔街，上法妮小姐家。我走上一道很陡的小楼梯。到了六楼，我被领进一个有两间屋子的寓所，里面一切都干干净净，象一个崭新的金币。法妮小姐在第一间屋子里接待我，我在室内家具上看不见一点尘土。法妮小姐是一个道地的巴黎女子，服装朴素，容貌清秀，和蔼可亲，栗色头发

梳得十分整齐，贴着太阳穴抿了两个弧形的鬓角，一双水晶般明亮的蓝眼睛因此更显得机灵。日光透过玻璃窗上的小窗帘，一道柔和的光线照着她贞静的脸庞。在她周围有许多块裁开的麻布，使我晓得她平常的工作：她是一个女裁缝。她在那里好象是一个孤独女神。我将期票递给她，对她说我早晨来过，没有遇到她。"可是，"她说，"我已经把款子放在门房那里了。"我装作没有听见她的话。"小姐大概很早就出门吧？""我很少到外面去；可是晚上工作的人，有时总得洗个澡。"

"'我瞧了瞧她。只看一眼，便全猜到了。这个女子家道贫寒，不工作不行，她是生长在一个正直的农民家庭里的，因为她的脸上有几颗生在乡间的人特有的红痣。她的容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尚气派。我仿佛置身在一个诚实、坦率的气氛里，两肺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可怜的清白女子啊！她是信神的，她那质朴的油漆木床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用两支黄杨树枝点缀着。我几乎受到感动。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只算一分二利钱借钱给她，帮助她顶一家好店铺。"可是，"我心里想，"她也许有一个堂兄弟，会利用她的名字借款，欺骗这个好心肠的女子。"想到这里我就走了，我提醒自己不要上了自己侠义心肠的当，因为我时常有机会注意到，行善即使对施主没有害处，可是它会使受惠的人倒霉。你刚才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想着，法妮·马尔沃也许可以做一个贤淑的妻子；我把她那纯洁孤独的生活同伯爵夫人的生活比较了一下，伯爵夫人现在已经堕落到开期票借款的地步，将来一定要陷入罪恶的深渊。'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在寂静中端详着他，然后他又说下去：

“‘你觉得我这样深入人心最隐秘的缝隙，体会别人的生活，没遮掩地看见这种生活，算不了什么吗？我看得见许多时刻变化的活剧：奇丑的伤口，致命的忧伤，恋爱的场面，即将投河自尽的穷窘无告的人，把人引向断头台的年轻人的享乐，绝望的笑声，灯红酒绿的盛会。前些日子，我看见一出悲剧：一个老好人父亲开煤气自杀，因为他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紧接着，又看见一出喜剧：一个青年试着搬演迪芒许先生①的那场戏给我看，仅仅按照当代的情况略微改动一下。你准听到过有人称赞当代教堂里布道人的口才，我有时也浪费我的时间去听他们演讲，他们使我改变了看法。可是，借用不知道什么人说过的话来说，从来没有使我改变我的行为。好家伙，跟我刚才提起的演说家一比，你那些善良的布道人，象米拉波、韦尼奥②以及其他的人，就不过是会结结巴巴说两句话的人罢了。一个痴心的女子，一个快要破产的老商人，一个想替她的儿子隐瞒过失的母亲，一个没有饭吃的艺术家，一个因为没有钱而弄得从前的努力都要付诸东流的正要失宠的贵人，他们说话的力量使我直打寒噤。这些不可多得的演员为我一个

---

① 迪芒许，莫里哀喜剧《唐璜》中的人物，一个被债务人的假殷勤所愚弄的胆怯的债主。

②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演说家，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韦尼奥（1753—179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议员，属吉伦特派，一七九三年被处绞刑。

人演唱，可是骗不了我。我的目光如同上帝的目光一样，我看得见他们心里正在想什么。什么都瞒不了我。对于能够把钱袋的绳子打开或拉紧的人，人们总是俯首听命的。我的财力足以收买那些能够左右大臣们的人——从办公室的听差直至他们的情妇——的良心，这不是权力么？我可以得到最美丽的妇人和她们最温柔的抚慰，这不是享乐么？权力和享乐，这不就把你们的社会秩序全部概括了么？在巴黎，我们一共有十个人，都是无声无臭、无人知晓的国王，你们命运的主宰。生活不是一部由金钱开动的机器么？你要晓得，手段总是和结果混在一起的：你永远无法将灵魂和感官分开，将精神和物质分开。金钱是你们当前社会的灵性。共同的利害将我们这些人联结在一起，一个星期有几天我们聚集在新桥附近的忒弥斯咖啡馆里，互相透露金融界的秘密。哪一个人的家产都瞒不了我们，每个家庭的秘密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有一种"黑皮书"，载有关于政府信用、法国银行、商业等的重要记录。我们是交易所的裁判，我们组成一个裁判所，只要是有钱的人，不管家财大小，他的最无关紧要的行动，我们都要在内部加以判断、分析，而我们的猜度总是对的。你监视司法界，他监视金融界；这个人监视行政部门，那个人监视商业部门。至于我呢！我的眼睛盯着大户人家子弟、艺术家、社交家和赌徒；这是巴黎最使人惊心动魄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要把他身旁人的秘密讲给我们听。上当受骗的激情和遭人白眼的虚荣心是爱说话的。恶习、失意、仇恨是最勤快的警察。所有我的同业都象我一样，什么都享受过了，什么都尝遍了，到头来就只为

了权力和金钱本身而爱权力，爱金钱。

"'气焰最高的情人，'他一面说，一面把他的空无所有的、冷冰冰的屋子指给我看，'他在别的地方可以因一句话而生气，因一句话而拔出剑来，在这里，只能双手合十地哀求我！在这儿，最骄傲的大商人，对自己的姿色最沾沾自喜的妇人，自视最高的军人，都要哀求我，或者由于愤怒，或者由于痛苦而眼泪盈眶。在这儿，最有名的艺术家，名姓要流传后代的作家，都要哀求我。

"'总之，在这儿，'他又接着说，一面把手放在前额上，'有一架天平，整个巴黎城里的遗产和利害关系都要放在上面称一称。我这个白色面具木然不动，过去往往使您惊奇，现在您还以为在它底下没有快感么？'

"他一边说，一边把他那张散发着金钱气味的苍白的脸凑到我跟前。

"我回到自己房中，目瞪口呆。这个干瘪的小老头高大起来了。他在我的眼中变为一个希奇古怪的形象，成为金钱势力的化身。生活、人类，使我感到害怕。'一切都要凭金钱解决么？'我反问自己。我记得我很晚才睡着。我看见我的周围放着一堆一堆的黄金。我念念不忘美丽的伯爵夫人。说来惭愧，我必须承认，伯爵夫人完全掩盖了那个命中注定要干活和过清寒生活的质朴、纯洁的少女的形象；可是第二天早晨，透过我惺忪的睡眼，那温柔的法妮又仪态万方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里又只有她了。"

"您要喝一杯糖水么？"子爵夫人打断了但维尔的话说。

“好的，”他答道。

“可是您所讲的事情，我看不出来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子爵夫人一边打铃，一边说。

“岂有此理！”但维尔咒骂了一声，“我这就可以叫卡米叶小姐醒过来，告诉她说，她的幸福以前确实操在高布赛克老爹的手上；但这个老家伙活了八十九岁死了，因此雷斯托先生不久就要接受一笔很可观的财产。这一点需要解释明白。至于法妮·马尔沃呢，您是认识的，她就是内人！”

“这个叫人疼爱的孩子，”子爵夫人应声说，“他一向坦率直言，哪怕在大庭广众中，也要提这件事的！”

“我还要把这件事高声对全世界说呢，”那诉讼代理人说。

“喝吧！喝吧！但维尔老朋友。您永远只能是最幸福、最善良的人。”

“我刚才听您讲到海尔德街，您到了一个伯爵夫人家里。”那舅父抬起睡眼惺忪的头来高声说。“那伯爵夫人后来怎样了？”

“我和那个老荷兰人谈话之后，过了几天工夫，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但维尔接着说。“我获得法学士学位，跟着就当了诉讼代理人。那守财奴对我更加信任。他遇到难于处理的生意，就不花一文，找我商量，他要有一些稳妥的材料才做这些生意，但在所有行家看来，那些材料都是不可靠的。这个人，无论谁的话他都不愿意听，对我的意见却可以说言听计从。不错，我的意见对他也一向是非常合适的。后来，在我工作了

三年的事务所，我终于升任首席帮办，离开了砂岩街那所房子，住到我的老板那里。他供膳宿，每个月还给我一百五十法郎。这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当我向那个放高利贷的人告辞的时候，他没有对我表示友好，没有表示惜别，也没有叫我去看他；他只是这样望了我一眼，在他身上，这目光仿佛透露出他有先见之明。一星期后，我的老邻居前来看我，他带给我一个相当难办的案件，一个没收产权的案件；他继续一毛不拔，要我提供谘询，一点不难为情，如同已经付过手续费一样。我的老板本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酒色之徒，手头十分拮据，第二年年底，一八一八到一八一九年之间，不得不出盘他的事务所。当时，诉讼事务所的出盘费虽然不象现在涨得这么高，我的老板依然把他的事务所出盘，索价不过十五万法郎。一个又勤恳、又有学问、又聪明的人，支付了这笔款子的利息还可以生活得很体面。只要他赢得别人的信任，在十年之内就能偿还这笔款子。我呢，我不过是努瓦荣①一个小市民的第七个孩子，一个铜子也没有，在社会上只认识高布赛克老爹一个财主。一种野心勃勃的思想，和一线难以明言的希望，鼓励我去找他。因此，一天晚上，我便缓缓地朝砂岩街走去。当我敲着这间黑屋子的房门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我记起了以前老守财奴对我说过的种种话，我当时绝没想到踏进这个门槛就感觉到的忧虑竟这样厉害。我就要象许多别的人一样哀求他了。'不，不，'我心想，'一个正直的人在无论什么地方都应该知道自

① 努瓦荣，法国贡比涅地区瓦兹省一地名。

重。犯不上为了一份家产而卑躬屈节，我要象他那样一是一、二是二。’

“我迁出砂岩街后，高布赛克老爹不愿意有人住在他的隔壁，便把我的屋子租了下来；他那房门的正中又开了一个装有铁栅的小窗洞。他看清楚了我的面孔之后才给我开门。

“‘怎么样，’他低声细气对我说，‘你的老板把他的事务所出盘啦。’

“‘您怎么会知道？他只对我一个人提到过这件事情。’

“那老头儿的嘴向两旁一咧，完全象拉开了帘子一样。这无声的微笑又伴以冷酷的目光。他停了一会儿，这时我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随后他用一种冷淡的口气说：

“‘否则你就不会上我这里来了。’

“‘高布赛克先生，您听我说，’我接着说，面对着这个用毫无表情的眼睛盯着我的老头儿，他那眼睛射出的青光使我方寸扰乱，我强作镇静。

“他做了一个手势，仿佛对我说：‘你说吧！’

“‘我知道要打动您的心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不想枉费口舌，把一个身无分文的事务所帮办的处境详细讲给您听。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在这世上也只有您的心才能理解我的前途。咱们不讲什么心吧。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当作写小说，无病呻吟。我把事实讲一讲：我老板的事务所在他手里每年约摸有二万法郎收入；可我相信到了我手里会挣到四万。他想盘进十五万法郎。我觉得，’我敲敲我的前额说，‘如果您能够把这个事务所需要的款子借给我的话，十年

之内我就可以把债务还清。’

“‘这才算是会说话。’高布赛克答道，他把手伸过来，握了握我的手。‘我做这项生意很久了，’他接着说，‘可是从来还没有人把来访的动机对我说得这样清楚明白。有没有保证？’他一边说，一边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没有，’他停了一会儿补充说，‘你今年二十几了？’

“‘再过十天就是二十五岁了，’我答道，‘不然的话，我便无权做这桩交易。’

“‘对！’

“‘怎么样？’

“‘也许行。’

“‘说真的，得赶快办；否则就会有人抬高价钱了。’

“‘明天早晨把你的出生证明拿来，我们再谈你的事情；我给你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到了老头那里。他拿了那份证明书，戴上眼镜，咳嗽一声，吐一口痰，披上他的黑大氅，把区公所开的证明书全部看完。跟着他将那证明书翻过来掉过去又看了半天，瞧了瞧我，再咳嗽一声，在椅子上折腾了一下，最后他对我说：

“‘这桩买卖咱们要设法作成它。’我打了一个寒噤。‘我放款要五分利息，’他又说，‘有的时候要十分、二十分、五十分。’听了这句话，我的脸都白了。‘可是，咱们是熟人，我只要一分二厘半……’他犹豫了一下。‘好的，我只要你一分三的年息。你觉得合适吗？’

“‘可以，’我答道。

“‘可是如果你觉得太高的话，’他又说，‘你就说话啊，格罗蒂斯①！（他时常跟我打趣，管我叫格罗蒂斯。）要你一分三的年息，因为我是一个做买卖的人；你要考虑付得出付不出。我不喜欢一个人碰到什么都点头，是不是太高了？’

“‘不太高，’我说，‘我多咬咬牙就对付过去了。’

“‘我明白！’他一边说，一边用狡猾的目光斜视着。‘你的主顾会替你付这笔利息的。’

“‘不，您说到哪儿去了！’我大声说，‘我自己来付。我宁愿砍掉我的手，也不能敲榨别人！’

“‘听便吧！’高布赛克老爹说。

“‘手续费是明文规定的，’我接着说。

“‘业务协商、延缓付款、诉讼、和解等案件的手续费可没有明文规定，’他继续说，‘到时候你可以看事情的大小，为你所作的谈判、奔走、起草文件、诉讼书、以及你所说的废话，收取别人一千法郎，甚至六千法郎。你要懂得找这样的事情办理。我要向别人推荐你，说你是最博学、最精明的诉讼代理人，我要把这类案件多多介绍给你，让你的同业眼红得要死。我的同业韦布律斯特、帕尔马、羊腿子，会把没收产权的案件都交给你承办；天晓得他们有多少这样的案件！这样你就有两批主顾，一批是你出钱盘进的主顾，一批是我介绍给你的主顾。这样，我借给你的十五万法郎，你就差不多应该给我一分五利

---

① 格罗蒂斯（1583—1645），荷兰法学家及外交家。

息啦。’

“‘就依你的，可是不能再添了，’我说，象一个不肯多让一步的人那样坚决。

“高布赛克老爹的态度变得温和了，他似乎对我感到满意。

“‘我要把受盘费亲自交给你的老板，’他又说，‘这样可以在价钱和保证上面得到一种十分可靠的优先权。’

“‘噢！保证上面，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还有，你给我开十五张空白背书的期票，每张票一万法郎。’

“‘只要这两项价值有保证就成。’

“‘不！’高布赛克没有等我说完，就抢着叫道，‘你不相信我，为什么要我相信你呢？’我不吭声。‘还有，’他用一种好好先生的口气说，‘只要我在世一天，你就替我办事，不收手续费，行吗？’

“‘可以，只要不用替您垫款。’

“‘对！’他说，‘还有一件，’那老头儿接着说，他的脸上好不容易露出一派好好先生的神气。‘你让我来看你吗？’

“‘我随时都欢迎您。’

“‘很好，可是早上来也不容易。你有你的事儿，我也有我的。’

“‘晚上来好了。’

“‘噢，不！’他急忙地答道，‘你该到交际场里走走，看看你的主顾，我也有我的朋友，在我常去的咖啡店里。’

“‘他也有朋友!’我想道。‘那么,’我说,‘为什么不在用晚饭的时候来呢?’

“‘你说得对,’高布赛克说,‘五点钟,从交易所回来的时候。好的,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我来看你。我们象一对朋友那样聊聊我们的生意经。哈!哈!有的时候我也很快活的。你给我准备一只鹧鸪翅膀和一盅香槟酒,我们就可以聊天了。我晓得不少事情,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这些话能使你认识男人,特别是女人。’

“‘就给您准备鹧鸪和香槟酒。’

“‘别乱花钱,不然的话我就不信任你了。家里不要搞大排场。雇一个上年纪的女用人,一个就够了。我要去看你,看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在你的身上投了资,咦!咦!我必须打听打听你的买卖好不好。好吧,今天晚上同你的老板一起来吧。’

“‘您能不能告诉我,假如这样问不太冒昧的话。’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对那个矮小的老头说,‘在这桩交易上面,我的出生年月有什么关系吗?’

“若望-埃斯泰·冯·高布赛克耸耸肩膀,狡黠地微微一笑,回答我说:‘年轻人多么傻啊!你听我说吧,诉讼代理人先生,因为你也得知道这件事情,免得让自己吃亏。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正直和才干还可以算是一项保证。过了这个年纪,就再不能相信一个人了。’

“他说完把门关上。三个月后,我当了诉讼代理人。

“不久我就很幸运,能够替您,夫人,办理收回您的几处产

业的案件。这几桩案件的胜诉使我出了名。我虽然要付给高布赛克很高的利息，但不到五年工夫我便把债务还清了。我一心一意爱法妮·马尔沃，我和她结了婚。我们的命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成就都很一致，这更增加了我们彼此间的感情。她的一个叔叔，是一个发了财的农户，死后遗下七万法郎给她，这笔遗产帮助我还清了债务。从这时起，我的生活便一帆风顺，得心应手了。别再讲我啦，一个幸运的人是最讨厌不过的。让我们再回过来谈谈上面讲到的人物吧。我盘下事务所一年之后，有一次几乎硬被人拉去参加一次单身汉午餐。这顿饭是我的一个同学和一个当时在高等社会里风头十足的青年打赌，他赌输了受罚请的。特拉伊先生是当时的纨袴子弟之花，名气很大……。”

“他现在依然很有名气，”德·博恩伯爵打断诉讼代理人的话说，“说到服饰讲究、驾二轮敞篷马车，谁也不及他。马克西姆的本领就是能赌、能吃、能喝，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漂亮。他善于相马、选帽、评画。所有女人都想他想得发疯。他每年都要花十万法郎左右，可是谁也没有看见他有一片房产，或者持有一张公债息票。马克西姆·德·特拉伊伯爵是我们客厅里、闺房里、马路上的游方骑士的典型，一种半男半女的雌雄两性动物。他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做不好；让人害怕，又让人瞧不起；什么都懂，又什么都一窍不通；既能行善，也能作恶；有时卑鄙，有时高尚；说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还不如说是遍体污泥；挂虑多而悔恨少；只忙着消化吃下去的东西，却不肯开动脑筋；装出对什么都很热情，其实什么

都感觉不到。他是一只光彩夺目的环，可以把苦工狱和上流社会扣结在一起。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属于一个十分聪明的阶级，从那个阶级里有时可以跳出一个米拉波、一个皮特、一个黎塞留，但在更多的时候，它给社会送来德·豪亨① 伯爵、富基埃-丹维尔②、柯瓦涅尔③ 之流的人。”

但维尔听完了子爵夫人哥哥的这番话之后，便接着说：“我有一个主顾，那倒霉的高老头，时常对我提到这个人物。有好几次我在社交界碰到他，我都躲开了，免得和这样危险的人物交朋友。可是我的同学苦苦央求我，要我参加他们的午餐，我若不去呢，就难免叫人说我假正经了。夫人，您很难想象单身汉的午餐是怎么一回事。这是少有的阔绰和讲究，真是吝啬鬼的豪举，这个吝啬鬼想挣面子，要当一天阔人。进门的时候，看见餐桌上摆得整整齐齐，什么银器啦、水晶餐具啦、麻布餐巾啦，光彩夺目，令你惊异。这里生命正在全盛时期：年轻人个个风流潇洒，他们微笑着，低声说着话，好象妙龄的新妇；他们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纯洁无瑕。两小时后，这里却仿佛变成激战之后的战场了：到处都是打碎的玻璃杯，脚下踩过的、弄皱了的餐巾；动用过的菜叫人看了作呕；接着，又听到使人头痛的叫嚷，打情骂俏的干杯，连续不断的讥讽和恶

---

① 德·豪亨伯爵（1763—1823），曾于一七九二年派人暗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

② 富基埃-丹维尔（1746—1795），法国大革命时的检查官，后死于断头台上。

③ 柯瓦涅尔（1779—1831），法国著名的大骗子，后被判终身苦役。

俗的玩笑；红得发紫的脸庞、燃烧着火焰的眼睛再也没有一点儿表情，无意中吐露的知心话却什么都说出来了。在这人声鼎沸中间，有人打破酒瓶，有人哼着小调；彼此拌嘴挑衅，不是搂成一团，便是动手厮打；鼻子嗅到杂有百样气息的难堪的气味，耳畔听到杂有百种声音的叫嚷；每个人都再也不知道吃的什么，喝的什么，说的什么了；有些人愁眉不展，有些人信口开河；这一个害了偏执狂，把一句话反复念叨，象一口有人摇动的钟；那一个想控制住混乱；最谨慎的人建议大吃大喝。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走进来，他一定以为撞见了一次酒神的狂宴。

"就在这样的一场混乱当中，特拉伊先生想用甜言蜜语博取我的欢心。我的头脑还相当清醒，防备着他。他呢？虽然装出醉得可以的样子，其实非常清醒，一心盘算着他自己的事儿。果然，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九点钟左右从格里尼翁酒家的厅堂走出来的时候，他把我完全迷住了，我答应第二天领他到高布赛克老爹那里去。荣誉、德行、伯爵夫人、正直妇人、不幸等词儿，亏了他那张涂了蜜的嘴，在他的话里仿佛有一种魔力。第二天早晨醒来，想追忆一下前一天夜里我干了什么事情，我的思想怎么也联贯不起来。最后，我似乎明白了，我的一个主顾的女儿，要是她不能够在当天上午找到约摸五万法郎的话，就可能名誉扫地，受到她丈夫的轻视，失去她丈夫的爱情，这里面有欠下的赌债、马车行的账，还有不知道花费在什么上的钱。我那个风流倜傥的同席青年向我保证，她很富有，只要节约一下，几年工夫便可以把她的财产就要受到的亏损弥补过来。这时我才开始猜到我的同学苦苦求我的原因。说

来惭愧，我全没想到高布赛克老爹十分需要和这个纨袴子弟言归于好。我正在起床的时候，特拉伊伯爵走进来了。

"'伯爵先生，'我们寒暄几句之后，我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需要我把您介绍给冯·高布赛克，这个最有礼貌、最和气的资本家。假如他有钱的话，或者不如说，假如您能够给他相当的保证的话，他一定会借钱给您的。'

"'先生，'他答道，'虽然您曾经答应过我，可我没有这个意思，认为您非帮我的忙不可。'

"'岂有此理！'我心里想，'莫非我要让这个家伙说我讲话不算数么？'

"'我昨天对您说过，很不凑巧，我跟高布赛克老爹闹翻了，'他继续说，'可是，现在刚刚过了月底，在巴黎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一下子拿出十万法郎来，因此昨天晚上，我烦您代我向他说情。不过现在别再提这件事了……。'

"特拉伊伯爵用一种客气中带侮辱的神情瞧了瞧我，准备离去。

"'我马上可以带您去，'我对他说。

"我们来到砂岩街的时候，这个花花公子东张西望，他那种聚精会神、焦躁不安的样子很使我惊奇。他的脸色一会儿灰白，一会儿红，一会儿黄，而当他望见高布赛克住的那所房子的大门的时候，竟有几滴汗珠儿从他的前额上沁出来。我们走下四轮马车的当儿，一部出租马车进了砂岩街。那年轻人苍鹰一般的眼睛看出马车里头坐着一个妇人。一种近乎野性的快乐表情顿时使他脸上生光，他招呼一个过路的小

孩，让他牵着他的马。我们就上楼到放高利贷的老头那里去。

“‘高布赛克先生，’我对他说，‘我给您介绍我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我随即附着老头儿的耳朵说：我防备着他，跟防备一个魔鬼一样。）请您看我的面子，再帮帮他的忙（按照一般的利息），解救解救他吧！（只要这件事情对您合适。）’

“特拉伊先生对那个高利贷者鞠了一躬，坐下来，摆出一副奉承的态度听他说话，您看见他那种风流潇洒的卑躬屈节也会受感动的；但是那高布赛克始终坐在炉火边他的椅子上，一动不动，没有一点儿表情。高布赛克的模样和晚上在法兰西剧院的列柱中间看见的伏尔泰雕像很相似；他微微掀起头上戴着的破旧鸭舌帽，仿佛还礼的样子，露出一点点黄色的脑门，更显得和那座大理石像逼肖。

“‘我的钱只借给我的主顾，’他说。

“‘您因为我把家产在别处花光，而不花在您这里，觉得很生气吗？’伯爵笑着回答。

“‘把家产花光！’高布赛克用一种讽刺口吻说。

“‘您要说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就没有家产可花了么？可是我敢说在巴黎，您决不能找到一份比我更雄厚的资本。’那个服饰讲究的人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这种有几分严肃的打诨却没有力量感动高布赛克。

“‘我不是龙克罗尔、德·玛赛、弗朗舍西尼、旺德奈斯弟兄、阿瞿达-潘托式的人物，一句话，不是巴黎城中风头最足的大人物的知心朋友么？我在赌场中跟您认识的一个王子和一

个大使合伙。'我在伦敦、在卡尔斯巴德、在巴登、在巴斯①都有收入。这不就是最辉煌的事业么?'

"'不错。'

"'您拿我当作一块海绵，天杀的！您鼓励我在社交界里把自己吹胀，好在我拮据的时候挤干我；可是您也是海绵，死神也要挤干您。'

"'可能。'

"'没有喜欢挥霍的人，您会成为什么人呢?咱们两个就象灵魂和肉体一样，谁也离不开谁。'

"'对！'

"'来，咱们握一握手，好高布赛克老爹，如果我说得不错、正确而且可能的话，您就大方点吧。'

"'您上我这儿来，'那高利贷者冷冷地答道，'是因为吉拉尔、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他们的肚子里都填满了您的期票，他们拿着您的期票到处去兑现，宁愿赔上百分之五十；但是，他们大概只拿出了票面价值的一半，这些票面值不了百分之二十五。办不了啊！一个负了三万法郎的债而连一个铜板都没有的人，'高布赛克接着说，'我就是借给他一个子儿，不也叫人家笑话么？前天晚上在纽沁根男爵家的舞会上，您又输了一万法郎。'

"'先生，'伯爵答道，大模大样地瞪着那老头儿。'我的事情您甭管。没有到期的债，不能算欠。'

---

① 卡尔斯巴德在美国，巴登在德国，巴斯在英国。

“‘不错！’

“‘我的期票准能兑现。’

“‘可能！’

“‘而现在呢，您我之间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只要知道我来问您借的款子有没有充分的保证。’

“‘对！’

“出租马车在门口停下的声音传到了屋里。

“‘我去找一件东西来，也许能使您满意。’那年轻人嚷道。

“‘我的孩子！’等那个借债的人走出去之后，高布赛克嚷道，一面站起来，向我张开两只胳膊。‘要是他有值钱的抵押品拿来的话，你就救了我的命了！我真要高兴死了。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以为耍了我一下。幸亏你，今天晚上，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取笑他们一番了。’

“那老头儿的开心有几分叫人害怕。他在我面前流露感情仅有这一次。这种欢乐虽说稍纵即逝，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请你别走，’他补充说。‘我虽然带着武器，弹无虚发，不愧是一个当年打过老虎，在甲板上拼过你死我活的人，可是我还得防备这个文雅的混蛋。’

“他走去重新坐下，这次他坐在写字台前面的安乐椅上。他的脸色又变得苍白和安静了。

“‘噢！噢！’他朝我转过身来，又说，‘你大概就要看见我从前和你提到过的那个美人儿了，我听见过道上有贵族气派

的脚步声。'

“那青年果然挽着一个妇人回来。我认出这位伯爵夫人是高里奥老头的两个女儿之一，高布赛克以前曾给我描摹过她起床的情景。伯爵夫人起先没有看见我，我站在窗口，脸朝着玻璃。她走进高利贷者潮湿阴暗的屋子时，带着一种疑惑的神气瞧了一下马克西姆。她长得十分俏丽，虽然她犯了过失，我还是怜惜她。极度的忧虑扰乱了她的心，她的高贵和自负的容貌流露出一种掩饰不住的痉挛的表情。这个青年已成了她的丧门神。我佩服高布赛克，他在四年前凭着一张期票就看出了这两个人的命运。‘大概，’我心里想，‘这个长着天使面孔的魔星正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支配着她，撩动她的虚荣心、忌妒心，引诱她在交际场中寻欢作乐。’”

“这个妇人的德行，”子爵夫人高声说，“恰巧变成了他的武器；他叫她流过多少相思的眼泪，他晓得怎样在她心里激起女子慷慨的天性，他又利用她的痴心，要她出高价来买得罪恶的欢笑。”

“我得坦白告诉您，”但维尔说，他并没有明白子爵夫人给他使的眼色，“我对这个不幸人儿的命运并不感到难过，不管她在众人眼中是如何出色，在知道她的心事的人眼中是如何可怕；不，我不觉得难过，可是当我端详着杀害她的凶手的时候，我却感到万分厌恶，这个青年的前额是多么纯净，那张嘴又多么鲜妍，微笑多么文雅，牙齿多么洁白，他就象一位天使。此刻他们两人站在裁判官面前，这个裁判官打量着他们，仿佛十六世纪一个多明我会修士，在异教裁判所的地下室里窥视

两个摩尔人被拷打的情形一样。

“‘先生，有没有办法拿这些钻石变换现款呢？我可要保留将来赎回的权利。’她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把盒子递给高布赛克。

“‘可以的，夫人，’我走出来插嘴回答她说。

“她瞧了我一眼，认出是我，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她扫了我一眼，无论在哪个国度，那意思都是说：‘住嘴！’

“‘这种买卖，’我继续说，‘我们叫作活卖，就是将动产或不动产在议定的时期内转让给别人，期满后物主可以用商定的代价将原物赎回。’

“她的呼吸比较自如了。马克西姆伯爵皱了皱眉头，他预料这么一来，那高利贷者就会给这些钻石少出一点价钱，因为钻石正在落价。高布赛克声色不动，拿起他的放大镜，默默地打量着这盒钻石。即使我活到一百岁，我也不会忘记在他的脸上看见的情景。他那苍白的两颊顿时红润起来；他那双仿佛反射出钻石的闪烁的眼睛光芒四射。他站起来，走到亮处，把钻石凑近他那牙齿脱落的嘴，好象要将它们吞下去似的。他嘟嘟哝哝，把手镯、坠子、项链、发环，逐一拾起，在日光底下看清楚它们的色泽、白净程度、大小；将它们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回去，又拿出来，翻来复去，让它们从各个角度放射光芒；他再也不象老人，却象个小孩，或者不如说，同时又象孩子又象老人。

“‘漂亮的钻石！大革命前，大概可以值到三十万法郎。色泽多么匀净！戈尔康达或维萨蒲耳① 出产的地道的亚洲钻

石！你们知道这些钻石的价值吗？你们不知道，不知道，在巴黎，只有高布赛克会鉴别这些东西。在帝国时代，要打一件这样的首饰，也得花二十万法郎。'他做了一个表示不屑的手势，接着说：'现在钻石一天天落价，停战以后巴西贩来很多钻石，市场上充斥着比印度钻石色泽较次的货色。女人现在在宫廷里才佩戴钻石首饰。夫人进宫去吗？'

"他一面说出这些令人胆寒的话，一面却怀着说不出的快活心情将钻石一颗一颗加以审视：

"'没有毛病，'他说。'这儿有一点毛病。这儿有一个瑕疵。漂亮的钻石。'

"他那张灰白色的脸让这些宝石的光芒照得这样清晰，我要把它比作外省小客店里那些发绿的旧镜子，它们承受白昼的光辉，却反射不出来。胆敢对镜自照的旅客一看，却是一个脑溢血患者的脸。

"'怎么样？'伯爵一面说，一面拍拍高布赛克的肩膀。老小孩打了一个寒噤。他把他的玩艺儿放下，搁在办公室桌上，坐下来，他又变成了高利贷者，又硬、又冷、又滑，活象一根大理石柱子。

"'您要多少钱呢？'

"'十万法郎，三年为期，'伯爵说。

"'行！'高布赛克一面说，一面从一只桃花心木盒子——这是他的珠宝盒子！——中拿出一座毫厘不爽的天平来。他

① 戈尔康达和维萨蒲耳都是印度著名的钻石产地。

约摸估量一下（天知道他怎么个估量法！）金托儿的重量，就称起宝石来了。在称宝石的时候，那放债人脸上又喜又狠，两种表情相持不下。伯爵夫人惊惶不安，我觉得她还算不错，她似乎估量到她跌下去的深渊有多深。在这个妇人的灵魂里还存有悔恨的心情；也许只要使一下劲，大发慈悲拉她一把，就可以把她救出迷途。我试了一试。

“‘这些钻石是您的么，夫人？’我用一种清晰的声音问她。

“‘是的，先生，’她答道，用傲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快写活卖字据吧，多嘴的家伙！’高布赛克对我说，一面站起来指着他的办公桌叫我坐到那里。

“‘夫人一定是结了婚的吧？’我追问一句。

“她使劲点点头。

“‘我不写活卖字据了！’我高声说。

“‘那又是为什么？’高布赛克说。

“‘为什么？’我接着说，一面把老头儿拉到窗口，低声对他说话。‘这个妇人没有得到丈夫允许不能够签订契约，活卖字据将来无效，文件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的事实，您不能够推说不知道。因此将来您只好把存放在您那里的钻石拿出来，它们的重量、价值、大小都是填写得清清楚楚的。’

“高布赛克点一点头，打断了我的话，转身朝那两个有罪的人走去。‘他说的对，’他说，‘办法完全改变了，我给你们八万法郎，你们把钻石给我留下。’他用一种低沉而温柔的声音说，‘作为动产，拿在手中才算自己的东西。’

“‘可是……’那年轻人争辩道。

“‘卖不卖听便，’高布赛克一边说，一边把珠宝盒子交还伯爵夫人，‘我要冒的风险太大了。’

“‘您还是求求您丈夫吧，’我欠身凑到她的耳边对她说。

“不用说，那高利贷者瞧见我嘴唇的动作，明白我说了些什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年轻人的脸变成土色。伯爵夫人犹豫不决，这是显然的。伯爵走到她的身边，他说话的声音虽然很低，可是我还是听到了：‘永别啦，亲爱的阿娜斯塔齐，但愿你快活过日子！我呢，到了明天，我就再也没有任何忧虑了。’

“‘先生，’那少妇高声对高布赛克说，‘我把钻石卖给您吧。’

“‘决定了么！’那老头儿接着说，‘您的买卖真不容易作啊，漂亮的夫人。’

“他签了一张五万法郎的法兰西银行支票交给伯爵夫人。

“‘现在，’他带着微笑说，这微笑同伏尔泰的微笑非常相似，‘我拿三万法郎的期票补足这个数目，这些期票的信用是不成问题的。这是金条。这位先生刚才还对我说：*我的期票准能兑现*。’他补充说，同时把伯爵开的一束期票递给伯爵夫人。这些期票都是在前一天，他的一个同业兑票时退回来的，这同业一定用很低的价钱卖给了他。那年轻人吼叫一声，其中有一句话听得清清楚楚：‘老混蛋！’

“高布赛克老爹连眉头都不皱一皱，他从一只纸盒里拿出一对手枪，冷冷地说：‘作为受到侮辱的一方，我有权先

开枪。'

"'马克西姆，你应该向这位先生道歉，'伯爵夫人浑身发抖，轻轻地说。

"'我没有侮辱您的意思，'那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很明白，'高布赛克安静地说，'您的意思只是不想兑您的期票。'

"伯爵夫人站起来，施过礼就走了，不用说心里非常难过。特拉伊伯爵不得不跟随着她；但是在出门之前，他又说道：

'假如有一句话走漏出去，两位先生，我就要你们的命，或者把我的命送给你们。'

"'阿门，'高布赛克回答，一面把手枪放好，'你要流血，也得有血啊，我的孩子，可是你的血管里只有烂泥。'

"当房门关上，那两部马车也开走了的时候，高布赛克站起来，手舞足蹈，反复说着：

"'钻石是我的了！钻石是我的了！漂亮的钻石！宝贵的钻石！还很便宜呢。哈！哈！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你们以为高布赛克老爹上了你们的当！Ego sum papa！① 我是你们众人的老师啦！全部兑现！今天晚上，当我在斗骨牌休息的当儿，把这桩买卖告诉他们的时候，看他们的傻样子吧！'

"将几块白石子捞到手，便产生了这种阴暗的快乐，这种野蛮人的凶残，真是使我毛骨悚然。我说不出话来，愣住了。

"'哈！哈！你在这儿，我的孩子，'他说，'我们一起吃晚

① 拉丁文：我是教皇！也可解释为：我是爹爹！

饭。咱们上你家里吃，我没有家。所有这些饭馆老板，他们的汤汁、他们的酱油、他们的葡萄酒，鬼吃了也要中毒的。'

"我脸上的表情使他突然恢复了原来冷淡无情的态度。

"'你无法理解这种事情，'他对我说，一面在火炉旁边坐下，将他盛满牛奶的小白铁锅放在暖炉上面。'你和我一起吃早点吗？'他接着说，'也许够咱们两个人吃的。'

"'谢谢，'我答道，'我要到中午才吃饭。'

"这时候，过道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在高布赛克屋子前面的楼梯口停下来，在房门上敲了几下，显得气势汹汹的样子。高利贷者走到小窗口去望了一下，开门让一个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进来，不用说他觉得这个人是不会伤害他的，虽然他正在生气。不速之客服装很朴素，有几分象已故的黎塞留公爵；这就是伯爵，你们和他一定碰过面，他有（请恕我无礼）你们圣日耳曼区政治家的那种贵族派头。

"'先生，'他镇静过来之后对高布赛克说，'我的妻子是从这儿出去的吗？'

"'可能。'

"'真是，先生，您听不懂我的话么？'

"'我无缘和您太太相识，'那高利贷者答道，'今天早晨这里来过很多客人：有女的、有男的，有很象少爷的小姐，有很象小姐的少爷。很不容易……'

"'少开玩笑，先生，我说的是刚刚从您这里走出去的那个女人。'

"'我怎么晓得她是您的妻子呢？'那高利贷者问道，'我还

不曾有幸会见您。'

"'您弄错了，高布赛克先生，'伯爵带着一种浓重的讽刺语调说，'有一天早晨，在我妻子的卧室里，我们会过面。您来兑一张用她的名字开的期票，钱可不是她借的。'

"'我没有工夫去打听她是怎样收下这笔款的，'高布赛克反驳说，狡猾地看了伯爵一眼。'我给我的一个同业将这张期票贴了现。而且，先生，'那个资本家一点也不激动，不慌不忙地说，一面将咖啡倒在牛奶罐里面。'请您允许我告诉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您有权利上我这里来教训我：我从上个世纪六一年起就成人了。'

"'先生，您刚刚用贱价购买了我们家传的钻石，这些钻石的所有权不属于我妻子。'

"'我虽然觉得没有义务让您知道我的买卖的秘密，可是我不妨对您说，伯爵先生，假如您的钻石让伯爵夫人拿走了的话，您应该发一个通告，通知珠宝商别收买它们，她可能把这些钻石拆散变卖。'

"'先生！'伯爵嚷道，'您认识我的妻子。'

"'确实。'

"'她应该听从丈夫支配。'

"'可能。'

"'她没有权利出卖这些钻石……'

"'对。'

"'那么，怎么样，先生？'

"'怎么样，先生，我认识您的太太，她应该听从丈夫支配，

我不反对，她听从好些人支配呢；不过，——我——没有——见过——您的钻石。伯爵夫人既然会签发期票，她自然也会做买卖，购买钻石，买进来又卖出去，这事并不希奇。'

"再会，先生，'伯爵气得脸色煞白，嚷道，'还有法庭呢！'

"'对。'

"'这位先生，'他指着我说，'就是这桩买卖的见证人。'

"'可能。'

"伯爵正要出去。我突然感到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于是挺身出来替这两个针锋相对的人调处。

"'伯爵先生，'我说，'您的话很有道理，高布赛克先生也一点没有错。您要对收买钻石的人提出控诉，就不能不牵涉到您的太太，这件事情宣扬出去，丑名就不仅落在她一个人身上。我是个诉讼代理人，不仅我的职务，尤其是我本人，要我对您声明，您所说的钻石是高布赛克先生当着我的面买下来的；但我认为您如果否认这桩买卖的合法性，那就错了，再说，这些钻石也不大容易辨认。讲公平合理，道理是在您这方面；讲法律，您就要吃亏了。高布赛克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会否认他在这桩买卖里占了便宜，尤其是良心和责任都不容许我不把实情说出来。可是您要提起诉讼呢，伯爵先生，谁胜谁负，那就不能预料了。因此我奉劝您和高布赛克先生和解，他可能违反一次惯例，将原物退还给您，可是您总应该把货价还给他。我奉劝您签订一张七八个月为期、甚至一年为期的活卖字据，在这段时间内，您可以设法筹还伯爵夫人借用的那笔款项；不过，如果您愿意现在就提出付款的保证把钻石赎回去，

那当然更好了。’

“那个高利贷者把面包浸在牛奶咖啡里，不理不睬地吃着；可是听到和解这两个字的时候，他瞧了瞧我，仿佛说：‘好小子！我倒没有白教他。’

“我也给他回送了一个眼色，我的意思他十分明白。这件事是毫无把握的，并且卑鄙可耻；非赶快调解不可。高布赛克没有办法否认他买了钻石，我会把事情真相说出来的。伯爵用一个友好的微笑向我表示感谢。他们开始谈判，在谈判中，高布赛克的手段和贪婪，可能使全体折冲樽俎的外交家都穷于应付。谈判之后，我拟了一个借据，上面写明伯爵借到高利贷者八万五千法郎，利息在内，此款归还后高布赛克即将钻石退回伯爵。

“‘这么挥霍无度！’那丈夫在签字时高声说，‘这个深坑怎样去填呢？’

“‘先生，’高布赛克严肃地说，‘您有很多孩子吗？’

“这一问使伯爵打了一个寒噤，那高利贷者仿佛是一个精通医道的大夫，指头一按就按中了要害。那丈夫没有回答。

“‘不用说了，’高布赛克接着说，他理解伯爵有说不出的苦衷，‘您的经历我都背得出来。这个妇人是一个魔道，您也许还爱她；这我可明白，她也打动过我的心。您也许想挽救您的家产，把它留给您的一两个孩子。那好，我劝您到社交界去花天酒地，赌博，把家财花掉，常常来找高布赛克。大家会骂我是犹太人、阿拉伯人、放高利贷的、海盗，骂我害得您倾家荡产！让他们说去好了！假如有人侮辱我，我就把这人打死，打枪

击剑，谁都不及在下。这一点大家知道。此外，您得结交一个朋友，假如您能够碰到一个的话，把您的财产假装卖给他。你们不是管这种买卖叫做委托吗？'他掉过头来问我。

"伯爵似乎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他离开我们的时候说：'款子明天送来，先生，请您把钻石准备好。'

"'这家伙看来傻乎乎的，象个忠厚人，'伯爵走后，高布赛克冷冷地说。

"'还不如说他傻乎乎，象个痴情汉。'

"'伯爵还欠你的手续费呢！'见我向他告辞，他高声说道。

"这一幕戏使我知道一个摩登女性生活中可怕的秘密。几天之后的一个早上，伯爵走进我的办公室。

"'先生，'他说，'我有些重要的事务向您请教，同时我要对您声明，我完全信任您，而且希望现在就向您证实。您给葛朗利厄夫人帮的忙，'伯爵说，'怎么称道都是不过分的。'

"您瞧，夫人，"那诉讼代理人对子爵夫人说，"我不过替您办了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我已经从您那里得到一千倍的报酬了。……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答道：'我不过是尽了一个正直人应该尽的本分罢了。'

"'您知道，先生，我向各方面打听过那个怪人的情况了，'伯爵对我说，'您能有今日的地位，就是靠他的帮助。根据我打听得来的情况，我认为高布赛克是一个犬儒派哲学家。您看他的为人究竟可靠不可靠？'

"'伯爵先生，'我答道，'高布赛克是我的恩人……要我付一分五年息的恩人，'我笑着补充说，'但是他的吝啬不允许我

向一个陌生人如实描绘他的形象。'

"'您说好了，先生，您的坦率对高布赛克和对您自己都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我也不会指望一个凭抵押品放债的人是个天使。'

"'高布赛克老爹，'我接着说，'在心坎里面相信一种原则，他的行为都受到这种原则的支配。他觉得金钱是一种商品，他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将它以高价或贱价出卖，而问心无愧。在他看来，一个资本家对进款锱铢必较、毫不放松，就是以股东的身分预先加入了一切牟利的经营或经济行为。这些金融上的原则和他对于人性的哲学见解，使他表面上一举一动都象一个高利贷者，除开这个原则和这种见解之外，我深深相信，他不做买卖的时候，他是巴黎市内最毫厘不爽和最诚实可靠的人。他身上有两个不同的人：他又是守财奴又是哲学家，又渺小又伟大。假如我死后留下几个孩子的话，我要请他作他们的保护人。以上说的，先生，就是我的经验使我认识到的高布赛克的面目。他过去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他也许当过海盗，他也许走遍了世界，贩卖过钻石或男女，出卖过国家机密，但我坚信，没有一个人的心灵受过象他那样严格的锻炼，也没有受过象他那样重大的考验。在我给他送去最后一笔欠款的那一天，我曾用有几分委婉的口气问他，他要我付出这么大的利息，究竟出自一种什么情感，而且既然我是他的朋友，他想帮我忙，但又没有把好事做到底，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的孩子，让你相信你并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恩惠，你便无需感激我。所以我们现在才是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先

生，我无论对您说什么话，都不如这句话能教您懂得这个人。

“‘我的主意已经打定，决不反悔，’伯爵对我说，‘我要将我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高布赛克，请您替我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文件。我只信任您一个人，先生，请您起草一个附件，在附件上高布赛克声明，这种出售行为是假的，等到我的长子成年的时候，他把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经管的我的财产交还我的长子。现在，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情：我害怕把这份宝贵的文件放在家里。我儿子对他母亲很孝顺，我不敢把附件交给他保存。我能不能请您保管这个文件呢？如果高布赛克不幸去世的话，他就把您立为我的财产的承继人。这样，一切都顾到了。’

“伯爵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十分激动。

“‘请您多多原谅，先生，’他过了一会说，‘我很痛苦，我的健康使我十分忧虑。我最近遇到的烦恼事情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因此我必须采取上面这一重大措施。’

“‘先生，’我对他说，‘我首先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不愿意辜负这种好意，因此我必须让您知道，您这样做就把您的……其他儿女的继承权完全剥夺了。他们也是您家的人，即使他们是您从前爱过而现在失了宠的一个妇人生养的，他们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我向您声明，您托我办的事情，我感到万分荣幸，可是，如果他们的前途没有保障的话，我是不能接受的。’

“这几句话使伯爵颤抖得很厉害。他眼泪夺眶而出，紧握着我的手说：

“‘我以前还没有深知您。您刚才的话使我感到又高兴又难过。我们在附件的条文里把这些孩子应得的遗产定下来吧。’

“我把他一直送到事务所门口，这种正义行为使他感到满意，我似乎看见他露出喜悦的神情。

“你看哪，卡米叶，年轻女人家就是这样堕入深渊的。有时只要跳一回对舞，在钢琴旁边唱一支歌，或作一次郊游，就会酿成天大的祸事。受了虚荣、傲慢的鼓动，轻信人家一个微笑，或者由于疯狂，或者由于糊涂，就弄到身败名裂。羞耻、悔恨和贫穷，这是地狱里面的三个女神，只要妇女们一旦有了过失，就一定马上落在这三个女神的手里……”

“可怜的卡米叶瞌睡得要死了，”子爵夫人打断诉讼代理人的话说，“去吧，好孩子，去睡觉吧，用不着看到这些叫人毛骨悚然的情景，你的心也会保持纯洁和有德行的。”

卡米叶·德·葛朗利厄明白了她母亲的意思，走出去了。

“您的话有点过分了，亲爱的但维尔先生，”子爵夫人说，“诉讼代理人既不是母亲，也不是说教者。”

“可是报上的新闻还要……”

“可怜的但维尔！”子爵夫人打断了诉讼代理人的话说，“想不到您会讲这样的话。您以为我会让我的女儿看报么？请您讲下去吧，”她停了一会又说。

“伯爵把他的产业转移给高布赛克的手续办妥之后，过了三个月……”

“我的女儿不在这里了，您可以把雷斯托伯爵的名字说出

来了，"子爵夫人说。

"好吧！"诉讼代理人说，"这一幕戏过后很久，我还没有收到那个要我保管的附件。在巴黎，诉讼代理人整天忙于应付川流不息的事务，对于主顾们的案子，也只能按照主顾们本人关心这些案子的程度来加以注意，当然，我们特别照顾的案子不在此例。可是，有一天，那高利贷者在我的家里吃晚饭，吃完饭的时候，我说很久没有听到雷斯托先生的消息了，问他知不知道什么原因。

"'原因倒非常清楚，'他回答我说，'这个绅士快要死了。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不知道怎样消愁解闷，最后必然让愁闷憋死。生活是一种劳动，一门手艺，要学会它就非费点劲儿不可。当一个人尝尽了生活的苦头，懂得了什么叫做生活的时候，他的神经就坚强起来，获得一定的韧性，能控制自己的感受性；他把自己的神经锻炼成为钢制弹簧，虽然屈曲却不致折断；肠胃若是好的话，受过这种锻炼的人就会和著名的黎巴嫩柏树一般长寿。'

"'伯爵快死了？'我说。

"'可能，'高布赛克说，'他的继承案件够你做的了。'

"我瞧着这个家伙，想试探他一下，就对他说：'伯爵和我，我们是您所关心的仅有的两个人，请您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因为只有你们才真心信赖我，不要花样，'他回答我说。

"虽然听了这个答复，我能够相信，即使那个附件失落了，高布赛克也不会利用他的地位吞没伯爵的财产，我还是决定

去看伯爵。我借口要办案子，就出门了。我很快到了海尔德街。我被领进一间客厅，伯爵夫人正在客厅里和孩子们玩耍。她听到仆人通报我的名字，便急急忙忙站起来迎接我，然后坐下来，一句话也没有说，用手指着炉火旁边一张空着的安乐椅请我坐。她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假面孔，上流社会的妇女惯于用这种假面孔掩饰她们的情感。忧愁已经使这张脸变得憔悴了：这张脸，现在只剩下往日最动人的秀美轮廓作为她的姿色的见证。

"'夫人，我非和伯爵先生说句话不可……'

"'您以为您比我面子更大么？'伯爵夫人打断了我的话答道，'雷斯托伯爵什么人都不愿意见，几乎连他的大夫都不让进去，也不要人服侍他，连我也不要。病人们的性情真古怪！他们好比孩子一样，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也许跟孩子一样，非常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伯爵夫人的脸红了。我回答的这句话是只有高布赛克才说得出口的，我几乎有点后悔了。

"'但是，'我接着说，想改变一下话题，'夫人，您怎么可以让伯爵先生老是一个人待着呢？'

"'他的大儿子陪着他呢，'她说。

"我尽管凝视着伯爵夫人，这一次她不再脸红了，我觉得她已经下了决心，不让我识破她的秘密。

"'您大概明白，夫人，我决不是贸然前来，'我接着说，'我此行关系重大……'

"我咬了咬嘴唇，觉得我的言语有失。伯爵夫人趁着我说

话造次，马上说。

"'我的利益和我丈夫的利益并没有分开，先生，'她说，'您跟我说还不是一样……'

"'我来谈的事情只和伯爵先生有关，'我坚决地答道。

"'我叫人通知伯爵说您想见他。'

"这种客气的语调、她说这句话时装出来的那副神气瞒不过我，我猜到她永远不会让我见到她的丈夫。我聊了一会工夫，聊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想观察一下伯爵夫人的动静；但是，象所有胸有成竹的妇人那样，她会装得一点破绽都没有，在你们女性身上，这是最险诈的行为了。我敢说，我相信她什么都干得出来，即使杀人也不怕。我这种感觉是由于看到她的前途才产生的，从她的手势、她的眼色、她的态度，直至她说话的声调，都看出这个前途。我离开了她。现在我要给你们讲讲这个不平常的故事的最后几个场面，附带提到那些我在事后才知道的情况，以及高布赛克或我自己的精明使我猜到的细节。

"当雷斯托伯爵似乎在欢乐场中流连忘返，想把他的家财花光的时候，在这对夫妇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争吵的内容无人能够知道，但伯爵对于他妻子的看法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坏了。待他一病不起时，他对伯爵夫人和他两个最小的孩子的憎厌就马上暴露出来；他不许他们进他的屋子，而当他们找个借口走进他屋里的时候，他们这种忤逆行为使雷斯托先生的病势突然恶化，因此大夫再三央求伯爵夫人不要违悖她丈夫的意志。雷斯托夫人看见家里的田地、房产、甚至她当时住

着的公馆，都先后落入高布赛克的手里，对他们的财产来说，高布赛克竟变成了童话里面吃小孩的怪物，她一定明白了丈夫的计划。特拉伊先生被债主们逼得太紧，当时正在英国旅行。高布赛克给雷斯托先生出的主意，对付伯爵夫人的谨慎措施，只有特拉伊伯爵会给她点破。根据我们的法律条文，雷斯托伯爵出卖家产需要有伯爵夫人连署才能生效，据说伯爵夫人拖延了很久，不肯签字，但最后还是签了。伯爵夫人以为她丈夫要把他的财产变成现款，拿这份财产换来的那一小包钞票，也许放在一间密室中，或者交给一个公证人保管，或者存放在法兰西银行。根据她的计算，雷斯托先生必然有一份什么文件，使他的大儿子便于收回他要保留的那些财产，因此她决定把她丈夫屋子周围严密看管起来。她在家里一意孤行，全家都受到这种妇道间谍行为的监视。她整天坐在贴近丈夫卧室的客厅里，从客厅可以听到丈夫的一言一动。夜里，她在客厅里搭一个铺，而且大部分时间都不睡觉。大夫完全倒在她这一边。她这样尽心尽力显得高尚无比。她有那种阴险的人天生的狡诈，善于把雷斯托先生对她所表示的憎厌遮盖起来，假装悲痛装得惟妙惟肖，因此博得大家的称许。有几个假正经的女人，竟然认为她这种行为把她的过失都弥补过来了。不过她眼前总是出现贫苦生活的景象，假如她缺少机智，伯爵一死她就要过这种生活。所以，这个妇人被她丈夫从他辗转呻吟的病榻旁边赶走，却在病榻四周布置了一个玄妙的包围圈。她离他很远，却又很接近他；她失了宠，却又很有势力，表面上她是个忠于丈夫的妻室，实际上却盼望丈夫快

死，好把家产抓到手。她好象田里那种小虫，把流沙堆成螺旋状的圆丘，伏在流沙底下，静听着每一粒沙土落下来，等待着无法逃脱的牺牲者。最严厉的考察风俗的官吏也不得不承认，伯爵夫人有深厚的母爱。有人说，她父亲的死对她是一个教训。她舐犊情深，对儿女绝口不提自己淫乱的生活；他们年纪幼小，因此她得以达到目的，儿女们很爱她；她也使儿女们受到了最良好、最出色的教育。我得承认，我情不自禁地对这个妇人抱着钦佩与同情的心情，高布赛克时常因此而取笑我。那时候，伯爵夫人认清了马克西姆的卑鄙下流，用和着血的泪水补赎自己的过失。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她为了夺回丈夫的财产而采取的措施尽管可憎可耻，但难道那不是出自疼爱儿女和想弥补自己对儿女的过错之心吗？再说，象好些受过激情风暴袭击的妇人那样，她也许感到需要敦品励行，重新作人。也许当她收割她的过错播下的庄稼的时候，她才认识到德行的可贵。年幼的爱乃斯特每次从父亲的屋里走出来，都要受到一次严格的审问，问他伯爵做过什么，说过什么？那孩子认为这是母亲关心丈夫的表示，便尽量满足母亲的愿望，并且不等问他就什么都说出来。我的访问使伯爵夫人受到启发，她把我看作一个代伯爵施行报复的人，便决计不让我接近那个垂死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非常盼望能和雷斯托先生谈一次话，因为我对于附件的下落很不放心；万一它们落到伯爵夫人手里，她就会加以利用，这样，在她和高布赛克之间，便会掀起永远打不完的官司。我深知那高利贷者的为人，知道他永远不会把财产交还伯爵夫人，在这些附件的措词方面有

许多可以挑剔的地方，只能够由我承办。我想消除这种种不幸，便再度去拜访伯爵夫人。”

“我发觉，夫人，”但维尔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对葛朗利厄子爵夫人说，“社会上有一些精神现象，我们注意得还不够。我生性喜欢观察，在我承办的金钱关系诉讼中，激情起着很大的作用，不由得要对这些案件加以分析。我发觉两造的秘密意图和内心的想法几乎总是互相猜测得到的，我每次看到这种情形都惊叹不已。在两个敌手中间，有时双方都有同样清明的理性，同样透辟的智力，跟两个互相看透了心灵的情人一样。因此伯爵夫人和我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虽然伯爵夫人的情感全用最动人的礼貌与和蔼掩饰起来，我却突然明白了她对我反感的原因。因为她必须在我面前把心事都说出来，而一个妇人在一个男人面前不得不脸红的时候，要她不憎恨这个男人是不可能的。至于她呢，她却猜到我虽说是她丈夫所信任的人，她丈夫可还没有把家产交给我。恕我不把我们的谈话全都对您重述一遍，在我的记忆中，这次谈话是我一生中最凶险的斗争之一。伯爵夫人禀性聪慧，她的媚态叫你无法抵御，她有时柔顺，有时高傲，有时百般温存，有时推心置腹；她甚至还想挑动我的心，唤醒我心中的爱情，好来支配我；但她失败了。我向她告别时，突然看见她那双眼睛里有一种憎恨和愤怒的表情，令我不寒而栗。我们不欢而散。她恨不得消灭我，而我呢，我却对她存着怜悯之心，对于某些个性很强的人说来，这种感情就等于最大的侮辱。我最后提出的供她考虑的意见，便流露出这种感情。我告诉她，不管她对这件

事情怎样处理，她还是非破产不可，我相信这句话在她心里一定引起极大的恐怖。

"'如果我能见到伯爵先生，至少您的孩子们的财产……'

"'这么一来，我就要完全任凭您摆布了，'她说，用一个厌恶的手势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之间的问题既然说得这么露骨，我就决定挽救这一家人，使他们不至于在不久以后就忍饥受寒。如果为了达到目的非采取某些触犯法律的手段不可，我也下了决心那么办。于是我作了下面几项准备工作。我对雷斯托伯爵提出控告，追讨一笔伪称他欠高布赛克的款项，我获得了胜诉。伯爵夫人当然把控诉状藏起来，但是在伯爵死后，我却有权查封他的产业了。我买通了伯爵家里一个仆人，他答应我在他主人快要断气的时候，哪怕是在深夜，也赶来通知我，使我能够突然走到伯爵家里，吓唬伯爵夫人说要马上查封伯爵的产业，这样就可以保存那个附件。我事后知道，伯爵夫人一面听着她垂危的丈夫呻吟，一面研究民法。如果在病人卧榻周围的人的思想可以形诸笔墨的话，他们的灵魂会使人看见一幅多么触目惊心的图画！策划阴谋、商讨计划、布置圈套，其动机都是为了争财夺利！这些从本质上来说相当乏味的细节，现在且撇下不谈，可是它们可以使您设想这个妇人的痛苦、她丈夫的痛苦，并且把类似的家庭隐私向您揭露出来。最近两个月来，雷斯托伯爵预料自己必死，始终一个人躺在他的卧室里。一种致命的疾病使他身体和脑力都慢慢地衰弱下去。病人的古怪念头老是在他脑子里转悠，其不近人情之处似乎难以解释。他

不让人收拾他的屋子，拒绝一切照顾，甚至不要人给他铺床叠被。这种极端的麻木不仁的感觉在他的四周留下很深的痕迹；他屋里的家具横七竖八；最精致的器物上都封满尘土，结了蛛网。往日他的一器一物都富丽考究，现在他对着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景象却安之若素。壁炉上、写字台上、椅子上，都堆满了病人需用的东西：空的或满的药瓶，几乎全是脏的；到处乱放的衣服，打碎了的盘子，壁炉前面有一只没有盖好的汤婆子，装满了矿泉水的浴缸。毁灭的感觉在这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的每一个细节里都表现出来。死神还没有侵入人身之前，已经在物件里出现。伯爵非常害怕阳光，百叶窗关闭了，黑暗使这个凄凉的地方更显得悲惨。病人近来消瘦得厉害。只有一双眼睛依旧炯炯发光，似乎生命就蕴藏在那里。他面色惨白，令人望而生畏，加之他始终不肯让人替他理发，平直的头发长得非常长，一绺一绺地紧贴在两颊上，使他的脸色更加显得苍白。他活象一个荒山野岭出家修行的隐士。他不过五十岁①，往日整个巴黎城都艳羡他的风流倜傥、生活美满，忧思却扑灭了他身上一切人类的情感。一八二四年十二月初，一天早晨，爱乃斯特坐在他的床尾，满面愁容望着他。他看了儿子一眼。

"'您难受吗？'年轻的子爵问他。

"'不难受！'他带着令人害怕的微笑说。'一切都在这里，都在这颗心的周围！'

---

① 前面描写一八二〇年时伯爵三十五岁，这里却说他一八二四年有五十岁了，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常出现类似的疏忽。

“他对爱乃斯特指了指他自己的脑袋，然后又用他那只剩下一把骨头的手指紧按着他凹下去的胸部，这个手势使爱乃斯特掉下了眼泪。

“‘为什么但维尔先生不来找我呢？’他问他的贴身仆人。他以为这仆人对他非常忠心，其实这人已完全站在伯爵夫人一边。‘这是怎么回事，莫里斯？’那个垂死的人高声叫道，他突然在床上坐起来，仿佛神智完全清醒了，‘你看，半个月之内，我已有七八次派你到我的诉讼代理人那里去，可是他还没有来，你以为你们可以捉弄我吗？你马上去找他，把他接来。如果你不按照我的话去办，我就起来，自己去……’

“‘夫人，’那仆人走进客厅说，‘您听见伯爵大人的话了，我该怎么办呢？’

“‘你假装到诉讼代理人那里去，回来告诉老爷说，给他办事的那个人为了一件重要的案子，到离巴黎四十里以外的地方去了。你还可以说，他会在本星期末回到巴黎。’

“‘病人往往弄不清自己的病情，’伯爵夫人想道，‘他一定会等这个人回来。’

“大夫在前一天曾经说过，伯爵大概熬不过这个白天。两小时后，当那随身仆役走来给他主人作这个令他失望的答复时，那个垂死的人似乎十分焦急不安。

“‘我的天呀！我的天呀！’他反复说了几遍，‘我只有依靠你了。’

“他久久地望着儿子，最后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对他说：

“‘爱乃斯特，好孩子，你很年轻，可是你心地好，你一定明

白，答应过一个快要死的人，答应过父亲的事情是神圣的。你觉得你能够保守秘密，把它埋藏在你的心里，连你妈都意想不到吗？现在，好儿子，在这个家里，我能够信赖的人只有你了。你不会辜负我的信任吗？'

"'不会的，父亲。'

"'好的，爱乃斯特，一会儿我把一个封好的包裹交给你，那是但维尔先生的东西，你把它好好地保存起来，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藏有这包东西，你找个机会溜出公馆，把这包东西投送到街口的邮政分局去。'

"'好的，父亲。'

"'你能替我办这件事吗？'

"'能办，父亲。'

"'来亲亲我吧。你能这样，我死也死得舒服一点，好孩子。六七年后，你就会明白这个秘密多么重要，那时候你的机智和忠心就会得到很好的报答，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我是多么爱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谁也不要放进来。'

"爱乃斯特走出去，看见他的母亲站在客厅里面。

"'爱乃斯特，'她对他说，'你来！'

"她坐下来，把她的儿子夹在两膝中间，紧搂在自己胸口上，亲吻他。

"'爱乃斯特，你父亲刚才对你讲过话？'

"'是的，妈妈。'

"'他对你说什么了？'

"'我不能说出来，妈妈。'

“‘噢！亲爱的孩子，’伯爵夫人高声说道，热烈地把他的儿子拥在怀里，‘你能守口如瓶使我多么高兴啊！永远不撒谎，说话守信用，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两个原则。’

“‘噢！你多么高尚啊！妈妈！你从来没有撒过谎，你！我知道你一定没有。’

“‘有些时候，亲爱的爱乃斯特，我也撒谎。不错，遇到有些情形，法律也无能为力，我也就不守信用。你听我说，我的爱乃斯特，你不小了，也相当明白事理，你一定会注意到你父亲把我赶开，不要我服侍他，这种事情是不自然的，因为你知道我多么爱他。’

“‘是的，妈妈。’

“‘可怜的孩子，’伯爵夫人一边哭，一边说，‘这场祸是你父亲听信奸人的话闯下的。有一批坏人想将我和你父亲拆开，以便满足他们的贪欲。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家产。你父亲要是身体健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不和不久就会消除，他会听我的话；他心地好，性情和善，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现在他神智不清了，他对我的偏见变成了一个冥顽的念头，变成了一种疯狂，这是他的病引出来的。你父亲对你的偏爱又是他神经失常的一个证据。在他害病之前，你却从来没有注意到他喜欢你胜过喜欢波利娜和乔治。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反常的。他对你的疼爱也许使他想到要把一些事情交给你去办。如果你不想使你的家人破产，我的乖乖，如果你不想让你母亲有一天象叫花子一样去讨饭的话，你就要把什么话都告诉她……’

“‘嘿！嘿！’伯爵大声叫道，他把门打开，几乎赤身露体地

跑了出来，他已经象骷髅一样干瘪，只剩下一层皮了。这一声叫喊在伯爵夫人身上产生了可怕的效果，她一动不动，仿佛惊呆了一样。她的丈夫是多么虚弱，多么苍白啊，似乎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

“‘你使我一生烦恼，现在又使我死不瞑目，你败坏我儿子的理性，教唆他做一个缺德的人。’他用沙哑的声音大声说。

“伯爵夫人走去俯伏在那个垂死的人脚下，一生最后的激动几乎使他变得狰狞可怕，她伏在他脚下泪如泉涌。

“‘开恩吧！开恩吧！’她高声叫道。

“‘你过去可怜过我么？’他问道，‘我任凭你把你自己的财产吃光，你现在还要吞吃我的，使我的儿子倾家荡产吗？’

“‘好吧，别可怜我，不要心软，’她说，‘可是孩子呢！罚您的妻在您死后到修道院过活吧，我一定依您的话去做；我有许多对不起您的地方，我要抵这些罪，您叫我干什么我便干什么，可是请您让孩子们幸福快乐！噢！孩子们呀！孩子们呀！’

“‘我只有一个儿子，’伯爵答道，一面用一个绝望的手势，把他那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胳膊朝他儿子伸过去。

“‘饶了我吧！我悔过了，我悔过了！’伯爵夫人高声叫道，同时吻着她丈夫湿漉漉的脚。她泣不成声，含糊不清的话从她灼热的喉咙里断断续续地吐出来。

“‘你刚才还和爱乃斯特说那些话，现在竟敢说悔过么！’那个垂死的人说，他一脚把伯爵夫人踢翻在地。‘你真使我寒心！’他又说，他的冷淡使人觉得可怕，‘你当女儿就不孝顺，

当妻子又不守妇道，当母亲一定也不会教育儿女。'

"那不幸的妇人晕了过去，倒在地上。那个垂死的人回到床上，躺卧下来，几个钟头后就失去了知觉。教士来给他做了圣礼。他断气的时候正在午夜。早上那一场吵闹把他最后的力气都用尽了。我在午夜和高布赛克老爹赶到。我们趁着家里乱作一团，一直闯进通往死者卧室的小客厅，我们看见三个孩子满面泪痕，两个要在夜里守灵的教士把他们夹在中间。爱乃斯特迎上前来，对我说他母亲要单独待在伯爵屋里。

"'请您别进去，'他说，他的语调和手势都十分动人，'她正在屋里祈祷！'

"高布赛克笑了，这种皮笑肉不笑是他特有的。爱乃斯特那张年轻的脸上露出来的感情实在使我感动，因此我对于那守财奴的讽刺没有同感。那孩子看见我们朝房门走去，便走到门口用身体靠在门上，高声叫道：

"'妈妈，两位穿黑衣的先生要找您哪！'

"高布赛克把孩子推开，仿佛拿掉一根羽毛一样，随即把门打开。骇人的景象映入我们的眼帘！屋里一片可怕的混乱。伯爵夫人在绝望中弄得披头散发，眼睛炯炯有光，在翻得乱七八糟的衣物、文件、碎纸中间站着，惊惶失措。在这具死尸面前，这种混乱看来尤其可怕。伯爵刚刚断气，他的妻子就把所有的抽屉和写字台撬开，在她的周围，地毯上撒满了破碎的东西，几件家具、几个皮包都弄破了，一切都印上她两只胆大妄为的手的痕迹。她的搜索起先虽然毫无所获，可是从她的态度、她的惊悸看来，我可以猜测到她终于发现了那个秘密

文件。我看了看那张床，由于经常办案赋予我们的本能，我已经猜到了发生的事情。伯爵的尸体就在卧榻和墙壁之间的空隙里，几乎是横放着的，鼻子向着卧褥，象一只扔在地下的纸封套那样被人毫不经意地扔在那里；伯爵本人原也不过是一个封套罢了。他那僵硬不能屈曲的四肢看起来又可怕又古怪。垂死的人一定把那个附件藏在了枕头底下，仿佛为了要在他死前不让任何人拿走。伯爵夫人猜中了她丈夫的想法，伯爵最后那个手势、他弯曲的指头的痉挛，也似乎说明了这种想法。枕头给扔到地下，伯爵夫人的脚印还留在枕头上面；在她的脚下，在她面前，我瞧见一个有几处盖了伯爵纹章的封套，我急忙把它捡起来，封套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指明封套内的东西要交给我。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伯爵夫人，象一个眼光锐利的严厉的裁判官审讯一名犯人。壁炉的火焰正在吞噬着那些文件。当伯爵夫人读了我为她的孩子们着想请伯爵添上的最初几项条款，听到我们进门的时候，她便把这个文件投进火中，以为消灭了一个剥夺她的孩子们财产的遗嘱。良心的谴责以及罪恶在犯人心里引起的不由自主的恐怖，使她失去了思索的能力。眼看自己被人当场捉住，她也许已经看见断头台，已经感到刽子手烧红的烙铁的滋味。她上气不接下气，等着我们先张口，两眼恶狠狠地瞅着我们。

"'呀！夫人，'我说，同时从壁炉里捡起一块没有烧完的纸片，'您叫您的子女倾家荡产了！这个文件是他们财产所有权的证件！'

"她的嘴动了一下，仿佛就要中风了。

“‘咦！咦！’高布赛克嚷道，他的喊声好象使我们听到在大理石上面推一座铜烛台的铄铄之声。过了一会，那老头儿用镇静的口吻对我说：

“‘你想叫伯爵夫人相信，我不是伯爵先生出卖给我的那些产业的合法主人吗？从现在起，这所房子是属于我的了。’

“一根大棒在我头上猛击一下，也不会使我感到这样的惊讶和这样的痛苦。伯爵夫人注意到了我投在那高利贷者身上的犹豫不决的眼色。

“‘先生！先生！’她对他说，然后再说不出一句话了。

“‘您有委托书么？’我问他。

“‘可能。’

“‘您想利用夫人所犯的罪行从中取利么？’

“‘对的。’

“我走出去，留下伯爵夫人坐在她丈夫的床旁痛哭。高布赛克跟着我走出来。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我和他分了手；但是他走到我的面前，深沉地望了我一眼，他就是用这种目光探测人心的。他对我说，柔和的声音带上一种尖锐的语调：

“‘你居然想要审判我？’

“从那一次起，我们便不大见面。高布赛克把伯爵的公馆租了出去，夏天住在乡间伯爵的领地上，当起大地主来了，兴建田庄，修理磨坊、道路，种植树木。有一天，我在杜伊勒里花园的一条小径上遇到他。

“‘伯爵夫人现在过着清苦的生活，’我对他说，‘她把精力都放在孩子的教育上面，她的孩子都教养得很好。那大儿

子已经是一个翩翩少年……'

"'可能。'

"'可是,'我接着说,'您难道不应该给爱乃斯特帮帮忙吗?'

"'帮帮忙!'高布赛克高声说,'不!不!恶运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恶运会教他认识金钱的价值、男人的价值和女人的价值。让他在巴黎的海洋上航行吧!等到他变成一个能干的舵手的时候,我们再送他一条船。'

"我离开了他,也不想琢磨他这番话的意义,虽然雷斯托先生(他母亲一定使他讨厌我了)是绝不会请教我的,上星期我却走到高布赛克那里,让他知道爱乃斯特钟情卡米叶小姐,同时催促他把伯爵委托他的事办好,因为年轻的伯爵已经成年。那放债的老头儿卧病已经很久,后来终于因这场病而一命呜呼。他说要等到他能够起床办事的时候才给我答复,不用说只要他还有一口气,他是什么都不愿意放弃的;他迟迟不复没有别的动机。我觉得他的病比他本人所设想的更严重些,我在他身边待的时间相当久,因此我看出了一种欲望的进展,他的高龄更使这种欲望变成一种疯狂行为。为了不让任何人住在他住的那栋房子里,他把这栋房子全租下来,让所有的房间都空着。他居住的那间屋子什么都没有改变。屋里的家具,十六年来我天天都看见它们,似乎是放在玻璃橱里保存起来的,因为它们跟从前完全一模一样。给他看门的那个忠实的老婆子,嫁了一个残废军人。她上楼到她主人屋里干活的时候,就由这个残废军人看门,她始终既是给高布赛克收拾屋子

的女人，又是他的心腹。谁来看他，她就上楼通报，并且在他身边执行照顾病人的职务。高布赛克虽然身体衰弱，但是依然亲自接见他的主顾，收纳账款，并且把事务简化到这个程度，他只要让那残废军人出门跑几趟，就可以把外面的事情办好。当法国签订承认海地共和国①的条约的时候，因为高布赛克对于圣多明各旧日的财产情况以及应该领受津贴的殖民者或关系人都很熟识，他被聘为清理他们的产权和分配海地赔款委员会的委员。高布赛克的才干使他怂恿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出面成立一个代理行，给殖民者或他们的继承人的债权贴现，获利与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均分，可是他用不着拿出钱来，因为他的知识就是资本。这个代理行就象一座蒸馏器，愚昧无知的人、认为赔款未必可靠的人，或者产权可能引起争执的人，他们的债权都在这里被榨出汁来。高布赛克善于利用财产清理人的身分与大地主商谈，这些地主或者想把自己产权的价值估高，或者想使自己的产权迅速获得批准，都给他送一些礼物，数目多寡看财产大小而定。因此这些礼物就是他无法据为己有的款子的一种回扣；此外，他的代理行又把那些数目小的、有问题的产权，以及那些宁愿马上拿到现款，不管数目怎样微小，也不愿意等待海地共和国的不可靠的赔款的人的产权，以很低的代价转让给他。这样，高布赛克就是这一巨额买卖中一条贪得无厌的巨蟒。每天早晨，他收受别人的贡品，把它们反复观看，犹如一个印度王公的大臣签署赦罪

① 海地位于圣多明各岛西部，原为西班牙属地，十七世纪末又沦为法国殖民地，一八〇四年一月一日海地共和国宣布独立。

书之前反复斟酌一样。高布赛克什么东西都要，小至穷鬼的提篮，大至害怕死后入地狱的人的整磅整磅的蜡烛，不论有钱人的金银器皿，或是投机商人的金鼻烟壶……这些送给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头的礼物，谁也不知道它们的下落。在他那里，一切都只有进，没有出。

"'说句老实话，'我的老相识，那个女门房对我说，'我相信他把什么都吞下去了，他可没有长胖，您看他又干又瘦，就象我的时钟上面那只小鸟一样。'

"上星期一，高布赛克终于打发那个残废军人来找我，他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您快点来吧，但维尔先生，老板快要断气了；他的脸黄得象柠檬一样，他急于要和您说话；死亡折磨着他，他的最后一口气在他的喉咙里直响呢。'

"我走进那垂死者屋里，看见他正跪在壁炉前面，壁炉里虽然没有火，却堆着一大堆灰。高布赛克从床上爬到那里，可是没有力气回去躺上床，也呻吟不出声音来了。

"'我的老朋友，'我对他说，一面扶起他来，帮他回到床上，'您觉得冷吧，怎么不生火呢？'

"'我一点也不冷，'他说，'不要生火！不要生火！我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孩子，'他又说，用他冷冰冰的目光最后看了我一眼，'我可真要离开这里了！我得了个抓空病，'他说，他会使用这个名词，可见他的神智仍是清醒的。'我仿佛看见我的屋里满地都是活的金子，我走下床去捡金子。我的金子将来归谁呢？我不送给政府。我立了一个遗嘱，你把遗嘱找出来吧，格罗蒂斯。那个荷兰美女生了一个女儿，一天晚上，

我在维维安讷街不知道哪个地方看见过她。她好象有一个外号叫做电鳗；她真是标致哪，你去找一找她吧，格罗蒂斯。你是我的遗嘱执行人，你要拿什么就拿吧，吃吧；这里有肥肝酱，有一包包的咖啡，有糖，有金汤匙。把那套奥迪欧①打的餐具送给你老婆吧。但是那些钻石给谁好呢？你闻鼻烟吗，孩子？我有一些烟草，你拿到汉堡去出卖吧，可以净赚一半。总之，我什么都有，而又什么都得放下！别嚷，高布赛克老爹，'他对自己说，'挺直腰板，保持冷静。'

"他在床上坐起，他的面容在枕头上清晰地勾画出来，玲珑浮凸，仿佛青铜铸的一样；他把他那干瘪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手伸直放在被子上，抓住被子，好象不让自己被人拉走一样。他望着壁炉，壁炉跟他金属般的眼睛一样冰冷。他死的时候神智完全清醒，在女门房、残废军人和我自己的脑海里面，仿佛浮现出勒蒂埃的名画《布鲁图斯的孩子之死》②上的那些老罗马人，他们聚精会神，站在执政官后面。

"'这老家伙真行！'那残废军人用老兵的惯用语对我说。

"我呢，我仿佛还在倾听那个垂死的人莫名其妙地一项一项列举他的财富，我的目光刚才循着他的目光朝一个方向转，停留在那一堆灰上面。这一堆灰是那么多，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拿起火钳，插到灰里，触到了一堆金银，不用说这是在他生病的时候收到的款项，身体衰弱使他无法收藏起来，不然便是

① 奥迪欧系当时王家金银器店。

② 勒蒂埃（1760—1832），法国画家。这里提到的那幅画题名应是《布鲁图斯判处儿子们死刑》。

因为他不信任别人，所以没有把它送到法兰西银行去。

"'你马上跑到民事法官那里去，'我对那个老残废军人说，'叫他给这里的东西赶快贴上封条。'

"我想起高布赛克临终的话，以及那女门房最近告诉我的事情，我拿了二楼和三楼房间的钥匙，要去检查一下。我打开第一间屋子，看见吝啬行为的种种后果。我往常认为荒诞不经的话，现在总算弄明白了，这种吝啬行为只剩下一种不顾情理的本能，我们在外省的守财奴身上看见不少实例。在紧贴着高布赛克断气的屋子的那间屋里，放着一些腐烂发臭的肉酱，数不尽的各种各类的食物，甚至还有长了毛的蛤蜊和鱼类，臭气冲天，几乎使我窒息。到处都是蛆和虫。这些新近收到的礼物和各种形状的盒子、一箱一箱的茶叶、一包一包的咖啡胡乱堆在一起。壁炉上，在一只银质的汤碗里，放着好些货物已运到勒阿弗尔的提货通知单，收货人的名字都是他，一包包的棉花，一桶桶的糖、甜酒，咖啡、蓝靛、烟草，都是海外运来的五光十色的货物！这间屋子堆满了家具、银器、烛台、绘画、瓶子、书籍、没有框架的卷起来的精致版画和古董。这一大堆值钱的东西也许不全是馈赠之物，有一部分恐怕是赎不出去留在他手里的抵押品。我看见一些刻上纹章或编了号码的首饰盒、细布餐巾、珍贵的武器，可是都没有牌子。有一本似乎不应该放在那里的书，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一千法郎一张的钞票。我决定将最琐碎的东西也细瞧一下，把地板、天花板、屋檐、墙壁搜索一遍，好把全部金子都找出来，这个爱财如命的荷兰人，叫伦勃朗给他画一张像是够资格的。在我从事司法

生涯过程中，从来没见过吝啬和怪癖产生出这样的结果。我回到他屋里的时候，在他的写字台上找出了这些财物愈积愈多、愈堆愈乱的原因。在一个文件夹子里放着高布赛克和一些商人的来往信件，他大约经常把他收到的礼物卖给这些商人。可是，也许这些商人已经吃过诡计多端的高布赛克的亏，也许高布赛克对于他的食物或制成品索价过高，每一桩买卖都没有成交。他没有把食品卖给舍韦，因为舍韦要打一个七扣才愿意接受这些食品，高布赛克为了几个法郎也要斤斤计较，而在讨价还价的当儿货物就腐烂了。他出售银器，拒绝出脚力。卖咖啡不肯扣除损耗。总之，每样货品都掀起一场争论，这说明高布赛克身上开始出现稚气和莫名其妙的固执，当老头儿的智力已经衰退，而又还有一种强烈的欲望留下来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情形。我心里想，正如他自己早已想到的一样：

"'这里的财物将来都归谁来继承呢?'

"他只有一个继承人，想起他给我的有关这个女子的奇怪的指示，我不得不搜遍巴黎各个藏垢纳污的地方，把一笔巨大的财产白送给一个不正当的女人。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几天之后，爱乃斯特·德·雷斯托伯爵就要按照正当的手续得到一笔财产，使他可以娶卡米叶小姐为妻，同时还给他的母亲雷斯托伯爵夫人、他的弟弟和妹妹适当的财产，并给他们各办一份妆奁。"

"好的，亲爱的但维尔先生，我们将会考虑这件事情，"葛朗利厄夫人答道，"爱乃斯特先生一定要很有钱，象我们这样

的家庭才不会嫌弃他的母亲。您想想看，我的儿子有一天要成为葛朗利厄公爵；他将得到葛朗利厄两个支系的财产，我要给他找一个合他心意的妹夫。”

“可是，”博恩伯爵说，“雷斯托佩戴一个红色珐琅嵌银条的纹章，银条上有四个金框，每一个都有一个黑珐琅十字，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的纹章。”

“不错，”子爵夫人说，“再说，卡米叶的婆婆违背了他们家族的铭言 Res tuta①，卡米叶可以不见她嘛！”

“鲍赛昂夫人也接待雷斯托夫人呢！”那年老的舅父说。

“唉！那是在她大宴宾客的时候，”子爵夫人辩解道。

一八三〇年一月于巴黎

陈占元 译

① 拉丁文：保护财产。

夏倍上校

献给夏特莱·伊达·德·博卡尔梅伯爵夫人

"哎唷！咱们的老卡列克①又来了！"

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小职员，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②。他把身子靠着窗口，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挖出些瓤搓成一个丸子，有心开玩笑，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摔得那么准，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还跳起来，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讷街上诉讼代理人③但维尔先生住的屋子。

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停下来说："喂，西蒙南，别跟人捣乱；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不管当事人怎么穷，到底

① 卡列克，一种英国式样的大氅，相传为英人约翰·卡列克所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共有两三叠之多。故事发生的年代，此装束已过时。

② 十九世纪时巴黎街道尚极污秽，道旁阳沟污水淤积，行人常有失足之事；故现在俗称为跑腿的，当时巴黎人称为"跳沟的"。

③ 法国司法制度，律师只负责庭上辩护；凡拟写状子，准备一切诉讼手续及代表当事人出庭等等均由诉讼代理人负责。代理人的资格须经司法当局核准，且全国诉讼代理人的总数有一定限额。

也是个人！”

凡是当跳沟的，通常都象西蒙南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向法院递状子以外，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带送情书什么的。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永远不哀怜人，一味的撒野，不守规矩，常常编些小调，喜欢挖苦人，又贪心，又懒惰。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

“他要是个人，干吗你们叫他做老卡列克呢？”西蒙南的神气活象一个小学生抓住了老师的错儿。

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因为他象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提着一条腿，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

叫做高德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拟一份状子的底稿，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两个新来的外省人写着副本。这时高德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这怪物，咱们怎么样耍他一下才好呢？”

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

“……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喂，写正本的德罗什学士，十八两字不能用阿拉伯字！）……自重掌大政以后，即深知……（深知什么呢，这大滑头？）……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加惊叹号，后面加六点。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故圣虑所及，欲对于

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将不少忠实臣下(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或拨归公共机关，一律发还；吾人不揣冒昧，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

念到这里，高德夏对三个职员说：“等一会儿，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喂，你们要开玩笑的话，只消告诉他，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里两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看这老坏蛋来不来。”

然后高德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颁布于一八……(你们赶上没有?)”

“赶上了，”三个书记一齐回答。

谈话，起稿，捉弄人的计划，都在那里同时进行。

“颁布于一八……(喂，布卡尔老头，诏书是哪年颁布的?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纸张倒耗费不少了。)”

首席帮办布卡尔还没回答，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真要命！”

高德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嚷道：“怎么！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

第四帮办德罗什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说道：“一点不错；他写的是：那可含糊不得。真要命！……”

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

西蒙南嚷道：“怎么，于雷先生，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词

吗？亏你还说是莫尔塔涅地方出身！”

“快点儿抹掉！”首席帮办说，“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于雷先生，以后别这样乱搅！一个诺曼底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①]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

高德夏还在问：“颁布于……颁布于……（布卡尔，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

“一八一四年六月，”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

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五个胃口极好，目光炯炯，眼神含讥带讽，小脑袋，鬈头发的职员，象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进来！”，便一齐抬起头来。

布卡尔把头埋在公文堆里（法院的俗语叫做废纸），继续写他的账单。

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三角形的布里干酪，新鲜的猪排，玻璃杯，酒瓶，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这些食物的腥味，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

① 诺曼底一带（包括莫尔塔涅在内）素来是出讼师的地方，故诺曼底人不谙公文程式，尤其显得荒谬。

和雪。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他那时正在跑法院。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拍卖的公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副面目。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标着大主顾的姓名，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并且，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因为这种地方的邋遢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大家在这儿进出，谁也不在这儿逗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在主人眼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在职员是一个教室：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满是油垢的家具，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切羊皮纸条的模子，和从沙特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所以这个尘埃遍地，光线不足的事务所，跟别的事务所一样，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固然，魔窟还不限于此：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秤斤掂两，计算价钱的；卖旧货的人堆放破衣服的铺子，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

歌衫舞袖的下场，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但赌场，法院，娼寮，奖券发行所，全是污秽凌乱，不堪入目的。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也不外乎这个原因。

“我的刀子在哪儿？”

“我吃早饭呢！”

“该死！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

“诸位，别闹啊！”

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正在关门。可怜虫战战兢兢，动作很不自然。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

“先生，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

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仿佛说：“我是聋子。”

“先生，你有什么事啊？”高德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他手里晃着刀子，交叉着腿，把跷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

那倒霉蛋回答：“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希望见一见但维尔先生。”

“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

“是的,但我只能告诉但维尔先生……”

“东家还睡着呢,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

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只怯生生的向四下里瞅着,象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惟恐挨打似的。由于职业关系,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他显然是很累了,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只得叽哩咕噜的走掉,可是决没办法侵占代理人的时间。

他回答说:“先生,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我的事只能跟但维尔先生谈,我可以等他起床。”

布卡尔把账结好了,闻到他的巧克力香,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把老人打量了一番,瞧着那件卡列克,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

“先生,他们说的是实话。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倘若你案情严重,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罢。”

当事人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儿。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脸上往往变化多端,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便不再

理会那老人，只管吃他们的早点，和牲口吃草一样的大声咀嚼。

临了，老人说道："好罢，先生，我今天晚上再来。"他跟遭遇不幸的人同样有那种固执脾气，有心到那个时候来揭穿人家缺德的玩意儿。

一般可怜虫是不能用言语来讽刺社会的，只能以行动来暴露法院与慈善机关的偏枉不公，使它们显露原形。一朝看出了人间的虚伪，他们就更急切的把自己交给上帝。

西蒙南没等老头儿关上门，就说："喝！这不是吹牛吗？"接着又道："他的神气象从坟墓里爬出来的。"

"大概是一个向公家讨欠薪的上校吧，"首席帮办说。

"不，他从前一定是看门的，"高德夏说。

布卡尔嚷道："谁敢说他不是个贵族呢？"

"我打赌他是门房出身，"高德夏回答，"只有门房才会穿那种下襬七零八落，全是油迹的破卡列克。他的靴子后跟都开了裂，灌着水，领带下面根本没有衬衣，难道你们没留意吗？他这种人是睡在桥洞底下的。"

德罗什道："他可能又是贵族，又当过看门的；那也有的是。"

布卡尔在众人哄笑声中说道："我断定他一七八九年上是个卖啤酒的，共和政府时代当过上校。"

高德夏回答："我可以赌东道，他要是当过兵，大家想瞧什么玩意儿就归我请客。"

"好极了，"布卡尔说。

“喂，先生！先生！”西蒙南开着窗子叫起来。

“你干什么，西蒙南？”布卡尔问。

“我把他叫回来问问他到底是上校还是门房；他一定知道的。”

所有的职员都哈哈大笑。老头儿已经回头上楼来了。

“咱们跟他说什么好呢？”高德夏嚷道。

“让我来对付罢，”布卡尔回答。

可怜人回进屋子，怯生生的低着眼睛，也许是怕过分贪馋的看着食物会露出自己的饥饿。

布卡尔和他说：“先生，能不能留个姓名，让敝东家知道……”

“敝姓夏倍。”

至此为止还没开过口的于雷，急于要在众人的刻薄话中加上一句：

“可是在埃洛① 阵亡的夏倍上校？”

“一点不错，”老头儿回答的神气非常朴实，说完就走了。

办公室内却是一片声嚷起来：

“哎哟！”

“妙啊！”

“嘿嘿！”

“噢！”

“啊！”

---

① 埃洛，当时波兰一村镇，现为苏联境内巴格拉迪奥诺夫斯克。一八〇七年二月六、七日，拿破仑在此大战俄普联军，双方伤亡惨重，称埃洛战役。

“这老滑头！”

“真有意思！”

于雷在第四帮办的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力气之大可以打死一条犀牛：“德罗什先生，你看白戏看定了。”

大家又是叫又是笑，夹着一大堆惊叹辞，和许多没有意义的声音。

“咱们上哪个戏院呢？”

“歌剧院！”首席帮办说。

“且慢且慢，”高德夏抢着回答，“我没说请大家看戏。只要我高兴，我可以带你们上萨基太太① 那儿。”

“萨基太太那一套不算数。”

“怎么不算数？”高德夏回答，“咱们先把事实给确定一下。诸位，请问我赌的是什么东道？请大家看点玩意儿。什么叫做看玩意儿？无非是看些可看的东西……”

西蒙南插嘴道：“这么说来，带我们去看看塞纳河的流水也算请客吗？”

高德夏继续说：“……同时是花了钱看的。”

德罗什道：“花了钱看的不一定都是好看的玩意儿；你这个定义不准确。”

“听我说呀。”

“朋友，”布卡尔道，“你明明是不讲理嘿。”

---

① 萨基太太(1786—1866)，著名的舞蹈演员和杂技演员，当时开一家演杂技的游艺场。

“那么居尔丢斯① 算不算玩意儿？”高德夏问。

“不算，”首席帮办回答。“居尔丢斯只是人像陈列所。”

高德夏说：“我可以赌一百法郎的东道，居尔丢斯的的确确是一种玩意儿。他那里的门票就有几等价钱，看你参观的时候占的什么位置。”

“胡说八道！”西蒙南插了一句。

高德夏骂道：“仔细我打你嘴巴，小鬼！”

所有的职员都耸了耸肩膀。

高德夏尽管申说理由，却被众人的笑声盖住了，便转换话题：“而且谁敢说这老滑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夏倍上校明明死了，他的女人早已再嫁给参议官费罗伯爵。费罗太太现在还是本事务所的主顾呢。”

布卡尔道：“这件公案搁到明天再说罢。诸位，工作要紧！该死！我们这儿简直一事不作。先把你们的状子写完，赶着第四民庭没开庭以前递进去。案子今天要开审的。来，快点儿！”

“倘若他果真是夏倍上校，西蒙南假装聋子的时候，还不赏他一脚吗？”德罗什这么说着，认为这个理由比高德夏的更充分。

布卡尔接着说：“既然事情还没分晓，不妨马马虎虎，到喜剧院去瞧塔尔玛演尼禄罢。咱们定一个二等包厢，给西蒙南买张正厅票。”

首席帮办说完便在书桌前面坐下，大家也跟着坐下了。

① 居尔丢斯(1737—1794)，巴黎蜡人馆的创办人，当时社会上多以居尔丢斯之姓氏称呼蜡人馆。

高德夏重新念他的稿子："颁布于一千八百一十四年六月——(要写全文，不能用阿拉伯数字。你们赶上没有?)"

两个抄副本的和一个抄正本的一齐回答："赶上了。"他们的笔尖在公文纸上格吱格吱的响着，办公室内的声音活象小学生捉了上百只黄金虫关在纸匣里。

起稿员嘴里又念着："恳请法庭诸位大人……(慢点儿!我得把句子再看一遍，连我自己都搅不清了。)"

布卡尔也在那里自言自语："四十六……(嗯，不错，一个人常常会搅不清的！……)加三等于四十九……"

高德夏把底稿重新看过了，一口气念道："恳请钧院诸位大人仰体圣谕意旨，对荣誉勋位秘书处之行政措施迅予纠正，采用吾人以上申说之广义的观点制成判决……"

小职员插嘴道："高德夏先生，要不要喝一口水?"

"西蒙南真淘气!"布卡尔说，"喂，小家伙，赶快把这包东西送到荣军院去。"

高德夏继续念他的文件："……以保障葛朗利厄子爵夫人之权益……"

首席帮办听了叫起来："怎么！你胆敢为葛朗利厄子爵夫人告荣誉勋位的官司作状子吗？事务所对这案子的公费是讲的包办制。啊！你真是个大傻瓜！赶快把你的状子，连正本副本一齐丢开，等将来办纳瓦兰告救济院案子的时候再用罢。时间不早了，我要办一份等因奉此的申请状，还得亲自往法院走一遭……"

上面那一幕可以说是人生趣事之一，将来谁回想起青春

时代，都不由得要说一声："啊，那个时候才有意思哇！"

半夜一点光景，自称为夏倍上校的老人跑来敲但维尔先生的门了。但维尔是塞纳省初级法院治下的诉讼代理人，虽然年纪很轻，在法院中已经被认为是最精明强干的一个。门房说但维尔先生还没回来，老人说是有约在先，便上楼走向法学大家的屋子。将信将疑的当事人打过了铃，看见首席帮办在东家饭厅里的桌子上整理一大堆案卷，预备第二天依次办理，不由得大为诧异。帮办见了他也同样吃了一惊，向上校点点头，让他坐下了。

"先生，你把约会定在这个时间，我还以为是说笑话呢，"老头儿说着，象一个潦倒的人勉强堆着笑容一样，特意装做很高兴。

首席帮办一边工作一边回答："帮办们说的话虚虚实实，不一定都是假的。但维尔先生有心挑这个时间来研究案子，筹划对策，确定步骤，布置防线。他的过人的智慧这时候特别活跃，因为他一天之中只有这个时间才得清静，想得出好主意。他开业到现在，约在半夜里商量案子的，你是第三个。东家晚上回来，把每桩案子都考虑过，每宗文件都看过，忙上四五个钟点，然后打铃叫我进去，把他的用意解释给我听。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他接见当事人；余下的时间都有约会；晚上出去应酬，保持他的社会关系。因此他只有夜里才能研究案情，在法典中找武器，决定作战计划。他一桩官司都不肯打输，对他的艺术爱好到极点，不象一般代理人那样无论什么案子都接。你看他多忙，所以钱也挣得很多。"

老人听着这番解释，一声不出，古怪的脸上表现一副痴呆的神气；帮办看了一眼，不理他了。一会儿但维尔穿着跳舞服装回来了；帮办替他开了门，仍旧去整理案卷。年轻的代理人在半明半暗中瞥见那个等着他的怪当事人，不由得愣了一会。夏倍上校一动不动，跟高德夏想请同事们去瞧的，居尔丢斯陈列馆中的蜡人像一个样儿。呆着不动的姿势，倘不是对幽灵似的整个外表有陪衬作用，还不至于叫人惊奇。但这老军人又瘦又干；脑门故意用光滑的假发遮着，带点儿神秘意味。眼睛里头似乎有一层透明的翳，可以说是一块肮脏的螺钿，在烛光底下发出似蓝非蓝的闪光。惨白而发青的脸又长又瘦，正是俗语说的刀锋脸，象死人的一样。脖子里绕着一条品质恶劣的黑绸领带，在他上半身成为一条棕色的线，线以下的身体被黑影遮掉了。一个富有幻想的人大可把这个老人的头看作什么物象的影子，或是没有装框子的伦勃朗① 笔下的肖像。帽子的边盖在老人额上，把上半个脸罩着一个黑圈。这个天然而又古怪的效果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使白的皱纹，生硬的曲线，象死尸般阴沉的气息，格外显著。僵着不动的身体，没有一点儿暖意的眼神，跟忧郁痴呆的表情，以及白痴所特有的丧失灵性的征象，非常调和：他的脸也就特别显得凄惨，非言语所能形容。但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尤其是诉讼代理人，在这个衰败的老头儿身上很能看出深刻的痛苦的痕迹，看出毁伤这个面貌的灾难的标记，好比成年累月的滴水把一座美丽的大

① 伦勃朗(1606—1669)，著名荷兰画家。

理石像破坏了。当医生的，当作家的，当法官的，一看见这副神奇的丑相，就体会到整个的惨剧。这面目至少还有一点妙处，便是很象艺术家一边跟朋友们谈天，一边在镂刻用的石板上画的想入非非的图形。

生客看到诉讼代理人，不禁浑身一震，仿佛诗人在静寂的夜里被出其不意的声音把诗意盎然的幻想打断了。老人赶紧脱下帽子，站起来行礼；不料衬在帽子里面的那圈皮油腻很重，把假头发黏住了，揭落了，露出一个赤裸裸的脑壳：一条可怕的伤痕从后脑起斜穿过头顶，直到右眼为止，到处都是鼓得很高的伤疤。原来可怜的人戴这副肮脏的假头发，就是为遮盖伤痕的；两个吃法律饭的眼看假头发突然揭落，没有半点儿好笑的心思，因为破裂的脑壳简直惨不忍睹，你一瞥之下，立刻会想到："啊，他的聪明都打这里溜掉了。"

布卡尔心里想："他要不是夏倍上校，至少也是个了不起的军人！"

"先生，"但维尔招呼他，"请教贵姓？"

"鄙人是夏倍上校。"

"哪一位夏倍上校？"

"在埃洛阵亡的那个，"老人回答。

听了这句奇怪的话，帮办与代理人彼此瞅了一眼，意思是说："嘿，简直是个疯子！"

上校又道："先生，我想把自己的情形只告诉你一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凡是诉讼代理人天生都胆子很大。或许因为平时接触的人太多了，或许因为知道自己有法律保护，或

许因为对本身的职务抱着极大的信心，所以他们象教士与医生一样，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害怕。但维尔向布卡尔递了个眼色，布卡尔便走开去了。

“先生，”代理人说道，“白天我倒并不怎么吝惜时间；可是夜里的每一分钟我都是宝贵的。因此请你说话要简洁，明白。只讲事实，不涉闲文。需要说明的地方，我会问你的。现在你说罢。”

年轻的代理人让古怪的当事人坐了，自己也坐在桌子前面，一边听着那阵亡上校的话，一边翻阅案卷。

上校开言道：“先生，也许你是知道的，我在埃洛带领一个骑兵联队。缪拉那次有名的冲锋是决定胜利的关键；而我对于缪拉袭击的成功又颇有功劳。不幸我的阵亡变成了一桩史实，在《胜利与武功》①上报告得非常详细。当时我们把俄罗斯的三支大军截成两段，但他们立刻合拢，我们不得不回头杀出去。击退了一批俄军，正向着皇帝统率的主力冲回去的时候，忽然遇到一大队敌人的骑兵。我向那些顽敌直扑过去，不料两个巨人般的俄国军官同时来攻击我：一个拿大刀往我头上直劈下来，把头盔什么都砍破了，直砍进我贴肉的黑绸小帽，劈开了脑壳。我从马上翻下来。缪拉赶来救应，带着一千五百人马象潮水般在我身上卷过，那真是非同小可！他们报告皇帝，说我阵亡了。皇帝平时待我不错，那一次猛烈的冲锋

① 《胜利与武功》为一部记载法国征战史的书，包括拿破仑各战役在内。全书根据政府公报及各处报告编纂而成，自一八一七年起，至一八二九年始出齐，共三十四册。

我又是有功的；他为谨慎起见，想知道是否还有希望把我救过来，派了两名军医来找我，预备用担架抬回去；他吩咐他们：'去瞧瞧可怜的夏倍是不是还活着'；也许当时口气太随便了些，因为他真忙。那些可恶的医生早先眼看我被两个联队踏过了，大概不再按我的脉搏，便说我死了。于是人家按照军中的法律程序，把我的阵亡作成了定案。"

年轻的代理人听见当事人说话非常清楚；故事虽然离奇，却很象真的；便放下案卷，把左肘撑在桌上，手托着头，目不转睛的看着上校。

他打断了对方的话，说道："先生，你可知道我的主顾里头就有夏倍上校的寡妇，费罗伯爵夫人吗？"

"你是说我的太太！是的，先生，我知道。就为这个缘故，我向多少诉讼代理人毫无结果的奔走了上百次，被他们当作疯子以后，决意来找你的。我的苦难等会儿再谈，先让我把事实讲清楚，但我的解释多半是根据推想，不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只有上帝知道的某些情况，使我只能把好几桩事当作假定。我受的伤大概促发了一种强直症，或是跟所谓止动症相仿的病。要不然，我怎么会被掩埋队按照军中的习惯，剥光了衣服丢在阵亡将士的大坑里呢？说到这里，我要插叙一桩所谓阵亡的过程中的小事，那是事后才知道的。一八一四年，我在斯图加特① 遇到我联队里的一个下士，关于他的情形以后再谈。那个唯一肯承认我是夏倍上校的好人对我解释，说我受

① 斯图加特，普鲁士一城市。

伤的当口，我骑的马也中了一枪。牲口和人都象小孩子摺的纸玩意儿一般被打倒了。它或是往左或是往右倒下去的时节，一定把我压在下面，使我不至于被别的马践踏，也不至于受到流弹。他认为这是我能保全性命的原因。可是先生，当时一醒过来，我所处的地位和四周的空气，便是和你讲到明儿早上也不能使你有个概念。我闻到的气味臭得要命，想转动一下又没有地位；睁开眼睛，又看不见一点东西。空气的稀薄是最大的威胁，也极显著的使我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我知道在那个场合不会再有新鲜空气了，也知道我快死了。这个念头，使我本来为之痛醒的、无法形容的苦楚，对我不生作用。耳朵轰轰的响着。我听见，或者自以为听见，因为我什么都不敢说得肯定，周围的死尸都在那里哼哼唧唧。虽然关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很模糊，虽然痛苦的印象远过于我真正的感觉而扰乱了我的思想，但至今有些夜里我还似乎听到那种哽咽和叹息。比这些哀号更可怕的，是别的地方从来没经验过的静默，真正的坟墓中的静默。最后，我举起手来在死人堆中摸索了一会，发觉在我的头和上一层的死尸之间有一个空的地位。我把这个不知怎么会留下的空间估量了一下。似乎掩埋队把我们横七竖八丢下坑的时候，因为粗心或是匆忙的缘故，有两个尸体在我头上凑成一个三角形，好比小孩子用两张纸牌搭的屋子，上面斜靠在一起，底下分开着。那时一分钟都不能耽搁，我赶紧在空隙中摸索，居然很运气，碰到一条手臂，象赫丘利① 一般的手臂，救了我的命。要没有这意想不到的援助，我

① 赫丘利，罗马神话中力大无穷的英雄，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早完了。你不难想象，当下我发狠从死尸堆里往上顶，想爬出掩埋队盖在我们身上的泥土；我说我们，仿佛我身边还有什么活人似的。我毫不放松的顶上去，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你瞧，我不是活着吗？可是怎么能越过那生死的界线，从人肉堆中翻上来，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当时仿佛有了三头六臂。被我当作支点一般利用的那条胳膊，使我在竭力挪开的许多死尸之间找到一些空气，维持我的呼吸。临了，先生，我终于见了天日，冰天雪地中的天日！那时我才发觉自己的头裂开了。幸而我的血，那些同伴的血，或是我的马的烂肉，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凝结之下，好象给我贴了一个天然的大膏药。虽则脑壳上盖着这层硬东西，我一碰到雪也不由得晕过去了。可是我身上仅有的一点儿热气把周围的雪化掉了一些；等到苏醒过来，发觉自己在一个小窟窿的中央，我便大声叫救命，直叫到声嘶力竭为止。太阳出来了，很少希望再使人听到我了。田里是不是已经有人出现呢？幸亏地底下有几个身体结实的尸首，让我的脚能借一把力，把身子往上挣扎。你知道那当然不是跟他们说：'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① 的时候。总而言之，先生，那些该死的日耳曼人听见叫喊而不见一个人影，吓得只有逃命的分儿，叫我看了又急又气；我这么说，可还不足以形容我心中的痛苦。过了不知多久，才有一个或是胆子很大，或是很好奇的女人走近来；当时我的头好似长在地面上的一颗菌。那女的跑去叫了丈夫来，两口儿把我抬进他们

① 相传拿破仑某日看到一队奥国俘虏，不禁脱下帽子，说道："可怜的好汉，我向你们致敬！"

简陋的木屋。大概我又发了一次止动症，请你原谅我用这个名词来形容我的昏迷状态；听两位主人说来，想必是那种病。我死去活来，拖了半年，要就是一声不出，要就是胡言乱语。后来他们把我送进海尔斯贝格① 城里的医院。先生，你该明白，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跟从娘胎里出世一样的精赤条条；因此过了六个月，忽然有一天我神志清醒了，想起自己是夏倍上校的时候，便要求看护女人对我客气一些，别把我当作穷光蛋看待；不料病房里的同伴听了哈哈大笑。幸而主治的外科医生为了好胜心立意要把我救活，当然很关切我。那好人叫做斯帕什曼，听我有头有尾的把过去的身世讲了一遍，就按照当地的法律手续，托人把我从死人坑里爬出来的奇迹，救我性命的夫妻俩发见我的日子与钟点，统统调查明白；又把我受伤的性质，部位，详细记录下来；姓名状貌也给写得清清楚楚。可是这些重要文件，还有我为了要确定身分而在海尔斯贝格一个公证人面前亲口叙述的笔录，都不在我身边。后来因为战争关系，我被赶出海尔斯贝格，从此过着流浪生活，讨些面包度日；一提到历险的事，还被人当作疯子。所以我没有一个钱，也挣不到一个钱去领取那些证件；而没有证件，我的社会生活就没法恢复。为了伤口作痛，我往往在德国某些小城里待上一年半载，居民对我这个害病的法国人很热心照顾，但我要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得被讪笑了。这些讪笑，这种怀疑，把我气得不但伤了身体，还在斯图加特城里被人当作疯子，关在

① 海尔斯贝格，东普鲁士一城市，距埃洛三十公里。

牢里。的确，照我讲给你听的情形，你也不难看出人家很有理由把我关起来了。两年之间，狱卒不知对人说了多少遍：'这可怜的家伙还自以为是夏倍上校呢！'听的人总是回答一句：'唉，可怜！'关了两年之后，我自己也相信那些奇怪的遭遇是不可能的了，就变得性情忧郁，隐忍，安静，不再自称为夏倍上校：惟有这样才有希望放出监狱回法国去。噢！先生，我对巴黎简直想念得如醉如痴……"

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呆着出神了，但维尔耐着性子等着，不忍打扰他。

然后他又往下说："后来有一天，正好是春天，他们把我释放了，给我十个塔勒，① 认为我各方面谈吐都很有理性，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的确，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便是现在，偶尔还有这感觉。我但求不成其为我。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我就痛苦得要死。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那就幸福了！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

"先生，"代理人说，"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听着你的话，我觉得象做梦。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

"至此为止，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上校的神气挺悲伤，"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② 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作打官司的根据……"

"什么官司？"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竟忘了他眼

① 塔勒，德国日耳曼帝国时期的大银币名，价值高于马克。

② 指镌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值二十法郎。

前的痛苦的处境。

“先生，费罗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的时候，象我这样一个叫化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的时候，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结婚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撵走，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有的是冷冷的，有礼的，象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有的用粗暴蛮横的态度，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

“先生，请你把故事讲下去罢，”代理人说。

“请！”可怜的老头儿抓着年轻人的手叫起来，“请这个字儿从我受伤到现在还是第一次听到……”

上校说着，哭了。他感激之下，连声音都没有了。他的眼神、动作、甚至于静默所表现的深刻的意义，非言语所能形容，终于使但维尔完全相信，并且大为感动：

“听我说，先生，今天晚上我打牌赢了三百法郎，很可以拿出半数来促成一个人的幸福。我马上办手续，叫人把你所说的文件寄来；没寄到以前，我每天借给你五法郎。你要真是夏倍上校的话，一定能原谅我只帮你这么一点儿款子，因为我是个年轻人，还得挣我的家业。好了，请你往下说罢。”

自称为的上校一动不动的呆了好一会儿：显然，他所遭遇的千灾百难把他的信心完全毁灭了。他现在还追求军人的荣

誉，追求他的家产，丢不开自己，大概只因为受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心情支配，那是在任何人心中都有根芽的：炼丹家的苦功，求名的人的热情，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发见，凡是一个人用事实用思想来化身为千万人而使自己伟大的，都是由于那一点心理作用。在上校心目中，所谓自我倒居于次要地位，正如在赌徒看来，得胜的虚荣和快感，比所赌的目的物更宝贵。这个人见弃于妻子，见弃于一切社会成规，前后有十年之久，一朝听到诉讼代理人的话当然认为是奇迹了。多少年来被多少人用多少方式拒绝的十块金洋，居然在一个诉讼代理人手中得到了！相传有位太太害了十五年的寒热，一旦寒热停止，竟以为害了另外一种病：上校的情形就是这样。世界上有些幸福，你早已不信会实现的了；真实现的时候，简直象霹雳一般会伤害你的身心。因此那可怜虫感激的情绪太强烈了，没法用言语来表现。肤浅的人或许会觉得他冷淡，可是但维尔看他发愣，完全体会到他的忠厚老实。换了一个狡黠之徒，在那个情形之下一定会天花乱坠的说一套的。

“我讲到哪里了？”上校问话的态度天真得象小孩子或者军人，因为真正的军人往往有赤子之心，而小孩子也往往有军人气息，尤其在法国。

“你说到在斯图加特，刚从监狱里出来，”代理人回答。

“你认识我的女人吗？”上校问。

“认识的，”但维尔点点头。

“现在她怎么样？”

“还是那么娇滴滴的。”

老人做了个手势，似乎把心中的隐痛硬咽下去；在战场上经过炮火，浴过血的人，都有这种克制功夫，使你觉得他庄严肃穆。他显得快活了些，因为呼吸舒畅了，等于第二次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一层比当年盖在他头上的雪更难融化的雪融化了；他象走出地牢似的拼命吸着空气，说道：

"先生，倘若我是个美男子，决不至于受那些苦难。女人相信的是三句不离爱情的男人。一朝喜欢了你，她们就百依百顺，替你出力，替你玩手段，帮你肯定事实，为你翻江倒海，无所不为。可是我，我怎么能打动女人的心？我的脸象个鬼，身上穿得象长裤汉①，不象法国人而象一个爱斯基摩人，但是一七九九年上我明明是个最漂亮的哥儿，我夏倍明明是个帝政时代的伯爵！……且说我被人家当做狗一般赶到街上的那一天，碰到刚才跟你提过的下士。那弟兄名叫布坦。可怜他当时的模样和我半斤八两；我散步的时候瞧见了他，认得是他，可是他休想猜到我是谁。我们一块儿上酒店，到了那里，我一报姓名，布坦就咧着嘴大笑，象一尊开了裂的臼炮。先生，他这一笑使我伤心到极点，它老实不客气让我感觉到自己面目全非，便是最感激最敬重我的朋友也认不得我了。我救过布坦的性命，其实那是我还他的情分。他当初怎样帮我忙，也不用细表了。只要告诉你事情发生在意大利的拉韦纳。在一个不怎么上等的屋子里，我差点儿被人扎死，亏得布坦救了我。那时我不是上校，只是个普通的骑兵，和布坦一样。幸

①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对平民大众的称呼。

而那件事有些细节只有我们两人知道，经我一提，他对我的疑心就减少了。我又把奇奇怪怪的经历讲给他听。他说我的眼睛我的声音都变了；头发，牙齿，眉毛，都没有了；惨白的脸色象害着白皮症。虽是这样，他提出许多问话，听我回答得一点不错之后，终于承认这个叫化子原来真是他的上校。他把他的遭遇跟我说了，其离奇也不下于我的；他逃出西伯利亚想到中国去，遇到我的时候便是从中国边境回来。他告诉我俄罗斯战役的惨败，和拿破仑的第一次退位。这个消息给我极大的打击。我们俩都是劫后余生的怪物，在地球上滚来滚去，象小石子般被大风浪在海洋中卷到东，卷到西，卷过了一阵。把两个人到过的地方合起来，有埃及，有叙利亚，有西班牙，有俄罗斯，有荷兰，有德意志，有意大利，有达尔马提亚，有英国，有中国，有鞑靼，有西伯利亚；只差印度和美洲没去！布坦比我脚腿轻健，决意日夜兼程赶往巴黎，把我的情形通知我太太。我给她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那已经是第四封了，先生！倘若我有亲属的话，也许不会到这个田地；可是老实告诉你，我的出身是育婴堂，我的履历是军人；没有遗产，只有勇气；没有家族，只有社会；没有故乡，只有祖国；没有保护人，只有上帝。噢，我说错了！我还有一个父亲，就是皇帝①！啊，倘若那亲爱的人还在台上，看到他的*夏倍*——他老是那么称呼我的——象现在这副模样，他要不大发雷霆才怪。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太阳下山了，此刻我们都觉得冷了。归根结底，我妻子

① 指拿破仑。

的杳无信息多半可以用政局的变动来解释。布坦动身了。他才运气哇！他有两只训练好的白熊一路替他挣钱。我不能和他作伴；身上带着病，走不了长路，只能在我体力范围之内把布坦和他的熊送了一程；分手的时候，先生，我哭了。在卡尔斯鲁厄[①]，我头里闹神经痛，在小客店里潦倒不堪的躺了六星期，睡在干草堆里。唉，先生，我过的叫化子生活所遭遇的苦难，说也说不完。有了精神上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变得不足道了；但因为精神的痛苦是肉眼看不见的，倒反不容易得到人家同情。我记得在斯特拉斯堡[②]一家大旅馆前面哭了一场：从前我在那边大开筵席，请过客，如今连一块面包都要不到。我的路由是跟布坦商量好的，所以到一个地方就上邮局去问，可有寄给我的信和钱。直到巴黎，什么都没收到。那期间我饮泣吞声，多少的悲痛只能往肚里咽！我心里想：'大概布坦死了罢？'果然，可怜的家伙在滑铁卢送了命。他的死讯是我以后无意之中听到的。他和我太太办的交涉一定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到了巴黎，和哥萨克兵同时进城。[③] 那对我真是痛上加痛。看见俄国兵到了法国，我就忘了自己脚上没有鞋，袋里没有一个钱。真的，我身上的衣服全变了破布条了。进巴黎的头一天，我在克莱森林中露宿了一夜。晚上的凉气使我害了一种不知什么病，第二天进圣马丁区的时候发作起来，差不多晕

---

① 卡尔斯鲁厄，普鲁士城市。

② 斯特拉斯堡，法国阿尔萨斯省的首府。

③ 一八一五年六月滑铁卢战役以后，惠灵顿部下之英军和亚历山大部下之哥萨克军同时进占巴黎。

倒在一家铁匠铺门口。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市立医院里的病床上。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日子还算过得快活。不久我被打发出来，一文不名，但身体很好，脚也踏到了巴黎的街道。我多么高兴的迫不及待的赶到勃朗峰街，那是我太太住的地方，房子还是我的产业呢！谁知勃朗峰街变了昂丹大道。我的房子不见了，原来给卖掉了，拆掉了。地产商在我从前的花园里盖了好几幢屋子。因为不知道妻子嫁了费罗，我什么消息都打听不出。后来去找一个从前代我经手事情的老律师。不料老律师死了，没死以前就把事务所盘给一个年轻人。这位后任把我的遗产如何清算，继承手续如何办理，我的妻子如何再嫁，又生了两个孩子等等全部告诉了我，使我大吃一惊。他一听见我自称为夏倍上校就哈哈大笑，而且笑得那么不客气，我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斯图加特监狱的经验使我想起了沙朗通疯人院①，决意小心行事。我既然知道了太太的住处，便存着希望到她的公馆去了。"上校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他压着一肚子的怨气，"唉，哪知道我用一个假姓名通报的时候，里头回说不在；下回我用了真姓名的时候根本被拦在大门口。为了要看到伯爵夫人半夜里跳舞回来或是看戏回来，我整夜站在大门外界石旁边。车子象闪电一般的过去，我拼命把眼睛盯着车厢朝里望：那个明明是我的而又不再属于我的女人，我只能在眼梢里瞥见一点儿影子。"老人说着，冷不防在但维尔面前站了起来，嗄着嗓子叫道："从那天起，我一心一意只想

① 沙朗通为巴黎近郊的城市，有著名的疯人院，一般人均以沙朗通三字代表疯人院。

报复了。她明知道我活着；我回来以后，她还收到我两封亲笔信。原来她不爱我了！我说不上来对她是爱还是恨！一会儿想她，一会儿咒她。她的财产，她的幸福，哪一样不是靠了我？可是她连一点儿小小的帮助都不给我！有时我气得简直不知道怎办！”

讲完这几句，老军人又往椅子里坐下，待着不动了；但维尔默默无声，只管打量着当事人。终于他象出神一般的说道：

“事情很严重。即使存在海尔斯贝格的文件真实可靠，也不能担保我们一开场就胜利。这桩官司前后必须经过三审。对这样一件没有前例的案子，非用极冷静的头脑考虑不可。”

“噢！”上校很高傲的抬起头来，冷冷的回答，“万一失败了，我是知道怎么死的，可是要人陪着我。”

那时他全无老态，变了一个刚毅果敢的人，眼中燃着悲愤与报复的火焰。

代理人说：“或许咱们应当想法和解。”

“和解！”夏倍上校嚷道，“请问我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代理人说：“先生，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我一定把你的案子当作我自己的事。不久你就可以发觉我怎样关切你的处境，——那在司法界中几乎是从来未有的。目前我先给你一个字条，你拿去见我的公证人，凭你的收据每十天向他支五十法郎。到这儿来拿钱对你不大得体。如果你真是夏倍上校，就根本用不着依靠谁。我给你的垫款是一种借贷的方式。你有产业可以收回，你是有钱的人。”

这最后一番体贴使老人眼泪都冒上来了。但维尔突然站

起身子，因为当诉讼代理人的照例不应当流露感情；他进入办公室，回出来拿着一个开口的封套交给夏倍伯爵。可怜的人用手指一捻，觉得里头有两块金洋。

代理人说："请你把文件的名称，存放的城与邦① 的名称，统统告诉我。"

上校逐一说明了，又把代理人写的地名校对一遍；然后一手拿起帽子，望着但维尔，伸出另外一只生满肉茧的手，声音很自然的说道：

"真的，先生，除了皇帝，你是我最大的恩人了！你真是一条好汉②。"

代理人按了按上校的手，掌着灯把他直送到楼梯口。

"布卡尔，"但维尔对他的首席帮办说，"我才听到的一桩故事，也许要我破费五百法郎。但即使上了当，赔了钱，我也不后悔，至少是看到了当代最了不得的演员。"

上校走到街上一盏路灯底下，掏出代理人给的两枚二十法郎的钱瞧了一会儿。九年以来，这是他第一回看到金洋。

"这一下我可以抽雪茄了！"他心里想。

从夏倍上校半夜里找但维尔谈话以后，大约过了三个月，负责代但维尔给怪主顾透支生活费的公证人，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去和代理人商议，一开始就向他索取付给老军人的六百法郎垫款。

"你有心养着帝国军队玩玩吗？"公证人取笑但维尔。这公

---

① 当时德国尚未统一，日耳曼各地均系诸侯分治，故称"邦"。

② "好汉"二字是拿破仑夸奖部下的口头语。

证人叫做克罗塔，年纪很轻，原来在一个公证人事务所里当首席帮办，后来东家破产，逃掉了，克罗塔便盘下了事务所。

但维尔回答："谢谢你提醒我这件事。我的慈善事业不预备超过六百法郎，说不定我为了爱国已经受骗了。"

他言犹未了，看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首席帮办拿来的几包文件。有封信贴着许多狭长的、方形的、三角形的、红的、蓝的、普鲁士邮票，奥国邮票，巴伐利亚邮票，法国邮票，他不由得眼睛一亮。

"啊！"他笑着说，"戏文的结果来了，咱们来瞧瞧我是不是上了当。"

他拿起信来拆了，不料写的是德文，一个字都念不上来，便打开办公室的门把信递给首席帮办：

"布卡尔，你亲自跑一趟，叫人把这信翻译一下；速去速来。"

柏林的公证人复称，全部文件几天之内就可送到。据说那些公事都合格，做过必要的法定手续，足以取信于法院。当初为笔录所举的事实作证的人，几乎都还在普吕西什－埃洛邦内；救夏倍伯爵的女人至今活着，住在海尔斯贝格近郊的一个镇上。

布卡尔把信念完了，但维尔嚷道："啊，事情当真起来了。——可是，朋友，"他回头向着公证人，"我还需要一些材料，大概就在你事务所里。当初不是那骗子罗甘……"

"噢，咱们不说骗子，只说不幸的，可怜的罗甘，"亚历山大·克罗塔笑着打断了但维尔的话。

“随你说吧。夏倍的遗产案子，不是那可怜的罗甘，最近带走了当事人们八十万法郎，使好几个家庭急得没办法的罗甘，经手的吗？我们的费罗案卷中好象提到这一点。”

“是的，”克罗塔回答，“那时我还当着第三帮办；清算遗产的案卷是我誊写的，也仔细研究过。萝丝·沙波泰勒女士是亚森特的寡妇，亚森特一名夏倍，帝政时代封的伯爵，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订婚约，所以双方的财产是共有制。我记得资产总额一共有六十万法郎。结婚以前，夏倍上校立过一份遗嘱，把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巴黎的慈善机关，另捐四分之一给公家。他死后办过共有财产拍卖，一般性拍卖，遗产分析等等手续，因为各方面的诉讼代理人都很活跃。在清算期间，统治法国的那个魔王①下了一道上谕，把国库应得的一分遗产退还给上校的寡妇。”

“那么夏倍伯爵私人名下的财产只剩三十万了。”

“对啦，朋友！”克罗塔回答，“你们这批诉讼代理人有时理路倒还清楚，虽然人家责备你们不论是辩护还是攻击，常常颠倒事实。”

夏倍伯爵在交给公证人的第一张收据上写的地址是：圣马尔索区小银行家路；房东是一个在帝国禁卫军中当过上士的老头儿，叫做韦尼奥，现在作着鲜货买卖。到了街口上，但维尔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马夫不肯把轻便两轮车赶进一条不铺石子的街，地下的车辙也的确太深了。诉讼代理人向四下

① 指拿破仑。

里望了一会，终于在紧靠大街的小巷子的某一段，在两堵用兽骨和泥土砌的围墙中间，瞧见两根粗糙的石柱，被来往的车辆撞得剥落了，虽然前面放着两块代替界石的木头也保护不了。石柱顶上有个盖着瓦片的门楣，底下有根横梁，梁上用红字写着韦尼奥鲜货行。字的右首用白漆画着几个鸡子，左首画一条母牛。大门打开着，看样子是整天不关的。进门便是一个相当宽敞的院子，院子的尽里头，朝着大门有所房子，倘若巴黎各区的一些破房还能称作房子的话；它们跟无论什么建筑物都不能比，甚至还比不上乡下最单薄的住房，因为它们只有乡下破房的贫寠而没有它的诗意。田野里有的是新鲜的空气，碧绿的草原，阡陌纵横的景致，起伏的岗峦，一望无际的葡萄藤，曲折的小路，杂树围成的篱垣，茅屋顶上的青苔，农家的用具；所以便是草房木屋也另有一番风味，不象巴黎的贫民窟因为丑恶而只显出无边的苦难。

这所房子虽是新盖的，已经有随时可以倒坍的样子。材料没有一样是真正合用的，全是旧货，因为巴黎每天都在拆房子。但维尔看见一扇用木板钉成的护窗上还有时装商店几个字。所有的窗子式样都不一律，装的方式也怪得很。似乎可以居住的底层，一边高一边低；低的一边，房间都在地面之下。大门与屋子中间有一个坑，堆满垃圾，其中有雨水，也有屋子里泼出来的脏水。单薄的屋子所依靠的墙要算是最坚固的一堵了；墙根搭着几个稀格的棚子，让一些兔子在里面尽量繁殖。大门右边是个牛棚，顶上是堆干草的阁楼，紧接着一间和正屋通连的牛奶房。左边有一个养鸡鸭的小院子，一个马棚，

一个猪栏，猪栏的顶和正屋一样用破板钉成，上面的灯芯草也盖得很马虎。

但维尔插足的院子，和每天供应巴黎食物的场所一样，因为大家要赶早市，到处留下匆忙的痕迹。这儿鼓起来、那儿瘪下去的白铁壶，装乳酪用的瓦罐，塞瓶口用的布条，都乱七八糟丢在牛奶房前面。抹这些用具的破布挂在两头用木柱撑着的绳上，在太阳底下飘飘荡荡。一匹只有在牛奶房里才看得见的那种驯良的马，拖着车走了几步，站在大门紧闭的马棚外面。开裂而发黄的墙上，爬着盖满尘土的瘦小的葡萄藤，一只山羊正在啃藤上的嫩叶。一只猫蹲在乳酪罐上舐乳酪。好些母鸡看到但维尔走近，吓得一边叫一边飞，看家的狗也跟着叫起来。

但维尔对这幕丑恶的景象一瞥之下，心上想："噢！决定埃洛一仗胜败的人原来住在这里！"

看房子的只有三个男孩子。一个爬在一辆满载青草的车上，向邻屋的烟囱摔石子，希望石子从烟囱里掉进人家的锅子。另外一个想把一只猪赶到车身碰着地面的木板上，第三个拿手攀着车身的另一头，预备猪上了木板，叫它一上一下的颠簸。但维尔问他们夏倍先生是不是住在这儿，他们都一声不出，只管望着他，神气又痴騃又机灵，——假如这两个字可以放在一起的话。但维尔又问了一遍，得不到回音。他看着三个顽童的狡猾样子心中不耐烦，便拿出年轻人对付儿童的办法，半真半假的骂了一声，不料他们反倒粗野的大笑起来。这一下但维尔可恼了。上校听到声音，从牛奶房旁边一间又

矮又小的屋内走出来，站在房门口声色不动，完全是一副军人气派；嘴里咬着一支烟膏极重（抽烟的人的术语）、质地粗劣，俗称为烫嘴的白泥烟斗。他把满是油腻的鸭舌帽的遮阳掀了掀，看见了但维尔，因为急于要赶到恩人前面，马上从垃圾堆中跨过来，同时声音很和善的向孩子们喊着：

"弟兄们，别闹！"

三个孩子立刻肃然静下来，足见老军人平日的威严。

他招呼但维尔："啊，干吗不写信给我呢？"接着他看见客人迟疑不决，怕垃圾弄脏靴子，便又说："你沿着牛棚走罢，那儿地下是铺着石板的。"

但维尔东窜一下，西跳一下，终于到了上校的屋门口。夏倍因为不得不在卧房里接待客人，脸上很难堪。的确，但维尔在屋内只看到一张椅子。床上只有几束干草，由女主人铺着两三条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破烂地毯，平常是送牛奶女人垫在大车的木凳上的。脚下是泥地。发霉的墙壁长着绿毛，到处开裂，散布的潮气那么重，只能用草席把紧靠卧床的那片墙遮起来。一只钉上挂着那件可笑的卡列克。墙角里东倒西歪的躺着两双破靴子。至于内衣被服，连一点儿影踪都没有。虫蛀的桌上有一本普朗歇翻印的《帝国军报》打开在那里，好象是上校的经常读物。他在这清苦的环境中神态安详，非常镇静。从那次访问但维尔以后，他面貌似乎改变了；代理人看出他脸上有些心情愉快的影子和由希望反映出来的一道淡淡的光。

他把草垫只剩一半的椅子端给代理人，问道："我抽烟会使你觉得不舒服吗？"

"嗳，上校，你住的地方太糟了！"

但维尔说这句话是因为第一，代理人都天生多疑；第二，他涉世不久便看到一些幕后的惨剧，得了许多可叹的经验，所以心上想：

"哼，这家伙拿了我的钱一定去满足他当兵的三大嗜好了：赌钱，喝酒，玩女人！"

"是的，先生，我们这儿谈不到享受，只等于一个营帐，全靠友情给它一些温暖，可是……"说到这儿，老军人用深沉的目光瞅着法学家，"可是我从来没害过人，没做过使人难堪的事，不会睡不着觉的。"

代理人觉得盘问他怎么使用那笔预支的钱未免太不客气，结果只说：

"为什么不搬到城里去呢？你不用花更多的钱，可是住得舒服多了。"

上校回答："这里的房东让我 gratis① 吃住了一年，难道我现在有了些钱就离开吗？何况这三个孩子的父亲还是个老埃及人……"

"怎么！是个埃及人？"

"参加过出征埃及的兵，我们都叫做埃及人。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但从那里回来的彼此跟弟兄差不多，并且韦尼奥还是我部队里的，在沙漠中和我一块儿喝过水。再说，我教他的几个娃娃认字还没教完呢？"

① 拉丁文：免费。

“既然你付了钱，他应该让你住得好一些。”

“嘿！他的几个孩子还不是和我一样睡在草堆里！他夫妻俩的床也不见得更舒服；他们穷得很，又不自量力，盘了一个铺子。倘若我能收回财产……得啦，别提了！”

“上校，我明后天就能收到你海尔斯贝格的文件。你的恩人还活着呢！”

“该死的钱！难道我没有钱吗？”他嚷着把土烟斗摔在了地下。

一支烟膏厚重的烟斗对一个抽烟的人是很宝贵的；但他的摔破烟斗是激于义愤，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举动，大概烟草专卖局也会加以原谅，① 而烟斗的碎片也许会由天使给捡起来罢。

但维尔跨出房间，想沿着屋子在太阳底下走走。

他说：“上校，你的案子真是复杂极了。”

上校回答：“我觉得简单得很。人家以为我死了，我可是活着！应当还我妻子，还我财产；政府也得给我将官的军阶，因为埃洛战役以前，我已经是帝国禁卫军的上校了。”

“在司法界里，事情就不这么简单啦。我可以承认你是夏倍伯爵；但对于那些为了本身利益而只想把你否认的人，是要用法律手续来证明的。你的文件必然会引起争辩，而这个争辩又得引起十几个先决问题，发生许多矛盾，直要告到最高法院，中间不知要花多少钱打多少官司，拖多少时间；那是我

① 法国是烟草专卖的国家，故抽烟人的烟斗也为专卖局所重视，少一烟斗即少一抽烟的人，专卖局即少一份收入。

无论如何努力也阻止不了的。你的敌人会请求当局作一个详细的调查，我们不能拒绝，或许还需要委托普鲁士邦组织委员会就地查勘。即使一切顺利，司法当局很快的承认你是夏倍上校了，但费罗伯爵夫人那件无心的重婚案，谁知道他们怎么判决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你和费罗伯爵究竟谁对伯爵夫人更有权利，不在法典规定的范围之内，只能由法官凭良心裁判，正如社会上有些特殊的刑事案件只能由陪审官用自由良心裁判一样。你和你太太并没生男育女，费罗先生和他太太却生有两个儿子；法官的裁定，可能把婚姻关系比较浅的一方面牺牲，只要另一方面的结合是出于善意。以你这个年龄，这个处境，坚决要求把一个已经不爱你的女人判还给你，你精神上会舒服吗？你的太太和她现在的丈夫势必和你对抗，而这两位又是极有势力，可能左右法院的。所以官司非拖不可。那期间你却是悲愤交加，很快的衰老了。”

“那么我的财产呢？”

“你以为你真有天大的家私吗？”

“我当初不是有三万法郎收入吗？”

“上校，你在一七九九年上还没结婚的时候，立了一份遗嘱，注明把四分之一的遗产捐给救济机关。”

“不错。”

“那么既然人家认为你死了，不是要把你的财产登记，清算，才能把那四分之一拨给救济机关吗？你的太太只顾着自身的利益，不惜损害穷人的利益。清点遗产的时候，她的现款和首饰一定是隐匿不报的，便是银器也只拿出小小的一部分；

家具的估价只等于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或是为她自己留地步，或是为了少付一笔税，同时也因为那是由估价员负责的，所以她尽可以胆大妄为；登记的结果，你的财产只值六十万法郎。你的寡妇照理应当得一半。拍卖的遗产都由她出钱买回来，沾了不少便宜，救济机关把应得的七万五拿去了。[1] 你遗嘱上既没提到妻子，没有受主的那份遗产应当归入公家，但皇帝下了一道上谕，把那一份给了你的寡妇。由此看来，你现在名正言顺可以争回来的财产还有多少呢？仅仅是三十万法郎，还得除掉一切费用。”

上校大吃一惊，问道：“你们把这个叫做大公无私的法律吗？”

“当然喽……”

“那真是太妙了！”

“上校，法律就是这么回事。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你认为容易的事并不容易。可能费罗太太还想把皇帝给她的那一份抓着不放呢。”

“事实上她又不是寡妇，那道上谕应当作废。”

“对。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件事不可以争辩。告诉你，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对你，对她，和解是最好的办法。你和解以后所能到手的财产，可以比你在法律上有权收回的更可观。”

“那不等于把我的妻子卖掉吗？”

---

① 六十万遗产，妻子分去半数，只剩三十万，三十万的四分之一为七万五。

“一年有了两万四的收入，再加你的地位，尽可找一个比你原来的太太更合适，使你更幸福的女人。我预备今天就去拜访费罗伯爵夫人，探探风色，但我没通知你以前，不愿意就去。”

“咱们一块儿去罢……”

“凭你这种装束去吗？”代理人说，“不行，不行，上校。那你的官司是输定了……”

“我这官司有没有希望打赢呢？”

“从无论哪一点上看都没问题。可是亲爱的上校，你忘了一件事。我不是富翁，我为了受盘事务所借的债还没还清。倘若法院答应预支你一笔钱，就是说让你在应得的财产里头先拿一部分，也得等到你夏倍伯爵，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的身分确定以后。”

“啊！我还是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呢，我竟忘了，”他很天真的说。

但维尔接着又道：“而你的身分没确定以前，不是先得叫人辩护吗？律师，要钱；送状子，抄判决书，要钱；执达吏，要钱；你自己还得有笔生活费。几次预审的费用，约估一下就得一万二到一万五以上。我没有这笔款子；借钱给我盘这个事务所的债主要的利息很高，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你，你又从哪儿去张罗？”

可怜的军人黯淡无光的眼中滚出两颗很大的泪珠，淌在全是皱痕的面颊上。看到这些困难，他灰心了。社会与司法界象一个噩梦似的压着他的胸部。

他嚷道："好吧，我去站在旺多姆广场的华表下面，大声的叫：我是夏倍上校，我是在埃洛冲破俄罗斯大军的方阵的人！——那铜像一定认得我的。"①

"这样，人家就把你送沙朗通。"

一听到这可怕的名字，老军人可泄气了。

"难道陆军部也不会有人替我作主吗？"

"那些衙门！"但维尔说，"要去先把宣告你的死亡无效的公事端整好了再去。他们正恨不得把所有帝政时代的人物一齐消灭呢。"

上校呆若木鸡，一动不动的愣了好一会，眼睛视而不见的朝前望着。军事法庭办起事来是干脆，迅速，粗暴的，判的案子几乎永远是公道的；夏倍所知道的法律只有这一种。如今看到所要遭遇的难关象迷魂阵一样，要花多少钱才能进去游历一周，可怜的军人的意志不禁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意志原是男人特有的一种力量。他觉得受不了打官司的生活，还不如熬着穷苦，做个叫化子，或者有什么部队肯收留，再去投军当个骑兵，倒反简单多了。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因为损害了几个最重要的器官，已经使他健康大受影响。他害的病在医药上没有名字，病灶象我们身上受害最烈的神经系统一般，没有一定的地方，只能称之为痛苦的忧郁症。这种无形而实在的病不论怎么严重，只要生活愉快，还是能痊愈的。但要完全摧毁他结实的身体，只消一个新的阻碍或是什么意外的事，把已经

① 巴黎旺多姆广场上的华表，是记载大革命及帝政时代武功的碑，顶上置有拿破仑铜像。

衰弱的生机斩断，使他处处犹豫，作事有头无尾，没人了解，——那都是生理学家在受伤过度的人身上常常看到的症状。

但维尔发觉当事人有了失魂落魄的现象，便说：

“别灰心，结果只会对你有利的。但你得想一想是否能完全信托我，对我认为最好的办法能不能闭着眼睛接受？”

“你爱怎办就怎办吧，”夏倍说。

“不错，但你听我摆布的程度，是不是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

“难道我从此只能无名无姓，没有身分的混下去吗？这怎么受得了？”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代理人说，“我们可以用友好的方式得到法院的判决，把你的死亡登记和婚约撤销，把你的公民权恢复。靠了费罗伯爵的力量，你一定还能得到将官的军阶和一笔恩俸。”

“好，你放手做去吧！我完全信托你。”

“那么我等会把委托书寄给你签字。再见了，别灰心！要用钱，尽管问我。”

夏倍很热烈的握了握但维尔的手，背靠着墙，除了目送一程以外没有气力再送客。正如一般不大了解司法界内情的人，他看到这场意想不到的斗争吓坏了。他们俩谈话期间，街上有个人掩在大门口一根柱子旁边，伸头探颈的等着。但维尔一出门，他就走过来。那是个老头儿，穿着蓝色上衣，跟卖啤酒的商人一样束一条叠裥的白围裙，头上戴一顶獭皮小帽。凹陷

的脸是棕色的，皱纹密布，但因为工作辛苦，老在外边跑，颧骨倒晒得通红。

他伸出手臂拦住了但维尔，说道："先生，我很冒昧的跟你说话，请你原谅。我一看到你，就疑心是我们将军的朋友。"

但维尔回答："你关切他什么事呢？"又不大放心的追问一句："你是谁呀？"

"我叫做路易·韦尼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原来是你把夏倍伯爵安顿在这种地方的。"

"对不起，先生，请你原谅，他住的已经是最好的屋子了。倘若我自己有个房间，一定让给他；我可以睡在马房里。喝，他遭了多少难，还教我几个小的认字；他是一个将军，一个埃及人，我在部队里遇到的第一个排长就是他！……真的，一家之中他住得最好了。我有什么，他也有什么。可怜我拿不出多少东西，只有面包，牛奶，鸡子；穷人只能过穷日子！至少是一片好心。可是他叫我们下不了台啊。"

"他？"

"是的，先生，一点不假，他伤透了我们的心……我不自量力盘了一个铺子，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替我们刷马，那叫人怎么受得了！我说：'哎哟！我的将军，你怎么的？'他说：'嗳，我不愿意闲着，刷兔子什么的，我早学会了。'为了盘牛奶棚，我签了一些期票给葛拉多……你认得葛拉多吗，先生？"

"朋友，我没时间听你呀。快点告诉我，上校怎么样使你下不了台？"

"先生，他使我下不了台是千真万确的事，正如我叫做韦

尼奥一样的千真万确，我的女人还为此哭了呢。他从邻居那儿知道我们的债票到期了，一个子儿都没着落。老军人一句话不说，候着债主上门，拿你给他的钱一古脑儿把期票付清了。你看他多厉害！我跟我老婆眼看可怜的老人连烟草都没有了，他硬压着自己，省掉了。本来嘛，他每天早上已经有了雪茄！真的，我宁可把自己卖掉的……我们受不了！他说你是个好人，所以我想拿铺子作抵押，向你借三百法郎，让我们替他缝些衣服，买些家具。他以为替我们还了债！唉，谁知他反倒叫我们欠了新债……还叫我们心里受不了！他不应该丢我们的脸，伤我们的心；那还成为朋友吗？你放心，我路易·韦尼奥宁可再去当兵，决不赖你的钱……"

但维尔看了看鲜货商，往后退了几步，把屋子，院子，垃圾，马房，兔子，孩子，重新瞧了一眼，心里想："据我看，一个人要有德行，主要是占有产业的欲望不能太强。"

"好罢，你要三百法郎，给你就是了，再多一些也行。但这不是我给的。上校有的是钱，很有力量帮助你，我不愿意抢掉他这点儿乐趣。"

"他是不是不久就有钱了？"

"当然。"

"啊，天哪，我女人知道了才高兴呢！"

鲜货商说着，棕色的脸似乎舒坦了些。

但维尔一边踏上两轮车，一边想："现在让我到敌人那儿去走一遭。别泄露我们手里的牌，要想法看到她的，先下手为强。第一得吓她一吓。她是个女人，女人最怕的是什么呢？对

啦，女人只怕……”

他把伯爵夫人的处境推敲之下，象大政治家设计划策，猜度敌国的内情一样出神了。诉讼代理人不就是处理私事的政治家吗？现在我们必须对费罗伯爵夫妇的情形有所了解，才能领会但维尔的天才。

费罗伯爵是从前巴黎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儿子，恐怖时期流亡在国外，逃了命，却丢了财产。他在执政时期回国，守着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来往的小圈子，始终拥护路易十八的利益。所以在圣日耳曼区的贵族中，费罗属于很清高的不受拿破仑引诱的一派。他那时还没有头衔，但才能出众的名气已经使他成为拿破仑勾引的对象。拿破仑笼络贵族阶级的成功往往不下于战场上的成功。人家告诉费罗，说他的头衔可以恢复，没有标卖的财产可以发还，将来还有入阁和进参议院的希望。可是皇帝的努力终于白费。在夏倍伯爵阵亡的时期，费罗先生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没有财产，身段很好，在圣日耳曼区很走红，被认为是后起之秀。另一方面，夏倍伯爵夫人在清算亡夫遗产的过程中得了不少利益，孀居十八个月以后，每年的进款有四万法郎之多。她和青年伯爵的结合，也在圣日耳曼区的各党派意料之中。拿破仑素来希望自己的部下与贵族阶级通婚，对夏倍太太的再醮自然很满意，便把上校遗产中应当归公的一份退还给她。但拿破仑借此拉拢的心思仍旧落了一个空。费罗太太不但热爱她年轻的情人，而且想到能踏进那个虽然受了委屈，但始终控制着帝国宫廷的高傲的社会，也很得意。这门亲事既满足了她的热情，也满足了她

各方面的虚荣心。她快要一变而为名门淑女了。等到圣日耳曼区的人知道青年伯爵的婚姻并非对贵族阶级的叛变，所有的沙龙立刻对他的太太表示欢迎。然后是王政复辟的时期。费罗伯爵的政治前程，发展并不太快。他很明白路易十八的政治环境受着许多限制，也深知内幕情形，等着大革命造成的缺口慢慢的合拢。路易十八说的这句话虽然被自由分子嘲笑，的确有它的政治意义。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帮办所引用的那一段诏书，把费罗伯爵的两处森林，一块田产，都发还了。那些产业在公家代管期间价值大为提高。如今他虽则身为参议官兼某一个部的署长，自认为还不过是政治生涯的开端。

因为雄心勃勃而忙得不得了，他雇着一个秘书，把一切私人事务都交给他办。那秘书叫做德贝克，是个破产的诉讼代理人，精明透顶，凡是司法界的门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狡猾的讼师很明白自己在伯爵家的地位，为了前途不敢不老实。他照顾东家的财产简直无微不至，希望日后靠他的势力谋个缺分。他的行事和过去截然不同，以致大家认为他从前的坏名声是受人阴损。伯爵夫人天生聪明机警，那是所有的妇女都有的长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她猜透了总管的心，暗中把他监视着，又调度得很巧妙，使他甘心情愿的卖力，增加她那分私产。她叫德贝克相信费罗先生是抓在她手里的，只要他一心一意的忠于她的利益，将来准可以到第一等的大城市里去当个初级法院的庭长。一朝有了一个终身职的差事，他就能结一门好亲事；以后当选了议员，更可以觊觎政治上的高位；这样的诺言当然使德贝克成为伯爵夫人的死党了。王政

复辟的最初三年，一般手段高明的人利用房产的涨价与交易所的波动赚了不少钱：这种机会，伯爵夫人靠了德贝克的力量，一个都没错过，轻而易举把财产增加了三倍，尤其因为在伯爵夫人眼里，只要能赶快发财，什么手段都是好的。她拿伯爵在各衙门领的薪水派作家用，把产业的收入存在一边生利；德贝克只帮她在这方面出主意，决不推敲她的动机。象他那一类的人，直要一件事攸关自己的利益，才肯费心去推究内幕。先是他对于大多数巴黎女子都有的黄金饥渴病觉得很容易找出理由，其次，伯爵的野心需要极大的家私作后盾，因此总管有时候以为伯爵夫人的贪得无厌，是表示她对一个始终热爱的男人的忠诚。其实她把真正的用意深藏在心坎里。那是她生死攸关的秘密，也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一八一八年初，王政复辟的基础表面上很稳固了，它的大政方针，据一般优秀人士所了解的，应当替法国开创一个繁荣的新时代；于是巴黎社会的面目跟着改变了。费罗伯爵夫人的婚姻无意中使爱情、金钱、野心三者都得到了满足。年纪还轻，风韵犹存，她变了一位时髦太太，经常出入宫廷。本身有钱，丈夫有钱，而且是王上的亲信，被誉为保王党中最有才干的人物之一，早晚有当部长的希望。她既是贵族阶级的一分子，自然分享到贵族的光华。在这个万事如意的局面中，她精神上却长着一个癌。男人的某些心思不管掩藏得如何周密，总是瞒不过女人的。路易十八第一次回来的时候①，费罗伯爵就有些后悔自己的婚

①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逊位时，路易十八回国即王位，百日皇朝时又逃亡。

姻。先是夏倍上校的寡妇没有替他拉上豪门贵戚的关系，使他在到处都是暗礁与敌人的生涯中孤立无援。其次，在他能够用冷静的头脑观察妻子的时间，或许还发见她有些教育方面的缺陷，不宜于做他事业上的帮手。他批评塔莱朗的婚姻的一句话，使伯爵夫人看透了他的心，就是说如果他现在要结婚的话，对象决不会是费罗太太。丈夫心里有这种遗憾，世界上哪个妻子肯加以原谅呢？侮辱，叛变，遗弃，不是都有了根苗吗？假定她怕看到前夫回来，那么后夫的那句话岂非更犯了她的心病？她早知道夏倍活着而置之不理；后来没再听见他的名字，以为他和布坦两人跟着帝国的鹰旗在滑铁卢同归于尽了。虽然如此，她还是决意用最有力量的锁链，黄金的锁链，把伯爵拴在手里，希望凭着巨大的资财，使她第二次的婚约无法解除，万一夏倍上校再出现的话。而他居然出现了。她倒是弄不明白，她所担心的那场斗争怎么还没爆发。或许是痛苦，疾病，替她把这个人解决了。或许他发了疯，由沙朗通收管去了。她不愿意把心事告诉德贝克或警察局，免得授人把柄或者触发那件祸事。巴黎不少妇女都象费罗太太一样，不是天天跟恶魔作伴，便是走在深渊边上；她们尽量把创口磨成一个肉茧，所以还能嬉笑玩乐。

两轮车到了沼地街费罗公馆门口，但维尔从沉思默想中醒来，对自己说着："费罗伯爵的情形真有点儿古怪。有这么多钱，又受到王上的宠幸，怎么至今还没进贵族院？固然，象葛朗利厄太太和我说的，这可能表示他有心配合王上的政策，以爱惜爵位的方式抬高贵族院的声价。并且一个高等法院法

官的儿子，也没资格与克里庸和罗昂等等那些勋贵后裔相提并论。费罗伯爵要进贵族院决不能大张旗鼓，惹人注目。但若他能离婚，再娶一个没有儿子的老参议员的女儿，不是就能以继承人的地位一跃而为贵族院议员，免得王上为难了吗？”但维尔一边走上台阶一边想：“哼，不错，这一点倒大可以拿来恐吓伯爵夫人。”

但维尔无意之间击中了费罗太太的要害，摸到她那个刻骨铭心的毒瘤。她接见他的屋子是一间精雅的冬季餐厅；她正在用早点，旁边有一根钉着铁档的柱子拴着一只猴子，让她逗着玩儿。伯爵夫人穿着一件很漂亮的梳妆衣，便帽底下拖出几个随便束着的头发卷，显得很精神。她容光焕发，笑容可掬。金器，银器，嵌螺钿的杯盘，在她餐桌上发光，周围摆着几个精美的磁盆，种着名贵的花草。夏倍伯爵的女人靠了夏倍的遗产，生活豪华，站在社会的峰尖上；可怜的老头儿却在鲜货商家里和牲口家禽住在一块；代理人看了不由得私下想道：

“由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一个俊俏的女人，决不肯把一个穿旧卡列克，戴着野草般的假头发，脚上套着破靴子的老头儿，再认作丈夫；哪怕过去是她的情人也不相干。”

大半的巴黎人家尽管用多多少少的谎话遮掩自己的生活，也瞒不过一个以地位关系而能看到事实的人；所以但维尔当下堆着一副狡猾而尖刻的笑容，表示半感慨半嘲弄的心情。

“但维尔先生，你好！”伯爵夫人说着，继续拿咖啡喂她的猴子。

但维尔听她招呼的口气那么轻浮，觉得很刺耳，便直捷了

当的和她说："太太，我是来跟你谈一件相当严重的事的。"

"啊，遗憾得很。伯爵不在家呢……"

"我觉得幸运得很，太太。他要是参加我们的谈话，那才是遗憾呢。并且我从德贝克那儿知道，你喜欢自己的事自己了，不愿意打搅伯爵的。"

"那么我叫人把德贝克找来罢。"

"他虽然能干，这一回也帮不了你的忙。太太，你只要听我一句话就不会再嘻嘻哈哈了。夏倍伯爵的确没有死。"

"难道这种荒唐话就能使我不再嘻嘻哈哈了吗？"她说着，大声的笑了。

可是但维尔目不转睛的瞪着她，明亮的眼神仿佛看透了她的心事，伯爵夫人的态度便突然软化了。

"太太，"他冷冷的用着又严肃又尖锐的口气，"你还不知道你冒的危险有多大呢。不消说，全部文书都是真实的，确定夏倍伯爵没有死的证件都是可靠的。你一向知道我不是接受无根无据的案子的人。我们申请撤销死亡登记的时候，倘若你出来反对，这第一场官司你就非输不可；而我们赢了第一审，以后的几审也就赢定了。"

"那么你还预备跟我谈些什么呢？"

"既不谈上校，也不谈你。有些风雅的律师，拿这件案子里奇奇怪怪的事实，加上你再醮以前收到前夫的几封信，很可能作成一些有趣的节略；可是我也不预备和你谈这种问题。"

"这简直是胡扯！"她装腔作势，尽量拿出恶狠狠的神气，"我从来没收到夏倍伯爵的信；并且谁要自称为上校，他准是

个骗子，苦役监里放出来的囚犯，象柯瓦涅尔①之类。单是想到这种事就叫人恶心。先生，你以为上校会复活吗？他阵亡以后，波拿巴正式派副官来慰问我，国会批准三千法郎抚恤金，我至今还在支领。自称为夏倍上校的人，不管过去有多少，将来还有多少，我都有一千一万个理由不睬他们。”

“太太，幸亏今天只有咱们两人，你尽可以自由扯谎，”但维尔冷冷的说着，有心刺激伯爵夫人，认为她一怒之下可能露出些破绽来；这是诉讼代理人的惯技，敌人或当事人尽管发脾气，他们总是声色不动。他临时又想出一个圈套，叫她明白自己弱点很多，不堪一击；便私忖道：“好，咱们来见个高低罢。”——接着他高声说：“太太，送达第一封信的证据，是其中还附有证券……”

“噢！证券吗？信里可没有什么证券。”

但维尔微微一笑：“原来这第一封信你是收到的。你瞧，一个诉讼代理人随便唬你一下，你就中了计，还自以为能跟司法当局斗吗？……”

伯爵夫人的脸一忽儿红一忽儿白，用手遮住了。然后她把羞愧的情绪压了下去，恢复了象她那等女人的天生的镇静。

“既然你作了自称为夏倍的人的代理人，那么请你……”

“太太，”但维尔打断了她的话，“我现在除了当上校的代理人之外，同时仍旧是你的代理人。象你这样的大主顾，我肯

---

① 见本卷第308页注③。

放弃吗？可是你不愿意听我的话呀……”

“那么先生，你说罢，”她态度变得很殷勤了。

“你得了夏倍伯爵的财产，却给他一个不理不睬。你有了巨万家私，却让他在外边要饭。太太，案情本身既然这样动人，律师的话自然动人了：这件案子里头，有些情节可能引起社会公愤的。”

伯爵夫人被但维尔放在火上一再烧烤，不由得心烦意躁。她说：“可是先生，即使你的夏倍真的没死，法院为了我的孩子也会维持我跟费罗伯爵的婚姻，我只要还夏倍二十二万五千法郎就完了。”

“太太，关于感情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将来法院怎么看法。一方面固然有母亲与孩子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个受尽苦难的男人，被你一再拒绝而磨得这样衰老的男人，同样成为问题。叫他哪儿再去找个妻子呢？那些法官能够作违法的判决吗？你和上校的婚姻使他对你有优先权。不但如此，一朝人家用丑恶的面貌来形容你的时候，你还会碰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太太，这就是我想替你防止的危险。”

“一个意想不到的敌人！谁？”

“就是费罗伯爵，太太。”

“费罗先生太爱我了，对他儿子的母亲太敬重了……”

但维尔打断了她的话：“诉讼代理人是把人家的心看得雪亮的，你这些废话都甭提啦。此刻费罗先生决没意思跟你离婚，我也相信他非常爱你；但要是有人跟他说，他的婚姻可能宣告无效，他的太太要在公众眼里成为罪大恶极的女人……”

“那他会保护我的。”

“不会的，太太。”

“请问他有什么理由把我放弃呢，先生？”

“因为他可以娶一个贵族院议员的独养女儿，那时只要王上一道诏书，就好把贵族院的职位转移给他……”

伯爵夫人听着脸色变了。

但维尔心上想：“行啦，被我抓住了！可怜的上校，你官司赢定啦。”——然后他高声说道：“并且费罗先生那么办，心里也没什么过不去；因为一个光荣的男人，又是将军，又是伯爵，又是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决非等闲之辈；倘使这个人向他要回太太的话……”

“得了，得了，先生！”她说，“你永远是我的代理人。请你告诉我应当怎办？”

“想法和解呀！”

“他是不是还爱我呢？”她问。

“我不信他不爱你。”

听到这句话，伯爵夫人马上把头抬了起来，眼中闪出一道表示希望的光；或许她想用一些女人的诡计，利用前夫的爱情来赢她的官司。

“太太，究竟要我们把公事送给你呢，还是你愿意到我事务所来商订和解的原则，我等候你的吩咐，”但维尔说着，向伯爵夫人告辞了。

但维尔访问上校和费罗太太以后一星期，六月里一个晴朗的早上，被命运拆散的一对夫妇，从巴黎的两极出发，到他

们共同的代理人那儿相会。

但维尔预支给夏倍上校的大量金钱，使他能够把衣衫穿得跟身分相称。阵亡军人居然坐着一辆挺干净的两轮车，戴着一副与面貌相配的假头发，穿着蓝呢衣服，白衬衫，领下挂着荣誉勋位二级的大红绶带。生活优裕的习惯一恢复，当年那种威武的气概也跟着恢复了。他身子笔直，容貌庄严而神秘，活现出愉快和满怀希望的心情，脸不但变得年轻，而且用画家的术语来说，更丰满了。在他身上，你再也找不出穿破卡列克的夏倍的影子，正如一枚新铸的四十法郎的金洋决不会跟一个铜子儿相象。路上的人看到了，很容易认出他是我们帝国军中的遗老，是那些英雄之中的一个；国家的光荣照着他们，他们也代表国家的光荣，好比阳光底下的镜子把太阳的每一道光芒都反射出来。这般老军人每个都等于一幅画，同时也等于一部书。

伯爵从车上跳下来走进但维尔家的时候，动作的轻灵不下于青年人。他的两轮车刚掉过车身，一辆漆着爵徽的华丽的轿车也跟着赶到了。车中走下费罗伯爵夫人，装束非常朴素，但很巧妙的衬托出年轻的身腰。她戴着一顶漂亮的小帽子，周围缀着蔷薇花，象捧云托月似的使她脸蛋的轮廓不太清楚，而神态更生动。两个当事人都变得年轻了，事务所却还是老样子，和这个故事开场的时候所描写的没有分别。西蒙南吃着早点，肩膀靠在打开的窗上，从四周都是黑沉沉的房屋而只给院子留出的空隙中，眺望着蓝天。

他忽然嚷道："啊！夏倍上校变了将军，挂着红带了：谁愿

意赌东道请看戏吗？”

“咱们的老板真会变戏法，”高德夏说。

“这一回大家不跟他开玩笑了吗？”德罗什问。

“放心，他的妻子，费罗伯爵夫人，会要他的！”布卡尔回答。

高德夏又道：“那么伯爵夫人要服侍两个丈夫了，可不是？”

“噢，她也来了！”西蒙南嚷着。

这时上校走进事务所，说要见但维尔先生。

“他在里头呢，伯爵，”西蒙南告诉他。

“原来你耳朵并不聋，小鬼！”夏倍扯着跳沟的耳朵拧了一把，叫那些帮办看着乐死了，哈哈大笑，同时也打量着上校，表示对这个怪人好奇到极点。

费罗太太进事务所的时候，夏倍伯爵正在但维尔的办公室里。

“喂，布卡尔，这一下老板办公室里可要来一幕精采的戏文啦！那位太太不妨双日陪费罗伯爵，单日陪夏倍伯爵。”

“逢到闰年，这笔账可以轧平了，”高德夏接着说。

“诸位，别胡扯了，人家听得见的，”布卡尔很严厉的喝阻，“象你们这样把当事人打哈哈的事务所，从来没见过。”

伯爵夫人一到，但维尔就把上校请到卧房去坐。

他说：“太太，因为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夏倍伯爵见面，我把你们俩分开了。倘若你喜欢……”

“先生，多谢你这么体贴。”

"我拟了一份和解书的稿子，其中的条款，你和夏倍先生可以当场磋商；两方面的意思由我居间传达。"

"好罢，先生，"伯爵夫人作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但维尔念道：

"立协议书人甲方：亚森特，别号夏倍，现封伯爵，陆军少将，荣誉勋位二级获得者；住巴黎小银行家路；

乙方：萝丝·沙波泰勒，为甲方夏倍伯爵之妻……"

伯爵夫人插言道："开场的套头不用念了，单听条文罢。"

"太太，"代理人回答，"开场的套头很简短的说明你们双方的地位。然后是正文。第一条，当着三个见证，——其中两位是公证人，一位是你丈夫的房东，做鲜货买卖的，我已经关照他严守秘密，——你承认甲方是你的前夫夏倍伯爵；确定他身分的文书，由你的公证人克罗塔另行办理。

"第二条，甲方为顾全乙方幸福起见，除非在本和解书规定的情形之下，自愿不再实行丈夫的权利。"但维尔念到这儿又插进两句："所谓本和解书规定的情形，就是乙方不履行这个秘密文件中的条款。——其次，甲方同意与乙方以友好方式，共同申请法院撤销甲方之死亡登记，及甲方与乙方之婚约。"

伯爵夫人听了很诧异，说道："这一点对我完全不合适，我不愿意惊动法院。你知道为什么。"

代理人声色不动，照旧往下念：

"第三条，乙方自愿每年以二万四千法郎交与甲方夏倍伯爵；此项终身年金由乙方以购买政府公债所生之利息支付；但

甲方死亡时，本金仍归乙方所有……”

“那太贵了！”伯爵夫人说。

“你能花更低的代价成立和解吗？”

“也许。”

“太太，那么你要怎办呢？”

“我要……我不要经过法院；我要……”

“要他永远做死人吗？”但维尔顶了一句。

“先生，倘若要花二万四的年金，我宁可打官司……”

“好，咱们打官司罢，”上校用他那种调门很低的声音嚷道。他突然之间打开房门站在他女人面前，一手插在背心袋里，一手指着地板。因为想起了痛苦的往事，他这姿势格外显得悲壮。

“真的是他！”伯爵夫人私下想。

老军人接着又道：“哼，太贵了！我给了你近一百万，你却眼看我穷途潦倒，跟我讨价还价。好罢，现在我非要你不可了，既要你的财产，也要你的人。咱们的财产是共有的，咱们的婚约还没终止……”

伯爵夫人装作惊讶的神气，嚷道：“这一位又不是夏倍上校喽。”

“啊！”老人带着挖苦得很厉害的口吻，“你要证据吗？我当初是在王宫市场把你找来的……”

伯爵夫人马上变了脸色。老军人看到自己从前热爱的女人那么痛苦，连胭脂也遮不了惨白的脸色，不由得心中一动，把话咽住了。但她睁着恶毒的眼睛瞪着他，于是他一气之下，

又往下说道：

“你原来在……”

“先生，我受不了，”伯爵夫人对代理人说，“让我走罢。我不是到这儿来听这种下流话的。”

她站起身子走了。但维尔跟着冲出去。伯爵夫人象长了翅膀似的，一霎眼就飞掉了。代理人回到办公室，看见上校气坏了，在屋子里大踏步踱着。

他说：“那个时候一个人讨老婆是不管出身的；我可是拣错了人，被她的外表骗过去了；谁知她这样的没心没肝。”

“唉，上校，我不是早告诉你今天别来吗？现在我相信你真是夏倍伯爵了。你一出现，伯爵夫人浑身一震：我把她的思想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你的官司输定了，你太太知道你面目全非，认不得了。”

“那我就杀了她……”

“发疯！这不是把你自己送上断头台吗？说不定你还杀不了她！一个人想杀老婆而没杀死，才是大笑话呢。让我来补救罢，大孩子！你先回去，诸事小心；她很可能安排一些圈套，送你上沙朗通的。我要立刻把公事送给她，以防万一。”

可怜的上校听从了恩人的吩咐，结结巴巴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出门了。他慢吞吞的走下黑暗的楼梯，憋着一肚子郁闷，被刚才那一下最残酷、把他的心伤得最厉害的打击压倒了。走到最后一个楼梯台，他听见衣衫窸窣的声音，忽然太太出现了。

“跟我来，先生，”她上来挽着他的手臂；那种姿势他从前

是非常熟悉的。

伯爵夫人的举动和一下子又变得温柔的口吻，尽够消释上校的怒意，把他带到车子旁边。

跟班的放下踏级，伯爵夫人招呼上校道："喂，上车罢！"

于是他象着了魔似的，挨着妻子坐在轿车里。

"太太上哪儿去？"跟班的问。

"上格罗莱。"

驾车的马开始奔驰，穿过整个巴黎城。

"先生……"伯爵夫人叫出这两个字的声音是洩露人生最少有的情绪的声音，表示身心都在震颤。

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心，纤维，神经，面貌，肉体，灵魂，甚至每个毛孔都在那里抖动。我们的生命似乎不在自己身上了；它跑在身外跳个不停，好象有瘟疫一般的传染性，能借着目光，音调，手势，去感应别人，把我们的意志去强制别人。老军人仅仅听她叫出可怕的"先生"二字，就打了一个寒噤。那两字同时包含责备，央求，原谅，希望，绝望，询问，回答的意味，简直包括一切。能在一言半语之间放进那么多意思那么多感情的，必然是高明的戏子。一个人所能表达的真情实意往往是不完全的，真情决不整个儿显露在外面，只让你揣摩到内在的意义。上校对于自己刚才的猜疑，要求，发怒，觉得非常惭愧，便低着头，不愿意露出心中的慌乱。

伯爵夫人略微歇了一会，又道："先生，我一看见你就认出来了！"

"罗西纳，"老军人回答，"你这句话才是唯一的止痛膏，能

够使我把过去的苦难忘了的。”

他象父亲对女儿一般抓着妻子的手握了握，让两颗热泪掉在她手上。

“先生，你怎么没想到，以我这样为难的处境，在外人面前怎么受得了！即使我的地位使我脸红，至少让我只对自己人脸红。这一段秘密不是应当埋在我们心里的吗？希望你原谅我对夏倍上校的苦难表面上不理不睬。我觉得我不应该相信他还活着。”她看到丈夫脸上有点儿质问的表情，便赶紧声明：“你的信是收到的；但收到的时候和埃洛战役已经相隔十三个月，又是被拆开了的，脏得要命，字也不容易认。既然拿破仑已经批准我再嫁的婚约，我就认为一定是什么坏蛋来耍弄我。为了避免扰乱费罗伯爵的心绪，避免破坏家庭关系，我不得不防有人假冒夏倍。你说我这么办对不对？”

“不错，你是对的；我却是个傻子，畜生，笨伯，没把这种局面的后果细细想一想。”上校说着，看见车子经过小圣堂门，便问：“咱们到哪儿去呢？”

“到我的乡下别墅去，靠近格罗莱，在蒙摩朗西盆地上。先生，咱们在那儿可以一同考虑怎么办。我知道我的责任，我在法律上固然是你的人，但事实上不属于你了。难道你愿意咱们俩成为巴黎的话柄吗？这个局面对我简直是桩大笑话，还是别让大众知道，保持咱们的尊严为妙。”她对上校又温柔又凄凉的瞟了一眼，接着说：“你还爱着我；可是我，我不是得到了法律的准许才另外结婚的吗？处于这个微妙的地位，我冥冥中听到一个声音，教我把希望寄托在你的慷慨豪侠上面，

那是我素来知道的。我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你一个人手里，只听凭你一个人处理；这算不算我错了呢？原告和法官，请你一个人兼了罢。我完全信托你高尚的心胸。你一定能宽宏大量，原谅我无心的过失所促成的后果。因此我敢向你承认，我是爱费罗先生的，也自认为有爱他的权利。我在你面前说这个话并不脸红；即使你听了不舒服，可并不降低我们的人格。我不能把事实瞒你。当初命运弄人，使我做了寡妇的时候，我并没有身孕。”

上校对妻子做了个手势，意思要她别往下说了。车子走了一里多路，两人没交换一句话。夏倍仿佛看到两个孩子就在面前。

“罗西纳！”

“怎么呢？”

“死人不应该复活，是不是？”

“噢！先生，哪里，哪里！别以为我忘恩负义。可是你离开的时候留下的妻子，你回来的时候她不但再嫁了，而且做了母亲。虽然我不能再爱你，但我知道受你多少恩惠，同时我还有象女儿对父亲那样的感情奉献给你。”

“罗西纳，”老人用温柔的声调回答，“现在我一点不恨你了。咱们把一切都忘了罢。”说到这里，他微微笑了笑，那种仁慈的气息永远是一个人心灵高尚的标记，“我不至于那么糊涂，硬要一个已经不爱我的女人假装爱我。”

伯爵夫人瞅了他一眼，不胜感激的表情使可怜的夏倍几乎愿意回进埃洛的死人坑。世界上真有些人抱着那么伟大的

牺牲精神，以为能使所爱的人快乐便是自己得了酬报。

"朋友，这些事等咱们以后心情安定的时候再谈罢，"伯爵夫人说。

于是两人的谈话换了一个方向，因为这问题是不能长久谈下去的。虽然夫妻俩或是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常常提到他们古怪的局面，一路上倒也觉得相当愉快，谈着过去的夫妇生活和帝政时代的旧事。伯爵夫人使这些回忆显得甜蜜可爱，同时在谈话中加进一点必不可少的惆怅的情调，维持他们之间的庄严。她只引起对方旧日的爱情，而并不刺激他的欲念；一方面尽量让前夫看到她内心的境界给培养得多么丰富，一方面使他对于幸福的希冀只限于象父亲见着爱女一般的快慰。当年上校只认识一个帝政时代的伯爵夫人，如今却见到一个王政复辟时代的伯爵夫人。最后，夫妇俩穿过一条横路到一个大花园；花园的所在地是马尔让西高岗与美丽的格罗莱村子之间的一个小山谷。伯爵夫人在这儿有一所精雅的别庄；上校到的时候，发见一切布置都是预备他夫妇俩小住几天的。苦难好比一道神奇的符箓，能加强我们的天性，使猜忌与凶恶的人愈加猜忌愈加凶恶，慈悲的人愈加慈悲。

以上校而论，不幸的遭遇反倒使他心肠更好，更愿意帮助人。女性的痛苦，多半的男子是不知道它的真相的，这一下上校可是体会到了。但他虽则胸无城府，也不由得和妻子说：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觉得放心吗？"

"放心的，倘若在跟我打官司的人身上，我还能找到夏倍上校的话。"

她回答的神气装得很真诚，不但祛除了上校心里那个小小的疑团，甚至还使他暗中惭愧，觉得不应该起疑。一连三天，伯爵夫人对待前夫的态度好得无以复加。她老是那么温柔，那么体贴，仿佛要他忘掉过去所受的磨折，原谅她无意中（照她自己的说法）给他的痛苦。她一边表现一种凄凉抑郁的情绪，一边把他素来欣赏的风度尽量拿出来；因为有些姿态，有些感情的或精神的表现，是我们特别喜欢而抵抗不了的。她要使他关切她的处境，惹动他的柔情，以便控制他的思想而称心如意的支配他。

她决意要不顾一切的达到目的，只是还没想出处置这男人的方法，但要他在社会上不能立足是毫无问题的。

第三天傍晚，她因为不知道自己的战略结果如何，觉得心乱如麻，无论如何努力，面上总是遮盖不了。为了松动一下，她上楼到自己屋里，对书桌坐着，把在上校面前装作心情安定的面具拿了下来，好比一个戏子演完了最辛苦的第五幕，半死不活的回到化装室，把截然不同的面目留在舞台上。她续完了一封写给德贝克的信，要他上但维尔那边，以她的名义把有关夏倍上校的文件抄来，然后立刻赶到格罗莱看她。刚写完，她听见走廊里有上校的脚声，原来他是不放心而特意来找她的。

她故意高声自言自语："唉！我要死了才好呢！这局面真受不了……"

"啊，怎么回事呀？"老人问。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她站起来，离开上校下楼去，偷偷把信交给贴身女仆送往巴黎，面交德贝克，等他看过了还得把原信带回。然后伯爵夫人到一个并不怎么偏僻的地方拣一张凳子坐下，使上校随时能找到她。果然上校已经在找她了，便过来坐在她身边。

“罗西纳，你怎么啦？”

她不作声。傍晚的风光幽美恬静，那种说不出的和谐使六月里的夕照格外韵味深长。空气清新，万籁俱寂，只听见花园深处有儿童笑语的声音，给清幽的景色添上几段悦耳的歌曲。

“你不回答我吗？”上校又问了一声。

“我的丈夫……”伯爵夫人忽然停下，做了一个手势，红着脸问：“我提到费罗伯爵该怎么称呼呢？”

“就说你的丈夫罢，可怜的孩子；他不是你两个孩子的父亲吗？”上校用慈祥的口吻回答。

她说：“倘若费罗先生问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倘若他知道我跟一个陌生人躲在这里，我对他怎么交代？”然后又拿出非常庄严的态度：“先生，请你决定罢，我准备听天由命了……”

上校抓着她的手：“亲爱的，为了你的幸福，我已经决定牺牲自己……”

她浑身抽搐了一下，嚷道：“那不行。你想，你所谓牺牲是要把你自己否定，而且要用切实的方式……”

“怎么，我的话还不足为凭吗？”

切实二字直刺到老人心里，使他不由自主的起了疑心。他对妻子瞅了一眼，她脸一红，把头低下了；而他也生怕自己

会瞧她不起。伯爵夫人素来知道上校慷慨豪爽，毫无虚假，惟恐这一下把这血性男子的严格的道德观念伤害了。双方这些感想不免在他们额上堆起一些乌云，但由于下面一段插曲，两人之间的关系马上又变得和谐了。事情是这样的：伯爵夫人听到远远有一声儿童的叫喊，便嚷道：

"于勒，别跟妹妹淘气！"

"怎么！你的孩子在这里吗？"上校问。

"是的，可是我不许他们来打扰你。"

老军人从这种殷勤的措置咂摸出女性的体贴和用心的细腻，便握着伯爵夫人的手亲了一下。

"让他们到这儿来罢，"他说。

小女孩子跑来告状，说她哥哥捣乱：

"妈妈！"

"妈妈！"

"他把我……"

"她把我……"

两个孩子一齐向母亲伸着手，嘁嘁喳喳的闹成一片，等于突然展开了一幅美妙动人的图画。

伯爵夫人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可怜的孩子！唉，要离开他们了！法院将来判给谁呢？母亲的心是分割不开的，叫我怎么放得下呢？"

"是您怄妈妈哭的吗？"于勒怒气冲冲的问上校。

"别多嘴，于勒！"母亲很威严的把他喝住了。

两个孩子不声不响的站在那里，一忽儿瞧瞧母亲，一忽儿

瞧瞧客人，好奇的神色非言语所能形容。

"噢！"她又说，"倘若要我离开伯爵而让我保留孩子，那我不管什么也就忍受了……"

这句攸关大局的话使她全部的希望都实现了。

"对！"上校好象是把心里想了一半的话接下去，"我早说过了；我应该重新钻下地去。"

"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牺牲呢？"伯爵夫人回答，"固然有些男人为了挽救情妇的名誉不惜一死，但他们只死一次。你却是每天都受着死刑！那断断使不得！倘若只牵涉到你的生命倒还罢了；可是要你签字声明不是夏倍上校，承认你是个冒名的骗子，牺牲你的名誉，从早到晚的向人说谎……噢，一个人无论怎么牺牲也不能到这个地步。你想想罢！那怎么行！要没有这两个可怜的孩子，我早跟你逃到天涯地角去了……"

"嗳，"夏倍说，"难道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装作你的亲戚，住在你那个小楼里吗？我已经老朽无用，象一尊废炮，只要一些烟草和一份《宪政报》就行了。"

伯爵夫人哭得象泪人儿一般。两人你推我让，争着要牺牲自己，结果是军人得胜了。一天傍晚，在暮色苍茫，万籁俱寂的乡间，眼看孩子们绕在母亲膝下，宛然是一幅融融泄泄的天伦图的时候，老军人感动得忍不住了，决意回到坟墓中去，也不怕签署文件，切切实实的否定自己了。他问伯爵夫人应当怎办才能一劳永逸的保障她家庭的幸福。

她回答说："随你怎办罢！我声明决不参加这件事。那是不应该的。"

德贝克已经到了几天，依照伯爵夫人的吩咐，居然和老军人混得很好，得到了他的信任。第二天早上，夏倍伯爵和他两人一同出发到圣勒－塔韦尼去。德贝克已经委托那边的公证人替夏倍拟好一份声明书，可是措辞那么露骨，老军人听完条文马上跑出事务所，嚷道：

“该死！该死！那我不成了个小丑吗？不是变了个骗子吗？”

“先生，”德贝克和他说，“我也不劝你立刻签字。换了我，至少要伯爵夫人拿出三万法郎年金，那她一定给的。”

上校象正人君子受了污辱一般，睁着明亮的眼睛把老奸巨猾的坏蛋瞪了一眼，赶紧溜了，胸中被无数矛盾的情绪搅得七上八下。他又变得猜疑了，一忽儿愤慨，一忽儿冷静。

他终于从围墙的缺口中进入格罗莱的花园，慢吞吞的走到一个可以望见圣勒－塔韦尼大路的小亭子里歇息，预备在那儿仔细想一想。园子里的走道铺的不是细石子，而是一种红土。伯爵夫人坐在上头一个小阁的客厅内，没听见上校回来；她专心一意想着事情的成功，完全没留意到丈夫那些轻微的声响。老人也没发觉妻子坐在小阁上。

伯爵夫人从隔着土沟的篱垣上面，望见总管一个人在路上走回来，便问：“喂，德贝克先生，他字签了没有？”

“没有，太太。他不知跑哪儿去了。老马居然发起性子来了。”

她说：“那么就得送他上沙朗通，既然我们把他抓在手里。”

上校忽然象年轻人一样的矫捷，纵过土沟，一霎眼站在总管面前，狠狠的打了他两个嘴巴，那是德贝克一生挨到的最精采的巴掌。同时夏倍又补上一句：

“要知道老马还会踢人呢！”

胸中的怒气发泄过了，上校觉得再没气力跳过土沟。赤裸裸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伯爵夫人的话和德贝克的回答，暴露了他们的阴谋。所有的体贴，照顾，原来都是钓他上钩的饵。沙朗通这个字好比一种烈性的毒药，使老军人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一刹那间都恢复了。他从园子的大门里走向小亭子，步履蹒跚，象一个快倒下来的人。可见他是永远不得安静的了！从此就得跟这女人开始一场丑恶的斗争；正如但维尔所说的，成年累月的打着官司，在悲痛中煎熬，每天早上都得喝一杯苦水。而可怕的是：最初几审的讼费哪儿去张罗呢？他对人生厌恶透了：当时旁边要有水的话，他一定跳下去的了，有手枪的话一定把自己打死的了。然后他变得游移不定，毫无主意；这种心情，从但维尔在鲜货商家里和他谈过话以后，就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念。到了亭子前面，他走上高头的小阁，发见妻子坐在一张椅子里。阁上装着玫瑰花形的玻璃窗，山谷中幽美的景物可以一览无余；伯爵夫人在那里很镇静的眺望风景，莫测高深的表情正象那般不顾一切的女人一样。她仿佛才掉过眼泪，抹了抹眼睛，心不在焉的拈弄着腰里一根很长的粉红丝带。可是尽管面上装得泰然自若，一看见肃然可敬的恩人站在面前，伸着手臂，惨白的脸那么严正，她也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他向她瞪着眼睛，看得她脸都红了，然后说：“太太，我不

来咒你，只是瞧不起你。谢天谢地，幸亏命运把咱们分开了。我连报复的念头都没有，我不爱你了。我什么都不问你要。凭我这句话，你安心活下去罢；哼，我的话才比巴黎所有公证人的字纸都更可靠呢。我不再要求那个也许被我显扬过的名字。我只是一个叫做亚森特的穷光蛋，只求在太阳底下有个地方活着就行了。再见罢……”

伯爵夫人扑在上校脚下，抓着他的手想挽留他；但他不胜厌恶的把她推开了，说道：

“别碰我。”

伯爵夫人听见丈夫的脚步声走远去，做了一个没法形容的手势。然后凭着阴险卑鄙的或是自私狠毒的人的聪明，她觉得这个光明磊落的军人的诺言与轻视，的确可以保证她太平无事的过一辈子。

夏倍果然销声匿迹了。鲜货商破了产，当了马夫。或许上校有个时期也干过相仿的行业，或许象一颗石子掉在窟窿里，骨碌碌的往下直滚，埋没在巴黎那个衣衫褴褛的人海中去了。

事后六个月，但维尔既没有夏倍上校的消息，也没有伯爵夫人的消息，以为他们和解了，大概伯爵夫人怀恨在心，故意托别的事务所办了手续。于是有一天，他把借给夏倍的钱结算清楚，加上应有的费用，写信给费罗伯爵夫人请她通知夏倍伯爵料理，断定她是准知道前夫的住址的。

费罗伯爵的总管刚好发表为某个重要城市的初级法院院长；他第二天就复了但维尔一封信，叫人看了非常丧气：

费罗伯爵夫人嘱代声明：贵当事人对先生完全用了欺骗手段；自称为夏倍伯爵的人已明白承认假冒身分。此致……

德贝克。

但维尔嚷道："呦！竟有这种混帐东西！他们居然会盗窃出生证。你热心罢，慷慨罢，慈悲罢，你可上当了！哪怕你是诉讼代理人也没用！这件事平空白地破费了我两千多法郎。"

又过了一些时候，但维尔有天到法院去找一个正在轻罪法庭出庭的律师说话。他偶然闯进第六庭，庭上刚好把一个叫做亚森特的无业游民判处二个月徒刑，刑满移送圣德尼乞丐收容所。照警察厅的惯例，这种判决等于终身监禁。

听到亚森特的名字，但维尔对坐在被告席上，夹在两名警察中间的犯人瞧了一眼，原来便是冒充夏倍伯爵的那个家伙。

老军人态度安详，一动不动，几乎是心不在焉的神气。虽则衣服破烂，面上也有饥寒之色，但仍保持着高傲庄严的气概。他的眼神有种坚忍卓绝的表情，绝对逃不过法官的眼睛；但一个人投入法网以后，就变了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法理的问题，好比他在统计学家心目中只成为一个数字。

他被带往书记室，预备等会儿和同案判决的游民一齐送往监狱。凭着代理人在法院里可以到处通行的特权，但维尔跟他到书记室，把他和别的几个奇形怪状的乞丐打量了一番。书记室的穿堂另有一番景象，可惜立法大员，慈善家，画家，作家，都没有研究过。

象一切诉讼实验室一样，这穿堂是一间又暗又臭的屋子，四壁摆着长凳，被那些川流不息的可怜虫坐得发黑了。他们都

到这儿来跟社会上各式各种的受难者相会，从来没有一个人失约。倘若你是个诗人，一定会说，在这么许多灾难汇集的阴沟里，阳光是羞于露面的。那儿没有一个位置不坐过未来的或过去的罪犯，很多是受了第一次轻微的惩罚，便横了心变成积犯，终于上了断头台，或者是把自己打一枪送了性命。所有倒在巴黎街上的人，都在这些暗黄的壁上留着痕迹。凡是真正的慈善家，大可以在壁上把那么多自杀案的理由研究出来，不至于再象一般虚伪的作家只会慨叹而没能力加以阻止；因为自杀的原因明明写在这间穿堂里，而穿堂又是一个苗圃，制造验尸所与沙滩广场的惨剧的。

那时，一批精神抖擞而浑身都是苦难的疮疤的人，挤在那里一忽儿静默，一忽儿低声谈话，因为有三个警察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腰刀拖在地板上发出铿锵的声音。夏倍上校就坐在这些人堆里。

"你还认得我吗？"但维尔站在老军人面前问。

"认得的，先生，"夏倍站起身子回答。

但维尔轻轻的说道："倘若你是个规矩人，怎么会欠了我的钱不还呢？"

老军人满面通红，好象一个姑娘被母亲揭破了私情。

他高声嚷道："怎么！费罗太太没跟你算账吗？"

"算账？……她写信给我说你是个骗子。"

上校抬起眼睛，表示深恶痛绝与诅咒的意思，仿佛在祈求上帝惩罚她这桩新的卑鄙行为。

"先生，"他因为感情冲动，声音变了腔，倒反显得安静了，

“请你向警察说一声，让我到书记室去写个字条，那一定发生效力。”

但维尔向警察打了个招呼，把他的当事人带进书记室；亚森特写了一个字条给伯爵夫人，交给但维尔，说道：

“把这个送去，你的公费和借给我的款子保证能收回。先生，虽则我对于你的帮助没有把我的感激表示出来，但我的情意始终在这里，”说着他拿手指着心口，“是的，整个儿在这里。可是穷人有什么力量呢？他们除了感情以外，什么都谈不到。”

“怎么！”但维尔问他，“你没要求她给你一笔年金吗？”

“甭提啦！”老军人回答，“你真想不到，一般人看得多重的表面生活，我才瞧不起呢。我突然之间害了一种病，厌世病。一想到拿破仑关在圣赫勒拿岛，我觉得世界上一切都无所谓了。倒霉的是我不能再去当兵。”他做了一个小孩子般的手势，补充道：“归根结底，与其衣服穿得华丽，不如有感情可以浪费。我至少不用怕人家瞧不起。”

说完他又回去坐在他的凳子上。

但维尔出了法院，回到事务所，派那个时期的第二帮办高德夏上费罗太太家。伯爵夫人一看字条，立刻把夏倍上校欠代理人的钱付清了。

一八四〇年六月底，高德夏当了诉讼代理人，陪着他的前任但维尔上里斯去。走到一处和通往比塞特①的林荫道交叉

① 比塞特为法国塞纳省的一个小镇，有建筑宏伟的救济院，收容老人及精神病患者。

的地方，看见路旁一株橡树底下，有个已经成为叫化头的，病病歪歪的白发老人。他住在比塞特救济院，象穷苦的老婆子住在硝石库[1]一样。他是院内收容的二千个人中的一个，当时坐在一块界石上，聚精会神的干着残废军人搅惯的玩意儿：在太阳底下晒黏在手帕上的烟末，大概是为了爱惜烟末，不愿意把手帕拿去洗的缘故。[2]老人的脸非常动人，穿的是救济院发的丑恶之极的号衣，——一件土红色的长袍。

高德夏和同伴说："但维尔，你瞧，那老头儿不是象从德国来的那些丑八怪吗？他居然活着，说不定还活得挺有趣呢！"

但维尔用望远镜瞧了一下，不禁作了一个惊讶的动作，说道：

"嗳，朋友，这老头儿倒是一首诗，或者象浪漫派作家说的，是一出悲惨的戏。你有时还碰到费罗太太吗？"

"碰到的，她很有风趣，很可爱；也许对宗教太热心了一些，"高德夏回答。

"这老头儿便是她的结发丈夫，当过陆军上校的夏倍伯爵；他被送到这儿来准是她玩的花样。夏倍上校住着这个救济院而没住高堂大厦，只因为当面揭穿了美丽的伯爵夫人的出身，说他象雇马车一般把她在街上捡来的。她当时瞅着他的虎视眈眈的眼睛，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这几句开场白引起了高德夏的好奇心，但维尔便把上面

---

① 硝石库为巴黎妇女救济院的别名，除老年妇女外，亦兼收精神病女子。

② 此处所谓烟末指鼻烟，烟末常与涕沫同时黏在手帕上，故欲连同手帕晒干以便取下烟末。

的故事讲了一遍。两天以后，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两位朋友回巴黎的时候远远向比塞特望了一眼。但维尔提议去看看夏倍上校。林荫道的半路上有株倒下的树，老人坐在树根上，手里拿着一根棒在沙土上画来画去。他们把他细看了一下，发觉他那天的早点不是在养老院里吃的①。

但维尔招呼他："你好，夏倍上校。"

"不是夏倍！不是夏倍！我叫做亚森特，"老人回答。他又象儿童和老人那样带着害怕的神气，很不放心的瞧着但维尔，"我不是人呀，我是第七室第一百六十四号。"歇了一会又说："你们可是去看那个死犯的？他没娶老婆，那是他的运气！"

"可怜的人！"高德夏说，"你要不要钱买烟草？"

上校赶紧向两个陌生人伸出手去，神气和巴黎的顽童一样天真，从各人手里接了一枚二十法郎的钱，傻头傻脑的对他们望了一眼，表示感谢，嘴里还说：

"倒是两个好汉！"

他作着举枪致敬和瞄准的姿势，微微笑着，嚷道：

"把两尊炮一齐放呀！拿破仑万岁！"

接着他又拿手杖在空中莫名其妙的乱画一阵。

但维尔说："大概他受的伤影响到他的头脑，使他变得跟小孩子一样了。"

救济院中的另外一个老人在旁边望着他们，听了这话叫

① 养老院中的人行动自由，有钱的时候可以在外吃喝一顿，享受一下。此处暗指夏倍喝过酒。

起来："他跟小孩子一样！哼！有些日子简直一点儿触犯不得。这老滑头把什么都看透了，想象力丰富得很呢。可是今天他是在休息。先生，一八二〇年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了。那一回，有个普鲁士军官因为马车要爬上维勒瑞夫山坡，只得下来走一段。我正好跟亚森特在一起。那军官一边走一边和一个俄国人谈话，看到咱们的老总，便嘻嘻哈哈的说道：'这一定是个到过罗斯巴什的轻骑兵。'老总回答：'我太年轻了，来不及到罗斯巴什；可是赶上了耶拿！'① 普鲁士人听着马上溜了，一句话也不敢多讲。"

但维尔嚷道："他这个命运多奇怪！生在育婴院，死在养老院；那期间帮着拿破仑征战埃及，征战欧洲。"歇了一会又说："朋友，你知道吗？我们的社会上有三等人，教士，医生，司法人员，都是看破人间的。他们穿着黑衣服，或许就是哀悼所有的德行和所有的幻象。三等人中最不幸的莫如诉讼代理人。一个人去找教士，总由于悔恨的督促，良心的责备，信仰的驱使；这就使他变得伟大，变得有意思，让那个听他忏悔的人精神上感到安慰；所以教士的职业并非毫无乐趣：他作的是净化的工作，补救的工作，劝人重新皈依上帝的工作。可是我们当诉讼代理人的，只看见同样的卑鄙心理翻来覆去的重演，什么都不能使他们洗心革面；我们的事务所等于一个没法清除的阴沟。哼，我执行业务的期间，什么事都见过了！我亲眼看到一个父亲给了两个女儿每年四万法郎进款，结果自己死

① 罗斯巴什为一七五七年普鲁士击败法军之地。耶拿为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大败普军之处。

在一个阁楼上，不名一文，那些女儿理都没理他！我也看到烧毁遗嘱；看到做母亲的剥削儿女，做丈夫的偷盗妻子，做老婆的利用丈夫对她的爱情来杀死丈夫，使他们发疯或者变成白痴，为的要跟情人消消停停过一辈子。我也看到一些女人有心教儿子吃喝嫖赌，促短寿命，好让她的私生子多得一分家私。我看到的简直说不尽，因为我看到很多为法律治不了的万恶的事。总而言之，凡是小说家自以为凭空造出来的丑史，和事实相比之下真是差得太远了。你啊，你慢慢要领教到这些有趣的玩意儿。我可是要带着太太住到乡下去了，巴黎使我恶心。”

高德夏回答说：“噢，我在德罗什那儿也见得不少了。”

一八三二年三月于巴黎

傅　雷译

无神论者望弥撒

献给奥古斯特·博尔热①

——他的朋友德·巴尔扎克

毕安训大夫是一位以其出色的生理学理论对科学作出贡献的医生，年纪轻轻就已跻身于巴黎大学医学院知名学者的行列，那所医学院是全欧洲的医生无不景仰的学术中心。他在行医以前曾经长期从事外科实习，早年曾受业于法国最伟大的外科医生、名闻遐迩的德普兰，此人象流星一样，在科学界的天穹上一掠而过。连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也承认，他把一种难以传授的绝技带进了坟墓。他和所有天才人物一样，后继无人：他的一切与他同在，又随他同往。外科医生的光荣恰似演员的光荣，他们活着的时候荣耀非凡，而等他们死后，他们的才能就毫无价值了。演员、外科医生、大歌唱家，和以其演奏而使音乐的魅力增加十倍的名演奏家，都是些暂时的英雄。这些匆匆而过的天才人物命运大抵相似，德普兰便是一个例证。他的名字昨天还无人不知，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只会

① 博尔热（1808—1877），法国画家，经聚尔马·卡罗介绍与巴尔扎克结识。

在本专业内流传，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除非极其罕见的例外，一位学者的名字能超出科学的范围而载入人类史册吗？德普兰有没有由于通晓各种知识而成为他那个世纪的代言人或象征呢？德普兰慧眼独具，他凭着一种先天的或后天培养的直觉，能一眼看透病人和他所患的疾病，对每个病人作出恰如其分的诊断，决定进行手术的准确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并兼顾到大气环境以及病人的气质特点。他同大自然配合如此默契，难道他曾研究空气或土地为人类提供的基本养分和生命之间的不断结合，从而发现了人们吸收、转化这些基本养分后的特定表征？他是否得力于演绎和类推的方法？居维埃的天才实有赖于这种方法。不管怎样，这个人深知人体的秘密，立足于现在而知其过去、未来。然而他是否集科学之大成于一身，有如希波克拉底①、加莱诺斯②和亚里斯多德③？他有没有带领一个学派走向新的世界？没有。这位人体化学的永远不知疲倦的观察者，诚然无可否认地掌握了古代的魔术，也就是说，懂得将各种法则融为一炉：生命的起因，此生以前的生命形态，未来的生命产生前又是由何种因素作准备。可惜他这一切只为他个人所知；他生时由于私心而与世隔绝，而今这种私心又使他的光荣湮没无闻。他的墓前没有竖着能言的雕像，将“天才”通过这个人寻得的奥秘告诉后世。但德普兰的天才也许和他的信仰相关，因而也是会死亡的。他认为地球大

---

①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06—353或356），古希腊名医。

② 加莱诺斯（约130—200），希腊名医。

③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

气层是个生生不息的外壳；他把地球看作蛋壳里的蛋，由于无法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就既不承认鸡也不承认蛋。他既不相信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也不相信人死后精神不灭。德普兰并非彷徨歧途，他自有主见。他象许多学者一样持彻底而坦率的无神论观点。这些学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但却是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其坚定程度就象信教者不能接受世上有无神论者一样。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擅长于解剖人体，从生前、生时到生命结束以后，他搜遍人体一切器官，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要的唯一的灵魂。他认为人体有一个大脑中枢、一个神经中枢和一个气血中枢，前两个中枢相互补充替代，弥合无间，以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坚信听觉器官对于听觉并非绝对必要，视觉器官对于视觉也非绝对必要，太阳神经丛可以代替它们，代替了还觉不出来。德普兰既然在人身上发现了两个灵魂，便以这个事实证实了他的无神论，虽说他对上帝还未下任何断语。据说此人临终未作忏悔，许多天才人物不幸都是这么死去的，愿上帝宽恕他们。

用那些竭力贬低他的人的话来说，这个伟人的一生有许多“渺小”的地方，但把这些视为表面上不合情理之处也许更为贴切。妒贤忌能或幼稚无知的人从来不能理解杰出人物的行为动机，他们总是匆匆抓住一些表面的矛盾大做文章，并且根据这样的指控立即作出判决。即使遭到他们攻击的事情后来获得成功，说明眼前的成功有赖于过去的准备工作，这些人的诽谤也仍然会留下些影响。以现代的事情为例，拿破仑想将帝国之鹰的翅膀伸展到英国的时候，就曾受到同时代人的

攻击。要等到一八二二年才有可能解释一八〇四年的事件和布洛涅的平底船。①

德普兰的名望和学识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他的敌人就指摘他的古怪脾气、他的性格，而他确实也象英国人所说的，有点 excentricity②。有时他象悲剧诗人克雷比庸一样衣冠楚楚，有时却故意做出不修边幅的模样。有时他出门坐马车，有时却步行。时而粗暴，时而和善；表面上既贪财又吝啬，却能把家产奉献给流亡国外的主人，这些主人也赏脸，曾一度接受他的资助。③没有人象他那样招来那么多相互矛盾的评价。虽然他也会为了获得医生们不该觊觎的黑绶带④，在宫中故意从口袋里掉出一本祈祷书来，但是请相信他心里对这一切是嗤之以鼻的。他对人们深感轻视，因为他曾对他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观察，在人生最庄严和最平庸的行为中看到过他们的真面目。在伟人身上，各种品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巨人中有的人才干多于机智，那他也比通常所

---

① 拿破仑曾在布洛涅周围海域集中大量平底船，准备渡海击溃英国，由于特拉发加尔战役失利，取消了这一计划。一八二二年英国反对法国干预西班牙政局，当时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指责"英国的忌妒"和"伦敦内阁的恶意"，故云。

② excentricity，应为 eccentricity，英文：怪僻、古怪。

③ 据《巴黎纪事》一八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载，查理十世流亡伦敦时，受到债主催逼，王室外科医生迪皮特伦(1777—1835)曾致函查理十世，要求把自己的三分之一财产献给王室，查理十世曾表示接受他的好意，但最后仍婉言谢绝。巴尔扎克从此事撷取了这一细节，但事情是否真实却无从查考。

④ 黑绶带，指圣米迦勒勋章，为奖励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设。

谓“机灵人”还要机智得多。一切天才人物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应用于某个专业，但见到花的人也见到太阳。当此人听到被他救活的外交官问他：“皇帝陛下安否？”他答道：“朝臣既已起死回生，君主自当逢凶化吉。”这时，他就不仅仅是外科医生或广义的医生，而且也是绝顶机智的人了。因此对人类进行耐心而坚持不懈的观察的人，会为德普兰的极端自负辩护，并且认为他正如他所自诩的那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长，犹如他是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样。

德普兰的一生中有几件事情被他同时代人看作难解之谜，我们选择了其中最有趣的一件，因为谜底就在故事的末尾，而且这能为他洗雪某些荒谬的指控。

荷拉斯·毕安训是德普兰在医院带过的所有学生中最受喜爱的一个。在进入市立医院当实习生以前，荷拉斯·毕安训是个医科学生，住在拉丁区一所名叫伏盖宿舍的破公寓里。这位穷苦的青年在那里饱受贫困的煎熬，贫困象一座熔炉，伟大的天才人物应当纯洁无瑕地从熔炉里出来，就象钻石经受任何锤击而不破裂一样。他们奔放的热情象一团烈火，熔炼出一种刚正不阿的品质。他们永不停歇地工作以抑制自己未能如愿的欲望，这使他们养成奋斗不息的习惯。而对于一个天才来说，奋斗是必经之路。荷拉斯是位正直的青年，在荣誉问题上从不含糊，总是真刀真枪，无一句空话，为朋友可以当掉自己的大衣，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彻夜不眠。荷拉斯还是这样一种朋友，他们从不计较自己所得的报酬与自己付出的劳动是否相当，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将会得到比给予更多的酬

报。他的许多朋友对他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是他那毫不夸张做作的美德所唤起的，他们中有几个人甚至害怕他的批评。然而他的这些品质丝毫不带道学气味。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布道师，他在提出忠告时会高高兴兴地赌咒骂人，遇到机会也会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顿。他是个好伙伴，象大兵一样不会假正经，既干脆又坦率，但他不象水手，因为如今的水手都是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而象一个无事不可对人言的诚实青年，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心情舒畅。最后，一言以蔽之，荷拉斯是不止一个俄瑞斯忒斯的皮拉得斯，而债主们则是古代复仇女神在今天的真正化身①。他安贫若素，这恐怕是他从不气馁消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象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样很少欠债。他象骆驼般淡泊，牡鹿般机敏，而思想和行为则坚如磐石。荷拉斯·毕安训大夫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使他的朋友们觉得可亲。自从那位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真正了解到他这些优缺点，他就开始交上好运。正如人们所说的，当一位主任医师开始关照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便算踏上马镫子了②。德普兰常带毕安训去富家大户当他的助手，几乎每次都有一些礼金落进这个实习生的钱包，巴黎生活的秘密也不知不觉地显现在这个外省青年眼前。德普兰在门诊时间把他留在自己诊室工作；有时则派他陪一个有钱的病人去矿

---

① 据希腊神话，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生母，被复仇女神追逐，好友皮拉得斯予以救助保护。此处喻毕安训不止帮助一个朋友免受债主追逼。

② 喻其前程似锦，即将纵马飞奔。

泉疗养；总之，在为他准备主顾。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外科界的暴君便造就出了一个忠心耿耿的赛义德[①]。这两个人，一个是地位和学术已臻极顶，财富和光荣巨大无边；另一个则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既无财产又无名声，两人却成了心腹之交。伟大的德普兰对他的实习生无话不谈，实习生知道某位女士曾否坐过老师身边的椅子或是诊室里那张无人不知的长沙发，德普兰常在那张沙发上睡觉。毕安训深知这个兼有狮子和公牛气质的伟人的秘密，这种气质最终使这位伟人上身过度扩张和心脏扩大而死亡。他研究了德普兰忙碌的一生的古怪现象，种种可鄙的悭吝的计划，隐藏在这位学者身上的当政治家的希望，这颗与其说是冷酷不如说是表面上冷酷的心中埋藏着的唯一感情，毕安训可以预见其结果是失望。

有一天毕安训告诉德普兰，圣雅各区的一个贫苦的挑水夫，由于劳累和贫困得了重病。这可怜的奥弗涅省人在一八二一年的严冬只靠一点土豆生活。德普兰扔下所有的病人，冒着把马累死的危险，带着毕安训飞驰到那个可怜的挑水夫那里，亲自把他送到著名的杜布瓦[②]在圣德尼城区创办的疗养院。他亲自为这个挑水夫治疗，治愈之后又给他一笔钱用以购买一匹马和一只水桶。这个奥弗涅人有个特别之处，每当他的一个朋友生病，他就马上把朋友带到德普兰家，对他恩人说："我可不愿意让他去别人那里看病。"德普兰虽然脾气很坏，却还是握了握挑水夫的手，说："你把他们都领到我这里来

---

① 赛义德，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的忠仆。

② 安东尼·杜布瓦（1756—1837），法国著名妇产科和外科专家。

吧。”于是他就把这个康塔勒①子弟送进市立医院，为他悉心治疗。毕安训早已多次发现他的老师对奥弗涅省人，尤其是挑水夫，怀有一种偏爱。但由于德普兰对自己在市立医院的医疗事业十分自豪，所以毕安训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特别反常之处。

一天早上九点左右，毕安训穿过圣絮尔皮斯广场②时，忽然看见他的老师走进教堂。德普兰平时没有他的双轮轻便马车连一步路也不肯走，这时却是在步行，而且是由小狮街的那个门悄悄溜进去的，仿佛是走进什么花街柳巷一般。那实习生自然起了好奇心，因为他知道老师的观点，而他自己也是个双料的卡巴尼斯③主义者。毕安训悄悄钻进教堂，大吃一惊地看见伟大的德普兰，这个对天使们毫无怜悯之心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从来没有解剖过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会生瘘管也不会得胃炎，这个大无畏的嘲弄上帝的人，竟然谦恭地跪在，在什么地方？……在圣母的祭台面前，听着弥撒，交礼拜费、济贫捐，态度严肃，象在做手术一样。

“他肯定不是来这里弄清有关圣母生子的问题，”毕安训想，惊异得无以复加了，“我要是在圣体瞻礼节看见他手持圣像华盖上的一根饰绦游行，那当然只是付诸一笑。可是在这个时间，又是单独一人，无人看见，那就耐人寻味了。”

毕安训不愿显得是在刺探市立医院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

① 康塔勒是当时奥弗涅省的一部分，因此，奥弗涅人又称康塔勒子弟。

② 即圣絮尔皮斯教堂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③ 卡巴尼斯（1757—1808），医生，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主张一切必须依赖物质经验。

的隐私，便走开了。凑巧德普兰这天请他吃晚饭，不是在自己家，而是下饭馆。在饭后吃梨和奶酪的时候，毕安训巧妙地把话题引到弥撒上面，称弥撒为可笑的仪式、闹剧。

“这种闹剧使基督教民族所流的血比拿破仑所有的战争和布鲁塞[1]所有的蚂蟥让他们流的血还多。弥撒是教皇的一大发明，至多不过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其根据是 Hoc est corpus[2]。为了确立圣体瞻礼节，不知多少次血流成河。罗马教廷想通过这个节日的确立，表明自己在圣体存在说[3]问题上取得了胜利。这个引起宗教争端的问题，曾使教会动乱了三个世纪。德·图卢兹伯爵和阿尔比人的战争是这场动乱的尾声[4]。伏多瓦教派和阿尔比教派都拒绝承认教皇的这个发明。”

接着德普兰又兴致勃勃地大发其无神论者的宏论，讲了一连串伏尔泰式的笑话，更确切些说，是《语录》[5]的恶劣翻版。

“嘿！”毕安训心想，“今天早上那个虔诚的信徒到哪里

---

① 布鲁塞（1772—1838），法国医生，主张用蚂蟥吸血治病。巴尔扎克在《驴皮记》、《红房子旅馆》，等作品中也曾影射讽刺过他。

② 拉丁文：这是我的身体。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③ 天主教的“圣体存在说”坚持圣餐中的面包即耶稣的圣体，酒即耶稣的圣血。

④ 指普罗旺斯的宗教战争。十一世纪时阿尔比人创造了一个新教派，在法国南部流传甚广，天主教会下令讨伐，血战数年才镇压下去。

⑤ 《语录》，法国作家皮戈－勒布伦（1753—1835）的作品，于一八〇三年出版，书中列举了大量足以揭露天主教会的谬误、恶行的引文。

去了?"

但他没有作声，他怀疑自己在圣絮尔皮斯教堂看到的并不是自己的老师。德普兰没必要对毕安训撒谎：他们相知极深，在一些同等重大的问题上都交换过思想，也讨论过关于de natura rerum①的种种学说，以怀疑论的利刃和解剖刀对这些学说进行探讨剖析。三个月过去了，毕安训并没有对这件事刨根究底，但这件事却已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在这年，有一天，市立医院一位医生当着毕安训抓住德普兰的胳膊，象审问似地说：

“我亲爱的老师，您那天到圣絮尔皮斯教堂干什么去呢?”

“去看一位教士，他膝盖上长了骨疽，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推荐我为他治疗。”德普兰答道。

那位医生只好认输，毕安训却不以为然。

“他去教堂看生骨疽的膝盖吗？他是去望弥撒的！”实习生心想。

毕安训决定监视德普兰，他回想起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的日子和钟点，决定来年在同一日子、同一钟点去教堂，看能不能再次碰见德普兰。如果碰上了，那么德普兰这种周期性的虔诚表现便值得进行一次科学调查，因为在他这样的人身上不应该有思想和行为的直接矛盾。第二年，毕安训已经不再是德普兰的实习生，他在同一日子、同一钟点看见那位外科医生的双轮轻便马车停在图尔农街和小狮街的街

① 拉丁文：万物之本。

角，他的朋友蹭着墙根藏头露尾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又在圣母祭台面前望了弥撒。那人的的确确就是德普兰！主任外科医生、in petto① 的无神论者，偶尔为之的信徒。真是扑朔迷离！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坚持不懈的虔诚表现使一切都复杂化了。德普兰走后，毕安训朝着过来撤掉祭坛圣器的圣器管理人走去，问他这位先生是否常来。

"我在这里二十年了，"那位圣器管理人说，"二十年来德普兰每年都来四次，参加这台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

"由他捐资设立的弥撒！"毕安训走开时想道，"这就跟圣母无玷而孕同样神秘。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使一位医生怀疑一切了。"

毕安训大夫虽是德普兰的朋友，却过了好久还没有机会对他提起他生活中的这件怪事。他们在会诊或是社交场合相遇时，很难找到单独相处、推心置腹的时刻，把脚搁在壁炉的柴架上，头枕着椅背相互说些心里话。直到七年之后，在一八三〇年革命之后，当人民冲进总主教府；当共和思潮的影响促使人民摧毁矗立在这片辽阔无际的房屋的海洋之上、象闪电一般直指天宇的金色十字架；当不信神和反叛的人民充斥街头的时候，毕安训又一次撞见德普兰走进圣絮尔皮斯教堂。毕安训跟了进去，呆在他身边。德普兰没有露出丝毫惊异之色，也没有对他做任何手势。两人一起听完了那台由德普兰捐资设立的弥撒。

① 意大利文：内心、暗中。

“亲爱的老师，您能告诉我您这种过分虔诚的原因吗？”他们俩走出教堂后，毕安训问德普兰，“我已经三次撞见您来望弥撒了。您必须为我解开这个疑团，并对我说明您这种观点与行为之间的明显矛盾。您不信上帝，却去望弥撒。亲爱的老师，您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

“我和许多信徒相似，他们表面上笃信宗教，实际却和你我一样是些无神论者。”

于是他又滔滔不绝地把某几位政界人物挖苦了一顿，其中最有名的那位，活脱是莫里哀的答尔丢夫①在本世纪的翻版。

“我不是问您这些，”毕安训说，“我想知道您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捐资设立这台弥撒？”

“说实在的，我亲爱的朋友。”德普兰说，“我已经快进棺材了，自然无妨对你谈谈我早年的生活。”

这时毕安训和那位伟人走到了四风街，这是巴黎最破烂的街道。德普兰指着一座象方尖碑似的房子的七楼，那房子的独扇大门通向一条甬道，甬道尽头是个曲曲折折的楼梯，墙上开着几扇叫做气窗的格子窗，楼梯就由墙外透进来的光线照亮。那是一座暗绿色的房子，底层住着一个家具商，上面每层似乎都各住着一些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家。德普兰有力地挥动一下手臂，对毕安训说：“我在那上面住过两年。”

“我知道，阿泰兹也在上面住过。我年轻时候几乎天天来

---

① 答尔丢夫，莫里哀喜剧《伪君子》中的主人公。这里提到的有名人物可能是苏尔元帅。

这里，我们称这房间为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这跟我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听的弥撒，与我住在这间阁楼里时发生的事件有关。就是你说阿泰兹曾经住过的、窗口摆着盆花、上面晃荡着一根晾衣服绳子的那间。我的开端十分艰难，亲爱的毕安训，我比巴黎任何人吃过的苦头都多。我什么苦都受过：饥、渴，没有钱，没有衣服、鞋子、内衣，真是贫困艰难到了极点。我曾在这个培育伟大人物的阔口瓶里，呵着冻僵的手指，我真想和你一起再去看看这个房间。有年冬天，我在学习时看见自己脑袋冒烟，身上的热气象冰封雪冻的天气里马匹身上冒出来的热气一样清晰可辨。我真不知道人是从哪里找到支持来忍受这种生活的。我孤身一人，无人资助，没有一文钱买书和付学医的费用。我没有一个朋友，我那暴躁易怒和多疑的性格使我交不到朋友。谁也不能理解，我的暴躁脾气是一个想从社会底层挣扎到上面来的人的苦恼和劳累所造成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在你面前我没必要掩饰自己，我的本性还是心肠很软并且易受感动的，这是那些有足够力量在贫困的沼泽里长期跋涉后终于攀登一座高峰的人所固有的秉性。我从我的家庭和故乡，除了一笔不够用的膳宿费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总之，在那个时期，我每天早上吃一小块面包，是小狮街的面包店老板贱卖给我的隔夜或隔两夜的面包。我把面包掰碎，浸在牛奶里。这样，我的早饭只用两个苏。我两天才吃一顿晚饭，在一家膳宿公寓，每顿晚饭只要十六个苏。这样我每天只要花九个苏。你跟我一样清楚，我对我的衣服、鞋子有多爱

惜！我不知道后来我们俩被同行暗算时，心里有没有象当时见到一只开了线的皮鞋咧嘴怪笑，或听到自己上装袖笼开缝绷裂的声音那么难过？我当时只能喝白水，而对咖啡馆怀有最大的敬意。佐皮咖啡馆在我眼里就象一块人间乐土，只有我们这个拉丁国家的吕居吕斯①们有权出入。'我能不能有朝一日也进去喝杯牛奶咖啡，在里面玩一盘多米诺骨牌呢？'我有时心里这么想道。总之，我把贫穷在我心头引起的愤懑变为学习的动力。我努力占有一切有用的知识，使自己具有最大的个人价值，以便自己一旦不再默默无闻时，能配得上那时所达到的地位。我点掉的灯油比吃的面包还多，在那些苦读的夜晚，我用于照明的费用比伙食费还贵。这场奋斗是漫长、艰苦，而且得不到安慰的。我没有引起周围人们的任何同情。要交朋友，不就必须和青年们来往，身上有几个余钱和他们一起去喝上几杯，那些学生上哪儿就跟着一起上哪儿吗？可是我一无所有！在巴黎谁能想象得出一无所有意味着什么！当我被人看出自己的贫苦时，喉头总感到一种神经性的痉挛，这种痉挛常使病人以为自己食道里有一个球状物升到了喉管。我后来遇到过一些生来富裕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短缺过什么东西，因此他们不懂以下这个比例题：一个青年比犯罪，等于一枚十个苏的硬币比X。这些有钱的傻瓜问我：'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欠债呢？为什么借利息那么重的债呢？'他们使我想起那位公主②，当她听说老百姓饿得要死的时候，说道：'他

① 吕居吕斯（约公元前106—57），罗马大将，食用极奢侈考究。

② 指玛丽－安东奈特，路易十六的王后。

们为什么不去买点奶油蛋糕吃呢？'我很想看到那些抱怨我给他们开刀收费太贵的富人里面，也有人在巴黎孤苦伶仃，分文不名，无亲无故，告贷无门，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干活糊口。他会怎么办？他上哪儿充饥？毕安训，如果你见到我有时态度尖刻而生硬，那是因为我想起了早年所受的苦，以及后来我在上层社会千百次体验到的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或是想起了仇恨、贪欲、忌妒和诽谤曾在我的成功之路上设下的障碍。在巴黎，有人见你正要踏镫上马，前程万里的时候，便有的扯住你的衣服下襬，有的解开马肚带的扣子，这人撬掉马蹄铁，那人偷走马鞭。让你看见他走过来当面打你一枪的人便算是最不阴险的了。你很有才华，我亲爱的孩子，你一定不久也会尝到庸碌之辈对出类拔萃的人物展开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滋味。如果你有天晚上输掉二十五个路易，隔天你就会被人说成一个赌棍，连你最好的朋友也会说你头天晚上输了二万五千法郎。你如果有点头疼，就会被人看成疯子。你如果火气大一些，大家就说你难以交往。你如果集中精力去对付这一大群侏儒，你最好的朋友也会叫嚷你要鲸吞一切，说你想发号施令、专横跋扈。总之你的优点会变成缺点，缺点变成恶习，德行变成罪恶。你如果救了一个人的命，人家会说成你把他治死了；如果这个病人重新露面，那人家也能自圆其说，说你为了暂保眼前而使他的病拖成不治之症；如果他现在还没有死，以后也要死的。你只要稍微立足不稳就会被人推倒。无论你有什么发明，只要你要求得到发明的权益，人家就会说你这人太难办，太精明，不肯让年轻人成名成家。因此，

我亲爱的，我不信上帝，更不信人类。你不是知道我身上有个与被人中伤的德普兰截然不同的德普兰吗？不过我们别再翻这堆老账了。我那时就住在那间阁楼上，正在准备通过第一场考试，而身上已一文不名。你知道，我已经到了要说‘我当兵去！’那么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有一个希望。我在等着从家乡托运来的一只装满衬衣的箱子，那是老姑母们的礼物。她们不了解巴黎，只想到给我衬衫，还以为她们的侄子每月有三十法郎就能吃山珍海味了。箱子运到时，我正在学校里。运费要四十法郎。门房是个德国鞋匠，住在楼梯下的小房间里，他替我垫付了运费，留下了箱子。我在草场圣日耳曼沟街和医学院街之间踱来踱去，找不出一条妙计，可以先不付那四十法郎而取回箱子。我把箱子里的衬衣卖掉以后当然就会还这笔钱的。我在这件事上的无能使我明白了我只能当个外科医生。我亲爱的，那些灵魂高尚的人能在高级的范围施展才能，却没有一个足智多谋的权术头脑，他们的天才要靠机遇；他们不会去寻找而只能偶然碰上。总之，到了晚上，我回家了，我的邻居，一个名叫布尔雅的圣弗卢尔① 挑水夫，也在这时回家。我们的交情不过是两个房间在同一个楼道口，互相听得见彼此睡觉、咳嗽、穿衣的声音，而终于彼此适应的房客之间的交情而已。我这邻居告诉我，由于我拖欠房东三个月房租，房东要赶我搬家。第二天就得走。他自己也由于他所干的职业而被撵走。我度过了平生最痛苦的一夜。‘到哪里

① 圣弗卢尔，法国奥弗涅地区的一个城市。

去找个搬运夫来替我搬走这些可怜的家当和书籍？拿什么来付钱给搬运夫和门房？搬到哪儿去？’我含着泪反复思量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象疯子总是重复同样的几句话一样。我睡着了。穷人也自有其充满美梦的甜蜜的睡眠。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吃我那碗牛奶泡面包，布尔雅走了进来，用蹩脚的法语对我说：‘大学生先生，我是个穷人，圣弗卢尔医院收养的弃婴，没有父母，也没有钱娶亲。您亲戚也不多，也没有什么钱财吧？您听我说，我在下面有辆手推车，是我租的，两个苏一小时，咱俩所有的东西都能装下。您要是不嫌弃，我们可以一起去租房，既然人家把我们从这里赶走。这里反正也算不上人间天堂。’‘我知道，我的好布尔雅，’我对他说，‘但我很为难，我在下面有只箱子，里面有价值一百埃居的衬衣，用这笔钱我可以付清欠房东和门房的钱。可是我连一百个苏都没有。’‘没关系，我还有几个钱，’布尔雅快活地回答我说，指给我看一个油腻腻的旧皮夹子。‘留着您的衬衣吧。’布尔雅付了我三个月的欠租和自己的房租，还了门房的钱。然后他把我们的家具和我那箱衬衣放在手推车上，拖着车子穿街走巷，见有挂着出租牌子的房子就停下来。我就走上去看出租的房间对我们是否合适。直到中午我们还在拉丁区转来转去，一无所获。主要是因为租金太贵。布尔雅提议到一家酒店吃午饭，我们把手推车停在门口。快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商业巷的罗昂大院一家房子的顶层，房顶下面，找到两个房间。我们每人每年只要付六十法郎租金。我和我那位谦卑的朋友便这么安顿了下来。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布尔雅每天赚五十个

苏，手头有大约一百个埃居，他马上可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买一只水桶和一匹马了。他以至今想起仍使我深为感动的、狡黠而好意的问话套出了我的实情，在知道我的处境以后，他暂时放弃了自己毕生的愿望，布尔雅当了二十年的挑水夫，为了我的前途却牺牲了那一百埃居。”

说到这里，德普兰猛地抓住了毕安训的胳膊。

“他给了我考试必需的费用！我的朋友，这个人懂得我负有重任，我的智慧的需要重于他自己的需要。他照料我，管我叫孩子，借钱给我买书，有时还蹑手蹑脚地走过来看我用功。他象慈母一样关心我的饮食，把我原先菲薄而低劣的食物换成有益于健康的、丰富的食物。布尔雅年约四十，长着一副中世纪市民的相貌，隆起的前额，脑袋会被画家当做黎居尔格①的模特儿。这个可怜人感到心中充溢着的爱需要宣泄，他没有被人爱过，只有一只鬈毛狗爱过他，但不久前死了。他总对我谈起这只狗，问我教堂是否会同意举行弥撒，让它的灵魂得到安息。他说他的狗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十二年来一直陪他上教堂，从来不叫一声，闭嘴静听风琴弹奏的乐曲，它蹲在他身边，那神气真使他以为它在跟他一起祈祷。这人把他的全部爱情倾注给我，把我当作一个孤单的、受苦的人予以照料，他成了我无微不至的慈母，体贴入微的恩人，他是以做好事为乐的典型。我在街上碰到他时，他对我会心地一瞥，目光充满难以形容的高贵神情。这时他会装出担子毫无分量的样子走

① 黎居尔格（约公元前390—324），雅典演说家和立法者。

着。他看见我身体健康、衣着整齐，显得十分高兴。这种感情是人民的忠诚和女工的爱情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布尔雅为我购买食品；夜里在我对他事先说好的钟点叫醒我；为我擦灯罩，擦楼梯平台。既是好仆人，又是好父亲，而且象英国女郎那么爱干净。他揽起全部家务。他象菲洛珀芒①一样，自己锯我们的劈柴，他做一切家务的时候态度简单自然，并且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因为他似乎懂得：目的高尚，会使所做的事情都同样高尚。当我离开这个好心人进市立医院当实习生的时候，他想到再也不能和我一起生活而感到说不出的愁闷。但他想到还要为我的论文所需费用积攒一笔钱，这才稍感安慰。他要我答应在休息的日子去看他。布尔雅为我感到自豪，他之爱我是爱我也是爱他自己。如果你去查我的论文，就会看见论文是题献给他的。在我实习的最后一年，我挣到了不少钱，足够偿还我欠这个可敬的奥弗涅人所有的款项，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匹马和一只水桶。他见我花这么多钱十分生气，然而又为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而非常高兴。他又是笑又是责备我，他凝视着他的马和水桶，抹掉一滴泪花，对我说：'这可不好！这水桶真漂亮啊！你不该这样！这马就象奥弗涅人一样结实！'我没有见过比这更动人的场面。布尔雅坚持要为我买个医用器械包，就是你在我诊室里见过的镶银的那个包。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虽然他对我初步的成就感到陶醉，却从来没有流露一句话、一个手势，表示：'这个人全靠我

① 菲洛珀芒(公元前253—184)，古希腊名将，以勤劳节俭著称。

才有今天！'而事实上如果没有他，我也许早就死于贫困了。这个可怜人曾为我拼命干活，为让我喝咖啡提神熬夜，他只吃蒜泥抹面包。他病倒了。你可以想象，我怎样一夜夜地守在他床头。第一次发病时我把他救了过来。可是两年之后他又旧病复发，尽管我极力抢救，使尽了医学上的绝招，他还是不治身亡。没有一个国王曾受到过他那样的治疗。是啊，毕安训，我为了从死神手中夺回他的生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我想让他活下去，看到自己造就的人才所取得的成果，我要实现他的全部愿望，满足我心中的唯一感恩之情，从而熄灭至今在我胸中燃烧的火焰！"

"布尔雅，"德普兰显得非常激动，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的第二个父亲，死在我的怀里。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了我，遗嘱是他找一个街头代书人立的，订遗嘱的日期就在我们住进罗昂大院的那一年。这人的宗教信仰十分朴实真诚。他爱圣母犹如爱妻子。他是个热诚的天主教徒，但对我的不信教从来不置一辞。他病危时请求我尽量设法使他得到教会的救援。我让教堂天天为他举办弥撒。他常在夜间对我表示对来世的担心，他惟恐自己今生过得不够圣洁。可怜的人啊！他从早干到晚。如果真有天堂的话，除了他还有谁配进入天堂呢？为他办的终傅礼① 与象他那样的圣者相称，他的死配得上他的生。送葬行列只有我一个人。我把唯一的恩人葬毕，就考虑如何报答他，我发现他既无家庭，又无妻子、儿女或朋友。但

① 即天主教的临终礼仪。

他有宗教信仰！既然他笃信宗教，我有什么权力提出异议？他曾对我小心翼翼地提到为死者安息举办的弥撒，他不愿意把这个责任强加于我，认为那等于要求人报答自己。我一有财力举办一台弥撒，就给了圣絮尔皮斯教堂一笔钱，让他们每年举行四次弥撒。我唯一能够奉献给布尔雅的，就是满足他虔诚的愿望，因此在每季度之初举办这台弥撒的日子，我就以他的名义去教堂为他背诵他想要的经文。我以怀疑论者的真诚态度祷祝道：'主啊，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你用来安置那些生前十全十美的人的地方，请别忘了好心的布尔雅吧；如果需要为他受苦，请把他的痛苦给我，而让他能更快地升入人们所说的天堂吧。'我亲爱的，这就是一个具有象我这样的信仰的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上帝该是个好心的家伙，他不会怪我的。我敢向你起誓，我甘愿舍弃家产，只要布尔雅的信仰能够在我脑子里生根。"

毕安训在德普兰最后病危时治疗过他，现在他不敢说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在弥留之际仍然是个无神论者。信教的人们不是都愿意相信那位卑微的奥弗涅人来为德普兰打开了天国的门，正如他从前为德普兰打开了地上神殿① 的门一样，那神殿的门楣上写着："祖国感谢所有的伟人！"

一八三六年一月于巴黎。

何友齐 译

① 指巴黎先贤祠，祠内存放名人骨灰，门上题有"祖国感谢所有的伟人"。

红房子旅馆

想不起在哪一年了，有位在德国业务关系极广的巴黎银行家，设宴招待一个结交已久却从未晤面的朋友。商人们通过书信往来在各地都交有这类朋友。这位朋友是纽伦堡某家颇具规模的商号的首脑，是个慈眉善目、心宽体胖的德国人。他高雅博学、极嗜抽烟，长着一副漂亮的、宽阔的纽伦堡人脸庞，方正的前额，秃顶上缀着几根稀疏的金发，正是个典型的日耳曼子弟。这个纯洁而高贵的日耳曼种族出过许多品性高尚的人，它那和平的风俗甚至在七番遭受入侵之后也不曾改变。这位外国人面带质朴的笑容，专注地听人说话，饮酒算得上有海量，看来爱好法国香槟不亚于爱好淡黄的约翰尼斯堡[1]酒。与几乎所有被作家们搬上舞台的德国人一样，他也叫赫尔曼。作为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的人，他稳稳当当地坐在银行家的筵席上，以闻名全欧的日耳曼人胃口又吃又喝，认认真真地打发伟大的卡雷默[2]的名菜佳肴。为了给客人作陪，主人还请了几位熟人，都是些实业家和商人，还有几位标致动人的女士，她们优雅健谈、举止大方，与日耳曼人的

① 约翰尼斯堡，德国地名，以产酒著称。

② 卡雷默（1784—1833），法国名厨师。

真挚热诚倒也颇为合拍。真的，如果你能象我一样见到这群人的欢乐聚会，见到他们缩回生意人的利爪，一意追求人生乐趣，你会感到难以憎恶重利盘剥或者诅咒破产了。人不能成天总干坏事。即使在海盗窝里，也能逢上几小时宁静甜蜜的时光，你如果那时恰好在他们贼船上，简直会以为是在玩秋千呢。

“我希望，赫尔曼先生离开我们之前，能给我们讲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德国故事。”

这句话是在用餐末果点时，一位脸色苍白的金发少女说的。她一定读过霍夫曼的传奇和瓦尔特·司各特①的小说。她是银行家的独生女，是个可爱的姑娘，她的学业完成于竞技剧场②。她对那家戏院上演的戏十分入迷。此时宾客们正处于酒足饭饱之后的懒洋洋、沉默无言的舒服状态，那是由于有点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消化能力而造成的。客人们背靠椅子，手腕轻轻搁在桌边，无精打采地玩着餐刀镀金的刀片。筵席到了这种将散未散的时刻，有些人玩着梨核；另一些人用拇指和食指搓着面包屑；情侣们用水果残核描着歪歪斜斜的字母；小气鬼们数着自己的果核并把它们排列在盘子里，就象剧作家把跑龙套人物安排在舞台深处一样。这种饮宴乐趣，布里雅-萨瓦兰③可不曾在他书中提及，尽管他是个巨细无遗的作者。仆

①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兼音乐家。司各特（1771—1832），英国作家。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均以情节曲折惊险著称。

② 竞技剧场，巴黎的一所专演喜剧和通俗笑剧的戏院。

③ 布里雅-萨瓦兰（1755—1826），法国美食家。

役们都已走开。用餐末果点的时候，一切都失去控制、支离破碎、洗劫一空，活象激战之后的舰队。尽管女主人竭力把盘碟放回原位，它们还是散了一桌。有几个人注视着对称地悬挂在饭厅灰色墙壁上的瑞士风景画。没有一个客人感到厌烦。我们没见过什么人在消化一顿美酒佳肴时还会心情烦闷。人们在这种时刻都喜欢耽于一种无名的宁静之中，这是恰恰介于思想家的冥想与反刍动物的饱足之间的一种状态，在美食学上或可称之为肉体的忧郁状态。因而客人们自然都转过头来看着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并为有个故事可听而感到高兴，哪怕是个毫无趣味的故事也行。在这种甜蜜的间歇，讲故事者的声音对于我们变得迟钝的感官总是显得极其悦耳，并给予感官以消极的享受。作为风俗画的搜集者，我欣赏着那些为蜡烛所照亮，因盛宴而红光满面，因微笑而显得开朗的面孔，它们表情各异，在烛台、瓷篮、水果和水晶器皿的掩映下，产生了有趣的效果。

我的想象忽然被正好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客人的面容吸引过去。那是个中等身材的男子，相当肥胖，笑容可掬，一副证券经纪人的举止风度，看来头脑十分平庸，我先前一直没有注意到他。这时他的脸大概由于一道斜射的光线而变得阴暗起来，使我觉得换了一副相貌，变得面如土色，青一道紫一道，活象一个垂死者的脑袋。他象灯画上的人一样木然不动，眼睛傻呆呆地盯着一只闪闪发光的多面体水晶瓶塞。但他肯定不是在数这些小平面，而似乎是沉浸在对未来或者过去的荒唐遐想之中。我长时间打量了这张暧昧的面孔后，不由得想道：

"他是有病，还是喝得太多？是不是由于公债跌价而破了产？是在设法蒙骗他的债主吗？"

"您看，这岂不是一副行将破产者的脸相吗？"我指着那位陌生人的脸对我邻座的女客说。

"哦，他是不够快活。"她答道，然后优雅地摇了摇头说："假如这个人也会破产，那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拥有百万地产，原是帝国军队的供应商，是个脾气相当古怪的老实人。他续弦虽是出自金钱的考虑，却使他妻子十分幸福，他有一个漂亮女儿，却很久不肯认她。但在他儿子不幸死于决斗之后，他不得不把女儿接回家，因为他不可能再生儿育女了。就这样，那个可怜的女孩子一下子成了巴黎屈指可数的富翁的继承人。丧子之痛使这个可怜人陷于不时有所流露的忧伤之中。"

这时那供应商抬头望了我一眼，他的目光使我打了个寒战，这目光是那么阴郁深思！其中无疑概括了整整一生的经历。可是他的脸突然变得快活起来，他拿起水晶瓶塞，用机械的动作，塞在他的盘子前面那个满满的凉水瓶上，微笑着朝赫尔曼先生转过头去。这个因口腹享受而心满意足的人大概心无二念，并没有想什么。于是我倒有点为自己在一个粗俗的富翁的 in anima vili ①上滥用了我的占卜学知识而感到惭愧起来。在我一无所获地进行这种骨相学的观察的当儿，那位德国人已经享用过一撮鼻烟，开始讲他的故事。我难以

① 拉丁文：无价值的灵魂。一般指供实验用的动物。

逐字逐句地复述他的原话，因为他时常中途停顿或离题万里，所以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记述下来，对那个纽伦堡人的错误之处不予照录，只抓住其中富有诗意和情趣的部分，并老实不客气地象某些作家一样，忘掉在书名下面注明：译自德文。

意念和事实

“共和七年，葡月月底，按如今的历法就是一七九九年十月二十日，有两个青年一早由波恩出发，于日暮时分来到离科布伦茨①几法里远的莱茵河左岸小城安德纳赫郊外。当时奥热罗将军麾下的法国军队正在据守右岸的奥地利人面前摆开阵势。共和国军的大本营设在科布伦茨，奥热罗部队的一支联队驻在安德纳赫。那两位旅行者是法国人。看到他们那身蓝白相间、缀有红色丝绒袖饰的制服，他们的军刀，尤其是那顶蒙着绿色上蜡帆布、插着一根三色翎毛的制帽，就连德国农民也能认出他们是军医。这些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受到多数人的爱戴，不仅在军队里，而且在我们的军队所侵入的地方。当时，由于儒尔当将军不久前提出的征兵法令而中止医学实习的一些大家子弟，理所当然宁愿在战地继续自己的学业，而不愿受兵役的约束，因为那是与他们先前所受的教育和安逸的前途格格不入的。于是这些爱好和平、助人为乐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便在战争造成的种种灾难中做几件好事，并在残酷

① 科布伦茨，德国城市。

的共和国文明所经之处结交一些学者。这两个青年各自带有一张通行证和一纸由科斯特和贝纳多特①签署的见习医助委任书，去投他们所属的那个联队。两人都来自博韦市家道小康的资产者家庭，在那些家庭，外省人温良的习俗和正直的作风如同遗产一样代代相传。他们因年轻人天生的好奇心而于规定的就职日期之前就进入了战争的舞台，乘坐驿车到了斯特拉斯堡。他们的母亲出于谨慎只给了他们一小笔钱，他们却因拥有几个金路易而自以为富有了。当时共和国指券②已经跌到最低点，金价昂贵，因此这几个金路易的确是真正的珍宝。这两个见习医助年纪未满二十，他们以青年时代的满腔热情听从旅途中诗情画意的召唤。从斯特拉斯堡到波恩，他们以艺术家、哲学家、观察家的眼光观赏了选侯的领地和莱茵河沿岸地区。以科学为终生事业的人，在这种年龄便已经具有多方面才能和爱好了。即使在谈情说爱或是游山玩水之际，一个见习医助也应当为自己将来的发迹与成名积聚财富。因此这两个见习医助便深深沉醉在莱茵河两岸以及美因兹与科隆之间的施瓦本地区的景色中，那是一切有文化教养的人无不赞叹的。刚劲挺拔、丰富多姿的景物，对比强烈的地形变化、遍布的封建遗迹，郁郁葱葱，然而处处留下了战火的痕迹。路易十四和丢兰纳③曾纵火焚烧这个景色迷人的地区。东一处

① 科斯特(1741—1819)，当时共和国军队的首席医官；贝纳多特(1764—1844)，当时法国国防部长。

② 指券，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制宪会议发行的证券，后因发行过多，价值剧跌，一七九八年秋已跌至原来价值的三分之一。

③ 丢兰纳(1611—1675)，路易十四时代的名将。

西一处的废墟，成了这位凡尔赛君王的骄横跋扈或者说远见卓识的见证，是他下令摧毁了昔日装点着德国这一地区的令人赞叹的城堡。看到这块美好的土地和覆盖其上的森林以及比比皆是的充满中世纪魅力的废墟，就能理解德国民族的特性，它的梦想和它的神秘主义。然而两位青年朋友在波恩逗留有双重目的，既为观光也为医学：高卢-巴达维联军和奥热罗师团的总医院就设在选侯宫。这两位初出茅庐的见习医助便去那里会见同僚，把介绍信呈交上司，并初步熟悉一下自己的职务。人们总以为自己家乡的景致和建筑比哪儿都好，两位朋友到了那里(也象到了别处一样)，才摆脱了这种偏见。他们对装饰着选侯宫的大理石圆柱赞叹不已，便继续边赶路边欣赏气魄宏伟的德国建筑，每走一步，都发现一些古代和现代的瑰宝。他们漫步于通往安德纳赫的道路，不时沿着道路登上一座高耸于群峰之上的花岗石山峰的巅顶，从那里通过森林中断之处或是岩石凹陷的地方远眺夹于沙岸之间或在繁茂植物掩映之下的莱茵河。山谷、小径、树木，发出引人遐想的秋天气息，树梢尖开始染上金色，带上了标志着老年的褐黄暖色调；树叶落了，然而天空依旧湛蓝可爱，在夕阳斜晖的照耀下，干燥的道路宛如在景物中画出来的一道道黄色细线。两位朋友在离安德纳赫半法里之处走着，四周一片静谧，仿佛战争并未蹂躏这片美丽的土地。他们沿着夹峙于奔腾咆哮的莱茵河两岸的高高的青色花岗岩峭壁上的一条羊肠小道行进，不久由峡谷的斜坡下来，峡谷尽头便是那座小城。小城秀媚地坐落在河边，为水手们提供了一个漂亮的港口。‘德国真是个美

丽的国度！’两位朋友中间那位名叫普罗斯佩·马尼昂的喊了起来。他望见安德纳赫的上了油漆的房子，那些房子象放在篮子里的鸡蛋一般堆挤着，被树木、花园、鲜花隔开。而后，他又欣赏了一阵那千百幢宁静的住宅尖尖的屋顶、突出的桁梁、木头楼梯、房廊，以及在港湾随波摇荡的小船……”

当赫尔曼先生说出普罗斯佩·马尼昂这个名字时，那个供应商抓住凉水瓶，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似乎看到他的手在微微发颤，额头也沁出汗来。

“那位做过供应商的人姓什么？”我问身边那位殷勤的女客。

“泰伊番。”她答道。

“您觉得不舒服吗？”我见那位怪人脸色发白，就叫道。

“没什么。”他说，一面彬彬有礼地做了个手势表示感谢。“我在听故事呢。”他又对一齐朝他望着的客人们点了点头说道。

“我记不起另一个青年的名字，”赫尔曼先生说，“不过，从普罗斯佩·马尼昂的倾诉里，我得以知道他的同伴是棕色头发，相当瘦，性情开朗。为了讲故事方便起见，请允许我把他叫做威廉。”

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就这么无视浪漫主义的原则和地方色彩，给那个法国见习医助起了个德国名字，然后继续讲他的故事。

“两位青年到达安德纳赫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他们觉

得，如果去找他们的上司，等他弄清自己身份，并在这个已经住满军人的城市里为他们安排一个军人的住处，必将花费许多时间，因此他们决定在离安德纳赫百步之遥的一家旅馆度过他们最后一个自由自在的夜晚。他们曾在峭壁上欣赏过这家旅馆在火红的落日映照下显得更为绚丽的色彩。这家旅馆完全漆成了红色，在周围的景物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这或许是由于它处于整个城区之外，或许是由于它那红彤彤的墙壁与绿油油的各种枝叶之间、它那鲜明的色彩与河水灰黯的色调之间的强烈对比使然吧。这座房子便由它的外部装饰而得名，这种装饰色彩大概始于难以追溯的年代，由它的创建者一时兴起而确定下来。这座在莱茵河水手中间颇有名气的房子虽已数易其主，但每位继承者却都出于相当自然的商业上的迷信，一直小心保持了它的外观。*红房子旅馆*的老板听见马蹄声便来到门口：'天老爷！'他嚷道，'先生们，再晚一点你们可就要象你们在安德纳赫另一头扎营的多数同胞一样，不得不在外面露宿了。小店全部客满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睡张象样的床铺，我只有让出自己的房间。至于你们的马匹，我会叫人给它们在院子角落里放些铺草。今天连我的马厩里也睡满了基督徒。'他稍停一下又问：'两位先生是从法国来的吗？''从波恩来！'普罗斯佩叫道，'我们打清早起还什么都没吃过呢！'

"'哦，要说饭菜的话，'旅店老板晃着脑袋说，'十法里开外的人都到*红房子旅馆*来摆结婚筵席！你们将吃到王子的盛宴，莱茵河鲤鱼！这就说明一切了。'两位见习医助把坐骑交

给老板照管，老板白费力气地喊着仆人，他们走进旅店的公共饭厅。一大群抽烟的人在那里吞云吐雾，白色的浓雾使他们起初看不清那些他们将与之相处的人。他们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以后，凭着深知叫嚷无济于事的、颇有哲学家风度的旅客那种讲求实际的耐心，从烟雾里辨认出了一个德国客店所必不可少的那些陈设：炉子、时钟、桌子、啤酒罐、长烟斗；四下里是各种各样混杂在一起的脸，犹太人的、德国人的、还有几个水手的粗糙的脸。几位法国军官的肩章在烟雾里闪烁，马刺和军刀不停地在石板地上叮当作响。有的人在玩扑克，有的争论不休，有的沉默不语，吃着、喝着或者来回踱着。一个胖胖的小个子女人，头戴黑丝绒便帽，身穿蓝灰色围裙，带着线团、钥匙串、银别针，头发编成辫子，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德国旅店老板娘的特征。她的服装在那群版画一般的人中间色泽鲜艳得恰到好处，若用笔墨描绘却嫌俗气了。这个旅店老板娘极其机灵能干，使那两位朋友在失去耐心的时候又重新耐心等待起来。不知不觉中声音变小了，旅客散去了，烟草的云雾消散了。当两位见习医助的餐具摆上来，地道的莱茵鲤鱼出现在桌上的时候，已经敲过了十一点，大厅里人都走空了。在夜晚的寂静里，马匹吃草料和踢蹬的声音、莱茵河的喃喃低语，还有住满客人的旅店在大家上床睡觉时那种难以形容的嘈杂声都隐约可闻。门窗或开或关；有些房间传来听不清楚的说话声；有些房间响起几声召唤。在这个乍静还喧的时刻，那两位法国人和那个忙于对他们夸耀安德纳赫、他的饭菜、莱茵酒、共和国军队以及他的妻子的旅店老板，都颇感兴趣地听见几

个水手沙哑的喊声和一条船拢岸的声音。旅店老板一定很熟悉这些水手喉音很重的问话，他急忙走了出去。不久他又回来，带进来一位矮矮胖胖的男人，身后跟着两个水手，扛着一只沉重的箱子和几只包裹。行李放在大厅以后，矮胖子亲自把箱子拎过来，放在自己身边，毫不客气地在两位见习医助的那张桌子旁边坐了下来。'你们到船上睡吧，'他对那两个水手说，'旅店已经客满了，权衡下来，还是这么办好。''先生，'老板对新来的客人说，'我只剩这么点存货了，'他指着为两位法国人准备的饭菜，'再也拿不出一块面包、一根骨头。''酸菜呢？''连我老婆的顶针都装不满。我对您说过，除了您身下这把椅子您就没有别的床位，除了这间饭厅就没有别的房间了。'听到这几句话，矮胖子用谨慎和害怕的目光，向老板、大厅和两个法国人瞥了一眼。

"讲到这里我要提请你们注意，"赫尔曼停下来说道，"我们始终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真名及其经历；只有他的证件说明他来自亚琛①，用的名字是瓦朗费，在新维德②郊外拥有一家相当大的别针工厂。他象所有德国厂商一样，穿着一件普通呢子礼服，一条短裤，一件墨绿丝绒背心，脚上穿一双皮靴，腰间系一条阔皮带。他长着一张圆脸，举止坦率真诚，但那天晚上他很难完全掩饰住内心的恐惧，也许是折磨人的忧虑。旅店老板则始终认为这个德国人想逃到国外去。后来我得知，他的工厂由于战争时期不幸经常发生的偶然事件被烧毁

① 亚琛，德国东部城市。

② 新维德，德国城市。

了。尽管他的神情总是忧心忡忡，但他的相貌还是显得十分和善。他仪表堂堂，特别是长着个肥大的脖子，他的黑领结更衬托出脖子的白皙，威廉曾经嘲讽地指给普罗斯佩看……”

听到这里，泰伊番先生喝了一杯水。

“普罗斯佩殷勤地邀请那位商人共进晚餐，瓦朗费并不客套，就象一个自认有能力报答这个有礼貌的举动的人那样接受了邀请。他把箱子平放在地上，脚搁在上面，脱掉帽子，坐在桌边，去掉手套，解下别在皮带上的两支手枪。老板迅速送上来一份餐具，三位客人便开始静静地满足他们的食欲。大厅里空气太闷热，苍蝇太多，因此普罗斯佩请老板打开朝着大门的那扇窗换换空气。窗用一根铁棍闩住，铁棍插在窗框两角的窟窿里。为了更加安全起见，在两扇窗板上还各装有一个螺母，用两根螺栓固定起来。普罗斯佩偶然看到老板如何开窗。

“既然我谈到事情发生的地点，”赫尔曼先生对我们说，“我就应当给你们描述一下旅馆内部的格局，因为这个故事的兴味有赖于对出事地点的精确了解。我所说的那三个人所在的大厅有两扇通向外面的门。一扇门开出去便是沿莱茵河岸通往安德纳赫的大路。那里，在旅店前面当然有个码头，那位厂商租用的船只就泊在那里。另一扇门通向旅店的院子，院子围墙很高，当时挤满牲畜马匹，因为马厩里已住满了人。院门方才已经严严实实地闩上了，因此老板为了快一点而让那位厂商和两名水手由朝着大路开的那扇门进来。依照普罗斯佩·马尼昂的意思打开窗子以后，老板便去关这个门，把门闩

插进门洞，并旋上螺丝。让给两位见习医助睡的老板的房间，与大厅相连，与厨房也只隔一堵薄薄的墙壁，老板娘和她的丈夫可能就在厨房过夜。女仆刚才出去，到牲口棚、谷仓或是随便什么地方找安身之处去了。不难理解，大厅、老板的房间和厨房，与旅店其余部分是多少有点隔绝开来的。院子里有两条大狗，它们低沉的吠声说明这是些警觉而且易怒的警卫。‘多么安静，多么美好的夜啊！’威廉望着夜空说道，这时老板关好了门，水波拍岸的声音便是唯一可闻的声响了。‘先生们，’厂商对两位法国人说，‘请允许我请你们喝几瓶酒，配你们的鲤鱼，喝点酒能使我们消除一天的疲劳。从你们的外表和衣着来看，我想你们同我一样，今天也赶了不少路了。’两个朋友接受了。于是老板就从厨房的门出去，到地窖里拿酒，这地窖无疑便在房子这一部分的下面。当老板拿来五瓶好酒放在桌上时，他妻子已经上完了菜。她又以主妇的目光对大厅和菜肴巡视一遍，觉得确已虑及客人的一切需要，便退入厨房。老板也被邀请一起喝酒。四位酒友没有听到她躺下的动静。但过一会儿，在他们谈话声音低一些的时候，他们听见一种有力的鼾声，这鼾声由于她栖身的阁楼的空心隔板而变得更加嘹亮，使几位朋友，特别是老板，微笑起来。半夜时分，当桌上只剩下饼干、干酪、干果和好酒的时候，客人们，特别是那两个法国人，变得爱说话了。他们谈到自己的家乡，学业和这场战争。最后，谈话热烈起来。普罗斯佩·马尼昂以其庇卡底人的直爽和天性善良温柔的人的天真，想象自己的母亲在这时候，当他在莱茵河畔的时候，正在干什么，这使那位逃亡

的商人冒出几滴泪花。‘我看见她，’普罗斯佩说，‘正在做上床以前的晚祷。她一定没有忘记我，一定在问：我可怜的普罗斯佩现在在哪儿？如果她在打牌时赢了邻居几个苏，也许就是赢了你的母亲（他碰了碰威廉的胳膊肘），她就会把钱投进那个红色的大瓦罐里，瓦罐里攒着购买那块嵌在她在莱舍维尔的小小产业中间的三十阿尔邦①地所需的款子。这三十阿尔邦地足足值大约六万法郎。那可真是块好地！啊，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得到这块草地，我将在莱舍维尔度过一生，别无他求！我父亲曾多少回想要得到这三十阿尔邦草地和蜿蜒流过草地的美丽溪流啊！他还没能买下这块地就去世了。我当年常在那里玩耍！’‘瓦朗费先生，您就没有您的hoc erat in votis②吗？’威廉问道。‘有的，先生，有的，然而都已经实现了，而现在……’那个老实人没把话讲完就沉默了。‘至于我，’老板脸色微酡，说道：‘去年我买下了我已经想了十年的一个果园。’他们这么聊着天，象所有被酒力打开话匣子的人一样，相互之间都产生一种旅途中常见的短暂的友情，以致到了睡觉的时候，威廉要把自己的床让给商人。‘我可以和普罗斯佩同睡一张床，这不是第一回，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回，所以您就更无须客气了。您是我们中间年纪最大的，老人理应受到尊敬。’‘不必了！’老板说，‘我老婆的床上有好几条床垫，你们拿一条铺在地板上就行了。’说着他就去关窗，这个谨慎的举动弄出了一些声响。‘我接受你们的好意。’商人说，然后

① 阿尔邦，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一阿尔邦合二十至五十公亩不等。

② 拉丁文：心愿。

他又压低声音看着两位朋友补充道，'我承认我也希望如此，我感到我的船夫们很可疑，今天晚上我能同两个诚实善良的年轻人、两个法国军人作伴真是不错。我箱子里有价值十万法郎的钻石和金子呢！'两位青年对这番冒失的知心话亲切而有分寸的反应使善良的德国人放了心。老板帮客人们铺了一张床。然后，当一切都已安排妥贴，他就对他们道晚安，自去睡了。商人和两位见习医助拿他们各自的枕头打趣了几句。普罗斯佩把他和威廉的医用器械包搁在褥子底下，使褥子隆起，以代替他所没有的长枕。而这时瓦朗费出于过分的谨慎也将皮箱搁在床头。'咱们俩都躺在自己的财产上：您躺在您的金子上，而我则躺在我的工具袋上。只是不知道我的工具能否为我挣来您已经挣得的那么多金子。''这是大有希望的，'商人说，'勤奋和正直可以赢得一切，不过还要耐心。'不一会儿，威廉和瓦朗费都睡着了。普罗斯佩·马尼昂却未能入睡，这也许是由于床太硬，也许是由于过分疲劳引起失眠，也许是由于命中注定他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他的思路不知不觉走上了邪道。他老是想着那个商人枕着的十万法郎。对他来说，十万法郎是一笔天上掉下来的极其庞大的财富。最初，他以种种不同方式使用这笔钱，建造一座座空中楼阁，我们在入睡前都曾这样津津有味地建造过这类空中楼阁。在这种时刻，种种朦胧的形象在脑海里浮现，而且时常由于夜的寂静，思想获得了一种魔术般的威力。他实现了母亲的夙愿，买下了那三十阿尔邦草地；他娶了博韦的某某小姐，他们之间家产的悬殊原本是不允许他有这种梦想的。他用这笔钱替自

己安排了美妙无比的一生，他看到自己幸福、富有，成为一家之长，在本省备受尊敬，也许还当上了博韦市长。他那庇卡底人的头脑发热了，开始寻找起使幻想变为现实的办法来。他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在理论上构思一桩罪行。他在梦想着商人的死亡的同时，清清楚楚地看见了那些金子和钻石。他眼花缭乱，心跳起来。谋划罪行无疑已构成犯罪了。他被这堆金子迷了心窍，又以杀人犯的逻辑从道德上麻醉自己。他问自己，这个可怜的德国人是否真有必要活下去，又设想此人从来没有存在过。总之，他在策划一件保证不受惩罚的罪行。莱茵河对岸是奥地利人的占领地；窗底下有一条船，船上有船夫；他可以割断这个商人的喉管，把他扔进莱茵河，带着箱子从窗口逃出去，给船夫一点金子，逃到奥地利去。他甚至估算了自己使用外科器械的熟练程度，以便在要他的牺牲品的脑袋时不让他发出一声喊叫……”

这时泰伊番先生又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喝了口水。

“普罗斯佩慢慢地、悄无声息地爬起身来。等他确信没有弄醒任何人后，便穿起衣服走进大厅。而后，以突然生出的急智，和囚徒、罪犯在实行他们的计划时从不缺乏的机敏和意志，他拧下铁闩上的螺栓，毫无声息地将铁闩从窟窿里拔出来，靠在墙边，又压住铰链不让它们发出声响，打开了护窗板。月亮苍白的光线投在这个场面上，使他可以模糊地看到威廉和瓦朗费睡觉的房间里的东西。他告诉我，那时他曾停了一会儿。他的心跳得那么厉害，那么沉重，他几乎被吓住了。他又害怕自己不能冷静地行动，他的手在发抖，脚板象踩在烧红

的煤块上一样。然而他的计划执行得那么顺当，使他把这种命运的眷顾看成一种天数。他打开门窗，回到卧房，拿出手术器械包，寻找完成他的罪行最适当的工具。‘当我走到床边，’他对我说，‘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托付给上帝，’就在他集聚全身力量举起手的瞬间，他仿佛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并且觉得看见一道亮光。他把工具扔在床上，逃到另一个房间，走到窗前。在那里，他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但他感到自己道德力量薄弱，害怕再度屈服于自己所曾受到过的诱惑，便猛地跳到大路上，沿着莱茵河来回散步，仿佛在为旅店站岗放哨。在这样急促的散步中，他多次走到了安德纳赫，也多次折回来一直走到山坡，他们就是从那个山坡下来走到旅店的。夜是那么静寂无声，他又那么信任那两条看门狗，所以他常常忽视那扇开着的窗户。他想使自己疲劳，以引起睡意。然而，由于他这么在万里无云的天宇下走着，欣赏着美丽的星辰，也许还由于为夜间清新的空气和水波忧伤的低语所打动，他又陷入了沉思，这把他逐渐引回健康的、有道德的思路。理智终于彻底驱除了他一时的疯狂。他所受的教育、宗教的训诲，特别是，他对我说，到那时为止他在父母家所过的简朴生活的回忆，战胜了他的邪念。当他在莱茵河畔倚着一块巨石长时间地沉醉于这样的遐想之后归去的时候，他说他不但能在亿万法郎的金子旁边入睡，甚至能在金子旁边守夜。当他的正义感在这场战斗中重又高傲地、坚强有力地站立起来时，他充满赞美和幸福之情跪下来感谢上帝，重新觉得幸福、轻快、满足，就象他第一次领圣体那天一样，那天他觉得自己堪比天使，因

为他一整天既没有在言语上，更没有在行为上犯过罪孽。他回到旅店，关上窗门，一点也不怕弄出声响，然后立即上了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困乏使他毫无抵抗地被睡意所征服，他脑袋碰到褥垫不久便进入了最初那种奇妙的、似睡似醒的状态，这种状态是沉睡的前奏。在这种时候，知觉渐渐麻木迟钝，活力渐渐消失，思路有头无尾，感官的最后几下活动就象做梦一样。'空气多闷啊，'普罗斯佩想，'我好象在呼吸潮湿的蒸汽。'他睡意矇眬地把这种感觉归因于室内的温度与野外新鲜空气之间的差异造成的结果。但他不久又听见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很象喷泉的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驱使下，他想起身招呼旅店老板，叫醒商人或者威廉。不幸他这时想起了那只挂钟，觉得那是钟摆的声音，于是他就在这种矇眬的感觉中入睡了。

"您想喝水吗，泰伊番先生？"主人见那位供应商机械地拿起水瓶，便问道。

水瓶空了。

赫尔曼先生因银行家的问话而稍微停了一会儿，然后又继续讲他的故事。

"第二天早晨，"他说，"普罗斯佩·马尼昂被一种巨大的声音惊醒。他似乎听见尖厉的叫声，神经感到一阵剧烈的震颤，当我们睡醒时仍然感到在睡梦中便已开始的难受的感觉时便会这样。这时我们身上发生了一种生理现象，说通俗些就是惊跳起来，这种现象虽然包含着许多对科学极有趣的事实，却尚未得到充分观察。这种极度的惊恐也许产生于我们

身上两种本性的过于迅速的结合，当我们睡着时这两种本性几乎总是分开的。通常这种惊恐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在可怜的见习医助身上却有增无减，引起一阵可怕的抽搐。他见到在他的床与瓦朗费的床之间有一汪鲜血。可怜的德国人脑袋掉到地上，身子留在床上。所有的血都从脖子里喷出来了。看见商人仍然大睁着的直勾勾的眼睛，看见自己毯子上、甚至手上沾着的血污，认出丢在床上的他的外科器械，他昏了过去，倒在瓦朗费的血泊里。'这已经是对我那些邪念的一种惩罚了。'他后来对我说。等他恢复知觉，他发现自己在大厅里，坐在一张椅子上，周围站着法国士兵，面前是专注而好奇的人群。他呆呆地看着一个共和国军官在听取几位证人的证词并进行笔录。他认出了老板、他的妻子、那两个水手，以及旅店的女仆。凶手用过的外科器械……"

这时泰伊番咳了一声，掏出手帕擤了擤鼻子，又擦了一下额头。只有我注意到这些相当自然的动作，所有宾客的眼睛都盯着赫尔曼先生，贪婪地听他讲故事。供应商将肘弯搁在桌上，右手支着脑袋，目不转睛地看着赫尔曼。这以后，他再也没有流露出任何激动或感兴趣的神情，然而他一直面如土色，心事重重，跟他玩弄那只冷水瓶塞的时候一样。

"杀人犯用过的外科器械连同医用器械包和普罗斯佩的皮包、证件一起放在桌上。众人的目光时而落在这些物证，时而落在那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眼睛黯然无光，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的年轻人身上。外面隐隐约约的嘈杂声说明旅店门前还有一大群人，都是被发生凶案的消息和大概想看一眼凶手的愿

望吸引来的。设在大厅窗户下的哨兵的脚步声和他们的枪支发出的声音，盖过了人们交头接耳的嗡嗡声。但旅店关着门，院子里空无一人，静悄悄的。普罗斯佩·马尼昂受不住那个写证词的军官的目光，他感到有人按了按他的手，就抬起头来想看这个在一群敌意的人中间充当他保护人的是谁。从制服上他认出这是驻在安德纳赫的那个联队的主任军医。军医的目光那么锐利，那么严厉，竟使可怜的年轻人哆嗦起来，头倒在椅背上。一个士兵让他闻醋，使他马上恢复了知觉。然而他那慌乱的眼睛显得那么没有生气，那么缺少理性，以致军医摸过他的脉，对军官说：'上尉，在目前是不可能对这人进行审讯的了。''好吧，把他带走。'上尉打断医生的话，对一个站在见习医助身后的伍长说。'该死的孬种，'那士兵低声对他喝道，'你至少也试试在这些德国佬面前走得硬气些，给共和国挣回些面子呀！'这一声喝使普罗斯佩·马尼昂清醒过来，他站起身，走了几步。但是当门打开，他感到外面空气的刺激并看见人群涌进来时，他的力量又消失了，双膝发软，脚步踉跄。'这个天杀的江湖医生死两回也应该！你走啊！'两个士兵说着伸手把他架住。'啊！这坏蛋！坏蛋！就是他！就是他！他在那里！他在那里！'他觉得这些话发自同一个声音——那跟着他、咒骂着他的人群乱哄哄的声音，这声音一步比一步响。从旅店到监狱的这段路上，跟着他走的老百姓和士兵们的喧闹声、三五成群地议论着的人们的低语声、天空、新鲜空气、安德纳赫的市容、波光粼粼的莱茵河水，这种种印象在见习医助的心灵里都是模糊不清，黯淡无光的，和他醒来以后的

所有感觉一样。他说，他有时候简直以为自己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在牢里。”赫尔曼先生停下来说，“我和大家一样，在二十岁的时候也是个热血青年。我想保卫自己的国家，我在安德纳赫附近组织并指挥一支义勇军。几天前的夜间，我们与一支八百人的法国部队遭遇。我们最多只有二百人，我的间谍把我出卖了。我被投入安德纳赫的监狱。当时为了杀一儆百拟议将我枪决。法国人说要报复，但他们想在我身上实行的报复并没有在选侯的领地实现。我父亲求准了三天缓刑，以便去请求奥热罗将军赦免。将军赦免了我。因此当普罗斯佩·马尼昂入狱时，我见到了他，他引起我深切的同情。尽管他苍白、憔悴、沾着血污，他的面容却有一种诚实、清白的神情使我深受打动。在我心目中，德国就活在他长长的金发和他的蓝眼睛里。他正是我的垂危的祖国的形象。在我看来，他不是杀人犯，而是牺牲品。在他经过我窗口的当儿，他向不知何方投去一个痛苦哀伤的微笑，那是获得了暂时的一线理智之光的精神病患者的微笑。当我见到监狱看守时，我向他打听新犯人。‘他到地牢后就没有讲过话。他坐着，双手抱住脑袋，不是睡着了便是在想他的事情。听法国人说，他明天就清帐了，二十四小时内他将被枪决。’那天晚上，我利用监狱放风的短暂时间，一直站在那犯人窗下。我们一起交谈，他原原本本地向我叙述了他的故事，并且相当准确地回答了我的各种问题。在这第一次交谈后，我已不再怀疑他的清白。我请求并获准在他身边呆几小时。我见过他好几次，这个可怜的孩子直率地将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他认为自己既无罪

又有罪。他想起自己曾经受到过的可怕的诱惑，害怕自己在睡眠中梦游病发作，犯下了他醒时曾经想犯的罪行。'可是你的同伴呢？'我问他。'噢！'他热切地叫道，'威廉是不会……'他甚至没把话讲出来。我听见这热情的、充满稚气和道德感的话，便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他醒来后，'他又说，'一定是吓昏了头，赶紧逃跑了。''也不喊醒你。'我说，'但你是很容易辩护的，因为那样的话瓦朗费的箱子就不会被偷走了。'他忽然泪如雨下：'哦，是的，我是无罪的。'他叫道，'我没有杀人。我记起我的梦来了。我在和中学里的伙伴们竞走，我不可能在梦中奔跑的时候割掉那个商人的脑袋。'然而尽管有时一线希望给他带来片刻安宁，他仍然感到悔恨的重压。他曾经举起手要割那个商人的脑袋，这是确定无疑的。他自我审判，觉得不能在思想上犯罪之后问心无愧。'然而我是善良的啊！'他叫道，'我可怜的妈妈啊！也许她现在正高兴地和女邻居们在她挂着壁毯的小客厅里玩纸牌吧？只要她知道我曾举起手来要谋害一个人……唉，她就会死去！而我却下了狱，被控犯下了罪行。我即使不曾杀害那个人，也肯定要害死我妈妈了！'他说这几句话时没有哭泣，而是在庇卡底人常有的一时暴怒驱使下朝墙壁一头撞去，如果不是我拦住他，他的头就会在墙上碰碎了。'还是等待你的判决吧。'我对他说，'你会被开释的，你是无罪的，而你母亲……''我母亲，'他愤怒地喊道，'她在这以前就会知道对我的指控，在小城市都是这样的。可怜的母亲会忧郁而死。何况我并不清白。你愿意知道全部真相吗？我感到我已经失去了良心的贞洁。'说完这句可怕的话，他坐了下

来，双手合抱胸前，低着头，神色阴郁地凝视地面。这时候看守过来叫我回自己房间，我充满友情地拥抱着他，不愿在我难友情绪如此低沉的时候将他抛下不管。‘忍耐着点吧，’我对他说，‘也许一切都会好的。如果一个诚实的人的声音能够消除你对自己的怀疑，那么请记住我是尊敬你和爱你的。接受我的友谊吧，如果你心胸无法平静，那就凭借我的心胸睡觉吧。’第二天九点，一名伍长、四名步枪手来带见习医助。我听见士兵们的声音就凑到窗口。那位青年在穿过院子时望了我一眼。我永世难忘他那充满思想、预感、听天由命和说不出的悲伤忧愁的眼神。这是种无言的然而可以意会的遗嘱，通过它，一个人将自己失去的生命留给他最后一个朋友。那天夜里对他来说无疑是十分严酷、十分孤单的一夜。但他那苍白的脸色也许表现了一种坚忍精神，这种坚忍精神来自对自己新的评价。也许他因悔恨而净化了自己，也许他认为自己在痛苦和羞愧中洗清了过错。他步伐坚定地走去，而且一早就已洗净了他无意中沾染的血污。‘在睡梦中我的手不可避免地浸到了血泊里面，因为我睡得很不安稳。’他在前一天曾用可怕的绝望语调对我这么说过。我得知他要去战地法庭受审。联队两天后就要向前开拔，联队长官不愿意没在犯罪地点伸张正义就离开安德纳赫。整个庭审期间，我担忧到了极点。最后，中午时分，普罗斯佩·马尼昂被带回来了。我当时正照例在散步。他看见我便过来投入我的怀抱。‘完了。’他对我说，‘毫无指望了！在这里，对所有的人来说，我是个杀人犯。’他傲然昂起头来。‘这样的不公道使我完全成为无辜的

了。我如果活着将永远烦恼不安，我的死却将是无可指摘的。可是究竟有没有来世呢？'整个十八世纪所思考的无非就是这个突如其来提出的问题。他沉思起来。'你到底是怎么回答的？'我问他，'问了你什么问题？你不曾象对我讲的那样原原本本、不加矫饰地把事实说出来吗？'他定睛凝视了我一阵儿，接着，在这个骇人的停顿之后，他开始狂热地、兴奋地说起来：'他们开头问我："你夜间走出过旅店吗？"我说："是的。""从哪儿？"我脸红了，答道："从窗户。""你把它打开了？""是的。""你真够小心的，旅店老板一点都没听见。"我张口结舌了。那几个水手声称看见我一会儿去安德纳赫，一会儿去树林，来回奔忙。他们说，我这样打了几个来回，把钻石和金子埋藏掉了。而箱子又始终没找出来。再加上我一直受到悔恨的折磨。我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一个无情的声音就对我叫道："你曾经想犯这个罪！"一切都反对我，包括我自己……他们问到了我的同伴，我彻底为他做了辩护。于是他们对我说："我们应该在你、你的同伴、老板和他的妻子中间找出一个罪人吧？今天早晨，所有的门窗都是关着的。"听到这个见解，我哑口无言，浑身无力，丧魂失魄了。我对朋友比对自己更有把握，我不能加罪于他。我明白，我们两人都被看成这件凶杀案的同谋共犯，我则是两个人中间比较笨的一个。我想用梦游症来解释这件罪行，并为我的朋友开脱。我讲得语无伦次。我完了！我从法官们的眼色里看到了我的判决。他们露出不信任的微笑。一切都清楚了，再没有任何疑问。明天我将被枪决。我已经不再想我自己，'他又说，'而是在想我可怜的母亲了。'他停下

来，仰望天空，却没有流泪。他的眼睛是干的，并且剧烈地抽搐。‘弗雷德里克！’哦！那个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对，正是这个名字！”赫尔曼先生带着胜利的神色叫起来。

我的女邻座踢了踢我的脚，对我指着泰伊番先生打了个暗号。供应商漫不经意地把手遮到眼睛上，可是透过他的指缝，我们觉得看见他的眼睛闪着阴郁的火光。

“倘使他的名字就是弗雷德里克呢，嗯？”她附着我的耳朵说。

我瞟了她一眼，仿佛说：“别作声！”

赫尔曼继续说了下去：“‘弗雷德里克！’那见习医助叫道，‘弗雷德里克怯懦地把我丢下了！他大概是害怕了。也许他躲在旅店里，因为那天早上我们的两匹马还在院子里。’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真是难解之谜啊！梦游症！梦游症！我这辈子只犯过一次，还是在我六岁那年。’他脚跺着地说，‘难道我还要将世上所有的友谊从这里带走吗？难道我还必须怀疑那始自五岁，在中学、大学时期一直保持下来的亲如手足的友谊，而死两遍吗？弗雷德里克在哪里？”他哭了。看来我们是重感情胜于自己生命的。‘我们回去吧。’他对我说，‘我宁愿呆在地牢里。我不愿被人看见我在哭泣。我将勇敢地去死，但我不会不合时宜地硬充好汉，我承认我可惜自己年轻美好的生命。昨天我彻夜未眠，我回忆起童年的情景，我看见自己在那片草地上奔跑，也许正是对这些草地的回忆导致我的死亡。我本来是有前途的。’他顿了一下又对我说，‘十二个士兵，一个少尉叫道：枪上肩；瞄准，放！一阵鼓声。而且声名狼藉。

这就是我现在的前途。哦！有个上帝，不然这一切就太愚蠢了。’说着他抓住我，用双臂紧紧地拥抱我，‘啊！你是我可以与之倾诉衷肠的最后一个人了。你将获得自由，你！你将见到你的母亲！我不知道你富有还是贫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对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他们不会一直打下去的，这些人。那么，等他们讲和了，你就去博韦。如果我的母亲听到我的死讯后能够活下去，请你到那里找到她，告诉她这句使她宽慰的话：*他是无罪的！*她会相信你的！’他又说，‘我会给她写信，但你将替我看她最后一眼，你对她说，你是我拥抱过的最后一个人。她会多么爱你啊！可怜的妈妈！爱你，我最后一个朋友。’他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被回忆的重负压得透不过气。然后他又说：‘这里的士兵和军官我全都不认识，他们全都对我感到憎恶。没有你，我的无辜将成为上天与我之间的秘密。’我向他发誓要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他的最后意愿。我的话和内心情感的流露感动了他。过了不久，士兵又来找他，把他带回战地法庭。他被判有罪。我不知道在宣布这个判决的当时或以后有些什么程序，也不知道那位年轻的医生是否依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了辩护。他预料自己第二天早上将去赴刑，整夜都在给他母亲写信。‘我们俩都将获得自由，’第二天我去看他时，他微笑着对我说，‘我听说将军已经签署了你的特赦令。’我默默地看着他，想把他的面容铭记在我心中。他又带着厌恶的神情对我说，‘我曾经怯懦得可悲，我整夜都在向墙壁请求饶命。’他指着牢房的墙壁说，‘是啊，是啊，我曾经绝望地嚎叫，愤愤不平，经受了最可怕的、精神上的临终痛

苦。——那时候我是单独一人！而现在我却在想别人会怎么说……勇气是件可拿过来穿的外衣。我应当体面地去死……，所以……"

两种裁决

"噢！别讲下去！"那个要求讲故事的少女急忙打断纽伦堡人叫了起来，"我不愿听到结局，愿意相信他得救了。如果今晚我听到他被枪决，我会睡不着觉的。结尾请您明天再说吧。"

我们起身离席。我的女邻座挽住赫尔曼先生伸出的手臂，对他说："他被枪毙了，对吗？"

"是的，我目睹了他的受刑。"

"怎么，先生，"她说，"您竟然……"

"是他要这样的，夫人。给一个活人出殡，一个你所爱的人，一个无辜的人，是件极其可怕的事。这个可怜的青年目不转瞬地望着我，仿佛只活在我身上了！他说，他愿我将他的最后一息带给他母亲。"

"您见到她了吗？"

"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我来法国为他母亲捎来这句美好的话：他是无罪的。我是象朝圣一样到那里去的。但马尼昂老太太已经憔悴而死。我在烧掉我所保存的那封信时深为感伤。你们大概会笑话我这种日耳曼人的情感冲动，但是我通过这个永远无人知晓的秘密看到了一幕极其哀惋的戏剧，那

弃于两座坟墓之间、不为人世所知的诀别将被这个秘密埋葬掉，就象在荒漠中遭遇狮子的旅行者所发出的喊声一样。”

“假如有人把您领到这客厅里的某一个人面前，并告诉您：‘这就是凶手！’，那岂不将是另一幕戏剧吗？”我打断他的话问道，“您会怎么办？”

赫尔曼先生过去取了他的帽子走出去了。

“您真是血气方刚、做事莽撞。”我的女邻座对我说，“您看泰伊番！瞧吧！他坐在靠背椅里，在那边，壁炉旁边，芳妮小姐正端给他一杯咖啡。他微笑着。一个被刚才讲的故事折磨着的凶手难道能表现得这样泰然自若吗？他的神态不是完全象个温厚长者吗？”

“是的，不过您可否去问问他，他在德国打过仗没有。”我叫道。

“有何不可？”

于是我的女邻座便向供应商走去，女人们在某件事正合她们心意或者好奇心十分强烈时是不乏这类胆量的。

“您到过德国吗？”她问他。

泰伊番差一点把茶杯掉到地上。

“我吗？夫人。没有，从来没有。”

“您说什么，泰伊番！”银行家打断他说，“您在瓦格拉姆战役① 里不是干过粮食供应吗？”

“哦，是的！”泰伊番先生答道，“那一次，我是去过。”

---

① 瓦格拉姆，奥地利小村，一八〇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拿破仑大败奥军于此。安德纳赫凶案发生于十年之前，因此泰伊番的“健忘”就更显得笨拙了。

"您弄错人了，这是个好人。"我的女邻座回到我身边对我说。

"好吧！"我喊道，"在晚会结束前，我将把凶手从他藏身的污泥中驱赶出来！"

有一种精神现象每天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这种现象惊人的深刻，却又太简单以至于无人理会。倘若两人在客厅相遇，而其中一人或因知道对方一件肮脏的隐私，或因某种秘密状况，甚至因为将要施于一方的报复，而有权鄙视或憎恨另一人，这两个人会互相猜出并预感到隔开、或将要隔开他们的鸿沟。他们不知不觉地观察着对方，留神着自己；他们的目光、手势，难以言传地流露出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有一块磁石。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吸引力最强，是复仇还是罪行，是憎恶还是侮辱。正象教士见魔鬼在场时无法奉献圣体一样，两个人都感到局促、警觉；一个彬彬有礼，另一个忧郁阴沉，哪一个都一样；一个脸红或苍白起来，另一个浑身发抖。复仇者往往和被害者同样怯懦。极少有人有勇气伤害别人，即使确有必要；许多人由于不愿声张或是害怕悲剧的结局而一声不吭或宽恕了对方。这种灵魂和感情的相互渗透造成了我同供应商之间的神秘暗斗。自从我在赫尔曼先生讲故事时第一次问他话以来，他就回避着我的目光，但也许他也回避所有客人的目光。他与银行家的女儿、不谙世故的芳妮交谈，无疑是由于和所有罪人一样，感到有与清白的人接近的需要，以求在她身上找到安宁。然而我虽离他很远却一直听着他说话，我锐利的目光吸引着他的眼睛。当他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地窥视我时，我

们却目光相遇了。他立即垂下眼皮。泰伊番被折磨得筋疲力尽，急于中止这种刑罚，便坐下打牌。我过去把注下在他的对手方面，并希望输掉这笔赌注，结果如愿以偿。我接替了那个下台的牌客，和凶手面对面地坐着……

“先生，”当他发牌给我时，我对他说，“能否请您扣除得分呢？”

他相当匆忙地将筹码从左手移到右手。我的女邻座已来到我身边，我意味深长地瞥了她一眼。

“您是不是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我对供应商说，“我很熟悉这位先生在博韦的家族。”

“是的，先生。”他答道。

他的牌掉了下来，脸色发白，双手捧住头。他请一位在他那一方下注的客人接替他，站起身来。

“这儿太热了，”他叫道，“我怕……”

他没说完话，脸上突然显出极为痛苦的神情，猛地走了出去。主人陪着泰伊番，似乎对他的状况极为关切。我和我的女邻座相互看了一眼，我发现她的眉宇间充满一种无名的悲苦神色。

“您的行为是否十分慈悲呢？”当我输了牌离开桌子时，她把我拉到一个窗台那里问我道，“你想获得审阅人们灵魂的能力吗？为什么不听凭人间和天上的法庭去制裁罪人呢？我们即使逃过前者也决计逃不过后者！高等法院院长的特权难道这么值得羡慕吗？您几乎已经在行使刽子手的职权了。”

“您分享并鼓励了我的好奇心，却又来对我说教！”

“因为您叫我深思了。”她回答我。

“那么，与恶棍讲和，向受害者开战，并且对金钱顶礼膜拜吧！”我又笑道，“现在不谈这些了。请看那位走进客厅来的年轻姑娘。”

“那又怎样？”

“三天前，我在那不勒斯大使的舞会上见过她，我已经热烈地爱上她了。行行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还没有人能够……”

“她就是维克托莉·泰伊番小姐！”

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她继母不久前才把她从修道院接回来，”我的女邻座说，我几乎没听见她说什么：“她在修道院很晚才结束学业，因为她父亲许久没肯认她。她是第一次来这里。她十分美貌，十分富有。”

说着，她嘲讽地微微一笑。这时我们听见一阵猛烈而抑制住的叫声，叫声似乎来自隔壁的一个房间，并在花园里微弱地回荡。

“这不是泰伊番先生的声音吗？”我嚷道。

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于这个声音，可怕的呻吟传进我们的耳朵。银行家的妻子急忙向我们跑来，把窗户关上。

“这是为了避免出事。”她对我们说，“假如泰伊番小姐听见她父亲的喊声，她很可能会歇斯底里的。”

银行家回客厅来找维克托莉，低声对她说了句话。少女立即叫了一声，向门口奔去，不见了。这个事件引起很大骚动。

牌局都停了下来。每个人都在向邻座打听。低语声渐渐变大，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

“泰伊番先生难道自……”我问。

“自杀了！”我那爱挖苦人的女邻座说，“我想，您会高高兴兴地给他戴黑纱吧？”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这个可怜人得了一种病，”女主人答道，“这种病的名字布鲁松先生常对我说起，我却仍是记不住。他刚才是旧病复发了。”

“这是属于哪一类病症呢？”一位预审推事忽然发问道。

“哦，那是种可怕的病痛，先生。”她回答说，“医生们也无药可施。那种痛楚看来是刻骨镂心的。有一天，这个不幸的泰伊番在我的田庄逗留的时候发作过一回，我不得不躲到邻居家去，免得听见他的喊声。他发出可怖的叫声，想要自杀。她女儿当时只好让人将他绑在床上，给他穿上疯人的紧身背心。这个可怜人以为脑袋里有些动物在吸他脑髓，每根神经都一阵阵地剧痛，象被锯子锯，又象被猛力牵扯。他脑袋疼得那么厉害，连为了减轻这种疼痛而做的艾灸也感觉不出来。但他后来聘请的医生布鲁松先生不主张用艾灸，他认为这是种神经性的毛病，一种神经炎症，应当用蚂蟥放在脖子上、用鸦片敷在脑袋上来治疗。果然，发作次数减少了，每年只有一次，在晚秋时节。泰伊番先生恢复健康以后总是不住地说，他宁愿受车裂之刑，也不想再吃这种苦头。”

“那他看来是疼痛至极了！”一位证券经纪人说，这是个沙

龙里的才子。

"噢！他去年差点送了命。"她又说，"他独自去他的田庄办一件要事。也许是由于缺乏救护，他直挺挺地躺了二十二小时，象死了一样。后来洗了个热水浴，才把他救活过来。"

"这是不是一种破伤风？"那位证券经纪人又问。

"我不知道。"她说，"他害这个在军队里得的怪病已经快三十年了。他说，有一次他跌倒，一块木片扎进了脑袋。但布鲁松觉得有希望治好他。据说英国人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毫无危险地治好这种病，用的是氢氰酸。"

这时一个比先前更加尖厉的叫声响彻整座房子，使我们恐怖得浑身冰冷。

"听，这就是我时常听见的喊声。"银行家的妻子又说，"这喊声使我从椅子里惊跳起来，使我神经难以忍受。不过说也奇怪，这可怜的泰伊番尽管受着这样闻所未闻的痛苦，却从来没有生命之虞。而在这种可怕的折磨的间歇里，他吃喝无异于常人，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一位德国医生对他说，这是一种脑风湿症，这与布鲁松的意见颇为一致。"

我离开聚集在女主人身边的人群，陪着泰伊番小姐出去，有个仆人来找她……

"上帝啊！我的上帝！"她哭着叫道，"我父亲究竟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上天，使他受这样的痛苦？这么好的一个人！"

我陪她走下楼梯，在扶她上车时我看见她父亲在车中弯成两截。泰伊番小姐用手帕掩住她父亲的嘴，想止住他的呻吟。不幸他瞥见了我，他的脸皱蹙得更加厉害了，一声痉挛的

喊叫划破空气，他向我投来一个吓人的目光，马车开走了。

这席酒宴，这次晚会，在我的生活和情感上产生了痛苦的影响。我爱上了泰伊番小姐，也许恰好因为荣誉感和廉耻心都禁止我与一位凶手联姻，哪怕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使我只要知道在哪家人家能碰到维克托莉，就让人介绍我到哪家去。往往在我对自己发誓不再见她之后，当天晚上我就又在她身边了。我无限欢乐！我的充满幻梦的、惬意的、正当的爱情，带有一种犯罪的感情色彩。当泰伊番碰巧与他女儿一起时，我因向他行礼而看不起自己，可是我仍然向他行礼！而且不幸的是，维克托莉不仅是个美人儿，而且有教养，有才华，有风度，没有丝毫的学究气，没有哪怕最轻微的自命不凡。她言谈极有分寸，性格里有一种忧郁的风韵，使人人倾倒。她爱我，或者至少她使我相信她爱着我。她有一种仅仅为我而发的微笑，对我说话时声音也变得更加温柔。啊，她爱我！但她也爱她父亲，她对我夸耀他的善良、和蔼和高尚。这些赞扬就象尖刀一样刺着我的心。有一天，我差一点成为这桩罪行的同谋，泰伊番家的富足就是建筑在这件罪行的基础上的：我曾想向维克托莉求婚。然而我逃走了，我旅行去了，到了德国，到了安德纳赫。可是我又回来了。我见到维克托莉脸色苍白，她瘦了！如果我看到她身体很好，心情愉快，我就得救了！可是现在我的情感却异乎寻常地重新猛烈燃烧起来。我担心自己的顾虑变成一种偏执狂，便决定组织一个良心裁判所，以期弄清这个有关高级道德和哲学的问题。我回来以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了。于是前天我召

集了我的朋友中我认为最正直、最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我请来了两个英国人，一个是使馆秘书、一个是清教徒；还请了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前任部长；两个依然天真无邪的青年；一个教士，是个老人；还有我从前的监护人，他是个单纯的人，他对我所作的监护是法院纪录中最完美的；此外，还有一位律师，一位公证人，一位法官。总之，一切社会舆论、道德实践的代表都请来了。我们先是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大声喧嚷一番，然后，在上餐末果点时，我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但隐去了我的意中人的名姓，我要求大家给我一些忠告。

"给我出点主意吧，朋友们！"我在结束时对他们说，"象讨论一项法律草案一样，详尽讨论这个问题。我会叫人拿来票箱和选票，你们将完全按照秘密投票的规则投票赞成或反对我的婚姻！"

大家顿时变得鸦雀无声。那位公证人起身告辞。

"我要去立一份契约。"他说。

酒力使我从前的监护人沉默了，他自己还需要有人监护，以免在回家时发生意外。

"我明白了！"我叫起来，"不发表意见，正是有力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席上一阵骚动。

一位曾为富瓦将军①的孩子们以及富瓦将军墓签名认捐的财主嚷道：

① 富瓦将军（1775—1825），法国将军，曾任众议员，清廉正直，深得人心。死后妻子儿女陷于贫困，全国募捐帮助。

"和道德一样，罪行也有程度之分！"

"饶舌鬼！"前任部长用肘弯碰我一下，低声对我说。

"有什么使你为难的？"一位公爵问道，他的财产就是在废除南特敕令①时，从那些反抗王命的新教徒那里没收而来的。

律师站了起来："公爵说得对，在法律上，提交我们的这个案例并不造成任何困难。"这位法律的代言人叫道，"不是有时效规定吗？如果都去追寻我们家产的来源，我们都将落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个良心问题。如果您一定要把这事情提交什么裁判所，那就去忏悔所吧。"

《法典》的化身说罢坐下来，喝了一杯香槟酒。负责解释《圣经》的人，那位善良的教士站了起来。

"我们被上帝创造出来时便已是脆弱的，"他坚定地说，"如果您爱上了这桩罪行的女继承人，您就娶了她，满足于母亲的财产，而将父亲的财产散给穷人。"

"然而，"一位无情的爱挑毛病的人（这种人在社交场合并不少见）叫了起来，"那位父亲也许只是因为发了财才结了一门好亲事，他任何微小的幸福不都是这种罪恶的果实吗？"

"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判决！有些事情是不能讨论的。"我的前监护人自以为能用一句醉汉的警句妙语来点醒众人。

"是啊！"使馆秘书说。

---

① 南特敕令，法国亨利四世于一五九八年颁布的敕令，规定天主教是法国国教，同时宣布胡格诺教派有自己的信仰自由，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取消南特敕令，重新迫害新教徒，使许多新教徒逃往国外。

“是啊！”教士嚷道。

这两个人想法并不一致。

一位空论派①站了起来，他曾在一百五十五名选举人里因缺少一百五十张选票而未能当选。

“先生们，这个精神本质的惊人事件乃是社会所面临的极为超出常态的一个事件。”他说，“因而，应取的决定，当为我们良心的即时抉择，一个突如其来的概念，一个有教益的判断，我们悟性的稍纵即逝的细微差别，犹如构成我们鉴赏趣味的电光石火一样。投票吧。”

“投票吧！”我的客人们齐声说道。

我令人发给大家每人两个球，一个红球，一个白球。白色象征贞洁，表示反对这个婚姻；红球则表示赞成这门婚事。我为了避嫌没有参加表决。我的朋友共有十七人，九票构成绝对多数。每个人都过去将球投入窄颈的柳条篓子。篓子里有编上号码的弹子，当赌客们去摸号的时候，弹子就在里面晃动。我们都被相当强烈的好奇心所激动，因为这种净化的道德感的表决确实有点特别。计票时我发现九个白球！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惊讶，但我还是决定数一数我的法官里面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的数目。这些决疑断难的年轻人恰好是九个，九个人都是一个心眼！

“哦，哦！”我暗想，“他们内心都一致赞成这门亲事，而明里却一致反对我去结这门亲。怎样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

① 空论派，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君主立宪派，多为大学教师或律师，言论空泛晦涩，玩弄术语，故名。

面呢？”

“那位岳父住在哪里？”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冒冒失失地问我，他比别人掩饰得少些。

“没有岳父了！”我叫道，“以前我的良心清楚地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无须你们的裁决。而现在它的声音变弱了，我之所以失去勇气，是因为我在两个月前收到了这封诱人的来信。”

我从皮包里取出如下一份讣告给他们看：

> 泰伊番股份公司经理，原军队粮食肉类供应商，荣誉勋位骑士勋章、金马刺勋章获得者，巴黎国民自卫队第二团第一掷弹兵连连长，冉-弗雷德里克·泰伊番先生，五月一日逝世于茹贝尔街公馆。敬请台端参加出殡、祭奠和安葬仪式，仪式订于……
>
> ……谨此讣闻

“现在该怎么办？”我又说，“我将从很广的范围向你们提出问题。泰伊番小姐的地产浸透了鲜血，这是毫无疑义的，她父亲的遗产是块hacéldama①。这我都知道。但普罗斯佩·马尼昂没有留下继承人，我也没找到在安德纳赫被害的别针厂主的家庭。把财产交给谁呢？我没有权利透露一个偶然发现的秘密，在一个无辜少女的嫁妆里添上一颗割掉的脑袋，使她做噩梦，剥夺她的美丽的幻想，对她说：‘你所有的钱都沾满了血污。’从而在她心目中再一次杀死她的父亲。我曾经向一位老教士借过一本《良心问题辞典》，但没有在里面找到任何对我的疑难的解答。为普罗斯佩·马尼昂、瓦朗费、泰伊番的灵

---

① 希伯来文：血地。指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块地，相传是犹大用出卖耶稣的三十元银币买下的。

魂设坛超度吗？我们早已是十九世纪了。创办一所救济院或设置一笔道德奖金吗？奖金会被骗子们得去。至于我们的大部分收容院，我觉得它们多半已经成为罪恶的庇护所了。况且这类用途多少有利于虚名，能否成为一种补过的办法呢？我应当那么做吗？再说，我在恋爱，热烈地恋爱，我的爱情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无缘无故对一个过惯奢华、优雅和充满艺术享受的生活，喜欢在滑稽歌舞剧院慵懒地听罗西尼的音乐的少女，建议她放弃一百五十万法郎家产，去施舍给那些痴呆老头或者假装得了癞病的人，她会笑着掉过头去不理睬我，她的心腹侍女会说我是个恶作剧的家伙。如果在爱情的令人心醉的时刻，我向她赞美俭朴生活的乐趣和我在卢瓦尔河畔的小房子的话，如果我以爱情的名义请她牺牲巴黎的话，这首先是在说谎，虽然是个动机高尚的谎话；其次，我也许会因此失去这个爱好舞会、首饰，并且目前还爱着我的少女的欢心，从而得到个惨痛的经验教训。她会被某个修长俊美、也许还有卷得很好的小胡子、会弹钢琴、会谈论拜伦爵士，而且骑术高明的军官从我这儿抢走。怎么办？先生们，行行好，出个主意吧……”

那个正派人，我提起过的那个很象珍妮·丁斯①的父亲的清教徒，直到那时为止还未发一言，这时他耸耸肩膀对我说：

“傻瓜！你为什么问他是不是博韦人呢？”

何友齐 译

① 珍妮·丁斯，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中的女主人公。

纽沁根银行

献给珠尔玛·卡罗夫人①

夫人，您那聪慧与正直的头脑被朋友们视若珍宝。对我而言，您既是最有鉴赏力的读者，又是最宽容的姐妹，难道我不应该把这篇作品敬献给您吗？请惠予接受我的友情的见证，这友情我是引以为傲的。您和其他几位具有同样高尚心灵的朋友读完作为《赛查·皮罗托》附篇的《纽沁根银行》，你们就会理解我的思想。这两个相映成趣的故事不是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教训么？

德·巴尔扎克

您知道，在巴黎，哪怕是最高雅的酒楼，每间雅座的隔板都是很薄的。就说韦里酒家吧，最大的厅堂便用板壁隔成两间，板壁随时可以拆下或装上。我讲的故事并不发生在韦里酒家，究竟在哪里我有难言之隐。我有个女伴，至于她是谁，我只能象亨利·莫尼埃笔下的普律多姆②那样讲："我可不想牵

① 珠尔玛·卡罗夫人，巴尔扎克的好友。

② 亨利·莫尼埃(1799—1877)，法国讽刺作家和漫画家，他塑造的普律多姆是个言不及义、废话连篇的典型。下文引自《女门房家里的故事》。

累她。"我们在一间小厅里，一边吃着甜食，一边闲聊，从各方面讲这都是一席相当可口的晚餐。我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因为我们发现墙壁的厚度有限。在上烤肉之前，隔壁的房间一直没有人，只听到柴火毕毕剥剥的声音。八点钟，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讲话，接着茶房送上了蜡烛，这说明有客人来了。从讲话的口音中我辨出了客人是哪几位。

如今，在新一代人中间，新浪潮层出不穷，这四位客人便是活跃在浪尖上的几只最大胆的鱼鹰。他们是和蔼可亲的年轻人，而他们的生活却颇为可疑。他们一无固定收入，二无地产，可是日子过得相当安逸。现代工业目前已经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战争，他们就是战争中神出鬼没的职业军人；他们让他们的债权人戚惶愁闷，自己却逍遥自在。他们留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衣着打扮。不过，一旦勇敢起来，他们也能象冉·巴尔①一样，坐在火药桶上抽雪茄，这大概是为了别把自己的角色演砸。他们比最恶毒的小报还要刻薄，甚至刻薄到嘲笑自己。他们有眼力，不轻信，爱打听；既贪婪又挥霍成性；既忌妒别人又沾沾自喜。他们是深思熟虑、有独到见解的政治家，他们分析一切，猜测一切。他们巴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过目前还没有脱颖而出。四人中只有一位爬上去了，可也不过勉强够着梯子脚。所谓爬上去，光有钱还不说明问题。一个暴发户只有胁肩谄笑地过上半年，才能发现自己缺少的是什么。这位爬上去的叫安多希·斐诺，寡言少语，冷若冰霜，总

① 冉·巴尔(1650—1702)，曾当过海盗，后因在法国对英国等国家的海战中立了功，被任命为海军军官。

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肚子里却是一包草。用得着你的时候，他有低三下四的勇气，用不着你了，他也有翻脸不认人的手段。他好比《古斯塔夫》那出舞剧中的丑角，从后面看是公侯，从前面看是无赖①。这个工业界的大亨豢养了一个马屁精，是报馆的编辑，名叫爱弥尔·勃龙代，人挺聪明，就是太吊儿郎当；有点名气，也有能力，然而很疏懒；明知人家是利用他，他却心甘情愿；有时厚道，有时刁钻，全凭他兴之所至。这便是那种有人喜欢却无人敬重的角色。论心眼，他赶得上喜剧里贵妇人的贴身丫环，有人要借他那支笔，他不会拒绝，要借他的心，他也会答应。在女人气的男人当中爱弥尔最讨喜欢。说到女人气的男人，一位俏皮的文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他们穿软缎鞋比穿靴子可爱。"第三位名叫库蒂尔，专干买空卖空的勾当，他移花接木，一桩买卖失利，用另一桩买卖的成功来抵偿。他在水面上漂浮，全仗着手脚有一股刚劲的力量，在水中扑腾固然笨拙却毫不胆怯。他在巴黎这个一望无际的欲海里东游西荡，想寻着一个小岛，然而这小岛是否可以供他安身立命还很难说。显然，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说到最后那位，光名字就够叫人发愣的了：毕西沃！可惜，这已经不是一八二五年的毕西沃，而是一八三六年的毕西沃，三六年的毕西沃已经成了玩世不恭的小丑，话一出口又激烈又刻毒；因为多年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也因为未能在大革命②

---

① 指剧作家斯克里布（1791—1861）的舞剧《古斯塔夫三世或假面舞会》在最后一个舞蹈里，人物都戴上双脸面具。

② 此处指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

中趁火打劫发大财，他便象一头发狂的野兽，无论见到谁，都要以地道杂耍戏院皮埃罗① 的风度踹人家一脚。谈起社会新闻和种种见不得人的丑事，他如数家珍，并且添枝加叶，说得神乎其神。他象小丑似地在大家肩头蹦来蹦去，又象一个刀斧手，在每人肩头都砍上一刀。

我们的四位邻居一阵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也和我们一样用饭后甜食了。我们一直悄然无声，因而他们以为这边是空房间。雪茄的烟雾弥漫缭绕，他们既有香槟酒提精神，又有精美的甜品助兴，于是讲开了朋友间的亲密话。这些话从骨子里透出一股阴森森的凉意，听罢，再柔和的感情也会变得僵硬，再高贵的灵感也会烟消云散，笑声会显得尖刻，欢乐会转为怨恨。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窥见没有上帝保护的灵魂的空虚，他们讲这番话除了利己的动机外没有其他目的，而利己主义正是我们这个和平时代的产物。惟有狄德罗攻击人类的小册子《拉摩的侄儿》能够与他们的谈话相比，狄德罗的小书有意写得极放肆，为的是揭人类的疮疤。他们的言谈是赤裸裸的，狄德罗认为尚可讨论的东西他们也毫不敬重。他们是用毁灭来建设；他们否定一切，只崇拜怀疑论所接受的一样东西：金钱的万能、全知和无所不适。他们先把恶言秽语朝着熟人头上泼过去，接着就把矛头对准了知心朋友。毕西沃开始讲话时，我打了一个手势，表示我想留下来听一听。他说些什

① 皮埃罗，著名哑剧演员德比罗(1796—1846)创造的滑稽角色。当时常在杂耍戏院演出。

么，呆会儿诸位就知道了。这是一篇最吓人的即兴演讲，难怪表演者受到几位厌世者的崇拜。演讲尽管经常被打断，讲了又停，停了又讲，我还是用脑子全部记下来。他的一席话从内容到形式都够不上文学作品，但可以算是描写当代怪现状的杂录。当今世道，大概也只好讲这一类故事，倘要追究责任，自然应该由这位主讲人承担。毕西沃描述登场人物的对话时不断变换嗓音，同时摹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想必他表演得惟妙惟肖，因为旁边的三个听众不时发出赞叹与喝彩。

"拉斯蒂涅把你顶回来了?"勃龙代对斐诺说。

"干脆利落。"

"为什么不用报纸吓唬他?"毕西沃问。

"他哈哈大笑。"斐诺回答。

"拉斯蒂涅顶了德·玛赛这个死鬼的位置，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在社交场上，他早晚要青云直上。"勃龙代说。

"他究竟怎样发的财?"库蒂尔问，"一八一九年，他和大名鼎鼎的毕安训还住在拉丁区破烂的公寓里哩。他家里吃烤金龟子，喝土造酒，按月挤一百法郎寄给他，他父亲的产业不到一千埃居；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要抚养。可是现在……"

"现在他每年有四万法郎收入。"斐诺说，"两个妹妹都得到一大笔陪嫁，和贵族人家联了姻。他还把地产的用益权留给了母亲……"

"一八二七年我见到他，"勃龙代说，"他还一文不名呢。"

"噢，一八二七年。"毕西沃说。

"可是现在，"斐诺说，"人家趾高气扬，眼看就要当上大

臣，贵族院议员，想当什么就当什么！人家三年前就和但斐纳体面地分了手，不见到可靠的甜头他不会结婚，最后准保娶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家伙！这小伙子勾搭上一个阔太太，真够聪明的。"

"我说朋友们，人家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勃龙代说，"他爬出穷困的狼窝，又落进了凶神的虎口。"

"你很了解纽沁根。"毕西沃说，"一上来，但斐纳和拉斯蒂涅却把他当作好人。在纽沁根眼里，女人好比屋里的一个小玩意，一件摆设。这个人之所以叫我感到是个彻头彻尾的痛快人，是因为他干干脆脆说他女人是他的财产的象征，是一件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在政治家、大金融家日理万机的生活中，这东西毕竟是次要的。他曾经亲口对我说，波拿巴最初对约瑟芬的态度蠢得象小市民，他既然有勇气拿约瑟芬当垫脚石，后来却又和她结婚，简直太可笑了。"

"有地位的男人对妇女都该持东方人的看法。"勃龙代说。

"纽沁根男爵把西方和东方熔于一炉而铸造出可爱的巴黎学派。他讨厌德·玛赛，因为德·玛赛不听使唤。拉斯蒂涅正中他的意，他利用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却不知道。他把全部家庭负担撂给了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得负责满足但斐纳一切心血来潮的愿望，他得带她到树林散步，得陪她看戏。这个小政客今天抖起来了，可过去好长一段日子他得把生命耗在看情书、写情书上。起初欧也纳① 动不动就挨骂，但斐纳高

① 拉斯蒂涅的名字。

兴，他必须有笑脸；但斐纳不高兴，他必须哭丧着脸；但斐纳头疼，但斐纳要同他讲体己话，他就必须奉陪；他把自己的全部光阴、每分每秒，还有宝贵的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这位巴黎女人，去填补她无所事事时的空虚。但斐纳要是同他商量什么样的项链最合适，那就说个没完。她大动肝火也罢，讲俏皮话骂人也罢，他反正只能忍受。另一面，但斐纳却必须向男爵献殷勤，真是一报还一报。男爵在一旁暗自发笑；当他发现拉斯蒂涅在重压下不堪其苦的时候，他就作出猜到什么事情的样子，于是两个情人又被共同的恐惧拴在一起了。”

“一个阔太太能叫拉斯蒂涅过上体面日子，这我明白，可是他的钱是哪儿来的呢？”库蒂尔问，“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总得有个来由吧，可是有谁说他曾经做过一笔好生意么？”

“他继承旁人的财产。”斐诺说。

“谁的？”勃龙代问。

“他遇上的傻瓜们的。”库蒂尔说。

“他并不全靠抢，我的小心肝。”毕西沃说，

“诸位休要惊慌忧愁，
我们的时代与欺骗是密友。①

“我来讲讲他的财产的来由吧。开讲之前，先给这位有识之士鞠个躬。咱们这位朋友并不象斐诺说的是个毛头小伙子，他是个绅士，会赌博，摸熟了纸牌，赌馆里的人都知道小看

① 这是套用莫里哀《伪君子》第五场第七幕里的台词，原句是：“先生们，诸位休要惊慌愁闷，我们的君主与欺骗是敌人。”

他不得。该精明的时候，拉斯蒂涅比谁都精明，他有如军人，倘没有三个月的期限，没有三个人签字画押，没有保人，他的勇气是绝不拿出来的。他有时显得专横固执，而且颠三倒四，忽而换个念头，忽而变个主意，没有一定之规。但是一旦遇到正事，需要拿出办法来，他就全力以赴，可不象咱们这位勃龙代替别人争吵，分散自己的精力。拉斯蒂涅凝神屏息，聚集力量，窥伺方向，寻找突破口，然后使出吃奶的劲头扑过去。他以缪拉的气势冲进对方的营垒，把东家、股东以及整个商场冲得稀里哗啦。一旦缺口打开了，他便恢复懒懒散散、无忧无虑的生活；又变成了南方人，悠哉游哉，言不及义；又变成那个无所事事的拉斯蒂涅。他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因为紧要关头他没有打过盹。”

“说得好，不过你倒是讲他的财产问题呀。”斐诺说。

“毕西沃在寻我们的开心。”勃龙代说，“拉斯蒂涅的财产是但斐纳·德·纽沁根，这女人不是等闲之辈，胆大心细。”

“她可曾借钱给你？”毕西沃问。

四个人一起大笑。

“你把她看错了。”库蒂尔对勃龙代说，“这女人要说精明就精明在能讲几句刻薄话，能死心塌地爱着拉斯蒂涅，叫他感到是个负担；对他百依百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大利女人。”

“讲到钱可不象。”安多希·斐诺尖刻地说。

“别吵，别吵。”毕西沃打着圆场，“讲了这些，你们还敢骂可怜的拉斯蒂涅是靠着纽沁根银行过活的么？还敢骂他住别

人为他安置的房间，就象过去电鳗①依赖咱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你们堕入圣德尼街的世俗之见了。首先，抽象地讲，照鲁瓦耶-科拉尔②的说法，这个问题可以经得住纯理性的批判，至于非纯理性的批判……”

“他那一套又来了。”斐诺对勃龙代说。

“不过他讲的有道理。”勃龙代高声说，“这个问题很古老了。拉夏泰涅赖和雅尔纳之所以会有一场恶斗，答案就在这里。当时传说雅尔纳和他的丈母娘关系密切，岳母对女婿宠爱过了头，供他花天酒地地挥霍。假如一件事确凿无疑，那就不该往外说。亨利二世当然不管这个，说了雅尔纳许多丑话，拉夏泰涅赖为了尽忠王上，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于是发生了这场决斗，法语中于是也就有了这样一句成语：‘雅尔纳的一击’。”③

“喔，一句成语居然如此源远流长，原来还是贵人那里来的。”斐诺说。

“老兄过去是报纸杂志的老板，不一定知道这么多。”勃龙代说。

“世上有一些女人，”毕西沃神色严肃地说，“也有一些男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一劈两半，只拿一半给人（注意，鄙人的

---

① 电鳗，莎拉·高布赛克的女儿爱丝苔·高布赛克的绰号。爱丝苔是一绝色烟花女，电鳗的绰号喻其美貌象电鳗放出的电流一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②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哲学家。

③ 拉夏泰涅赖（1520—1547）和雅尔纳（1509—1572）两位贵人于一五四七年决斗，雅尔纳出其不意地用剑背猛击拉夏泰涅赖，制之于死命，后人于是称决定性的一击为“雅尔纳的一击”。

意见是以人道主义公式为依据的)。他们认为任何物质利益都与感情无关,生命、时间、名誉都无妨献给女人,但是大可不必因此糟蹋印有伪造者依法处死的薄纸片①。反过来,他们从女人那里也分文不取。是嘛,倘以为灵魂的结合应该伴随着利益的结合,那世上的一切都会变得无聊起来。这种理论有人提倡,不过实行者寥寥……"

"嗐! 完全是扯淡!"勃龙代说,"黎塞留那位风流元帅②,壁炉暗门那段艳事过后,他送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夫人一千金路易的津贴。天真的阿涅丝·索雷尔③把全部财产都带给了查理七世,查理七世照收不误。雅克·科尔④用金钱维护法兰西王位,国王听之任之,尔后却象个女人似的以怨报德。"

"先生们,"毕西沃说,"爱情中倘没有割不断的情谊,那我觉得便是逢场作戏的胡闹。既然留有余地,又何必山盟海誓?这两种针锋相对而又同样极不道德的理论是无法调和的。依鄙人之见,谁不敢彻底结合,谁就肯定认为早晚要分手,因此,幻想可以休矣! 谁不相信自己的激情是永恒的,谁的激情就是可耻的(此言百分之百出自费讷隆⑤之口)。所以,老于世

---

① 指纸币。

② 指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黎塞留元帅(1696—1788)。据说他命人利用他情妇德·拉波普利尼埃夫人家的壁炉板装了一扇暗门,他可以自由出入而不被人发现。

③ 阿涅丝·索雷尔(1422—1450),法王查理七世的宠姬。

④ 雅克·科尔(1395—1456),法国富商,出资帮助查理七世与英国作战,后却被查理七世流放,没收全部财产。

⑤ 费讷隆(1651—1715),法国教育理论家和作家。

故的人，有眼光的人，正人君子衣冠楚楚之辈都认为利与情的彻底分家势在必行。有人光知道爱，偌大的天下只看见他自己和他的情妇，这种人是疯子！他们把荣华富贵视若尘土，意中人的手套、佩带的茶花，在他的眼里却抵得上几百万！在他们家里你固然看不见流水般地花钱，然而在漂亮的杉木匣子里却可以看到精心保存的残花碎瓣！他们彼此不分你我，对他们来说不再有我，你，就是有血有肉的上帝。有什么办法呢？这种藏在心里的病你能禁得了？世上总有一些傻瓜，他们只会爱，不会算计，也总有一些明白人，他们恋爱时不忘精打细算。"

"毕西沃叫我五体投地。"勃龙代高喊，"斐诺有何高见？"

"换个地方，"斐诺把头昂得高高地说，"我同正人君子们唱一个调；不过在这里，我的想法……"

"和你有幸与之同桌进餐的无赖们一样。"毕西沃说。

"对，是这样。"斐诺说。

"你有何见解？"毕西沃问库蒂尔。

"一派胡言。"库蒂尔高声说，"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拿自己的身体当垫脚石，让她崇拜的男人成功，那她就是只顾自己的女人。"

"勃龙代，你呢？"

"我嘛，我照此身体力行。"

"既然如此，"毕西沃用无比尖刻的声调说，"拉斯蒂涅的意见就和诸位不同了。取而不予是卑鄙的，甚至还有些轻薄；但是假如取而百倍地归还，学大贵族的风度，那就是一种侠义行为。拉斯蒂涅就是这样想的。与但斐纳·德·纽沁根钱财

不分家，拉斯蒂涅觉得很丢人。他是怎样地悔恨，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听。我亲眼见他谈起自己的处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真的，他真哭了！……是在晚饭后。那么，据你们……"

"得，又来了，你想和我们开玩笑。"斐诺说。

"绝无此意，这不是讲拉斯蒂涅嘛。他的痛苦据你们看证明了他的堕落，因为这说明他爱但斐纳远不如过去爱得深了！但是，有什么法子？这根刺扎在可怜的年轻人心里。他是病入膏肓的贵族，而我们却是高尚的艺术家。总之，拉斯蒂涅是个穷鬼，但斐纳是阔太太，可是拉斯蒂涅却想叫但斐纳富上加富！你们信不信？……他终于办到了。拉斯蒂涅起初准备象雅尔纳那样斗一场，后来却成了亨利二世的应声虫，他用亨利二世的这句名言自勉：'没有绝对的道德，只有见机行事的道德。'他的发家史就同这句话有关。"

"请老兄快开始你的故事，莫再引我们自己糟蹋自己。"勃龙代以优雅而宽厚的口气说。

"啊哈！小家伙，"毕西沃一边说，一边向他的后脑勺轻轻拍去，仿佛是为他祝福，"多喝点香槟酒，你的损失就补回来啦。"

"嘿，看在我股东的份上，"库蒂尔说，"讲你的故事好么？"

"我正要开头，"毕西沃回答，"你却讲起什么份上，叫我想到了结局。"

"如此说来，这故事里有股东？"斐诺说。

"都是大富翁，和你的股东一样。"毕西沃答道。

"我觉得，"斐诺说，装出很严肃的腔调，"你对好朋友不妨

客气点，你免不了有时也会向他借一张五百。……”

“茶房！”毕西沃嚷起来。

“叫茶房干什么？”勃龙代问。

“讨五百法郎还给斐诺，这样就没有人来箝住我的口舌，我的借条也可以撕了。”

“讲你的故事吧。”斐诺一边说，一边干笑了几声。

“我指你们为证，”毕西沃说，“他自以为了不起，我可不受他管。他以为出五百法郎就可以叫我缄口不语！你要是不学会揣摸别人的心理，你就永远别想当大臣。这样吧，”他又用讨好的口气说，“我的好斐诺，我讲我的故事，谁也不攻击，这样咱们就两讫了。”

“他马上要讲，”库蒂尔笑着说，“纽沁根如何叫拉斯蒂涅发了财。”

“此话的确不假。”毕西沃说，“纽沁根在银行业中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并不清楚。”

“可惜你讲不出他早年的情况。”勃龙代说。

“我确实是在他家里认识他的。”毕西沃说，“然而过去我和他在大街上碰过面也并非不可能。”

“在当代，纽沁根银行的崛起算得上一大奇闻。”勃龙代说，“一八〇四年，纽沁根还默默无闻，当时银行家听说证券市场上有纽沁根银行承兑的十万埃居票据就会不寒而栗。这位伟大的金融家感到了地位的卑微。怎样把名声打出去？他停止支付。好！他的名声原来只限斯特拉斯堡和鱼贩子区，现在一下子传遍所有的证券市场！他用毫无价值的证券偿还顾

客，重新开始支付，他的证券立刻在全国流通起来。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证券又恢复了价值，重新受到欢迎，并且有了利息。大家争先恐后地购买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一八一五年，这家伙在滑铁卢战役前把资金集中起来购买公债，形势紧张时他又停止支付，用伏钦煤矿的股票进行清理，卖出的价比他当初吃进的价高出百分之二十！千真万确，先生们！他预见到如今成为德·奥勃里翁伯爵的老父葛朗台要破产，就向那个好老头索债，夺去他十五万瓶香槟；他又从迪贝尔格手中夺去同样数目的波尔多葡萄酒。这三十万瓶收下的酒，朋友，三十个苏一瓶收下的，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他请驻扎在王宫市场的联军① 品尝，每瓶六法郎。如今，纽沁根银行的票据和纽沁根的名字在欧洲已经家喻户晓了。这位显赫的男爵本来已濒临深渊，却居然又青云直上，换一个人就会坠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他两次清理，虽然恨不得把债权人都碾死，然而每次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叫人好生奇怪！纽沁根成了世界上头号正派人。等他第三次停止支付，纽沁根银行的票证肯定会发行到亚洲、墨西哥、澳大利亚，连未开化的地区都能见到。这个阿尔萨斯人，这个犹太人的儿子，因为有野心才皈依天主教的，猜透他心肠的只有乌弗拉尔②，他说：'如果纽沁根撒开了金子，那他一定是抓住了金刚石！'"

"他的老伙计杜·蒂耶和他不相上下。"斐诺说，"想一想，

---

① 指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进驻巴黎的俄、英、普等外国联军。

② 乌弗拉尔(1770—1846)，法国金融家。

按杜·蒂耶的出身说，他除了爹娘给他的一个肉身子，其他一无所有。这家伙在一八一四年还囊空如洗呢，如今却这般地抖起来。这些年他交了朋友，却没有树敌，这一点我们这班人（我没说你，库蒂尔）谁也没办到。还有，他把自己的过去包藏得滴水不漏，除非你把阴沟掏个底朝天，否则你甭想知道到一八一四年他还在圣奥诺雷街一家花粉店当小伙计。”

“呸！呸！呸！”毕西沃说，“莫拿杜·蒂耶这样的小骗子与纽沁根相比。杜·蒂耶是只狼，他的成功全仗嗅觉灵敏，一闻到哪儿有尸体，便头一个冲上去啃块好骨头。再说，看看这两个人：一个尖嘴猴腮，象只猫，长得又细又高；一个方头大耳，体态肥满，沉稳得象只口袋，冷静得象外交官。纽沁根的手掌又大又厚，两道目光有如山猫，从来不露声色。他的深沉不在明处，而在暗处。这家伙深不可测，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的财。而杜·蒂耶呢，他那两下子就象拿破仑说什么人来着，是纺得太细的纱，早晚得断。”

“依我说，纽沁根比杜·蒂耶高明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纽沁根比较明智，知道一个银行家当上男爵就行了，杜·蒂耶却想混个意大利的伯爵头衔。”

“你这么看吗，勃龙代？……老朋友，听我讲一句。”库蒂尔说，“首先，纽沁根敢于说老实人都是装装门面的。其次，要真正了解他，非了解他的生意不可。他做生意，银行仅仅是个小部门，他还卖东西给政府，卖酒，卖羊毛，卖染料，总之这么说吧，能赚钱的东西他都卖。他无所不能。金融界这头巨象能把议员卖给政府，把希腊卖给土耳其。在他看来，商业——

学库赞的口气——为万品之总，百业之首①。这样看银行，银行就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头脑，它能把一个受过磨练的人推到道德准则之上，对这样一个人来说，道德准则太狭窄了。”

“你说得不错，小家伙。”勃龙代说，“不过，天底下只有你我才知道，金钱的世界从此就狼烟四起了。银行家征服别人，牺牲千万人的性命，谋的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士卒就是许多顾客的个人利益。他运筹谋划，设置埋伏，调兵遣将，攻城夺地。银行家大都与政治靠得那么近，其结果是卷到政治中间，断送了自己的财产。内克②银行被政治毁了，著名的撒母耳·贝尔纳③险些破产。每一个世纪都有这么一个银行家，他家财巨万，却既没有留下财产，也没有留下继承人。出力打倒罗的帕里斯兄弟④，包括罗本人——建立股份公司的人在他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还有布雷⑤、博戎⑥，这些人作古之后统统没留下一点血脉。银行就象时间，专门吞食自己的孩子。银行家要是怕断子绝孙，就必须当贵族，建立一个王族，查理五世的财神爷富盖⑦就是这样，他被册封为巴本豪森亲

① 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他曾说哲学是“普遍性的学问”(Spécialité des généralités)，这里说商业是百业之首，原文是“totalité des variétés”，“unité des Spécialités”，所以说是学库赞的口气。

② 内克(1732—1804)，瑞士银行家，曾两次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

③ 贝尔纳(1651—1739)，路易十四时代的银行家。

④ 帕里斯，兄弟四人，都是法国银行家。

⑤ 布雷(1710—1777)，法国银行家。

⑥ 博戎(1718—1786)，法国银行家。

⑦ 富盖，德国的银行世家。

王，后代绵延至今……在《哥达年鉴》里可以找到。银行需要贵族头衔，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它自己可能并不自觉。雅克·科尔建立了一个贵族大家族，称作努瓦穆蒂埃家族，路易十三朝时家道中衰。这人倾家荡产，维护了合法君主，该有何等的力量！他死的时候是爱琴海一个小岛上的亲王，在岛上修了一座雄伟的教堂。①”

“嗬！听你的历史课，我们可就与时代脱节了。如今王上晋封贵族的权力被褫夺了，什么男爵、伯爵，都是关起门来搞的，可悲可叹！”斐诺说。

“看来你是留恋买官鬻爵那一套，”毕西沃说，“你是对的。咱们书归正传。博德诺你们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那好，我就讲这一段。世事如过眼云烟！十年前，这可怜的小伙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如今已经全然失去了踪迹，你们谁都不知道他，就象刚才斐诺不知道‘雅尔纳的一击’这个典故一样。（斐诺，我是随便讲的，不是取笑你！）不过博德诺真是圣日耳曼区的世家子弟。好，我就拿这个呆子当作第一个出场人物吧。首先，他的全名是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斐诺也好，勃龙代也好，库蒂尔也好，我也好，谁也不会否认这是一个优越的姓氏。当三、四十名美丽的贵夫人，披好斗篷，由她们的男人和崇拜者簇拥着等候马车时，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走出舞场，听见身旁报出自己的姓名召唤他的下人的喊声，这时他的面子是不会难堪的。其次，上天赐给人类

---

① 这段关于科尔的记载与史实不符。

的肢体器官他如数具备，而且都很健全。眼睛上没有翳，不戴假发，也不用装假腿肚；双腿既不往里弯，也不向外曲；膝盖不水肿；脊梁挺直，身材瘦削；手又白又细，很好看；头发漆黑；肤色既不象杂货店伙计那样红，也不象卡拉布里亚①人那样黄。最后一点，这是顶重要的！博德诺不是那种英俊小生，不象我们有些朋友，除了卖弄漂亮脸蛋外，其他一无所有。不再说这个了，刚才讲了，这是可耻的！博德诺枪打得准，马骑得很帅；曾经与人决斗，为的是一桩小事，不过并没有把对手杀掉。诸位知道吗，要讲清楚在十九世纪的巴黎，完整的、纯粹的、不掺假的幸福，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的幸福是怎样构成的，必须深入到数不清的生活小事中去。鞋匠早就把博德诺的脚的尺寸记在心里，鞋子做得漂亮极了，裁缝也喜欢给他做衣裳。戈德弗鲁瓦说话不带喉音，不带加斯科涅音，也不带诺曼底音，发音纯正而准确。领带打得端端正正，就象斐诺。哀格勒蒙侯爵因为妻子的关系算是他的表兄，又是他的监护人。（他父母双亡，这又是一桩幸事！）他可以去也确实经常去各银行家家里做客。幸好他年纪轻。把寻欢作乐当作唯一法则，逃避凄凉阴沉的角落，专找赏心悦目的场所，这是他这般年龄的人的权利，故而圣日耳曼区的居民对他的行踪并没有多加非议。最后，他是采取了防疫措施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勃龙代）。尽管他有这许多优点，他或许还是自认为命苦。咳！咳！不幸的是，幸福从表面看起来意味着某种绝对的东西，于是乎许多白

---

① 卡拉布里亚，意大利西南部的小国。

痴便因此而发问：‘什么是幸福？’一位十分聪明的女人说得好：‘你认为幸福在何处，它就在何处。’”

“她宣布了一个可悲的真理。”勃龙代说。

“也是合乎道德的真理。”斐诺补充说。

“太合乎道德了！幸福好比善与恶，它表示的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勃龙代又说，“惟其如此，拉封丹才希望随着光阴的流逝，罪人逐渐安于现状，最后呆在地狱中也如同鱼儿得水一般自在。”

“连开杂货铺的也都很熟悉拉封丹的话。”毕西沃说。

“同样是二十六岁的青年，一个住在巴黎，一个住在布卢瓦，他们的幸福可不是一码事。”勃龙代说，仿佛没听见毕西沃的话，“有人根据这一点便大骂舆论随风转舵，这些人不是无赖，便是无知。近代医学最大的成就是在一七九九到一八三七年间，从推断阶段转到实证科学阶段，伟大的巴黎分析学派在这个转变中起了巨大作用。近代医学已经证实，经过一定的时期，人就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变起来就象雅诺的小刀①，而你却以为它一直如此。”毕西沃又说，“因此，通常称为幸福的这件小丑的百衲衣上是打着许多菱形补丁的，那好，博德诺的衣服却既无窟窿，也无污迹。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难说不交上桃花运，就是说，或许会有人爱他，那原因嘛，不是因为他青春貌美，不是因为他才

① 雅诺是道尔维尼的剧本《挨打的人认罚》中的人物。雅诺把一把木柄小刀交给一个叫苏仲的人，对他说：“拿着，这是最好的一把，已经用坏了两个刀柄、三个刀锋，可它还是这样。”

气横溢，也不是因为他风度翩翩，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在爱，而是不知不觉就爱上他了。不过，还是用鲁瓦耶-科拉尔的话说，这爱情终究是抽象的。这个青年揣着情人绣的钱包，里面却可能空空如也；他可能拖欠房东的房租，拖欠鞋匠的鞋钱，拖欠裁缝的成衣钱，弄得那裁缝终于象法兰西一样，热心肠冷下来了。总之，他可能是个穷光蛋！幸福倒是幸福，然而穷困老是来煞风景，他又不和我们一样主张财产汇合论。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精神上幸福、物质上贫困更倒霉的了。这就好比我现在的处境，一条腿被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冰凉，另一条腿被炭火烤得滚热。希望你能理解我，勃龙代，你背心口袋那地方是否与我有同感？你我之间且把心这个字放下不谈，心会破坏思想。我继续讲！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倒是能得到生意人敬重的，因为总有钱付给他们。刚才讲到的那位聪明妇人，我没有指名道姓，因为，她的心诚然不怎么好，但是她还健在……”

“是谁？”

“埃斯巴侯爵夫人！她说过，年轻人应该住在公寓的中二层里，房间里别让人嗅到一丝一毫家庭气味，不要厨娘，也不要厨房，雇一个老头当听差，看到别人安定的生活别眼热。依她的见解，其他式样的住房都是低级趣味的。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信守这条纲领，在马拉凯河滨道一幢楼房的中二层安了家。不过，他在房间里摆了一张床，在这个小问题上，他不得不和成家的男子一样；再说这张床很小，他其实难得在上面睡一睡。倘若一位英国妇女偶然走进他的房间，她不会

看到任何improper① 的东西。斐诺，你以后可以请人给你讲讲支配英国的这条improper的伟大戒律！不过，你我既然有一千法郎借据的关系，我就先为你大概讲一讲吧。我到过英国，真的！（凑到勃龙代耳边说："我给他增长的见识，价值何止两千法郎。"）在英国，斐诺，你和一个女人难分难舍混了一夜，在舞会上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第二天，你在街上碰到她，你露出认识她的神情：improper！你出席宴会，发现左边是一位身着燕尾服的男客，模样讨人喜欢，谈吐不俗，一点也不倨傲，态度随和，没有丝毫英国人的架子，遵循法国人找和蔼可亲的人作伴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你上前同他攀谈：improper！舞会上，你走到一位美丽的太太身边邀她跳舞：improper！你激动，你争论，你笑，你在谈话时坦露胸襟、灵魂、思想；你表白自己的感情，赌牌时你就赌，谈话时你就说，餐宴时你就吃：improper！improper！improper！当代机智而深刻的思想家斯丹达尔曾经形象地描绘过improper，他写道，一位大不列颠的勋爵独自一人坐在火炉边，他竟然不敢跷起二郎腿，怕的是improper②。一个英国女人，哪怕她是激烈的清教徒（就是那种宁可叫一家人饿死，也不能让他们improper的严格的新教徒），在卧室里同另外两个人闹翻了天③也不算

① 英文：有失体统。下同。

② 未见诸斯丹达尔的著作，可能得之于同斯达丹尔的谈话。

③ 原文是en faisant le diable à trois。法文中有成语faire le diable à quatre（大吵大闹），这里用trois（三）代替quatre，为的是和下文接待一个朋友相对，意思是接待两个以上的客人无妨，接待一位男客就会招来非议。

improper，但是倘在这卧室里接待一位男友，她就自认失了名节。就因为这个所谓improper的缘故，总有一天伦敦城和全城居民会化为一堆石头。”

“英国人用你说的这种冷静态度干出许多庄严的蠢事，而我们有些糊涂虫竟然想照搬到法国来。”勃龙代说，“这真叫那些到过英国而同时忘不了优雅迷人的法国风俗的人心惊肉跳。瓦尔特·司各特因为害怕improper，一直不敢如实地描写妇女的形象，最近他还后悔在《中洛辛郡的心脏》中塑造了美丽的艾菲。”

“老兄不想在英国犯 improper 的错误吧？”毕西沃问斐诺。

“怎么样呢？”斐诺说。

“劳驾往杜伊勒里宫一行，那里竖了一尊大理石像，仿佛一个消防队员，雕刻家称之为地米斯托克利①，请尽量摹仿这位骑士的姿势走路，那你就不会improper了。多亏有人谨守improper 的伟大戒律，戈德弗鲁瓦才获得了圆满的幸福。事情是这样的。戈德弗鲁瓦有一个小厮，是小厮，不是听差，对世事懵里懵懂的人才把小厮唤作听差。那小厮是个爱尔兰小鬼，名叫帕迪、乔比、托比（随你怎么叫），身高不过三尺，胸宽不及两拃，长一张鼠脸。神经经过杜松子酒的锻炼，机灵得象只松鼠。驾车的技术很高明，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都出不了岔子。蜥蜴般圆溜溜的眼睛，和我的眼睛一般敏锐。他象老

① 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约525—前460），雅典的将军、政治家。

弗朗柯尼①一样精于马术，象卢本斯笔下的少女一样生着金发，脸蛋子红润。不动声色好似一位亲王，老于世故有如一位退休的律师，而他的年龄才十岁。总而言之，这是一朵名副其实的堕落之花，赌钱，骂街，喜欢蜜饯和潘趣酒，讲起人的坏话比得上无聊的小报，大胆狡猾比得上巴黎街头的顽童。早先他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爵士的招牌和钱袋，替爵士在赛马场上赢了七十万法郎。爵士对这孩子爱得要命，这是一个小尤物，除了爵士家，伦敦谁家也没有这般小的小厮。乔比在赛马场上，神气活象一只小鹰。可是，爵士却终于把托比辞了，那原因不是他贪吃，不是偷盗，不是伤人，不是言语放肆，不是缺乏规矩，不是冒犯了夫人，不是把手伸进了夫人女仆的口袋，不是被老爷赛马场上的对手收买，不是星期天在外面放荡，总而言之，不为任何一桩罪过。所有这些事托比都可能干，他甚至可能不等老爷发问，就先跟老爷讲话，而老爷对仆人的错误也是会宽容的。托比的许多行径，老爷都能忍受，他太喜欢托比了。小厮驾起双轮马车，两匹马一前一后地跑，他骑在后面一匹马上，双脚刚刚齐着辕木，模样就象意大利绘画中散布在天父周围的小天使。一位英国记者用生花妙笔描写了这个小天使，他以为雄虎②没有这般漂亮的，他愿意跟人打赌，帕迪肯定是一只驯化过的雌虎。这篇文章惹出了是非，弄不好会闹出头等的 improper 来。头等的improper是要上绞刑架的。爵士不敢大意，故而辞退了托比，太太对此深为赞许。'老虎'是

① 弗朗柯尼(1738—1836)，意大利著名骑师，后移居法国。

② "小厮"(tigre)原义是"雄虎"。

雌是雄受到了怀疑，弄得托比到哪里都找不着工作。当时，戈德弗鲁瓦在伦敦的法国使馆，正值春风得意之际，他听说了托比、乔比、帕迪的遭遇，便收容了这小厮。他找到这孩子时，他正捧着一罐蜜饯抹眼泪，因为他把爵士为补偿他的不幸送给的金币丢了。戈德弗鲁瓦回国时，这个迷人的英国小厮便进口到了法国，他的出名，就是靠的这小厮，恰如库蒂尔的出名靠的是他的背心。他因此不费吹灰之力便加入了而今称为格拉蒙俱乐部的同盟会。他既已辞去外交官的职务，就碍不着任何人的野心，又没有危险思想，所以到哪里都受欢迎。换了我们，倘若到处碰到笑脸，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我们爱看的是嫉妒鬼那张痛苦的鬼脸，而戈德弗鲁瓦却不喜欢有仇人。正所谓一人一个口味！现在开始讲点实在的东西，讲讲物质生活！我在戈德弗鲁瓦家吃过好几顿饭，他那间套房许多人都知道，因为有一间神秘的化妆室。化妆室布置得很雅致，舒适的东西很齐全，有壁炉，有浴缸，出口通向一个小扶梯，门扇不发出声音，门锁开启自如，铰链润滑，窗户装着毛玻璃，挂着密不透光的窗帘。倘说卧室呈现或可能呈现最挑剔的水彩画家所追求的那种闲适的散乱，倘说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公子哥儿放荡生活的气息，那么这间化妆室就是一座圣殿了：洁白、干净、整齐、温暖，密不透风、铺着地毯，慌乱中可以赤着脚、穿着内衣跳进去。这里打着一个懂得生活的、真正公子哥儿的印记！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生活的细节，最能暴露人的个性，片刻之间就显示出他到底是个人物还是个蠢物。刚才提到的侯爵夫人，不对，这回是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她有一次气

冲冲地跑出一间化妆室，以后再也不踏进去了。在戈德弗鲁瓦的化妆室里，她可是什么improper的东西都没看到。戈德弗鲁瓦在里面摆了一个小衣柜，装满了……”

“女人的衣服！”斐诺说。

“要命，你真是个肥胖的杜卡莱①！（我永远也不能把他培养成材！）告诉你，不对，里面装的是点心、水果、精致的小瓶马拉加酒、吕内尔酒、路易十四时代式的小吃，可以叫讲究的、训练有素的胃口，大户人家后代的胃口得到享受的东西应有尽有。一个刁滑的、精通兽医术的老仆人又看管马匹，又看护戈德弗鲁瓦，他是故世的博德诺先生留下的，对戈德弗鲁瓦怀着根深蒂固的感情。仆人的这种病态感情现在终于给储蓄所治愈了。一切幸福都建筑在数字之上。诸位对巴黎的生活，连同他全部畸形的骨骼都了如指掌，你们当然会想到，戈德弗鲁瓦每年需要大约一万七千法郎的收入，因为他交纳十七法郎的税，而且胡乱花掉一千埃居。好，亲爱的朋友们，戈德弗鲁瓦成人的那天，哀格勒蒙侯爵向他公布了监护账目——我们同子侄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总账上给他记了一万八千法郎的年金。他父亲的巨额财产被共和时期的大贬值敲掉了一笔，到帝政时代又遭到拖欠偿还的打击，全部剩余就是这些了。高尚的监护人还在被监护人的名下在纽沁根银行存了积攒的三万法郎。他以大贵族的宽容和帝国老兵的随和态度对戈德弗鲁瓦说，这笔钱省下来是供他这个年轻人玩乐的。‘如

---

① 杜卡莱，十八世纪作家勒萨日的同名喜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有钱的包税商。

果你听我的，戈德弗鲁瓦，'他补充说，'别学许多人的样子把钱乱花了，玩也要玩得有意义。到都灵的使馆当个随员，然后到那不勒斯，再从那不勒斯到伦敦，有这笔钱，不愁玩乐，又能增长见识。以后，你如果想谋个职业，这一段光阴和这些钱都不算白花。'已故的哀格勒蒙为人比他的名声要好得多，你我若被后人议论，就不会有这样的好话。"

"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刚开始生活就有一万八千利勿尔的年金，那他算是毁了。"库蒂尔说。

"除非他一毛不拔，或者出类拔萃。"勃龙代说。

"戈德弗鲁瓦访问了意大利的四大名城，"毕西沃接着说，"游览了德国、英国，在圣彼得堡稍事停留，又游历了荷兰。不过，上面讲的那三万法郎同时与他分了手，因为他的日子过得仿佛有三万法郎年金似的。他随便走到哪儿都吃上等的鸡鸭、肉冻和法国葡萄酒，到处都听人讲法文，结果就等于没有走出巴黎。他本来也想换一副坏心肠，一副石头心肠，不再想入非非，学会听什么话都不脸红，学会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学会窥探权势人物秘密的利害……呸！他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了四种语言，就是说，表达一个思想要用四种语言去对付。他从国外回来，和好几个枯燥无味、在国外叫做'好福分'的寡妇分了手，他怯生生的，懵懂无知，心地善良，对谁都信任，有幸被谁请到家里去，他就不说人家的坏话。他太忠厚了，干不了外交这一行。总之，他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老实孩子。"

"一句话，就是那种攥着一万八千法郎的收入，一见到什么股票就投资的小娃娃。"库蒂尔说。

“库蒂尔这鬼东西惯于提前分红，这回竟把我故事的结局提前讲出来了。刚才讲到哪儿啦？讲到博德诺回国。他在马拉凯河滨道住下来。除却日常生活的开支，在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订的包厢有时一千法郎还难以维持。他和别人打赌，输了二十五或三十个金路易，他当然要掏腰包，倘赢了，他也胡乱花掉。这种事我们就不会干，除非我们也有他那股受骗同人家打赌的傻劲。博德诺有一万八千利勿尔的年金，仍然觉得手头拮据，感到必须建立今天所谓的流动资金。他的信条是不要挖了自己的墙脚。他去向监护人请教。‘我的孩子，’哀格勒蒙对他说，‘公债的面值已经与市场价格相等，把你的公债卖掉吧，我和你表姐的公债已经卖掉了。现在我的钱全部存在纽沁根银行，百分之六的利。你也可以这么做，还能多得一分利，这一分利就足够你过舒坦日子了。’过了二三天，我们的戈德弗鲁瓦果然过上了舒坦日子，他的收入既与他多余的支出相平衡，于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幸福便圆满了。倘若可以用一道目光询问全巴黎的青年——因为据说在最后审判时就有一道目光询问全世界世代受苦的芸芸众生，无论是国民自卫军还是野蛮人——问问他们，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幸福是否在于：出门有马或有一辆单人或双人马车；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小厮，象托比、乔比、帕迪一样脸色红润；晚上花十二法郎雇一辆舒适的双座四轮马车；衣冠整齐，合乎上午八时、十二时、下午四时及晚间的衣着规范；在每一座使馆都被奉为上宾，与不同国度的人萍水相逢，共同采撷短暂的友谊之花；漂亮而不俗气，有好名声、好服饰、好仪表；住一套小巧玲珑的中二层住

房，格局仿佛刚才讲的马拉凯河滨道的房子；能在牡蛎岩饭店招待朋友，不必事先同自己的钱包磋商；在从事诸如此类合情合理的活动时不至于被很好，但是钱呢这句话所阻拦；三匹纯种骏马耳根总能扎上新的粉红饰带，自己的帽子总有一个新衬里。每一个青年，包括你我这样的上流人士在内，都必然回答说这样的幸福并不圆满，情况恰如玛德莱娜①缺少祭坛。圆满的幸福必须爱并且被爱，或者爱而不被爱，或者被爱而不爱，或者能够乱七八糟地爱。现在我们可以来讲精神方面的幸福了。一八二三年一月，博德诺在巴黎他喜欢的几个社交场中已经立定了脚跟，可以卖弄他的口舌，他开始安安逸逸地享受。这时他感到需要一把小伞为自己遮阳，需要一位正经人家的女子来让他苦苦相思，他不想学一般的年轻人，跑到歌剧院后台，象笼里的母鸡似地叽叽咕咕，嚼着从普雷沃太太店里花四个苏买来的玫瑰花的花梗。总之，他决意把自己的感情、思想、爱慕全都奉献给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天哪，女人！起先他别出心裁，想尝试一段痛苦的爱情。他围着漂亮的表姐哀格勒蒙夫人身边转了一阵，居然没有发现早有一位外交官同她跳过浮士德的华尔兹。一八二五年在尝试、寻求、徒劳的献媚中度过了，没有找到他所追求的爱的目标。强烈的爱情是十分罕见的。当今这个时代，在大街上和社会风俗中都堆起了许多堡垒！说实在的，弟兄们，我对你们讲，improper 已经影响到我们。既然现在有人笑话我们同肖像画家、拍卖行老

① 玛德莱娜即《新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一个改邪归正的妓女，后成为女圣徒，巴黎著名的玛德莱娜教堂即以她的名字命名。

板、时装店的老板娘比高低，我就不详细描写戈德弗鲁瓦中意的那个女人了，免得你们叫苦连天。年龄，十九岁；身高，一米五；头发，金黄色；眉毛，idem[①]；蓝眼睛，中等额头，钩鼻子，小嘴，下颏短而上翘，鸭蛋脸；特征，无。以上是这位意中人的护照。请各位不要比警察、全法兰西的市长和镇长先生、宪兵以及其他一切权力机关更挑剔吧。她活脱就是梅迪契[②]的维纳斯雕像，这是真话。戈德弗鲁瓦头一回应邀参加纽沁根夫人的舞会——她靠这些舞会很便宜地赚了一个好名声——，在一组四对舞上看见了他钟情的女人。这女人一米五的身材令他倾倒，金黄色的头发有如水花四溅的瀑布披在小巧、稚气、红润、象把鼻子贴在泉水的亮晶晶的窗户上观看春天的花朵的水神的脸庞上（这是我们的新文风，句子和刚才吃的通心粉一样长）。idem 的眉毛（但愿莫惹翻了警察署长），能够叫可爱的帕尔尼[③]写六行诗，这位性情活泼的诗人一定会很优雅地把这双眉毛比作爱神丘比特的弓，同时指出箭就在弓的下面。不过，这箭是柔弱无力的，也没有箭镞，因为它至今还含着绵羊般的柔情，壁炉画上的德·拉瓦利埃夫人[④]不能当着公证人的面表白爱情，就只好当着上帝的面表白爱情时，就带着这样温顺的表情。金黄的头发、碧蓝的眼睛，配上软绵绵、又放荡又规矩的舞姿，你们知道这会产生怎样一种效果吗？这种

---

① 拉丁文：同样。

② 指梅迪契山庄，建在罗马品齐奥山上。

③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

④ 德·拉瓦利埃夫人（1644—1710），路易十四的情妇，失宠后进修道院。

时候，一个年轻姑娘不会火辣辣地打动你的心，不会象那些用西班牙乞丐似的目光盯住你的褐发女人，她们的目光好似说：要钱还是要命！给我五法郎，不然我就看不起你。这些傲慢（而且多少有点危险！）的美人可能会惹得不少男人动心，但是我以为，说到结婚，一个金发女郎，能够得天独厚地既表现出无穷的温情和妩媚，又不放弃劝告男人、挑逗戏耍、放肆的言谈、假装的嫉妒等等权利和一切抬高女人身价的东西，她与一个狂热的褐发女郎相比，无论如何要保险得多。这样的女人是很可贵的。伊索尔和所有阿尔萨斯姑娘一样，皮肤白皙（她生于斯特拉斯堡，讲德语稍微带一点法国腔，听起来很悦耳），舞跳得妙不可言。她的脚，警察局的雇员未作记录，其实应该载入'特征'栏。这双脚值得注意，一是因为其小巧，二是因为它们能跳出一种老舞师称为'弗利克-弗拉克'的特殊舞步，这种舞步可以和马尔斯小姐动人的朗诵相媲美，因为所有的缪斯都是姐妹，舞蹈家和诗人同样生活在人间。伊索尔的双脚跳出清晰、准确、明快、迅速的舞步，很能传达心曲，'她很有弗利克-弗拉克风。'这是马塞尔① 对人的最高评价。马塞尔在舞蹈家中是唯一堪称大师的人。当时讲起马塞尔大师，有如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讲到弗里德里希大帝②。"

"他写过舞剧吗？"斐诺问。

"写过，例如《四元素》、《文雅的欧洲》。③"

① 马塞尔（？—1759），法国著名舞蹈家，曾是路易十五的宫廷舞蹈教练。

② 弗里德里希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

③ 《四元素》是一出舞剧，《文雅的欧洲》是一出歌舞剧。

“这是什么时代，”斐诺说，“堂堂的王公大人竟养一群跳舞的！”

“improper！”毕西沃又说，“伊索尔跳舞不踮脚尖，她脚踩实地，摇摆而不颤抖，肉感不多也不少，恰好合乎一个姑娘的摆动分寸。马塞尔的话很富于哲理，他说不同身分的人应该有不同的舞蹈：已婚女人不同于年轻姑娘，法官不同于银行家，军人不同于侍从；他甚至认为步兵的舞应该不同于骑兵的舞。他从这一点出发，进而分析了整个社会。诸如此类的区别我们听起来实在玄妙得很。”

“啊！”勃龙代说，“你触动了一个大疮疤。假如马塞尔的话被人理解，法国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

“戈德弗鲁瓦漫游欧洲时不去仔细观察国外的舞蹈就好了。”毕西沃说，“他要是没有这些渊博而又被视为无聊的舞蹈知识，兴许不会爱上那个姑娘的。可是，拥挤在圣拉扎尔街华丽的客厅中的宾客有三百多，偏偏只有他一个人能理解会说话的舞蹈所表达的爱情。宾客们都注意到了伊索尔·德·阿尔德里热的舞姿，然而，在这个人人都喊着：‘滑吧，别停下来！’① 的时代，一个人说：‘这姑娘舞跳得棒极了’（这是公证人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另一个人说：‘这姑娘舞跳得真迷人’（这是一位戴头巾的贵妇人）；第三位，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说：‘小姑娘舞跳得真不坏！’再提一句马塞尔，我们可以摹仿他的名言说：‘四人舞的第二式包含了多少东西！’”

---

① 这原是诗人鲁瓦（1683—1764）为一幅题为《溜冰》的版画写的四句诗的最后一句，后成为一句成语，意思是人生匆匆，对一切均不必拘泥。

"请你讲快一点！"勃龙代说，"你太装腔作势了。"

毕西沃朝勃龙代斜睨了一眼，又说："伊索尔穿一件朴素的白绉丝连衣裙，头上插了一朵茶花，腰带上插了一朵茶花，裙子底边插了一朵茶花，还有一朵茶花……"

"得了，你这是桑丘的三百只羊了。①"

"这就是文学，亲爱的！《克拉丽莎》是一部杰作，长达十四卷，然而最蹩脚的杂剧家用一幕戏就可以把它讲完。你听得有趣就行，又何必抱怨？伊索尔的装束叫人看了甜蜜蜜的。你怕是不喜欢茶花吧？喜欢大丽花？不是？那好，赏你一个栗子，接着！"毕西沃说。他一定扔给勃龙代一个栗子，因为我们听到了栗子落到盘子上的声音。

"好吧，是我的不是，请老兄继续，好不好？"勃龙代说。

"我接着讲。"毕西沃说，"拉斯蒂涅和戈德弗鲁瓦是莫逆之交，他手指佩带着叶片完整、洁白如雪的茶花的小姑娘对博德诺说：'把她娶过来岂不美哉？'戈德弗鲁瓦凑近他的耳朵回答：'是呵，我也这么想哩。我在想，与其无时无刻不为幸福担惊受怕；与其好不容易才传达一句话，而听的人却心不在焉；与其学米兰和科西嘉的风俗，在意大利剧院张望一位女人的帽子上是插着红花还是白花，到布洛涅森林去看马车车沿上是否倚着一只戴手套的手；与其象仆人偷酒喝那样躲在门背后偷吃一口点心；与其象邮差一样为寄信和收信绞尽脑汁；与其

① 见《堂吉诃德》第一卷第二十章，桑丘向堂吉诃德讲山羊过河，一只又一只数，惹得堂吉诃德不耐烦起来。

从短短的两行字里去领略无穷的柔情，今天要念对开五大卷，明天却只收到两页——这太叫人厌烦了；与其尾随在马车后，徘徊在树篱旁，还不如索性放纵卢梭所向往的可贵的激情，爽爽快快地爱上伊索尔这样的姑娘，打定主意，假如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就娶她为妻。总之，要做一个幸福的维特①！'

'这家伙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傻瓜。'拉斯蒂涅心想，但是他并不笑。'我要是你，也许会实行禁欲主义，其中乐趣无穷，既新鲜，又特别，而且不破费。你的蒙娜·丽莎②很可爱，但是我必须事先警告你，她象芭蕾舞音乐一样愚蠢。'拉斯蒂涅讲最后一句话的口气和神情叫博德诺起了疑心，以为朋友有意给他泼冷水，以往当外交官的经验竟使他怀疑拉斯蒂涅是他的情敌。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失败往往会使他终生蒙上阴影。拉斯蒂涅见戈德弗鲁瓦这样盲目地爱上了伊索尔小姐，便走到正在游艺室里谈话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姑娘身旁，附在她耳边说：'玛尔维娜，你妹妹的网里刚抓住一条一万八千法郎收入的大鱼，他出身名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品貌也端正。你要留神，如果他们真的相爱，你就要了解伊索尔的心事，不论给那人什么回话都要先由你斟酌。'将近夜里两点，仆人进来，走到一位四十岁年纪的妇人身旁：'男爵夫人的车备好了。'夫人的模样很象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打扮得象歌剧《唐璜》中的泽琳娜③一般风流，伊索尔立在一旁。戈德弗鲁瓦于是看

---

① 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②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上的人物，此处指伊索尔。

③ 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一位风流的农村姑娘。

见他那位德国民谣中的美人拉着古里古怪的母亲走到前厅，后面跟着玛尔维娜。他假装（真是孩子！）去找不知蹲在哪个蜜饯罐子旁边的乔比，很高兴地看到伊索尔和玛尔维娜用皮大衣把活泼的母亲裹起来，然后互相为在巴黎走夜路整理着穿戴。两姐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戈德弗鲁瓦，就象老练的猫，明明觑见了耗子，表面上却装着并不在意。他又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仆人制服的阿尔萨斯人给三位女主人送来肥大的毛皮鞋，讲话、衣着、举止都很得体，他心中觉得踏实不少。伊索尔和玛尔维娜差别之大在亲姐妹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姐姐生得高大、褐发；伊索尔长得小巧、苗条；妹妹线条纤细优美，姐姐体格粗壮结实；伊索尔属于以柔弱无力取胜的女人，连中学生也会见义勇为，加以保护；玛尔维娜则是《你可曾在巴塞罗那见过？》①中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伊索尔同姐姐站在一起，好似一幅肖像油画旁的一张小画片。'她是富人家的。'戈德弗鲁瓦回到舞厅对拉斯蒂涅说。'谁？''那姑娘。''噢！伊索尔·德·阿尔德里热。她确是富人家的。母亲守寡，纽沁根过去曾在她丈夫斯特拉斯堡的营业所里工作。你还想见她？雷斯托夫人后天举办舞会，阿尔德里热男爵夫人和两位小姐都要参加，去向雷斯托夫人说几句恭维话，她就会邀请你的！'在以后的三天里，戈德弗鲁瓦黑洞洞的脑袋瓜里老是闪现出他的伊索尔、白色的茶花、伊索尔头部的各种动作。当我们长时间地注视一件特别明亮的物体之后，闭上眼

① 法国诗人缪塞（1810—1857）的诗，后由蒙普（1804—1841）谱成歌曲，描写了一个热情美貌的安达卢西亚姑娘。

睛仍然能够看见它，虽然形象略小，但色彩艳丽、晶莹流光，在黑暗中熠熠闪亮。”

“毕西沃，你老在现象上纠缠不清，多给我们描绘一些场景行不行？”库蒂尔说。

“场景来了！”毕西沃说，他一定摆出了咖啡馆招待的姿势，“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点的场景！斐诺，当心！扯紧你的嘴，象‘布谷鸟’① 车夫拉紧了那匹瘦马的马嚼子那样！泰奥多拉-玛格丽特-威廉明娜·阿道菲斯夫人（就是阿道菲斯银行与曼海姆公司的阿道菲斯）是阿尔德里热男爵的遗孀。她不是那种肥胖的德国女人，那种德国女人都长得很结实，皮肤白皙，爱好思考，脸呈金黄色，象啤酒瓶里的泡沫，具有小说里常写的德意志的古朴品质。阿尔德里热夫人的双颐依然光润，颧骨象纽伦堡的玩具娃娃一样红扑扑的。鬓角明显地垂着几绺螺圈形的发卷；目光炯炯有神；看不见一丝白发；身材瘦削，她一定很注意自己的体形，这特别可以从她穿紧身连衣裙上看出来。可惜尽管她不乐意，额头和眼角还是刻上了几道皱纹，她当然和尼侬② 一样，巴不得这几条褶子能挪到脚底板上去。然而它们却极顽固，偏偏在最显眼的地方划出弯弯曲曲的道子。她的鼻子轮廓已不够清晰，鼻尖开始发红，更讨厌的是竟与颧骨的颜色一致。她是家庭的独苗，被父母惯坏了，也被丈夫、被斯特拉斯堡市以及永远崇拜她的两个女儿宠坏了，所以到这般年纪还穿粉红色衣服、短裙子，为使身材显得苗条，还

---

① 一种老式双轮公共马车的名称。

② 尼侬·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才貌双全的贵妇。

在紧身衫的领口打个结。一个巴黎人看见她从街上走过，便会笑起来，以为俗不可耐，他不考虑客观情况，就象如今陪审团审理弑兄案件时不考虑减刑的理由一样。嘲笑别人的人都是一些浅薄之徒，因为浅薄，故而又狠毒。这些人从不考虑他们讥笑的对象身上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社会的，因为自然只造就了未开化的人，社会才造就愚人。”

“我觉得，毕西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是个完人，”勃龙代说，“当他不挖苦别人时就嘲笑自己。”

“勃龙代，为了这句话我会报答你的。”毕西沃意味深长地说，“小巧的男爵夫人固然浮躁、自私，不知道忧虑，不善于算计，然而她有这些缺点，责任在阿道菲斯银行和曼海姆公司，在阿尔德里热男爵盲目的爱情。男爵夫人温顺得象只绵羊，心地善良，容易激动，不幸的是感情不能持久，因而不免显得反复无常。男爵去世后，牧羊女真想随丈夫去死，她的痛苦实在太真切、太剧烈了；可是……第二天午饭时端上来她爱吃的豌豆，于是这些可口的小豆粒便把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化为乌有。两个女儿和家人都对她怀着盲目的感情，男爵夫人因为有事，没看到送殓时令人断肠的场面，全家都因此抚额称庆。伊索尔和玛尔维娜在亲爱的母亲面前把泪水往肚里咽，《安魂曲》唱起来时，她俩正带着母亲挑选、订做丧服。寿木停放在宽大、黑色、打蜡的灵台下面之后——这灵台重修之前曾经为三千个尸体尽过职，我请教过殡仪馆一位有哲学头脑的化妆师，在我请他喝的第一杯与第二杯白葡萄酒之间他告诉我的，当一位表情漠然的低级教士扯着嗓子唱 Dies

irae①，一位表情同样木然的高级教士诵着经文的时候，穿着黑衣服的朋友们分散在教堂里，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你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这就是你们要的场景。）说说看，你们知道有哪些人在场？'据你看，阿尔德里热老头留下多少？'德罗什问泰伊番，就是那个死前不久为我们办了一次空前热闹的宴会的泰伊番……"

"德罗什当时已经是律师了吗？"

"他是一八二二年开业的。"库蒂尔说，"父亲是一个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一千八百法郎的穷职员，母亲开一家卖印花纸的小店，这样的人开业当律师真要有点胆量。不过从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二二年，他是狠命干的。刚进但维尔事务所是四等帮办，到一八一九年就升到二等了！"

"德罗什！"

"一点不错。"毕西沃说，"德罗什曾经和我们一样没有固定职业，穷得叮嘡响。他穿够了身子窄、袖子短的衣服，绝望中发奋攻读法律。那时，他刚买了一个空头营业证，是个两袖清风的律师，没有顾客，除却我们这伙人也没有其他的朋友，而盘买事务所的借款和保证金都要付利息。"

"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活象植物园里跑出来的老虎。"库蒂尔说，"干瘦，红头发，眼珠子是西班牙烟草的颜色，肤色灰暗，面孔冷冰冰，毫无表情。对寡妇很粗暴，对孤儿也不留情。工作刻苦勤奋，帮办们见到他个个心惊胆战，不敢稍有懈怠。

① 拉丁文：愤怒的日子。葬礼弥撒的第一句，指最后审判之日。

他精通业务，狡诈诡谲，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从来不动感情，怀恨记仇用的也是司法人员的方式。”

“也有好的一面。”斐诺喊起来，“他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干的第一件好事就是把玛丽埃特的兄弟高德夏聘为首席帮办。”

“巴黎只有两类略有差别的律师。”勃龙代说，“一类律师为人老实，恪守法律条文，办官司很卖力，但不兜揽生意，办案一丝不苟，对顾客能提出中肯的建议，遇见可疑点则劝顾客让步，总而言之，是象但维尔那样的律师。另一类律师有如饿鬼，只要报酬可靠，什么事都可以干。他撥弄是非，不过不是在大山之间，大山都被他出卖了，而是在星斗之间①。他想方设法让流氓对老实人胜诉，如果老实人偶尔不守规矩的话。倘若这类律师中有人过分放肆地要弄戈南大师②的诡计，法院就强迫他出让案子。德罗什，咱们的朋友德罗什，他很明白一批可怜的穷鬼是如何可怜巴巴地干律师这个行当的，因此他接的一批案子，当事人都是战战兢兢惟恐败诉的。一有什么诉讼，他便以一个决心摆脱贫困的人的勇气抢上去拼力地干。他很有头脑，办案又卖力，一些政界人物的案子在他手里起死回生，例如我们亲爱的德·吕卜克斯，当时他的处境本来是很

① 法语成语faire battre des montagnes，直译是“挑动大山相斗”，意思是在本来毫无关系的人中间挑起冲突；说律师挑动不和的不是大山，而是星斗，意思是挑动重要人物之间的矛盾。

② 戈南大师，据说是十六世纪的一位魔术师，法国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

不妙的，这样德罗什就在政界找到了后台。他为了摆脱困境必须这么做，因为起初法院对他的印象不好！而他总是花费很大的气力去纠正顾客的错误！喂，毕西沃，言归正传吧？……德罗什怎么会在教堂里？"

"'阿尔德里热留下了七十万到八十万法郎。'泰伊番回答德罗什。'什么？算了吧！只有一个人了解他家的财产。'死者的一个朋友韦布律斯特说。'谁？''那个狡猾的胖子纽沁根。呆会儿他准会跟到墓地去。阿尔德里热过去是他的老板，为了报恩，他把老好人的资金全都利用上了。''他的寡妻很快就会发现日子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什么意思？''因为阿尔德里热生前太爱他的妻子！别这么笑，人家看着我们呢。''快看，杜·蒂耶来了。来得太晚，已经念《圣经》了。''他准保会娶大小姐。''可能么？'德罗什说，'他和罗甘太太正打得空前火热呢。''他么！火热？……你不了解他。''你了解纽沁根和杜·蒂耶的情况么？'德罗什问。'我来告诉你。'泰伊番说，'纽沁根是这样一种人，他吞掉过去的老板的财产，然后再还给他……''呃！呃！'韦布律斯特说，'教堂里真潮湿，呃！呃！''怎么还法？……''是这样。纽沁根知道杜·蒂耶有一大笔钱，他想让杜·蒂耶娶玛尔维娜，但是杜·蒂耶信不过他，谁要是看见了其中的内幕，一定觉得这场把戏很有趣。''怎么，'韦布律斯特说，'玛尔维娜已经该出嫁啦？……真是人生易老呀！''玛尔维娜已经二十岁了，朋友。阿尔德里热是一八〇〇年结婚的。婚礼那天和玛尔维娜的出生那天，他都在斯特拉斯堡请我们美美地热闹了一通。玛尔维娜生在一八〇一年，亚眠和

约①那一年，而今年是一八二三年。韦布律斯特老爹，那时候，一切都受莪相②的影响，所以他给女儿取名玛尔维娜。过了六年，到了帝政时代，掀起了一阵疯狂的骑士热，就是什么《到叙利亚去……》③，完全是胡言乱语。阿尔德里热因此给二女儿起名叫伊索尔④。伊索尔今年十七岁。两位小姐都该出阁了。'‘不出十年，这几个女人就会穷得一文不名。’韦布律斯特对德罗什说，好象是说什么机密。‘阿尔德里热的跟班还在。’泰伊番说，‘就是在教堂尽头唱诗班里干嚎的那个老头，两个小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为了保住女主人有吃有穿，他什么都能干。’（唱诗班：Dies irae！合唱队的孩子们：dies illa！）泰伊番说：‘再见，韦布律斯特，一听见唱 Dies irae，我就想起可怜的儿子。’‘我也走了，这里太潮湿。’韦布律斯特说（in favilla⑤）。

“聚在门口的穷人：‘好心的先生，给几个子儿吧！’教堂守门人：‘呼！呼！请资助教会。’唱诗班：‘阿门。’一位朋友：‘他是怎么死的？’一个调皮鬼：‘脚后跟的大筋断了。’一个过路人：‘请问死者是谁？’一位亲戚：‘孟德斯鸠院长。’圣器管理人对穷人说：‘走开，走开，给你们的钱都交给教堂了，别再讨了！’”

---

① 法国与英国的停战和约，签订时间是一八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② 莪相，苏格兰英雄。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1736—1796）的伪托作品《莪相作品集》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品中一个人物名叫玛尔维娜。

③ 《到叙利亚去……》是创作于一八一〇年的一首歌曲。

④ 这个名字来自克莱芒斯·伊索尔，传说她是图卢兹百花诗赛的发起人。

⑤ 拉丁文：化为尘土。葬礼弥撒中的词。

“真是描述得淋漓尽致！”库蒂尔说。

（我们的确仿佛亲耳听见了教堂里发生的一切。毕西沃什么都能摹仿，就连遗体被抬走的声音他也能用脚蹭地板来表示。）

“诗人、小说家、作家用美丽的篇章描写巴黎风俗的不乏其人。”毕西沃说，“但是只有我刚才讲的葬礼是最真实的。大凡为可怜的死鬼送葬，一百个人就有九十九人在教堂里谈生意，讲游乐。若想看到一点真正的悲痛，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再说，哪有不带私心的悲痛？”

“唁！唁！”勃龙代说，“再也没有比死更不受人尊敬的了，大概因为没有什么比死更不值得尊敬的东西了吧？……”

“普天之下，概莫如此。”毕西沃说，“教堂的仪式结束后，纽沁根和杜·蒂耶陪伴亡灵到墓地，老跟班步行。车夫赶着车跟在神甫的车后面。‘喂，我嗦（说），老朋友，’在大街拐弯处纽沁根对杜·蒂耶说，‘现在增丝（正是）举（娶）玛尔费（维）娜的好司（时）机：举（娶）下玛尔费（维）娜，你就层（成）了则（这）个眼泪汪汪的家庭的泡（保）护人，你就悠（有）了一个家，一个窝，就能得到一钻（幢）房子，家具色（设）备齐全。而且，玛尔费（维）娜保险丝（是）一个泡（宝）库。’①

“我好象真地听到罗贝尔·马凯尔·德·纽沁根这老东西在讲话！”斐诺说。

“‘一个迷人的姑娘。’费迪南·杜·蒂耶说，口气很热烈，

① 纽沁根是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

却并没有热情。”

“一句话就画出了杜·蒂耶的全貌！”库蒂尔叫道。

“‘不了解她的人可能会觉得她丑，但是我知道，她很高尚。’杜·蒂耶说。‘也很勇看（敢）。老朋友，应该举（娶）她，她准会丝（是）一个无私、贤慧的妻子。砍（干）我们则（这）个鬼营森（生），虽（谁）死虽（谁）活没悠（有）人能自滔（知道），能扣（够）信任老婆的心，就丝（是）很大的愉快。你自滔（知道），但斐纳给我太（带）来一百多万，但我情愿要不会悠（有）则（这）么多贝（陪）嫁的玛尔费（维）娜。’‘那她能有多少？’‘我也嗦（说）不准，’纽沁根男爵说，‘反怎（正）总悠（有）一笔钱。’‘她有一个喜欢粉红衣服的母亲。’杜·蒂耶说。这句话打断了纽沁根的试探。吃罢晚餐，纽沁根男爵告诉威廉明娜-阿道菲斯，存在他那里的钱只有四十万法郎了。曼海姆的阿道菲斯的女儿眼见自己落到了年收入只有二万四千利勿尔的境地，她计算来计算去，脑子里一笔糊涂账。‘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她对玛尔维娜说，‘我一向能有六千法郎交给裁缝给我们做衣服的！这些钱你父亲是从哪儿弄来的？二万四千法郎就等于一无所有了，我们穷了。天哪！你外公要是还活着，看见我落到这步田地，他准会气死的！可怜的威廉明娜！’她失声痛哭。玛尔维娜不知道怎样劝慰母亲，只好说母亲还年轻标致，还可以穿粉红衣服，还可以去歌剧院和滑稽剧院，就坐在纽沁根夫人的包厢里。她用宴会、舞会、音乐会、华贵的服饰、出尽了风头这一类梦想哄骗母亲，直哄得那妇人果真躺在蓝丝幔帐下做起美梦来。她优雅的卧室隔壁便是两天前的夜里刚刚咽气的

冉-巴蒂斯特·德·阿尔德里热男爵的卧房。我用三言两语交代一下男爵的历史。这位阿尔萨斯人早年在斯特拉斯堡开银行，逐渐累积了约摸三百万法郎的财产。一八〇〇年他三十六岁，他在大革命中创立的家业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年，他娶了曼海姆的阿道菲斯的女继承人。他娶她既是想她的家产，也是看上她的人品。这姑娘是阿道菲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没出十年，财产自然便转到她手里。阿尔德里热被皇帝和国王陛下① 册封为男爵，因为他的财产扩充了一倍。对于恩赐他贵族头衔的这位伟人，阿尔德里热怀着满腔的热忱，因此他过分认真地看待他的英雄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到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间他终于破了产。诚实的阿尔萨斯人并不停止支付，他绝不用他认为不可靠的股票偿付债权人；他敞开大门，凡要求兑现的，来者不拒，最后终于落得与银行业告别。正如他往日的一等职员纽沁根所说：'老实，但太愚蠢！'债务清理完毕，还剩五十万法郎，固然还有对帝国的债权，可惜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过分信任拿波(破)仑就得到则(这)样的下藏(场)。'他看到清理结果，这样说道。如果你曾经在一座城市叱咤风云，一旦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怎么还能继续呆在那里呢？……阿尔萨斯的银行家象所有破产的外省人一样来到巴黎。他勇敢地使用三色吊带，上面还绣着代表帝国的鹰，而且一头钻进了波拿巴党人的圈子。他把证券全都存到纽沁根那里，纽沁根按总值的百分之六付息。帝国债券纽沁根也

① 拿破仑既是法兰西皇帝，又是意大利国王。

收下了，仅仅打了六折，这使阿尔德里热握住了纽沁根的手：'我早就知道能在你身上找到一颗阿尔萨斯人的心！'纽沁根把债券转手卖给了我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这一次却是按债券的全数金额成交的。阿尔德里热尽管一蹶不振，可是仍有四万四千法郎的工业收入，烦恼在他之所以难以解脱，是因为夹杂着一种忧郁感。凡习惯在商业的尔虞我诈中生活的人，一旦失去了进行这种争斗的资格，都会有这样的忧郁感。阿尔德里热夫人的财产也完全毁了，这个年轻女人对生意一窍不通，听任别人轻易地拿走了她的财产。阿尔德里热决心牺牲自己——高尚的心灵！——去换取妻子的幸福。于是男爵夫人重新获得了昔日的欢乐，失去斯特拉斯堡社交界的空虚感被巴黎的享受填补了。那时候，纽沁根已经象今天这样是金融界的把头，这位精明的男爵考虑到自己的名誉，对那位老实的男爵始终以礼相待，如此的盛德在纽沁根的沙龙里传为佳话。每到冬天，阿尔德里热的本金就要缩减一些，然而要对阿道菲斯家的明珠发几句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怨言，他也没有这个胆量。世界上就数阿尔德里热的爱是最天真、最不明智的。老实，但太愚蠢！弥留之际他还自问：'没有我她们怎么办？'于是，当老好人单独和老跟班维尔特在一起时，在两次窒息的间隙中，他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了维尔特，似乎这一大家子只有这位阿尔萨斯的卡勒勃[①]是有头脑的人。三年后，到了一八二六年，伊索尔已经二十岁，玛尔维娜依然待字闺中。玛尔维娜对

① 司各特的小说《莱默莫尔的未婚妻》中的一个忠实的仆人。

社会有了较为深入地了解之后，发现世上的一切关系都是虚假的，一切都经过权衡，都有不变之规。她和大多数有教养的女孩子一样，不懂得生活的奥秘、金钱的意义、赚钱的艰辛、事物的代价，因此这三年中，每一次教训对她来说都不啻是一次伤痛。阿尔德里热去世后，遗留在纽沁根银行的四十万法郎全部转到男爵夫人的名下，因为她继承了这笔钱，男爵还欠着她十二万法郎。她手头一紧就动用这笔款子，仿佛这是永不枯竭的金库。正当咱们的雄鸽向他的雌鸽靠拢的时候，熟悉往日老板娘脾气的纽沁根一定已经把寡妇的经济状况向玛尔维娜摊牌了，存款只剩三十万法郎，因此二万四千利勿尔的收入已经降到一万八千。维尔特居然这样维持了三年！听纽沁根讲了实情，玛尔维娜换了马，卖掉了车，辞退了车夫。这一切都瞒着母亲。男爵夫人府上的家具都已经使用了十年，可是没有力量换新的；与此同时，府中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故而在喜欢和谐的人看来，这倒是弊中有利。过去，男爵夫人是一朵保养得十分娇嫩的鲜花，而今已经如同深秋的枯枝败叶中一朵残存的玫瑰，冷了、蔫了。我对你们讲，我可是目睹这大户人家慢慢地、一步一步败落下去的！太可怕了！天地良心。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到忧伤，打那以后，我对自己说：'为别人操那么多心未免太傻！'我当小职员的时候，哪家请我吃过饭，我就傻乎乎地为哪家操心，听到有人讲这家人的坏话我就挺身而出，我自己从来不骂人家，我……唉，我那时真幼稚！昔日的明珠听女儿讲罢她们的处境，不禁大叫：'可怜的孩子！我的裙子以后请谁做？我再也不会有新帽子，

再也不能请客，再也不能做客了！’你们认为，男人是否堕入情网根据什么来判断？”毕西沃中断他的叙述，问道，“我是说怎样知道博德诺是否真的爱上了小巧的金发女郎？”

“办事心不在焉。”库蒂尔说。

“一天换三次衬衣。”斐诺说。

“先决的问题是，”勃龙代说，“卓越的人物是否可能和是否应该堕入情网？”

“朋友们，”毕西沃说，显出感伤的神情，“我们要象提防凶恶的野兽一样提防一种人，这种人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人，就打一记响指或者把烟蒂掷在地上，说道：‘罢了，世上女人多着呢！’这种公民，政府倒可能把他雇到外交部去。勃龙代，我提醒你注意，戈德弗鲁瓦已经离开外交界了。”

“这么说，他是陷进去了，傻瓜要想显得了不起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爱情。”勃龙代说。

“勃龙代呀勃龙代，我们为什么这么可怜？”毕西沃喊道。

“斐诺为什么这样有钱？”勃龙代说，“我以后告诉你，算了，我的孩子，咱俩心照不宣。你瞧，斐诺刚才一个劲地给我灌酒，好象是我替他把劈柴搬上了楼。可是饭到终席，酒应该慢慢呷。后来呢？”

“你刚才说了，戈德弗鲁瓦陷进去了，他与高大的玛尔维娜、轻佻的男爵夫人和小巧的舞蹈女郎都已经混得很熟。他沾染了世上最谨慎、最唯唯诺诺的奴性。这家人的破败相没有把他吓跑。嘻！……有什么关系！他逐渐看惯了所有这些破烂。客厅里的家具上那些白花绿底织锦罩子在这个青年眼

里从来不显得陈旧、破烂，既没有污迹，也不必更换。窗帘，茶几，炉台上的小摆设，洛可可式的烛台，经纬毕露的克什米尔地毯，钢琴，印花小餐具，丝丝挂挂、满是洞眼而颇具西班牙风格的餐巾，男爵夫人蓝色卧室前的波斯式客厅以及客厅里每一件陈设，这一切对博德诺说来都是神圣的。只有容颜流光溢彩，因而思想、精神、灵魂都在暗处隐而不露的美丽而愚蠢的女人才能叫人这般迟钝，因为聪明的女子从来不滥用自己身上的优越条件。女人要夺走一个男人的心，必须渺小而愚蠢。有一次，博德诺亲口对我讲，他很爱那个神情严肃的老维尔特！古怪的老头对未来主人之虔诚不亚于天主教徒对待基督的圣体。老实的维尔特是德国的加斯帕尔①，喜欢喝啤酒，忠厚的外表下藏着精明，犹如中世纪的大主教袖筒里笼着匕首。维尔特看出戈德弗鲁瓦是伊索尔未来的丈夫，便以阿尔萨斯人的忠厚态度布了曲折蜿蜒的迷魂阵，这是所有粘合材料中粘合力最强的胶水。阿尔德里热夫人的improper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男欢女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每次伊索尔和玛尔维娜一道出门，上杜伊勒里花园或者去爱丽舍田园大道与熟悉的后生相会，母亲总要说：'好闺女，痛痛快快地玩吧！'能对两姐妹说长道短的只有她们的朋友，不过朋友们都维护她们，因为在阿尔德里热家的客厅，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这在全巴黎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花上几百万，怕也未必能找到阿尔德里热家这样的晚会。这里可以巧妙地谈论一切，

① 在法国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屡有叫加斯帕尔的人物出现，这里多半指杂剧中描写的貌似忠厚实则精明狡诈的人物。

服饰不用那么考究，每个人都轻松自在，即便提出要吃饭都不算什么。姐妹俩高兴给谁写信就给谁写信，收到回信也坦然自若，男爵夫人就在旁边，但她从来不想过问一声信里讲的什么。令人尊敬的母亲的自私精神给了两个女儿各种方便。自私委实是世上最可爱的感情，这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的：自私自利的人不愿意遭受麻烦，因而他们也不去麻烦别人。他们绝不用刺耳的忠言、尖厉的责骂去干扰周围人的生活，也不会由于表现出过分的友爱，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管，结果象马蜂似的螫人……”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勃龙代说，“可是，亲爱的，你不是在讲故事，你是在闲磨牙……”

“勃龙代，假如你没有喝醉，我真替你害臊！我们四个人，正经有文学修养的只有他！因为有他在场，我才赏脸把诸位都当作鉴赏家，才把我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挥，到头来他反倒批评起我来！朋友们，精神贫乏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罗列事实。《恨世者》①这出卓越的喜剧证明了，艺术就是在针尖上修建巍峨的宫殿。鄙人思想的奥妙就在于它好似仙女的魔杖，十秒之内（喝干这杯酒的时间！）能把萨布龙平原②变成因特劳肯市③。莫非你们愿意我讲的故事象发射炮弹那么直来直去，象司令官的报告那么干巴巴？我们本来谈笑风生，可是这个报人，他不喝酒时是厌恶书本的，这会儿喝醉了却要我象书

---

① 莫里哀的喜剧。

② 萨布龙平原，当时是巴黎郊区一个荒凉地带。

③ 因特劳肯市，瑞士一城市。

本那样讲呆话（毕西沃竟然假哭起来）。呜乎，法兰西人的想象，有人要折断它幽默的锋芒！Dies irae①。为老实人②痛哭吧。《纯粹理性批判》、《象征论》③以及德国人印成结结实实五大卷的各种体系万岁！德国人不知道，从一七五〇年以来，巴黎就有这些体系了，不过是用精炼的语言表达的，这便是我们民族智慧闪光的宝石。每一位大人物死了，勃龙代都要在报上编造所谓临终遗言，其实他们什么也没说，勃龙代这是自取灭亡。”

“讲你的故事吧。”斐诺说。

“我是想向你们解释，一个人如果不是股东（向库蒂尔致敬！），那么他的幸福是什么。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戈德弗鲁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获得一个青年梦想的最大幸福？……他琢磨伊索尔，为的是让伊索尔理解他！……互相理解的事物应该是互相近似的，而与虚无和无限近似的，却只有它们自己。虚无就是愚蠢，无限就是天才。戈德弗鲁瓦和伊索尔这两个情人的书信是世上最愚蠢的，洒了香水的信笺穿梭往来，写的无非一些时髦的字眼：‘天使！伊奥利亚的竖琴声④！有了你我就满足了！在我男子汉的胸膛里也有一颗心！软弱的女人！可怜的我！’现代感情的陈词滥调应有尽有。戈德弗鲁瓦

---

① 见本书第521页注①。

② 伏尔泰中篇哲理小说《老实人》的主角。

③ 指德国哲学家克鲁塞（1771—1858）的著作《古代民族主要是希腊人的象征和神话》。

④ 古希腊伊奥利亚人的一种乐器，可在风中震响，这里喻为爱的心声。

到别人家里做客很少呆上十分钟，和女人谈话又没有自命不凡的神气，因而女人们都以为他很有才气。他其实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被认为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最后，你们可以判断一下他陷进去有多深：乔比、马、车在他的生活中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常常坐在男爵夫人对面古老的绿色大理石壁炉旁边一把舒适的安乐椅中，目不转睛地瞧着伊索尔，一边喝茶，一边和夫人的几位常客聊天，只有这时候，他才感到幸福。那几位常客照例每天晚间十一点到十二点到茹贝尔街来。在夫人府上可以毫无顾忌地玩布约特牌，我在那里总是赢。若是伊索尔把穿着黑缎子鞋的漂亮的小脚伸过来，引得戈德弗鲁瓦看上半天，那他一定坐到最后，对伊索尔说：'请把你的鞋给我……'伊索尔抬起脚，跷到椅子上，脱下鞋递给戈德弗鲁瓦，同时投去一个眼神，就是那种眼神！反正，你们该明白的！时间长了，戈德弗鲁瓦终于发现玛尔维娜有一个重要的秘密。杜·蒂耶每次敲门，玛尔维娜的双颊都要泛起红晕，嘴中喃喃道：'费迪南！'可怜的姑娘望着这只两条腿的老虎，眸子里放出光来，仿佛壁炉的炭块被穿堂风吹旺了。杜·蒂耶拉她到靠墙的茶几或窗户下进行一番旁白时，她就流露出无限喜悦的神情。一个女人能如此钟情，以致变得象个孩子，让别人把她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这是十分罕见的，也是十分美妙的。天啊，这种女人在巴黎之难得，相当于到印度去找会唱歌的花。尽管打从阿尔德里热一家人在纽沁根家露面之日起，玛尔维娜与杜·蒂耶之间便建立了友谊，然而杜·蒂耶始终没有娶玛尔维娜，德罗什热烈地追求玛尔维娜，咱们狠心的朋

友杜·蒂耶也没有表现出醋意。玛尔维娜的陪嫁看起来不会少于五万埃居，德罗什想拿这笔钱偿还开业的债务，因此这位法律界的人士竟假装含情脉脉的样子！杜·蒂耶无所谓的态度当然深深伤害了玛尔维娜的心，可是玛尔维娜爱得太深，不忍心把杜·蒂耶拒之门外。这姑娘是个很有良心很有感情、内心坦露无遗的人，在她身上有时自尊屈从于爱情，有时受伤的爱情又让自尊占了上风。而咱们的朋友杜·蒂耶，他不慌不忙、冷冰冰地接受玛尔维娜的爱情，安静地享用那柔情蜜意，仿佛猛虎得意地舔食沾在嘴边的鲜血。每隔两天他就要出现在茹贝尔街，为的是看看玛尔维娜如何爱他。这鬼东西当时有一百八十万法郎，财产问题他大概并不看重。他不但抵制了玛尔维娜，而且抵制了纽沁根和拉斯蒂涅两位男爵，两位男爵曾狡猾地布下迷宫，想诱使他每天花四个法郎坐在马车夫屁股后面，奔跑七十五里路，而且不给他指引走出迷宫的线！戈德弗鲁瓦看到未来的姐姐夹在一个银行家和一个律师之间，终于忍不住指出，她这种地位是可笑的。'你想劝我当心费迪南，想了解我和他的秘密，'玛尔维娜直率地回答，'亲爱的戈德弗鲁瓦，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费迪南的出身、经历和财产在这件事情上是无关紧要的，请相信是某种奇异的东西在起作用。'不过，几天以后，玛尔维娜把戈德弗鲁瓦拽到没人的地方，对他说：'我看德罗什这个人不老实（这便是爱情的本能！），他好象愿意娶我，偏偏又去追一家杂货店的小姐。我倒想知道他是不是把我当作不得已而选择的人，结婚对他是不是金钱的交易。'德罗什这个年轻人固然很精明，却没有看透

杜·蒂耶的心思，他怕杜·蒂耶果真要娶玛尔维娜，因此事先就准备好一条退路。他的生意当时很不景气，除却一切支出，挣的钱勉强能够偿还债务的利息。这些事女人们完全不懂，对她们来说，一颗赤诚的心抵得上几百万财富！”

“既然德罗什和杜·蒂耶到头来都没有娶玛尔维娜，”斐诺说，“你何不讲一讲费迪南心中的秘密？”

“秘密嘛，听我道来。”毕西沃回答，“通常的规律是：一个姑娘哪怕曾经忸怩了十年，只要她终于把鞋给了人①，那个人就不会娶她，他……”

“胡说八道！”勃龙代打断他的话，“既然过去相爱，现在就可以相爱。要说秘密，还是听我说，通常的规律是：假如你有希望成为但泽公爵、法兰西元帅②，那就别在当一名小军曹时就结婚。请看杜·蒂耶和什么人攀了亲吧！他娶了格朗维尔伯爵的一位千金，这是法国最古老的官宦人家之一。”

“德罗什的妈有一个朋友，”毕西沃又说，“是一家药铺③的老板娘，老板发了大财，把铺子出盘了。开药铺的人都有一些怪念头，他把小姐送进寄宿学校，想叫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个玛蒂法凭着二十万法郎，一心想让小姐嫁个好人家，二十万货真价实的现钱，闻不到半点药味。”

“是和佛洛丽纳相好过的那个玛蒂法？”勃龙代问。

---

① 意即委身于人。

② 但泽公爵（1755—1820），名勒费弗尔，帝国的公爵和元帅。

③ 这种药铺既卖药材，又卖日用杂货，所以文内有时称杂货铺。

“不错，就是他，也就是卢斯托的玛蒂法[①]，一句话，咱们的玛蒂法！这一家人一度销声匿迹，后来又回来了，住在觅午街，这里和他们在那里发了财的伦巴第街完全不同。我同这一家人是很熟的。我在部里服苦役，一天八小时挤在一群头号笨蛋中间的时候，碰到过几个奇人，他们说服我相信，黑影里也有起伏，最庸俗不堪的地方也有几个有棱角的人！是的，朋友，这个布尔乔亚和那个布尔乔亚并不相同，好比拉斐尔不同于纳图瓦尔[②]。德罗什太太这寡妇想让儿子同玛蒂法家结亲，算盘打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尽管她面前有个大障碍，是一个叫科香的小伙子，在财政部当职员，父亲是玛蒂法的有限合伙人。在玛蒂法夫妇的眼里，律师的身分，用他们的话说，能为女人的幸福提供保障。母亲的计划，德罗什是同意的，目的是准备有个退路。因此，对觅午街上这家开药铺的，他不能不去敷衍。我替你们把这一雄一雌买卖人的生活描写一番，你们就可以懂得，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幸福。两口子住在一幢房子的一楼，有一个小花园，他们经常望着园子里的喷泉自得其乐，那喷泉在一个直径六尺的水池中央，从硬石灰石的小圆台里昼夜不停地涌射出来，水柱象麦秸般又细又长。他们每天都起大早，为的是看看花园里的花开了没有；无所事事，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穿戴才穿戴，看戏时感到无聊；经常往来于巴黎和吕扎尔什[③]之间，因为他们在吕扎尔什有一座乡间别

---

① 因卢斯托是玛蒂法的情敌。详见《幻灭》。

② 纳图瓦尔(1700—1777)，法国画家。

③ 离巴黎不远的小城。

墅，我曾在那里吃过饭。勃龙代，有一天他们要我表演点什么，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有很多插曲的故事！从晚上九点直讲到半夜。等我的第二十九个人物刚出场（报上的连载小说是偷我的！），原先碍于主人的地位一直硬撑着的玛蒂法，这时也终于在连续眨巴了五分钟眼睛之后，同其他人一样鼾声大作起来。第二天，所有的人都恭维我，说我故事的结尾讲得好极了。和杂货铺老板两口子过从甚密的有科香夫妇、阿道尔夫·科香、德罗什太太，还有一个叫包比诺的小家伙，他正开着一家药铺，常向他们讲讲伦巴第街的新闻（他是你的熟人，斐诺！）。玛蒂法太太喜欢艺术，时常购置一些石版画、套色版画、着色画之类，都是花钱不多的东西。先生的消遣是研究新兴企业，尝试搞点投资，为的是寻求一点刺激（佛洛丽纳改掉了他软塌塌、好闲逸的脾气）。只要讲一件事，你们就可以知道我这位玛蒂法的思想是如何深刻了。老先生向几位侄女道晚安时总是说：'你去睡吧，侄女们！'据他说，他怕说'你们'会刺伤她们的心①。小姐是一个没有风度的姑娘，看上去象大户人家的使女，能够马马虎虎地弹一首奏鸣曲，写漂亮的英文，懂法文，拼写正确，一句话，接受的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乔亚教育。姑娘急不可耐地想出嫁，为的是离开家庭，她腻烦这个家庭就象海军军官腻烦值夜班；必须说明，姑娘值班是值整个一个白天。管他德罗什也罢，科香也罢，公证人也

① 法国人的习惯，一家人之间以"你"相称，称"您"则多半表示疏远，但玛蒂法是对几个侄女说话，理应称"你们"（法文形式同"您"），他却为避疏远嫌疑而称"你"。

罢，卫兵也罢，冒牌英国绅士也罢，总之，什么样的丈夫都行。我看她对生活一无所知，觉得怪可怜的，想向她揭示生活的重大奥秘，可是，呸，玛蒂法夫妇却因此请我吃了闭门羹。我与布尔乔亚永远不可能互相理解。”

“她嫁给古罗将军了。”斐诺说。

“不到四十八小时，戈德弗鲁瓦，过去的外交官，便看透了玛蒂法一家人和他们可耻的阴谋。”毕西沃接着说，“他向玛尔维娜报告的时候，碰巧拉斯蒂涅也在风流的男爵夫人家，正坐在火炉边聊天。有几句话传进了他耳朵，他猜到他们在讲什么，当他看到玛尔维娜那尖刻而满意的神情，心里就越发明白了。那天夜里，拉斯蒂涅在男爵夫人家一直呆到凌晨两点——居然还有人说他自私！博德诺走了，夫人也去睡了，屋里只剩下拉斯蒂涅和玛尔维娜，这时，拉斯蒂涅用诚挚的、父辈的口吻向玛尔维娜说：‘请记住，曾有一个年轻人，他困得要命，靠拼命喝茶才坚持到凌晨两点，为的是能够郑重其事地对你说：结婚吧。别再固执了，别再纠缠于自己的感情，别再去多想有人打着卑鄙的算盘，一只脚踩在这里，一只脚踩在玛蒂法家，什么也别考虑，赶快结婚！对一个姑娘来说，结婚就意味着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必须保证她起码过上小康的生活，他的经济必须有保障。我懂得人情世故，姑娘也好，母亲也好，老太太也好，一谈到婚姻，便都要在感情问题上唱虚伪的高调。其实无论是谁，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好的地位。姑娘嫁给了有身分的人，当妈的就说她做了一桩好买卖。’拉斯蒂涅向玛尔维娜讲了一大套他的婚姻理论，照他看来，结婚就

好比建立一家商行，目的是合伙生活。‘我绝不打听你的秘密，’最后他对玛尔维娜说，‘你的秘密我全知道。男人之间是无话不谈的，你们女人吃完饭走出门以后也一样。好吧，听我最后讲一句：结婚吧。如果你不结婚，请记住今天晚上就在这间屋里，我曾经恳求你结婚！’拉斯蒂涅这席话含着命令的口吻，它引起的不是注意，而是思索。他态度之坚决令人吃惊。玛尔维娜思想中最敏感的地方被触动了，这正是拉斯蒂涅的目的。到了第二天，她还在想着这问题，她想探寻拉斯蒂涅讲这番话的动机，但是茫然理不出头绪。”

“你说得天花乱坠，拉斯蒂涅怎样发的财我却一点儿没听出来。你把我们当成喝了六瓶香槟酒的玛蒂法之辈了。”库蒂尔嚷道。

“我就要讲到这儿了。”毕西沃也嚷道，“你们已经沿着许多小河走过来，所有这些小河最后汇合成四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好多人看着眼红呢！就这样，拉斯蒂涅把这些人全都攥到了手心里。”

“德罗什、玛蒂法一家、博德诺、阿尔德里热一家、哀格勒蒙。”

“此外还有百多人呢！……”毕西沃说。

“好啦！快说他怎样发财的吧！”斐诺喊道，“我知道的事不少，可我就是猜不到谜底。”

“勃龙代已经把纽沁根头两次清理对你们讲了一个大概，现在我来详细介绍第三次清理。”毕西沃说，“一八一五年停战以后，纽沁根便懂得了我们这些人今天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

金钱只有在多得无法估量时才能成为一种力量。他看着罗特希尔德兄弟暗自眼红。他有五百万财产，他想有一千万！他知道，有一千万，就能赚到三千万，而靠着五百万，他只能赚到一千五百万。因此他决计实行第三次清理！这个伟大的人物想白白赖下债权人的钱，用毫无价值的股票来支付。到了证券市场上，这样的计划是不会以如此一目了然的形式出现的。纽沁根的清理就好比用一个馅饼向一群大孩子换一个金路易，这帮大孩子和过去的小孩子一样，喜欢馅饼，不喜欢金路易，殊不知用一个金币可以买到二百个肉饼。"

"你这叫什么话，毕西沃？"库蒂尔叫起来，"这是再光明正大不过的事。如今哪一个星期没有人给老百姓几块馅饼，同时向老百姓讨一个金路易？可是老百姓并不是非掏钱不可呀！他们并非没有权利问个明白呀！"

"你巴不得他们都被迫当股东。"勃龙代说。

"那不成，"斐诺说，"那还要才能干什么？"

"这话从斐诺嘴里说出来真不简单，"毕西沃说。

"是谁教他的？"库蒂尔问。

"总之，"毕西沃说，"纽沁根曾经有幸两次把馅饼送出去，可是后来馅饼却涨价了，超过了他当时收进的价格。这是他原先没料到的。这倒霉的福分叫他万分懊恼。这种福分最终会置人于死地的。他等了十年，就是想寻找机会纠正过去的失误，发行表面上值几个钱的股票，而这些股票……"

"不过，"库蒂尔说，"照你这样解释银行业，那就什么买卖都做不成了。光明正大的银行家得到光明正大的政府的赞

许，说服最精明的股票投机商买进了不久便下跌的债券，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比这更精彩的事你们也见过！不是有人发行过股票——依然是经政府同意，受到政府支持的——来偿还一定数量债券的利息，为的是维持债券的市价并得以脱手抛出吗？这些措施和纽沁根式的清理大同小异。”

“这种事小打小闹地干会显得鬼鬼祟祟，”勃龙代说，“大张旗鼓地干就成了金融业务。有一些专横行为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是犯罪，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不算什么了，犹如一滴氢氰酸，溶解到一大桶水里就失去了毒性。你杀了一个人，人家送你上断头台，然而为了政府的随便什么利益，你杀了五百人，对这种政治罪恶，社会是肃然起敬的。你从我的文件柜里盗走五千法郎，人家送你去服苦役，然而你以盈利为诱饵巧妙地刺激一千个股票商购买某个濒临破产的共和国或者王国的公债，这些公债就象库蒂尔说的，是为了偿还公债本身的利息，这样做任何人都不会怨恨你。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黄金时代的真正原则！”

“掌握这样巨大的一部机器，”毕西沃说，“必须有许多帮手。第一步，纽沁根银行有目的、有计划地用五百万法郎在美洲进行一项投资，纽沁根做了周密的计算，使投资利息的兑现要经过较长的周期。经过这样一番安排，纽沁根银行的资金空虚了。不论什么清理，都必须师出有名嘛。纽沁根银行的私人存款和发行的股票合计大约有六百万法郎。私人存款中有阿尔德里热夫人的三十万、博德诺的四十万、哀格勒蒙的一百万、玛蒂法的三十万、夏尔·葛朗台——就是德·奥勃里翁

小姐的丈夫——的五十万，等等。纽沁根建立了一家工业股份公司，他盘算略施小计，拿公司的股票支付债权人，他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怀疑，可是他精明得很，公司是借别人的名义办的！……创办这家公司的宗旨是让它起到相当于密西西比公司[①]在罗氏体系中的作用。把证券市场上最能干的角色都吸引来为自己的计划卖力，同时并不向他们透露自己的计划，这是纽沁根的拿手好戏。他故意向杜·蒂耶透露了一个庞大的、稳操胜券的计划，内容是建立一家股份公司，集中雄厚的资金，以期在营业初期便可以为每位股东赢得巨额利润。这样的股份公司眼下仅此一家，恰好又赶上游资充斥市场的时机，保险可以提高股票的价格，因此发行股票的银行一定有利可图。请想一想，这是发生在一八二六年的事。这个计划非常实惠，也非常聪明，杜·蒂耶听了不能不动心，然而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万一公司失利，会招来四面八方的唾骂，因此他建议把一个经理推到前台，明里让这位经理管理这台贸易机器。现在你们知道杜·蒂耶建立克拉帕龙银行的秘密了吧，这是他的一大创造……”

“不错，”勃龙代说，“克拉帕龙是金融责任编辑，是煽动肇事的，又是替罪羊。如今我们更厉害了，我们写上：请与某某办公室联系，某街、某号。一般人在那里只看到几个小职员，头戴绿色鸭舌帽，俏皮得象小听差。”

“纽沁根用他的全部信誉支持克拉帕龙银行。”毕西沃说，

---

① 约翰·罗创办的一家投机公司。

"在任何一个股票市场上抛出一百万克拉帕龙证券都不用担惊受怕。杜·蒂耶因而建议把他的克拉帕龙银行推到前台。建议被采纳了。在一八二五年那时候，股东还没有多少工业观念，流动资金还不为人所知！经理们发行起红利股票来一点也不缩手缩脚，他们不在银行存款，也不作任何保证。他们不屑于向股东介绍合股资金的情况，说什么向他们索要的股份不超过一千、五百甚至二百五十法郎！那时也不公布说 in aere publico①的状况不会超过七年、五年甚至三年，不用多久就会看到结果。那还是经营艺术的童年时期！甚至没有人想到利用大型商业广告来刺激公众的想象力，从所有人的腰包里掏钱……"

"到没有人愿意掏钱的时候，自然会想到的。"库蒂尔说。

"最后一点，这些企业当时还不存在竞争。"毕西沃说，"纸浆厂、花布印染厂、锌板厂、剧院、报纸还不是如今这样象猎狗见到猎物似地扑向奄奄一息的股东。好的股份生意如库蒂尔所说，虽然有人天真地公之于众，还有专家(他们是科学界的骄子！……)的报告加以说明，其实是在交易所的阴暗角落中悄悄地、不顾廉耻地进行的。金融界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好比是演奏《塞维勒的理发师》②里那首名为《谣言》的曲子，他们演奏得Piano, Piano③，造出烟幕来，让人们咬着耳朵嘀咕，说

① 拉丁文：关于公债。这里的意思是"关于公众钱财"。

②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根据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同名剧本改编的歌剧。《谣言》是第二幕中音乐教师巴西利奥唱的一首歌。

③ 意大利文：轻轻地，微弱地。(音乐术语)

生意如何好。他们对受害人即股东的盘剥只在家里、交易所里和社交场中进行，方法是巧妙地散布流言，流言越传越凶，终于汇成四位数字牌价的tutti①。"

"不过，尽管咱们是朋友，诸位可以随便说我，我还是要再谈谈这个问题。"库蒂尔说。

"你是首饰匠么，若斯先生？②"斐诺说。

"斐诺将永远是守旧派、立宪派、顽固派。"勃龙代说。

"不错，我就是首饰匠。"库蒂尔说，"为了我的利益，轻罪法庭刚刚把赛里泽判了刑。我认为新方法比起老方法来不知要少多少骗人的把戏和危险，不知要公正多少倍。有了广告，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倘若哪位股东上了当，那他一定是有意的，因为人家并没有把猫装在口袋里卖给他③。工业……"

"好哇，你也讲到工业了！"毕西沃叫起来。

"工业可以从中渔利。"库蒂尔继续说，并不理会毕西沃打断他的话，"政府如果干涉贸易，妨碍贸易自由，那它就干了一件必须付出高昂代价的蠢事，其结果不是限价，就是专卖。我以为，最符合贸易自由原则的莫过于股份公司！触动股份公司就要对资本和利息都负起责任来，这是愚蠢的。随便什么买卖，盈利和冒险都成正比！只要货币在不停地运动，它的流通采取什么方式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只要永远有固定数量的

---

① 意大利文：大合奏。

② 典出莫里哀的喜剧《医生的爱》第一幕第一场。主人要他的朋友为治小姐的病提供良方，首饰匠若斯建议为小姐买首饰珠宝，后用"你是首饰匠，若斯先生"指怀着私心提建议的人。

③ 意为"哄骗他"、"蒙住他的眼睛把货卖给他"。

富人纳税，谁有钱谁受穷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再说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形形色色的红利企业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已经时兴二十年了。英国人什么都怀疑，每届议会都要产生成千上万条法令，然而从来没有一个议员起来反对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对治疗金银满柜症最有效，而且用的是草药！”毕西沃说，“是胡萝卜！①”

“听我讲！”库蒂尔激动起来，“你有一万法郎，你向十个企业各买了一千法郎的股票。有九股都泡了汤……（事实上不可能！老百姓比任何个人都厉害，我不过这样假设），只有一股成了气候！（偶然的！同意！并非有意为之！得了！开玩笑！）这样，把财产分成十股的聪明赌客就遇上了一笔美妙的投资，和获得伏钦矿山股票的人差不多。先生们，这里没有外人，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吵吵嚷嚷的家伙都是伪君子，他们吵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又没有大吹大擂的魄力，又没有经营的手腕。证据很快就会有的。不久你们就能看见，贵族老爷、朝中权贵、部长大臣黑压压一大片涌来搞投机活动，他们的爪子比我们还会捞，他们的主意比我们的还要弯弯绕，尽管他们缺乏我们的才干。如今的时代，股东的贪婪不亚于老板的贪婪，干一桩事业需要何等的才智！创立了克拉帕龙公司，而且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的人是何等伟大的催眠师！你们知道由此应该得出的教训么？当今的时代

① 法语成语tirer une carotte（胡萝卜），意为敲诈钱财，股份公司之类专门欺骗股东，所以毕西沃想到这个成语，不过只用了半截。

并不比我们这班人好！我们生活在一个贪得无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事物的价值是毋庸考虑的，重要的是一样东西转手推出去时，能从中渔利；这东西所以能转手，是因为就贪心不足而言，认为有利可图的股东和招揽股东的老板是半斤八两！”

“了不起呀！库蒂尔他真了不起！”毕西沃对勃龙代说，“他可以以人类伟大造福者的名义要求为他塑像。”

“他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傻瓜的财产，天经地义是聪明人的金库。”勃龙代说。

“先生们，”库蒂尔说，“乐个够吧。换个地方，我们就必须正襟危坐地恭听临时规定的法令讲的那些令人尊敬的蠢话了。”

“他说得对。”勃龙代说，“先生们，现在是什么世道！只要智慧之火一点燃，临时制定的法律就把它扑灭。立法者几乎全都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他们在家乡是从报纸上研究社会；他们用国家机器来压制智慧之火，机器一爆炸，他们就哭得呼天抢地，恨得咬牙切齿！这世道就会制定税收法和刑事法！所有这些情况用一句话可以说明，你们想听吗？那就是：国家不复有宗教！”

“哈！太棒了，勃龙代！”毕西沃说，“你揭了法兰西的疮疤，这疮疤就是税收制度，它阻碍了法兰西的发展，其严重性为兵荒马乱的战祸所不及。我在部里服过七年苦役，夹在一帮布尔乔亚当中，那时有一个人，很有才能，他决心改革整个财政制度……那好，我们请他滚了蛋。倘若他改革成功，法兰

西现在也许会趾高气扬，也许会以重新征服欧洲作为消遣，所以，我们赶走他是为了各民族休养生息。本人当时用一幅漫画断送了那位拉布丹。①”

“我使用宗教这个字眼，并不是指陈腐的说教，我是从大政治家的立场上使用这个词的。”勃龙代说。

“请你解释一下。”斐诺说。

“好的。”勃龙代说，“对里昂事件，对在街上用大炮轰击共和派，街谈巷议一时沸沸扬扬，然而一直没有人讲出事情的真相。共和派利用了骚乱，就和造反的人要掌握武器一样是明摆着的。我把真相告诉你们，听起来可能又古怪又深奥。里昂的商业是不讲感情的商业，除非事先订货并且保证付款，否则一码绸布都不给你织。一没有订货，工人就挨饿，即使有活干，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简直连苦役犯也不如。七月革命以后，日子困苦到了极点，丝绸工人举起了大旗：‘没有面包毋宁死！’对这样的呼声，政府理应加以研究，这是里昂生活费用昂贵造成的。里昂市计划修建许多剧院，成为一座大都市，故而横征暴敛。共和派嗅到了为面包铤而走险的气氛，把丝绸工人组织起来，工人们便以双重姿态②投入了战斗，因此才有里昂三日③。可是一切都终于重归旧秩序，丝绸工人又住回贫民

① 参见《公务员》——作者原注。

② “双重姿态”的含义不明确，可能是说一方面抱着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又知道很可能失败。

③ 里昂三日指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即里昂工人起义后，在驻军撤离和成立临时政府以前的三天。临时政府于十二月三日被消灭，起义宣告失败。

窟。本来丝绸工人一直是诚实清白的，你称给他们多少捆生丝，他们就织成多少绸交给你。现在他们想，他们被商人坑骗了，于是他们抛掉了诚实清白，他们在手指上蘸上油，仍旧是收多少丝，交多少绸，但是他们卖出的绸布的重量是以油来表示的[1]。法国的丝绸因此有了'油绸'的丑名，这样下去很可能招致里昂的毁灭，招致法国整整一个商业部门的毁灭。工厂主和政府本应该去消除病痛的根源，他们却用烈性药把病痛硬压下去。本应该派一个能人，一个象泰雷神甫[2]那样的被称为不道德的人到里昂去，而他们却动用了武力！由于这次动乱，那不勒斯绸涨到四十苏一码，现在这些绸布大概都已经售完了；工厂主也一定想出了控制生产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我也说不清。缺乏远见的生产体系出现在法国并不奇怪，这个国家一位伟大的公民理查-勒努瓦[3]曾在没有订货的情况下雇用了六千工人干活，给他们饭吃，可是他碰到了一些愚蠢的大臣，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一八一四年纺织品价格的改革中倒下去，落得倾家荡产。他是法国历史上唯一值得树碑立传的商人。现在倒是有人为他募捐，可是没有人认捐，与此同时，富瓦将军[4]的子女却得到了一百万法郎的捐款。里昂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它了解法兰西，这个国家没有丝毫宗教感

---

① 就是说，卖多少绸布，里面就掺了多少油。

② 泰雷神甫（1715—1778），曾任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

③ 理查-勒努瓦（1765—1839），法国企业家，法国现代纺织业的奠基人。

④ 富瓦将军（1775—1825），复辟时代的自由派政治家。

情。理查-勒努瓦的遭遇正属于富歇[1]所说的那种比罪行还严重的错误。”

“做买卖的方法多少有点江湖术士的味道。”库蒂尔说，又回到他被打断的话题上，“江湖术士这个词现在变得平淡了，意思介乎公正与不公正之间，因为我可以问：从什么地方开始算是跑江湖？又到哪里为止？究竟什么叫跑江湖？够朋友的请告诉我谁个不是江湖术士？说呀？凭良心说，江湖术士是最宝贵的社会成分！说做买卖是头天晚上办货，第二天白天就卖，那是胡扯！连一个卖火柴的小贩也懂得囤积的道理。囤积商品的观念，圣德尼街上号称最清白的店家有，投机商中号称最胆大妄为的人物也有。货栈堆满了，就要推销，要推销，就必须鼓动买主，中世纪的招牌和今天的商品说明书盖出于此！在推销和硬塞之间我实在看不出有丝毫区别。商人买进残次商品，这是可能发生，理应发生，事实上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卖主总是哄骗买主。这个嘛，你们可以去问问巴黎最诚实的人，就是那些大字号的老板罢……每个人都会向你津津有味地介绍他想出什么办法，把别人卖给他的劣等货脱手卖出去。著名的米纳尔公司就是靠卖劣等货起家的。圣德尼街卖给你的只能是沾了油污的袍子，他们专干这种勾当。最高尚的买卖人也会以最坦诚的态度对你说出这句最缺德的话：‘买

---

[1]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据说当吉安公爵被拿破仑枪决后，他曾说“这比罪行还严重，这是错误”，因为错误在政治家来说是失败。然而也有人说此话出自塔莱朗之口，而圣勃夫认为这是德·提歇尔特说的。

卖臭，快脱手。'刚才勃龙代向你们讲了里昂事件的本末，现在我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我理论的说明。有一位织工，很有抱负，但是太爱他的妻子，因而必须养活一大群子女。他信仰共和国，买进一批红色羊毛，织成大量毛线鸭舌帽。这种帽子巴黎街头的顽童曾经每人一顶，你们想必都见过。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等会儿就可以知道了。共和国失败了，圣梅丽事件①后，毛线鸭舌帽滞销了。一个工人，望着妻子儿女和一万顶哪家帽店都不收的红色毛线鸭舌帽，他伤的脑筋之多不亚于发现向不可靠的企业投资了一千万股票的银行家。你们知道这个工人，这个贫民区的罗、这个织帽子的纽沁根想出了什么办法？他到小酒店拉了一个浪荡鬼，就是那种在关卡②附近的乡村舞会上捉弄警察的家伙，他请这个浪荡鬼装扮成住在默里斯旅社的一个做买卖的美国船长，叫他到一家阔气的帽店去，在这家帽店的货架上还剩一顶红色毛线鸭舌帽。这家伙跑到帽店，说他想买一万顶这样的帽子。帽店老板觉察到有希望与美国做大买卖，便立刻赶到织工家，掏出现金把那一万顶帽子全包下了。结局如何你们都明白：美国船长不见了，鸭舌帽堆积如山。不过，若因为买卖中有这一类小毛病便指责贸易自由，那无异于以某些罪恶未受惩罚为借口指责司法部门，以社会造成某些苦难为理由谴责社会未能组织得尽如人意。从鸭舌

---

①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至六日，共和党人举行起义，在圣梅丽修道院街进行街垒战。

② 当时巴黎通往郊区的许多路上设有关卡，既是税收机关，又是治安机关。

帽、圣德尼街到股票、银行，结论诸位自己下吧！”

“库蒂尔，奖你一顶花冠！”勃龙代一边说，一边把餐巾拧成一个圈套在库蒂尔头上，“先生们，我还想更深入地谈一谈。而今的理论固然有缺陷，但是毛病出在哪儿呢？毛病来自法律！来自整个法律体制！来自立法者！从外省派来的那些小县城的大人物，他们满脑袋装的是道德观念。倘若不同司法发生冲突，这些观念对日常生活是必需的。然而一旦这些观念阻止一个人发展到立法者应该具有的高度，就会显得愚蠢不堪。法律尽可以禁止情欲的这种或那种表现（赌博、彩票、妓女，等等，随你们说吧），但是法律永远消灭不了情欲本身。消灭情欲，就是消灭社会，因为情欲即便不由社会产生，也为社会所推动。赌博的欲望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姑娘也好，外省人也好，外交官也好，无一例外，因为大家都希望得到飞来之财。你用种种限制禁赌，那么赌博的愿望就会立刻从别的方面表现出来。你愚蠢地取缔彩票，厨娘们并不因此就少揩主人家的油，她们把揩来的油水存到储蓄所，不是四十个苏，而是二百五十法郎，因为工业股票、合资经营的股份这些都变成了彩票，变成了没有赌桌的赌场，搂钱的耙子是无形的，牌局是算计好了的。赌场关门了，彩票取缔了，那帮白痴便弹冠相庆：法兰西变得高尚了，他们以为已经把赌棍一扫而光，殊不知赌博一直在进行！所不同的只是收入不再归国家，叫人讨厌的捐税代替了人家欢欢喜喜交纳的捐税。自杀事件也并未减少，因为赌棍是从不自杀的，自杀的都是他们的受害者。法国流到国外的资金，还有法兰克福彩票暂且不提了。国民议会立

法，贩卖法兰克福彩票的人以死罪论处，其实做这桩生意的正是检查官和同业工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立法者蠢猪式博爱论的真正内容。鼓励储蓄是一项十分愚蠢的政策。我们可以设想，人们一旦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安情绪，政府的政策就会造成为钱排长队，就象大革命时出现面包队一样。有多少人上储蓄所，就会有多少起骚乱。不论哪个角落里有三个青年举起一面大旗，革命就会爆发。话说回来，这固然是很大的危险，然而比起人民道德的败坏来，我觉得又不足挂齿了。每一个储蓄所使人们感染上利息造成的恶习，害得许多人暗地里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无论是教育还是理智都遏制不住。这就是博爱论带来的恶果。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是恶棍的集中体现，否则社会就甭想治理好。正人君子式的政治家就如一架有感觉的蒸汽机，或者好比一边掌舵，一边谈情说爱的舵手，非把船弄沉不可。拿国家一亿法郎中饱私囊，同时把法国治理得蒸蒸日上的首相难道不比靠国家的钱才得以下葬但却把国家整得千疮百孔的首相更受欢迎么？一边是黎塞留、马扎兰、波将金① 这三个时代不同却同样有三亿法郎财产的政治家，一边是既没有从指券② 中渔利，也没有染指没收的贵族和教会财产的高尚的罗贝尔·兰代③，或者是那些断送了路

---

① 黎塞留（1585—1642），法国大主教，路易十三时任首相。马扎兰（1602—1661），法国大主教，黎塞留死后继任首相。波将金（1739—1791），俄国元帅，政治家。

② 指券，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有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作为通货使用。

③ 罗贝尔·兰代（1746—1825），法国执政府时代的财政部长。

易十六的高尚的白痴，孰去孰从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么？你继续讲吧，毕西沃。”

“我不准备向你们解释纽沁根用金融家的才干建立起来的工业股份公司的性质，”毕西沃说，“这有诸多不便之处，更何况这家公司还存在，交易所还挂着它股票的价格。公司的计划切实可行，它的目标是长期有效的，所以股票初创经圣上钦准，当时票面价格是一千法郎，虽然曾经一度下跌到三百法郎，可是后来又回升到七百法郎，这中间尽管历经一八二七、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二年的社会风暴，却终于恢复了票面价格。一八二七年的金融危机曾经使公司的股票贬值，七月革命后它曾变得一文不值，但是由于公司的生意有可靠的市场（纽沁根不会搞亏本的买卖的），所以股票的价格就有了保证。总之，有好几家大银行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因此讲得再详细一点就要失礼了。公司的资本号称一千万，实际上是七百万，其中三百万为创办人和发行股票的银行家所有。一切都经过周密的策划，头六个月便用假分红的办法使每股股票赚进二百法郎。这样，一千万法郎有二成利，杜·蒂耶得到的利息是五十万法郎。这在金融界的术语中称为给大肚汉的礼品！纽沁根用一块印刷石板和五分之一令的粉红色纸赚进了几百万，他用这些漂亮的股票去投资，股票小心地收藏在办公室里。实际出资的股票用来创办企业，他买了一幢大厦，开张营业。纽沁根还握有说不清在哪儿的一座铅银矿、一座煤矿和两条运河的股票，都是从资本提成的红利股，因为这四个项目的经营活动全面展开，又具有先进的设备和良好的声誉，离不开他的

创业之功。如果股票看涨，纽沁根可以指望捞到贴水，然而他却不计算贴水，让贴水浮在水面上，好吸引鱼儿上钩！他象拿破仑集中兵力那样把全部证券集中起来，以便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并在一八二六和一八二七年彻底改变欧洲证券市场面貌的危机中进行第三次清理。倘若纽沁根也有他的瓦格拉姆亲王，他也会站在桑东①山顶上说：'仔细研究这个市场，某日、某时，会有大批资金涌入！'可是，这样的话他对谁说呢？杜·蒂耶倒是他的同谋，然而是不自觉的，自己还蒙在鼓里。我们这位实力雄厚的男爵从头两次清理中懂得，必须笼络一个人，叫这个人象活塞那样去对付债权人。纽沁根没有侄甥，也不敢收纳心腹。他需要一个人，象克拉帕龙一样忠心耿耿，但必须有头脑，有风度，是真正的外交家，一个有资格当大臣，也有资格为他效劳的人。这样的人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半载能找到的。就在那时，拉斯蒂涅被男爵的甜言蜜语哄得迷迷糊糊，以为自己简直就是那位西班牙亲王，既得国王宠信，又为王后垂青②，以为纽沁根已成为他指掌间一个有价值的玩物。他讥讪纽沁根，很长时间里不了解纽沁根的才识。但是，当他在纽沁根身上发现了他本来自以为独具的能力时，他对纽沁根就刮目相看了。拉斯蒂涅到巴黎后不久便学会了对整个社会抱着鄙夷的态度。一八二〇年以后，他和纽沁根一样，认为诚实不过是虚假的外表，人世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污秽与欺骗的结合。他承认有例外，但他厌恶整体；他不相信有道

① 奥斯特利茨村附近的高地。

② 指一七九二年至一八〇八年的西班牙首相戈杜瓦。

德，只相信有在一定情势中讲道德的人。这种信念是他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山坡上那一时刻的产物。那天他把但斐纳的父亲送到这里。那老头老实得可怜，被我们的社会哄骗了，也被他自己真实的感情哄骗了；被女儿抛弃了，也被女婿抛弃了。他死了。拉斯蒂涅那时便立下了玩世的决心，同时他又决计披上高尚正直的品质和漂亮风度的外衣在这世界上立住脚。这位青年贵族从头到脚披上了自私的盔甲，当他发现纽沁根有同样的披挂时心里便生出敬重之情。中世纪的比武场上，一个从头到脚裹着盔甲、骑着骏马的骑士对披着同样的甲胄，跨着同样战马的对手便怀着这样的感情。话虽如此，当拉斯蒂涅沉醉于温柔之乡时，他的心肠又软下来。纽沁根夫人这样的女子，她们的友情是能够叫人丢掉一切私心的。但斐纳头一次表示爱情便碰到了已故的玛赛这架伯明翰出产的机器①，被他玩弄了，因此对拉斯蒂涅这个充满了宗教感情的外省青年，她自然怀着无限的眷念之情。她的柔情蜜意打动了拉斯蒂涅。纽沁根象所有的老板对待手下干活的人一样，把鞍辔架在拉斯蒂涅身上的时候，他正在考虑进行第三次清理。也许他认为对亲近者应该如此，也许是作为一种报偿，他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拉斯蒂涅，并向他提出，他可以当他的同伙。男爵觉得让老婆的情人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很危险的。拉斯蒂涅则真的以为男爵遭了灾，纽沁根还让他感觉到只有他可以解救这家银行。可是，线团上线缠多了就难免要打结。拉斯

① 德·玛赛是《人间喜剧》中英国爵士杜德莱的私生子，故称之为“伯明翰的机器”。

蒂涅为但斐纳的财产担忧，他认为但斐纳应该独立，要求纽沁根和她把财产分开。同时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叫但斐纳的财产增加两倍，以报答她的恩爱。由于拉斯蒂涅只字未提他自己，纽沁根便恳求他在大功告成之际接受二十五股每股一千法郎的铅银矿股票，拉斯蒂涅收下了这笔馈赠，以免纽沁根难堪！咱们这位朋友劝玛尔维娜结婚的那个晚上，正是纽沁根反复启发拉斯蒂涅的第二天。拉斯蒂涅看见千百个幸福家庭在巴黎街上来来往往，他们以为自己的财产万无一失，如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阿尔德里热一家、哀格勒蒙一家，他就有如一个年轻的将军头一次检阅出征的军队，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伊索尔和戈德弗鲁瓦这两个年轻人还在谈情说爱，他们不就象在岩石下会面的阿客斯和伽拉忒亚，巨人波吕斐摩斯就要把山崖推倒压在他们身上吗？①……"

"毕西沃这猢狲还真有点天才。"勃龙代说。

"哈！如此说来，我不装腔作势了。"毕西沃说。他感到自己讲得很成功，颇有些沾沾自喜，他朝席间几位惊叹不已的听众扫了一眼，停顿了片刻，又说："两个月里，戈德弗鲁瓦尽情地享受一个即将成家的男人的小乐趣。在这种时刻，青年男女就象春天筑巢的鸟，飞来飞去地寻找柔软的草，用嘴衔回去，垫在准备孵化小鸟的窝里。伊索尔的未婚夫用一千埃居在木板街租赁了一幢小楼，舒适方便，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

① 据希腊神话，巨人波吕斐摩斯爱上水仙伽拉忒亚，但伽拉忒亚却爱上了牧羊人阿客斯。阿客斯和伽拉忒亚在岩石下会面，被波吕斐摩斯发现，他推倒岩石，将阿客斯压死。

他每天早上去看工人干活，注意检查油漆的质量。他把舒适这个唯一可宝贵的英国货搬进了小楼：安装了暖气，使房间里保持恒温；家具经过精心挑选，既不过分刺眼，也不过分雕琢；房间里色调清新，看上去很柔和；每一扇窗户都装上里外两道帘子；此外还购置了银餐具和崭新的马车。马厩、马具间和车库整修一新。托比、乔比、帕迪听说家里将要有女人，而且还有一位 lady ①，显得兴高采烈，在车库里上窜下跳，手舞足蹈，活象一只挣脱了锁链的旱獭。一个筹办婚事的男人，到处挑选挂钟，口袋里塞满各种料子的样品去见未婚妻，征求她对布置卧室的意见，当爱情激励他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跑时，他就毅然地不辞辛苦、东奔西跑，这时候他的激情是可以叫老实人，特别是那些供应商兴奋之至的。一个二十七岁的英俊后生和一个二十岁的、会跳舞的绝代佳人结为伉俪，是世界上最令人高兴的事，而戈德弗鲁瓦却为送给新娘的礼物一愁莫展，所以他决定请拉斯蒂涅和纽沁根太太吃饭，征求他们对这件大事的高见。他灵机一动，想到可以把表姐夫哀格勒蒙和表姐，还有赛里齐夫人一同请来。上流社会的女人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偶尔到青年男子家里作客，以求消闲解闷的。"

"那是她们逃学的地方。"勃龙代说。

"人家总要来看看未来的小夫妻在木板街的小公馆吧。"毕西沃说，"女人们喜欢这种活动，就象怪物喜欢吃新鲜肉一样。她们借年轻人的欢乐，恢复自己的青春，因为年轻人的欢乐还没有遭到骄奢淫逸生活的摧残。餐桌摆在小客厅里。为

① 英文：夫人。

了庆祝从此埋葬了单身汉的生活，小客厅布置得象仪仗马一般华贵。午餐从饭店包订，特地点了几样精细的菜肴，都是女人上午欢喜吃的、啃的、呷的。上午是女人胃口好得吓人的时候，不过她们不肯承认，因为她们假如在上午说：'我饿了！'那就好象很丢面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戈德弗鲁瓦见拉斯蒂涅独自前来，便问他。'纽沁根夫人心情不好。呆会儿我再细说。'拉斯蒂涅回答，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气。'吵架了？……'戈德弗鲁瓦大声问。'没有。'拉斯蒂涅说。下午四点，女人们都飞到布洛涅森林去了，拉斯蒂涅独自留在客厅里。他伫立在窗口，忧郁地望着托比、乔比、帕迪。帕迪象拿破仑似的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威风凛凛地站在已经套好车的马面前，他只能用他尖嫩的吆喝声指挥那匹马，而那牲口竟对乔比、托比俯首帖耳。'喂，你怎么啦，老朋友？'戈德弗鲁瓦对拉斯蒂涅说，'你脸色好难看，你心神不定，高兴的模样是装出来的。得不到完美的幸福你一定很苦恼。不能同心爱的人到市政府和教堂正式结婚，这确实叫人伤心。''我要对你讲的事，老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听，不知道你是否能想到，我对一个人的友情需要有多深才能明知有罪，也要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拉斯蒂涅说话的语气叫戈德弗鲁瓦感到仿佛挨了一鞭子。'什么事？'他说，脸色变得惨白。'我看到你高兴，感到很难过，看到一切都准备好了，家里喜气洋洋的，我又不忍心把这件秘密瞒着你们。''请简单些。''你得以名誉起誓，对这件事你缄口不言象座坟墓。''象座坟墓。''如果这秘密牵涉到你的亲朋好友，你不会告诉他们。''不会。''那你听我说。纽沁根昨天晚

上到布鲁塞尔去了。如果不能进行清理，那就要宣告破产了。但斐纳今天上午刚刚向法院递了财产分割的呈子。不过你还来得及挽救你的财产。'‘怎么挽救?’戈德弗鲁瓦说，他感到血液都在血管里凝固了。‘只需要写一封信给纽沁根，用半个月前的日期，要求把你的全部存款兑换成股票(拉斯蒂涅叫他要克拉帕龙公司的股票)，在半个月，一个月，也许三个月内，你还能按比现在高的牌价把股票卖掉，还能有一点赚头。’‘可是哀格勒蒙刚才还同我们一起吃饭，他在纽沁根那里有一百万呢。’‘听着。我不知道纽沁根是否有足够的股票来还他；再说，我不是哀格勒蒙的朋友，我不能泄露纽沁根的秘密，你也不能对哀格勒蒙讲，你要讲出一个字，后果由你承担。’戈德弗鲁瓦纹丝不动地呆着，足足呆了十分钟。‘你同意吗?写还是不写?’拉斯蒂涅冷酷地说。戈德弗鲁瓦取出笔墨，照拉斯蒂涅的口述写了一封信，签上了名字。‘可怜的表哥!’他叫道。‘各人自扫门前雪吧。’拉斯蒂涅说。‘又哄住了一个!’他离开戈德弗鲁瓦时又暗自说了一句。当拉斯蒂涅在巴黎四处活动时，交易所里是怎样一副景象你们不难想象。我有一个外省来的朋友，呆头呆脑的，下午四、五点钟走过交易所时他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聊天，他们涌过来涌过去，彼此有什么好说的，国家证券的价格早已敲定，他们还在这里游荡什么。‘朋友，’我对他说，‘他们吃饱了饭，到这里来消食。消食的当儿，他们就动脑筋给邻居编派一些坏话。没有这一摊子，巴黎的商业就没有保障。生意都是从这里做大的。这里有这么一个人，比如说帕尔马吧，他的权威相当于王家科学院的西纳

尔①，他说：要做投机生意，于是投机生意就做起来了。'"

"先生们，这个犹太人真是个人物。"勃龙代说，"他受的教育不是大学的，而是大千世界的。而且，他的渊博并不妨碍他深刻；他懂什么就懂得很彻底；他天生具有做生意的才干。他是控制着巴黎市场的那些投机商的掌玺官，不经他考察，他们一桩生意也不做。他不苟言笑，聆听着，研究着，思考着，你同他谈话，见他全神贯注，以为他上钩了，不料他却说：'这对我不合适。'最不寻常的事，在我看来，是他和韦布律斯特已经是十年的搭档，两人的关系中居然从未出现过阴影。"

"这只有在最强的人之间和最弱的人之间才能办到。介乎二者之间的中不溜的人总要争争吵吵，并且很快便分道扬镳成为仇人。"库蒂尔说。

"你们知道，"毕西沃说，"纽沁根老谋深算，早就巧妙地散布了消息。到四点钟左右，这消息在交易所大厅里就象一颗炮弹一样炸开了。'有一条严重的消息你听说了吗？'杜·蒂耶把韦布律斯特拉到角落里对他说，'纽沁根跑到布鲁塞尔去了，他老婆已经向法院提出财产分离的要求。''他搞清理你是不是同谋？'韦布律斯特微笑着说。'别开玩笑，韦布律斯特。'杜·蒂耶对他说，'持有他的证券的人你都认识，听我说，你我可以联合做笔生意。我那家新公司的股票行市上涨二成，三个月内可望上涨二五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可以分到可观的股息。''别鬼头鬼脑的。'韦布律斯特说，'讲吧，讲下去。

① 西纳尔是巴尔扎克小说虚构的人物。

你这魔鬼的爪子又长又尖，可偏偏用来抓牛油。’‘你听我讲嘛，否则我们就来不及行动了。刚才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才想出这个主意的。我亲眼看见纽沁根夫人哭得泪人儿似的，她害怕自己的财产丢了。’‘可怜的女人！’韦布律斯特带着讥讽的表情说。‘还有呢？’这位过去住在阿尔萨斯的犹太人见杜·蒂耶不说话了，便追问他。‘还有，我这里有一千法郎的股票一千股，是纽沁根交给我抛出的，你懂了吗？’‘懂！’‘我们照九折或八折吃进一百万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从这一百万证券可以赚到一大笔差额，因为我们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我们把水搅混就可以摸鱼！不过我们得小心，持券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为纽沁根干的。’韦布律斯特明白了杜·蒂耶的鬼花样，他握住杜·蒂耶的手，向他望了一眼，那是女人要同女邻居开玩笑时才有的目光。‘喂，你们听说了吗？’马丹·法莱克斯对他们说，‘纽沁根银行拒付了。’‘嘘！’韦布律斯特回答，‘别散布这个消息，让持有他的证券的人继续做他们的买卖。’‘你们了解灾祸的底细么？……’克拉帕龙插进来说。‘你呀，你什么也不懂。’杜·蒂耶对他说，‘什么灾祸也不会有，只会有全部支付。纽沁根的买卖会重新开张的，只要他愿意，我就可以向他提供资金。我清楚他拒付的原因：他的资金全都花在墨西哥了；他从墨西哥运回金属材料，有西班牙大炮，这些大炮铸造得太糟糕，简直能从里面掏出金子来，还有教堂的大钟、金银器皿，总之是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王朝的全部残骸。这样，资金回笼就慢了。亲爱的男爵银根有点紧，如此而已。’‘这是真的。’韦布律斯特说，‘我愿意用八折贴现买进他的股

票。'纽沁根银行停止支付的消息象一颗火星落到草堆上，迅速蔓延开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鉴于头两次清理的经验，大家都对纽沁根银行抱有信心，都抓住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不放。'必须请帕尔马助我们一臂之力。'韦布律斯特说。纽沁根银行的证券吃进最多的是凯勒兄弟，而帕尔马则是凯勒家奉若神明的权威。帕尔马只消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韦布律斯特说动了帕尔马，他答应敲一下警钟。第二天，交易所里人心惶惶。凯勒听从了帕尔马的劝告，以九折出让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他们在交易所立刻受到效法，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极精明的。泰伊番以八折抛出三十三万法郎的证券，马丹·法莱克斯以八五折抛出二十万。只有羊腿子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他火上加油，使惶恐的气氛越发剧烈，他的目的是乘机吃进一些，然后倒手出让给韦布律斯特，从中赚到百分之二、三的利。他发现玛蒂法呆在交易所的一个角落里，这个可怜虫在纽沁根银行有三十万法郎存款。药店老板面无血色，形容憔悴，他见到可怕的羊腿子竟禁不住地哆嗦起来。羊腿子是他住过的街区的贴现商，出现在他面前是要把他劈成两半。'坏啦，祸从天降，纽沁根银行处理①了。好在与你无关，玛蒂法老爹，你早已脱开干系了。''哪里，你错了，羊腿子，我有三十万法郎陷进去了，那是我准备做西班牙公债生意的钱。''要是那样，你这笔钱反倒算得救了，不然的话，会被西班牙公债吃得一个子儿也不剩的。纽沁根银行的这笔钱我愿意

① 金融界的暗语，"清理"之意。

替你贴一点，比如，打对折让给我。'‘那我不如等清理呢。'玛蒂法说，‘还没听说过哪家银行清理低于五折的。唉！亏损不超过一成还凑合。'从前的药店老板说。‘那么，八五折怎么样？'羊腿子说。‘你倒怪性急的。'玛蒂法说。‘再见吧。'羊腿子说。‘八八折干不干？'‘好吧。'羊腿子说。到那天晚上，杜·蒂耶他们共吃进了二百万法郎的证券，由杜·蒂耶为三个临时的搭档向纽沁根银行做了帐。第二天，三个人都领取了差额款。再说头一天，漂亮小巧的老太太阿尔德里热男爵夫人正与两位千金和戈德弗鲁瓦在吃饭，拉斯蒂涅来了，一副外交家的神气，谈话便转到这场金融危机上来。纽沁根男爵对阿尔德里热一家有强烈的感情，他作出安排，万一出现不测，他就用最好的证券也就是铅银矿的股票支付男爵夫人。不过，为了确定男爵夫人的态度，必须由夫人自己出面要求这样处理她的存款。‘可怜的纽沁根，'男爵夫人说，‘他出了什么事？'‘他目前在比利时，他夫人要求财产分立；不过他正在向几家银行寻求财源。'‘天哪，这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男人！亲爱的拉斯蒂涅先生，你同他家关系那么密切，心里一定很难过。'‘如果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人都能平安无事，那么他的朋友日后肯定会得到补偿的。他能够摆脱困境，他是个能干人。'‘更是个老实人。'男爵夫人说。一个月后，纽沁根银行开始清理欠债，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一封信，要求将存款买成指定的股票。其他银行方面，手续也很简单，只需要将纽沁根银行的股票兑换成行市看涨的股票。正当杜·蒂耶、韦布律斯特、克拉帕龙、羊腿子等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从国外以百分之一的

差额吃进纽沁根银行的证券时——因为他们把纽沁根的证券兑换成看涨股票时又可以赚一笔，巴黎证券市场上谣言四起，越传越凶，因为现在谁都不用担心了。人人都在议论纽心根，人人都在研究他，批评他，编派着诽谤他！他那样的奢侈！他那些企业！一个人象他那样干，是非垮台不可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在抨击纽沁根的tutti① 进入高潮时，有人惊讶地收到他们在日内瓦、巴塞尔、米兰、那不勒斯、热那亚、马赛、伦敦的往来客户的函件，客户们不无惊奇地指出，对纽沁根的证券，有人愿意奉送百分之一的差额，而他们却通知客户纽沁根已经破产。'这里面一定有鬼。'投机商们说。法院已经宣判纽沁根夫妇财产分立。不久，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据报载，纽沁根男爵先生已经返回巴黎，他到比利时是为了与一位知名企业家商谈一座旧煤矿的开采问题，就是博絮森林的那座矿井，当时煤矿的经营已陷入困境。男爵在交易所重新露面，不过他并不去澄清关于他的银行的种种流言蜚语，他不屑借报纸的声明讲话。他花了二百万法郎在巴黎近郊买了一份壮观的房地产。六个星期之后，波尔多的报纸披露，两艘纽沁根银行租用的货船已经进入河口，船上满载价值七百万法郎的金属材料。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和杜·蒂耶到这时才如梦方醒，原来这又是纽沁根设下的圈套。不过，终于恍然大悟的也只有他们三个人。这三个小学生仔细研究了这场金融闹剧的演出，发现它竟然早在十一个月前就开始酝酿了，因此他们宣

① 见本书第545页注①。

布，纽沁根不愧是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拉斯蒂涅于此道一窍不通，不过他也赚了四十万法郎，这是纽沁根让他从巴黎的绵羊身上拔的毛。这笔钱他给两个妹妹做了陪嫁。哀格勒蒙从表弟博德诺那里得到消息，便去求拉斯蒂涅把他的一百万存款买成运河股票，办成之后，拉斯蒂涅可以有百分之十的回扣。这条运河至今尚未完工，因为纽沁根在运河的开凿问题上着实愚弄了政府，使得那些享受开凿权益的人认为迟迟不竣工对自己反而有利。夏尔·葛朗台也央求但斐纳的情夫为他把存款折换成股票。总之，十天时间里，拉斯蒂涅扮演了罗的角色，许多美丽的公爵夫人都向他要股票。如今这年轻人每年大概有四万法郎的收入，来源是铅银矿的股票。"

"既然大家都赚了，那么谁又亏了呢？"斐诺问。

"这便是故事的尾声。"毕西沃说，"哀格勒蒙侯爵和博德诺把存款换成股票，几个月后便分得了假股息，尝到了甜头，因此他们便抱住股票不放（我以他们为例，别人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的本金增加了百分之三。他们对纽沁根大唱赞歌，就在有人怀疑纽沁根会停止支付时，他们也为他辩护。戈德弗鲁瓦终于和意中人伊索尔完了婚，并且获得十万法郎矿山股票。婚礼那天，纽沁根在家里举办了一场舞会，其规模之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斐纳赠给新娘一串美丽的红宝石项链。伊索尔翩翩起舞，这回不是作为姑娘而是以幸福的少妇的身分跳舞了。小巧的男爵夫人看上去越发象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你可曾在巴塞罗那见过？》中的女人玛尔维娜从杜·蒂耶嘴里听到冷冰冰的劝告，叫她嫁给德罗什。德罗什受到纽沁根和拉斯蒂

涅的鼓励，准备商谈一下婚姻中的实际问题，可是一听说陪嫁用矿山股票代替，他便中断了谈话，又回到玛蒂法家。然而到了觅午街，律师又碰到了该死的运河股票，那是羊腿子拒付现金，硬塞给玛蒂法的。你们看，德罗什在他希望得到的两笔陪嫁上都撞上了纽沁根的耙子。没过多久，大难就临头了。克拉帕龙公司生意做得太大，资金发生梗阻，尽管买卖依旧兴隆，却停止兑现利息和支付股息。祸不单行，一八二七年偏偏又是个多事之秋。到了一八二九年，克拉帕龙名声太臭，继续当两位巨人的傀儡已经不合适，终于从基座上栽下来。股票从一千二百五十法郎跌到四百法郎，尽管实际上可以值到六百法郎。纽沁根自然洞悉股票的实际价格，于是他又买进。小巧的阿尔德里热男爵夫人早已卖掉了矿山股票，因为一分一厘的股息也拿不到。基于同样的理由，戈德弗鲁瓦也卖掉了老婆的股票。他和男爵夫人一样，把矿山股票换成了克拉帕龙公司股票。可是他们债台高筑，因此又不得不在行市最低时把克拉帕龙公司的股票卖掉。他们原有七十万法郎，现在只剩下二十三万了。他们清理了账目，剩下的钱小心谨慎地照七十五法郎的价格买了三厘公债。戈德弗鲁瓦过去是那么快活，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现在却背上了一个愚蠢的不能忍受逆境的老婆，结婚刚到半年，他就发现心爱的女人是个傻瓜。更有甚者，他必须负担一个吃不上面包还总惦着梳妆打扮的丈母娘；为了生活，两个家庭不得不合在一起过。戈德弗鲁瓦思量在财政部谋一个薪俸一千埃居的职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央告几个已经冷淡下来的老关系为他活动。朋友么？……

到温泉去休养了。亲戚么?……万分惊异,口中应道:'你是怎么搞的,亲爱的,不过交给我好了!可怜的孩子!'可是一刻钟以后便把这事抛到了脑后。博德诺的职位还是靠纽沁根和旺德奈斯的关系才弄到的。这几位又可敬又可怜的人如今搬到了塔博尔山街,住在一幢楼房加层上面的四楼上。阿道菲斯第四代明珠玛尔维娜现在两手空空,她给人教钢琴课,以免成为妹夫的负担。她又黑,又高,又瘦,又干,俨然是从帕萨拉卡①家里逃出来的木乃伊,在巴黎满街乱跑。一八三〇年,博德诺丢了官,夫人又为他添了第四个宝贝。主人家有八口,仆人有两口(维尔特和妻子!),而钱呢,一年八千利勿尔。如今矿山股票的利息相当可观,一千法郎股票就有一千法郎的入息。是拉斯蒂涅和纽沁根夫人买进了戈德弗鲁瓦和男爵夫人的矿山股票。七月革命后,纽沁根被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荣获荣誉勋位勋章。尽管从一八三〇以后他没有再进行清理,然而据说他现在已拥有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法郎的财富。他对七月敕令②看得很准,因此他花掉全部资金,在三厘公债跌到四十五法郎时大胆买进,他向朝廷表示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片忠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串通杜·蒂耶,吞没了菲利浦·勃里杜这个大怪物的三百万法郎!不久前,男爵到布洛涅森林去,路上经过里沃利街,他看见阿尔德里热男爵夫

① 帕萨拉卡,法国考古学家。

② 七月敕令,一八三〇年七月法王查理十世颁布的敕令,内容有封闭报纸、解散议会,改变选举法等,敕令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成为七月革命的导火线。

人正在街廊下。小老太婆戴着绿面粉红里的帽子，穿着花裙子，披着纱布，总之，她永远象，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象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因为她过去不明白家境何以殷实，现在也不明白何以会穷困潦倒。她斜倚着可怜的玛尔维娜，就英勇献身而言，玛尔维娜是堪称楷模的。玛尔维娜看上去象是老妈妈，而男爵夫人反倒象是年轻的女儿。维尔特跟在她们后面，手里抓着伞。'则（这）就丝（是）那些我无法叫她们发财的笨炭（蛋）。'男爵对同他一块散步的库安泰先生说，这位先生是一位阁员，'党派之争已经过去，你再给可怜的博德诺安排个位置吧。'由于纽沁根的关照，博德诺回到了财政部。阿尔德里热一家对纽沁根感恩戴德，把他看作大英雄，因为他每次举办舞会都忘不了邀请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和两位千金。纽沁根是怎样三次有计划地神不知鬼不觉地盗窃公众的财富，而且尽管他不愿意，却叫公众发了财的，世界上谁也说不清。对谁来说，他都是无可指责的。倘若有人说金融界是经常发生杀人越货的地方，那是最恶毒的诽谤。票据诚然看涨看跌，证券价格诚然有增有减，然而这样的潮起潮落是自然的，是大气运动的结果，并且和月亮的作用有关。伟大的阿拉戈①不曾对这个重要现象提出科学的理论，这实在是罪过。从这一切无非得出一条关于金钱的真理，这条真理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未见记载……”

“什么真理？”

---

① 阿拉戈（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

"债务人比债权人更强大。"

"哈！"勃龙代说，"要我看，我们刚才讲的这许多都可以借用孟德斯鸠概括《法意》的一句话来说明。"

"什么话？"斐诺问。

"法律是蜘蛛网，大苍蝇穿网而过，小苍蝇落于网中。"

"那你说怎么办？"斐诺问勃龙代。

"我主张专制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镇压思想反对法律的一切活动。是的，专制能够帮助法制拯救人民，因为宽恕的权利是单方面的：国王可以特赦一个招摇撞骗的破落户，但对受骗上当的人却没有任何帮助。法制毁掉了现代社会。"

"应该把这些告诉选民！"毕西沃说。

"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谁？"

"时间。德·莱昂大主教①说得好：倘若自由是古老的，那么王政是永恒的。一切思想健全的民族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回到君主政体。"

"听，隔壁有人。"斐诺说，他听见我们走出房间。

"隔墙总是有耳的。"毕西沃说，他大概醉了。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于巴黎

罗 芃 译

---

① 指圣波尔·德·莱昂的主教德·拉马尔什，他曾在一七九一年拒绝接受规定由公民推举教士、主教、大主教的《教士公民组织法》。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献给德·波姆勒男爵将军阁下①

以纪念把我们的父亲结合在一起并继续存在于儿子之间的始终不渝的友谊

德·巴尔扎克

有一种人是在社会环境中由“文明”培养出来的，犹如在植物界，花匠从温室培育出一个杂交品种，它是既不能通过播种，也不能通过接枝繁殖的。这种人是出纳员——真正的具有人形的产物，为宗教思想所灌溉，断头台所支撑，被恶习修剪，在四层楼②上一个可敬的妇女和令人烦恼的孩子们中间长大。巴黎出纳员的数目对生理学家永远是个谜。谁能解出已知X为出纳员的方程式的数值？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吗，他不断面对大宗财富，就象猫儿面对关在笼里的耗子一样；他

① 吉尔贝·德·波姆勒将军(1774—1860)于一八二八年在富热尔市接待了巴尔扎克。他父亲弗朗索瓦·德·波姆勒将军(1745—1823)是巴尔扎克父亲的朋友。

② 在十九世纪，楼房的等级非常明显。二楼最贵最体面。越往上，租金越便宜，房客的身分也就越低。

有这样的能耐，一年八分之七的时间、每天七八个小时坐在藤椅上，待在围着铁栅的账房内，不比海军上尉在船舱中有更多踱步的地方；他干这种行业，膝盖和骨盆的骨节都不致硬化；他心胸博大，甘于默默无闻；他由于同金钱打惯交道，以致会感到厌恶——这样的人好找吗？不论什么宗教、道德、学校、教育机构，你去向它们索取这种人吧，试将巴黎这座充满诱惑的城市、这个地狱的分支，作为它们培育出纳员的场所。嘿！如同你向一位好朋友要一千法郎钞票，他朝你走来似的，各种宗教便会鱼贯而过，道德、学校、教育机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类法规都会朝你而来。它们一副吊丧的神态，扮着鬼脸，给你指着断头台，就象你的那位朋友给你指着高利贷者的住所，救济院成百个大门当中的一个一样。然而，道德的造化也有任性之时，这儿那儿它也允许产生一些正直人和出纳员。因此，我们尊称为银行家的那些海盗——他们据有一张三千法郎的执照，仿佛海盗船得到了特许证——对这些道德孵化出来的稀有人物十二分敬重，将他们关在账房内，为的是把他们看守住，就象政府保护稀有动物似的。倘若出纳员有幻想，有情欲，或者其中最完美无缺者爱着妻子，而他的妻子感到厌烦，怀有奢望或者仅仅有点虚荣心，这个出纳员就垮掉了。查一查银行史吧，你举不出一个出纳员的例子，擢升到可以称之为有身分地位的。他们不是进了苦役监，就是逃到国外，或者在沼泽区圣路易街某个三层楼上黯淡度日。巴黎的出纳员仔细想一想自己内在的价值，他们确是无价之宝呢！真的，有些人只能做出纳员，而另外一些人则克制不住地要当骗子。多么奇异

的文明！“社会”发给“德行”一百路易① 的养老年金，三层楼的房间，尽够吃的面包，几条新围巾，一个老妻和几个孩子。至于“恶行”，只要它有点儿胆量，只要它会巧妙地玩弄法律的条文，象丢兰纳玩弄蒙特库科利② 似的，“社会”就使它偷来的几百万家当合法化，给它戴上绶带，堆满荣誉，百般尊崇。政府却跟这个极不合情理的社会密切配合。它征募一批十八至二十岁的、才智早熟的知识青年，通过一些与他们年龄不相适应的工作去磨炼他们卓越的头脑，象园丁选种似的，对他们进行精选。为此，政府训练出一批掂量才干的考官来测验头脑，就象铸币所试炼金子一样。然后，在最先进的人口每年向它提供的五百个满怀希望的人中间，它接受了三分之一，将他们放进名为学校的大口袋，在那里晃上三年。尽管每次接枝都要费很大的资本，政府总算把他们培养成出纳员；任命他们做普通的工程师、炮兵上尉；总之，给他们保留了下层等级中最高的位置。当这些精华人物，满肚子数学，头脑又塞满了科学，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政府便给他们四层楼上的房间、妻子儿女和一个小康之家安乐的生活，作为他们服务的报偿。如果从这些上当的人中间，产生五六个能人，爬到了社会的顶点，这岂不是一个奇迹？

以上是在一个自以为进步的时代，“才能”与“德行”跟“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总结。没有这番事先的考察，最

---

① 路易，法国古金币名，值二十法郎。

② 丢兰纳(1611—1675)，法国元帅。蒙特库科利(1609—1680)，奥地利将军，是丢兰纳的手下败将。

近在巴黎发生的一桩奇遇就会显得不太真实。但从上述简短的说明出发，也许就会推动一些有识之士去思考，揭示我们文明的真正疮疤；自一八一五年以来，这个文明已用"金钱"的原则取代了"荣誉"的原则。

一个秋天阴郁的日子里，傍晚五点光景，巴黎一家最殷实的银行中的出纳员还在灯光下埋头工作，这盏灯已点燃一段时间了。按照商业上的惯例，账房设在底层和二层之间一个又矮又窄的夹楼最幽暗的角落里。要走进这个夹楼，必须穿过一个由气窗提供光线的甬道，甬道两侧办公室的门上都挂着门牌，好象澡堂似的。从四点钟起，看门人无精打采地奉令宣布："账房封库了。"这时办公室已阒无一人，信差给打发走了，雇员们已经离开，银行经理的妻子等候着她们的情人，两个银行家在各自的情妇家里吃晚饭。一切都有条不紊。出纳员无疑在忙着结账，他的围着铁栏杆的厢房后边安放着用铁板密封的保险柜。从打开的门窗可以瞥见这个在制作过程中被捶打得斑斑驳驳的铁柜，靠着现代制锁业的工艺，铁柜的重量大得出奇，盗贼是无法搬走的。柜门仅仅听从掌握暗号的人的意愿打开，锁号严守机密，绝不受人贿买，这真是《一千零一夜》中"芝麻，开门！"巧妙的实现。这还不算什么。谁若盗取了暗号，却不知道最后的秘密——这条看守黄金的机械龙的"武力"，这锁就会朝他的脸打上一枪。室内的门窗墙壁，整个房间都镶着九毫米厚的铁板，外饰一层薄薄的木质嵌板。这时几扇百叶窗早已推上，门也已经关严。倘使有个人能自以为处在彻底孤独的境地，远避众人的耳目，这人便是

圣拉扎尔街纽沁根银行和公司的出纳员了。这个铁窖里真是寂静万分。熄灭了的火炉放射出一股温暖的气息，使人头脑麻木，又不安又恶心，就象大飨宴后第二天醒来似的。火炉会催眠，使人痴呆，而且非常奇怪地促使看门人和雇员们变得愚钝。一个生了炉子的房间好比曲颈瓶，里面可以熔解刚强的人，削弱他们的毅力，消磨他们的意志。办公室是庸人的大工场，政府需要这批人来维持金钱的封建制，现代的社会契约正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参看《公务员》①）。一群人在办公室里产生的臭烘烘的暖气，不能不说是使人们的智慧逐渐退化的理由之一，其中释出氮气最多的人久而久之会使别人窒息。

这位出纳员年纪四十上下，光秃秃的脑壳在桌上的卡赛尔灯②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灯光使他黑白相间的鬓发闪烁着，圆圆的面庞把脑袋勾勒成球状。脸色象砖瓦一般发红。蔚蓝的眼睛嵌在几道皱折之内。他有一双胖得圆滚滚的手。蓝呢服在肘关节突出的地方稍微磨损了，加以油光可鉴的裤子的皱褶，显出穿旧的样子，尽管努力掸刷也无济于事。肤浅的人见了会以为他廉洁节约、过于豁达或过于贵族气才穿旧衣。其实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对小事锱铢必较，对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反倒满不在乎、随意挥霍或根本不会料理。出纳员的上衣扣缝里别着荣誉军团的绶带，因为他在皇帝麾下龙骑

① 《公务员》，"人间喜剧·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中的一部长篇小说。见本全集第十四卷。

② 卡赛尔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制灯匠，他发明的这种灯点燃时相当于十支光。

兵里当过中队长。纽沁根先生在未做银行家之前是军需供应商，早先在出纳员地位很高的时候碰见过他，竟能了解出纳员细致的情感；后来他不幸从高位跌落下来，纽沁根先生很看重他，给他五百法郎的月薪。这位军人自一八一三年起做了出纳员；当时，他从莫斯科溃退时在斯图江喀战役中受的伤已经痊愈，但他在斯特拉斯堡熬了半年，根据皇帝的命令，有几个高级军官被送到那里，接受特别的治疗。这个旧军官名叫卡斯塔涅，具有上校的名誉军衔，领着二千四百法郎的退休金。

卡斯塔涅，十年来出纳员的生涯早已把军人的意气消磨殆尽，这时取得了银行家莫大的信任，他还兼管着账房后边密室内的文书工作。纽沁根男爵经常通过一个暗梯下楼，业务就在那里商定。这个房间好比筛子，各项提案在那儿进行过滤；它又是分析金融市场的会议室；信用证从那里开出；最后那儿还存放着账簿和摘记其他办公室事务的日记本。卡斯塔涅先去把通往楼梯的门关好，这座暗梯连接两位银行家设在二楼公馆里那间华丽的办公室，然后回来坐下，对着开给伦敦瓦希迪讷银行的几张信用证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他提起笔在所有信用证的下边，逐一伪造了“纽沁根”的签名。正当他从这些假署名中寻找哪个模仿得最象的时候，心中忽有所动。似有一个预感朝他喊着：“你不是独自一个人！”他仿佛被蜂子螫了一下，不由得抬起头来。于是这个伪造笔迹的人在铁栏杆后边，他的账房的小窗口那儿瞧见一个屏息敛气、好象停止呼吸的人；这人肯定是从甬道的门进来的，因为卡斯塔涅

看见那门已经洞开。前军人生平第一遭大吃一惊，不禁目瞪口呆。且不说这样突如其来出现的神秘情况，他跟前这家伙的相貌就够吓人的了。细长的面孔，鼓出的前额，靛青的脸色，同他的装束一样充分说明这个不速之客是个英国人，浑身散发出英国佬的味道。他的大礼服翻着硬领，鼓起的领结系在扁管状的胸饰巾上，胸饰巾的白色烘托出发青的无动于衷的脸庞，冰冷的红嘴唇仿佛专用于吮吸尸体的血液——看到这些就能猜出他还有一双扣到膝盖以上的黑护腿套，这是英国富翁出门散步时必用的半清教徒式的装备。陌生人目光如炬，叫人无法忍受，感到揪心，而他面容的严峻更增强了这种印象。这个干瘦的人仿佛抱定一条吞噬的宗旨，永远不会餍足。他一定极其迅速地消化食物，也就无疑可以不断吞吃而面不改色。一桶名为"陈年老酒"的托凯伊①酒，他能够灌下去，那洞察人心的锐眼绝不会翻一翻，那刨根问底的理性也绝不会混乱起来。他很有点老虎一般又凶狠又安闲的威严神态。

"先生，我来提取这张汇票。"他对卡斯塔涅说。他的声音直通出纳员的神经末梢，其强烈的程度不下于爆出电花。

"账房封库了。"卡斯塔涅回答说。

"它开着呢！"英国人指了指账房，"明儿是星期天，我等不及。总共五十万法郎，您金库里有，我需要这笔款子。"

"可是，先生，您怎么进来的呢？"

---

① 托凯伊，匈牙利地名，以产酒闻名。

英国人笑了，这微笑使卡斯塔涅毛骨悚然。陌生人嘴唇构成的傲慢不可一世的笑纹，就是最充分、最不容置辩的答复。卡斯塔涅转过身去，抓起五十叠一万法郎的钞票。陌生人扔下一张由纽沁根男爵承兑的汇票，他就赶紧把钞票递过去。这时他发现这家伙眼中射出两道红光，正好落在信用证的假署名上，便不禁痉挛地哆嗦起来。

“上面……没……您的……背书。”卡斯塔涅将汇票翻转过来。

“把您的毛递给我。”英国人说。

卡斯塔涅呈上方才用来作假的那支羽毛笔。陌生人签下“约翰·梅莫特”这个姓名，随后将票据和笔一起交还出纳员。卡斯塔涅端详陌生人的字体，它是按照东方的书法从右至左写的①。这时梅莫特悄然退去，出纳员抬头不见人影，失声叫了出来，当时的心情犹如我们想象自己中了毒之后那样的痛苦。梅莫特握过的笔引起他的五脏热呼呼地翻腾，好比服了催吐剂直想作呕。由于卡斯塔涅认为这个英国人不会觉察他的罪行，他把肚里的难受归之于心悸，按照通常的看法，干坏事的一刹那，必然会心跳的。

“见鬼！我真蠢，上帝保佑我，要是这畜生明儿向老板们告发，我就完蛋啦！”卡斯塔涅一边想一边把无用的假票证扔进火炉，烧成灰烬。

他把要用的那张假信用证盖上印鉴，从保险柜里取出价

---

① 东方语言中，闪米特诸语言是从右往左书写的。

值五十万法郎的法国和英国的钞票，又将保险柜关上，把一切都整理好，戴上帽子，拿上雨伞，先点燃他的烛台，熄了那盏灯，沉着地出了门，按照惯例，男爵不在的时候，他要去将两把账房钥匙中的一把面交纽沁根夫人。

银行家的妻子见他进屋，招呼道："卡斯塔涅先生，您有好运气。星期一我们要过节，您可以去苏瓦西的乡间玩啦。"

"夫人，麻烦您向纽沁根交代一下，瓦希迪讷银行签发的汇票迟到了，刚刚才来兑现。五十万法郎已经付出。那么，星期二中午以前我不再回来了。"

"再见，先生，祝您称心如意。"

"彼此彼此。"老龙骑兵一边回答一边瞅着一个穿戴时髦的名叫拉斯蒂涅的年轻人，他一向被看作纽沁根夫人的情人。

"夫人，"年轻人说，"依我看，这个胖老头要对你搞什么恶作剧呢。"

"喔！这不可能，他太蠢啦。"

出纳员走进门房的时候说："皮克阿梭，你干吗过了四点还让人上账房来？"

看门的回答说："从四点钟起，我就在门口抽烟斗，没有人进过办公室。出门的也只有那几位先生……"

"此话确实吗？"

"千真万确，四点钟时只来过韦布律斯特先生的朋友、儒贝尔街杜·蒂耶公司的一个年轻人。"

"好！"卡斯塔涅急匆匆跨出门去。他提笔的时候感到的那股令人作呕的热气变得越发强烈了。"活见鬼？"他穿过根

特林荫大道的时候想道，“我的措施万无一失了吗？算算看！两个整天，星期日和星期一，加上寻找我之前游移不定的一天，这样我就得到三天零四夜的时间。我有两张护照和两套不同的化装，难道不可以摆脱最能干的警探？这里的人还没有半点怀疑，星期二早晨我就在伦敦提走一百万了。我把在巴黎的债务留在债权人的账上，他们迟早会在上面盖上‘拒付’的戳记。于是，在此生的余年，我就能在意大利过得快快活活的，顶着费拉罗伯爵的名义，这个可怜的上校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他死在藏班的沼泽①里，今后我将披上他的外衣。该死，在我身后拖着那个女人会让人认出我来的！象我这样一把老胡子，怎能沉湎于女色，拜倒在一个女人的裙下！干吗带走她？必须离开她。对，我有这种勇气。我还有自知之明，再回到她身边实在太蠢了。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人认得阿姬莉娜。我带走她呢？还是不带走她？”

“不带走她！”一个声音冲着他喊，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搅乱了。

卡斯塔涅猛地转过身子，瞧见了那个英国佬。

“见鬼啦！”出纳员高声叫了出来。

梅莫特早已越过受他捉弄的人。如果说卡斯塔涅最初的动作是想跟这个看透他心事的人寻衅，那么他同时又被许多相反的情感折磨着，因此一时发起呆来，等到重新迈动脚步的时候，又陷入胡思乱想之中。一个人受到情欲相当猛烈的驱

---

① 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渡过别列津纳河后，曾穿越此沼泽。

使，犯下了罪行，心里牵挂着，没有力量克制无情的骚动，思前虑后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卡斯塔涅尽管决定采摘这完成了一半的罪恶之果，但对是否继续下去仍然犹豫不决。他象大多数混合性格的人，既坚强又虚弱，可以决心做纯洁的人，也可以变成罪犯，随机缘而定。在拿破仑收编的一帮人中间，许多人和卡斯塔涅一样，有体力上的勇气在战场上厮杀，却没有精神上的勇气去犯罪或行善。那张信用证是这样措辞的，在他到达伦敦的时候，他可以从瓦希迪讷银行取到二万五千英镑，因为他作为纽沁根银行的联络人，已通知那家银行付款。他随意委托的一个代理人，已为他用费拉罗伯爵的名义订好一张船票，那船将载着一个富有的英国家庭从朴次茅斯开往意大利。连最细小的情况都预计到了。他想安排妥当，让人同时在比利时和瑞士找寻他，而他这时却在海上。接着，当纽沁根以为在跟踪追缉的时候，他可能已到了那不勒斯。他打算用酸改变自己的脸，模仿害过天花，达到彻底化装，用假名在那里生活。尽管所有这些小心假设，看来可以使他逍遥法外，他的良心依旧烦扰着他。他感到恐惧。他的军人的习俗已为长期所过的温馨而平静的生活所净化。他还是正直的，堕落的时候不无悔恨。他最后一次听任善良的本性充分流露，在内心作着抗拒。

他在林荫大道上拐弯，踏上蒙马特尔大街，心想："也罢！今晚看完戏出来，我将乘一辆马车直达凡尔赛。那儿，在我那个年老的中士家里，又有一辆驿车等着。他对我的出走会守口如瓶，哪怕十二个士兵就要毙了他，也能拒绝作答。这样，我

看不出任何不利之处。所以我要带走小娜吉，远走高飞。”

“你远走高飞不了！”英国人古怪的声调叫出纳员全身的血液倒灌进心脏。

梅莫特跳上一辆候在那里的轻便马车，迅速被带走了。卡斯塔涅还未想到要拦住他，就眼睁睁望着这个秘密的敌人，在百步之遥的蒙马特尔大街中心往上坡飞驰远去。

他想：“唉，说实话，我遇见的事是不可思议的！倘若我蠢得竟相信上帝，会以为他派圣米迦勒① 来追我呢。魔鬼和警察会不会先让我干，再及时把我抓获？真是见所未见！嗨，这都是乱想一气……”

卡斯塔涅走到蒙马特尔城郊大街，随着里谢街越来越近，他的脚步逐渐放慢。那儿在一幢新住宅的三层楼上，临花园的一套公寓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本区以德·拉迦德夫人闻名。她就是促使卡斯塔涅犯罪的原因，尽管她完全不知底细。为了解释这个事实，并写清出纳员所经历的危机，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他先前生活的某些情况。

德·拉迦德夫人向众人、甚至向卡斯塔涅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她自称是皮埃蒙特人。象她这样的少女，或者由于赤贫，或者由于失业，或者怕死，也经常由于最初的爱人的变心，不得已操着一种行业，那是她们之中绝大部分人都厌恶的，好些人并不介意，少数几个屈从于自身生理的法则。这个少女十六岁上投身巴黎的卖淫深渊，还象圣母那样又美丽又纯洁，这时

---

① 圣米迦勒，《圣经》传说中的天使长之一。

她同卡斯塔涅邂逅相遇。老龙骑兵太粗野了，不可能在社交界获得成功，对晚上逛马路寻找艳遇又感到厌烦，很久以来就想把自己不规律的生活理出某种头绪。他被这个意外投入他怀抱的可怜的少女的美色吸引住了，决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她救出火坑。这种思想既自私又慈善，正象高尚人士的某些思想一样。天性往往是好的，特定的社会环境掺杂进去坏的，从而产生一些混杂的意向，审判官对此应该表现出宽容才好。卡斯塔涅在利益攸关的时候确实很有算计，他想十拿九稳地当慈善家，首先把这个姑娘变作自己的情妇。他用军人的行话自言自语："嘿！嘿！一只象我这样的老狼哪能让绵羊烹吃了。卡斯塔涅爸爸在成家之前，先要了解一下这个女子的品行，看她能不能抓牢！"在这个非法结合的第一年内，皮埃蒙特女人受社会的谴责较少了，她偶然读到一出英国悲剧《威尼斯转危为安》，便将剧中女主角的名字阿姬莉娜用来作自己的假名。她自以为在早熟的感情方面，或者在总的体质和相貌方面，都和这个交际花相似。当卡斯塔涅看见这个被抛在社会礼法以外的女人品行十分规矩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要象丈夫一样同她一起生活的愿望。这时她变成德·拉迦德夫人，以便一旦巴黎的习俗允许的时候，就采用正式婚姻的身分。的确，这些可怜的女孩中的不少人一心想让别人把她们当作正经的女市民来接待。她们想做贤妻良母，记下开支，缝补家里的衣衫。这个愿望出自一个如此值得赞美的感情，社会理应予以推崇。但社会依然如故，将已婚妇女看作一艘备有航行证的护送舰，而外室却是一只没有特许证的可以捉拿的海盗

船。德·拉迦德夫人想用卡斯塔涅夫人名义签字的那天，出纳员生气了。“那么你不够爱我，还不想娶我？”她问。卡斯塔涅不回答，陷入了沉思。可怜的姑娘忍让着。前龙骑兵那样灰心丧气，娜吉为之感动，想使他平静下来；可是要安慰他不就得了解原因？有一天，娜吉想知道这个秘密，不等她开口，出纳员悲哀地说出还存在着某个卡斯塔涅夫人，一个合法的可是十分讨厌的妻子。她在斯特拉斯堡靠着一份薄产过活，卡斯塔涅每年写去两封信，关于她讳莫如深，因此没人知道他结过婚。干吗这样谨慎？即使理由为大多数处在相同情况下的军人所知道，也许还有必要说一说。这个真正的大兵，——这在军队里用来指那些注定战死疆场的军官，这里借用一下——这个一年到头在行伍里打滚的农奴基本上是很天真的。卡斯塔涅这样的人注定要上那些母亲的当，她们专在部队驻扎的地方推销难以出嫁的女儿。帝国的军队在南锡休养生息的短暂期间，卡斯塔涅不幸注意到一位小姐；他在外省名为“化妆舞会”的一个节日中跟她一起跳过舞，这种舞会经常由城里驻地的军官们举办，当地有时也回敬。可爱的上尉立即成了母亲们诱惑的对象，她们总是能拨动对方所有的心弦，而周围的朋友又都是她们的共谋。犹如专执一念的人，这些母亲全神贯注于她们宏伟的计划；她们长期惨淡经营，好似蚁狮①潜伏在沙丘的底部。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掉进这个精心构筑的迷宫，蚁狮也许会饥渴而死；然而只要有什么昏头昏脑的

① 蚁蛉的幼虫，常在树荫或檐下砂地中造漏斗状陷阱，潜伏井底，蚂蚁误落井底时，捕作食饵。

小生物进去了，就不用想再脱身。每个男人结婚时心底里的小算盘、希望、虚荣心，一个上尉行动所需的牵引力，都在卡斯塔涅身上受到挑战。遗憾的是，他跳完华尔兹舞将女儿送还给母亲时说了几句恭维话，接着是一番攀谈，末了自然而然接受邀请。一旦去作客，龙骑兵就被家庭中安乐的气氛弄得眼花缭乱，那儿富裕似乎隐藏在装出来的吝啬之中。他成了阿谀逢迎的对象，人人都向他夸耀摆在那里的各种各样的珍奇宝贝。晚饭时使用的银盘子是从叔叔家借来的，独养女儿的垂青，城里的闲话，一个有钱的少尉假装要破坏他的好事；末了，外省的蚁狮把陷阱布置得那么巧妙，卡斯塔涅直到五年以后还说："天知道当时是怎么搞的！"龙骑兵接受了一万五千法郎的嫁妆和一个碰巧不能生育的少妇，结婚两年后成了世上最丑、因而脾气最暴躁的女人。她那严格保养的白皙的皮肤发出小疱；气色鲜艳显得伶俐可爱的脸庞长了疙瘩；看来挺直的身躯，却偏侧着；性格又多疑又爱唠叨，把卡斯塔涅气疯了；接着财产也不翼而飞。龙骑兵不再承认他娶的妻子，给了她斯特拉斯堡附近一小块地产，等上帝高兴时把她召进天堂。她是这样一种有德行的女人，由于没有机会干出别的，就用她们的牢骚叫天使们苦恼；上帝若听她们的祈祷也会腻烦的。晚上，她们跟邻居一边玩波士顿牌，一边刻毒诽谤自己的丈夫。当阿姬莉娜知道了这些不幸的遭遇，她真心实意地关心卡斯塔涅，尽她女人的才智想办法逗他高兴；娱乐的花样不断翻新，同时也日趋浪费，不知不觉，她招致了出纳员的毁灭。象许多天生领会爱情的奥妙的女人一样，阿姬莉娜是无私的。

她不要求金银珠宝，从不想到未来，只生活在现实当中，尤其是醉心于眼前的欢乐。象她这类女人切望得到的昂贵的首饰、衣衫、马车，她只是在它们使生活更和谐的时候才予以接受。她要它们，不是用来满足虚荣心，不是想出风头，而是为了过得更美满。没有人比她更不在乎这些东西了。当慷慨的男人——军人几乎都是慷慨的——遇见象阿姬莉娜这种气质的女人的时候，他会为自己不及她处世大方而感到气恼。倘若他没有足够的钱供给她挥霍，他会去拦劫公共马车。男子就是这样，有时为了在女人或一定的观众面前显得伟大高贵而去犯罪。一个情人犹如赌徒，假如他借了赌厅仆役的钱未还，他会觉得丢脸的；但他为了塞满钱袋，在赌客们眼中保全面子，却可以去干穷凶极恶的事，剥夺自己的妻子儿女，甚至杀人越货。卡斯塔涅正是这样的。起初，他将阿姬莉娜安置在五层楼上一个朴素的套间里，家具极其简单。一旦发现这位少女的美丽和长处，尝到了无法表达的异乎寻常的乐趣，他大喜若狂，就一心想打扮自己的偶像。阿姬莉娜的衣着更新了，相比之下，寒伧的居所在两人眼里就显得十分可笑，必须更换。卡斯塔涅用外室所特有的奢侈品来装饰他情妇的房间，这次更新几乎席卷了他的全部积蓄。一个漂亮的女人不愿周围存在丑陋的东西。使她区别于其他妇女的是同气相求的感情，那是我们的本性最少注意的需要之一；其实正是这种感情使得老姑娘身边只放旧的摆设。因此，可爱的皮埃蒙特女人需要配最新颖、最时髦、最迷人的商品：帷幔、丝绸、首饰、轻巧脆弱的家具、美丽的瓷器。她不用索取什么，当卡斯塔涅

问道："你要什么？"请她挑选的时候，她只消回答一声："这个挺好嘛！"真正的爱情从来不讲节约，卡斯塔涅就拣最好的东西买。生活的标准一旦确立，每样东西都得相称：被单、银器、上等家庭所需的一切杂品、厨房全套用具、水晶器皿，鬼知道还有什么！尽管卡斯塔涅象俗话说的，一切从简，他还是逐渐负债了。一样东西需要另一样东西配合。一个台镜要两只大烛台。镂雕的壁炉要很好的炉前石板。窗帘、糊壁纸太鲜艳了，不能让烟熏黑，就得安上雅致的烟囱，那是善做商品广告的人新发明的，可以万无一失地防烟。接着，阿姬莉娜觉得光着脚在卧室的地毯上跑是那样有趣，卡斯塔涅为了同娜吉一起戏耍，就到处铺上地毯。最后，他叫人盖了一间浴室，也是为了让她感到更加舒适。巴黎的店主、匠人、小业主有把一个人钱袋中的窟窿搞大的异乎寻常的艺术。倘若有人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价格绝打听不到；急着要时是等不及的，他们就这样让人糊里糊涂地按照估价订货。再说他们从来不给账单，把消费者拖进无底的漩涡中去。一切都是精美的，动人的，人人满意。几个月之后，这些殷勤的供应商完全换了一副面孔回来；他们纠缠不休，诉说有急需，有到期的单据要付，甚至快倒闭了，又哭又闹！这时他们就漫天要价，吐出一连串迅速上升的数字，其实是夸大了的。在卡斯塔涅还不知道开销的总额之前，他给阿姬莉娜包租了一辆马车，免得她每次外出临时去雇。卡斯塔涅是个老饕，他有一个手艺高超的女厨师；为了讨他的欢心，阿姬莉娜亲自采买，请他吃新上市的瓜果蔬菜，珍馐和美酒。可是她一无所有，这些打上她的留心、细致和爱抚

印记的珍贵礼品一次次耗光了卡斯塔涅的钱袋，因为他不愿他的娜吉身无分文。按出纳员的收入来说，饮食是他的一笔巨大开支。为了获得金钱，前龙骑兵不得不借助商业上的窍门，因为他不可能放弃享受。他出于对这个女人的爱，无法违拗她异想天开的愿望。象他这种男人，或者出于自尊心，或者出于软弱的性格，不知如何拒绝女人的要求，要他说出“我不能够……我没办法……我没钱”，他会认为是奇耻大辱，结果只好破产。有一天，卡斯塔涅发现掉在无底洞里，要自拔就必须离开这个女人，只吃清水和面包，以便还清债务，这时他已经如此习惯于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只好每天早晨把改革的计划一拖再拖。为情况所逼，他先是借债，利用别人对他地位和经历的信任，建起一个借贷网，应付最紧迫的需要。接着，为了掩盖迅速上升的债务，他求助于商人们所谓的“流通手段”。这是一些既不代表商品也没经济价值的票据，最初在票据背后签字的人用它付给债权人。这种蒙人的东西之所以能容许，因为它是不可能查考的，也正由于无法兑现才能假票真用。最后，卡斯塔涅眼看不可能继续玩弄财务上的诡计，或者由于本金的增长，或者由于利息的巨大，必须让债权人破产。丢脸的日子来到了，卡斯塔涅宁愿舞弊也不肯搞普通的破产，尽管那是较轻的罪行。他决定按照著名的皇家金库出纳员的方式，利用自己的信用多方向人借足款子，以便到国外去欢度晚年。于是他就采用了方才我们看见的办法。阿妮莉娜对这种生活的烦恼茫无所知，象许多女人一样，她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压根儿不问金钱是怎么来的，正象某些人在吃

烤得金黄的小面包的时候，从不问麦子怎么长出来的一样；其实农业的灾难和耕作就在面包铺的烘炉后边，正象巴黎大多数家庭不为人知的奢华建立在无穷的忧虑和过分的操劳之上一样。

正当卡斯塔涅思考着改变他一生的行动，由于迟疑不决而备受折磨的时候，阿姬莉娜消消停停坐在炉边，懒洋洋地埋在大安乐椅里，由贴身女仆作伴等着他。象所有的女用人一样，珍妮在认清女主人对卡斯塔涅拥有无可争辩的影响之后，成为她的心腹。

“今晚我们怎么办？莱翁坚持要来。”拉迦德夫人一边说一边看着一封写在浅灰色纸上的热情洋溢的信。

“啊！先生来了！”珍妮喊道。

卡斯塔涅走进来。阿姬莉娜不慌不忙，把信笺揉做一团用火钳夹着烧掉。

“你就这样处理情书？”卡斯塔涅说。

“天哪！不错，”阿姬莉娜回答，“这是最妥当的办法，免得让人截获，不是吗？再说，正象水归江河一样，火不也该归于火？”

“娜吉，你这么讲，好象这真是一封情书似的。”

“哎！难道我还不够漂亮，连情书都不配收到？”说着她将前额伸给卡斯塔涅，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换了一个不那么盲目的人，就会看出她是为了博取出纳员欢心，尽一项夫妇间的义务。但卡斯塔涅正处在往常的热恋之中，丝毫没有察觉。他说：

“今晚我在竞技剧场订了一个包厢，让我们早点吃饭，免得赶不及。”

“你带珍妮去吧。我看厌了戏剧。今晚不知怎么的，我宁愿待在炉边。”

“娜吉，还是来吧，我不会长久打扰你了。是的，吉吉，今晚我必须动身，要离开一段时间。我让你在这儿主管一切。你不会对我变心吧？”

“心和其他东西都靠不住。”她说，“不过，在你回来的时候，娜吉总还是你的娜吉。”

“嘿！坦率得很。这么说，你不打算跟我走啰？”

“不跟。”

“为什么？”

“话说回来，”她笑着说，“我能抛弃那个给我写甜言蜜语的情人吗？”

她以半带嘲弄的姿势指了指已烧成灰烬的纸团。

“真的？”卡斯塔涅说，“你有了一个情人？”

“怎么！”阿姬莉娜回答，“亲爱的，你从未认真照一照自己？首先，你已五十开外了！① 再说，你的脸长得象只南瓜，放在水果铺的架子上出售，谁也不会提出异议的。你上楼梯的时候，喘得象只海豹，肚子颤得好比女人头上戴的金刚钻。你是个老丑八怪，在龙骑兵里服过役也是白搭。废话少说，你要我对你保持尊敬，劝你不要在这几项德行之外再添上愚蠢这

① 上文说卡斯塔涅“年纪四十上下”，这儿是有意夸大。

份作料，以为象我这样的女人会以如花之年的青春来换取一个气喘病人的爱情。”

“阿妮莉娜，你大概想开玩笑吧？”

“咦！你不也在开玩笑？你跟我说你要走了，不是把我当作傻瓜？‘今晚我必须动身。’”她模仿着他的腔调，“胡扯！倘若你真要离开你的娜吉，会这样说法吗？你早就象蠢牛似的哭丧着脸啦。”

“总而言之，如果我走，你跟我去吗？”他问。

“先告诉我，你所谓的旅行是不是恶作剧？”

“说真的，我要走了。”

“嗯，那么，说真的，我将留下。祝你一路平安。我等你回来。要我离开亲爱的好巴黎，我宁可告别人生。”

“你不愿去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跟你的象海豹一般喘气的胖老头一起过美好的生活，又舒适又奢华的生活？”

“不愿去。”

“没良心的！”

“什么，没良心的？”她站起来嚷道，“我可以马上只身离开这里，不带走任何东西。我把一个少女拥有的全部财宝，以及一样连血液也不能偿还的东西都给了你。只要我可以通过什么办法，比如出售我的永生，恢复我似花的身体，赎回我的灵魂，使我能象百合一般纯洁地献给我的情人，我绝不会有一时一刻的犹豫！你拿什么来报答我的忠诚？你把我养起来，就象对待一条替我们看门有功的狗，给它扔些吃的，搭个窝棚。碰到我们情绪不佳，它就得挨上几脚，吆喝一声，它又得赶回

来舔我们的手。咱们俩究竟谁更慷慨？”

“噢！亲爱的，你看不出我在开玩笑？”卡斯塔涅说，“我要作次短途旅行，时间不会长的。你跟我去竞技剧场吧。我要待到半夜，同你好好告别之后再动身。”

“可怜的猫咪，你真的要走？”她说着挽住卡斯塔涅的脖子，把他的头往自己的上衣里按。

“闷死我了！”卡斯塔涅嚷道，他的鼻子埋在阿姬莉娜怀里。

好姑娘俯身在珍妮耳边：“去告诉莱翁一点以前别来。万一找不到，他在我们分手前来了，就留他在你房里。”她把卡斯塔涅的头拉到自己面前，揉着他的鼻尖，接着说：“好，得啦，你是最美的海豹，今晚我陪你去看戏。现在我们赶快吃饭！给你准备了一顿小小的丰盛的晚餐，全都对你口味的。”

“唉，要离开象你这样的女人实在难！”卡斯塔涅说。

“那么，你干吗出走呢？”

“啊！干吗！干吗！为给你解释清楚必须讲的事，会证明我对你的爱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倘若你把节操给了我，那么我也已把节操卖掉，咱们两讫了。这是不是爱？”

“讲些什么呀？”她说，“得啦，告诉我，假如我有一个情人，你会象父亲那样永远爱我，这才是爱！好，马上这样讲，你同意吧。”

“我会杀死你的。”卡斯塔涅笑着说。

他们吃饭，饭后上竞技剧场去。第一出戏演完，卡斯塔涅想到他在大厅内看见的几个熟人前去露面，好尽量推迟别人

对他逃亡的怀疑。他把拉迦德夫人留在包厢里，按照他俭朴的习惯，这是一个楼下的包厢，然后他便去休息室散步。他还没走几步，就碰见梅莫特，彼此正好打了个照面。梅莫特的目光使他五脏发热想吐，再次感到毛骨悚然。

“伪造假票证的人！”英国人嚷道。

卡斯塔涅一听这话，瞧了瞧正在踱步的观众，在他们的脸上看出一种又惊讶又好奇的神情。他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个英国佬，举起手来打他一个耳光。但他感到胳膊瘫痪了，有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他动弹不得，钉住在原地。他让梅莫特挽住胳膊，两个人象好朋友似的在休息室里一起走着。

英国佬对他说：“谁有本事反抗我？你不知道我是万能的，尘世的一切都得服从我？我看透人们的心思，了解过去，预见未来。我在这儿，又能在别处！我不从属于时间、空间、距离。世界是为我服务的。我有能耐永远享乐并赐给幸福。我的目光能刺过墙壁，发现财宝，大把地捞取。只消我点点头，宫殿就平地盖起，我的建筑师绝不会误事的。我能使所有的土地盛开鲜花，积聚起金银珠宝，不断获得新的女人。总而言之，一切都向我屈服，悭吝人埋的金子，我会找到。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十拿九稳地赌赢。可怜的倒霉鬼，你感觉得到抓住你的力量吗？试试弯一下这条铁臂！感化一下这颗金刚钻般的心！你竟敢逃避我？哪怕你钻进塞纳河下的地窖，也会听见我的声音！哪怕你躲进古墓窟，也会看见我的面影！我的声音压倒霹雳，目光赛过太阳，因为我就是带来光明的人。”卡斯塔涅听着这些可怕的话，一句都反驳不了。

他紧挨英国人走着，无法脱身。“你是属于我的，你刚犯下一桩罪行。我一向在寻找伙伴，现在终于找到了。你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吗？哈！哈！你打算看一出戏，不会错过的，你可以见到两出。好，把我作为密友介绍给德·拉迦德夫人吧。我不是你最后的一线希望吗？”

卡斯塔涅走回包厢，遵照方才接到的命令，赶紧向德·拉迦德夫人介绍身后的外国人。阿姬莉娜看见梅莫特，并不显得惊奇。英国人不肯坐在包厢前座，而要卡斯塔涅同他的情妇待在那里。英国佬最普通的念头，就是他必须服从的命令。当时一般小剧院每场只演三出戏，即将演的是最后一出。竞技剧场拥有一个卖座的演员佩莱，他将演出歌舞剧《埃唐帕的喜剧演员》，一人扮四个不同的角色。幕启时，英国人把手伸向剧场。卡斯塔涅惊呼一声，但他的喉管好象粘住了，声音梗在喉头，因为梅莫特指着舞台，使卡斯塔涅明白他已下令更换了剧目。出纳员瞅见纽沁根的办公室，银行老板和警察总局的一个高级官员正在商谈。警官向纽沁根解释卡斯塔涅的行为，把他的出纳员怎样想盗窃他的金库，怎样伪造他的笔迹，怎样逃亡，一一告诉给他。一张起诉状立刻拟好，签过字，转交给皇家检察官。纽沁根问：“您看还来得及吗？”警官回答：“来得及，他正在竞技剧场看戏，丝毫没想到呢。”

卡斯塔涅在椅子上杌陧不安，想溜走。但是梅莫特的手掌按在他的肩上，迫使他留下来，那种力量的可怖程度，只有我们做恶梦时才能体验得到。这个人就是恶梦本身，象毒雾一般压在卡斯塔涅身上。可怜的出纳员转身向英国佬哀求，

只见他火红的眼睛里喷出电流和金星；卡斯塔涅觉得被它们洞穿了，钉住在那里。

"我有什么对不起您?"他象只赶到泉边的鹿那样气喘吁吁，衰颓无力地问，"您要我做什么?"

"你看不看?"梅莫特冲他喊。

卡斯塔涅再瞧舞台，布景换过了，戏已经结束。卡斯塔涅眼见自己在台上同阿姬莉娜一起走下车子。但他刚要迈进里谢街家中的院子，布景又突然变换，显出室内的情景。珍妮正坐在女主人卧室里的火炉边，同驻扎在巴黎的一个散兵团的下级军官谈话。这个看来象富家子弟的军官说："他一走，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享福啦。我太爱阿姬莉娜，没法忍受她委身于这只老癞蛤蟆！我要娶德·拉迦德夫人！"

"老癞蛤蟆！"卡斯塔涅痛苦地自言自语。

"太太和先生回来了，你快躲起来！喏，藏在这儿，莱翁先生。"珍妮对他说，"先生不会待久的。"卡斯塔涅眼见下级军官躲在盥洗室内阿姬莉娜的睡衣后边。不久卡斯塔涅本人又登上舞台，向他的情妇告别。他的情妇一边对他说着甜言蜜语，一边在跟珍妮旁白时奚落他。她冲着这面哭，冲着那面笑。观众对这些台词连声叫好。

"可恶的女人！"卡斯塔涅在包厢里骂。

阿姬莉娜连眼泪都笑出来了，嚷道："我的天哪！佩莱演英国女人多可笑！怎么！剧场里就你一个人不笑？你笑呀，我的猫咪！"她向出纳员说。

梅莫特笑了，笑得出纳员浑身发抖。他看了英国人的笑

容感到五脏俱裂，头痛得要命，仿佛有个外科医生用烧红的铁锥在给他施行穿颅手术。

“他们在笑，他们在笑。”卡斯塔涅痉挛地说。

佩莱把假充正经的女人表演得那么滑稽，法文腔的英语引得满堂哄笑。这时出纳员却只见自己沿着里谢街逃跑，跳上一辆马车，讲妥价钱向凡尔赛进发。场景还在变化。他在桔园街和雷柯莱教士街的交叉路口认出他的前龙骑兵中士开的不三不四的小客栈。这时是清晨两点，寂静到了极点，没有人窥见他。驿车套好了马，为了避人嫌疑，车子是以住在巴黎大街的一个英国人的名义雇的。卡斯塔涅带着各种票证和护照，登上车子出发。不料到了关卡，卡斯塔涅瞥见好些宪兵正站着守候这辆车子。他惊叫一声，梅莫特用目光制止了他。

“看下去，别作声！”英国佬说。

卡斯塔涅转眼间看见自己被投进监狱。接着，在这出名为《出纳员》的惨剧的第五幕，他目睹自己在三个月后走出刑事法庭，给判了二十年苦役。当他眼见自己在法院广场上示众，执刑的狱吏用烧红的铁器烙他身子的时候，不由得又叫了一声。最后一场，他到了比塞特的院子，混杂在六十个苦役犯中间，等着让人去钉上镣铐。

“天哪！我笑不出来了。”阿娅莉娜说，“你的脸色太阴沉，我的猫咪，怎么啦？你的朋友走开了。”

演完戏，拉迦德夫人让女招待帮着穿大衣，这时梅莫特过来打招呼：“卡斯塔涅，说两句话。”

走廊里十分拥挤，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

“好吧，什么事？”

“你尽管带走阿娅莉娜，到凡尔赛去，任何人间的力量都无法阻止你、在那里逮捕你。”

“为什么？”

“因为现在抓住你的这个手臂再不会松开。”英国佬说。卡斯塔涅恨不能念几句咒语，好钻入地下化为乌有。

“倘若魔鬼要你的灵魂，你愿意用来换取象上帝一样的权力吗？你只消说一句话，就可以将你在纽沁根男爵的金库内拿走的五十万法郎如数归还。然后撕去信用证，一切犯罪的痕迹都可以抹掉。总之，黄金会滚滚流进你的腰包。你什么都不相信，是不是？那好，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你至少相信魔鬼吧。”

“要是真能如此，该多好！”卡斯塔涅高兴起来。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可以给你证实一下。”

梅莫特说着伸开手臂。这时卡斯塔涅、拉迦德夫人和他已经走在大街上，空中下着细雨，地上泥泞不堪，烟雾弥漫，天色昏黑。可是这个人的胳膊一伸，阳光立即普照巴黎。卡斯塔涅眼见置身在正午，仿佛面临着七月的晴朗天气。树上枝叶葱茏，节日打扮的巴黎人分成两股洪流快活地熙来攘往。卖可可的商贩叫喊着：“谁喝啊，冷饮！”华丽的马车在快车道上风驰电掣般经过。出纳员惊呼了一下。随着这叫声，林荫路还原为又潮湿又阴沉。拉迦德夫人早已登上车子，招呼说：

“朋友，你究竟是过来还是留下，快决定。说真的，今晚你看来就象毛毛雨那样使人愁闷。”

“该怎么做呢?”卡斯塔涅对梅莫特说。

“你愿接替我的位置吗?”英国佬问他。

“愿意。”

好,我过一会儿上你家去。”

“哎呀,卡斯塔涅,你一反常态,简直是神不守舍。”阿姬莉娜对他说,“你在筹划干坏事吧。观剧的时候你太忧郁、太沉思啦。亲爱的,你需要什么我能办到的? 说吧。”

“等咱们到家之后,我想知道你爱不爱我。”

“这不用等,”她说着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你瞧!”

她一边做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拥抱他,一边向他花言巧语,讲情话在这类女人已成为一种职业,好比演员演戏一样。

“哪儿来的音乐?”卡斯塔涅问。

“得啦,这会儿你又听到什么音乐?”

“是仙乐,”他接着说,“好象乐声来自天上。”

“怎么,你一向借口受不了音乐,拒绝在意大利剧院订一个包厢,现在却成为音乐狂。哼,你疯了! 你的音乐只存在你的大脑袋里,老糊涂虫!”她说着抓住他的头在肩膀上摇晃,“你说啊,爸爸,是不是马车的轮子在歌唱?”

“娜吉,听仔细了吗? 天使在为慈悲的上帝奏乐,只有这种音乐的和声不仅被我的耳朵听到,同时还会由我全身的毛孔吸收。我无法向你形容,正象喝了甘露那样舒畅。”

“噢,对慈悲的上帝当然是奏乐的,因为人们一向把天使跟竖琴画在一起。”她眼见卡斯塔涅象鸦片鬼那样神志恍惚,心里想:“的确,他疯了。”

他们到了家。卡斯塔涅沉浸在刚才的所见所闻之中，不知该相信还是该怀疑，象喝得烂醉似的失去了理性。他从车里跨出来的时候晕倒了，由他的情妇、看门人、珍妮扶起，抬进阿姬莉娜的房间。他在那儿苏醒过来，一边做了个绝望的姿势，把身子埋进炉边的沙发椅里，一边说道：

"朋友们，朋友们，他快来了。"

这当儿珍妮听见铃响，走去开门。她通报英国人光临，并说这位先生跟卡斯塔涅订有约会。梅莫特突然出现，屋子里寂静无声。他瞧一眼看门人，看门人退出。他瞧一眼珍妮，珍妮退出。梅莫特对交际花说：

"夫人，我们有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要办。"

他抓住卡斯塔涅的手，卡斯塔涅站起来。两个人走进没有灯火的客厅中去，因为梅莫特的眼睛连最浓的黑暗都能照亮。阿姬莉娜被外国佬奇异的目光所震慑，浑身无力，未能想到她的情人。她以为他躲在女仆的房间内，实际上由于卡斯塔涅回家过急，珍妮把他藏在盥洗室里，就象上述演出的戏中表现的那样。屋子的门被猛力关上了，卡斯塔涅很快就回来。

"你怎么啦？"他的情妇吓了一跳，叫了出来。

出纳员已面目全非。肤色由红润变成铁青，象英国佬那样显得又凶狠又冷酷。眼中射出一股阴森森的目光，叫人受不了。憨厚的姿态变得专横而高傲。交际花发现卡斯塔涅瘦了，前额丑恶异常。总之，龙骑兵发挥出一种可怕的影响，犹如沉重的气氛压得别人喘不过气来。阿姬莉娜一时不知所措。

“这么短时间内，你和这恶魔般的人之间发生什么事啦？”她问。

“我把灵魂卖给他了。我感到我已不是原来的自己。他要走了我的本质，把他的给了我。”

“怎么？”

“你不会明白的。”卡斯塔涅冷冷地说，“啊！他说得不错，这魔鬼！我现在已看清一切，了解一切。你一直在欺骗我。”

阿姬莉娜听了这话不寒而栗。卡斯塔涅点亮烛台，走进盥洗室。可怜的姑娘目瞪口呆地跟随着他，当卡斯塔涅分开衣架上挂着的衣衫，发现那个下级军官的时候，她不由得大吃一惊。

“亲爱的，来吧。”卡斯塔涅说着抓住莱翁的外套纽扣把他拉进了室内。

阿姬莉娜脸色发白，神志狂乱，瘫倒在椅子里。卡斯塔涅坐在炉边的沙发上，让阿姬莉娜的情人站着。

莱翁对他说：“你当过军人，我已准备好使你恢复理性。”

“你是个混蛋。”卡斯塔涅冷漠无情地回答，“我根本不需要决斗。我想杀死谁，瞟一眼就成。小子，跟你直说吧，干吗我要杀你呢？你脖子上分明有条红线。断头台等着你。对啦，你将死于沙滩广场，没法挽救的。你参加了烧炭党的一次秘密集会，密谋反对政府。”

“啊，你没跟我讲过这事！”阿姬莉娜冲莱翁嚷。

“你还不知道吗？”出纳员继续往下说，“内阁今晨决定追缉你们的团体。检察长截获了你们的名单。你被叛徒告发

了。这会儿正在起草对你的起诉书。”

“这么说是你出卖了他？……”阿姬莉娜象母狮大吼一声，起身要来撕卡斯塔涅。

“你明明知道我不会这样干的。”卡斯塔涅回答说，冷静的态度使他的情妇不知所措。

“那么你怎么知道的？”

“进大厅之前我还不清楚呢。可现在，我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下级军官惊呆了。

“那么，朋友，救救他吧！”阿姬莉娜嚷着扑倒在卡斯塔涅脚下，“救他一命，既然你无所不能！我将爱你，崇拜你。我可以不做你的情妇而当你的奴隶。不管你怎么异想天开，你要我做什么都成。是的，我对你已不仅仅是爱，我将象女儿对待父亲那样孝顺，加上作为一个……你怎么还不理解！总之，无论我的热情如何强烈，我永远是属于你的！我还要怎样说才能打动你？我会想方设法讨你欢心……我……天哪！好，不管你要我干什么，比如要把我投到窗外，你只消提醒我一句‘莱翁’，我就自动跳进地狱。一切折磨，病痛，悲伤，凡是你想施加于我的，我都接受！”

卡斯塔涅无动于衷地听着。作为全部答复，他发出魔鬼般的笑声，指着莱翁说：“断头台在等着他。”

“不！他不再离开这个屋子。我要救他！”她嚷道，“对，谁敢碰一碰他，我就杀死谁！你干吗不愿救他？”她尖声叫喊，眼睛通红，头发散乱，“你救得了吗？”

“我无所不能。”

“那你干吗不救他？”

“干吗？”卡斯塔涅的声音响得连地板都震动了，“吓！我在复仇！为非作歹是我的本行。”

阿姬莉娜道：“死，我的情人要死，这可能吗？”

她跳起来直奔橱柜，从筐子里抄起一把匕首，向卡斯塔涅冲来；卡斯塔涅却哈哈大笑。

“你明明知道我已刀枪不入。”

阿姬莉娜的胳膊垂了下来，好似突然折断的琴弦。

出纳员转身向着下级军官说：“出去，亲爱的朋友，干你的事去。”

他伸出手，军人感受到卡斯塔涅强大的威力，不得不服从。

“这儿是我的家。我满可以差人去找警官，把擅自潜入住所的人交给他。但我宁愿让你自由。我是魔鬼，却不是密探。”

“我要跟他走。”阿姬莉娜说。

“走吧。”卡斯塔涅回答，“珍妮呢？”

珍妮走了进来。

“你叫看门人去给他们雇一辆马车。”

卡斯塔涅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说：“好吧，娜吉，你总不能象叫化子似的离开一个还爱着你的男人。”

他递给她三十万法郎。阿姬莉娜接过钞票扔在地下，往上吐唾沫，一边怀着绝望的心情疯狂践踏，一边冲他说道：“我

俩将徒步离开这个屋子，不要你一个子儿。珍妮，你留下吧。”

“晚安！”出纳员说着把钞票捡起来，“我呢，我已经旅行归来。”他瞧着女用人吃惊的样子，又道：“珍妮，我看你是个好姑娘。如今你没有女主人了，还留在这儿吗？……今晚，你将有个男主人。”

阿姬莉娜什么都不相信，急急忙忙将下级军官带到她的一个女朋友家中。然而莱翁已成为警方的怀疑对象，无论他去哪里，都有人盯梢，因此正象当时的报纸报道的那样，不久之后他就跟三个朋友一起被捕了。

出纳员感到自己已判若两人，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完全变了。那个卡斯塔涅，历经童年、青年、情人、军人、勇士、受骗、结婚、幻灭、做出纳员、热恋、由于爱阿姬莉娜而犯罪，那样的卡斯塔涅已不复存在。他内在的形态爆裂了。刹那间，他的脑子发达了，五官也扩展了。他看尘世的事物，仿佛置身在奇妙的高度，整个世界都被他的思想囊括。在去戏院之前，他没头没脑地爱阿姬莉娜，宁愿对她的不贞闭上眼睛，也不肯将她放弃。现在这种盲目的感情已经泯灭，宛如云雾在阳光下消散。珍妮很高兴接替她的女主人，占有她的财产，对出纳员百依百顺。但卡斯塔涅能看透心思，发现这种忠诚的动机纯粹出于物质上的考虑。因此他玩弄这个姑娘，就象一个顽童贪婪地吮掉樱桃的汁水，然后把核儿扔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正当她自以为成了主妇，卡斯塔涅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把她的内心活动一五一十、逐字逐句地复述出来。

“孩子，知道你在想些什么吗？”他笑着说，“喏，你的想法

是：‘这些我垂涎已久的美丽的花梨木家具，这些我试穿过的好看的衣衫，如今都归我啦！真不知为什么太太这样蠢，不想跟他，这才成全了我。老实说，只要能乘马车，戴首饰，坐包厢看戏，拿取定息，我可以给他许多欢乐，甚至送他的命，假如他的身体不是非常强壮有力。我还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呢！’——是不是想的这个？”他的语气使珍妮脸色煞白。“哎，孩子，你坚持不下去的，我要为你好把你辞退，你会累坏的。来，让我们好生分手吧。”

于是，他给珍妮一小笔款子，将她冷漠地打发走了。

卡斯塔涅以他永生的幸福作代价买到了可怕的权力，他拿这个权力首先用来充分满足口腹之欲。他安排好业务，轻而易举地同纽沁根先生结清了账目，纽沁根另找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接替他。然后他决定举办一次相当于罗马帝国全盛时代的闹宴，象伯尔沙扎尔在最后的酒宴中那样拚命大吃大喝。但是，犹如伯尔沙扎尔，他在狂欢中清晰地看见一只光辉的手在宣判他的命运，不是写在饭厅里狭窄的墙上，而是描在绘着彩虹的广阔的天空中。他的宴会果真是漫无节制、穷奢极侈的。席面几乎就是在他足下颤抖的地球。他好比一个浪荡公子欢度最后一个节日，对什么都不加珍惜。魔鬼交给他人类快感之库的钥匙，他大把地汲取，很快就摸了底。他一旦领会到这个巨大的权力，就立即实施，检验，滥用。过去认为等于一切的东西，如今等于没有。无边的欲望的诗篇往往被占有所扼杀，获得的事物难得同梦想符合。全能的梅莫特心里埋藏着的正是这种乐极生悲的感觉。现在他的继承人也突然发现人性

的空虚，因为随着无限的魔力而来的便是虚无。为了更好地理解卡斯塔涅所处的奇特境遇，就必须考虑它的更迭如何迅速，以及设想这些变化的间隔如何短促，而对尚受时间、空间、距离的法则束缚的人来说，要获得这样的一个概念却很不容易。从前他同外在世界之间存在的关系，随着他官能的扩张已经改变。象梅莫特一样，卡斯塔涅能一会儿工夫就到达印度斯坦令人心旷神怡的山谷，能乘在魔鬼的翅膀上飞越非洲的沙漠，或者掠过海洋的水面。他既能一眼就看清任何事物的本质，也能看透别人心底的打算。同样，他的舌头能一下子品出所有的滋味。他寻欢作乐的方式，就象专制政府采果子而把树砍倒①。作为欢乐或痛苦尺度的过渡、交替，人生情趣的千变万化，对他已不复存在。他的味觉曾经变得异常敏感，在饱食过度时突然麻木。他对珍馐和美女已完全腻烦，觉得毫无乐趣可言，既不想再吃，也不想再爱了。他意识到自己拥有万无一失的力量，任何女人都唾手可得，便不再想要女人了；预先知道她们会顺从他最任性的要求，他就极端渴望一种真正的爱，希望她们比实际上更钟情一些。世界只拒绝于他的，就是信仰和祈祷这两种起安慰作用的动人的爱。人人都服从他，这是一种可怕的状态。震撼他身心的痛苦、欢乐和思绪的洪流，即使最坚强的人也承受不住，而他却有股强大的生命力与它们抗衡。他憧憬某种无边的东西，地球已不能满足，他明

---

① 参阅孟德斯鸠（1689—1755）《论法的精神》第一卷第五章第十三节："路易斯安娜的野蛮人采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柢砍倒采摘果实。这就是专制政体。"

显而绝望地感到有个光明的区域，他整日想展翅飞越过去。他内心焦躁，那些无法吃喝的东西强烈吸引着他，使他又饥又渴。象梅莫特那样，他的嘴唇变得灼热，渴求欲望。他追求未知，因为他无所不知。他看清了这个世界的原则和构造，对它的成果不再欣赏，而是深表蔑视，象全知的斯芬克司保持一动不动，沉默不语，毫无把自己的见识告诉别人的意念。他拥有整个地球，又能一下子越过它，财富和权力对他已毫无意义。他为掌握最高的权力而深感忧郁，这只有撒旦和上帝才有办法补救，秘诀仅仅他们知道。卡斯塔涅跟他的老师不同，没有不可抑制的仇恨和干坏事的欲望。他意识到自己是未来的魔鬼，而撒旦是永远的魔鬼。撒旦知道自己无法赎回，就恣意用他的三齿叉象捣粪一样把世界乱捣一阵，打乱上帝的计划。不幸的是，卡斯塔涅还存有希望。因此，他虽能在刹那间从地球的一极跑到另一极，就象鸟儿无可奈何地从笼子的这边飞到那边，但这样做之后，同鸟儿一样，他看见无边的空间。他对无限有了一个观念，不能再象别人那样看待人间的事物。那些狂人向往魔鬼的能力，没看出他们得到这种权力就换到魔鬼的思想，也就不能再为周围的人们所理解。新的尼禄为了消遣想叫人烧掉巴黎，——象舞台上表演的大火景象——想必巴黎在他眼中犹如一个急匆匆的旅客对待路边的蚁巢那样。在卡斯塔涅看来，科学是在解哑谜。国王及其内阁引起他的怜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越是堕落也就离做人的条件越远。他感到地球太狭窄，魔鬼的权力使他参与创造的过程，窥见了原因和结果。他眼见自己被逐出人们用各种

语言称呼的天堂，就愈加向往天堂。这时他才懂得，他的前任的干枯的面孔，被希望之火燃起又不断幻灭的眼神，血红的嘴唇，都表现出这种渴求，苦恼的神态则说明内心持久的斗争。他还能做天使，却当了魔鬼。好象一个人被巫师禁闭在丑恶的躯壳里，由于符咒的束缚，需要别人的意志才能打破这层可憎的外表。真正伟大的男子在一次失望之后会用更大的热情在女人心中寻找无边的爱，同样，卡斯塔涅心中也升起一个念头，它可能就是进入更高境界的钥匙。正因为他放弃了永生的幸福，他才一心想念虔诚者的未来。他从自己能随心所欲的纵乐中跳出时，便感到这种感情的压力；神圣的诗人、使徒、宣教者用那么有力的字句给我们描绘的痛苦，他体会到了。他好似被一支闪闪发光的利剑逼在腰上，直奔梅莫特家，想看一看他的前任怎么样了。梅莫特住在费鲁街，靠近圣絮尔皮斯教堂，屋子又阴暗又潮湿。费鲁街象所有位于塞纳河左岸往下直落的道路一样通向北方，它是巴黎最凄凉的街道之一，两侧的房屋就反映了这种特性。卡斯塔涅走到门口，只见大门和拱顶都披着黑纱，一排排亮晃晃的烛光在灵堂内照耀。临时搭起的柩台两边各站着一名教士。

一个年老的看门女人对卡斯塔涅说："不用问先生干什么来。您跟可怜的死者太象了。您要是他的兄弟，来向他诀别可太晚啦。这位好绅士前天夜里已经去世。"

"他怎么死的？"卡斯塔涅问教士。

"放心吧。"一个老教士把盖着灵柩的黑纱掀起一角。

卡斯塔涅瞥见那张脸，由于信仰而显得崇高。灵魂仿佛

从每个毛孔渗出，光彩照人，用无限仁慈的感情暖人心房。这便是忏悔了的约翰·梅莫特先生。

教士接着说："令兄的结局值得羡慕，一定叫天使们高兴。您知道一个罪人的转变会在天国引起怎样的欢乐！在天恩的感召下，他悔悟的泪水流之不尽，只有死亡才能加以制止。圣灵附在他身上，他灼热的肺腑之言无愧于先知之王①。我生平从未听过比这个爱尔兰绅士更可怕的忏悔，也从未听过更热诚的祈祷。不管他错误有多大，他这样改悔就立时弥补了。上帝显然把手伸给了他，因为他已完全改变。他的面孔变得又圣洁又美丽，阴冷的眼睛在泪水中变得温柔。他的曾经响得吓人的声音，变得文雅而柔和，象谦卑者的口吻了。他的讲话开导了听众，他们都匍匐在地聆听他颂扬上帝及其无上的荣光，叙述天堂的事情。即使他没给家人留下什么东西，他也肯定为他们挣得了任何家庭未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一颗圣洁的心灵，它看护着你们大家，指引你们走向正路。"

这番话对卡斯塔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赶紧出门，走向圣絮尔皮斯教堂，服从命运的召唤。梅莫特的改悔使他震惊。那时期，有个擅长辞令的人经常在早晨举办演讲会，给本世纪的青年论证天主教的教义，尽管另一种也很雄辩的声音，宣布青年们对信仰是格格不入的。② 演讲会末了让位给梅莫特的葬礼。卡斯塔涅赶到时，这个宣教士正用他优美的声调和深刻的语言总结我们幸福的未来。魔鬼附体的前龙骑兵，恰好

① 指《旧约·诗篇》的作者大卫。

② 指当时教会中两派的争论。

具备接受教士宣讲的神圣话语的条件。的确，如果有一种精神的现象已被证明，不就是人们所说的诚朴人的朴实信仰?信仰的力量跟人们使用理性的程度直接有关。那些按照本能生活的人与那些在社会的勾心斗角中精神和心灵都感到厌倦的人相比，接受启示容易得多。普通人和士兵就是这样。来自南方的卡斯塔涅从十六岁起参军，追随法国的旗帜，直到近四十岁。作为一个普通的骑兵，他不得不日夜战斗，在想到自己之前首先得想到他的战马。从军期间，他很少有时间考虑未来。升了军官，他忙于照顾士兵，转战疆场，从没想到死后怎样。士兵的生活不要求太多的思想。有的人达不到高度的筹划，对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政治计划和作战方案，战略战术和行政管理，不能考虑周详，这些人处在一种浑噩的状态，就象法国最落后的外省最粗鲁的庄稼汉。他们一往直前，被动地服从指挥者的命令，象樵夫砍树似的把面前的敌人杀死。他们不断从要求施展体力的激烈状态转向休息，补偿自己的消耗。他们砍啊，喝啊;砍啊，吃啊;砍啊，睡啊，周而复始。在这股生活的旋风中，智力很少运用，精神处在一种自然的纯朴状态。当这些在战场上如此坚强有力的人回到文明中间，大多数待在下层，表现出缺乏思想，缺乏能力，缺乏价值。年轻的一代看到我们威震四方的军人，竟象孩子那样无知和单纯，不由得不感到吃惊。一个暴烈的帝国禁卫军上尉，写不好报纸的收据。老兵既然如此，他们的缺乏推理的头脑就容易听从强烈的冲动。卡斯塔涅的罪行提出那么多的问题，要讨论它，道德学家得运用议会的词汇：要求"分开议决"。女性的魅力

是那样残酷地不可抗拒，卡斯塔涅正是在情欲的唆使下犯了这件罪行。当一个海妖投入战斗，施展她的诱惑力的时候，没有一个男人能够说："我永远不会这样做。"由于法国革命和军人的生活，卡斯塔涅从未想到过宗教，现在他听到了它的教义。"您来世幸福吗?"这句可怕的话使他感到强烈震惊，尤其因为他厌倦了地球，象一株不结果的树似的把它摇撼过，所以对他来说只要地上或天上还有一块禁地，他就一心想去。倘若允许把这样的大事跟社会上荒唐的事情相比，就好象那些有几百万财产的银行家，在社会中所向披靡，但却不为贵族的圈子所接纳。于是他们一心想钻进去，只要这件事尚未做到，就把已经获得的社会特权看成毫无意义。这个比地球上的国王加起来还要强大的人，这个象撒旦一样能够和上帝作对的人，如今倚在圣絮尔皮斯教堂的柱子上，象梅莫特那样一心思念着未来，他的身子在这种感情的重压下弯曲了。

"他真幸福!"卡斯塔涅嚷道，"他是怀着必进天堂的信念死去的。"

顷刻间，出纳员的思想发生了莫大的变化。他做了几天魔鬼之后，又还原成为人，这是一切《创世记》用来描绘原罪的形象。但是尽管形状上重新缩小，他已获得伟大的因素，他在无限中锻炼过了。魔鬼的力量为他启示了神的力量。地球上的欢乐，他匆匆汲取完了，不再感到稀罕，他就愈加渴望天国。魔鬼答应的享受只不过是扩大了的尘世的享受，天上的欢乐才是无限的。这个人信奉上帝了。赠送世上财富的诺言对他已毫无意义；他鄙视这些财富，就好比喜爱金刚钻的人瞧见石

子一样。同另一种生活中永恒的美相比，他把这些财富看成玻璃制的小玩意儿。来自这个源泉的乐趣都是可厌的。他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阴郁地听着为梅莫特做的追思弥撒。"最后审判日"把他吓坏了。他懂得了这个词的全部崇高的涵义，这是在天主面前战栗的灵魂发出的忏悔的呼声。霎时间，他被圣灵征服了，就象干草被烈火烧着一样。眼泪夺眶而出。

"您是死者的亲属吗？"教堂的小执事问。

"是他的继承人。"卡斯塔涅回答。

"捐些钱作为追思弥撒的费用吧！"

"不。"卡斯塔涅回答，他不愿把魔鬼的钱给教会。

"捐些给穷人吧！"

"不。"

"捐些修教堂吧！"

"不。"

"捐些给圣母堂吧！"

"不。"

"捐些给神学院吧！"

"不。"

卡斯塔涅抽身退出，免得成为几个教会人士怒目而视的对象。

他看着圣絮尔皮斯教堂，心里想："为什么人们在各地建立起这些宏伟的大教堂？这种为群众始终分享的感情，必然寄托在某个东西之上。"

"啊，你把上帝叫做某个东西？"他的心嚷道，"上帝！上

帝！上帝！……”

一个内心的声音重复的这个词慑服了他。但从远方隐隐约约传来的悠扬的音乐使他恐惧的感觉消退了。他以为乐声来自教堂，便朝正门望去。然而仔细留神一听，声音却来自四面八方。他环顾广场，未发现任何乐师。若说这乐曲给他带来天堂的幻象和一线朦胧的希望，那它也引起一个罪人更强烈的内疚。他在巴黎街头徘徊，痛苦欲绝。他视而不见，漫无目的地游荡。他无缘无故站住，自言自语，也不闪身躲开木板的撞击或车轮。不知不觉，他的心因忏悔既深受折磨又得到抚慰。象梅莫特那样，他的脸上不久出现某种漠然而庄严的表情，好似一个人陷于悲观绝望对什么都灰心丧气的时候，又怀着新的希望而跃跃欲试；但超乎一切的是他对尘世一切赠品的厌恶。他那畏惧光明的眼神里隐藏着最谦卑的祈祷。他为拥有强大的魔力而苦恼。内心剧烈的骚动使他的身躯伛偻，犹如劲风吹弯高大的松树。象他的前任一样，他不能自寻短见，因为他不愿套着地狱的枷锁死去。他无法忍受这种酷刑了。终于一天早晨，他想起幸运的梅莫特曾建议自己取代他的位置；他接受了，那么别人无疑也会这样做。在教会神甫雄辩的继承人到处惊呼对宗教漠不关心的时代，他总不难找到一个人，为获取利益而愿意遵守这项合同的条款。

他想："有一个场所，那儿人们把王位叫卖，将人民过秤，对制度议价；那儿政府、思想、信仰全用货币标价，一切都可以贴现；那儿连上帝借款也用超度灵魂的收入作担保，因为教皇在那里立了长期户头。我要能找一个灵魂来买，就是那个

地方。”

卡斯塔涅兴冲冲地上证券交易所去，想如同买卖公债似的作成一笔灵魂的交易。一个普通人可能会担心遭到嘲笑，但卡斯塔涅凭经验知道陷于绝境的人对什么都认真看待。如果一个疯子告诉被判死刑的人，他只消念几句咒语就可以穿过牢门的锁眼飞出去，这个死囚犯会听进去的。同样，痛苦的人也很轻信，除非他抓住的念头确实破产了，就象树枝在即将溺毙的人手中折断一样，那时他才死心。下午四点光景，卡斯塔涅来到公债市场关闭之后自动组成的人群中间，那儿正在商谈股票并议论纯粹商业的事务。不少商人认得他，因此他可以一边假装找某个人，一边偷听关于落难者的流言蜚语。

一个胖胖的银行家肆无忌惮地说道："小子，今后我宁愿跟你交易，也不愿跟克拉帕龙公司来往了！今天早上他们让银行①办事员把他们该付的期票退回了。你要是有，留着吧。"

这个克拉帕龙正在院子里同一个著名的高利贷者紧张地密谈。卡斯塔涅立刻走向克拉帕龙，这商人一向以做大投机买卖出名，不是大发横财就是彻底破产。

金融商刚离开克拉帕龙，投机家不禁做出一个绝望的姿势，这时卡斯塔涅正好赶到克拉帕龙身边，对他说：

"好啊，克拉帕龙，你欠银行十万法郎要付，而现在四点钟

① 指法兰西银行。

了。情况明摆着，要料理你这次小小的破产已经来不及了。"

"先生！"

"声音放低些。"出纳员说道，"倘若我向你提议做一桩买卖，使你想要多少钱就能赚多少……"

"唉，还不了我的债，任何买卖都得一段经营的时间。"

"我知道一笔交易可以使你马上付清债款。"卡斯塔涅往下说，"可是你必须……"

"做什么？"

"必须把你在天堂的股份出售。这跟别的买卖没什么两样，不是吗？我们都是来世这个大企业里的股东。"

"当心我刮你耳光！……"克拉帕龙被激怒了，"对一个陷入不幸的人不能开这样恶劣的玩笑。"

"我是认真说的。"卡斯塔涅从衣袋里抓起一扎钞票。

"首先，"克拉帕龙说，"我不会为了一点困难便把灵魂随便卖给魔鬼。我需要五十万法郎，去……"

"谁跟你说这么一点钱啦？"卡斯塔涅赶紧解释，"你得到的钱，将多得连银行的金库都盛不下。"

他递过去一捆钞票，终于使投机家下定决心。

"行！"克拉帕龙说，"但是怎么成交呢？"

"你到那边没人的地方去。"卡斯塔涅指着庭院的一角回答说。

克拉帕龙同他的勾引者交谈了几句，两人都面向墙壁。曾经注意他们的人中没有一个猜出这场个别谈话的目的，尽管缔约双方所作的奇怪姿势引起他们相当强烈的好奇心。卡

斯塔涅回来的时候，那些股票商不禁发出一片惊叹声。正象在法国的议会里，最小的事件也能立即使人分心，所有的眼睛都转向引起喧哗的这两个人，一看他们之间发生的变化，不由得大吃一惊。在证券交易所内，大家边走边谈，组成人群的各个人很快会互相识别。交易所好比一张大赌桌，熟客们根据一个人的面容可以猜出他手中掌握的牌和输赢的情况。所以个个人记住了克拉帕龙和卡斯塔涅的相貌。象梅莫特那样，卡斯塔涅坚强果敢，目光炯炯，浑身精力充沛。人人见到这张又威严又可怖的面孔都会赞叹，暗想这家伙是从哪儿取得这一切的。但是卡斯塔涅一旦丧失权力，就显得憔悴、萎缩、苍老、衰弱。他拖走克拉帕龙的时候，犹如一个发烧的病人，或者一个处在兴奋期的鸦片鬼，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高烧后垮掉，只有咽气的份儿，或者是由于吸毒过多，陷入可怕的软瘫状态。一向支持他胡作非为的魔鬼精神消失了；只剩下肉体，精疲力竭，在纷至沓来的内疚和真心实意的忏悔重压下无依无靠。克拉帕龙恰好相反，尽管大家猜出他忧心忡忡，他回来的时候却目光灼灼，脸上带着魔鬼路济弗尔①式骄傲的神态。晦气已转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了。

"老兄，坐以待毙吧！"克拉帕龙对卡斯塔涅说。

"行行好，替我雇一辆车，请一位教士——圣絮尔皮斯的副堂长。"前龙骑兵一边回答，一边坐在一块界石上。

"请一位教士！"这句话被好些人听见了，在股票商中激起

---

① 路济弗尔即撒旦，是撒旦堕落前的名字，意思是"明亮之星"。

一片嘲讽性的喳喳声，这些人只肯信仰代表财产的票证。账簿就是他们的《圣经》。

“我还来得及忏悔吗?”卡斯塔涅自言自语，可怜的声音使克拉帕龙感到震动。

一辆马车载走了垂死者。投机家急忙去银行付清债款。这两个人突然变换面容所产生的印象在人群中消失了，就象航船划出的水痕在海面上消失一样。一条更重要的新闻吸引了商业界的注意力。在这孤注一掷的时刻，人们都忙于编制行情表，即使摩西带着两只灿烂的尖角出现①，也难以得到说双关语的荣誉，甚至还会遭到他们的否认。克拉帕龙付完欠款，心里害怕了。他对自己的权力已深信不疑，就回到证券交易所，把他的交易向陷入困境的人们提出。一个公证人接替了克拉帕龙，按他的说法，用在地狱的账本上投资和在那里享受的权利买到七十万法郎这一大笔款子，又把魔鬼的契约以五十万法郎卖给一个建筑承包商。承包商以三十万法郎将它让给一个铁器商，铁器商又以二十万法郎转让给一个细木匠。终于，到五点钟的时候，没有人再相信这个奇怪的合同。买主稀少，由于丧失信心。

到五点半钟，持有者是一个油漆匠，他正倚在当时建在费多街的临时交易所的大门上。这个油漆匠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他回家以后跟妻子说，他“晕头转向”了。

---

① 传说摩西从西奈山下来时“有角”。

闲逛者都知道，费多街是年轻人最喜爱的街道之一；这些年轻人由于没有女友，就爱上所有的女性。在一座端正的屋子的二层楼上住着一个姿色罕见的妙人儿，她既没当上公爵夫人，也不是皇后，因为世上的美女总比爵位和御座多得多，她只好满足于经纪人或银行家，按一定的价格为他们提供快乐。这位又善良又漂亮的姑娘名叫欧弗拉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见习生垂涎的对象。的确，克罗塔律师事务所的二等帮办以一个二十二岁年轻人的全部热情爱着这个女人。为了获得一笔微不足道的五百路易①的款子，给欧弗拉齐买一条她十分向往的披肩，好通过她贴身女仆的安排得到一次约会，他可以杀死教皇和整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教团。痴情人这时在欧弗拉齐的窗子下踯躅，犹如白熊在植物园的笼子里徘徊。他把右手插进背心，按在左胸上，真想掏出心来，尽管末了只拧了拧他的背带。

他想："怎样才能弄到一万法郎呢？把这份卖约应该送去注册的款子占为己有吧。天哪！我的挪用会坑了买主，一个大富豪？唉，明儿我去扑在他的脚下，对他说：'先生，我拿了你一万法郎。我才二十二岁，爱上欧弗拉齐，这便是我的历史。我的父亲有钱，他会还你的，别毁了我！你不也有过二十二岁，爱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吗？'但是这些该死的资本家，都没有心肝！他很可能非但不同情我，反而向检察官告发。哎呀！要是我能把灵魂卖给魔鬼就好啦！可是既不存在上帝也不存

① 五百路易相当于一万法郎。

在魔鬼，这些都是迷信的蠢话，他们只在神怪小说或老太婆讲的故事中才会出现。我怎么办呢？”

“你若肯把灵魂卖给魔鬼，可以到手一万法郎。”油漆匠听见律师见习生漏出来的片言只语，这样对他说。

“啊，欧弗拉齐是我的啦！”律师见习生同以油漆匠面貌出现的魔鬼拍手成交。

订完合同，疯疯癫癫的律师见习生立刻去买披肩，爬上楼梯，进了欧弗拉齐的家。由于鬼迷心窍，他在那里足不出户地待了十二天，把他在天堂的股份挥霍完了。他一心寻欢作乐和狂喝乱舞，丝毫未想到地狱，将他新获得的特权也忘得一干二净。

可敬的麦图林① 的儿子梅莫特发现的巨大权力，就这样丧失了。

某些关心这些事情的东方学者、神秘论者、考古学家，想从历史上找到召唤魔鬼的方法已不可能，缘故就在这儿。

在他疯狂放荡的第十三天，可怜的律师见习生躺倒在圣奥诺雷街他老板家阁楼的破床上。羞耻心，这个不敢照自己面孔的奇特的女神，攫住了他。这个年轻人病了，想治疗自己。他误用了一个药方的剂量——那药是一个在巴黎墙上②闻名的能人发明的——由于水银中毒而死去。他的尸体变得乌黑，好象鼹鼠的脊背。魔鬼肯定在他身上附过了，哪一个？

① 麦图林(1782—1824)，原籍法国的爱尔兰作家，代表作为《漫游者梅莫特》，巴尔扎克的这个短篇的主人公借自这部作品。

② 当时巴黎墙上经常贴有治花柳病的各种广告。

是不是阿斯塔罗特[1]呢？

“这个可敬的年轻人被送上水星了。”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帮办对一个来采访这件新闻的德国魔鬼学家说。

“我愿意相信。”德国人回答。

“啊！”

“是的，先生。”德国人接着说，“这个意见符合雅可布·博姆[2]的话，他在《人的三重生活》的第四十八个命题中说：‘假如上帝通过菲亚特[3]办一切事情，那么菲亚特就是包容自然的神秘的母体，而自然又是水星和上帝的思想形成的。’”

“先生，你说什么？”

德国人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们不懂。”律师见习生们说。

“Fiat？……”一个见习生喊，“fiat lux！[4]”

德国人又说：“你们可以查证一下引文。米涅雷先生一八〇九年出版的《人的三重生活》的第七五页中有这个句子；这篇论文由一个哲学家[5]译成法文，他十分赞赏那位著名的鞋匠。”

“啊！他是鞋匠？”一个见习生说，“你们瞧！”

---

① 叙利亚女神，最终被归于魔鬼的化身之中。

② 雅可布·博姆（1575—1624），德国神秘论者，是个鞋匠。他的论文《人的三重生活》发表于一六二〇年。

③ 菲亚特，心理学词汇，指介于筹划和执行之间的决心。

④ 拉丁文：请解释清楚。

⑤ 指法国哲学家圣马丁（1743—1803），他于一七九三年译出《人的三重生活》。

“在普鲁士①！”德国人回答。

“他为国王工作吧？”第二个愚蠢的见习生问。

“他该用鞋带把他的句子串起来。”第三个见习生说。

“这个人象金字塔似的！”第四个见习生指着德国人嚷。

尽管这个外国佬是第一流的魔鬼学家，他还是不知道这些律师见习生是怎样的恶鬼；他走开了，对他们的取笑丝毫不懂，以为这些年轻人说博姆是一个金字塔似的能人呢。

他想：“在法国真有东西可学。”

一八三五年五月六日于巴黎

金志平 译

① 雅可布·博姆几乎终生住在普鲁士。

玄妙的杰作

献给一位勋爵

一八四五年

一 吉 莱 特

一六一二年岁末一个寒冷的早晨，一位看上去衣着十分单薄的年轻人，在巴黎大奥古斯坦街的一座房子门前徘徊。他那犹豫不决的样子，活象个初恋的情人，不管意中人多么容易亲近也不敢走进她的家门。他在街上来回走了好久，最后终于跨进门槛，打听弗朗索瓦·波尔比斯① 先生是否在家。一位正在打扫一间矮屋的老妇回答说在，年轻人便慢慢走上楼去。他每走一级都要停一停，就象初入朝廷的臣子不知国王会如何接待自己而惶恐不安。他登上旋梯顶端之后，在楼梯平台上停了片刻，下不了决心去拿起画室门口那样子古怪的敲门槌。在这里工作的，确是亨利四世肖像的作者，这位画家后来

① 弗朗索瓦·波尔比斯(1570—1622)，弗朗德勒(今比利时）画家，曾游历意大利，后应召在法国宫廷任画师，曾为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王后绘制全身巨幅肖像。

由于卢本斯得宠而被玛丽·德·梅迪契所冷落①。一般风华正茂、醉心艺术的伟大画家们走近某个天才人物或者某幅杰作时的那种激动心情，这位青年现在深有体会了。在人的全部情感中，崇高的热忱所产生的朴素感情最为珍贵。但是，崇高的热忱总是日益衰退，直到幸福终于成了回忆，光荣终于化为泡影。在我们朝三暮四的感情里，是找不到象青年艺术家这样与恋爱相似的热情的。这种热情是青年艺术家经历光荣和不幸的命运，度过苦中有乐的一生的开始，其中既充满胆量又充满羞怯，既充满模模糊糊的信心，又充满无可置疑的气馁。凡是不名分文、才华初露的人，如果见到大师时心房不曾激烈地跳动，将来心里总是缺少一根弦儿，作品里总是缺少那么一笔，缺少一种感情，缺少某种诗意。虽说有些自以为是的狂妄之徒对前途过早地抱着希望，但只有蠢人才会把他们当作才子。就这点来说，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看来倒具有一种真正的品德，如果才能应当根据这种初出茅庐时的怯生和不可名状的羞涩来衡量的话。这种怯生和羞涩之情，有前程的人会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摆脱掉，就象漂亮的女人会在卖弄风骚中失去害羞心一样。经常获得成功会减少疑虑，而羞涩也许正是疑虑的表现。

这位画坛新手为自己的卑微而苦恼，此时又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吃惊，如果不是偶然得到意外的帮助，也许就不会走进

---

① 玛丽·德·梅迪契（1573—1642），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王后。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曾以绘画描述玛丽·德·梅迪契的一生，共二十一幅，故得玛丽的宠幸。

为我们留下了杰出的亨利四世肖像的画家屋里。这时正巧一位老人登上楼梯。根据他那奇异的服装，华丽的花边翻领和他那安闲自信的步履，年轻人猜想，这人要么是画家的保护人，要么是画家的朋友。年轻人退到楼梯平台的一边，给他让路，并且好奇地打量着他，希望从他身上找到艺术家的善良天性，或者艺术爱好者的殷勤个性。可是，他却从这张面孔上看到了某种邪恶的东西，特别是那种使艺术家感兴趣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点。请想象一下：前额光秃，饱满，向前突出，鼻梁凹陷，鼻子扁小，鼻尖上翘，象拉伯雷或苏格拉底① 的鼻子一样；一张含笑的嘴，两旁布满了皱纹；短短的下颌傲慢地向上翘，挂着一撮灰色的山羊胡子；碧绿的眼珠，表面上因年老而失去了光泽，但由于螺钿色眼白的衬托，在热情冲动或盛怒之下，有时也会射出炯炯的目光。另外，由于年事已高，更由于那些既伤精神又损害身体的苦思冥想，他的面容显得特别憔悴。双眼已经没有睫毛，突出的眉骨上已很难看到几根眉须。让这副脑袋长在一个孱弱的身体上，套在织成鱼翅形的雪白耀眼的花边大翻领里，在这位老人的黑上衣上再挂一根大金链子，你脑子里就有了这个人物的大概形象。楼梯上暗淡的光线又给这个人物抹上了一层古怪的色调。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一幅伦勃朗的油画，这幅没有框子的画在这位画家所特有的黑暗背景中无声无息地走动着。老人用锐利的目光看了年轻人一眼，在门上敲了三下，向走来开门的一位四十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希腊哲学家。

岁上下的病容满面的人说了声："你好，先生。"

波尔比斯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把年轻人也让进室内，以为他是老人带来的，但也没有怎么把他放在心上。这时画坛新手的注意力已经被画室吸引去了。天生的画家首次走进画室，看到作画的某些具体方法时都会象他这样着迷。光线从天窗上照进波尔比斯的画室，集中射在画架上一块只画了三四根白线条的画布上，大画室的四角却是黑洞洞的。但是，在四角的褐色阴影里，几缕散开的反光照亮了挂在墙上的骑士盔甲上的银灿灿的金属护胸，给一张陈设着珍奇瓷器的古式碗橱的雕花上蜡的顶沿投下几道平行的光线！在几条写生用的旧金丝织锦大褶窗帘的纬线上洒下颗颗明亮的光点。搁板和台面上乱七八糟地摆着一些石膏人体模型和一些古代女神残缺不全的塑像或半身像，这些人像由于年深月久而变得十分光滑。墙上从地板到天花板挂满了用三色铅笔①、红铅笔或鹅毛笔作的画稿和习作。满地是颜料盒，油料瓶，翻倒的小凳，只有一条狭窄的走道通到天窗下的亮处。光线从天窗上洒下来，照在波尔比斯的面孔和那怪人的象牙般的脑壳上。年轻人的注意力不久就被一张画完全吸引住了。这张画在那动乱和革命的年代里，已经闻名于世。有几个顽固分子参观过这张画，多亏这些人，这张画在动乱的日子里才免遭大劫，保存至今。这张美丽的油画上画的是正准备付摆渡钱的埃及

① 三色铅笔是指白、褐、黑三色，在色纸上作绘画练习用，由画家格律埃(1485—1541)首创。在十七世纪，此技法尚未普遍流行，但为波尔比斯的老师荷尔拜因所采用，故波尔比斯也用三色铅笔作绘画练习。

女人玛丽①。这幅杰作是为玛丽·德·梅迪契画的，后来她家道中落，把画卖给了别人。

"我很喜欢你画的圣女。"老人对波尔比斯说。"我可以付给你十个金埃居，比王后出的价钱高。不过，和她去竞争吗？……见鬼！"

"您觉得这幅画好吗？"

"嗯！嗯！"老人回答说，"好吗？……也好也不好。你这个圣女画得不错，但是没有生命。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以为人的模样画得一点不差，各部分都符合解剖原理，就算尽了心力！你们以为在画板上事先调好肌肉的颜色，然后涂到底稿上去，同时注意保持一边明一边暗，不时地瞅一瞅站在桌子上的裸体女人，就算临摹了人物，就自以为成了画家，窃得了上帝的秘密！……不！要成为伟大的诗人，熟悉句法和不犯语法错误是不够的！波尔比斯，瞧你画的圣女。她第一眼看上去很美，再看一眼，你就发现她是贴在画布上的，没有立体感。这是一张只有一面的侧影，是张剪影，是个不会转身，也不会移动的人像。在这只手臂和画面之间，我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缺少空间和深度。不过远景很好，严格遵守了由明渐暗的手法。但是，尽管作了这些值得赞许的努力，我也不能认为这个美丽的人体是有生命的。如果我用手去抚摸那浑圆结实的

---

① 埃及女人玛丽（约345—421），天主教圣女之一，传说她早年行娼，后得天启，决心改邪归正，隐退到沙漠中过苦修生活。在去耶路撒冷朝圣途中，因无钱摆渡过河，便委身船工，以抵船资。这是她最后一次出卖肉体，但这是为了信仰，画面当是表现她准备委身的场面。

乳房，我会觉得它象大理石一样冰凉！我的朋友，那象牙般的皮肤下面，没有血液在奔流；象琥珀一样透明的两鬓和胸脯上，毛细血管交织似网，可是生命没有用它紫红的血浆把这些青筋鼓起来。这部分栩栩如生，那部分则很呆板。每个细部都有生和死的角逐：这部分象女人，那部分象塑像，再看那边，象僵尸。你的作品是不完整的。在你心爱的作品里，你只灌进了你的一部分灵魂。普罗米修斯的火炬在你手中熄灭了多次，因此你画中的许多地方没有受到天火的烧炼。”

“亲爱的大师，请问为什么？”波尔比斯恭恭敬敬地向老人请教，年轻人却按捺不住，简直想揍他一顿。

“啊！是这样的，”矮小的老人回答说，“你在两种体系之间游移不定，在图像和色彩之间，在德国老画家们的细腻、恬淡、准确、刚劲和意大利画家们的火暴、热烈、明快、富丽之间，摇来摆去。你既想模仿汉斯·荷尔拜因①，又想模仿提香②，既想模仿阿尔布莱希特·丢勒③，又想模仿保尔·韦罗内兹④。诚然，这是你的雄心壮志！可是，结果如何呢？你既没有刚健雄劲之美，也没有浓淡相宜的魅力。这部分，就象熔融的青铜撑破了过小的铸模一样，你把提香大量使用的金黄颜色浇进丢勒瘦小的轮廓，把它撑破了。别的地方，轮廓则顶住和控制了威尼斯调色板的绝妙的泛滥。你的形象，无论是构

---

① 汉斯·荷尔拜因（1497—1543），德国名画家。

② 提香，见本卷19页注①

③ 阿尔布莱希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镂版家。

④ 保尔·韦罗内兹（1528—1588），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

图还是着色，都不理想，到处看得出你那不幸的莫衷一是的痕迹。如果你觉得没有足够的才能把两种对立的画技融为一体，你就应该干脆选择其中的一种，以便获得统一，如实地再现一种生活状况。你的画只有背景部分是真实的，形象的轮廓则不真实，不含蓄，没有一点深刻的寓意。”老人指指圣女的胸脯说：“这儿有真实感。”然后，指指肩头说：“这儿也有。”他又回过头来指指胸脯当中说：“但是这儿，一点真实感也没有。不用分析了，否则你会泄气的。”

老人在一张小凳上坐下来，两手托着腮，不再说话。

“大师，”波尔比斯说，“胸脯这部分，我在模特儿身上倒是仔细研究过的。不过，不幸的是，有些自然中的真实效果，在画布上却达不到……”

“艺术的使命不是复制绘画的对象，而是表达它！你不应当是蹩脚的复制者，而应当是诗人！”老人做了个武断的手势，打断了波尔比斯的话，激动地大声说。“否则，雕塑家用模子浇出个女人来就可以免去一切雕凿之功了！嗯，你试试把你情人的手用模子浇出来，再把它放在自己面前，你会觉得这是段令人憎恶的尸体，与真手毫无共同之处，而且你一定会去把雕塑家的凿子寻来，不是丝毫不差地复制这只手，而是想象手的动作和生命。我们要抓住事物和人物的精神、灵魂、面貌。效果！效果！效果是生命的现象，而不是生命。一只手，既然我以手为例子，一只手不仅仅是身体的一部分，手是我们要抓住和表达的思想的体现和延伸。画家也好，诗人也好，雕塑家也好，都不应该把因和果分开，因为，因和果是互相关联的，要

分也分不开！真正的功夫是在这儿！许多画家不知不觉地取得了成功，但并不了解艺术的这一课题。你们画一个女人，但看不见她！这样是不能揭开人物的奥秘的。你们没有想到，你们的手不自觉地复制了你们在老师那儿临摹来的模特儿。你们没有深入到形式的本质中去，对其奥妙和变幻的研究既没有足够的热情，也没有足够的恒心。美是严肃的、难以接近的东西，不是这样轻易就能达到的。要等待时机，窥伺它，催促它，紧紧抓住它，迫使它投降。形式是个普洛透斯①，比传说中的普洛透斯还要难以捉摸，还要变化多端。只有经过长期战斗，才能迫使它露出真面目来。你们这些人啊，你们只满足于它第一次露出来的面目，至多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取得胜利的斗士们可不是这样做的！所有那些虚假的面目都欺骗不了这些战无不胜的画家。他们战斗到底，直至绘画的对象不得不暴露无遗，显出真谛。拉斐尔就是这样做的。”老人一面说，一面摘下帽子，以表示对这位艺术之王的崇敬。“拉斐尔的高超之处，在于他作品的内涵似乎要打破作品的形态。形态在他的画里，就象在我们画里一样，是一种交流思想感情的手段，是一首洋洋洒洒的诗歌。凡是形象都是一个境界，一幅肖像，肖像的模特儿浴着光辉出现在崇高的幻觉里，由心声选定，由巧手——在过去整整一生中表明艺高胆大的巧手还其真实面目。你们给你们画的女人添上了香肌美发，可是，产生恬静或热情、造成特别效果的血液在哪儿呢？你的圣女是个

① 普洛透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能预卜吉凶，但经常不肯预卜。为了逃避别人的追问，他就任意改变形象，使人认不出来。

褐色头发的女人，但是，可怜的波尔比斯，这儿却是个金发女郎！你们的画像是一些涂了颜色的苍白的幽灵。你们让这些幽灵在我们眼前荡来荡去，而且把这称之为绘画和艺术。你们因为画了个比较象女人而不大象房子的东西，就以为已经达到了目的，并且因为不再需要象早期画家那样在你们的人像旁边注上 currus venustus① 或者 pulcher homo② 而十分自豪，自以为是了不起的画家了！哈哈！还差得远呢，我的好伙伴，你们还得用掉许多画笔，涂满许多画布，才能成为画家。诚然，女人的头是这个姿态，裙子是这样提法，眼睛是这样温柔，倦怠，无力，睫毛的阴影是这样在双颊上浮动！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其中缺了什么呢？缺了一小点。然而这一小点正是一切。你们画了生活的表象，但没有表现其丰满充实的内涵——这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也许就是灵魂，象云雾一般飘浮在外表之上。总之，提香和拉斐尔抓住的正是这生命的精华。从你们所达到的最高点出发，换个人也许能创作出绝妙的画来，可是你们急急忙忙表示疲倦了。庸人赞赏你们的画，而真正的行家则置之一笑。"这个怪人又补充说："啊，玛比斯③，啊，我的老师，你是窃贼，你把生命随身带走了！"接着，他又说："除此之外，这幅画比卢本斯这个混蛋的画好多了。他的画上尽是一堆堆洒满血红颜色的弗朗德勒人肉，一绺绺棕红色的头发，以及一团团火暴的颜色。至少，你的画具

① 拉丁文：维纳斯的战车。

② 拉丁文：美男子。

③ 玛比斯(1478—1536)，弗朗德勒画家。

备了艺术的三个要素：色彩，感情和构图。”

“这幅圣女像可是件绝妙的作品呀，老先生！”年轻人从沉思遐想中清醒过来，大声地说，“圣女和船夫这两个形象，具有意大利画家所没有的精心独到之处。我不知道有哪个画家曾画出过船夫的这种迟疑神态。”

“这小伙子是您带来的吗？”波尔比斯问老人。

“啊呀！先生，请原谅我的鲁莽。”这个画坛新手红着脸说，“我是个无名小卒，天生喜欢涂涂画画，刚到这个一切知识之源的城市不久。”

“画画看！”波尔比斯一面说，一面递给他一支红铅笔，一张纸。

这位无名画家熟练地把圣女玛丽临摹下来。

“噢！噢！”老人高声问，“您贵姓？”

年轻人在纸下角写上：尼古拉·普桑①。

“作为一个初学者，这样已经不错了。”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怪人说，“我看可以在你面前议论绘画。你赞赏波尔比斯的圣女像，我不责怪你。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幅杰作，但是，惟有深知艺术奥秘的人才能发现它的缺点。既然你有培养前途，而且有领会能力，我来让你看看，只要些许几笔就可使这幅作品完善起来。你要全神贯注，这样的学习机会，你一生中也许只有这么一次。波尔比斯，你的调色板呢？”

波尔比斯去拿调色板和画笔。矮小的老人兴冲冲地卷起

---

① 普桑（1594—1665），法国著名古典派画家。

袖子，把大拇指伸进波尔比斯递给他的堆满了各种颜料的调色板。波尔比斯手中那一大把各种型号的画笔，他不是好好拿过来，而几乎是夺过来的。他猛一用力，山羊胡子突然颤动起来。这动作说明他手心发痒，急欲一试。他一面用画笔蘸着颜料，一面嘟囔："这些颜料，还有制造这些颜料的人，都该从窗口扔出去。颜色刺目不堪，全无真实感。用这玩意儿怎么画画？"接着，他用画笔敏捷地蘸着一堆堆不同色的颜料，有时把所有颜色都蘸遍了，动作之快，比教堂管风琴师演奏复活节圣乐时手指滑过整个键盘的速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尔比斯和普桑立在油画两边，目不转睛，以无比热切的心情观看着。

"你瞧，年轻人，"老人一面画一面说，"你瞧我如何用三、四笔，用少许淡蓝的油彩，就能使空气在这可怜的圣女的头颅四周流通起来！在这沉重的气氛里，她一定感到窒息，感到不自在！瞧，这身衣服现在飘动起来了，好象是微风把它吹起来的！而原来衣服看上去象一块上了浆的用大头针别住的布。你注意了么，我刚才加在胸脯上的缎子般的光泽，如何很好地表现了少女丰润柔软的肌肤，我用棕红加桔红，如何使这血液凝滞的阴冷幽灵有了生气。年轻人啊年轻人，我给你的指点，没有一个画家能做得到。只有玛比斯掌握赋予形象以生命的秘密。他只有一个学生，就是鄙人。我没有收过学生，而现在我已老了！你相当聪明，从我给你看到的，你能够领会到其余的了。"

这位奇怪的老人一面说着，一面修改着整个画面。这儿

一笔，那儿两笔，总是恰到好处，以致简直成了一幅新画，而且是一幅光辉灿烂的画。他画得那么起劲，以致光秃的前额上冒出了汗珠；他画得那么快，动作是如此急促、跳跃，以致年轻的普桑仿佛觉得这个怪人身上有个精灵在操纵着他的手，不由他自主地在画着。他那奇特的目光，他那仿佛在作挣扎的抽搐，似乎证实了年轻人的想法，而且将对年轻人的想象力产生影响。老人一面画，一面说："啪，啪，啪！瞧，瞧我是怎样着色的，年轻人！来，我轻轻的笔触，替我把这冷冰冰的色调变成暖色！来吧！砰，砰，砰！"他一边说，一边把他曾经指出缺少生命的部分变得富有生气，用几层淡淡的颜色就消除了色调上的差别，从而实现了一个热忱的埃及圣女所需要的色调上的统一。

"看见了吧，小伙子，重要的是最后一笔。波尔比斯画了上百笔，而我只画了一笔。底下的几层颜色，谁也不会表示感谢。要好好记住这一点！"

这个精灵终于停了下来，转过身来朝着心悦诚服的波尔比斯和普桑说："这幅画还比不上我的《卡特琳娜·莱斯科》，不过还是可以在这样的作品下面署名的。"他站起来，拿把镜子看了看映在镜中的画，补充说："对，我也许会签上名字。""现在我们吃午饭去吧。"他说，"你们俩都到我的住处来。我有熏火腿，有好酒！嘿嘿！尽管时运不佳，我们照样谈论绘画！我们是强者。"他拍了拍尼古拉·普桑的肩膀，又说："这小家伙，也是有才气的。"

这时，他发现这位诺曼底人穿着寒酸，便从腰间拉出皮荷

包，摸出两个金币递给普桑，说："你的画·我买下了。"

普桑为之一怔，面孔羞得通红，因为他有穷人的傲气。波尔比斯见他如此，便说：

"收下吧，收下吧。他的钱包里有两个国王的赎金呐！"

三个人走出画室来到街上，边走边谈艺术，一直走到圣米迦勒桥附近一所漂亮的木房子面前。房子的装饰、门槌、窗棂、阿拉伯式的花纹，普桑看了赞叹不已。这位前程远大的画家突然置身在一座炉火融融的低矮的客厅里，桌上摆着佳肴美馔，而且出乎意料的幸运，同两位和蔼可亲的大画家在一起。

"年轻人，"波尔比斯看见他在一幅油画面前出神，便说，"这幅画，您不要多看，看久了，您会感到泄气的。"

这是玛比斯画的《亚当》。玛比斯因为欠债坐监牢，久久不得释放，他为了出狱而画了这幅画。这幅画果然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老人所说的那些杂乱无章的话的真正含义，尼古拉·普桑这时才开始明白。老人满意地看着这幅画，但并不兴奋，好象在说："我画的还要好！"

"这幅画有生命。"他说，"我可怜的老师这幅画比平时画得好。但是背景部分还欠一点真实感。人物很生动，好象要起身向我们走来。然而，空气，天空，风，我们所呼吸的，看到的，感觉到的，画里却没有。再说，画中只有一个人！而上帝刚刚造出的第一个人，应该具有某种神圣的色彩，画中却缺乏这点色彩。玛比斯生前没喝醉酒的时候，自己也抱憾地这么说过。"

普桑以一种急切的好奇心，一会儿看看老人，一会儿看看波尔比斯。他向波尔比斯走去，好象要向他请教东道主的姓名。但画家把手指搁在唇上，秘而不宣。兴致勃勃的年轻人于是不声不响，指望迟早从一两句话中能猜出主人的姓名。波尔比斯对主人的尊敬，客厅里收藏丰富的艺术珍品，充分证明了主人的富有和才华。

普桑看到橡木板壁上挂着一幅精美的女人画像，不禁叫道："好一幅漂亮的乔尔乔涅① 的画！"

"不是乔尔乔涅的！"老人回答说，"你们看到的，是一幅我早期胡乱涂抹的作品！"

"天哪！我是到了画神家里啦！"普桑天真地说。

老人微微一笑，正如一个多年来对这种赞扬已经习以为常的人那样。

"弗朗霍费先生！"波尔比斯说，"您那莱茵河美酒，不能给我尝点儿吗？"

"我拿出两壶。"老人回答说，"一壶为报答今天上午看到你美丽的罪女我所感到的快乐，另一壶作为友谊的赠品。"

"啊！如果我不总是生病，"波尔比斯又说，"如果您肯让我看您的情妇，我也许能画出几幅高大、开阔、深远的油画，人物与真人一样大小。"

"出示我的作品，"老人十分激动地大声说，"不行，不行，我还没有画好，我还要加工 "又说，"昨天傍晚，我以为已经完

① 乔尔乔涅(1477—1510)，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

工了。我似乎觉得她两眼水汪汪的，肌肉颤动了，发辫也飘动起来了。她好象在呼吸！尽管我找到了在平面的画布上画出实体的立体感和真实感的技巧，可今天早晨在阳光下，我发现自己的感觉不对。啊！为了取得这种光辉的成就，我深入研究过运用色彩的大师的作品，我曾经将光线之王提香的画层层解剖和分析，我象这位绘画之王那样，开始时用大量柔和的颜色使我的人物色调明亮，因为阴影只能偶尔使用。记住这一点，小伙子。然后，我再回来使用半明半暗的色彩和透明的油彩——我逐步使透明的程度越来越差，使阴影部分越来越浓厚，直至一片漆黑，因为普通画家的阴影的性质与他们的明亮色调不同。你们所需要的，除了阴影中的肉体之外，就是木头、青铜。有人觉得，如果他们的形象改变方位，阴影部分不会消失，也不会变得明亮起来。我避免了许多最著名的画家也曾有过的缺点。在我的画里，白是用最浓重的阴影衬托出来的！我不象许多无知之辈，画出了清晰的线条就自以为画得正确，我不曾明确勾出我的人物的外廓，也不曾突出人体解剖的每一个细节，因为靠线条是画不好人体的。在这方面，雕塑家可能比我们这些人更接近真实。人体有一系列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曲线。严格地说，素描是不存在的！不要笑，年轻人！不管这话在你们看来怎样离奇，总有一天你们会懂得其中的道理。线条是人类用以认识光对物的作用的手段，但在一切都是饱满充实的自然界，线条是不存在的。我们是通过塑造来绘画的，也就是说，我们把实物从它所存在环境中突现出来。惟有光的配置才能赋予人体以外形！所以我没有明确勾

出人物的轮廓，我在四周布上一层半明半暗的金黄的、色调温暖的云雾，使人不能明确指出轮廓和背景交接在何处。近看，画面好象绵软无力，模糊不清，但离开两步看，一切都挺立起来，清晰起来，浮现出来；人体转动，外形突出，空气在四周流通。但是我还不满意，我有疑虑。也许一根线条也不该画，也许画像最好从中间着手，先画最明亮的突出部分，然后再画比较阴暗的部分。太阳——这位宇宙的神圣画师，不正是这样做的吗？啊！大自然啊大自然！何曾有人在你变幻之际捉住过你！瞧，太多的知识如同愚昧无知一样，走到了反面。我怀疑我的作品！”

老人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年轻人，我已经画了十年，可是，和自然较量，这短短的十年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皮格马利翁① 用了多少时间才塑造出那个唯一会走的雕像！”

老人陷入沉思遐想，凝眸出神，下意识地玩弄着手里的餐刀。

“他正在同自己的心对话。”波尔比斯轻轻地说。

听了这话，尼古拉·普桑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可言喻的艺术家的求知欲所制驭。在他看来，这位翻着白眼、凝神发呆的老者已经不是凡人，而象生活在一个未知世界里的奇怪的精灵。他心中思绪万千。这种令人迷惑的精神现象，无法言状，如同一首思乡曲在流亡者心中引起的激动无法形容一样。这位老人对优秀艺术作品故意表示的轻蔑，他的珍藏，他的举

① 皮格马利翁，传说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爱上了自己创作的一尊女性雕像，请求维纳斯将她变成了活人。

止，波尔比斯对他的尊敬，那幅紧锁深藏、长期琢磨的画——无疑是天才的作品，这从那幅使年轻的普桑真心倾倒、甚至和玛比斯的《亚当》相比也显得很美并证明是出自艺术大师手笔的少女头像可以推测，总之，这位老人身上的一切都超出了常人的界限。想象力丰富的尼古拉·普桑在这个超人身上所能把握的明确而可以捉摸的东西，是一个艺术家天性的完整形象，是这种疯狂天性的完整形象。这种天性具有那么大的支配力量，而且经常滥用这种力量。它带领冷静的理智、资产者、甚至一些业余爱好者穿过千百条乱石累累的道路，在这些人眼里，路上空无一物，而那个疯疯癫癫、异想天开、长着白翼的天使，却发现了史诗、宫堡、艺术品。这真是既促狭又善良，既丰富又贫乏的天性！因此，在狂热的普桑眼里，这老人摇身一变，成了艺术的化身，艺术及其奥秘、激情和想象的化身。

"是呀，亲爱的波尔比斯，"弗朗霍费又说，"我至今没有遇到完美无缺的女人，形象完美的人体，以及肌肤颜色……"他打断自己的话，问："这个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古代维纳斯，究竟在哪里活着？我们好容易才找到她的几个残缺不全的雕像。啊！为了看一眼，仅仅看一眼这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的美人，我愿意倾家荡产，我愿意走到天边去寻找你这天仙！我愿象俄耳甫斯① 那样，下到艺术的地府，把你的生命领回来。"

---

① 俄耳甫斯，古代传说中的歌手、音乐家，在他结婚那天，妻子被蛇咬死。他到地狱去寻找妻子。地狱之神被他的音乐所打动，答应把妻子还给他，条件是他在出地狱之前不得回头观望。他走近地面时，无意中回顾了一下，结果妻子又回到阴间。

“我们可以离开这儿了，”波尔比斯对普桑说，“他再也听不见我们了，再也看不见我们了！”

“咱们到他的画室去。”着了迷的年轻人回答说。

“噢！这个老狐狸早有戒备了，他的宝贝看得可牢啦，我们根本见不着。哪儿用得着您来提这种建议和奢望，我早就想进攻这项秘密了。”

“那么，是有个秘密啰？”

“是的。”波尔比斯回答说，“弗朗霍费是玛比斯肯收的唯一学生。弗朗霍费成了玛比斯的挚友，施主，父亲；为了满足玛比斯的欲望。他挥霍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为了报答他，玛比斯把画出立体感的秘密传授给了他，把赋予形象特殊生命的本领传授给了他。这种特殊生命是物之精华，我们永远也做不到。但是，玛比斯这种技巧掌握得如此之好，以致有一次，他把欢迎查理五世①入城应穿的大马士革花缎衣服换酒喝掉之后，穿了一件画成大马士革花缎的纸衣服，伴着他的主人去欢迎。玛比斯别致的衣服引起了皇帝的注意，皇帝正想为此对这个老酒鬼的保护人说句恭维话时，却发现这件衣服是纸做的。弗朗霍费是个热中于绘画艺术的人，他比其他画家看得更高，更远。他对色彩，对线条的绝对真实性，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但由于不断进行研究，最后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本身产生了怀疑。他在绝望的时候，就认为素描是不存在的，线条只能画出几何图形。这就说过头了，线条和黑色固然不是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色彩，还是画得出形象来的。这证明我们的艺术和自然一样，是由无数元素组成的：素描画出躯壳，色彩赋予生命，但是没有躯壳的生命较之没有生命的躯壳更不完整。最后，还有比所有这一切更实在的事，这就是，实践和观察对于画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大道理和诗情与画笔发生了矛盾，人们就会象这个既是疯子又是画家的老人一样，疑惑起来。他虽是个卓绝的画家，但不幸出身豪门，所以他才有条件胡思乱想。不要学他的样子！画吧！画家只有画笔拿在手里的时候才应当思考。”

“我们肯定会进入他的画室。”普桑大声说，不再听波尔比斯说话，也不再有任何怀疑。

波尔比斯对这位陌生的年轻人的热情报以微笑，并邀请他下次再来，然后便分手离去。

尼古拉·普桑慢步向竖琴街走去，不知不觉走过了他所住的廉价旅社。他急匆匆地登上破旧的楼梯，来到最高层屋顶底下的一个房间。这是巴黎老式房屋那种木结构的屋顶，既简单，又轻巧。他看见房间里唯一的昏暗的窗口坐着一位少女。少女听到门的响动，出于爱的冲动，刷地站起身来。原来，她从拨动门闩的方式，辨别出是画家回来了。

“你怎么啦？”她问他。

“我，我，”他乐不可支地大声说，“我觉得自己是个画家了！以前我对自己总不相信，但今天上午我自己有了信心！我能成为名人！来，吉莱特，我们一定会富有，幸福的！画笔里有黄金哪。”

但是，他突然住了口。当他想到自己的远大抱负和有限的财力之间的差距，他那庄重而刚毅的面孔便失去了欢乐的表情。墙上挂着一张张用普通纸头画的素描，干净的画布没有几块。时下颜料价格昂贵，这位穷哥儿的画板上几乎空空如也。虽然一贫如洗，他仍觉得自己才气横溢，情思无比丰富。他随同一位世家子弟来到巴黎，或许是他自己的才华驱使他来的。到巴黎之后，他偶然遇上了一位情人。这是那种心灵纯洁、宽厚的姑娘，她们来到伟人身边受苦，不嫌他们贫穷，努力理解他们的胡思乱想。她们对待贫穷和爱情十分坚贞，就象其他女子在享受富贵和表现自己的冷漠上十分大胆一样。吉莱特嘴唇上的微笑使这阁楼四壁生辉，堪与阳光媲美。太阳总有落山之时，而她却常在。她热情专注，与他同甘共苦，安慰着这位在征服艺术之前先饱尝爱情的天才。

“听着，吉莱特，过来。”

百依百顺而又活泼愉快的姑娘跳到画家的膝盖上。她文雅，秀丽，美得象春天一样，具有女子的一切优点，加之心灵高洁，优点显得更加光彩奕奕。

“啊，上帝！”他大声说，“我怎么也对她说不出口……”

“是秘密吗？”她问。“噢！我想知道。”

普桑茫茫然若有所思。

“说吧。”

“吉莱特！我可怜的心肝宝贝！”

“噢！你要我做什么吧？”

“是的。”

"如果你要我还象上次那样给你做模特儿,"她撒娇佯嗔,说,"我再也不同意了,因为这种时候你的目光毫无表情。你的眼睛在看我,心里却不再想我。"

"你宁愿看到我用另一个女人做模特儿啰?"

"也许是,"她说,"条件是她要长得很丑。"

"那么,"普桑以一本正经的口气问道,"如果为了我将来的荣誉,为了我成为名画家,而需要你去给另一个画家做模特儿呢?"

"你想考验我吗?"她说,"你很明白,我是不会去的。"

普桑把头垂到胸前,就象一个快乐得无法抑制或者悲痛得无法忍受的人那样。

"听着,"她拉了拉普桑破外套的袖子说,"我曾对你说过,尼克①,为了你,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但我不曾答应你,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抛弃我的爱情。"

"抛弃你的爱情?"普桑大声说。

"如果我赤身裸体为别人做模特儿,你就不会再爱我。而我也会觉得对不起你。你随心所欲,要我怎样就怎样,这是很自然的,也容易办到,对吗?满足你的心意,我不由自主地会感到高兴,甚至感到得意。但是,为了别人,休想!"

"原谅我,亲爱的吉莱特,"画家在她面前跪了下来,说,"我宁要爱情而不要荣誉。在我眼里,你的美胜过财富和荣誉。去,扔掉我的画笔,烧掉这些画稿。我错了。我的天职就

---

① 尼克,尼古拉的爱称。

是爱你。我不是画家，我是情郎。让艺术和它的所有奥秘见鬼去吧！”

她听了心花怒放，对他五体投地！她占了上风，她不由地觉得，为了她，艺术已被忘却，象一炷香一样被扔在她的脚下。

“他不过是个老头罢了，”普桑又说，“他在你身上看见的只不过是女人而已。你真是绝代佳人啊！”

“应当以爱情为重。”她大声说，准备牺牲爱的贞洁来报答情人为她所做的一切牺牲。“不过，这会毁掉我的。啊！为了你而毁掉我，这的确美妙！但，你会把我忘掉的。噢！你这个念头多么糟糕！”

“我有这个念头，但我也爱你。”他以一种懊恼的口吻说，“不过，我成了卑鄙的人了。”

“让我们听听阿尔杜安老爹的意见吧。”她说。

“噢，不必了！让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吧。”

“那也好！我同意去。但你不要在场。”她说，“你呆在门口，把短剑带上。如果我呼救，你就进来把那个画家杀死。”

心里只有艺术的普桑把吉莱特紧紧搂在怀里。

“他不再爱我了！”她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想。

她已经后悔自己的决定。很快她又被一种比后悔更强烈的恐惧所俘虏，她竭力排除心中升起的一种可怕的想法。她觉得自己已经不象先前那样爱画家，同时觉得他也不象原先那样值得尊敬了。

二　卡特琳娜·莱斯科

在普桑和波尔比斯那次相见之后三个月，波尔比斯来看望弗朗霍费大师。老人这时正处在情绪极度消沉而不能自已的状态中。按医生的说法，是由于消化不良，受风，受热或季肋肥厚引起的，而按唯心论者的说法，则是天生精神上有缺陷。其实，老人仅仅是因为要完成他那神秘的作品而过度疲劳了。他懒洋洋地坐在一张黑皮的大雕花橡木椅子上，满面愁容，用那心情烦闷的人的目光瞅了波尔比斯一眼。

"怎么啦，大师，"波尔比斯问道，"您去布鲁日买来的宝蓝颜色不好吗？是我国新产的白颜料您不会调配吗？是您的油彩不随心意，还是画笔不听使唤？"

"唉！"老人大声叹道，"有一阵子，我以为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但是，我在某些细节上肯定弄错了。在我的疑团解开之前，我的心是不会安宁的。我决定出门旅行，到土耳其、希腊、亚洲去寻找一个模特儿，把我的绘画跟各种各样的真实人物比较一下。"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接着说："也许我楼上画的就是真实人物本身。有时候，我简直担心吹口气会使这美人活过来，担心她跑掉。"

说完，他突然站起身来，好象要动身去旅行。

"噢！噢！"波尔比斯回答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免得您劳命伤财去旅行了。"

"为什么？"弗朗霍费惊问道。

“年轻的普桑有个情人，长得完美无缺，举世无双。不过，亲爱的大师，如果他同意把美人借您一用，至少您应该让我们看看您的画。”

老人站着不动，呆若木鸡。

“什么！”他终于痛苦地大声说，“把我创造的人，把我的妻子给你们看？撕开我谨慎地遮盖我的幸福的纱幕？这简直是可耻的卖淫！我和这个女人已经生活了十年，她属我所有，属我一人所有。她爱我，我在她身上每画一笔，她不是都要对我嫣然一笑吗？她有灵魂——我赋予她的灵魂。如果不是我，而是别人看她一眼，她就会羞得脸红。把她给人家看！什么样的丈夫，什么样的情人，才会卑劣到让自己的女人丢脸呢？当你为宫廷作一幅画时，你不会把你的全部心灵都放上去。你卖给廷臣们的仅仅是些着了色的人体模型。我的画不是画，而是感情，是爱！她既然诞生在我的画室里，就得在里面保持她的贞洁，只有穿了衣服才能走出画室。诗歌和女人只有委身于她们的情人时才赤身裸体！我们拥有拉斐尔的模特儿，阿里奥斯托①的安杰丽嘉，但丁的贝阿特丽克丝②吗？没有！我们看到的只是她们的形体。而我锁在楼上画室里的作品，是我们艺术中的一个例外！这不是一幅画，而是一个女人，一个我与之同悲共喜，心心相印的女人！你要我象扔掉大衣那样一下子丢开十年来的幸福吗？你要我突然不再做父亲，做

---

① 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疯狂的罗兰》的作者。

②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贝阿特丽克丝是但丁诗歌中的女主人翁。

情人，做上帝吗？这个女人不是上帝造的，而是我的创造。让你那位年轻人来吧，我把我的珍藏送给他，送给他柯勒乔的画，米开朗琪罗的画，提香的画，我可以吻他在地上留下的足迹，可是，让我做他的情敌吗？羞杀我了！哈哈！我是画家，但我更是情人。是的，我临死前一定有勇气烧掉我的卡特琳娜。让一个男人，年轻人，画家，来端详她吗？办不到，办不到！谁若是用眼光来玷污她，我第二天就把他杀死！你，我的朋友，如果你不向她顶礼膜拜，我立即就杀死你！现在你要我把自己崇拜的偶像让愚蠢的人去冷眼相看，妄加评论吗？啊！爱情是个不解之谜，仅仅活在心灵深处，而如果有人对他的朋友说：'这就是我所爱的女人，'一切就都完蛋了。"

老人好象返老还童了，他目光炯炯，生气勃勃，苍白的面颊泛起了红晕，两手激动得颤抖。他说这些话时那种愤激不平的样子，使波尔比斯十分吃惊，对他这种既新奇又深厚的感情不知说什么才好。弗朗霍费是理智正常的人，还是疯子？是艺术家的幻想突然支配了他，还是由于长期孕育一幅巨作而在我们身上产生的那种不可言喻的狂热使他有了这些想法呢？我们能指望使他这种古怪的感情作出让步吗？

头脑里翻腾着这些问题的波尔比斯问老人："这不是对等的吗？普桑不是要把他的情人给您看吗？"

"什么情人！"弗朗霍费回答说，"她早晚会背弃他的。我的情人则永远忠实于我！"

"好了，别谈这个了。"波尔比斯说，"您即使跑到亚洲去也找不到一个象我所说的那样十全十美的女人，您在找到这样

的女人之前，也许来不及完成自己的画就去世了。”

“噢！已完成了。”弗朗霍费说，“见到画的人，会以为隐约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帐幔后面的丝绒床上，她身边的金鼎吐着香烟。你简直想去拉帐幔的绳穗儿，而且你似乎看见卡特琳娜的胸脯在起伏呼吸。然而，我想确知……”

“那你就到亚洲去吧。”波尔比斯从弗朗霍费的眼神里看出他有点犹豫不决，便这样回答。

波尔比斯向厅门走去。

这时，吉莱特和尼古拉·普桑正好来到弗朗霍费的住处。当少女正要踏进门时，突然松开画家的胳膊，畏缩不前，仿佛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我到这儿来做什么？”她呆呆地看着她的情人，以沉思的口吻问道。

“吉莱特，我让你自己拿主意，我愿意一切都按你的意思办。你是我的良知和荣誉。你回家去吧，我可能更加高兴，只要你……”

“你既然这么说，我还属于我自己吗？噢，不，我简直成了孩子。”她好象在竭力克制自己，又补充说，“算了，即使这样做毁了我们的爱情，使我饮恨终生，但满足你的愿望，使你将来成名成家，不也很值得么？进去吧，永远作为回忆留在你的画板上，也算没有白活。”

这对情人推开屋门，正好同波尔比斯迎面相遇。吉莱特眼里还噙着泪水，她的美貌使波尔比斯惊叹不已。他拉住浑身颤抖的吉莱特，把她带到老人面前，说：“瞧，她比不上世界

上的所有杰作吗？”

弗朗霍费为之一怔。吉莱特站在那儿，一派天真质朴的模样，象个被强盗抢去并带到奴隶贩子面前的哭哭啼啼的无辜的格鲁吉亚女郎。她的面孔羞得通红，低垂着眼帘，垂着两肩，浑身瘫软无力，对于这种侵犯她的贞洁的暴行，只能以眼泪来抗议。这时候，普桑极后悔把这件珍宝从阁楼里带出来，心里直骂自己。在他身上，爱情又压倒了艺术。当他看到老人重新焕发青春的目光时，羞耻感如万箭穿心。老人凭着画家的习惯，可以说已经透过这少女的衣衫，看到了她肉体的每一根线条。因此，真正的爱情所产生的强烈的忌妒心又在普桑身上占了优势。

“吉莱特，我们走吧！”他大声叫道。

听见这喊声，这声调，他的情人高兴起来，抬起头来看他，接着向他怀里扑去。

“啊！你是爱我的呀。”她回答说，哭成了泪人儿。

她刚才有力量抑制自己的痛苦，现在却没有力量掩盖自己的幸福。

“噢！把她留给我用一会儿。”老画家说，“你们可以把她同我的卡特琳娜比较比较。对，我同意了。”

弗朗霍费的喊声里还包含着爱情，他好象要对他那虚构的妻子献点殷勤，并为他那贞女的美貌行将胜过一个真正少女的美貌而事先沾沾自喜。

“别让他改口，”波尔比斯拍拍普桑的肩膀，大声地说，“爱情的果实如昙花一现，艺术的果实则永世长存。”

“在他眼里，”吉莱特双目紧盯着普桑和波尔比斯，回答说，“我只不过是个女性吗？”她傲然昂起头来，但她以犀利的目光瞥了弗朗霍费一眼之后，发现她的情人正专心欣赏那幅他前不久还以为是乔尔乔涅的作品时，便说，“啊！我们上楼去吧！他从来不曾用这种眼光看过我。”

“老头，”吉莱特的声音使普桑从沉思中醒悟过来，说，“看这把短剑，只要这位少女有一声怨言，我就宰了你，放火烧你的房子，谁也休想出得去。你明白吗？”

尼古拉·普桑面色阴沉，言词凌厉。青年画家的这种态度，尤其是他那手势，使吉莱特宽了心，她几乎原谅他为了艺术和光辉的前途而牺牲她了。波尔比斯和普桑留在画室门口，默默地相对而视。虽说一开始，《埃及女人玛丽》的作者还惊呼了几句：“啊！她脱衣服了，他要她站在亮光下！他在作比较了！”但他看到普桑满面忧伤，不一会儿就住了口。尽管绘画老手们在艺术面前不再具有这种微不足道的羞耻心，但这种羞耻心是如此淳朴而美好，他十分赞赏。年轻人手握剑柄，耳朵几乎贴在门上。两个人站在暗处，活象两个伺机刺杀暴君的谋反者。

“进来，进来，”老人喜气洋洋地对他们说，“我的作品完美无缺。我现在可以怀着骄傲的心情给你们看了。任何画家，任何画笔，任何色彩，任何画面，任何光线，都不能与卡特琳娜·莱斯科媲美。”

波尔比斯和普桑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奔到盖满灰尘的大画室当中。画室里的东西杂乱无章，墙上到处挂着油

画。他们首先在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半裸体的女人画像面前停了下来，对这幅画赞叹不已。

“噢！别去管那个，”弗朗霍费说。“这是为了研究一种姿势而随便涂出来的，这幅画没有丝毫价值。”他指指四周墙上挂着的那些迷人的作品，又说：“这些都是我的谬种。”

老人对这些佳作的轻蔑之词，波尔比斯和普桑听了十分惊讶，于是便寻找起那幅久闻其名的画像来，但就是不见这张画。

“喏，在这儿！”老人说。他头发蓬乱，面孔由于异常兴奋而涨得通红，目光炯炯有神，激动得象个热恋中的青年。

“哈哈！”他大声笑道，“你们没有料到作品是如此完美吧！一个女人就在你们面前，你们却在找画。这幅画面的视野多么深远，空气多么逼真，你们简直区别不出画面上的空气和我们周围的空气有什么两样。艺术在哪里？不见了，消失了！这就是少女的形体。我不是准确地抓住了色彩，抓住了人体轮廓的真正线条吗？空气中的人物犹如水中的鱼，我们看上去不正是这样吗？你们欣赏欣赏，轮廓是怎样从背景上突出出来的？你们好象可以用手去抚摸人物的脊背，不是吗？我花了七年时间研究光和物配合的效果。瞧这些头发，不是浴满了阳光吗？……她曾呼吸过，我相信！……这胸脯，看见了吗？啊！谁不愿拜倒在她脚下呢？肌肉在颤动。等着瞧吧，她就要站起来了。”

“您看见什么没有？”普桑问波尔比斯。

“没有呀，您呢？”

"什么也没有看见。"

两位画家让老人去自我陶醉，只顾仔细察看那直射到他指给他们看的那幅画上的阳光是否把一切效果都破坏了。于是，他们从画的左面，右面，正面，蹲下去，站起来，仔仔细细来回看着。

"没有错，没有错，这确是一幅画。"弗朗霍费误解了他们这样仔细观看的目的，说。"喏，这儿是画框，这儿是画架，还有，这儿是我的颜料，画笔。"

他抓起一支画笔，天真地递给他们看。

"这个德国老兵油子① 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嘛。"普桑回到所谓的画像面前，说："我在这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颜色，包含在一大堆奇形怪状的线条里，构成一垛颜料的墙。"

"我们错了，您瞧。"波尔比斯接口道。

他们走近去，发现画布的一角有一只光着的脚，从一种无形的迷雾中，从一堆乱糟糟的颜色、深浅不一的色调和隐隐约约的明暗变化中显露出来，但，这是一只纤丽可爱的脚，活象真人的脚！看到这个在一场难以置信的、长期和逐步的破坏中幸免于难的细部，他们佩服得目瞪口呆。这只脚露在那儿，就好象某个用帕罗斯大理石雕塑的维纳斯的半截身子露在遭火劫的城市废墟上一样。

---

① 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间，法国曾雇佣德国人当步兵。作者使用该词是为了赋予作品历史色彩，并不一定说明弗朗霍费曾经当过雇佣兵，虽然他是德国人。——七星文库一九八一年版注。

“那下面有个女人。”波尔比斯大声说，并让普桑注意那一层层的颜色。这些颜色，是老画家自以为在完善他的作品而逐渐加上去的。

这两位画家不由自主地向弗朗霍费转过身来，略微有点儿明白了他如醉如痴的精神状态。

“他是诚心诚意的。”波尔比斯说。

“对，我的朋友，”老人苏醒过来，接口道，“要有诚心，艺术要有诚心；要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必须同自己的作品长期生活在一起。画面上的这些阴影，有的花了我许多功夫。瞧，在眼睛下面，面颊上有一抹淡淡的阴影，如果你们到真人身上去观察，一定会觉得几乎无法表现出来。为了再现这个阴影，你们以为我不需要呕心沥血吗，嗯？亲爱的波尔比斯，请你仔细看看我的作品，这样，你对我关于如何处理明暗对比和轮廓的议论，才会有更好的了解。你瞧胸脯上的光线，看我是如何一笔一笔用厚厚的影晕才把真正的光线表现出来并把光线同色调明亮的白色结合起来的，看我又如何用相反的办法，抹去油彩的突出部分，不断润色包围在中间色调中的形象的轮廓，才把绘画和人工的痕迹去掉，才使形象如真人一样丰满。走近些，你们会看得更清楚。站远了，看不见。看见了吗？喏，我看是非常出色的。”他用笔尖把一撮淡淡的颜色指给两位画家看。

波尔比斯转过身来对着普桑，拍拍老人的肩膀说：“您知道吗，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位十分伟大的画家。”

“他与其说是一位画家，还不如说是一位诗人。”普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我们人间的艺术到此为止了。"波尔比斯碰碰那幅画，接着说。

"从这儿，艺术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普桑说。

"这幅画中包含了多少乐趣啊！"波尔比斯大声说。

正在出神的老人没有听他们说话，他正对着那个想象中的女人微笑。

"可是，早晚他会发现他的画上空无一物。"普桑大声说。

"我的画上空无一物。"弗朗霍费说，来回看看这两位画家和他那所谓的画。

"瞧您说了什么！"波尔比斯对普桑说。

老人一把抓住年轻人的胳膊，对他说："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乡巴佬！强盗！废物！蠢货！那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转过身来对波尔比斯说："波尔比斯，我的好朋友，难道你也捉弄我吗？回答我呀？我是你的朋友，你说，难道我糟蹋了自己的画吗？"

波尔比斯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也没敢说。可是，老人苍白的面孔上那焦急的表情是如此可怕，他只得指着画说："您瞧吧！"

弗朗霍费对着自己的画端详了一会儿，动摇起来。

"空无一物！空无一物！花了十年的苦功！"

他坐下来，哭了。

"那么，我是个傻瓜，是个疯子！那么，我既无才，又无能，我不过是个有钱人，是个行尸走肉罢了！我什么也创作不出来了！"

他老泪纵横，把自己的画仔细端详了一番，突然，他傲慢地挺起身子，以犀利的目光朝两位画家扫了一眼。

“我敢以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头担保，你们是忌妒者，你们企图使我相信她被画坏了，以便从我这儿把她偷走！可我，我看得见她！”他叫道，“她美貌无比。”

这时，普桑听见了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吉莱特的啜泣声。

“我的天使，你怎么啦？”画家突然又变得多情起来，问她道。

“你杀死我吧！”她回答说，“我要是还爱你，就太下贱了，因为我看不起你。你是我的生命，但又使我讨厌。我相信我已经恨你了。”

普桑在听吉莱特说话时，弗朗霍费用一块绿幕布重新把他的卡特琳娜覆盖了起来，样子从容不迫，象个自以为碰到了机灵的盗贼而关上自己抽屉的珠宝商。他看了看两位画家，目光极为阴沉，充满了蔑视和怀疑，一句话不说，急急忙忙把他们赶出画室。然后，在家门口，他对他们说：“永别了，年轻的朋友们。”

这声诀别使两位画家心凉了半截。第二天，波尔比斯不放心，又来看望弗朗霍费，得知他已在当天夜里去世，死前他将自己所有的油画付诸一炬。

一八三二年二月于巴黎

张裕禾 译

长寿药水

一个冬夜，在费拉拉[1]一座华丽的宫殿里，唐璜·贝尔维代罗在宴请一位埃斯特家族的亲王。那时候，宴会的场面豪华得惊人，必须有王公的豪富，或者大老爷的声威才能举行。七个兴高采烈的女人，软声款语，围坐一桌，香烟缭绕的蜡烛把桌面照得通明。四周全是杰作珍品。洁白的大理石雕像在红色的仿大理石壁板衬托下，分外显眼，同富丽堂皇的土耳其壁毯交相辉映。她们个个绫罗绸缎，珠光宝气，一双双眼睛更是熠熠放光，每个人都表露着奔放的热情，这热情各有不同特色正如她们的美貌风格相异。这区别既不在用词上，也不在思想上；而是以神采，目光，手势，抑或音调作为语言的注解，表现出放浪、淫邪、忧郁或者揶揄等不同的情态。

有一个似乎在说："我的美貌会使老人冰冷的心重新炽热。"

另外一个似乎在说："我爱躺在靠垫上，心醉神迷地想念那些为我倾倒的人。"

---

① 费拉拉，意大利北部城市，曾为强大的公国和文化中心，十五至十六世纪建有埃斯特城堡等宏伟建筑。

第三个是初次参加宴会，面有羞赧之色，她说："我内心感到负疚！我是天主教徒，我怕入地狱。但是，我太爱您了，啊，爱得神魂颠倒，我甚至可以为您牺牲来世的得救。"

第四个将手中的希俄斯①酒一饮而尽，嚷道："寻欢作乐万岁！每个黎明都是我的新生！往日如过眼云烟，昨夜的颠狂使人长醉不醒。每个夜晚，我都沉浸在幸福的、情意绵绵的生活之中！"

挨着贝尔维代罗的女人火辣辣地盯着他。她先是不吭一声，这时她开口道："要是我的情人抛弃了我，我才不会把他交给那些雇来的刺客处置呢。"说完笑了起来，而她痉挛着的手却把一个精工刻制的金色瓷瓶打碎了。

"你什么时候当大公呀？"第六个女的问话时嘴角露出恶毒的快乐神色，眼里荡漾着酒醉般的迷乱。

"你呢，你的父亲什么时候死呀？"第七个笑着说，疯疯癫癫地把手一扬，将花束掷给唐璜。这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惯于拿神圣的东西说笑。

"嗨，别提了，"年轻英俊的唐璜·贝尔维代罗嚷道："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长生不老的父亲，不幸那就是我的父亲！"

费拉拉的七个交际花、唐璜的男友和亲王本人一齐发出惊叫声。如果这是在两百年后的路易十五时代，风雅人士们也许会耻笑这种冲动。不过，欢宴刚开始时，头脑或许还保持着清醒吧？尽管烛火辉煌，热情迸发，金壶银盏令人眼花缭乱，酒

① 希俄斯，希腊的一个岛屿，传说是荷马的诞生地，以产酒闻名。

气氤氲，花枝招展的女人令人赏心悦目，但在内心深处，人们或许对人世间神圣的事物还能保存一点廉耻心？因为廉耻心直到宴席结尾被淹没在毕剥作响的酒沫之前，还会在那里挣扎。终于，花儿败谢了，目光呆滞了，用拉伯雷的话来说，就是从头醉到脚了。在这静悄悄的当口，一扇门打开了；就象在伯尔沙扎尔宴会①上一样，上帝显灵了，他的替身是一个白发苍苍，举止颤抖，双眉紧蹙的老仆；他愁容满面地走进来，朝花冠、镀金的银酒杯、堆成了尖儿的水果、节庆的光辉、绯红的惊讶的脸孔、被女人的白臂膀弄乱了的五颜六色的靠垫扫了一眼，这一切便全都黯然失色；末了，他用喑哑的声音说了这几个阴惨惨的字，给这疯狂的场面戴上了黑纱："少爷，老爷快断气了。"

唐璜站了起来，对客人们做了个手势，仿佛说："请原谅，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父亲的死，不总是在年轻人花天酒地、狂喝暴饮之时，猝然而至的吗？死神爱滥施淫威，倏然来临，犹如交际花喜新厌旧，说分手就分手一样；不过死神更加可靠忠实，从不欺骗任何人。唐璜关上大厅的门，步入冷清幽暗的长廊，他竭力拿出舞台上的功架；因为想到要扮演儿子的角色，他在扔下餐巾

---

① 传说巴比伦摄政王伯尔沙扎尔（又译伯沙撒）在一次夜宴中，忽见一只神秘的手在墙上写了三个大字：算、量、分。一位先知说，这是上帝显灵的手，告诉你：你的日子算过了，你的罪恶称量过了，你的王国将被分割。总之你的末日已来临。当夜居鲁士人通过干涸的河道潜入巴比伦、伯尔沙扎尔被杀。

时，把快乐也全扔下了。夜晚黑沉沉的。仆人一言不发，也不好好给他的主人照明，把年轻人一直带往垂危病人的房间。大概死神靠了寒冷、寂静、黑暗、醉意的帮助，让这个浪荡子脑子也思索了吧，他回首往事，宛如一个步向法庭的被告一样，变得沉思默想了。

唐璜的父亲巴托洛梅奥·贝尔维代罗是个九十老翁，大半生从事经商。他到过东方不少神奇的地方，挣得了巨大的财富，见多识广。据他说，见识比金银财宝还要宝贵，而那时他已经不愁钱财了。他有时笑着嚷道“我爱一颗牙齿胜过爱一颗宝石，我爱力量胜过爱学问。”这个好父亲喜欢听唐璜给他讲青年人的鲁莽行为，一面塞给他钱，一面半开玩笑地说：“好孩子，只管胡闹取乐吧。”这个老人看见年轻人就感到快慰，他注视着生命的光华灿烂，因充满父爱而觉察不到自己的衰老。贝尔维代罗六十岁时爱上了一位娴静美丽的天使。唐璜便是这姗姗来迟又转瞬即逝的爱情唯一的果实。十五年来，老人一直哀痛失去了他亲爱的珠安娜。眼前众多的仆役和这个儿子更增添了老人的痛苦，使他养成奇怪的习惯。巴托洛梅奥蛰伏在宫邸最不舒适的角落，深居简出，连唐璜没有得到许可也不能进入他父亲的房间。这个自甘寂寞的隐士，偶尔也在宫邸或费拉拉的街上行走，好象在找寻一件丢失了的东西；他一边走，一边若有所思，游移不定，心事重重，活象一个被思念或回忆折磨着的人。他的儿子举行盛宴，宫邸里响彻欢乐的喧嚣声，庭院里传来马蹄的踢跶声，家臣们在台阶上掷骰子，争吵不休，而巴托洛梅奥却天天只吃七盎司面包，喝着清水。倘

若他要吃一点家禽的话，那是为了将骨头去喂他忠实的伴侣，一条黑鬈毛狗。他从不抱怨吵闹声。他生病期间，如果号角声和狗吠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也只是说一句："啊！是唐璜回来了！"这地方还从未碰见过一个这样随和、这样宽容的父亲；因而小贝尔维代罗对父亲随便惯了，他有一切被宠坏了的孩子的所有坏毛病；父子生活在一起，恰如一个任性的交际花同一个老头子姘居一样，他对她的放肆一笑置之，全凭好脾气去博得她的爱。

唐璜脑海里重新浮起他少年时的情景，感到实在很难从父亲的和善中挑出毛病。这时，一丝内疚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走出长廊时，他几乎要原谅父亲活得这么长久。他恢复了儿辈的情感，好比一个小偷，由于可以享受一份巧妙偷来的百万家财，重又变成正派人一样。紧接着年轻人穿过好几个又高又冷的厅堂，那都是他父亲的居室。他忍受着潮气的侵袭，呼吸着盖满灰尘的古老壁毯和橱柜发出的重浊空气和哈喇味。然后来到老人古色古香的卧室，站在令人作呕的床前，挨近几乎就要熄灭的炉火。哥特式的桌子上，放着一盏灯，忽明忽暗，一闪一闪地照射到床上，使老人的脸变幻不定。寒风透过没有关严的窗户呼呼地吹了进来；雪花刮落在玻璃上，发出轻微的响声。这个场景同唐璜刚刚离开的场景是那样截然不同，使他不禁毛骨悚然。他走近床边时，一阵狂风把强烈的光柱吹送过去，照亮了父亲的头，他感到周身发冷：父亲的面容已经不成样子了，紧紧包着骨头的皮呈现出暗绿色，让老人脑后白色的枕头一衬，显得格外可怖；嘴巴因痛苦而抽搐着，半闭半合，

牙齿全无，不时发出叹息，这点依稀的活力全仗着暴风雪的呼啸支持。虽然有这些奄奄待毙的迹象，他的头依旧赫然显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里面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精神在和死亡搏斗着。病得凹了下去的双眼，直勾勾得出奇。仿佛巴托洛梅奥想以临终前的目光，杀死一个坐在床脚的敌人。这死死的冰冷的目光显得特别可怕，因为他的头就象放在医生桌上的骷髅一样木然不动。被单清晰地勾画出了他身体的形状，显出老人的躯体也同样是僵直的。除了眼睛，一切都死了。嘴里发出的声响最后也变得机械了。唐璜胸前戴着交际花插上的花束，身上带着宴会的芳香和酒气，他对自己这样来到垂危的父亲床边感到稍许有些羞惭。

"你在寻欢作乐！"老人瞥见儿子，这样叫道。

就在这时，响起一个歌女清澈而又轻佻的歌声；这歌女迷住了宾客，为她伴奏的提琴和声使她更加情绪饱满；歌声盖过了暴风雪的怒吼，一直传到这个阴森森的房间。唐璜不想在父亲面前作出残忍的肯定的回答。

巴托洛梅奥说："孩子，我不怪罪你。"

这句好心好意的话刺痛了唐璜，唐璜不能原谅父亲这种令人难堪的好意。

"父亲，我深感内疚！"他虚伪地说。

"可怜的璜儿，"垂危的病人用微弱的声音又说，"我一直对你温厚和蔼，你总不至于希望我死吧？"

"噢！"唐璜喊道，"要能把我的生命给您一部分，让您起死回生，那该多好呀！"(这个纨袴子心想："这类大话怎

么说都可以，就好象我说要把整个世界奉献给情妇一样！”）他刚这样想完，那条老鬈毛狗就吠叫起来。这深通人性的吠声使唐璜不寒而栗，他以为这狗知道了他的想法。

奄奄一息的病人嚷着说：

“我知道，孩子，我深信我可以信赖你。我会活下去。对，你会高兴的。我会活下去，不过，属于你的生命，连一天也不必夺走。”

“他在痴人说梦，”唐璜思忖着。他高声接口道：“是呀，亲爱的爸爸，您会活下去，象我一样，因为您的形象会一直留在我的心中。”

“我不是指这么个活法，”老领主边说边使尽气力想坐起来。垂危的人在床头总有这样一种错觉，现在他就被这种错觉激动着。他说下去，由于这最后的努力，他的声音愈加微弱了：“孩子，你听着，我不想死，就象你不能没有情妇、美酒、骏马、鹰隼、猎狗和金钱一样。”

“我完全相信，”儿子边想边跪在床头边，吻着巴托洛梅奥那只象死人一样的手。他大声说：“但是，爸爸，我亲爱的爸爸，必须要服从上帝的意志呀。”

“上帝就是我！”老人喃喃地说。

“不要亵渎上帝，”年轻人看到他父亲的表情咄咄逼人，嚷了起来。“您要自重，您已经行过临终圣礼，看着您死了，还是个罪人，我会得不到安慰的。”

“听我说好不好！”垂死的老人咂着嘴，叫道。

唐璜不说话了。四周笼罩着可怖的寂静。透过雪花沉滞的沙沙声，还能传来提琴的和声以及美妙的歌声，但微弱得象晨曦一般。垂危的老人微笑了。

"谢谢你邀请了歌女，带来了音乐，欢宴，年轻美丽、黑发白肤的女人，还有生活的一切乐趣，这些你都要让它们驻足长在，我就要再生了。"

"他神智昏迷到了极点，"唐璜这样想。

"我发现了一种起死回生的方法。瞧！到桌子上去找一找，金属小狗下面藏着一个暗钮，一按就可以把抽屉打开。"

"我明白了，父亲。"

"里面有只小水晶瓶，把它拿出来。"

"在这儿。"

"我用了二十年……"这时，老人感到末日临近，集中全身精力，说道："一旦我咽下最后一口气，你就用这种药水涂抹我全身，那时我就会再生。"

"药水只有一点儿。"年轻人回答说。

巴托洛梅奥已不能再说话了，但他还能听和看；听到这句话，他的头突然可怕地一扭，转向唐璜，他的脖颈还保持着转动的状态，就象雕刻家有意让他脖子侧转着的一座大理石雕像。他睁大了的眼睛一动不动，十分可怖。他已经死了，就在失去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幻想的同时死去了。他本想在儿子的心中找到安乐的处所，但找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比一般安葬死者的更幽深的坟墓。他的头发因恐惧而变得乱糟糟，他痉挛的目光似乎还在表达心声。这是一个从坟墓中愤然而起，

向上帝要求复仇的父亲!

“啊! 老家伙死了。”唐璜嚷道。

他急忙把神秘的水晶瓶凑到灯光下，好象一个醉鬼酒足饭饱，端详着他的酒瓶一样。他没有看到父亲的眼珠已经泛白。那只狗张着嘴来回瞧着它死去的主人和药水，唐璜也轮番端详他的父亲和瓶子。灯光摇曳不定。周围万籁俱寂，提琴已经悄然无声。唐璜·贝尔维代罗以为看到父亲在动弹，吓得心惊胆颤。他害怕父亲控告似的眼睛直勾勾的表情，于是把他的眼皮阖上，好似关上一夜秋风吹打过的百叶窗。他站着，一动不动，陷入联翩浮想之中。

突然，一声尖厉的响声，象生锈的发条发出的声音，打破了寂静。唐璜吃了一惊，药瓶差点儿掉了下来。比匕首的钢刃还要冰冷的冷汗从他毛孔里渗了出来。从一只挂钟中，跑出一只涂彩的木制公鸡，喔喔喔地叫了三声。这是一架精巧的机器，是当时的学者用来按时叫醒自己起床工作的那一种。晨曦已经染红了窗户。唐璜思索了十个钟头。这只古老的挂钟忠于职守，胜过唐璜对父亲应尽的责任。这架机器只是由木头、滑轮、绳索、齿轮组成，而他则有“人心”这部人类特有的机器。多疑的唐璜怕一不小心把这神秘的液体报销了，便把瓶子放回哥特式的小桌抽屉。在这庄严的时刻，他听到回廊里传来一阵轻微的嘈杂声：模糊不清的说话声、压抑着的笑声、放轻的脚步声、衣裙的窸窣声，最后是一伙欢乐的人群尽量屏息静气的响声。门打开了，公爵、唐璜的朋友们、七个交际花、歌女们乱哄哄地出现了，那情景十分出奇，就象朝阳同

蜡烛苍白的光焰相互辉映，舞女们被晨曦惊呆了的那种场面。他们都到这儿来，是按惯例来安慰年轻的继承人。

“嘿嘿！可怜的唐璜倒真是看重父亲的死呢。”公爵凑在拉布朗比拉的耳旁说。

“不过他父亲也真是个好人，”她答道。

唐璜经过一夜的思索，面部表情给人以强烈印象，这群人不由得缄默了。男人们肃立不动。那些女人，嘴唇被酒炙干了，面颊布满了吻印，她们跪下来开始祈祷。唐璜看见这光辉、欢乐、笑声、歌声、青春、美丽、活力，总之，这些代表人的生命力的东西，竟然跪倒在死亡面前，便不禁颤栗起来。但在这迷人的意大利，寻欢作乐和宗教是成双配对的，宗教在那里是作乐寻欢，寻欢作乐在那里则是一种宗教！亲王诚挚地握着唐璜的手；之后，每张脸都同时显出半是悲愁、半是淡漠的怪相，然后这伙人象鬼怪般消失了，留下了空荡荡的大厅。这就是生活的一幅缩影！

亲王下楼时对拉里瓦巴雷拉说：

“嗨！谁料到唐璜平时竟是装成不孝之子？他爱他父亲！”

“你注意到那条黑狗吗？”拉布朗比拉问道。

“他现在可成了巨富啦！”比昂卡·卡瓦托利诺感叹地说。

“我才不稀罕呢！”那个打碎了瓷瓶的、骄傲的瓦罗奈斯喊道。

“什么，你不稀罕？”亲王嚷了起来，“他有了钱，就同我这个亲王一样了。”

唐璜思绪万千，左右考虑，犹豫不决，待他摸清了父亲攒下的财富之后，又在傍晚回到死者的房间，可怕的利己心充塞着他的心灵。他家所有的人都在屋里忙着装饰灵床，老爷的遗体明天就要安放在上面，灵床将置于一间庄严的厅堂中间，全费拉拉的人都要来瞻仰这吸引人的场面。唐璜做了个手势，所有的人都停了下来，缄口不语，索索发抖。

“你们都出去，”他说时声音都变了，“等我离开后你们再进来。”

等到最后一个离开房间的老仆的脚步声渐渐在石板地上远去，唐璜赶快关上门，他感到确是单独一个人了，才嚷道：“试它一试！”

巴托洛梅奥的遗体躺在一张长桌上。极度的老朽和瘦弱使尸体变得如同一副骸骨，为了不让人看到这丑恶的形象，整理尸体的人在上面覆盖了一张床单，除了头以外，把全身都包了起来。这具木乃伊一般的尸体躺在房间中央；床单自然是柔软的，模糊地勾勒出尸体的轮廓，显得有棱有角、僵硬挺直和细长狭窄。脸上已经出现大块紫斑，表明需要立即做完保存尸体的工作。唐璜自恃有怀疑论的武装，但他打开这神奇的水晶瓶的瓶塞时，还是颤抖起来。他靠近尸体头部时，因抖得太厉害，甚至不得不停了一会儿。然而，这年轻人早已为宫廷的穷奢极侈所败坏，他象乌尔比诺公爵[1]那样思索了一下，加上好奇心的刺激，马上有了勇气。似乎是魔鬼提醒了他，在他

---

① 即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他靠贿赂上任，是历史上最荒淫的教皇之一。

心头响起了这样一句话："把药水涂在一只眼上！"他拿了一块布，吝惜地蘸湿了宝贵的药水，轻轻涂在尸体的右眼皮上。那只眼睁开了。

"哎呀！"唐璜叫了一声，同时攥紧药瓶，就象梦中吊在悬崖上，抓紧了旁边的一根树枝一样。

他看到一只充满生机的眼睛，一只孩子的眼睛竟在一个死尸的头上，这只水汪汪的眼睛闪烁着光芒！它被美丽的黑眼睫毛保护着，犹如在冬夜荒漠的原野上，行路人所看见的孤独的亮光那样，一闪一闪的。这只炯炯放光的眼睛，似乎要扑向唐璜，它在思索、在控告、在谴责、在威吓、在判决、在说话、在叫喊、在咬啮。人类的种种情愫都在那里激荡着。最动人的哀告也都呈现出来：先是象国王的发怒，然后象少女的爱情，她在要求原宥她的负心人，末了象临刑前的人那样，踏上绞刑架的最后一级台阶，向人群投射出深沉的一瞥。在这一小块活体中，爆发出这么多的生机，使唐璜吓得后退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敢正视这只眼睛，却又在天花板和壁毯上又遇上了它。房里仿佛四散着充满火、生命、智能的芒刺。到处都闪烁着眼睛，在他背后紧追不舍！

唐璜象被什么拉着似的，回到父亲面前，当他瞧着这只亮闪闪的眼睛时，禁不住嚷道："它会再活一百年。"

突然，似乎有理解力的眼皮闭拢了，忽的又张开了，仿佛一个女人表示同意的动作。好象有个声音在喊着："会的！"唐璜越发感到恐惧了。

"怎么办？"他思忖着。他居然还有胆量试着去合拢这苍

白的眼皮。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

“把眼睛挖出来呢？说不定这是犯弑父之罪？”他自言自语地说。

“会的，”那只眼睛带着令人吃惊的讽刺意味，眨了一眨，似乎又在说。

“嘿！嘿！”唐璜嘴里叫着，“里面真有魔法不成。”他挨近眼睛，要砸碎它。一颗豆大的眼泪滚到尸体深陷的脸颊上，然后落在唐璜的手上。

“眼泪是滚烫的呢。”他坐了下来。

这场斗争使他筋疲力尽，仿佛他象雅各① 那样，同天使格斗了一场。

临了，他站起来喃喃自语：“但愿里面没有血！”说完以后，他鼓足勇气，不再懦怯了，他砸碎了那只眼睛，用布带在上面扎紧，而扎时却不敢瞧着它。这时，人们听到一声意料不到的、凄厉的呻吟。可怜的鬈毛狗叫唤着死去了。

“大概狗知道这个秘密，”唐璜瞅着这只义犬，心里想。

唐璜·贝尔维代罗被人称为孝子。他在父亲的坟上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纪念碑，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艺术家制作雕像。他父亲的石像跪在代表宗教的神灵面前；当这座沉重的雕像安放在墓穴上的时候，他把精神疲惫时折磨过他内心的、生平仅有的那点内疚也一同埋了进去，这时，他感到完全心安理得了。等到他把老东方学家积聚的巨大财富理出清单，唐璜

① 雅各，《圣经》传说中以色列人的祖先，曾与天使摔跤并胜之。

就变成了吝啬鬼，他不是需要钱来度过两个人生吗？他深谋远虑的目光，看透了社会生活的准则，他通过坟墓去观察大千世界，也就更加一览无遗。他剖析人与事，为的是一下子就摆脱代表历史的往昔，摆脱法律所孕育的现在，摆脱各种宗教所揭示的未来。他攫住灵魂与物质溶为一炉，一切便化为乌有，自此以后，他成为真正的唐璜！

他年轻、漂亮，驾驭着生活中的幻想，投身于生活之中，蔑视世界，又掌握着世界。他的幸福不在于那种平民心目中的无上幸福：隔些时候吃顿炖肉，冬天有汤婆子暖床，晚上有灯照明，每季能穿上新拖鞋。不，他攫取生活就象猴子摘到一颗核桃，不愿多玩一会儿，就熟练地剥掉果壳，品尝美味的果仁。人类情感的诗意和崇高冲动全被他踩到脚底下。某些有权势的人，有时以为小人物是信赖大人物的，于是就想，用关于未来的崇高理想去换取终身年金的卑微想法总是可以的吧；唐璜决不犯这些人的错误。但他也象他们一样，脚迈方步，昂首朝天；他更喜欢的是坐在那里，抱吻不止一个温柔的、鲜艳的、香气扑鼻的女人；因为他如同死神一样，所过之处，肆无忌惮地吞噬一空，企望着一种占有的爱情，一种东方的爱情，那是欢情长久而又容易到手的。他只爱作为女性的女人，对于心灵的自然流露却嗤之以鼻。当他的情妇们在床笫上销魂沉沦时，他也顺着她们，显得庄重、热诚、钟情，犹如一个德国的大学生。在他的情妇疯癫狂乱，口里说着咱们、咱们的时候，他只说我。他会巧妙地装作被女人牵着走。他手腕高明，总能叫对方相信，他象舞会上的一个年轻学生对第一个舞伴说“您爱跳

舞吗?"时那样颤抖。但必要时他也会大喝一声，拔剑显威，制服骑士武夫。他在爽直中带有讥讽，眼泪里含着笑容；他会象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说："给我一辆马车吧，否则我要得肺病死的，"一边说一边哭泣起来。对商人来说，世界就是一小包货物，抑或一堆流通券；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女人；对某些女人来说，这是一个男人；对于某些才子来说，这是一个沙龙，一个小团体，一个区社，一座城市；对唐璜来说，宇宙就是他自己！他风度翩翩，举止高贵，才华诱人，凡是奇方异域，他无不系舟上岸；虽然要让人带路，但他只去自己愿去的地方。他见的越多，怀疑的东西也就越多。在对各种人进行考察时，他常常发现，勇敢无非是有点冒失，谨慎其实是一种胆怯，豪爽则是狡黠，公正实际上是罪行，高尚正直是愚蠢，诚实是天生的素质。奇怪的是，好象这是命运安排好了似的，他又发现，真正诚实、高尚、公正、豪爽、谨慎和勇敢的人，是得不到人们的任何尊敬的。

"多么冷酷的玩笑呀！"他思忖道，"可这并不是上帝开的玩笑。"

从此以后，他抛弃了来世的信念，听到神的名字从不脱帽，他把教堂里的圣徒石像看作是艺术品。他了解了人类社会的机制，从此不再过分触犯偏见，因为他还不象刽子手那样强有力。他以对待迪芒许先生那场戏里那种潇洒和睿智来回避社会法规。说实在的，他就是莫里哀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曼弗雷德和麦图林的梅莫特之类的典型。这些伟大形象都是欧洲最伟大的天才塑造的，莫扎特的和声绝不亚

于罗西尼的琴弦！① 存在于人身上的恶的本原，使这些可怕的形象永垂不朽，今后世世代代还会产生这一类人：这个典型或者会显现为米拉波那样善辞令的政治家；或者象拿破仑那样，满足于不声不响的行动；或者象神圣的拉伯雷，敢于针砭时弊；或者象黎塞留元帅那样，只嘲笑人，而不亵渎事；或者更进一步，象我国最著名的大使那样，评人论事，皆机锋犀利。而所有这些，唐璜·贝尔维代罗深邃的才具早就包揽无遗了。他嘲弄一切。他的存在就是对人、对事物、对建制、对观念的一种讽刺。他曾同教皇朱利厄斯二世② 就来世的问题自由交谈了半小时，谈话末了，他对教皇笑着说：

"如果非要选择不可，那我宁愿信仰上帝，而不是魔鬼；他无所不能而又心地善良，比起恶之神，总是更有法力。"

"是的，但上帝要求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忏悔……"

"因此，您就老想着您的赦罪吗？"唐璜·贝尔维代罗答道。"噢，为了忏悔今世的过错，我还有整整一个来世呢。"

"噢！如果你这样来理解晚年，"教皇嚷道，"你可要小心被奉为圣徒呢。"

"自您荣升教皇之后，一切都在可以企望之列了。"

两人边走边看到，工人们正忙于建造献给圣彼得的宏大

---

① 莫扎特写过歌剧《唐璜》，而罗西尼从未写过。

② 朱利厄斯二世(1503—1513在位)，即朱利亚诺·德·拉罗韦尔(1445—1513)，一五〇三年被选为教皇，称朱利厄斯二世。他曾建立冈布雷同盟对抗威尼斯人(1508)，建立神圣同盟对抗法国(1511)，曾保护米琪朗琪罗和拉斐尔等艺术家，并兴建罗马圣彼得教堂。

教堂。

“圣彼得是天才，他为我们创建了双重的权力，”教皇对唐璜说，“因此值得为他建造这个纪念教堂。但有时我在夜里想，洪水也不会饶过它吧，于是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唐璜和教皇都笑了起来，他们彼此会意。第二天，只有笨伯才会同朱利厄斯二世一起到拉斐尔家或者到优雅的玛达玛别墅去玩乐；而唐璜·贝尔维代罗却要去看教皇全副披挂地作祈祷，以证实自己的怀疑。在冠冕堂皇的场合下，拉罗韦尔可能会说出另一番话，大谈神的启示。

然而，在此提及这个传说，不是给那些想写唐璜生平回忆录的人提供材料，目的是向那些正直的人们证明，唐璜·贝尔维代罗并没有在同石像决斗中死去，象某些石印画家想教人相信的那样。等唐璜·贝尔维代罗到了花甲之年，他便在西班牙定居。就在那里，在他的垂暮之年，他娶了一个年轻的、迷人的安达卢西亚姑娘。但他过分工于心计，既不是个好父亲，也不是个好丈夫。他早已发现，那些男人不怎么留意的女人，反倒爱得尤为热烈。唐娜·埃尔维在安达卢西亚的内地，离圣-吕卡尔几里远的一座宫堡里，由她的老姑母抚养长大，纯洁无瑕，婚后一往情深，妩媚可爱。唐璜看出，这个妙龄女郎在作了妻子之后，未经长久地争斗，是不会向情欲让步的，他便希望直到自己死时，都能让妻子保持贞洁。这是他晚年开的一个严肃的玩笑，布下的一局棋。唐璜已有他的父亲巴托洛梅奥的前车之鉴，决意要使自己晚年的每一细小行动都为最后一幕戏的成功服务，这幕戏要在他的灵床上最后告终。

就这样，他的大部分财产都埋在他难得去的费拉拉宫里的地窖中。其余财产都存放为终身年金，以便在他的余生中可以吸引他的妻子儿女，这是他的父亲早先耍过的一种诡计；其实这种诡计在他纯属多余。他的儿子，年轻的菲利普·贝尔维代罗，变成一个笃信宗教的西班牙人，正如他的父亲变得轻侮宗教一样，应验了这么一句谚语：父亲吝啬，儿子浪荡。唐璜选择了圣-吕卡尔修道院院长来引导贝尔维代罗公爵夫人和菲利普的良心。这位教士是个圣洁的人，身材优美，绝顶匀称，漂亮的黑眼睛，提比略①式的头颅，他因节食而精神不振，因苦修而变得肤色苍白，一副天天受欲望诱惑的神态，大凡隐修士莫不如此。老领主也许还想在他有生之年，再戕害一个教士。然而，要么是神甫同唐璜一样厉害，要么是唐娜·埃尔维有着比西班牙妇女更多的谨慎或德行，唐璜只得象一个老乡村本堂神甫那样度过他的余年，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丑事。有时，他的儿子或妻子没有尽到宗教责任，被他抓住了，他便感到快意，于是严令他们履行罗马教廷给信徒规定的职守。当他听到风雅的圣-吕卡尔修道院神甫、唐娜·埃尔维和菲利普专心致志地讨论某个良心问题，就格外高兴。然而，唐璜·贝尔维代罗老爷尽管百般保养自己，他的衰老之期还是来临了；伴随着这痛苦的年龄，紧接着而来的是无能为力的呻吟；对自己沸腾的青年时代和在欲海浮沉的成熟时期越是记忆犹新，这呻吟就越加揪心。这个人，他最高的嘲讽就是让别人相

---

① 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帝国的第二个皇帝。

信他嘲笑的法律和准则，而他天天晚上却枕着也许入睡！这位公爵，曾是风雅言谈的楷模，欢宴中总是这样精神旺盛，宫廷里总是这样仪表堂堂，风流倜傥，他折磨女人们的心就象农民扭绞柳条绳一般。这位才智超群的人物，如今得了顽固的呕吐症，讨厌的坐骨神经痛，厉害的风痛症。他的牙齿一颗颗脱落，恰如晚会结束时，最为洁白、装束最美的贵妇相继离去，留下空落落的、没有家具的大厅。最后，他孔武有力的双手变得颤抖了，他灵活自如的双腿变得踉踉跄跄，一天晚上，中风症用它冰凉而钩曲的爪子扼住了他的咽喉。从这致命之日起，他变得阴郁而严酷。他指责儿子和妻子的忠心耿耿，认为他们这样细心地、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是因为他把全部家产都存作终身年金了。埃尔维和菲利普流下有苦难言的眼泪，对狡狯的老头倍加温存，于是老头对他们说话时裂帛似的声音变得和蔼了：

"朋友们，我的爱妻，你们原谅我了，是不是？我有点儿折磨你们。啊！上帝！你干吗用我来考验这两个天使呢？我本该叫他们快乐，却反倒成了他们的灾难。"

就这样，他把妻子和儿子叫到枕边，用了一个来小时，又是抚慰，又是假惺惺的温存，施展用之不竭的新花样，让他们忘却成年累月的乖戾和虐待。这套父道，他成功地运用着，无可比拟地超过了从前他父亲对他所使的那一套。终于，他病入膏肓，被人抬到床上，搬动起来好似把一艘小帆船放入一条危险的航道。临终的那一天来到了。这个显赫一时、主张怀疑论的人，一切机能都极其可怕地毁灭了，唯有理解力还存

在，他看到身边站着两个他所反感的人，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忏悔神甫。但他却同他们快活相与。对他来说，在未来的帷幕后面，不是有一道耀人眼目的亮光吗？对别的人来说，这帷幕如同铅板似的，对他来说，却透着光亮；青春的迷人的欢乐，象影子一样，在帷幕上跳跃不定。

唐璜感到死亡临近了，那是在一个美丽的夏夜。西班牙的天空一片纯净，橘子树在空气中散发着幽香，星星闪烁着明亮的清光，大自然仿佛对他的复活作出许诺，虔诚的、唯命是从的儿子怀着爱戴与尊敬对他注目凝视。将近十一点时，他表示要同这个天真的孩子单独在一起。

“菲利普，”他对儿子说，声音既柔和，又温存，年轻人不禁幸福得颤栗和哭泣起来。这个铁面无情的父亲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口气称呼过他的名字。这个奄奄一息的老人接着说：“我的孩子，你听我说，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因此，我一生都在考虑着自己的死。从前，我是伟大的教皇朱利厄斯二世的朋友。这个大名鼎鼎的教皇怕我在临终和领受圣油时，由于五官过度冲动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他就赠送给我一瓶圣水，那是从沙漠的岩缝里迸射出来的。对这私下赠送的教会宝库的宝物，我一直保守着秘密，但我获准可以在in articulo mortis① 把这个秘密透露给儿子，在这个从未离开我床头的哥特式桌子的抽屉里，你可以找到那个瓶子。菲利普，我的心肝宝贝，这瓶珍贵的药水，你以后也可以用上的。用你灵魂得救

---

① 拉丁文：临终时。

的名义向我起誓，要准确无误地执行我的命令，行吗?”

菲利普瞧着他的父亲。唐璜老于世故，深谙人类感情的表现，看到这样的注视，他可以在信赖中平静地死去，正如他的父亲看到他的一瞥时在绝望中死去一样。

“我不配做你的父亲，”唐璜接着说，“孩子，我敢对你承认，就在可敬的圣-吕卡尔修道院神甫要我做临终圣礼时，我想到魔鬼和上帝同样法力广大，二强不可共容。”

“噢！父亲！”

“我心里说：‘如果撒旦讲和休战，就必须提出要宽恕他的追随者，否则他便是一个大坏蛋。’这个想法纠缠着我。孩子，如果你不贯彻我的意愿，那我就要入地狱。”

“噢！爸爸，马上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我一闭眼，”唐璜接下去说，“也许在几分钟之内，我的身体还温热时，你把我抱起来平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然后，你把这盏灯熄灭了；因为星星的亮光就足够让你看清了。你把我的衣服脱光；你念《天主经》和《圣母经》的祈祷文，把你的灵魂寄托给上帝，同时，你用这瓶圣水仔细地湿润我的眼睛、嘴唇，先是整个头部，然后依次是四肢和身躯；不过，我的孩子，上帝的法力是广大无边的，所以你用不着动辄惊慌失措！”

这时，唐璜感到就要死了，于是疾言厉色地补上一句：“拿好瓶子！”然后在儿子的怀抱里缓缓地咽了气，他儿子泪如泉涌，流在他带着讽刺意味的苍白的面孔上。

菲利普·贝尔维代罗把父亲的尸体放在桌上，这时已将近午夜了。他吻了父亲咄咄逼人的额角和灰白的头发，

然后吹灭了灯。月亮奇异的光辉照亮了原野，投到房里的柔和的光亮使虔诚的菲利普清晰地看到他父亲的躯体，好象在暗影中某种白色的东西一样。年轻人用布蘸湿了液体，他一面沉浸在祈祷之中，一面忠实地在万籁俱寂之中涂抹这颗尊贵的头颅。他清楚地听到一阵难以描绘的颤动声，但他以为这是北风吹刮树梢发出的声音。当他涂湿了右臂时，马上感到一只年轻有力的手臂，他父亲的手臂，卡紧了他的脖子！他发出一声尖厉的叫喊，瓶子滑落到地上，打碎了。液体化烟消散了。宫堡里的人闻声跑来，手持火炬。这叫声惊动了他们，惶惶然仿佛最后审判的号声震动了宇宙。一霎时，房间里挤满了人。颤抖着的人群看见唐·菲利普已经昏迷过去，他父亲有力的手臂卡住他的脖子，拽住不放。接着还有异乎寻常的事：在场的人看见唐璜的头象安提努斯的头一样年轻俊美；黑油油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鲜红的嘴唇，头在可怕地扭动着，却不能带动相连的骨架。有个老仆嚷起来："奇迹！"

所有这些西班牙人也重复着："奇迹！"

唐娜·埃尔维虔诚过人，她不相信魔术显现的奇迹，便派人去找圣-吕卡尔修道院神甫。等到修道院的院长亲眼看到奇迹，他便决计从中捞取便宜，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又属于千方百计想增加收入的那种神甫。他马上宣称，唐璜老爷肯定要成为圣徒，他指定在他的修道院举行拜敬仪式，他说，今后，他的修道院命名为圣璜-德-吕卡尔。听到这些话，唐璜的头扮了一个嘲讽的鬼脸。

西班牙人对这类庄严的仪式兴致浓烈，素负盛名。圣-吕

卡尔修道院庆祝大全大福的唐璜·贝尔维代罗移往教堂，宗教仪式绚烂辉煌，那是不难想象的。这个有名的领主死后不几天，他半复活的奇迹就从这村传到那村，在圣-吕卡尔修道院周围方圆五十几法里之内不胫而走，以致路上挤满闻风而至的人，蔚为奇观；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唱着Te Deum①，举着火炬，煞是壮观。圣-吕卡尔修道院的古代寺院，是摩尔人建造的美仑美奂的建筑，三百年来，寺院穹顶之下回响着的不是安拉②的名字，而是代替它的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寺院容纳不下前来观看仪式的人群。穿着呢大氅、佩戴宝剑的贵族，象蚁群那样推推搡搡，站立在柱子周围，连屈膝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紧靠着。迷人的乡下姑娘，她们华丽的衣裙衬托出惹人怜爱的身段，让白发苍苍的老头挽着手臂。眼里燃着欲火的年轻人伫立在穿红戴绿的老女人身旁。然后是一对对乐陶陶的情侣，好奇的未婚妻由她们的意中人带领着；还有新婚夫妇；小孩胆怯害怕，让人牵着手。人群色彩缤纷，相互辉耀，簇拥着鲜花，斑斓夺目，在黑夜的宁静中发出轻微的骚动声。教堂宽阔的大门打开了。那些姗姗来迟，站在外边的人，透过敞开的三个正门远远观看着里面的场面，那是现代歌剧烟雾缭绕的布景也表现不出来的。信徒和罪孽深重的人都急于得到新圣徒的赦罪，为崇敬他，在这个宽敞的教堂里点燃了成千上万支蜡烛，战战兢兢的烛光给教堂蒙上了魔幻的景象。黝黑的拱顶，柱子和柱头，幽深的金碧辉煌的圣龛，廊台，撒拉逊

① 拉丁文：主啊。——天主教圣歌名。

② 安拉，伊斯兰教敬奉的神。

式的齿形花边，这座精致的雕塑精巧绝伦的线条，都在这灿烂的烛火中呈现出来，犹如一盆通红的炭火映成的变幻不定的影像。这是一个灯火的海洋。教堂深处，在灯火之上，是金灿灿的读经台，主祭坛耸立其间，光华四射，堪与朝阳的金光相比。说实在的，金制的灯，银质的枝形烛台，旗幡，流苏，圣徒像，还愿的贡品，这一切发出的光采，在唐璜躺着的圣盒前便黯然失色了。这个渎神者的躯体光灿灿地缀满了宝石、鲜花、水晶、钻石、黄金以及雪白如天使翅膀的羽毛，他被安置在圣坛上，代替了一幅基督头戴荆冠的受难像。他周围有无数支蜡烛闪耀着，放射着明亮如炬的光华。圣-吕卡尔修道院神甫穿着主教服，戴着缀满宝石的主教帽，上身是一件窄袖罩衣，手擎镶金的主教杖，他是祭坛的主脑，坐在一张象皇宫里那样豪华的靠背椅上，四周簇拥着由一帮冷若冰霜的白发老耄组成的圣职团，他们穿着考究的白色教士服，象画家笔下簇拥着上帝的成为圣徒的忏悔师那样围着他。唱诗队领班和教务会的要人们，佩戴着显示僧侣虚荣的亮闪闪的勋章，穿梭于香烟雾霭之中，恰如星球绕行于苍穹一般。命名仪式的时刻来到了，钟声在田野里回响着，万头攒动的人群唱起Te Deum，向上帝送去最初的颂声。崇高的颂声！声音柔和，并不响亮，女人如痴如醉的声音，混入男人沉重有力的声音，成千上万个人的声音汇合在一起，盖过了大风琴从音管里发出的共鸣声。惟有唱诗班少年高亢的童声和几个男低音宽厚的声音，唤起人们美好的思想，在这片虔诚的、动人的和声里，透出了童稚和力量。

"Te Deum Laudamus[1]!"

从黑压压一片跪着男男女女的大教堂内，传出这歌声，有如一片亮光骤然闪现在夜空那样，响起一声炸雷，打破了寂静。歌声随着烟雾升腾，而这时，烟雾已给教堂奇异壮丽的建筑拉起一道道迷蒙的、淡蓝色的帷幕。一切都富丽堂皇、芬芳四溢、光华灿烂、悦耳动听。在充满了热爱和感激之情的音乐飞向祭坛之际，唐璜出于礼貌不能不表示谢意，出于本性又不可能不想开玩笑，他以一个可怕的笑容作答，悠然自得地躺在圣盒中。但是，鬼知道他怎么忽然想到，这样很可能被人看作凡夫俗子，看作圣徒，一位博尼法斯，或者一位庞塔莱翁，[2]于是他嚎叫了一声，接着又破口大骂，扰乱了这虔诚、和谐的合唱。他颂扬尘世，诅咒天庭。古老的教堂似乎连根基都震动了。

"Te Deum Laudamus!"众人唱着。

"你们见鬼去吧，你们这些畜生！上帝，上帝！Carajos demonios[3]！畜生，连同上帝这个老家伙，你们统统都是笨蛋！"

一连串的詈骂脱口而出，象维苏威火山爆发，喷出滚滚的炽热熔岩。

---

① 拉丁文：主啊，我们祝福你！

② 圣博尼法斯，四一四至四二二年任教皇；圣庞塔莱翁，基督教殉教者，死于三〇三年。巴尔扎克选择这两个名字是为了利用字音所产生的效果。博尼法斯在法语中令人联想到善良得近乎愚蠢的人；庞塔莱翁则令人想起意大利喜剧中钟情而且受骗的老翁。

③ 拉丁文：该死的恶魔！

“Deus sabaoh, sabaoh![1]”基督徒齐声喊着。

“你们侮辱了地狱的尊严!”唐璜咬牙切齿地回答。

接着,那只活着的手臂伸出圣盒,作着绝望的、嘲弄的手势,威胁整个会场。

“圣徒在祝福我们,”轻信的老妇人、孩子和未婚夫妇这样说道。

我们往往就是这样在崇拜之中受骗的。有远见卓识的人嘲笑那些恭维他的人,有时候也去恭维那些他心里暗暗耻笑的人。

神甫跪在圣坛前,唱着“Sancte Johannes, ora pro nobis![2]”他非常清晰地听到这句话:“O coglione。[3]”

“上面出了什么事?”修道院副院长看见圣盒在晃动,嚷了起来。

“圣徒在扮魔鬼哪,”神甫回答道。

就在这时,那活着的头猛然间从死去的躯体上脱落下来,掉在祈祷师的黄脑壳上。

“你想着唐娜·埃尔维吧,”唐璜的头咬着神甫的头,嚷着说。

神甫发出骇人的叫声,扰乱了整个仪式。所有的教士都跑过来,围着他们的院长。

---

① 拉丁文:啊,万众之主,万众之主!

② 拉丁文:圣约翰,拯救我们吧!

③ 拉丁文:噢,笨蛋。

“蠢货，你不是说有上帝吗？”当神甫的头颅被咬碎，快要咽气时，响起了这个声音。

一八三〇年十月于巴黎。

郑克鲁 译